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二四冊目次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十五卷（明）蔡清撰 明萬曆十五年吳同春刻本 〇〇一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十五卷

（明）蔡清撰

明萬曆十五年吳同春刻本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作此書、初已有稾本而遺失。乃追憶舊文、更加繕錄。久而復得原稾、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欲刪正而未暇、乃題爲蒙引初稾、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稾、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別附一冊、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推訂定之語也。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此書雖爲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至其體認眞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以體近講章、遂視爲揣摩弋獲之書也。

芳春共十五卷

重刻四書蒙引序

夫聖人之道至宋儒而大明宋儒之學至朱子而大備蒙引固闡發朱子折衷宋儒以羽翼聖人之道者也往說書者家持其見而人異其說自我

明統一聖真說書一遵朱子士非此無以應

制於是弘正間諸宏儒儁士日肆力研求精心考索以沉酣其旨趣若虛齋先生尤其炳炳者是時家藏其書而人服其訓以故談理則精核有據為文亦典則可傳嗚呼先進之學術風猷一何盛也邇年來士務便捷見聞是書者不謂其膚則咲其迂其以了悟自負者曰經書亦糟粕荃蹄耳何有蒙引嗚呼士未嘗餟其醇而安可糟粕吾經也荃非魚舍荃未有得魚者蹄非兔舍蹄未有得兔者是無怪今之學者談理為文兩無當也直指

毛公按東土慨士之剽竊空踈去古益遠特檄鹺司刻蒙引以貺之而余適以視學至樂觀厥成夫

毛公固將以先進之學術風猷望諸士也諸士其仍務便捷了悟以糟粕荃蹄視之耶抑肆力研求精心考索思沉酣其旨趣耶此古今

學術所繫若猶曰庸也迂也不惟悖聖人之道其去先進亦遠矣是刻也鹺使并君一驥總其事而經歷載相尭夙夜督工其勞亦不可泯云

萬曆丁亥季秋朔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勑提督學校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

汝南吳同春書

蒙引初稿序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深於理而徒務辨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也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間以其所窺見者語諸同𫝊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已見評爲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以備遺忘庚子歲赴會試收寘行橐既而冗中翻閱遺之至京檢覓不得意其失之途中矣時方温故遂復有録更

三閲歲故錄復得之家中參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而二三其說者皆未暇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後生輩知而求之特切欲終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

時可辨姑略會而次之先剪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他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方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稿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槩有之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二卦張國信輩借抄因道其故以示之

弘治甲子歲七月朔晋江蔡清書

序

林次崖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一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大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大學章句序

讀此序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備於三代廢於周衰傳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後而復得表章於程子發明從微於朱子自三代而上其教行於天下自孔曾而下其法僅傳於天下而已○聖賢之所以著是書者以是教法不行於天下故為是書以傳是法於後世也夫法不行則天下無善治法不傳則萬世終無善治矣此聖賢之意將以為萬世開太

平者也○聖賢之所以明道立教者無他止是要人各自復其性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事聖賢亦無性外之功性即明德也大學之法即修道之教也

大學二字有以道術言者如大學之道之類有以學術言者如入小學入大學之類有以其書言者如大學之書之類大抵三者亦相須而有也○此書所以名大學者正以其所載皆大學之道也原在禮記中即用篇首大學之道之大學二字為篇名如論語學而為政之類○大學二字無經傳言章句者經傳之章句也不集註也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蓋論孟二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為自定而大學與中庸只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脈貫通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

則為之區別其章句今之右經某章右第某章是也言章則句在其中矣○言章句亦謙辭也如近時陳選公註小學亦只題曰句讀云○論孟註曰集註者亦謙辭也述而不作之意也或曰論孟多是集儒先之說而大學中庸則一出於朱子之自為說故不曰集註而曰章句然所引呂氏數說亦未嘗不集諸儒先也況論孟亦未嘗章章皆是集儒先者可見其說亦未通達是謙辭○或又曰章句似指經傳言未見其為指註然考之大學序雖若無所據又觀中庸序分明以章句對或問言安得謂非指註邪蓋註之云者即所以章之句之也果然則章句之指不曰故名其註曰章句耳又朱子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則章句非註而何

大學章句序此五字當連串看不必依吳氏謂當段序大學文其段序章句也如曰詩傳序書傳序易傳序初非謂序詩書易了又序其傳也蓋雖作章句序自須兼及夫大學之書所由作與著書之傳序皆然○序者序大學之章句所為作也使朱子不作章句則亦無由有此序矣蓋以見此五字當連串看而章句二字亦當重看矣○按此序作於淳熙己酉二月甲子距所生紹興庚戌是為六十歲中庸亦序是年之三月戊申年譜註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按朱子於癸酉年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其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也蓋是時方得大學而業之所謂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者也○又至庚申

年七十一歲易簀之前三日尚修改大學誠意章而其戊午年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以此觀之信乎是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耳

此序最當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旨也自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編末為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由述也各節皆有箇開合其末兩段開合意亦如孟子之一治一亂蓋每叙生民之害而歸功於禹與周公孔子及己

之所以辨楊墨者詳之意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之於此覽者其擇焉○按此序東陽許氏分作三節者似有未當者蓋以篇首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一節則不知首一句之為綱要未當也以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矣為第二節則是於孔子之經曾子之傳盡略看過了且不知壞亂極矣此語正以起下文天運循環云云是亦未當也又以天運循環至篇末為第三節雖於程子之表章是書者知所發明而於朱子之所為作章句以俟後之君子者全欠提掇是亦未見其有的然分曉處蓋從上面便已截得不是了吾輩更相與詳之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即所謂大學之道也○上大學字指經傳下大學字指學校古之一字疑只是指三代也或謂聖人者全天而天弗違安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時全不知有是教法耶且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明是明德新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堯以是自治亦未必不以是教人豈必皆至三代然後有是教法耶曰固然矣但按此大學二字乃是對小學而言惟三代之世方有小學大學之別若羲農黃帝堯舜之世雖有此教法而或未有如此之備也故曰此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則所謂大學之書者然也乃知此古字指三代言居多不必太泥以為兼羲農黃帝堯舜言

蓋自天降生民

生民二字相帶連如所謂下民烝民是也謂之生民者即孟子所謂天下之生久矣以其生生不絕也所謂生物亦然謂之降者天在上生民在下故取降義也此本之書所謂天降下民者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天與之如何曰據人所得於天而言則為天與之矣得天之元以為仁得天之亨以為禮得天之利以為義得天之貞以為智吾之所有者皆得之於天不謂之天與而何然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一木火土金水之理也仁義禮智人之四德亦一木火土金水之理也正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不然人性何緣有是仁義禮智四德懸空而來也陳北溪謂仁義禮智即木火金水之神也神字精妙○一說既畫也未

秋曰日有食之既此說未嘗爲礙莫不字者未既字只作已字
解黃氏洵饒亦曰既者已然之詞○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
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天以五行造化人物氣以成形理亦
賦焉故木之理爲仁火之理爲禮金之理爲義水之理爲智惟
無是人則已既有是人則必稟是五行之氣方成箇人既稟是
五行之氣以爲人則必具是五行之理以爲人之性亦此必然
之理也故曰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原來造化只是一氣一氣分爲二曰陰陽而陰陽又各分爲二
則曰木火金水而土寄居四者之中合而謂之五行木者陽之
初爲木其理在人則爲仁陽之盛爲火其理在人則爲禮陰之
初爲金於人則爲義陰之極爲水於人則爲智土寄旺於四行

爲信信則正是仁義禮智之實然者也盡天人一理也此即所
謂天命之謂性也不然人何緣有是仁義禮智之性哉故曰蓋
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性情實非兩
物大學言性而情在其中矣○或問陽之初爲木其盛爲火陰
之初爲金其極爲水然則先儒所謂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其即此義邪曰然蓋仁之惻隱方自內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
發於外此可見陽之健而爲造化之出機也義之羞惡方自外
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此可見陰之順而爲造化之入
機也此健順所以統乎五常也○五行之理無所不貫天之五
氣地之五方人之五性與凡物之五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無
不恰恰相當者信乎天地人物一氣也

仁義禮智四字之義

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
之制事之宜固亦然矣至於禮字則述朱子解禮之用曰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上爲未切也且朱子解
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解論語第三章仁字
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攸當不容毫髮苟且混淆也而
可以此禮字泛爲諸書禮字之定解乎如克己復禮之禮字
則解義以別矣然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一句解此一禮
字猶未盡備也以具於天理人事已發行事者亦未恰當乎仁
義與智也[illegible]雲峯胡氏乃自謂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
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此則分明是明德

之義豈可只用以解智字而與仁義禮相爲列看乎○至於
番易沈氏解禮字之義則曰循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
端是亦用朱子解信字之意而拈出此詞其解義亦似過於闊
大終不可以與仁義禮對看也蓋此智字是偏言之智仁字亦
是偏言者不應解得大重也○按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周子曰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雖皆是因情以著性即用以明
體然仁義禮智四字排列看得可見聖賢之見自直捷非如後
世一二儒者搜索於文字之末自附以臆度之見者所能到也
今此四字朱子既無明訓可述學者又不可妄爲之辭則只當
以孟子周子之說爲據蓋仁即是惻隱之理之具於心者也容

一本是質不粹而氣不甚淸

質

是羞惡之理之具於心者也禮智倣此○按朱子自有說云仁
者温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撙節之理智
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在大全中最為精當
前此偶忘却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四性不言信者仁義禮智
之實處卽信也使仁而不實則仁非其仁義而不實則義非其
義禮智亦然中庸論智仁勇而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亦是此
理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　止　而全之也
新安陳氏謂氣有淸濁質有粹駁淸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粹
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然愚以為氣之淸者質亦多粹氣之濁
者質亦多駁故知之至者行亦至知且不能况於行乎此淸濁

粹駁之說文當貫而一之也故本序亦以知而全之為文而下
文亦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云云蓋聰明睿智則自能盡其性矣
中庸道其不行矣章句曰由不明故不行可見知行二者之
元自相須也○天地間萬物各以類聚故淸者多粹濁者多駁
智者往往多賢愚者亦往往多不肖故氣質合着為是但當以
淸濁歸之氣粹駁歸之質此則自不容混也○世固亦有能知
而不能行者則是氣雖淸而質不粹亦有力行工夫至而知上
少欠者則是質亦粹而氣不甚淸如中庸言道之不行不明皆
以智愚賢不肖分說亦可見矣但其下卽註云由不明故不行
尤可明其非介然為二項也○淸者能知濁者不能知粹者能
全駁者不能全此序文之旨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愚

者不及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不肖者不及則以知屬賢不肖行
屬智愚處此不同何也蓋此處是正論中庸是互換論之以見
其得此失彼之意况其註云智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賢者行
之過不肖者不及行亦何嘗以知屬賢不肖行屬智愚也但知
之過者旣以為不足行不及知者又不知所以行是全廢却行
了此道之所以不行行之過者旣以為不足知不及行者又不
求所以知是全廢却知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意各有當也○性
與氣質一時稟着氣質所以載是性者也故能為性之明晦通
塞○凡單言氣自該得質如云氣稟淸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
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
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載於氣也○質如

火炭氣如炭之熱然質如土氣如土之温煖處此只言氣質之
稟不齊而物欲之蔽在其中矣若氣質淸明則自無物欲之累
也○按先儒謂耳目之精明為魄口鼻之噓吸為魂此說固有
自來但或者就欲以此分屬氣質則泥矣蓋此處不容以分屬
如云魂將飛降散而為變亦不可專以魄屬耳目魂屬口鼻也
要之耳目口鼻之類皆有魄有魂耳目口鼻之體魄也質也耳
目之聰明口鼻之呼吸魂也氣也故大傳只曰魂游為變魂旣
游則魄自降矣若以魂魄分屬則又自有當分屬處○西山眞
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離乎氣
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惟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
濁矣然淸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

亦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
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雖出於已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
昭矣○蘇氏此說蓋以申張子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之說竊
疑天地之性究竟亦只是陰陽五行之理耳陰陽五行之理即
便有清濁厚薄矣故先儒先有理而後有氣之說竟終不能釋
然也○真氏以水喻性以土喻氣是也然水固亦有清濁之不
同而無關於後來之上滓者凡水所從來亦係于氣也理安得
獨虛空為一物乎此疑尚未能解○金之氣盛而木之氣衰大
槩為人剛果處多於溫柔木之氣盛而金之氣衰大槩為人溫
柔處多於剛果推此類求之氣稟之說可得矣○以理對氣質
而言則氣質實而理虛以氣對質而言則質實而氣虛已者常

托乎實者蓋理與氣質元不相離而氣之與質亦不相離氣質
者理之所舍而質者又氣之所凝也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者也
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聞曰聰無所不見曰明無所不通曰睿無
所不灼曰智通者入於微之謂也○聰明均主心言入乎耳而
無不通於心是之謂聰入乎目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明蓋聽
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也視雖以目而所以視者心也朱子曰
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肹睿是深通睿視明屬耳目睿智全
以心言○許氏曰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愚謂聰
明睿智字與上文知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字與上文全之也相
應則睿智之智與禮智之智似不同矣但朱子嘗曰只是一個

智通上下而言睿智是擴充得較大蓋智者人之所同睿智者
聖人之所獨也○能盡其性之盡字依吳氏程說當為上聲然
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其理正與此同而朱子不註上
聲則知作去聲讀本自無害何必獨為異也○聰明睿智則於
性之所有無所不知能盡其性則全之不假言矣此所謂生知
安行也所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
○天必命之者據其理勢之必然而云也○君師只是一人以
其身都治教之責故兼稱君師如云守令民之師帥也亦只是
一個人以其教化所自出而言曰師以其統率之而言則曰帥
新安陳氏曰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

道有略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
使之治而教之
不曰使之教之治而曰使之治而教之者君師之道一也然不曰
教而治之而必先之以治者蓋不先有以治之則教無由施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亦以教次治也○此序治教二
字就在上者言使性二字就在下者皆緊要字也○蓋自天降
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是人皆有是明德也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
全之也即所謂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者也一有聰
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是聖人能自明其明德而止於

至善者新民之本也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之教之以復其性者所謂明明德於天下新民之事也無他所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則分明是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矣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則又分明是民生氣禀不齊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也又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亦即泰誓所謂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者也其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亦即泰誓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也蓋萬古只是這箇道理聖賢者自能見得其亦未必皆有祖述也惟其見得此理分明故大學如此

伏羲神農黃帝

號曰伏羲者以能馴伏犧牲教人肉食也曰神農者以能知五穀之可養人而教民樹藝也曰黃帝者黃土色也以其有土德之瑞故稱為帝者主宰天下之稱也以上三帝皆是號非謚也亦非名也

謚法曰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此不足憑據書四岳薦舜於堯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舜乃其名也○又書傳曰堯唐帝名則少微鑑以為謚者非矣況謚法作於周而夏商之君猶皆以名號稱或以甲子為號安得謂堯舜便是謚況舜方側微無

謚曰如何便已稱謚乎○今世所傳謚法出於司馬遷多不足信如論語所引錫民爵位曰文之謚於理最遠與夫勤學好問為文者蓋只是司馬遷取諸論語二章之言而附會之決非周公之舊也使朱子若得再修改集註意必皆在所刪矣○禹亦名也故書載舜曰來禹云○論語註曰履蓋湯名則湯其號也伊尹曰唯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殆非名其君也

繼天立極

繼天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天既與人以性而不能使之各復其性聖人則繼而教之使復其性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所謂聖人成能也○立極者中庸所謂修身則道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一身上說惟其能自盡其性故可以教人而使人人皆有以復其性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君師之道合而為一也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按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乃堯舜時事而上文兼引伏羲神農黃帝者蓋自伏羲以來使有君師之道如畫八卦之文制婚娶之禮與夫舟車宮室制度之類則教之來久矣故并言之況時有龍官雲師之屬則教民之職固有所主矣○雲峯胡氏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胄子胄子謂天子之元子以至公卿大夫之適子也不及元士之子出書傳胄子不及元士蓋唐虞之制也大學序兼元士之適子言主三代之制也○舜典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是司徒之職統教百姓也又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是典樂之官專教胄子也○統教百姓教以五倫專教胄子加之以樂○五倫不但以教百姓其教胄子亦以是爲先務然必加之以樂者何也朱子謂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此說最盡蓋胄子他日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視諸凡民不同故聖人又專命以教之樂○古人所以教胄子以樂者蓋以其聲律之和舞蹈之節有以蕩滌邪穢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故古人重之後世此意泯然矣但人才之不如古也或謂推言復樂能斟酌飽滿無此意說方是然按經文下面直而溫寬而栗云

云本無斟酌飽滿意也程士無故不去琴瑟可見古人重樂兒舞時唯胄子教以樂至三代時則小學之教皆用樂矣故曰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曰職曰官互文也猶中庸云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大抵皆兼小學大學道理者之經典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則小學大學之分已肇於此時矣故李泰伯袁州學記云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新安陳氏謂此時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夫有教則有學何謂學之名未聞者謂小學大學之名未聞則或可也然按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上下之別蓋亦大小之意矣○雖曰當其時尚未有許多大小之節然以理言之教人之序必先自其小者近者而後及其大者遠者聖人教人固有序焉必不只傳以近小而不教以遠大也故知當時之教亦必兼有小學大學道理在其中○司徒本掌邦教不曰司教不曰司士而曰司徒者周禮註云教官之職大而德行則教之小而徒役則司之司至於徒則教官所司皆舉矣故其中有云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所由設也由欲復民之性也此復字指在上之人言○聖人繼天立極主教於上而設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掌教於下其人存則其政舉矣○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者即上文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即上文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也前論其理此實以事○蓋自天降生民至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此節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也宇宙間只有此三者而已無他物也外此則異端矣

三代之隆此句與下文及周之衰相應

其法寖備寖備者漸次而備也凡得夏商時猶有未備者直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然後爲備耶下文所云大小之節其詳如許夏商安得有之直如五禮六樂載於周禮者則夏商禮樂皆在焉豈非至周始備耶

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大抵王宮國都皆有小學閭巷惟有小學無大學或說王宮國
都止有大學必如其說則王公至卿大夫子弟當入小學之時
便當出就閭巷閒乎抑或碌碌乎爲大學之事乎若謂閭巷閒
亦有大學則古者大國不過百里雖使民閒俊秀𡙇報就學亦
未爲甚遠涉也且安知先王無以處之乎況民閒俊秀自無從
安得齊許多大學乎天下無理外之事此當以理酌之泰大之
後諸儒之說未可盡信也○一說民閒當亦有大學序序校是
也孟子集註以序序校爲鄉學者以其不在國都也班固食貨
志云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于天子學于
大學既以移鄉學于庠序則有大小之別矣奇見民閒亦有大
學也班氏此說雖云述古大抵多附會不可盡信○愚按孟子

謂庠序校皆鄉學名惟學爲國學則是庠序校皆爲小學國學
則大學而惟庶民之俊秀得與焉者也然則王宮國都宜有小
學而閭巷不必有大學矣何也古者家有塾謂民閒也則天子
諸侯之家乃容無小學乎庶民惟俊秀者年十五方得入大學
不得人人與也既不得人人與則是獨異而進之於大學大學
宜非閭巷在在有者矣況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同學何得
謂大學不在國都乎○古者庶民子弟自八歲入小學至十四
歲於其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者之行凡百敬人之事學之亦
略備矣故曰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
於下惟俊秀者乃進而教之以盡心知性之學經國濟世之道
○東陽許氏據註疏言閭里以上凡州黨族遂縣備皆有學但

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其說益以二十五家同一塾則舉
境內皆有塾矣既就塾而學猶未是小學而外此別有小學乎
故謂此外皆大學各隨其遠近所在而入焉以其不在國都故
均謂之鄉學也然愚謂古者封建之制不似今日一統之廣遠
故今制須遂府州縣各有大學也當時始封大國要不過一二
百里勢不容有許多大學故愚謂泰大後諸儒之言未可盡信
也
文獻通考鄉國鄉黨之學條云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註術當爲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
夕坐於門又註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爾雅曰門側之堂
謂之塾○又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

師士爲少師
長樂陳氏曰天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
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
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
朝故也語于郊本註云論說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班固
食貨志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
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
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
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于天子
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

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于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
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
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四代之
學皆以老為重如此則人於群居長幼之際信不可輕也
王宮有學王都亦有學王都即王者之國都也國都有學云
宮亦有學者曰王宮有學公宮可知矣○王宮王朝之內也國
都諸侯所都之地戴記保傅篇註云大學在王宮之東朱子蓋
本於此周禮五比為閭比二十五家也里門曰閭巷口曰衖曲而
小者曰巷○勿軒熊氏謂保傅篇云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

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說云束髮
就大學則正是年十五之時與大學序之說合也○朱子集要
縣學田記曰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
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
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
所自者蓋當時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
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案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
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
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去夫謂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家則
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
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於貧

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
終歲裹糧而學於我哉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
有不得已者也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灑水於地而潔以帚去塵土曰掃○番易齊氏曰灑掃內則所
謂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
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之類是也亦見小學明長幼之序篇
小學註曰糞與拚皆同掃地也袂袖也拘障也退卻行也扱斂
取也初以置帚於箕上得以兩手舉箕掃地也時則一手執帚
一袂障帚卻步而行不使塵及長者扱則以箕自向斂取其塵
不以箕向長者皆敬也

應對者應唯敬對也應短而對長應如應曰諾對如孔子對曰
云云是應短而對長有呼則應有問則對○應對內則所謂
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咡詔之
則掩口而對之類註負置之於背劍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咡
辟咡詔之俯頭與語也○小學註曰小異曰負劍卽帶劍謂
長者旁挾幼者狀如帶劍也辟偏也咡口旁也進退內則所謂
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
客之類

五禮吉凶軍賓嘉

吉禮十有二所以事邦國之鬼神示鬼者人鬼神者天神示音
其與祇同地神也

飌古風字

吉禮十二

一禋祀祀昊天上帝○取精意以享之義

二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者實牲於柴而燔之也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三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槱燎謂燔柴而不實以牲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此三者所以祀天神飌古風字槱酉切燎力召切

四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血祭者貴氣臭也社土神也稷穀神也五祀門戶竈行中霤也五嶽者東泰山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山

五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貍謂瘞藏之祭川澤曰沈謂沈諸水也貍音埋

六疈辜祭四方百物○疈者疈而磔之辜者罷而磔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以上三者所以祭地祇疈孚逼反

七肆獻祼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牲腥謂薦腥也祼者灌以鬱鬯謂獻尸求神也肆音剔祼音灌

八饋食享先王○饋食者言有黍稷也祭先灌次獻腥次獻熟次饋食此祭宗廟之相備也

九祠春享先王○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

十禴夏享先王○夏陽盛以樂為主故曰禴 禴餘若反

十一嘗秋享先王○秋物成可嘗故曰嘗

十二烝冬享先王○冬庶物盛多故曰烝此六者所以享人鬼

烝之承反

凶禮五所以哀邦國之憂

一喪禮哀死亡○死以命言亡以形言喪禮則有賻賵之類

二荒禮哀凶札○凶謂歲歉札謂民病荒禮則有散利之類

三弔禮哀禍災○禍與福對災與祥對弔禮則有慰問之類

四禬禮哀圍敗○圍謂國受圍敗謂兵敗禬禮則會其財物以補之

五恤禮哀寇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恤禮則出其兵師以救之

賓禮八所以親邦國

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見音現

夏見曰宗○宗尊也欲其尊王

秋見曰覲○覲勤也欲其勤於王事

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不期而皆至

時見曰會○時見者言其無常期王將有征討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

殷見曰同○殷衆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亦為壇而命以政焉

時聘曰問○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

殷覜曰視○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覜音眺

軍禮五所以同邦國

令一本作命

一大師之禮用衆也以征伐爲主所以用其命也亟作進退以
鼓鐸鐲鐃爲之節而不可亂
二大均之禮恤衆也以土地人民爲主所以恤其事也因地以
令賦因家以起役均之所以恤之也
三大田之禮簡衆也以教戰爲主所以簡其能也因田習兵閱
其車徒之數
四大役之禮任衆也以築作爲主所以任其力也城郭道涂之
脩宮室橋梁之役
五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建國爲主所以合其民也以正封疆溝
塗之固

嘉禮六所以親萬民
嘉與吉不同嘉禮飲宴用吉禮祭祀用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
友也主爲世子時共學者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有體薦燕有折俎賓客謂朝
聘者諸侯來朝曰賓其臣曰客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胙肉也分賜兄弟之國同福
祿也脤音腎膰音煩
以嘉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因其喜而慶賀之也
六樂
一雲門○黃帝樂二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
祀天神周禮註門言其所出謂其德如雲之出也
二咸池○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
以祭地祇周禮註言其德無所不施也
三大韶○舜樂名韶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稱七政肇十有二
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七政日月五星
也十二州者冀兗青荊梁雍豫徐揚九州之外又有幽并營三
州也四望之祀盖書所謂望于山川者
四大夏○禹樂名夏大也以其能大堯舜之德而平水土故周人
舞之以祭大川周禮註言其德能大中國也
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也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
周人舞之以享先妣周禮註言能使天下得所也

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太簇無
射周禮註言能成武功也
五射之目
一白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
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
三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
四襄尺○襄俗作衰周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
讓君一尺而退也
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
五御之目
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

之行鸞在衡上近馬和在式上衡是車前横木駕馬者軾式
是車上横板手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
則和應自然有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又雖然都
響也皆不合節奏
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鳴和鸞者
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
三過君表○如轅門之類周禮設車宮轅門注君止宿險
阻之處以車以爲藩仰車以其轅表門也
四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中旋應於舞節如舞乎守
衢頭左右轉迴一邊則須要轉得合舞底節奏
五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君者

當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
六書之目
一象形○謂象其形也註以爲如日月字是也然以今日月字
觀之則若不甚類何也蓋古字用篆不似今之楷書自楷書已多
失古意矣以古篆言如日字本是○員圓也今作日則方圓
矣圓者渾淪一體奇也其中一畫又中實之象亦奇也有其
獨尊無對之意長員不虧之道皆陽一而實之義也非象形乎
如月字本是☽側而缺也以不得如日之獨尊也故側之以
不得如日之長員也故缺之即陰卑於陽之義偶象也其中用
二短畫二亦偶數也非象形乎又如山川艸木个个中正凸凹
一二三四之類皆寫然其形也餘可以類而推

二會意○註謂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之
類是切當矣但曰會如人意人字似無據也今以其類推之如
日月爲明至明莫如日月也丘山爲岳丘山莫大乎岳也日出
平地之上爲旦日之來明爲昧山之所宗爲崇山之首領處爲
嶺此皆會意而成者也先儒程氏云力田爲男蓋所謂百畝之田
匹夫耕之也女帚爲婦蓋只以公謂劉季曰臣有息女願爲箕帚
妾是也亦會意類也
三轉注○舊註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老之類此說
蓋以考爲老故得謂與考義相近若稽考之考則其義遂不會
氏非之是也蓋謂之轉注當是以此一字既爲此義用又轉注
爲他義用也若考與老乃轉文非轉注也今取程氏之音而

繹之有一轉者如中正之中轉而爲中的之中謂能當其要處
也則義轉而音亦隨之如指揮之指轉而爲指趣之指謂其所
指之意也則義轉而音不轉又有再轉者如交正之交以其交
際乎前也轉而爲又報之交亦去聲又以其與前者異也轉而
爲平交之交則平聲如好惡之好以其人爲好也轉而爲喜好
之好則去聲又以其兩相好也轉而爲好會之好亦去聲又有
至三轉者如行止之行以其行有實迹也轉而爲行實之行又
以其行當有次也轉而爲行次之行又以其直行不顧也轉而
爲行行之行如數目之數以其有數可紀也轉而爲悉數之數
以其次數疑繩相繼也轉而爲趺數之數又以其數加多而密
也轉而爲數罟之數以上或轉音或仍音又或別更其音於義

皆爲轉註也
四處事○處事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皆
得其宜也王篇作指事於味爲長其註亦云指事爲字上下之
類是也董氏謂人目爲見兩戶相向爲門兩手合下爲拜義至
切矣抑不但見也不見爲盲古而見之爲覘不但門也門之有
横木爲閑門之常合者爲閤不但兩手合下爲拜也手之所包
爲抱手之所共爲拱凡此皆直指其事而爲之字者也
五假借○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註意蓋謂令本命令
以其能令之借爲令尹也長本長幼以其資長之借爲官長也
然此義類於假借未見端的董氏更之云能本獸也以其最有
才力而借爲才能之能蒙本山中豕屬獸之最難係者也因借

爲蒙昧之蒙又謂如流者水也以其不返而借爲人之流蕩本
植物也以其朴質而借爲人之本理本玉之理也而借以爲
道理之理妙本女之少好者而借以爲精妙之妙凡此之類皆
爲假借而用者
六諧聲本一字以定其形而附他字以諧其聲也舊註謂江河
之類皆以水爲形工可爲聲也又曰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蓋
先從水而後從工可也此上下蓋只是先後之義又曰鶯安之
類是上聲下形嵩謂崇察之類是上形下聲又曰園國之類是
外形內聲闕衔御之類是外聲內形蓋按闕闕與圍國同是
外形內聲此蓋寫者之誤也甚矣字之不可苟也天下之字歸
於六書考文爲三重之一古者天子常使行人正四方之字使

大一本作方

同文爲學者最不可以己意增損點畫易置上下也略有增損
必謬亦是別字或不成字如木之一字右上加一點則爲犬左
上加一點則爲米或下加一畫則爲本上加一畫則爲末上畫
稍短則爲未其可少有苟哉又如水上加一點則爲氷清少一
點則爲清有本著肯也自其下則爲肯辨本明辨也力其中則
爲辦至如枝之於技果之與杲形差毫釐義隔千里可不慎哉
故程子作字甚敬也
九數之目
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即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
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布是錢如何以多少錢糴得多
少穀之類交是買賣物是與物變易是換換

三衰分以御貴賤稟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是廩祿稅謂禾地所收之稅
四少廣以御積冪方員○積冪如今倉廒積米其中以面邊數
于方員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中裝載
貨物用盤探其淺深使知其多少員器作如何算方器作如何
算各有法也
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算一方
土使人計得合用許多人工如作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
多人工之類
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是道理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
是財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財足幾何之類

書數之文一本
書數曰文

細則以御隱雜多者○疑此多納是小數之淵者可見隱者
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其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
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尖隱雜互見者
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
八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今作稱者用此法謂如筭錢參伴除
下零細底裁長補短湊伴齊發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
有月小日子不齊使於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
星辰之行不同知要齊兩行之會都相合
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互相
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水之深成邑之廣
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筭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匠曲
尺之類為勾尺斜為股尺頭與尺斜空處相去為弦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許於節也此二字
似移易不得若曰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節恐
義當重學者於此亦可以識用字之法矣許氏以節為則有品
節存焉受將其文物而已即是節評而文略參史氏非之是也
然謂以文對節而言亦對舉而互見耳則恐或未得朱子用字
之意也
史氏非許氏名物之說將證以朱子之言數得所據朱子謂小
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小學之事之所以 云 此言自有斟酌
終不失大學淺深之序蓋學其事謂只是由其所當然而未能
究其所以然也非謂止識其名數物件便是謂之學其事也必

書記一本書計

如其說此時僅識其名數物件則入大學之日還須是補卻許
多習行功夫始得不然則終身只是識其名數物件而已而又
何謂之學其事而又何謂之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
費力耶況後來三綱領八條目中又無此等事目其格物致知
又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也而誠意正心脩身之目又說此事
不入乃知格物致知中盡自有朱子所謂學小學之事之所以
者在正所謂長許多知見者也可見朱子之說自有斟酌不成
初間僅識其名物後來又全拋了末復理會其事○在小學時
於五禮六樂之類未必一一見之行事如禮祀上帝朝覲冠婚
之類豈八歲以上者所宜消或果亦講求其事理之大略而已
但不可全然謂只識其名物也如內則十歲學書記十有三年

學樂誦詩舞勺之類可見
天子之元子衆子　山　與凡民之俊秀
天子之元子繼世而有天下者也衆子亦有君國之任者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雖日亦莫不各有民社之寄
者故皆入大學○先儒有謂爵位益太以無為德者公也知進
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
士也此恐是應說無甚大義也○稱元子適子而不稱太子世
子或未立故也
凡民之俊秀此史記韓信傳萬人之秀曰俊是詞穿千人之才為
俊俊儒之義○西銘曰賢其秀也漢書洛陽守吳公聞賈誼秀
才召置門下秀才之名始此漢光武名秀改秀才為茂才亦是

有茂才異等之名秀言其才智之秀出乎等夷也李令伯陳情
表云前太守臣逵舉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或問凡民俊秀既得入大學不知公卿大夫元子衆子中之俊
秀者亦得入大學否曰不然則是棄之矣曰非也公卿之衆子不
俊得爲公卿大夫之衆子不得爲元子即便是凡民矣其俊
秀者即便是凡民之俊秀者矣若使不得入大學是棄其才
即聖人無棄人如孟孫叔孫季孫皆魯桓公之後未必皆適子
也如公子荊亦爲衛大夫鄭子産亦公族也但適子之外非俊
秀者不預耳
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
不止曰脩己治人而必先以窮理正心者大學以知爲入門若

不先有以知之則己之當如何而脩人之當如何而治皆無所
措手之地矣心者萬事之本根窮理而不正心則理爲徒窮無
所存貯之地失其發用之本矣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
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驕泰以失之矣故朱子於此二項尤提
掇而不敢略至下文則只言脩己治人之方蓋已詳於此矣窮
理二字該格物致知正心二字該誠意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　止　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
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學校之設其廣如此也八歲
則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
等事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等事所教之節目也此所謂教之
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也○廣字詳字應前備字○所

以[illegible]是所教之事也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　止　彝倫之外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此指三代之隆時人君而言所謂以
身教者也正可見君師之道合而爲一處○皆本之人君躬行
心得之餘無小學大學言皆字亦可見洒掃應對進退等事人
君亦嘗躬行過故天子之元子亦入小學本字對上文法字看
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小學洒掃等事亦皆爲人弟爲
人少者之行也故曰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不止大學
也民生無天子之元子以下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就上之爲教者言民生日用彝倫就
在下之學者言○學校之設既廣矣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既

詳矣向使徒法而已而不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或其稍或
小違而或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則亦安能使人人勤學而
致至治之俗哉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　止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
雙峯曰前說上之所以爲教此說下之所以爲學○身民程以
當世之人無不學兼小學大學言其學焉者則專指大學言非
世小學之事豈性分之外而人之職分不當爲者乎其說支離
矣○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爲
如子弟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
之事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所有而全之相照應
治隆於上應前段說上之所以爲教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

餘云云○俗美於下應前段說下之所以為學所謂當世之人無
不學其學焉者云云上有是教治所以隆於上下有是學俗所以
美於下
及周之衰與上文三代之隆及古昔盛時相應
賢聖之君不作有德曰賢德之極其盛曰聖是皆能知其性之所
有而全之者也
學校之政不修學國學也校鄉學也政指學校之政之廢及所教
次第節目之詳者言
賢聖之君不作與上文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兩本之躬行
心得之餘以為教者反矣○學校之政不修與上文所謂學校
之政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者反矣○

教化陵夷治不隆於上也風俗頹敗俗不美於下也○教因其
不能而教之也化則不能者皆能矣上行下效謂之風民志一
定謂之俗因風成俗也陵謂下陵夷謂不振頹謂備也敗壞也采
必依黃氏洞微說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
○孔子之聖亦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適丁氣運之衰天不命之以為億
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也
三代以上君師之道合而為一故朝廷曰治而教之曰本之
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是也衰周以後為君師者不能兼盡其職
自孔子以及朱子只是以在下之人而代上之人任其責而已

然以其不在上位故只能明其道而不能行其道所謂三代以
下君師之道分而為二也此古今之所以判也
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東陽許氏曰兼小學大學言是也○誦而傳之當時之人詔
告之來世不使其法之遂泯滅也者以字
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
曲禮對經禮言皆飲食起居細微曲折之事禮之小者也其目
凡三千故曰曲禮○少儀或曰少者所習之儀非也亦曲禮之
類以其非大節所係故註云非長少之少也所言者灑掃射御之
屬○內則者門內之儀則也所言者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類故
曰內則弟子職見管子所言者先生施教弟子受則之類是也

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支流猶言末派也餘裔言餘緒也齊易齊氏曰支流本之旁出
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此說可用東陽許氏析為四字
解者非也○謂之支流餘裔見其不全也與下文外極規模之
大內盡節目之詳者相反○離騷註曰裔衣裾之末故是餘也
○此謂古者小學之教雖未至盡失其傳而已不能得其全為
可惜也若大學則猶得其全
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
此指孔子所誦傳大學之法以詔後世者言也不必兼及十傳
當時所誦傳雖兼小學大學而今日所存則小學僅得其餘緒
惟大學則規模節目尚皆備也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下文實

內圭外

外一本內

小學作也節則兼經傳要之作以足經之詳解亦不害其爲同
也○此四字所指爲雖修以論此稿所載乃因小學之成功
以著大學之明法即所謂古人小學已自是聖賢坯樸了但未
有聖賢許多知見故長來以大學以長許多知見
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 止 之詳
此謂大學之法於規模極其太於節目盡其詳非謂外事極之
盡之也據大學之明法言明非支流餘裔也○上文舉小學特
以照起此段故下文言莫不聞其說專指大學也○規模節目
規所以爲圓模則 範大圍子模範金之模型廓也皆以其大
綱言節目之節目綱之目皆以衆而小者言也○按先儒說規
模之大者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也此皆以大綱言故曰外節

四書索引　大學一卷　三十二

目之詳明德裏面便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許多節目新
民裏面便有齊家治國平天下教端節目此皆大綱中之條件
也故曰內此說恐未當依語錄及或問則明白是以明明德於
天下爲規模之太自格物致知以上節節做工夫至齊家治國
處皆其節目之詳也此乃朱子自下筆自立意自解說如此也
豈若只是三綱領爲規模則究其實便就是八條目矣又何爲
規模何爲節目何爲太何爲詳哉○語錄雖亦有使當以明德
新民止至善三項只作一項意說非如新安陳氏之界然分貼
也故下文曰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
顏子之所學此定說也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專承此篇字說來未兼小學下同

曾氏之傳得其宗 ○宗非訓正然宗必其正者也
作爲傳義以發其意此與右經一章下註云其傳十章則曾子
之意而門人記之之說似不同然實同也使十傳果出曾子之
自作則誠意章不應獨有曾子曰云云蓋作爲傳義者曾氏也
非曾子也曾氏與曾子不同前後自不相戾○所謂曾氏者指
曾子門人之得其傳於曾子者也故曰作爲傳義即所謂曾子
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知謂知其書之有關世教也後來二程子獨始尊信此篇而表
章之既又爲之發其歸趣可謂知其書者矣此知字亦且淺說
不必說是真知而實用之益說得深便是傳字意下言孟子沒

四書索引　大學一卷　三十四

傳其道者已絕而知是書者亦鮮也如董子正心正朝廷之說
韓子引之自平天下至正心誠意是蓋尚有知之者但絕無而
僅有故曰鮮不曰無然序文本意是說孟子沒後便無有知此
書者未說到秦漢以後須看下文自是以來字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 云云
朱子常謂自聖學不傳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
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
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
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記誦如鄭康成馬融劉原父之流詞
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或併以韓歐曾爲詞章
者恐誤彼未全是俗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處

衍此[illegible]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

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雲峯胡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illegible]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朱子曰吾儒便讀書[illegible]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illegible]都了吾[illegible]事付之便都沒奈何此正是高而無[illegible]佛老之徒其天資亦[illegible]高自能清心省事至於輕[illegible]利[illegible]死生亦豈易得但能由此進學以充其用則可君止於此人人皆然則天地間自不容無許多事教雖理會天下其不至於相魚肉者未之有也吾儒則自有体有用內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大足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俗儒無用異端無實者言其不可以修己治人也

權謀術數

權謀者詐[illegible]之術不必無言[illegible]管子[illegible]是孟子所[illegible]人[illegible]術數[illegible]儀秦[illegible]李之[illegible]偏此皆係在[illegible]自是以來[illegible]權謀術數[illegible]功名之說[illegible]何謂曰鬼谷孫吳[illegible]

百家衆技如九流等是也○九流者儒家之外[illegible]教者氏之流也二曰陰陽家時日[illegible]之學也[illegible]賞罰申韓是也四曰名家專任名位礼數此謂近[illegible]但不能[illegible]任致隨時[illegible]中也故亦爲偏曲之學五曰墨家[illegible]六曰雜家[illegible]工匠之類七曰縱橫家儀秦之學八曰農家[illegible]本國之本但亦有挾其術以爲可以治天下者如許行之徒是也九曰小說[illegible]街談巷語[illegible]收拾以爲有關世道也○晉[illegible]之爲亦衆技也[illegible]終非大道以其學泥於此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决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就此一端推之則惑世誣民之徒疑真有百家矣今世諸家之學所以少見者正以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盛行於世耳所謂大明中天燭火自熄使微教聖賢者出恐其蟬噪蛙鳴或不止於百家也

俗儒無用異端無實權謀不正術數不經百家衆技旁蹊曲徑耳此大學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

惑世誣民充塞仁義

[illegible]諸家[illegible]而世爲之迷民爲之欺而仁義爲之充塞也拍連[illegible]以体認[illegible]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壅而不能行　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此句該權謀術數及百家[illegible]技不專帶百家衆技一挟也何也之說之流二字剔對而惑世誣民充塞仁義字與上無用無實字相對也○雖出乎其間謂衆民之間也上文出於其間間字亦同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云云至治之澤

使者就使之指上文俗儒異端之徒○雲峰曰大道之要是大學書[illegible]所謂君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

入不得家至治之澤○君子謂凡民之俊秀以上也君子治小
今小人治於人者也
晦盲否塞反覆沈痼
晦盲不明也盲深於晦否塞不行也塞深於否反覆展轉愈深
也沉不可起也痼不可救也此東陽許氏之說黃洵饒曰晦盲
如耳目不聰明否塞如氣之不通反覆沈痼如疾之久扶起扶
倒之意○按此八字意本相連今分而爲三則反覆沈痼不見其
愈深意且晦字未見是耳不聰者亦當爲審
天運循環
環圓物也以其週而復始旋轉不停故曰循環○三代之隆天
運之泰也周末及五季之衰天運之否也否極則泰來矣無往
不復引　大學一卷　三十七
不復也○言天運亦自有意所以作綱目必表歲以紀年而因
年以著統亦默寓其意也而他日作周子祠堂記亦以道統之
所以絶續歸於天雖孔子亦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孟子亦曰吾之不遇魯侯者天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以此見天之一說自不可廢故聖賢往往有歸於氣數者
宋德隆盛○隆高起也與盛義亦差別
治敎休明○休美也治敎之治去聲死字也治而敎之之治平聲
活字也
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　止　孟氏之傳
應運而出也○此句按張達善點本出字連下字作一句爲是
謂之宋德隆盛治敎休明便見庶幾於聖賢之君作學校之政

有一本以

脩者繼之於是一[illegible]而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云　云使行見付若
子者而得聞大道之要矣○按近代道學之盛者伊川作朱
四家說四家論之則張子宜少讓焉程子所謂非明不照有
迫切氣象者也若周子之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太極一圖發天
人之秘通書[illegible]前聖之所未發[illegible]有益世之德有萬世之功而
二程之學實出其所[illegible]而[illegible]論也而朱子亦嘗贊之曰道喪千
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矣今乃於大學序及中庸序
及孟子宋篇所引伊川之言則皆獨以程氏接孟子之統而全
不及周子何也間嘗以意度之或者大學體用全備之書中庸
繼道統以三聖傳授同一理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至矣[illegible]無餘法矣
書案引　大學一卷　三十八
[illegible]六經所以[illegible]聖人之旨不外乎此故孟子於大學中庸之述作雖
未嘗[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序二書必及之者則以孟子平日所得於
已所指於人所注意於來世者皆二書之蘊也若周子圖書所
著其有功於來學固無容議但於大學中庸體用極致之理有
未根於[illegible]稱[illegible]之功有未[illegible]於詳備二程雖淵源於周
子而其所自得者尚多所發明者尤盛也故伊川在當時便以
爲明道先生生乎千[illegible]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
斯文爲己任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又其祭劉質夫文曰吾生百
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絶此類非止一二見豈顧乃
沒其師之功哉又伊川先生既沒之後胡文定先生建言於朝
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先生始發明之則以道學正統獨

聞之二程者蓋天下後世自有究極之公論而非程子所恐自
抑黎子所能致抑揚去取於其間也若朱子所作周子祠堂記
所謂上接洙泗千載之緒下開河洛百世之傳者蓋就周子所
旅之極功言之固不害於其言之並行也若張氏師曾所謂周
子之書莫非明易朱子序文之意蓋主於書而言之故不及周
子此其言之得失猶為相半至謂因讀祠堂記然後稍然知周
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以道統
之傳分為兩家者又全不可曉也姑記所疑
問張幸晦序并程全書曰周子雖曰默契道體而二程交學之
後始充廣大發明親切又有過於周子者張子雖云妙悟精實
而及二程發明之後蓋亦其與學而學焉莫有求乎二程者至於

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又自神會心得乎二程之言而興起焉者
也然其於群書之中擇庸學論孟四書為標指而發明其理以
示後學於無窮然則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緒者非二程而誰朱
子嘗曰文章到歐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愚意周子自是中興
吾道之第一人二程則得其要旨而昌大之者也安得以二程
昌大之功而遂廢周子開創之功乎如有周大統雖集於武王
然周家宗廟必以文王為太祖萬世無容議也雖以夫子集群
聖之大成子思推本其祖述堯舜不以夫子之大而揜堯舜之
聖也今伊川序明道先生墓表獨以明道繼孟氏後來如胡文
定朱晦庵諸先生緣皆惟二程氏推而不敢有所參評焉是門
弟生之所未安也若謂周子於道學發越有未盡則伏羲神農

黃帝為萬世道學之祖自畫卦之外他所發越以貽來世者有
幾固未嘗見少於後世也又如顏子初未嘗著書無訓其言行
見於會論者亦無幾然朱子固已謂顏氏之傳得其宗矣如周
子之立德何所不至周子之立言何所不盡而二程從來所發
越其要又豈有出於圖書範圍之外者哉夫學而至於一貫之
地不容不以道統歸之矣列吾道中興之祖乎姑私記之
胡安國乞褒封程顥奏狀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顥兄弟始
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
口耳取世資而干祿利愈不得其門而入矣愚謂周子之功於
是為大觀於其書可見矣
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

自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至是始得程子
知其為非常之書而拔之於戴記之中也
次其簡編○編簡之成帙者也此謂正其錯簡處
發其歸趣○東陽謂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巣氏程謂趣指趣也集
氏按自然歸要歸也此謂發明其道理處
大學教人之法指其事目而言
聖經賢傳之旨指其書中所云者三句意自不重
粲然復明於世○於是向者俗儒之無用異端之無實與夫權謀
術數及衆技之流皆在所黜而不得以惑世誣民矣
亦幸私淑
謂得程子之道於其三傳之迴平李氏也蓋程子傳之楊中立

後一本後

中立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又劉胡諸公朱子所從受
其學者也○按性理大全及行狀皆曰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
百里徒步往從李延平按年譜則云癸酉年夏將赴同安任見
延平盖先生是歲二十四癸弟始二年而除官至七月始至同
安任年譜為是
與有聞焉
○謂聞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也
猶頗放失
○放散而不序也失闕文也○放如自康誥克明德以下至民
之不能忘也三章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格止至善一章內
所引淇澳詩以下誤在誠意章下云○朱子謂知格物致知無傳

書大引　大學一卷　四十一

忘其固陋
○忘不自知也固不通也陋狹隘寡聞也
采而輯之
○采收也輯使得次序也指章句應上句放字
間亦竊附己意
○張氏師曾曰間中間之間與補傳間字或問間獨不類
補其闕略
○闕不完也略不詳也指補傳應上句失字
以俟後之君子
○言待後世君子之是正也或以君子為李者謂是傳來學之
意非也此只如曰以俟知者之義本毋有所謂如其禮樂以俟

逆戯

君子云
極知僭踰上未必無小補云
○雖僭踰無所逃罪然實有補於國家之化民成俗學者之修
己治人亦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意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此兩句亦不可草草看過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王以至
孔曾思孟所以為世道著力者要不過只是國家化民成俗之
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而已今既於此有補則朱子之功近接
程氏之傳而遠紹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孔子及孟氏道正統明
矣所謂其辭雖謙而其自任之重益有不得而辭者
未必無小補云○謂國家之化民成俗學者之修己治人必有取

四書集刊　大學一卷　四十二

於吾所定之章句也無補傳在其中○新安陳氏曰朱子論學
必以復性復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明
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自總其書序
復其初此序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教之以復其性凡四
致意焉○朱子謂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
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於此書某於大學亦然然則學
者其可不盡心乎○愚謂看大學序不但可以知大學一書之
興廢治亂見人才之所以盛衰風俗之所以隆汙家國天下之
所以安危治亂古之所以為古而後之所以不如古者大要皆
可得而知矣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今朱子
其人雖往世而世自莫用其書耳

大學孔氏之遺書

此書乃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故曰孔子之遺言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此孔氏字當兼孔子曾子說如云老氏釋氏亦非專指老聃釋迦也凡爲其學者皆是也○論語注引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可證孔氏與孔子有別矣且聖經一章亦疑其出於孔子之言耳

初學入德之門

一說能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者德也而此書則開示人以其途轍次第故爲入德之門而下節繼之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則所以明其所以爲初學入德之

門也味此一句見學者當先讀大學書矣

論孟次之

謂大學最見古人爲學次第其次則論孟亦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耳如論語志於道興於詩孟子盡心知性聖人有但言亦皆有次第但不如大學之規模全備而節目詳明故云次之也○所謂論孟猶屬其次者言其爲學次第未如大學之詳明也又或問自有亦可見其四字可味今人多就說做以論孟次大學而讀非也○或問曰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云云按此數段分明謂讀書者當以論孟次大學讀名據經子之言使見得讀書者當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於中庸亦可知矣

初學入德之門只依學而第一下註云入道之門積德之基之類看未說是當先讀大學至下文云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方好相接然如此說便已見得讀者當先從事於大學矣故繼以論孟次之亦見得當以論孟繼大學讀也自此與或問諸段相合而不相悖只虛心以程子之言論之可見不可全以或問之言來與此數句也須安在言外

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是字指大學按或問不云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此謂所謂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則是不由是而學也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則是差矣或問之言正與程子之意相發明也○一說是字謂先大學次論孟之序也若如此說則當云必由是而讀焉且大學止學也合下便與空虛功利者相反對故曰孔氏云云子程遺書第二卷有曰大學孔氏之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待爲斷矣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大人成人也或問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字當大學之大字看以其爲大人之學而非小子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人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看一者字是

朱子解書用學限分法例䝉〇問十十五始謂之成童今十五
所學者乃謂之大人之學何也曰十五始入大學非止十五而
已也曰十五以上則皆成人境界矣古人四十曰彊始仕是四
十以前皆是從事大學之日也
或問云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
何也小註朱子曰小學是教人底樣子又曰小學大學只是
一箇事小學是學其事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其所以事親
事長者是如何按此即序文語類所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
學小學之事上所以可見小學之不可忽不可缺也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〇問收放心或以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視邪色口談不道
以書見外 大學或 四十五
之言以至手足舉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
處截斷不續并口言動皆然此之謂收也既能收其放心德性
自然得其養不是收放心外又養個德性也朱子曰纔便於邪
思妄念處截斷不續此說最好至於邪思妄念截斷不續則此
心已入於法度之內矣此之謂收
察夫義理措諸事業
〇五溪註察夫義理是格致措諸事業是齊治平或謂事業統
誠意正心脩身在或行之於身或措之天下國家者皆實事業
也或謂誠正修是事齊治平是業此說未穩蓋事業二字對上
義理而言義理二字固不容分屬格物致知也
薰猶冰炭之相反

五一作貳

〇薰香草也猶臭草也冰冷而炭熱炭火之方燃而未灰者不
可以死灰言
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
〇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註云扞格抵牾不相入也〇學記註扞拒也格本洛字地堅凍
難入也
或問云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
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小註朱子曰古人於小
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
自有三二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
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
四書答問 大學一卷 四十六
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根做去如三十
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劄住硬寨做去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敬所以為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以其心常在故能照管許
多事為而不失而不可以頃刻不存焉者雖已到聖人地位然
一時不敬則為惟聖罔念此堯舜之所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也況始學者乎
涵養本原〇註云即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
開發聰明進德脩業
〇註云開發聰明格致之事進德誠正修事脩業齊治平事問
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爭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

[illegible]也做上做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亦只放下這敬不
得○新安陳氏曰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盧玉溪曰敬
者心志慮收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始終者借其
功只在主敬為之三言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新明明德一句為綱
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禮運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註會合也物合其則也如頭容[illegible]於
直之類束收斂也如手容宜恭之類此註未穩蓋人之肌膚元
有箇會處筋骸元有箇束處惟心所運行而已心存而不放則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自然凝固而不解非強制之謂也新註以
頭容直為固其肌膚之會手容恭為固其筋骸之束亦牽強分

別耳

身心顛倒眩於迷惑

○眩於其於顛倒迷惑甚於眩瞀○朱子曰今人不曾做得小
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
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以
至乎天下皆不外此

主一無適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曰如讀書時只讀
這書着衣時只着衣了此一件只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
○又曰今誥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
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外面許
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
思好卓然精明○北溪曰主一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
主一外別有無適之功也

整齊嚴肅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玉溪
盧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
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
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常惺惺法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又曰學問須

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
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
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
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又曰心既常惺惺又
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又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尚
無惰慢之氣況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祈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
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
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字諸先

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
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自然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
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
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
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
怠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
下手處其東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
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
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
之其說精矣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
有敬則有心無敬則無心無心則無事物矣所謂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誠無物也○無一動一
息而非心所役運且如今一日寫出數萬字來實無一點一畫
而非此心所役也若一點不出於心則雖點而不能善其點一
畫不出於心則雖畫而不能善其畫推以此一端驗之則可見
萬事皆不可無敬一不敬則事皆非其事矣可不謹哉○陳氏
曰心者一身之主宰敬者又一心之主宰

大學之道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如在大學則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其理
之當然者也故章句亦有三箇當字○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
說道以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異而不知其所同蓋方
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俟命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
也天理之當然獨非道乎又大學序文言古之大學所以教人
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即大學之道乎

在明明德

下明字是德字上明字是用工字然上明字亦因下明字而
生蓋德本自明而或爲物欲所蔽今則從而明之使不蔽於物
欲而已所以謂之復其初也○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貼說大
學也此只云大學之道何在一在明明德一在新民又在各止
於至善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德者得也此箇明德實得之天之明命所謂天命之謂性故曰
人之所得乎天云云也

虛靈不昧○大學第一字是明字明字第一義是虛字惟虛則
靈而德之所以爲明者盡於此矣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者虛也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虛也所謂戒慎不覩恐懼
不聞者存此虛也所謂發而中節者亦不過虛以應之而已所
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亦不過充此心體之虛
而已虛之義大矣哉學而有得於虛焉至矣盡矣蓋虛則自然
靈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者也所謂充拓得
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也
佛老之得處亦在虛上其失處亦在虛上豈吾儒之虛居得活

佛氏之虛虛得死殺也○虛靈二字有動靜體用之分玉溪云
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其味中言其明也○心惟虛則靈故
心有所忿懥不虛也則忿懥不得其正而視不見聽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矣何靈之有
人之所得乎天一條小註詳矣又當知此是以心言而理在其
中心所以能涵萬理者以其虛也人之五臟惟心獨虛而靈不
與他臟同虛則有以具衆理靈則有以應萬事能具衆理而應
萬事此所以爲明德也○朱子曰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
之明德又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便是那
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此皆切要語也○大學之明
德卽中庸天命之性也但中庸性字兼人物而明德則專指人
非物所得而同矣

或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
何謂天道何謂造化曰天道其本體也造化其功用也造者自
無而有也化者自有而無也
天道流行○不言地者以形言則天之形包乎地之外也以氣
言則地之氣實亦天之氣也生物主宰全是天只借地以發育
之耳故地非天敵也言天則地在其中矣○或曰陽氣下降陰
氣上騰如何說地之氣亦天之氣曰凡萬有之生長收藏其形
雖寄於地其氣實得之天不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若夫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固陰氣之上騰矣然究其極天地間本
一氣之流行故必天將降時雨然後山川始出雲雲雖從山川

而求其實陽氣之所爲也顧人多不察耳○黃洵饒曰天道指
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
愚謂太極卽天道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天道之流行此天字
是專言之者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黃說固是但太分截
有似乎天道自天道流行自流行耳○天道流行猶云乾道變
化
發育萬物單言萬物則人在其中人亦天地間之一物也
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此蓋推極天道之
本體言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者亦是先有理而後有氣之說歟抑非歟○問必有是理
然後有是氣是何如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
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
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
仁義禮智朱子此說甚尙體認未真蓋既曰無氣則理無掛搭
處氣爲金木水火理爲仁義禮智則是就人物言矣就人物言
何謂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哉○魯齋曰先有理後有氣者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卽器之謂也
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理氣則判爲二物如性之與情
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於
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卽有此情也故曰象
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氣既具而其理無朕之目爲謂以
情性喻理氣終未切當

嘗疑理氣是一齊有底朱子謂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耶抑大
道本體言然天道本體豈容無氣耶無氣又何以爲天道耶恐
於此終欠體認也○氣以理爲主但理全而氣分故號理爲太
極也故謂必先是理也恐此說庶幾可解初學之疑耶○愚謂
理全而氣分理統乎陰陽而不倚於陰陽故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陰陽則各滯於一隅矣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其實道不在
陰陽外但以其不倚於陰陽故曰形而上也或問謂必得是理
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
五臟百骸之身○愚謂天地間無懸空之理此處雖先言氣後
言理亦可也今乃先言理而後言氣何歟且若未有魂魄五臟
百骸之身未知健順仁義禮智之性當安在何處也但或者謂

先有氣而後有理則是全不知理之所以爲理而亦不知氣之
所以爲氣耳
愚意天地間元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但自造化言則氣
分爲二而理無有二實能主宰幹運之所謂一故神者也故理
尊於氣而得太極之名是亦可先言理後言氣耳若自人物言
則有一身之氣便有一身之理有一髮之氣便有一髮之理其
理不獨全其氣不獨分也理不獨全者四端萬善其分固殊也
氣不獨分者有生之初便全賦以一生所受用也○凡立言當
隨所在如理氣之說若主造化則當先言理而後言氣若主人
物則當先言氣而後言理蓋理氣無先後言理氣則有先後也
龜峯五臟百骸之身○陳北溪曰人始於氣聚則得魄爲先既

圖一本作圖

而體凝焉則魄次之魂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
無不生者也魄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往而無不定
者也○盧玉溪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臟五行之質百骸萬
物之象人之生也得陽以爲魂得陰以爲魄得五行以爲五臟
故肝屬木心屬火肺屬金腎屬水脾屬土而百骸又無非五行
之所貫徹也如鼻屬土口屬水目屬木左耳居東屬木右耳居
西屬金[illegible]此外五行也又按洪範皇極人體性情圖肺屬
木毛屬火肉屬土骨屬金皮屬水是又一項五行也又按醫書
備載有五指五會六腑九臟九竅之類要亦不外乎五行耳
此或問於魂所以只言健順五常而於氣則言魂魄五臟又
言百骸皆以百骸總屬五行也如云五常有行自行亦豈有出

於五常之外者耶○百骸之身亦非恰好是百箇骸也如今俗
言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七當萬物之數也朱子亦謂天
地間亦非恰好只是萬箇物也蓋言其多耳○周子所謂無極
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玉溪曰眞以理言而
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雜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
之無間凝則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周子先言無極之眞後
言二五之精此亦自造化言理全而氣分是理尊於氣者故先
言理後言氣也
或問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雖云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
於有生之後是兩平說但凡爲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
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生於氣稟之拘也二之者理實相須故序

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
全之也不及物欲一邊者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
毋待文王而後興章註云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以上
智之資氣稟清明則物欲自不得而蔽之也又或問湯之盤銘
章只言利欲昏之而不及氣稟者蓋以其爲利欲之昏則其由
於氣稟之拘亦不待言矣故或兼言氣稟物欲或單言氣稟自
可以該夫物欲又或單言物欲亦自可以該氣稟經傳中如此
類者尚多讀者可以類推而意會也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一句實朱氏
所學之家法亦從古聖賢爲學之通法也至朱子乃發之以開
示來學故此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致曲

章曰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
也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
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云云而傳之九章亦曰立敎之本
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蓋學者惟不欲爲聖賢之學
則已但欲爲聖賢之學卽便是這箇摸子外此再無別法以此
見孟子擴充之說大有功於來學而朱子蓋又得之子思致曲
之說默契其所由來者遠矣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遂明之者格物致知以啓其明之之端誠
意正心脩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味遂明之三字便見有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或問云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
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

也○卽其所養之中是承上文聖人施敎旣已養之於小學之
中而云也養卽所謂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也致知格物只曰
啓其明之之端見明德實工夫全在誠意正心脩身上其格物
致知特以爲誠正修之地耳

在新民

新民之事只是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而振德之而新民之止至善亦不外是矣○新民二字與是說
敎化上說然非制田里敎樹畜立法制以安其生則亦無以爲
施敎化之地也故使民樂其樂利其利者正爲新民之事而理
財用人皆明明德於天下者之大節目也孟子論王道亦必先
之以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然後及庠序孝弟之
敎可見聖賢元不迂闊也時文中無用及此論理則然也

或問云是則所謂新民者而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王氏曰
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益之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此解字義其實只是明德新民之
所極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民只入在這兩箇圈子裏○新民
止至善此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
善也其勢安得盡如人意觀夫沒世不忘一節亦可見其主在
上人言矣但新民者本心固未嘗不欲民德之新各止於至善
也○事事處得恰好便是止至善其事總歸之明明德新民二
者而已旣二者又自相須故曰脩己以安百姓而傳者之釋新
民亦必以自新爲之本也○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致舉其日

之大者而言則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國人交之信
各有箇所當止之地是也○以此自盡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使
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止者未至其地則求
其必至未然是不當止而止矣既至其地則止而不遷未然是
當止而不止矣
明德新民只是去人欲復天理而已故章句末云蓋必其有以
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至此則即中庸之中也
故或問又云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至善
是無過不及所在不必於止字上分必至於是而不遷爲無過
不及也○止至善若就八條目言須兼橫說直說方是以明德
言如能格物致知矣而或未能誠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猶或

未能脩其身則是明明德未能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也意之
誠也心之正也身之脩也一或少有苟且而未能各造其極便
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新民之止至善亦然
此說似可然猶未爲精當○一說必須兼格致誠正修之功然
後爲明明德又必物極其格知極其至意極其誠心極其正身
極其脩然後爲明明德之止至善否則雖亦格物亦致知亦誠
意亦正心亦脩身然安於小成未至其極也新民止至善亦然
若止是數者兼備謂之止至善則大學於明德新民之外亦不
必更立箇止至善之名目矣蓋若能格物能致知能誠意能正
心而猶未能脩身則於明德一箇圈子尚未塡得滿在而況可
謂之明德之止至善乎

閒十有五年以上安可便責以明明德而遂止於至善哉況庶
民俊秀四十始仕在大學中又安得遽有新民之責哉曰明明
德而止於至善此固非一時歲年工夫所能就者故自十五便
教之以此元不以有位無位而有所作止也且明明德於天下
修或問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
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又不必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乃然也雖終身爲庶民亦當有以明其明德也惟新民則是大
學中所素教而預養之事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范
文正公自爲秀才時於天下事便都一一理會過也　八
或問云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云
小註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如管

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
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脩
飭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
曾就本原上著工夫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
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
是當也凡事皆有箇天然恰好處所謂天則之妙也人只做得
合他時便是止至善也至善無過不及
大抵聖人設教只是教人爲人而已學者之學亦只是學箇爲
人而已人之所以爲人者明德也故首以明明德然人人各得
是所以爲人之理也故次之以新民而人道自有箇至中至正
至精至當之所在加之毫釐則太過減之毫釐則不及者也故

人終之以止至善至於止至善則所謂成人而學之能事畢矣
此固聖人立教之本意聖經立言之本旨也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謂之綱領者以其統乎條目也謂
之條目者正以其隸於綱領也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如衣
之有領領挈而衆順
知止而后有定 止 慮而后能得
止於之止以上夫言知止之止以實理言即傳之三章所言安
所止也○不以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故章
句 云○或問 云又如中庸言道而加之云君子之道以其為
君子之所當知當行故也古人立字命意之精有如此
知止而后有定 云 云○譬如良醫於百病所治之方無不精熟則

雖未臨病人然於治病之術預之有素胸中自有主宰不患臨
症迷方矣及隨人所請治一時便能審病症察氣脉而以其素
所精熟之方應之無不中其病矣○或曰章句云志有定向而
或問曰皆有定理又曰理既有定故志有理不同何也曰一也
或問雖以理言而上文則曰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方
寸之間非志而何
定而后能靜○大抵外物所以能動其心者只是見理不真而
胸中無定力耳故曰定而后能靜○定則推理是非是非旣他
不得搖其靜而不妄動
靜而后能安○人之一身以心為主心苟靜而不妄動則此身
隨其所在而無不得其所安矣

安而后能慮○全在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上故曰能定而后能安
慮朱子曰今人心中搖漾不定叠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
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慮只是以平日所知者
再審一番○或問曰然旣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相
遠其間四節云 云朱子曰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
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又定靜相去不遠但有淺
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
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饒氏曰定靜安
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朱子曰定靜安三字雖分
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
難進處多是人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去得字地

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挨得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知止而后有定者事豫吾內也定而后能靜者內有主也靜而
后能安者心泰則身隨之矣安而後能慮者猶止水能照物也
慮而后能得者不慮則率意任情亦無由得其理矣此節承上
言明德新民固皆欲止於善而其所以止於至善必自知止始
知止則定靜安慮而得矣者或問推本二字見得全重在知止
上蓋深欲人端的所知於其始也或問中鵠之喩尤明○味經
文數箇而后字可見聖人於此極有不敢易之之意故示人
先務知止也
知止而后有定至能安猶孟子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也
事物未感之前也慮而后能得猶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應事

拡矣奇見孔顔曾孟一道也大抵聖賢所説多有不同而其
同或其指異而其歸同者蓋萬古一理千聖一學自有不容不
同者若不同則異端矣此般地所界限甚嚴也或謂静與安皆
以心言非也安謂所處而安處居也非處事也處事則能慮時
矣論語曰惟止謂溺於所處之安此可証也或問分明説無所
擇於地而能安小註分明解安以身言或曰小註又何以謂但
有深淺曰不但其心静又逞其一身皆安非有淺深而何大抵
身以心為主也蓋有能安而或有能慮能慮而或不能得者未
有知止而不能有定定而不能静静而不能安者
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或以定為意誠静
為心正安為身修慮為家齊知止為物格知至言也然則不將以慮

四書案引　大學一卷　六十一

與能得為身心外事乎殊不成説話若只説到身修住則此條
豈惟明明徳得所止而已乎按或問云格物致知所以求知夫
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下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乎至善而
止之也朱子自有明解矣何乃妄為之説邪
至善即中也知止一條惟精惟一之事也○朱子以止至善為
明徳新民之標的然則凡從事於大學者苟不知標的所在而
勉勉循循以求必至哉故程子先弟為學合下便以聖人為師
或有以知止有定一條為釋格物致知之義○方正學先生題
大學篆書正文後云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
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
以不見古全書為憾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

下一本作不

謂傳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
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
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
以辨其説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
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説
而兼善篆書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将刻以示後世蓋聖賢
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説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
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絶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
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世之君子耳世之談説紛紛所
闕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説以聽訟釋本末
律以前後之例為下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先務之智不
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疑焉古人之説經
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説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
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
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
學而不雜執中而不偏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乎

四書案引　大學一卷　六十二

前輩更定大學經傳如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徳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徳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云云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前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淸竊謂諸先所定亦有未安者者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一條云云
然後續以知止而后有定云云而終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
如此則由粗以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爲學次第也今
以知止居前知所先後居後則次序顚倒文理伝礙矣故淸亦
未敢全以爲然竊復更定于此以俟後之君子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今本以物有本末之物爲明德新民其實亦有所未安故爲竊
取才公之論而私錄之於此且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
亦朱子之所取也最見得到○或曰如子所定云所謂致知在
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只用物字承之足矣事字又從何
而來曰有是物則有是物之事實用工於格物者自知之○或
曰格物致知之義何用說到能慮能得之境曰必知止而后能
定靜安慮以至於能得此所以必責於知止也不然終無得於
道矣夫知行豈可判然爲二哉但始求知時便是要爲踐行之

以如此定言○朱子所定是誠可疑蓋既云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先後
之序已自說出盡了其雖不能知而又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不爲重復而有滯乎況知止內則能知明德新民知止能得之
先後矣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又不該別立釋本末一章且不缺

了釋始終之義是誠有可疑者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前節對言也而
於此第二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耶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即是
物中之事非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
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爲先也故曰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明
明德在己者新民在人者一內一外之相對也故曰物事則一
貫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於用工處知所先後
也故或問說曰進爲有序而小註又云不知先後倒了可見
先後自重大是全未下着工夫只從然後知其序即便爲近
道耳○此近道與忠恕違道不遠一般故不必指爲近大學之
道蓋非爲大學之道近字不足以該天下之道也只是於詞氣
之間欠亮平未類古人言語氣象耳所謂平地鋪着看何傷
庸忠恕違道不遠亦不必說是近中庸之道道是天下古今公

共物事○近道黃氏洵饒以爲是聖人之道此亦無傷要之聖
人之道亦只是大學之道故管仲之器小哉註云不知聖賢大
學之道可見聖賢之道即大學之道也大學之道所該亦廣矣
○近道猶自今日言○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
又在知止之前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可見三綱領之有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云云又見八條目之有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條
此擧古人爲學次第以著綱領之條目也此古字專指三代
之隆時也○不曰古之欲平天下而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正以見人己一理其治人者不過推吾所以自治者以
及之耳或問所謂八條之盡其大而無餘也又云篇首之言乃一

四書疑別　大學一卷　五十五

書之綱領而明明德二字又篇首三言之綱領也問此處明德
二字畢竟是在己之明德耶抑天下之明德耶曰畢竟是己之
明德也明德二字豈可屬人但云明之於天下則是使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猶云行道於天下章句與或問皆云使
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
人皆是也明明德於天下其實則是謂明天下之明德也章句
或問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不但明一己之明德而
必明天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如中庸所謂盡人物
之性者亦不在盡其性外亦吾有以盡之也八條目其實一明
明德之貫通○明明德於天下語意猶云行道於天下耳章句

此則爲學得此處明白較多者皆以發之而讀者反泥以爲
明德字屬天下盡誤也故先儒謂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爲一
書之綱領而明明德一言又其大綱領者也蓋以其於治己治
人皆說得明明德也如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並擧之則爲三
若統而言之則夫盡人物之性要亦盡其性之分內事也此說
未知是否但深明德爲之天下之人恐意有未安耳章句及或
問之言則在人則皆合
東陽許氏曰不言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只曰明明德者是要見
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之明其明德而已○或
問釋明明德於天下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
其心各修其身已足矣而又曰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者以身之
所接者言也然只及家而不及國與天下且上去卻格物致知

四書疑別　大學一卷　六十六

者但責以其所可能者耳或問雖解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
民其實不是明德與新民平重其曰格體用之全者亦不過謂
只是一明德之言更民伯禪之說全謬要其失在不詳下文許
多次第且其解章句使字尤謬也
新安陳氏謂或問釋明明德於天下只云各誠其意各正其心
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不同各格其物各致其知者
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也○一說與說未是自天子至於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便包格致誠正既庶人既不能
格致又安能誠正耶或問只是見此故彼爲者文之計耳且民
不可使知者與人無可奈何之制也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

民也覺謂悟其所以然也伊尹本心亦未嘗不欲使斯民之盡
知道也至於卒不可使知則先痛其猶病諸之意也大學示今
以明德新民之標的固不宜先自為無可奈何之計也故新民
亦欲止於至善此說更是○首之以明明德於天下至國家則
只曰治曰齊不復以明明德貫之者舉一以見其餘也至於下
條又只曰天下平文可見此條首舉明明德之不為無意
平天下者必使天下之公卿大夫各舉其職使天下之士農工
商各得其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一人之不遂其生全之天
無一人之不歸於皇極之內以至四夷八蠻之歸心鳥獸魚鼈
之成若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此彼此如一均齊方正乃所謂
平也○先治其國則內而朝其外而四境人人皆欲有以明其

明德也齊治平皆新民之事家曰齊國曰治天下曰平字各有
當宜細玩也○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
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之謂齊

先修其身

○身只對人而言觀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之義亦可見

先正其心

○正心者靜亦靜動亦靜所謂察察此心之存否也心統性情
如何不兼動靜○朱子小註謂心兼動靜或謂動即意也以意
對心似專指動然考之後註曰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又曰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或問又引孟子曰操則存曰求其放
心可見其[illegible]存主處言非專指靜時也大抵正心正是言
德性工夫所謂存心也存心兼動靜無疑矣
意者心之所發也未發之先心固在乎白然既發之後猶有心
在乎白然則心兼動靜或靜而未應物或動而應物皆當敬
以存之矣夫心對意而言則為本體不必謂正心之心全是體
而以意為用也如彼說則將以心意分動靜相對工夫矣

正心誠意之別

○看來心只是存主處意則心之萌也若不先誠其意則惡念
尚未除欲正其心得乎○意有善有惡意既誠則善惡關已透
了其或心不正身不修者只是不免有所偏滯而已却非惡也
正所謂正路上差了脚故曰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

問按傳之文及或問四者皆心之用也若意則心之發同乎異
乎[illegible]以初發時有善惡兩路是意者心之用則全行
出外來不又在誠意之後矣但誠意之後已無惡只有偏耳○心
體要存正心敬以直內也意之發便要斬截向正路去不干於
邪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人心之所以不正者只緣皆妄念有以撓之也去妄然後可以
存其直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
靜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或謂正心是靜
而存養工夫誠意是動而省察工夫先省察而後可以存養然
則所謂心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非歟而所謂心之用者又

將何所歸歟其說恐非大學本指也○正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亦靜也故曰敬以直內誠意者致謹於動之端也蓋一念善惡分路之始也別是一關頭也故另爲一目周子單言主靜則自無得誠意矣若以敬直內義方外對言則脩身以下皆方外之義而誠意正心皆屬內之直矣○意與情不同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動情出於性隨感而應無意者也意則吾心之所欲也視情爲着力矣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念謂之懷心之所思謂之慮心之所欲謂之慾此類在學者隨所在而辨別之然亦有通用者○東曰古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後條就本文云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以愚所見元本尤爲明白蓋意之所發有善惡於善而無

自欺則意誠矣無自欺就見得必自慊直先之以一於善字而尤見端的意者此其完本歟

先致其知

誠意者實於爲善去惡也然不能致知則何者爲善何者爲惡蓋有不辨而錯認者矣或問謂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致知者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吾之知識是元有底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良知也然良知只是赤子之心未能擴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故必推而極之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然後爲能盡乎此心之量也○知者心之神明即心之靈也朱子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妙衆理而宰萬事是解知字具衆理而應萬事是解心字然心是有知之物而知即心之靈也故所解之文大同小異○致知者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也已知者知其大槩無所不知者知其細微也

致知在格物

上文不曰在治其國在齊其家云云而必曰先云者可見後面節節有工夫在不是國治了而天下自平家齊了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惟致知則在格物而已格得一分物則致得一分知格得十分物則致得十分知無復先後之可言矣○自誠意以下一件自爲一件惟致知格物通爲一件故曰在格物言致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然既如此則只言致知或格物足矣又必並言之者蓋格物是漸漸工夫致知是要求到那

一旦豁然貫通處

或曰格物直用以致知致知全在於格物二者本一事何必分兩目耶曰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全體事聖人蓋恐人於物不能盡格故又爲致知之目以要其成也苟欲致知而不先於格物則又無以爲之地矣故無以爲教如正心誠意亦必兼舉者蓋又是心之念頭緊要處也○格至者謂必到之也章句曰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明白切當而痛快無以加矣只要人知得實用其工此格字最難解非朱子不能定○格物工夫要不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凡物理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要得此二意俱到方是按論語四十而不惑集註曰於其所當然者皆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集註曰天

命也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依此則所以然處是天命然事事物物各有箇所以然處謂之天命蓋究其所以然之極致也

物猶事也如為君是事為君而仁事之理也格之者自表而至裏自粗而至精於仁之理窮之無所不盡也蓋其大略如為君者必使天下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必使天下之群黎百姓各得其所必紀綱文章謹權審量謹法平價無不備焉又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又如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必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孝弟之教又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類凡此皆其所當然之則也中間有表焉有裏焉有精焉有粗焉

如所謂紀綱文章百畝田五畝宅之類是自其存於外者言之表也如所謂關雎麟趾之意敬事而信之類是自其存諸心本諸身者言之所謂裏也精則是其本根大本所在所謂大德不踰閑者也粗則是其末節細故所在所謂小德出入可者也行於外者有精有粗存於內者亦有精有粗其間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何也曰但是當然便是不容以不然故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如必使天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者不如此則天下之事不可得而理也其可已乎必使群黎百姓各得其所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無負也其可已乎必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謹法平價皆不可缺者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其可已乎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者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其可已乎必敬事而信

恒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也必節用而愛人者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也必使民以時者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也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者舜矣當念哀此窮獨也必有百畝之田然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必有五畝之宅然後五十者可以衣帛必有雞豚狗彘之畜然後七十者可以食肉必有庠序孝弟之教然後老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之類又豈容已乎是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朱子曰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百姓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是說為君子不得已以仁愛行之此則所謂天命之意即為君者所以當仁之故也是統言之者也

事事都要說到不可易處方是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則

敬事而信之理決在所不可易矣既不可易則是天實使為之也欲數口之無饑老者之衣帛食肉則五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制決不可易矣既不可易亦是天實使為之也然究其所謂天實使為之者即天命之性之仁所為也只此便可見天體物而不遺是天曰明及爾出王天曰旦及爾游衍又所謂天之明命其全體大用無時而不發見流行於日用之間者也他如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事事物物皆當以此類推求之只是一箇所當然一箇所以然所當然者有表裏精粗所以然者亦如之不可謂所當然者為表為粗所以然者為裏為精蓋在表在裏各有精有粗驗之事物則然小註之說不足盡憑也

或曰大學格物是所當然與所以然者一時齊格而論語四十

而不惑集註以為知其所當然五十知天命集註以為知其所
以然何以不同且聖人之知所以然而後於知所當然之十年
後乎以論語之言本夫子因其近似以自名之詞固不必太泥
但要其實則學者之格物誠非可以何時之近而遂至於知至
之境也世間容有格物窮理至數十年而終身不能知至者如
今之皓首窮經而不能得其理之所以然者何限論語分四十
而不惑為知所當然五十而知天命為知所以然固為近似而
有理也

以用功而言則格物時不但求其所當然便并求其所以然乃
格物以致其知者也以成功而言則知至時方為能盡得其所
以然而凡所當然者不假言矣乃物格而知至者也方格物之

時其所以然者固亦有得但未能盡得則猶未可謂之物格而
知至也至於物格知至之時則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衆物與無不字面可見凡其所以
然者悉為我得矣此論語所謂知天命者也是二書所註初若
若有不同終則實無不同也

手事之言知性集成功而言者也是物無不格時事應上文盡
心者曰也故知性與知天是一時事

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以成功言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
事不曰格物之事也盡心則知至之事不曰致知之事也○格
物以致知時物未盡格知未便致也物格而知至時物無不格
知無不至也有此分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亦皆以

五十恐倒當十五

成功者言若論用功則吾十而志于學時已用其功矣但聖人
謙退以為四十時猶未便能知天命猶只是能不惑而已○凡
言事理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而言者亦有以逐事言者如
論語五十而知天命註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
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則自其統體者言如大學或問曰於
凡天下之理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此所以然則事事物物皆有箇所以然也要之大學之格
物則兼此二者如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則逐事之
所以然者在所格矣如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則統體之所以然者無不格矣蓋衆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非始格物時事乃後來物格時事也物格則與知

至同時矣知至則知天矣故知天命當以全體者言若方格物
時雖亦有得其所以然者然猶未全也未可便謂之知至未可
便謂之知天命但統論聖學全體則其知所以然處便是知天
命也孝中有云四十而不惑謂能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也五十
而知天命則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之域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
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何哉蓋萬理悉聚於一
心理之聚於心者謂之性總其綱曰仁義禮智而吾心之仁義
禮智非出於人為也即天之元亨利貞之降於人者也故孩提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愛其兄見孺子入井自然怵
惕之心生遇嗟蹴之食自然羞惡之心生所以然者天也人能
見得此意分明自然勉勉於善有不容已者矣故曰知至而后

意誠知至則知天命矣○不可因論語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分格物事爲知所當然知至爲知其所以然也蓋格物時便當兼求其所以然然必至於知至時乃爲能盡得其所以然也此有用功與成功之分逐事與全體之別此說庶幾爲定論○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故知其性則知天矣但得夫逐件之所以然亦自通融夫一本之所以然矣若以萬物各具一理爲所當然者萬理同出一原爲所以然者則未然也蓋各具一理〻一理處已有所以然之說或問載朱子小註亦有此說

小學集解於題辭下引勉齋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有所以然者矣雖是逐件之所以然其實所自出者同也故曰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也逐事之所以然小德之川流者也全體之所以然大德之敦化者也○大抵天下之理總括於五性而五性出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君子之道費而隱亦此理也其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即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者也○一說凡事理之究極當然而不可易處即天實爲之也便是天命如論語君子有三畏章集註曰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夫大人聖言於天命若無與也而今乃曰皆天命所當畏又曰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正謂其即天命所在也此亦可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此意所謂逐事之所以然固出於天者也但有逐件全體之分必得其全體方爲知至方爲盡心方爲知天命耳非

謂前此全無得於其所以然者也若曰五十而知天命要其成也曰四十而不惑者未許其至也此聖人爲衆人設也若聖人則豈拘於此章乎言知其性者即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言盡其心者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二特事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格物之理致吾之知是者必極其所真是非者必極其所真非善必極其本之所由來惡必極其殘之所由起此之謂物格由是而往則意可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可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可修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故謂致知爲學冕關也○按或問曰凡有聲色象貌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此以其當然者言也繼之曰是皆

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此則下文所謂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也又曰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此亦以其所當然者言也而繼之曰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

有蔽之間一本
有所字

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為物之
一原鄒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是即上文所謂是皆天之所賦而
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即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也朱子之言之
精密類如此
雖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不格物以致其知則其所知者或
得於此而遺於彼或得其粗而遺其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
甚者孝或陷於父而慈或敗子信或為尾生之信義或為楊朱之
義所謂理有未窮知必有蔽此所以貴於格物以致其知而陸
氏之學所以深見非於朱子者也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者形而上之道寓於形而下之器元不
相離此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故知在於格物此所以異於異端

之外物以為知也
此條大槩只是備八者之序而各反其本使人知所先務之為
要耳非固謂必先了此而後可及彼也如必待格物一件既透
然後進於誠意則格物致知工夫亦須費許多年孔子亦五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然則人生百年之内當何時方得了
此八事也
中庸之學問思辨者格物致知也所謂篤行者誠意正心修身
也或曰篤行兼齊治平非也中庸云云止言誠身之事也八條
目以明德新民分配說則格致誠正修為一節齊治平為一節
若循其次序而縣約之則格致為一節誠正修為一節齊治平
為一節故朱子又有要做三節看之說此說正與知止能得合

止當作至

[illegible]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其所窮之理也齊
家治國平天下則推此理於人也可見明德新民一理也○聖
賢格致之是天德王道而天德王道必自聖學始就此書言之
格物致知聖學也誠意正心修身天德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
下王道也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有聖學方可語天德亦自足以
見三綱領八條目之序矣
物格而后知止一條
物既格則知便至知既至則意可誠意既誠則心可正心既正
則身可修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逐節皆用一可字其意方完
若曰意誠心便正心正身便修云云則只用一物格物而諸事
都完了而又何用八條目又何用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云云

哉或問雖無可字然其意決不是說此一事既了那一事便都
了亦不過欲人知所先務之意故為是抑揚之詞耳看章句自
是精確朱子於更幾番刪潤不可加減一字者也或問又是敷
演辨論說話難以逐字逐句釋傳
上條云明明德於天下而下條云天下平便須知必是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然後為天下平也○或以明明德於天下
一條為明德新民之條目物格而后知止一條為知止能得之
條目而以朱子後段總結為提挈總結矣蓋朱子上段既曰大
學之條目則止至善之條目已在其中矣或問於後段又曰此
後說上文之意則非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其所以不曰格物
致知則知所止誠意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而必曰物格知至

以意誠以下者順知止能得之義而言非固以貼後條意也蓋
明德新民以用工而言格物致知一條亦以用工言者也知止
能得以成功而言物格知至亦以成功者言也故章句如此體
貼若朱子果是分貼兩條之意則必不於上條先着此八者大
學之條目也一句矣

格物致知兩條

小註上一節以用工言下一節以成功言此自無害於覆說之
義而今人痛非之何也○嘗有問思無邪無不敬之別者朱子答
云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以此觀
之用功成功之說何害○一說既以覆說便不是逆推工夫順
推功效矣詳見聖經本意圖然工夫功效之別然上云致知下云

知至其字語脈之間固不能無工夫與功效之別矣

天下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一切一齊也乃之切物至齊者也此一切之義所
由取也○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是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庶
人是庶人中俊秀乃養之於大學之中者故亦責之以修身以
為齊治平之本也○曰然則天子亦當只是天子之元子而未即
位者耶是不然大學說話都是虛設箇規模如齊治平皆是
後來事未必在大學中便令家齊國治天下平了聖經所言
只是論其道理以教人也

天子有天下與國家者也士庶人有家者也諸侯卿大夫兼有
國家之責者也是皆當以修身為本也

正心以上言為修身而設也齊家以下自修身而推也此是聖人
於八條目之中舉其最要者言之然本字還須與下文同對末
字言也見得是以身對天下國家與或問同不可謂格致誠正
亦以修身為本但欲修身則格致誠正四者皆不容缺矣
只云皆以修身為本則格致誠正在其中矣本字何嘗與下文
不同其本亂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者也○一說此與下文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不同意非可以一正一反言故章句明
分為兩段或問合而為一者非不定之見即門人新記者也如
中庸章句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條註云此言性情之德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或問既曰上文總註又曰次言存養
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大抵之終言聖神功化之極

則喜怒哀樂未該在其中明矣而或問乃以合致中和為一段
如此之類不可採此而合之姑記以俟知者○據上節味之格
致誠正四者只該在修身字內無預於本字也本字還是對
天下國家言味章句意亦然畢竟是同所厚者所不薄
者無他人只一箇心其心既頑於此又安能仁於彼者哉況厚
薄亦不同科耶或謂亦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知此特
其情欲所繫而已豈其道心之愛也哉且其愛亦多不終
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抵皆主教化言或謂平天下必先治其國
以為之規模治國必先齊其家以為之規模若不皆然細味
之使不見得明明德以新民之意盡齊治平都是使人人皆有
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而章句曰齊家以下

先氏
異本先氏

則舉而措之耳下章又曰作新民曰一家仁一國興仁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蓋大學所謂新民令下使主教化

通經之一章大抵都是孔子述古法或全是先民所述者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子論述之言○血脉貫通者人之四肢百骸雖各自為一體然惟血與脉則貫相貫通故朱子借此以形容之○連文理接續都是假借形容字樣中所謂文分節解脉絡貫通者亦然○文如云鳥獸之文現是玉之理也其勢皆相接續文理接續只說一章之內一其條節意義之相承非通言上傳相承也○文理接續就逐段處說血脉貫通就其中指意說

四書蒙引　大學六卷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一終

芳春共十五卷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二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康誥曰克明德

克明德明字連上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蔡本去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明之之明為明德之明矣非明德安得為衆人之所同邪人多喜而用之誤也故明字須連克字讀○克止是能也語錄云克是真箇會的意思或問謂文王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是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亦不同或者強而合之非也此處分明是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修改其說又較平實按朱子戊午歲與廣仲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至庚申歲則朱子卒矣可見章句是後來改定本子易簀之前三日尚改大學誠意章

或問云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者猶孟子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也或問是以克字為著工夫字章句則不如是之拘急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克明德是大緊說顧諟天之明命一條又較費力故章句云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常目在之此目字當緊帶著在字讀蓋以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也不然當曰目常在之矣此旨人多不察○明命有何形狀如何常目在他得只是此心常存耳

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其實何常有箇物參
前倚衡來，其實只中何嘗有所見也，只是此心常存，想著他若
見其參前倚衡耳。聖賢之言有不約而同者如此。

顧字有惟恐失之之意。○顧諟常目在之也，論理大凡人心所
在，神則隨之，神聚於目，此理萬不失一。故古人有內視之術，神
所到也。○日用之間，或一息一事之微，才少放過，便不是顧諟，
故曰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不然，特至墜天之休命而失其
付畀之初矣。

或問謂天之明命，其全體大用，無不相離，合動靜言之也。蓋所謂
具衆理者，其全體也；所以應萬事者，其大用也。○或問戒性存
存而省察於此者，所以[illegible]則無時而不明矣，或[illegible]其天理

之周流而無間也。

而本明顯者，欲其常明而不昧也。○或問云太甲則言天之
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此言天命常流行，發見於
人事之間，人之所在，則天之所在，故須常照顧得到。所謂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或問云太甲則明天
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者，兼此亦非本傳正意。
章句云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
之，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正貼顧諟之義，而所謂天之未始
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者，其意又自不失，是尤為正大，而且
周密者。一依或問，則明命字獨重而顧諟之意反輕矣。[illegible]信，章
句是後來所改定，其義尤精，此類畢竟一二端，餘可意會。

克明峻德，即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於天命之在我者，察
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
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
萬善足焉。○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非也。蓋明峻
德只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徵則
悠遠以後事，所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者也。故帝典於明峻德
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

帝典所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連帶上文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泛行贊用之分焉，而註云言其所及之遠也，又云放勳之所極
也，可見是說出外來也。然則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
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

外便是新民之事矣。○以上歷引三書，皆不用過文，深淺始終
之序，只寸於言外見之。

皆自明也，若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不由己釋之本文，似無
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傳文釋經，或歷引經傳而揔
結其意，或錯引經傳而各申其意。

三引書固有次第，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也。他皆倣此。
今試以帝典置之康誥太甲之前，或以太甲置之康誥之前，使
學者義有不順矣。但此意皆在言外，學者不可狗拘於此為第
一義也。蓋傳者只是以三書之詞而揔其意，以歸於明明德耳。

湯之盤銘

盤，沐浴之盤也。鄒氏以為只是盥類之盤，似有理。賴荒佩切，洗

而也
銘銘其器以自警之詞也謂以此詞名之也名猶表也墓誌銘
之銘義亦如此非名字之名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
沐浴其身以去垢故名其盤此二句見下面云云之有取於沐
浴之盤也○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上論語苟志於仁苟字一
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續續
新去也又日新者恐其日新之功日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添
於日日新也
苟日新或多以格致誠正者在此以來為不是然實則未嘗大
抵訓詁者但要隨文生義眼前道理說出使之不必執泥前後且
如此處只要作自新底意使學者於自新是明德必兼格致

誠正看則所謂苟日新者只謂一日之間平一日之內要能使
把物都格了知都致了又把意誠心正身修了蓋此只是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之意如顧諟天之明命也只宜把靜存
動察底他明德功夫全在誠意正心脩身上格物致知特以
啓其明之之端存養省察亦誠意正心脩身事也況於明命之
全體大用亦不協○滌其舊染之污舊染之污只是物欲未必
又兼氣質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之即所以鼓舞之也新字連民字言日新之
民也言商之民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有以維新之化民亦
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

滋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按或問及書傳
皆以為作新斯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以晚年改定
之說也○小註云所由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若
振德章句作自新之民說則匡直二字似說不得匡是正其邪直
是直其曲自新之民宜無邪曲者然但未必能全歸於王道
正直之內故宜更有以作之○或問云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
及哉亦自新而已此言亦以見新民之必本於自新耳若其所
以作之之具亦豈容無如辭命教戒民何不只教他自新以化
之邪故勞來匡直輔翼云云豈大學之所非吾儒之道乎
按或問以康誥之誥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污俗而失其本心
也則此說豈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而與章句及陳氏小註反矣

又觀下文之緝熙敬止書之從新之句亦必不同蓋或問是舊說
章句是後來所制定當以章句為正中庸序所謂一二同志記
其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而今之學者於章句或問不
同處卻強欲使之同亦不深考之故歟章句於作字釋文曰
自新之民而或問新字實帶上作字之義又首章或問云新民
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以見此新民二字也
或問章句又安得獨而同之其強而同之者只是以或問亦為
朱子之說不可以其說為非耳然經文無疑已精而益求其精
此亦何害且益足以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而學者之所以善
學朱子者亦未必不在於此○書傳亦作新斯民亦與或問之
說同蓋皆用舊說

其命維新何處見得只是德化大行而歸附日衆耳○饒氏曰明
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稍膺受底以位言與等解
義總是麗辭然却無大害
文王之詩章句是就新命上推出一新民又就新民上推出一
自新其理元是如此自新而有以新民可見其自新之極新民
而至於新天命又可見其新民之極故曰文王之詩自新新民
之極也下文即繼之云 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自新而不用
其極則無以爲新民之本新民而不用其極則無以盡新民之
道此章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也而小註又以湯之
盤銘爲日新之極至或問又只云盤銘言自新也而前一段又
曰盖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恐前後似難見端的大抵

論湯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
所引之詩則略有淺深盖是本章傳文之體所謂淺深始終至
各有所當其所指若論文王自新之極亦不過如湯之日新又新
而已又小註云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新
天命則以盤銘對文王詩而言而康誥又不知何所當此爲難
曉且按或問可也○或問前云自新之至盖是以起下文新民
之端也自新之至謂已能自新也故與下條自新新民之極自
不相妨也
用其極與止至善何別盖用其極以止之也謂必欲至其極也與
君子從言或以爲指湯武文王者非也此章正釋新民而必兼
言自新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者何或問之說作新民固曰此豈

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曰自新而已矣是新民之不離乎自新
猶影之於形也故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
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而此章必首之以盤銘言自新終之
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於釋齊家治國章只言國之本在
家可矣而必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
曰一人定國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其治國
亦不外離乎脩身也其釋治國平天下章只言天下之本在國
可矣而又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
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
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曰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曰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平天下不離乎脩身
也信乎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也
詩云邦畿千里 止 止於信
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節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而止之
三節與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以示人所當止之則也章句
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
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
維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
也惜彼之詞寓此之意○緡蠻二字義無所取只是以此二字
狀黃鳥之聲如雞鳴喈喈鵲曰䴕䴕之類○丘隅言山之一角

楝慶大全詩則山峭高而林木森蔚也此地羅網之所不及者之
所不到黃鳥而止於此止之得其所也若亦粗說○言人當知
所當止之處此知字無能得意胡氏以對能得言恐太泥如知
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所止了未成黃鳥止時只
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雖曰經文知止與能得無甚然
或問嘗云既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矣

詩云穆穆文王

穆穆深遠之意此最宜玩味非一言所能盡○緝熙敬止緝熙
是架敬止則指其實而言之據或問云衆人不能常敬而安
其所止可見緝熙只是常意據詩傳云緝繼熙明亦不已之意
又云不已其敬也此又可見此四字連爲一意但止字則不係

四書小學引　大學二卷　八

詩既曰緝熙敬止四字係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
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
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
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盖此四字都是以成德時言也
聖人之心表裏洞然心只是裏實得有表盡存於內者爲表發
於外者爲表所謂心統性情纘緝光明言其心常明也故於敬
曰無不敬於止曰安所止皆自聖人地位言也○敬止之敬兼
言之敬也爲人臣止於敬偏言之敬也
爲人君止於仁一條專指文王言故問可見此節是舉聖
人所止之實要人以所止之則也註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文王視民如傷任者世祿之類可見其爲君止仁三分不二以

服事殷可見其爲臣止敬一日三朝雞鳴問寢可見其爲子止
孝如教育武王周公皆至於德爲聖人而稱天下之達孝可見
其爲父止慈如治岐之時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之類信以
守之終始不移斯又可見其與國人交止於信也○此一節須
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而曰與國
人交近時不主文王說者殊無謂
物各有所當止云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爲人君必十
分仁爲人臣必十分敬之類但人所造有得一二分者有得三
四五六分者有得七八分者此等固亦可謂之仁可謂之敬但
未可謂之止於仁止於敬耳必止於仁止於敬其仁敬方爲至
極之仁敬不然位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此本非與義爲

四書小學引　大學二卷　九

見今之說者亦曰仁者君之至善也敬者臣之至善也豈特於
義未精耳若曰仁者君之所當止敬者臣之所當止却無害此
節章句所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
矣此意最要時文中亦要用此意○天下之事無不各有所止
不特此五者如夫制婦聽兄友弟恭之類以至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進以禮退以義之類皆
是此特舉其目之大者以例其餘耳○小註云爲人子止於孝
不先父而先子者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此說
雖未知其果出傳者之意否然於世教有補大抵父子主恩君
臣以義合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故先君後臣也歟

與國人交止於信
上之使下下之事上亦交道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義
亦可見伋即論語敬事而信也
穆穆文王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所以新民者亦在其中矣
蓋所謂立民之極也○聖人之止明德新民俱有彼爲君止仁
爲臣止敬及孝慈信之類明明德之止至善也然君仁而民莫
不仁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矣臣敬則爲上者德致君爲堯舜
之君矣父慈子孝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與國人交止於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矣非新民之止至善而何哉此乃理勢相因
之必然下文所謂新民止至善者即盛德至善之餘澤也○文
王之所以止於至善者敬也學者之所以得止於至善者亦敬

也然則自士而賢自賢而聖一敬盡之矣用工故曰敬者聖學
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詩云瞻彼淇澳
道學自修道其所以得之之由此道字與本文亦同始舉成文
以湊耳○下說與本文不同是申言學問之道字既如此
何不云學問自修而必用此疑字耶
淇澳之詩本經註有與此不同處○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
切以刀鋸作刀斧是斧莊錫僩威嚴貌喧宣著貌○章句曰赫
喧宣著盛大之貌饒氏分赫宣著貌喧盛大貌而詩傳卻解
喧爲宣著可見饒氏之穿鑿矣赫赫師尹赫赫於盛大義尤近
不必分者爲是且如緝緝續也熙光明也而詩傳則止曰緝繼

熙明也讀者亦可就此分辨同異以爲各有其義乎
恂慄謂仁敬孝慈信等之存於中者純一嚴整而無少頹惰
違之意威儀謂仁敬孝慈信等之形於外者光輝宣著而自有
從容中道之妙其得所止之實正在於此所謂恂慄亦是言
敬也○盛德至善止至善以所止於身者言止字已在其中
恂慄威儀言其從容表裏之盛恂慄德也裏也威儀容也表也
先有是嚴敬存於中後方有是輝光著於外此二句雖均是稱
之之辭然自有先後表裏之別○恂敬信也慄字意又深於恂
云戰懼之貌○章句以恂慄則合解曰戰懼也於威儀則分解
曰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恂慄二字便當合看如敬謹之意而
不可分貼○或問以恂慄威儀爲得之之驗者亦不必把作

效驗看何也蓋敬存於中者以爲是盛德至善之效驗則君子
盛德至善之實事又果何在盖但以對求之之方言則爲得之
之驗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況章句云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
裏之盛以在內者爲德之盛在外者爲容之盛也在內者既爲
德之盛如何又以爲盛德之效驗哉又詳按或問云人心所同
然者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觀又之一字則恂
慄威儀還當在盛德至善之外效驗之說似未爲非也否不然
或問之意蓋謂聖人得此同然之理而又極其至此所以爲盛
德至善耳非必謂既爲盛德至善而又充盛宣著也○或問云
充盛宣著者又如此者蓋謂恂慄以其積於中者言也宣著則指
威儀

民之不能忘也未必謂聖人之德被於人而不能忘只當云彼
者人之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又如此故
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道學自修本學者事而或問於此便
以爲聖人者蓋至於恂慄威儀便是聖人地位是由學而至聖
者也夫明明德而止於至善非聖而何哉按此詩本詩人頌美
衛武公之詞武公未知是聖人否然詩人推尊之意極重而曰
睿聖武公則亦以爲聖人之徒矣○觀大學所釋詩人本意
○或問又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
如此又之二字似乎又有一重意如得不爲致乎曰不然言聖
人得此同然之理而又極其至云耶非謂既已爲盛德至善而
又充盛宣著也○明德與盛德又有不同明德是就合下稟賦

時說盛德是明明德之止至善者乃用工之所在學力上得
來
於戲前王不忘
此所謂賢其賢與論語之賢賢不同此所謂親其親與中庸九
經之親親不同蓋彼下一賢字指人言而此下一賢字指德言
彼下一親字亦指人言謂諸父昆弟之屬也而此下一親字則
指先王之遺恩言所指異也○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
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
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吾則從而親之
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
樂其樂者先王於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各遂之樂地也○
利其利者先王制田里教樹畜而皆預有以利之也○或曰新
民主德今言樂其樂利其利者何歟其生之事耳曰樂利雖若
養民之事然使不得樂利則奚暇治禮義此釋平天下章所以開端
言興孝興弟而終歸之理財用人云云也況樂其樂利其利則
老少各得其所彼此各得其分教亦行乎其中矣所謂黎民不
飢不寒老者衣帛食肉而不負戴於道路矣樂利之爲新民事
[illegible]所[illegible]
先王德業之盛遺於後世是其賢之所在也後賢則從而賢之
所謂率由舊章也先王覆育之恩在於後人是遺後人以所親
也後王則從而親之○風淸俗美內恬外熙是先王之遺後人
以所樂後人則得以享其樂分井授廛使民養生喪死之無憾

是先王之遺後人以其利也而後人則得以安其利所謂其者
皆指先王也○其賢其親其樂其利者先生盛德至善之餘澤
也賢其賢親其親樂其樂利其利者後人之享其餘澤也向使
先王當時所以新民者未能止於至善則何以能使後之人各
得所承藉如此哉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
後人咸以正無缺此之謂也
聽訟吾猶人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夫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無
訟者民德之明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此處不可以
聽訟爲末使民無訟爲本蓋是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必也使
無訟乎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也意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

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使民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此謂知
本此猶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
以聽訟爲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爲貴蓋於此使見得明德爲本新
民爲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猶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
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
哉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經文之本末先後之義
甚輕特和初學者言今必以聖人知本釋之似不甚順故前輩
皆疑其爲釋格物致知之錯簡况以連下文此謂物格此謂知
之至也尤順○不可以聽訟爲末無訟爲本須把聽訟一句置
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

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
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
或問其亦末矣之末字與本文末字又不同○傳只釋本末而
不釋終始意者釋止至善章知止能得之先後已在其中乎抑
舉本末之先後便可以見始終之先後而不必一一乎
或問云其論夫始終者古人釋經取其大畧未必如是之屑屑
也且此章之下有缺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愚
按前章以爲本無本末一章終是有理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渴焉而知飲飢焉而知食水火皆知不可蹈
烏喙皆知不可食凡善者皆知其爲善不善者皆知其爲惡是
人心元自有知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或問云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
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情云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實
以上文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於人之一
心也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人心
之靈莫不有知愚謂天若有靈天者無靈則人心之靈何從而
得故君子畏天而謹獨○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二字大學
豈學附作與○補註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格物以致知也下云至於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矣物格而知至也○用力之久者物格也豁然
貫通者知至也二句只是點出此意以終經文之義
衆物之表裏精粗或以理之表與粗者爲所當然裏與精者爲
所以然者未不是觀或問中有言皆有所當然之則而自不
容已者凡兩見互皆獨指其表與粗者而遺其裏與精者哉蓋
凡所當然之則其中自具有表裏精粗而表裏精粗則各各自
有箇所以然者只在推原而已此說較正大而理自不可易○小
註只管分配亦太零碎非真體認者○心之全體大用此當以
心統性情一句來斷破蓋全體指性言即所謂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大用指情言即所謂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天下之達道也○體曰全體以其妙衆理而無一之不具
也用曰大用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也○朱子補傳不肯
學古傳之文只要得致知在格物之義明白使學者曉得明明
了了耳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他人如韓歐輩
則豈肯如此補傳豈肯云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又豈肯云是以大學始教云云此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

所謂誠其意者

自欺僞也自慊實也惟慎獨則自歸於實而不流於僞矣故章
句以審其幾言之蓋意即独也即幾也幾善惡也誠意之功只
慎独二字足以該之而無餘矣○兩箇自字要体貼得明白蓋

欺自欺也慊自慊也所以必慎其独也知自之為自則知独之
為独矣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
處便怎生柰何以此見慎獨之外再無誠意之功毋自欺而必
自慊須就這處理會也○幾有善惡正独知之地故慎其獨
正為審其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先儒謂用工極力
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
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
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皆是此事○其
機如此雖與此不同用然亦解云發動所由可以證幾之為初
動也

毋自欺也

此處工夫極細知有一分義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不必以下
文小人事來此下文所云又其甚者故傳者特舉以為戒
毋自欺所以誠其意也自慊則意誠矣且不必使分功與效直
至心廣體胖方見效○自脩之首也按修身必自格物致知始
而此以誠意為自修之首也何歟蓋此自修專以力行言本上
章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自修對道學包誠意正心修身故此為
之首彼格物致知特以啓其自修之端耳自修之實却在此
毋自欺者禁止之辭非戒令之詞禁止以自己禁止不為而言
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詞以我戒他人而言如
毋忘賓旅毋專殺大夫之類是也○不曰知為善去惡而必曰

知為善以去其惡者見得非為善自為善去惡自去惡其實一
事也或問平說而此則輕重說者所以互相發也且或問亦是
分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得不然耳章句下文亦然
章句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數字衆人亦只管紛紛立說殊不
可曉愚意朱子所以下箇皆字者蓋以學者既知為善去惡之
後其於惡者固在所決去矣而亦或時有苟且為之而未能決
去者其於善者固在所必得矣而亦或時有苟且安之而未能
必得者故章句不但言務決去而必得之而又必更著箇皆字
也朱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
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正謂此也此見聖賢方其下手做工夫時
亦或自經此病來故說得如此痛切其曰決曰必則皆誠守之

目也若有不決不必則不誠矣
旨之一字自有正大之意或問云云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
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卽此所謂旨
也中庸序亦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
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焉亦所謂旨之義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
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皆謂之義以此意
求之尤爲明白痛快
題目看出毋自欺至自慊止眼目便在兩箇自字上止以理立
主意也非如近時妄作題目主意者○愼其獨便是毋自欺毋
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意者心之發也文謂

之獨者心所自知也章句幽獨之中及閒居獨處也此二獨字
以地言與愼獨之獨字以心言者不同愼獨之獨人所不知者
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愼獨之獨幾方動幽獨之獨迹
已形者中庸章句所謂幽暗之中之幽字卻又與本文愼獨之
獨字相符
所謂誠其意者 止 必愼其獨也
凡意之不誠者止坐不能謹獨而已然原彼所以不能愼其獨
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掩而善可詐也故下文極言惡之終不可
掩善之終不可詐以見其所以當謹獨也前章相承之意蓋如
此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誠中形外之理本無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兼
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所謂誠於中形
於外亦由一念之不謹故至於此耳故君子重以爲戒而必謹
其獨焉不可不謹其一念之發也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卽曾子此言觀之尤見惡之實中形外而君子之所以不可不
謹其獨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依劉對陳文用常如二字
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掩之意節上文
所謂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且從淺說以見之故所以君子必致
謹於獨知之地使不至於彰灼暴著之境如小人云云也○引

此以明上文之意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一說總明不可不
愼獨則此首節俱有然不可揜意貫在第二節無疑
德潤身能愼獨以誠意則德有諸己矣○或曰誠意以上猶有正
心修身工夫如何言誠便爲有德而至於心廣體胖曰誠意是
善惡關也爲好人無疑矣故就許之以此其所謂正路上去了
胖者本章大本○註誠其意卽德也心廣體胖卽潤身也心廣
體胖則無所謂消沮閉藏之態而有形著明動之功矣○心廣
體胖內爲心廣外爲體胖二句平說皆潤身之實也章句輕重
解者以心爲主也其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者猶孟子仰不
愧於天一條註云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者皆推本之辭
也○心廣體胖本文是平說若原其所以則心廣由於無愧怍

體胖由於心廣耳章句所謂心無愧怍者即意誠而自慊之謂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條三句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本文只是心字而章句必曰心之用云者誠以心之所以為心者以其有是四者之用也天下無有無用之心無其用亦不為心矣心之不正正在用上也○章句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蓋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有不正之可言

看此章者要見五箇正字俱一般與經文元同方是喜怒憂懼

各中其節則不失其本然之正矣是為正心蓋用得其正則體即在是所謂動亦靜者也○心以虛為體惟虛則靈而所應皆當故傳者歷歷以有所二字發後人蓋受病之源在此也故不可不察

天下無有無用之心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無有不正其用而可謂之正心者故此章之註人或疑其多了用之所行四字而不知其本自不多本無可疑也○忿懥好樂憂患恐懼四者即心之所在也經文正心之心字即指此心當靜時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若事未至而預期之即便是動矣便是有心矣

心有所忿懥者有心於忿懥也若忿懥出於無心則心得其正矣餘放此○或者專以正心為靜存工夫於章句或問俱不給且或問所引操則存舍則亡求其放心養其大體以証正心之義者豈皆以靜存言乎若專認為靜存則章句所解亦可偏認為靜存矣朱子元有正心兼動靜之說

蓋心之為體湛然虛明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心之所有而心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乎此也但此數者惟能隨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此心不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懥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於忿懥矣安得其正若心有所恐懼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於恐懼矣心又安能得其正心有所好樂心有所憂患亦然蓋歷言之以見心中元不可有一物也

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

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情然也又曰方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此是所謂未發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言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

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皆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即或問分爲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爲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矣○或疑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只言心不正不言心之用不正曰心未嘗無用也心之所以爲心者只是有這箇用其靜時特未發耳故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而正心工夫全在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也

天下無有無用之心猶火之無有不熱者不熱不爲火矣水無有不冷者不冷不爲水矣○有所二字得者之所以曉悟人者在是矣欲正其心者不可有所心若有所便不得正蓋心以虛爲體故欲其動亦靜也

大抵心之應物未來不可預期既來不可偏重既往不可留滯有一於此皆爲心不正也或問云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之俱往似亦有此三段意蓋將迎之於先亦是應之之失矣而流滯於既往者又即所以將迎於後事之先三者有則俱有也

要使此心如太虛然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乃爲得其正所謂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已何與焉者也大學工夫自誠意而後愈細密矣

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察即是省察工夫孰謂正心只是靜存工夫乎忿懥等心既是有所則非天理之正而爲人欲矣欲之動情之勝也

心不在焉

夫心有所忿懥而不得其正則心奔於忿懥而不爲吾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懥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內存也故章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聽雖以耳所以聽而聞者心也食雖以口所以食而知味者心也心既不存則心云

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視聽之時也要心在然則謂正心專於靜存工夫可乎○正心只是心存而不放所以存其心者敬也○審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而已故章句曰然或但知誠意云心○敬以直內故有以正心密察此心之存否故有以

在內心不存則無以撿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修矣檢字當作修字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太着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着力故訓作於字也是謂人之接物往往不能無偏或於所親愛而偏或於所賤惡而偏云云例文而言則是或偏於親愛或偏於賤惡也章句只是推言其所以偏者以其隨其所向而不加審且以教人加察則不至於偏耳

其所親愛而辟此一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味或問亦

可見」

好惡既陷於一偏則吾之所以自處者已不得其理矣此身之不修也以之處家則好惡既偏而吾家之長幼內外必不能使之各得其分而歸於齊矣此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故諺有之曰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未可另分爲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言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爲說入家人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甚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鮮矣與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偏之爲害便在身不修上吾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正以身之不脩也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見人之偏一至於此將何以齊

其家而使一家之長幼內外各得其序而無不均之患哉故曰此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者所以二字只是說他偏家不齊意在言外○不可謂上條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下條言偏之爲害而家不齊蓋好惡一偏則身不修身一不修則家自是不得齊矣非是本文謂家不齊由身之不修而章句乃謂家之不齊由於好惡之偏之爲害也○或問亦合兩節而論之不曾分上一節爲身不修下一節爲家不齊蓋兩節通是身不修之事而末乃結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兩節一意皆言好惡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即家之所以不齊者也又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爲言身不修下節爲言家不齊也章句至下節方露出家之所以不齊猶聖經序八條目亦至下節方云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云云　蓋皆必於其語勢終竟處乃會其意而發之此解經之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者身不脩故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身脩故也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便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故也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做一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也

言孝本家之所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即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即在此矣慈本家之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即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也○孝修於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此矣弟修於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此矣慈脩於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在此矣本文三箇所以字甚有味然則非能孝於家則其於國也何以事君非能弟於家則其於國也何以事長非能慈於家則其於國也何以使衆分明是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矣成教於國不是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也凡吾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處自有以教國人也此節只是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是蓋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蓋無家內無

二理兼治無二機故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事君之孝不曰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者哉〇不是推其孝弟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則自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已在此不待外求也又謂理一故或問曰事君之孝而不曰事君之忠曰事長之弟而不曰事長之順以傳者若云孝則國人皆孝弟則國人皆弟慈則國人皆慈如此說於成教於國之意未爲尤切乎而乃以事君事長使衆爲言者蓋君長與衆在國者也此於教人之意爲親且然其理則一也古人文意理同不必字同意同不必句同此節只要家國一理意以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所以然處若以孝則國人皆孝弟則國人皆弟則是下文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乃教成於國之効蓋未及言其所以成教於

國者而遽言教成於國之効豈釋經之法乎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身不出乎家而其化自能風行於其國也

事君事長使衆皆所以教國之事〇或謂治國者國君也今若言孝者所以事君之道弟即所以事長之道則是人臣之事矣恐非本傳之意曰此正爲傳者之意也蓋古人文字主於理勝不如後人文字之拘拘於字目之間而反畧於義理之趣也且諸侯固是治國者若卿大夫之子亦皆是卿大夫之等獨不亦嘗治國乎故古之太學雖庶民之俊秀亦以其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預教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就人臣言之亦何害如第十章所謂絜矩之道皆平天下之要道也然其中所謂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云云同是絜矩之道也是大臣亦有預於天下事矣又如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云云亦絜矩之道也孟獻子只是侯國之大夫耳而其所言者固平天下之要道也傳者釋治國平天下豈以其爲百乘之家無預於平天下之道而廢其言乎且周公亦嘗治天下矣史中言相臣當國者非一况此章下文亦言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初不泥於齊家治國之義也故善讀今之學者要以古人心會古人文字乃見得古人意思也

或問謂此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蓋己有可推則人化之不然使是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下章所謂化者又是天下化之所謂推者又是推之於天下也如保赤子條

小註朱子曰此是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其言似可疑蓋治國平天下非拱手以俟其自然者但必己有可推之實然後能使人化故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乃能使一國興仁一國興讓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正爲此也苟不祉自治則無己可推矣其何以化人哉故推之與化不可分爲兩岐也只是推在己而化在人

看此章須玩味一教字蓋教之本在身故曰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又曰身脩則家可教矣由是觀之推之義不亦重乎

人皆謂不難於推而難於化愚則謂不難於化而難於推何則推謂推己以及人也無善於己而求於人非推之謂也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者推也桀紂帥天下以暴則謂之所藏乎身不恕

不如泉然巳可推也

或說自一家仁至堯舜帥天下以仁兩條已推人化二意俱有竊謂通此章之言都是言已推而人化之理也○自齊家以至於平天下總是推已及人事但有廣狹耳故章句於釋新民云又當推以及人也○此章己推而人化是推其化者於國也下章推以度物是推其國者於天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

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文只是立敎之本不假强爲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也盖所以言立敎之本不假强爲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推己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盖必識其端

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箇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立敎之本自成矣

識其端而推廣之此千古聖賢家法也故聖經章釋明明德則曰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釋致曲章則曰必推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在孟子則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註云擴推廣之意並前篇釋是心足以王矣則曰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擧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知此則此節章句了然而近日諸說紛紛皆有不待辨者矣

如保赤子一條或問曰傳者引此盖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推之耳此一句只是貼如保赤子而下文云云則貼心誠求之以下只是說保赤子之道不及如保赤子之意矣看來傳者之意未重在如字上故章句只云此引書而釋之以明立敎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推廣之說不是推廣慈幼之心以使衆也聖人進修家法自是如此即所謂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即所謂因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即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者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皆章句所謂立敎之本不假强爲者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意在言外

傳者所以說立敎之本不假强爲者正爲欲人識其端而推廣

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敎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立敎之本無孝弟慈言所以謂之立敎之本者能孝弟慈然後能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是成敎於國其本在此也○立敎之本無孝弟慈傳者獨擧慈之一端小註以爲孝弟之大猶有失者焉或問云既擧其細則大者可知則孝弟視慈尤爲大也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孝弟之心亦豈有待於强爲哉若論到失處則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亦豈惟孝弟有失而已哉

細看或問細大之說似終不如小註所謂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之說更詳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上言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自有以治
其國矣此上下文相應之意也章句云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蓋
上言其理此言其實事也○一家仁一國興仁謂能修身以仁
而使一家皆仁矣則一國化之而皆仁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
也即化之謂也或曰此以推言故章句興字待後章方解出此
非也看其機如此機字是如何解蓋又曰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則興之爲感發興起意自明矣故不復提掇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戾以在上人言作亂以在下人言謂君所
以箇人貪戾而不仁不讓則一國之內皆作亂矣作亂者不仁不
讓之甚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何推哉○
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民以仁爲善讓爲美貪戾爲不善意以爲

不然朱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者蓋則貪戾仁讓之反也而
仁無者則誠實者弟可矣是貪字者不能盡切之義亦不甚切
其說不可用○先儒又有謂貪則不讓矣則不仁者恐謂貪則
必戾仁者必不貪戾讓者亦必不貪戾貪固不讓其能仁乎所
謂爲當不仁也戾固不仁其能讓乎所謂悖逆爭鬪也○或問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
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亦此意爾一言僨事猶一言喪邦也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上言仁讓貪戾一善一惡也下引僨事定國亦一善一惡也意
亦相貼新安之說不失○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

言者教成於國之效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
之外更討箇效也○春秋桓公五年章云往從鄭伯如紀胡傳云
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
之效是也此效字亦云實跡不可以對工夫言○下章或問末
有上好仁一條亦云此以財發身之效也○又論語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章集註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
效也此效字正謂實跡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
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
從而仁並非一人定國哉○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
使之仁者是何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

要與堯舜說也好仁而令民以暴一腳當說非是○堯舜桀紂
皆有天下者也故皆言帥天下而不必拘治國矣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是故二字承上堯舜帥天下以仁
云云也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之自然者也故忠恕一貫一理也
○孝弟慈三者有諸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
慈三者俱無諸己然後可以正人之不孝不弟不慈如此則是
其所令者一如其所好所謂恕者庶乎能喻諸人矣如使在我
者不能恕如何能喻諸人哉此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
求諸人非諸人之人字並以國人言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
而曰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既齊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以
爲君長使衆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國

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况與章首是釋
治國在齊家故不應說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家國人之義
也家只綴著身國字與之對○家最切近於身乃經世者起脚
第一步而存驗之萬不失一者也故傳文有所略而不言者非
不言也亦不待言也故於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
有也之下便繳云故治國在齊其家
所藏乎身不恕謂其所存於吾身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則是所
令反所好矣
之正者而惟道理之盡於我者而使人之迎盡也後世之所
以不自盡亦因道理之不况自盡亦不計人之必盡也其得失如
此○恕之義見於經傳者自多矣大抵有指以治國之心治人者

言此章之類是也有指以愛己之心愛人者言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之類是也或謂亦分此兩端然則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止
及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亦非忠恕外事矣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或以夭夭少好貌爲指桃花非也詳上章
有女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詩傳來主之
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
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此宜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
言也○小雅蓼蕭篇云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
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云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
示慈惠故歌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
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
也○晉詛無畜群公子者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
無公族詛盟誓也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見左宣二年○秦鍼懼選
者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
注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
戮也見左昭元年
其儀不忒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不是謂一家之爲父子兄弟者皆
足爲人之法只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足以法於人此所
謂其儀不忒也儀者所以身爲民之表也
曹風鳲鳩篇云詩人美君子如此不知其何所指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總承上所引三詩云云也治國在齊其

蓋道理盡於上數段云云蓋此引三詩而結之旨以味嘆上文
三事甚或問云云最宜玩味
所謂平天下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但則國之治本於家之齊者是
之使見天下之平本於國之治矣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云云
上恤孤而民不倍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
何也曰哀此煢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
或曰孤者人之不幸者也亦有幸而無孤者而此專言恤孤爲
何曰有天下國家者必不能無孤周文武子孫寒乎寰宇之內
漢之子孫光武將一十一萬其孤當何可勝計今人一大族亦
有數十百孤者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絜矩謂絜之以矩也矩能使物方故借絜矩二字來用矩字自
有使天下平意也○君子之所以為矩者無他心而已矣一人
之心千萬人之心也故推之而無不平便能使天下平若不是
心如何說得方絜者約而所及者廣○制約者度之以矩則物
方制天下者度之以吾心之矩則天下平○朱子曰矩是心也
孝弟慈便是矩字固然是心然須是出乎字意推是平物之具
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因其所同因天下人心之所
同也推以度物一句連下句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謂度物之
物指天下之人也度之便是恕所以處之故繼之以使彼我之
間去聲○注云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
得分願此數句全是說絜矩字至下句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平矣又是以絜矩貼出天下之所以平也故中間下箇
則字

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此數字還是本文君子有
絜矩之道句內意其下條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亦然故
正類解是首章所謂其道自不能已矣者猶是說字內意也○
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與數字只就絜矩二字之意言未以所借
絜矩二字之意言也若所借二字之意則是說使天下人人得
遂其願而天下之人其位皆在君子之下無使有在其上者亦
無使有與之平衡而為左右前後者又不可以前王與嗣王為
前後也縱以為然終難說出平字意來平字是指天下之人各

得其所也○章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是形容字面是形容彼
我之間各得分願也
問絜矩之道曰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
聖人之政事也出朱子語略○平其政以處之一語最重究其
實則是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後謂之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也
天下其有不平乎
本文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三

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曰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
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下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
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或問
中人心二字亦然或問云前言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
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
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二之字皆指天下之人言也蓋自興孝
興弟而可以見人心之所同時便已有化天下之意在了或者
泥或問不惟有以化之之字為指國而又有以處之之字為指
天下以為二之字不同誤也且如其說則是上章所云者只是
化而尚未有以處之也若尚未有以處之如何可謂之國治故
或問要看得活也

大抵國狹而天下廣四封之內風化易同若天下之廣苟不平
其政以處之則是有仁心而不繼以不忍人之政矣何以能仁
徧天下○章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此興起者不是本文
興孝興弟之民也乃承上文所謂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
可使有一夫之不獲者言也看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字而其
說天下之人亦分明
一說民興孝民興弟民不倍此三民字通指天下之人而言意
何所謂家齊而國治者特以承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之意且彼
端一與或問同且不特或問又與下條所謂彼同有是心而
興起焉者一句相應其說似為直截正大曰此說終不可用還
由上說為當依此說則章句又何用亦可見人心之所同一轉

語耶未可貪其為直截正大之說也且依其說則通此一章數
百言不見有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意矣○又按下條彼同有
是心之同即此節人心之所同之同也既曰同有是心則其興
起也必矣又不必以此興起字與上條興孝興弟同指國人也
○問家國亦宜有以處之何至於天下乃用絜矩以處之耶曰
一國易化天下難處況或問化之處之兩之字皆指天下而齊
家治國平天下總是一箇人也○又矩是所以使上下四旁均
齊方正者一國偏方亦當不得此絜矩二字若恕字則皆用得
家國亦用不得平字
語錄謂絜矩即恕然恕有二義此所謂恕以愛己之心愛人之
恕也上章所謂恕以治己之心治人之恕也治人之恕謂必自

盡其孝弟慈然後責人以孝弟慈也愛人之恕謂我既得遂其
孝弟慈亦將使人皆得遂其孝弟慈也其究一也
所惡於上一條
○節節皆有箇絜矩意合而言之方見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處於矩之意○蓋然逐條亦各有絜矩之意○朱子小註云在
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
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
正矣此說是也又曰若下之人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
事上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前後左右皆然此說最明更詳
或問須兼二義○但說箇矩字便兼有上下四旁意原來矩是
一定樣物也○所惡於上者關即是矩毋以使下者關即是絜矩

但求是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然是要四畔周匝
意思故於句一則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旁
說得廣彼此如一○先後從前之義謂何曰彼既為後我當
其前彼為先從彼既為前我承其後彼為從前從先二字初無
不好但看所以從之先之者如何下句交於左交於右交字亦
何不好處
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說有天下
者分上事也只說得取平之意在觀或問所謂各就其中校
其所占之地云云者益可見矣○此條分明只是說出絜矩模
樣非正言其事也若正言其事則章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三
句俱無所用之矣前云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後云長短廣狹彼

此如〻知君子絜矩一條本無上下四旁之位則知所惡於上
一條亦無長短廣狹之物矣故曰要會其意而無泥其辭
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〻若以意言則自天子以至於天
下庶人各得隨其分以盡其孝弟慈之道而我有所餘不此
厚而彼薄彼是下文所謂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
夫之不獲哉是也○旣云彼此如〻而無不方矣下那又云彼
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云云似前意已完而復提起且不相貫
如何曰上文所云者是解絜矩正義就上下左右前後說未說
上平天下意故繼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者云云
彼同有是心之上似當承上文添助一句云夫爲天下國家而
所以處心制事者亦出於此則彼之同有是心者云〻尤見明

白耳○自古聖賢析理未有如朱子之繭絲牛毛者且如長短
廣狹彼此如〻此數字不得自不看盡廣狹如一而長短不如
〻非方也長短如〻而廣狹不如〻亦非方也其意義固周匝
也若周羅張彌諸先生之解經則或未得如此之縝密
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只是我一人之心耳然推之東海而準
推之西海而準又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所謂守約而施博者也
愚嘗謂一孝弟慈而天下無異心一絜矩而天下無餘事○章
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言皆自以己度人而推之也故章末總
註云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絜矩之道一貫之理也何也矩卽吾心也毋以事上者此心也
毋以使下者此心也毋以先後毋以從前者此心也毋以交於
左毋以交於右者亦此心也故君子推之東海而準者此心也
推之西海而準者此心也推之南海北海而準者亦此心也此
曾子所得於夫子一貫之學而可以見之事功之實者也曾子
嘗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絜矩卽恕也無忠做恕不出也
或問曰彼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
不相侵越此以己身就對上下四方言其平也又曰而各就其
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長短廣狹又皆均平齊一截然方正而
無有餘不足之處此又是以己身與上下四方逐一度之而見
其平也如以己身度之於上者分數如此以己身度之於下者
分數亦如此無或有餘或不足也以己身度之於左者分數如
此以己身度之於右者分數亦如此無或有餘或不足也前後

亦然蓋上節是統言之下節是析言之方得絜矩意義周匝也
要之只用上一節意亦自該得下節矣恐人不及致詳也故於
此備言之
或問上節統言之者是本文所惡於上至毋以交於右之全意
也下節析言之者是本文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至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逐條之意也故曰只用上一意亦自該得逐節意矣
○所以必兼兩意者意蓋謂若得上下均而前後不均或上下
前後皆均而猶有左右不均或上下前後又左已均而猶有右
一邊不均則亦未可謂之平也故或只統言之而意已該又或
兼析言之以備其意也○或問云庭除之內除亦庭也古人除
草以爲庭故云庭除又云堦除

或問云跬步之間跬悉齒切舉一足行也即半步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此引南山有臺之詩而釋之以明能絜矩者之得也詩之云云
者以其知民心之好惡不異乎己而推己之好惡以及於人也
如各得遂其孝悌慈之願者民心所好也君子則與其政以遂
之使得遂其孝悌慈之願爲是好民之所好也不得以遂其孝
悌慈之願者民心所惡也君子則早爲之所民不使無民者悉
蠲除之使不至於不得遂其孝悌慈之願爲是惡民之所惡也
夫君子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如此是不以民視民而以子
視民矣民獨不愛之如父母乎蓋上下施報必然之理也故曰
此之謂民父母

以傳文味之則似不以民之父母爲效此之謂二字可見也以
章句味之亦然則是二字可見也既曰愛民如子又曰民愛之
如父母者爲所以理之必然也一主愛民如子四字而以民愛
之如父母數字足其意耳○若不是以民愛之如父母一意則
亦非下文得衆則得國之意且又不見其爲能絜矩者之得也
是此一句爲蓋之○詩人本意民之父母與上下文邦家之基
邦家之光等同元不以爲效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好惡字亦該自廣或專自用人言以爲下文惟仁者能好
惡人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
初無所謂用人者味本文之旨則但見其承上文絜矩而言

止異作只

耳味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而已皆未
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且因此專就用人一端言者謂下文
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章句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
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遂以爲此兩節皆是言
公私好惡之意抑不知此章大旨止是絜矩絜矩止是與民同
好惡好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絜
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甚廣或上節專言好惡下節專就用人
言好惡其言用人雖若與上不同其就用人言好惡則歸於同
也此便是申言好惡奚得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及下
文反証上文謂其亦專就用人一端言耶
或者又曰章末章句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
利不專其利以理財言則與民同好惡非以用人言而何又或
問云此章之義世故傳言之詳然其實不過好惡義利兩端而
已是義利二字亦以理財言也則好惡二字又非專言用人而何

是不然單言好惡則自無所不該若對義利言則好惡又止屬
用人而義利屬理財矣正猶單言仁則包得義禮智若對義禮
智言則仁又只是愛之一端矣經中如此類者固非一二見矣
今此特只用好惡二字以該之似亦足矣又必兼言義利者何
欲盍以好惡二字於理財之義本不甚顯况又自秦誓以下好
惡字皆偏指用人此章句所以不得不於好惡之下復撮以不
專其利數字而或問又織出義利二字也其吾訓之意亦至明
白矣大抵萬世學者讀書解義之害不出孟子所謂不以文害

遠其作遊

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說矣不然鮮有不泥於
辭而病於理

節彼南山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尹氏爲太師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也民所瞻仰或曰望其能推己以及人也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望重則責深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且慢說好惡字出所謹者廣也故下條或問云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則似德之外更有在所當謹者

而好惡亦在其中矣若專說好惡則先推乎德亦說不來此只是因下文或問而致遷就之意其於以順意未甚精確下條以財散民聚爲有德而有人可見好惡不偏即是德也或問爲多出門人之手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曰辟則爲天下僇矣其言不既彰彰哉○正韻戮刑也僇也病也辱也亦作僇又僇註曰莊子爲世大僇由是僇僇又先人據此僇字正當作辱字看

殷之未喪師
本只有一未字則今日之已喪師可見矣此詩是殷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儀監于殷儀詩作宜今從之儀義無取

以得衆則得國
○二句照前數爲言也如道善則得道學也之類既有箇道字便是釋文之辭或問所謂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此乃以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也非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二句全是說上一條也正意還是釋詩本文

詩傳以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此詩周公戒成王而作其曰克配上帝亢只主德言大學則主位言矣然意亦相通章句云引詩而言此何不云引詩而釋之曰大抵只是要得失二字意思故周旋其辭耳其實不必不是釋也分明有

箇道字
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此正傳者引詩而言此之意後人所宜念也

君子先慎乎德
○能慎德則必能絜矩而有人矣者來能公好惡就是德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好仁亦只是公好惡即絜矩而已

財之與用要甚分不得

有德此有人此斯也即是能絜矩而民父母之○有德即是能絜矩君好惡不公豈所謂意誠心正身脩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不可說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

似當作也

亦反同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爭民施奪則用仕天地間只有此數在上今既一事聚斂則財
歸於上民既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爭民便是施
奪謂之施奪見其起於上之外本內末也○外本內末故財聚
爭民施奪故民散者兩故字就只承文是故二字蓋外本內末
財始聚爭民施奪民始散又略有先後○財散不必言散財於
民只不聚斂於上便是也民聚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
悅遠來如周之成康然但有大學文安得更有遠來者近時程
又於有人有土處皆說出化外去亦似泥矣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或問引鄭注云君有逆命則臣有逆辭上貪利則下人侵叛今
四書纂引　大學二卷　四十四
當依此貼定但言悖出悖入一句本以起下句故章句云此以
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上句不當因鄭說而遂泥定以為
人君之言凡人之言無不皆然故一則曰者一則曰者並下句皆
泛說鄭說雖只就人君言然則與之脗合無間故引之且云得
其旨矣蓋其說偶得傳者之旨而未必是正釋其義也與下二
公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同
則天命何常之有
自先謹乎德至亦悖而出五節只是一意反覆○善則得不善
章句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蓋文王詩亦結上文
兩節之意則此之申言者亦皆結自先謹乎德以下云云亦有
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得失兩段意似故或問曰善則得之者

間應作問

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大
抵此章雖以說就理財言或就用人言其實只要得能絜矩與不
能絜矩者之得失耳用人也有絜矩之能不理財也有絜
矩之能盡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丁寧者正是所謂有
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云云之旨也
人但知章句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遂以為無關
於先慎乎德以下而不知所引文王詩既為結上文所引南山
有臺節南山之意則此一節謂之申言亦當為收結先慎乎德
以下之意然或問則謂亦承上句言之云云安可忽耶○且
自先慎乎德以下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自
秦誓以下數條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
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則此兩大段亦皆為申言耳總是絜矩之
四書纂引　大學二卷　四一五
意應如是也
舅犯曰
母之兄弟曰舅妻之父亦曰舅此是母舅○中宗王元舅長
孫無忌唐高宗元舅皆母舅也詩秦風渭陽我送舅氏亦母舅
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公子曰所不與舅同心者有如白水註曰
文公舅犯之舅蓋文公乃狐姬所生也又按孟子帝館甥于貳
室則古人於翁婿亦稱甥舅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一个亦不必說皆是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只用平平底說
若下文所言皆是氣節的事亦可今既然朱子又不訓何從見

其爲擬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非是說他未能無朋黨待他未及
說到此意耳○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須不可謂有德無才○
味斷斷兮無他技之辭稱小蓋亦昔於大臣之不能容才故其
所取者如此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即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
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詞兩句文意頗類恂恂如也
似不能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容足縮縮如有循之類○其
如有容焉言如物之有容者蓋人之一心苴真有許多大有許
多闊可以容受許多物哉故爲之形容曰其如有容焉此正指
其心之休休處然也

人之有技有才者也人之彥聖有德者也彥聖猶云俊傑達類
字也彥美士也聖是指能德君子言聖通明也不曰通也
又不曰無不通而曰通明可見是指一節言與智仁聖義中和
之聖同也

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己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媢嫉
以惡之蓋以其賢之小大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娼忌之人見
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孔頴達
註疏曰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
其愛之至也○如有技者彥聖者皆民心所好也而我亦好之
是好民之所好也則絜矩不在我乎下文又看講此一節須看
此意方是更有得失之意

有其作承

以能保我子孫以下大旨以人君用此人爲言亦未是全說以用
也古今文字所謂能用者甚多意皆以用人言見一个臣便是
人君所用者亦借曰亦有在位而不用者如三仁之徒然以人
君用此人爲絜矩則大臣好惡之公是無預於絜矩者乎而與
朱子小註所謂斷斷者是能絜矩媢嫉者是不能絜矩之說背
矣大抵秦誓之言出於穆公未必是說絜矩大學引之所以明
絜矩也秦誓之言重在大臣朱子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
明絜矩豈必專於人君用之哉○以字亦不是閑字但鄭意不
狀說做人君用此人秦穆公當時說出此時豈知後數百年有
引之以釋治國平天下之義者哉傳者引之只見所說有合於
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意又何暇計其爲人臣之事與其利害

又在於君哉故以字不必泥

以能保我子孫爲句黎民字帶下讀大抵秦穆國之君多知
有子孫而不知有黎民如秦穆公用兵殘其民不啻若犬豕
然其爲子孫計則亦審也穆公固亦知有黎民者故云黎民尚
亦有利哉此謂書自好於子孫也○況或問云好善之利及於
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此與書傳言之義亦有餘意下程
傳云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
意正同也○按朱子尚書注程古本所圖無說至黎民字爲句
而今蔡氏書傳無明訓

又按黎民尚亦有利哉意句云尚庶幾也只此一義亦足以證
黎民二字之屬于下矣若單說以能保子孫黎民則其利無以

加矣而乃曰亦庶幾有利何哉
惟仁人放流之
○休本文則上云惟仁人放流之云云此處已是說他至公無
私了下文只引孔子所言以證之能字好看也○必能於娼嫉
者放流之而其放流之也又直至迸諸四夷方爲仁人之愛人
方爲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刑
看便見得○娼嫉之人雖未到至公無私者亦或知惡之但必
放流之至迸諸四夷方爲至公無私之人方爲能惡人也○王
濼虛曰娼嫉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
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
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

吾之威在娼嫉之人吾之患在天下後世矣此說儘有理但恐
非傳者本意傳者只是引孔子成語不容去了能愛人三字也
或問謂不惟保安善人使不得肆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
得縱其惡者是答問者疾之已甚之說非以爲孔子能愛人之
本旨也
果李子之說獨不兼好惡亦是見得正○遠而質之無人之境
以禦魑魅而後已○魑正韻曰鬼魅左傳作螭○螭正韻曰似
蛟無角如龍而黃○魅字無所考正韻失之○文章正宗辭令
門宋玉使王孫賈對楚王篇云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註云螭山
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

○終篇在惡人之所好一邊要他何用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過謂失了此等人正當放流而迸遠之却乃將就處之是錯
了如云失刑也○好人之所惡或附休阿當娼嫉說然則此所
謂賢正是休休有容者此所謂不善正是娼嫉者皆承惟仁人
放流之一段說下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一說上文只說箇好
惡公私而已至此則言見人之有技則如何見人之彥聖則如
何或於娼嫉之人而放流迸遠之有如此之公或又有好人所
惡惡人所好而拂人之性有如此之私或又有一等人知所好惡
而未能盡好惡之道故此申言好惡公私之極極謂至於盡也
不必說兼言爲好惡之公私放流之爲公之極好人所惡爲私

之極然於朱子小註斷斷者是能絜矩娼嫉者是不能絜矩仁
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是大不能絜矩則彼所云者
又似是也然襍章句說亦自該得此意小註之說太傷於分析
○好惡公私各有箇極處此節有言好惡之公者有言好惡之
私者有言其好惡之極其公極其私者有言好惡之未至於極
者今皆并舉而言是爲申言好惡公私之極矣○一說好惡公
私之公私以事言至公無私之公私以心言事之公者絜矩也
心之公者其所以絜矩者也故下文即斷之曰君子有大道必
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謂惟仁人至必逮夫身合此
三段觀之有天下者之鑑戒益備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

此上異有全

承上文而結之意蓋謂好惡有出於公者有出於私者而其所
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存心有不同也故曰云云。
君子以位言之此章上兩箇君子皆不釋獨於此釋曰以位言
之下文又曰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凡兩舉位字何故
曰此言君子有大道要寡以生財有大道例求其語意蓋君子
者有天下國家者也得者之意以為有箇天下國家便有箇所
以處置天下國家的法則在是君子有箇君子的大道也總是
上文君子但語意各不同其釋大道必兼修己言者君子是治
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修己以此章絜矩二字求之矩便是脩
己者絜之則所以治人是故釋新民章必先之以盤銘言自新
而自釋齊家治國以下皆必以脩己之事為言此理萬古不能

易也
君子有大道二句不是專說能絜矩者言尚有驕泰以失之一
邊○大道是指絜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故謂
之大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大道
是絜矩之尊稱也○此題於君子有大道一句未可用多言語
講之
發己自盡為忠此自盡是親表固所自盡之自盡不能自已之
謂也○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忠信是一串事如為子
願孝為弟願弟為父兄願慈者己之心也父莫不欲子之孝兄
莫不欲弟之弟子弟莫不欲父兄之慈者物之理也盡吾心之
孝以事吾父盡吾心之弟以事吾兄盡吾心之慈以恤吾子弟

何異作所

此則所謂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者也忠信豈判然二事哉○
何謂循物無違如云老者有安之理吾從而安之朋友有信之
理吾從而信之少者有懷之理吾從而懷之此正所謂循於物
理而無違者也○忠信二字分言之則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
無違為信合言之則曰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然總之則皆為
脩己之事也若大道則絜矩之謂以己治人之事也大道需也
無忠做恕不出故大道必以忠信而得也
忠信謂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也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謂如
盡吾心之孝以老吾之老也盡吾心之弟以長吾之長也盡吾
心之慈以幼吾之幼也天然緣能以一己之心度天下之心而
知天下之心無異於一己之心即推一己之心以及乎天下使

天下各有以遂其心焉此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也忠信得大道之旨蓋如此
若驕於修肆則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雖至親父兄子弟間已
莫之有顧固無能推以及天下之理矣天下何由而平哉○忠
信與大道俱說得孝弟慈但忠信之孝弟慈是所謂上老老上
長長上恤孤者也是脩己事大道之孝弟慈則是所謂絜矩之
道使天下之人各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也是推以及人事○
或問忠信只是心上工夫不可說涉於脩為曰非也按朱子註
頭說九三文言脩戒問忠信恐只是發己自盡循物無違朱子
曰此是一直應事接物者都又是脩詞立其誠了以朱子此言觀
之則盡己與循物字面的有所指而忠信之為自盡其孝弟慈

盡己異作自么

於己皆為能誠矣○此忠信見與前言忠信與論語三者並分說
不同忠信以得之忠信蓋孝弟慈之自盡者也得大道是能使
天下人各遂其孝弟慈之願也不然則無己可推所厚者薄
無所不薄驕是驕泰以失之之謂也大抵必先有盡己術物之
心然後能行推己度物之政○絜矩恕也無忠做恕不出故曰
忠信以得之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
本末之意也○忠信者循理人也驕泰徇欲人也循理者自能
推己徇欲者惟知有己此大道之所以得失也因是就心上說
所謂天理存亡之幾
一說忠信以得驕泰以失只是謂大道之得失係於亦心之敬
肆與否兩頭說話也○忠信者盡己以推物也驕泰者惟知

有己不知有物也以此意求之於本旨最為明切且與章句或
問所解一一脗合而無間○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既矜高則侈
肆矣○恣己徇私惟知有己也以人從欲不知有人也此與絜
己自恣徇物無違正相反○以人從欲謂都不管他人好不好
只把他人來就我所欲如我只要自己自在父我也不理他兄
我也不理他妻子我也不理他如此則無己可推矣又安能絜矩
或問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盡己之心貼忠字不違於
物貼信字又曰驕矜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恣己徇私亦貼驕
字以人從欲亦貼泰字○矜高貼恣己字侈肆貼從欲字○以
人從欲文意與以身發財相類此是以他人來從己欲彼是以
己身去發財利

以親上長言之

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得失以人
言者也善則得不善則失之得失以身言者也忠信則得驕泰
則失之得失以心言者也故曰語益加切前云深切故此云益
加切
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
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
天理其實只是事理當便是天底如所謂盡夫天理之極○朱
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
以益天理之為大道○章句云章內三言得失首所言得失指
國以指天命末指大道此所謂加切者蓋以謂不善切於得衆
失衆而忠信驕泰又切於善不善也

生財有大道
言有國家者欲得財用則生之自有箇大道而無事於聚斂也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是大道○生之者衆西之字
皆以財言
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
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截自有土有財言或問亦曰此
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
惡之公便是絜矩○國無遊民朝無幸位都從別人說故曰氏
云生者衆食者寡不盡專附量入為出則從自己出故只云為
之疾用之舒本文雖一般用之者字而先儒求理之密乃有如
此之別○有國有家者俱要勤於生之者衆為之者疾勤也務

本也豈財之源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也節用也此財之流
也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亦勤也必五十而後得衣帛七十而後得食
肉是亦儉也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也
頭會箕斂○前漢書陳餘傳秦爲亂政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箕斂之
而供軍需
仁者以財發身
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又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方見絜
矩之能否係其得失也○仁者散財以得民民聚則身尊矣故
曰以財發身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貨聚則怨歛而身危矣故曰
以身發財

生財有大道至仁者以財發身
不可以上節爲生財下句爲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使不足外本
内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内末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
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未有上好仁一條
○承上文言仁者以財發身之必然也或問曰此以財發身之
效也
上下以君民言好仁内既有絜矩則亦無有事在矣好義内亦
然敬戴之爲君親之如父母尊事君惡民爲之出根幹力役民
爲之供是好義也民既如此好義吾見事必有終爲其爲汲則
不日成之爲臣死城則致死守之以戰則勝以攻則取靡無不

如吾願矣是爲事必有終也○其事上之事也與下文非其財
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看章句意亦然
孟獻子曰畜馬乘
孟獻子既是孟氏而又曰仲孫蔑者此與論語孟懿子魯大夫
仲孫氏正同孟本是仲氏而今却爲孟氏以別於本支不敢與
本支序也○畜馬乘只言察雞豚者士初試爲大夫未必能畜
牛羊且未有采封百乘也伐冰言牛羊者卿大夫以上其祭祀
又不止事小小雞豚間矣獨於百乘言聚斂之臣者此因采地
言采地所出已足以給矣乃又用家臣於采地所出之外多方
衰取之也若惟正之供則不謂之聚斂此三事皆是當時之弊
獻子有激而云也三股皆有絜矩之意也

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按天子之公卿亦有采地者也今泛
言有采地者蓋以采地就承百乘言正謂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采官也書曰侯甸男邦采又曰亮采惠疇謂官家事也又有僚
采之說○大夫百乘陳文子有馬十乘則以爲富家何哉且大
子大夫也如何只有馬十乘或以爲百乘者據采地所出兵車
之數言十乘者據其家見在所畜者言自有理也○古者問大
夫之富數馬以對蓋據見在所畜者言若據采地所出則大夫
便有百乘不待問不待數矣見在有畜馬十乘可不謂富乎○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這便是能絜矩
然則謂可以能保我子孫爲人君用之者拘矣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吳季子曰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

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害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
挾利進身爲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擢禍貽君輕 云云此
是本文下節意○按其說雖有理然於章句所謂君子寧亡己
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者其旨稍異又或問云聚斂之臣剝民
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
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 云云 國章句意也○不畜聚斂之臣
或以此兼用人言非也須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
句下文雖有必自小人之說亦只是言小人壞之於前雖君子
亦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爲利之害耳故章句曰此一節深明
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如以利則畜馬乘察雞豚與畜聚斂之臣亦可爲矣惟以義則
非其所安而不可爲也故曰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程子謂
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是上段所謂以義爲利之意上段所
討只在義不在利也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至下段乃言
若不以義爲利而以利爲利終亦必無利而有害固不如以義
爲利而不以利爲利之爲愈也此說雖是傳者本意章句之意
宜亦然觀章句云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
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推此意也於利意何有哉至下段乃曰
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多少明白其重
言以結之依舊與上段結語意同或問之言於兩段結語之意
盡不拘拘盡章句精矣此猶誠意章上段言君子必慎其獨也

是自治之言之至下段極言小人不能慎獨之弊欲止重以爲
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或
問之言宜更詳之或問未必皆朱子之筆故中庸序以爲一二
同志之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云○前條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即爲利不是以爲利之害處而
照見爲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伐氷之不畜牛羊
與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爲
非是計利爲利之害而不爲也故章句云君子寧亡己之財而
不忍傷民之力或問曰仁者之心至誠惻怛 云云 云也至下節必
自小人一條乃是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如誠
意章小人閒居一條以君子重爲戒而必謹其獨者一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此承上文言以利爲利之害蓋可以見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凡長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其始也必有小人以導之蓋
財利人所同好自非上智之主鮮有不溺於此故小人之媚其
君多借此以爲媒進之階今人之欲中其人者亦未有不投之
以其所好也而小人之情狀可得矣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

言小人豈可用哉一用之爲國家剝民之膏血以狂其上用致
天菑人害相仍並至雖有賢德之君子起而救之然怨已結於
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故君子亦莫如之何矣而使不用
小人而與民絜矩則財散民聚而身尊亦何至有今日之患哉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槩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箇絜矩意思在耳○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與民同好惡是用人也不專其利理財也還是二項故或問曰其實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兩端言好惡一端義利一端也不可以是或好利而惡義或好義而惡利也○此兩端字不與中庸論語之兩端同○用人理財之說不可不用○民之所好好之以下一段好惡總言之也○自先謹乎德以下并秦誓皆用此之言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理財也○秦誓以下又皆以明好惡公私之極用人也○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言理財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也○故總之曰務在與民同好

惡而不專其利又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則理財用人總是絜矩中事目而傳者之意只重絜矩不重理財與用人也○絜矩二字是此一章之骨子而得失二字又是眼目所在蓋三言得失而意益深切此最可以喚醒有天下國家者妄肆之心而朱子亦甚有味於其言而爲後人累道之矣故於段之末復師條註曰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於惟命不于常條註曰因上文所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至篇末君子有大道條則又曰此因上文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大抵國之得失一判於彼之得失而已耳彼之

得失又判於一人之善不善而已耳一人之善不善又只判於一念之忠信驕泰而已耳則夫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所務哉嗚呼此光武之所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禹之所以臨兆民若朽索之御六馬也湯之所以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也文王之所以小心翼翼無斁亦保也武王之所以不敢泄邇忘遠也大學傳萬世開太平而作此此章爲有天下者安得不詳詳於其所以得失之際以爲保邦制治之規也哉○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是明善事何也○明善是致知其要在格物○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所謂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又是一箇關頭也不可僭身而曰誠身者此用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欲以明曾子子思相傳之一道也

刊虛齋蔡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二

文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三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芳春共十五卷

中庸章句序

中庸序說得一箇道統之傳意思甚分明讀者不必別分節段可也今提出序中眼目便見首之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下句便說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曰危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授即傳之也曰自是以來聖聖相承曰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曰若吾夫子繼往聖開來學曰繼曰開亦傳也曰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曰及曾氏之再傳曰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曰程氏得有所考以續

夫千載不傳之緒若於自叙則曰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云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而辭者矣蓋自文武周召而上則任是道統之傳者皆得以行之於上自孔子而下則任是道統之傳者位得以明之於下孔子之後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遂泯孟子之後程子繼其絕至朱子而益明然是道也雖曰至孟子而遂泯而此書則不泯也雖曰至朱子而益明非此書則不明也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道學之有成者始得以與于道統道學以講道言道統以傳道言

人心道心

有形則有是耳目鼻口四肢之類故以耳目鼻口四肢之欲為人心道心指仁義禮智之性則純是一箇天理非形氣所得而雜者孟子所謂天地之性也故曰道心

○天與人以人心必與之以道心以主宰之道心不離乎形氣而亦不離乎形氣也人品高下則以二者分數之多寡為勝負而判

○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為道心如此則人心之外更無道心可言矣且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其所發無非天理豈必皆從耳目鼻口之欲上發來耶但不可謂人心全與道心相反蓋人心之得其正者亦即是道心爾

人心與人欲不同聖人絕人欲不絕人心故只曰危者要

○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之類心之知覺也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嗟來之食而羞惡者亦心之知覺也皆就心之動處言故上兼言心之虛靈知覺下只言所以為知覺者不同

人心所以危者人心發於氣者無理以御之則流而莫制矣道心所以微者正以理在氣中易為氣所汩沒故也如此看顧見明白

○先儒謂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著充拓出去之說似無容議收斂入來之說尚有可疑蓋人心之合乎道者則謂之道心其與道心相對者正謂之人心人心止是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已是正當節之克之使其一聽命於道心可也而乃但收斂入來猶容其潛滋隱伏於胸中何

益甚非徒無益而終有害矣凡命詞不聽命於理而有意於文
采或拘於隊仗者鮮不有病甚者害道
○先儒收斂人心入來之說蓋發孟子所謂收其放心之語而
失之蓋心放於外者收之則存於內矣是人之良心也故利於
收若此所謂人心乃對道心言者若不以道心主宰之而徒收
斂入來且竟何所歸耶必且潜滋暗長於隱微之中終至有暴
著而不可掩者此必然之理也爲此說者其本意固不然但其
語之未瑩裁之於理則未免此病蓋致意於文采隊仗之過也
若成湯文武之爲君。止 道統之傳。
大全所載張氏師曾之說頗詳今備抄之間亦附一二語以發
之○於湯曰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

中此其最明著者也○於文王曰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而大學於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交信皆以止言之蓋止者止至
善之謂也即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是文王以中而接
夫道統之傳矣○於武王曰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受
丹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中之意爲可知蓋敬以
直內而不偏不倚中之體也義以方外而無過不及中之用也
其謂皇建其有極者在當時惟武王當之即所謂大觀在上中
正以觀天下者也○於皐陶則曰皐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
反應之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
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蓋皐陶所陳九德見於皐陶謨曰寬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

義[illegible]過不及之中也所謂先正言而後應之者也寬而不
[illegible]於寬而不及於栗柔而不立則過於柔而不及於立餘
做此亦可以驗見皐陶之能執中矣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者謂
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一誠無間流通融會而民彝物則各
得其正蓋易所謂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也又非中而
何哉○獨舉皐陶而不及益稷契諸賢蓋亦舉其尤者故孟子
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則固
已不及益稷契諸賢矣且舜傳禹禹亦獨讓皐陶曰朕德罔克
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其後禹薦益於天蓋皐陶時已殁矣○於
伊尹曰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
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蓋一德者純一之德不二不息之謂

也止即文王敬止之止至善之所存也○於傅說曰高宗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敎學于
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蓋從諫者大君
之宜用中之謂也而聖之所以爲聖亦不越乎一中而已傅說
欲以中道引其君則其自處宜無不中矣故曰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道積厥躬者成己也敎學于人者成物也合內外之
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非中而何哉○於周公曰孟子言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乎前聖之中道也蓋思之而夜以繼日
者慎於擇其中也得之而坐以待旦者急於行其中也所謂擇
之審而行之至者如此○於召公曰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夫以敬為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為何如
蓋中庸首章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靜時之敬也所謂慎獨
者動時之敬也是其所以致中和者也帝堯之知執中亦可見
其槩矣○以上張氏註多是舉其言之見於經者要之當兼行
事論又按皐陶謨曰天叙天秩和民之衷伊尹曰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周公曰率自中召公曰志
以道寧言以道接此數語似於中義尤切其行事則有不盡傳
於經者

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流派所出為宗故有大宗小宗之說此謂所傳得其淵源也
○先儒謂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其說固善但於顏曾之所以獨得其宗者似有未盡蓋博文約
禮格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設教而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
說七十子亦嘗用其力者要必言顏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
所立之卓爾曾子由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方
見顏曾之傳獨得其宗而非他人所得與耳

異端之說日新月盛

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以之異端也許氏無
言楊墨恐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若韓子曰古者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蓋不復為熾於後矣惟若荀楊性
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韓非刑名之說
鬼谷孫吳權詐之說蘇張闔闢之士神仙黃白之說凡一切
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皆是也豈必皆楊墨佛
老而後始謂之異端哉
○老佛之徒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學者也蓋老
子是孔子前人與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起釋迦西番人
生于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佛法始流入中國
耳○佛老之徒已非老子釋迦今之僧人道士又非昔日佛老
之徒也使老佛若在見今之僧道當自厭絕之矣

彌近理而大亂真

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
行者存心養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盡心
知性老氏曰脩心煉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存心養性此可謂

彌近理矣然而吾儒之盡心知性者所以推尋以明乎道即堯
舜以來所謂惟精者也彼之明心見性則以覺為妙其歸至於
絕欲棄知空諸所有所謂語小則夢幻人世語大則塵芥六合
者也其於吾道果同乎吾之存心養性者所以固執以守夫道
即堯舜所謂惟一之旨也彼之修心煉性則以退為長寡其歸
在於貪生固利獨立物表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強
其骨使人無知無欲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可同乎此其大亂真
可見
○吾儒格物以致知佛氏外物以為知吾儒成己以經世老氏
利己而遺世
佛老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止一二件且如中庸之道一乎

亦不易之理也佛氏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何其近也又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何其類吾儒之所謂大極也吾儒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又何其類也吾儒曰不言而信無為而成老氏曰聖人處無為之地行不言之教又何其類也然究其歸則皆不免於外物以為智利己而遺世佛老之病一也蓋吾儒之虛虛而實老氏之虛虛而虛吾儒之寂寂而感佛氏之寂寂而寂耳

○佛氏之所以大亂真者以其動是仁義近德極有精微動人處耳此孔子所以深惡鄉原之似德非德而孟子之深闢楊墨者以其近於仁義也若申韓刑名之類則鄙陋淺陋道心稍明者自不為所惑矣

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程子惟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則子思憂失其傳者今得其傳矣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則子思懼失其真者今不失其真矣亦所謂獨賴此篇之存者

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如楊氏論中引莊周出怒無怒出為無為之言朱子以為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者是也正為其涉於虛寂也○如游氏云其斯以為辨則絕學無為矣楊氏曰循天下同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朱子以為皆老佛之餘緒非儒者之言也侯氏曰中庸豈可擬擬則二矣朱子謂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義

理之實此類皆雜老佛誠有所損補其說而體驗之者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惑而無所底止之患

支分節解

支是人之四肢手兩肢足兩肢也節亦是支中之節皆是借用字與句脈絡字亦借用者脈是人身中之氣脈絡是人身中經絡也

○按與化有則首章子思立言為第一支自第二章至第十一章為其節解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為第二支自第十三章至二十章為其節解自誠明謂之性章為第三支自第二十二章至第三十二章為其節解第三十三章則自為第四支也者未此說近似而實未嘗大抵自首章至第十一章為第一支而析之為十一節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為第二支而析之為九節自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為第三支亦析為十一節第三十三章獨為一支不必拘於節解之有無蓋末章再叙成德入德之事所謂本一篇之要而約言之文所謂一部小中庸者無借用節解為矣夫支者大支也節者其中節段也節豈在支外哉

脉絡貫通

以支分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第二支九章要皆以申明第一支中道不可離之意第三支十一章則皆承第二支之天道人道而言也第四支則本一篇之要而約言之文通承上三支之意而言也○以節解之脉絡貫通者言之如第一句所謂第一章

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
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如云此章承上章舉其不明之端
以起下章之意又如云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行之端以起
下章也此類今不盡舉通一書皆然也
支分節解同而異也脈絡貫通異而同也分解二字意與貫通
相類相因又與畢舉相對盖縱說横說要得義理周匝也○大
抵非支分節解則渾而無別而義不明非脈絡貫通則散而無
統而意不貫此二句一離一合言之也
詳略相因
自支節言如首章性道教是舉體要言略也則於其下十章詳
之第十二章言費隱略也則於其下九章詳之第二十一章言
天道人道略也則於其下十一章詳之篇末則是復舉一篇之
體要也
一說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此詳略相因
其說最巧但恐當自支節脈絡上言為當不必拘於程子所云
也
巨細畢舉
則謂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之旨兼說人
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由教而入之始推而至於天地位萬物
育自仲尼曰以下所論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有智愚賢不
肖之事又有大舜之智顔淵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荷者
而不備舉推此類可見又如第二十章中有言費之大有言費之

小或兼費隱小大之類亦是但不可如王魯齋之說專以費隱
小大貫之如第三支中所言天道皆大者也言人道皆小者也
致曲為小能化為大誠之為小時措之宜為大又如尊德性以
極道體之大者為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者為小故章句謂
大小相資是也仲尼祖述章兼内外該本末亦大小意也夫豈
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可分巨細但不可拘於此耳末章
則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其極巨細畢舉文明
矣
王魯齋又謂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慎謹獨分屬致中致和
君子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分屬索隱行怪半塗而廢之類
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為一篇之樞紐智仁勇為一篇之大
旨皆是也按此則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亦皆有通大全文言者有
逐一節言者未盡然也如君子中庸為略君子而時中為詳矣
大智為略好問以下為詳矣其大孝為略德為聖人以下為詳
矣脩身尊賢也為略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類又為詳矣然
此恐非朱子之本意
初學之士或有 止 云爾
謂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而可以助後學之行遠升高使其所
立之卑近為能極航入於高遠之域哉盖亦所謂其辭雖謙而
其所以自任之重實有不得而辭者矣

鄭氏謂此二字蓋是編者所立以見一書者中庸之道非子思當時自取此二字爲名也愚以爲當時子思特爲憂道學之失其傳而著此書特以垂之萬世豈不容無箇名以舉之且中庸二字發於孔子而述於此書其義最爲廣大而悉備尤爲精當而切至名篇之義無以易此者疑非子思亦不足以與此今以爲非子思所自名未見有何證據而以爲出於子思自名者亦未見有何妨嫌也且如後人凡作一篇人事文字或一小詩亦須自題箇名況傳道垂世之書乎此雖非大義所關然天下無理外之事亦所當論也

朱子集註

此中庸章句也而刻朱子集註四字於篇名之下殊爲可疑蓋以爲朱子所自筆則不容下箇集註二字當曰朱子章句也若後人所筆則又不當下箇集字當曰朱子章句也此蓋出後人之妄也可以削去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偏是我這裏偏向去倚便是靠著那箇東西了如七情之發其初或偏向在喜邊去其後也結裏成箇偏著了偏倚之相承亦猶意必固我之相爲次第云○子路問強章云倚偏著也加一着字便自有辨矣

按自有道統之傳以來所謂中者大抵多就用處言之自用處言則只着得無過不及之說見於經典者如虞書之允執厥中與禹湯所引允執其中以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以至中庸所載中庸其至矣乎朱子也只釋爲無過不及之義者蓋此之授舜舜之授禹與孔子之教諸門人者大抵都就應用處言之於無過不及之義爲切也若子思之著是書獨取中庸二字以爲名則擧道體之全而言該動靜貫體用而無遺者也故朱子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而釋之且如首章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則未發之中也道即性之見於日用事物之間者已發之中也是已兼體用言矣下文便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其兼體用尤爲昭然首章之言乃一篇之體要其致意於體用之無遺者如此次章言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君子之德分明是以體言也隨時以處中則爲無過不及之義是其兼體用又如此又如九經以脩身爲本其言脩身之事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主於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遺其致意於體用之無遺又如此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非小節目也故朱子於中庸名篇處必要兼爲舉者詳之曰云云非過於求備也知子思所以名篇之意是擧道體之全而言不至遺其本體而專以用言也

古人立箇中字只是取箇理之當然的樣子耳且其字法正是象形以道理但至於中則不容有改易矣故堯舜以來只說箇中至孔門而復加之以庸其義益精且備矣非中自中庸自庸也惟中故可兼庸字特以申贊中字耳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耳若細分二字之義則道以統體之
全言理以其中條理言如仁道也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
物之類皆其理也義道也自君臣之敬以至於敬長尊賢之類
皆其理也此處則不必泥以此義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心法二字鄭氏謂心即中也大禹謨道心之心字心法謂此
書所言者無非此心之體用也其說似未盡蓋法字屬人以學
言也故謂之傳授心法若心之體用只是據心而言未着得一
箇法字惡意喜怒哀樂之未發心之體也存養此心之體者心
法也喜怒哀樂之既發心之用也省察此心之用者心法也且

其發也或為三達德或為五達道或為九經或為三重無往而
非中庸之道心法之所在也
其書始言一理
指天命之謂性言即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散為萬事
如戒懼謹獨致中和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三重與凡大本達孝
天道人道之屬皆是要非性外物也
末復合為一理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亦即大本大原所在又萬事之所自出
者也○或謂始言一理適指第一章末復合為一理亦通指第
三十三章未宜專指天命之性及上天之載二句此說似是而

實非蓋程子時中庸一書只是籠統一篇初無三十三章之別
自天命之性至上天之載是始之以一理復終之一理也故朱
子小註云云而或問於誠為一篇之樞紐一段亦獨提綴此二
句未嘗有他說矣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末章特以明聖人
不顯之妙耳豈固以明一理所在耶曰不顯之妙與天合德所
謂誠者天之道也茲豈非一理所在耶
由一理而散為萬事放之則彌六合也由萬事而合為一理卷
之則退藏於密也○放者自卷而放也卷者自放而卷也要相
因看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亦姑以形容其極於至
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耳此只據書而言不必謂卷舒在
我也○六合謂上下四方也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六合

而言也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兩句相與應如管商之權數似乎有實用者無理味無取焉
如老佛之清虛似乎有理味者然而無其實焉其味無窮皆實
學也此所以為中庸也
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
○玩索二字須要有來體貼得蓋必虛心涵詠切己體察至於
書中之意皆如出於吾之心書中之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然後
為玩索而有得然猶終身用之不能盡先儒有云以我視書随
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正以言也○虛心涵詠切己
體察八字實讀書之要法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子思子首釋性道教之名義者蓋於名義之辨有所未審則於趨向之路或有不得其正此其所關甚大不細而為道學者最宜先有以別白之也○蓋當時異端之說亂之得性道教等名字大槩皆錯解了故子思於此推本其義而要言之曰如此而謂之性如此而謂之道如此而謂之教此乃▢▢湯武至孔子所謂性道教者然也外此則皆異端之說矣

凡聖賢之著書以明道欲人之躰是道也欲人之體是道必先發出道之所以為道者以昭示之不然何以使之知所用力而不差其所向之路哉此三言者大槩欲人知其皆出於天而備於我也蓋非其出於天而備於我亦難以責人之必行矣○教脩乎道〻出於性〻命於天天一而已則性道教豈容有二哉

天命之謂性

獨言天則地在其中矣蓋天包乎地〻之下皆天也陽全而陰半也形亦是如此理亦是如此凡地之所生無非是得於天之所施所以謂地對天不過也所以獨言天命也○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邵子曰道為太極蓋太極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所以稱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也不然天何以統乎陰陽五行耶楚辭天問篇朱子註亦謂言天而不以地對者以理言也即所謂上帝降衷即所謂天命之性者○天包地則太極之全體亦在其中矣故曰天

天專言之則道也

○氣以成形〻氣謂陰陽五行之氣〻本一也分而為二則曰陰陽分而五之則曰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惟此而已矣故曰氣以成形如木以為肝火以為心金以為肺水以為腎土以為脾此五臟之出於五行者然也又以外體言之火為目水為曰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通一身而論其得於五行者如吳本正亦詩云氣火血脉水骨金毛髮木五行皆有之四物載於肉是也又內外五行及全身五行其空也各分元亨利貞四段了是又一條五行也蓋天一生水時生之方萌如有若濕了者水之後便成火蓋血生氣已旺矣由是漸而於實而為木又實之堅而為金合成一物而歸於厚則為土蓋五行有橫者有直者而直之中又有橫〻之中又有直

錯綜之體無少雜然必無亡之其義始備皆氣以成形者也有氣斯有理矣木之理為仁火之理為礼金之理為義水之理為智亦各有所禀也此所謂理亦賦焉者也

○健順五常之德○兼人物言自動物言之如或問所謂虎狼之父子仁也蜂蟻之君臣義也豺獺之報本禮也雎鳩之有別智也至於信則其性之出於實然者是也又如燕鴻之去來有期亦信也蓋仁禮亦屬健義智亦屬順也若植物之五性似當就其五味求之蓋酸者得仁之理辛者得義之理苦以炎上為得禮之理鹹以潤下為得智之理就四味中求其中實者則為是得信之理矣五者亦分隷於健順也此可見禽獸草木之各有性也但不得一一與人道相類蓋血氣有偏正而理亦隨之此自

其分之殊耳○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
亦賦焉即此理氣之際乃程邵二先生之學之所以微有不同
者也蓋邵子之學固未嘗不尚理但不免多從陰陽五行氣數
上看了大抵以此於數學甚精而於修爲之功經世之務或略若
程子則以所賦之理爲主其學使用在下文所謂戒懼謹獨以
至於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務以全其所賦之理而成其參贊
之功雖亦知有數也然所主在理此則自古聖人所以自家做
人與所以教人做人者之正術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
者也而邵子於此略焉故一聞杜鵑啼而遂無意於當世

率性之謂道

○章句云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

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或者於此多錯認道爲事物不知
道自爲我也蓋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
性所發便一一有個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秉所安排者矣故
曰率性之謂道只是臨事物而見道也初不屬事物也○或問
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
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爲而言也此說於
率字義甚解得分曉精矣哉蓋率循也循言依也不是持循之
循之謂
性道教三者○中庸之何則天命之性不偏不倚之中也率性
之道無過不及之中也脩道之教又只是裁其過不及者而使
之無過不及以中天下之不中也而庸不外是矣○性出於天

故曰天命之謂性道者性之動處也故曰率性之謂道教者道
之準則也準則皆出於聖人故曰脩道之謂教也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無不具於人爲主教者是聖人所爲然亦非以己之私智
爲之也故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也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今之板行章句凡四處
改舊本舊因先儒陳氏之言而改也其一天命之謂性條舊本
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
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
自不能已矣今本改作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
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
所固有者而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

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於二說俱出朱子親筆係朱子所最
選擇於其間但未十分當特自有去取必是一說最精者意者
子思特未必人人皆能知己之有性皆能知事之有道皆能知
聖人之有教也且舊本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
則於後來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甚已該了而又不失
卽備於我一意也舊文末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
自不能已矣此一意尤有功學者可惜今本去了也惟人之所以
爲人一句似欠了性字然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卽性也性字意
元下矣也舊本此處爲精矣○其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條
舊本云若其所●則爲外物而非道矣今本改作若其可離則
豈率性之謂哉改本甚是未精者但以舊本勁之道便是率性

之前矣似不必於此處乃丁寧言之若必用此句則須上句亦
貼云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故不可須臾離若其可離則豈率性
之謂哉尤爲相照應也又或問有云若其可以暫合暫離則爲
人力私智之所爲而豈率性之謂哉人力私智卽舊本所謂外
物者與用反詞明正意直於道字有相當處視改本之意爲更
足此節似亦不必改舊本也○又其下莫見乎隱條舊本云所
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
也今本添兩字云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意旣是於隱微之中
則雖只用滋長二字亦自是潛滋暗長者矣儘未爲欠字且見
無贅字亦似舊本已精者○又其下天下國家可均也條舊本
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

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今本改無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
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惡意自古亦有均天下國家而合
於中庸者是舜數聖人是也亦有辭爵祿而合於中庸者孟子
魯仲連是也亦有蹈白刃而合於中庸者比干是也若謂其皆
倚於一偏則詞氣之間似爲稍勁未若不必字之爲從容圓活
也以力之能勉者正以其質之近似也故舊本云質之近似者
皆能以力爲之精矣哉若改本謂質之近而力能勉則是以資
與力相對說矣雖其意或未必然已詞氣之間終似不如舊本
之爲圓活也惡意舊本正是朱子後來之定本而今本乃是朱
子未定之本或者錯認而誤改之耳

不可須臾離也

今人多說做須臾離道不得以不得二字當不可二字忘以爲
只當用不可二字還他襯或問有曰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若是
離他不得又何以能失之章句又曰不使離於須臾之頃又曰
以至於離道之遠若是離他不得又何消說不使離又何以能
至於離道之遠或問又曰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
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而非率性之謂矣夫暫合又合之也
暫離又離之也合則於事有所益所謂循之則治也離則於事
有所損所謂失之則亂也是其或離或合亦皆在乎人耳而又
何謂離他不得乎○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
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戒愼恐懼也或者乃就以不
聞不睹爲須臾則泥矣○不睹不聞卽是未睹未聞以其未與

物接故無所睹聞也人一應事則耳目便有所屬而有所睹有
所聞矣

章句道也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此處不可讀斷了須連下面
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總做一大句讀方於
道之不可須臾離之意爲當或者乃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數
字爲釋道字之義則誤也然只味此數字亦已略見得道不可
須臾離意矣但必須有下面十數字其意方足○旣曰日用事
物當行之理矣而又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自表而言及裏也
旣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矣而又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又
自裏而言及表也夫何故蓋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
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

一心理與心本是相爲表裏者故朱子於訓義間亦一兼一裏言之以見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如此

或問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八字是極其大且遠而言之以見道之不可須臾離其今人皆以充塞天地一句貼無物不有以貫徹古今一句貼無時不然爲稍泥叠無所謂無物不有者謂自吾身之所具如耳目鼻口四肢之類吾身之所接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類以至於大而天下國家之故小而動静食息之間微而禽虫草木之屬是所遇之物所觸之事無不各有箇見成當行之理在如此說方爲切於道不可離之意惟極其大而言之則曰充塞天地耳無時不然云者則謂其行不睹不聞之前以至於應事接物之際無時而不有道在也坐如尸坐

之時有道也立如齊立之時有道也終食之間則終食有是道也造次顛沛之際則造次顛沛有是道也將乎富貴將乎貧賤時乎患難夷狄無所往而不各有是道也如此說無時不然亦方爲切於道不可離之意極其遠而言之則曰貫徹古今耳不必以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爲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說雖無大害然亦有毫釐之差或問之言尤有斟酌者往往指爲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正義似失其旨耳○或問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治亂非就天下國家言治理也亦得其緒之謂理亂則不理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方一心之動指只細事上字不可深泥也解字法如此耳暗處之處字亦然隱微二字其究一也故或問亡則曰幽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則似專言微又曰君子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則又似專言隱以此見隱微二字只是一件○既謂之隱而又曰莫見既謂之微而又曰莫顯者此意全在獨知上見得故或問云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信乎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矣聖賢之言句句是實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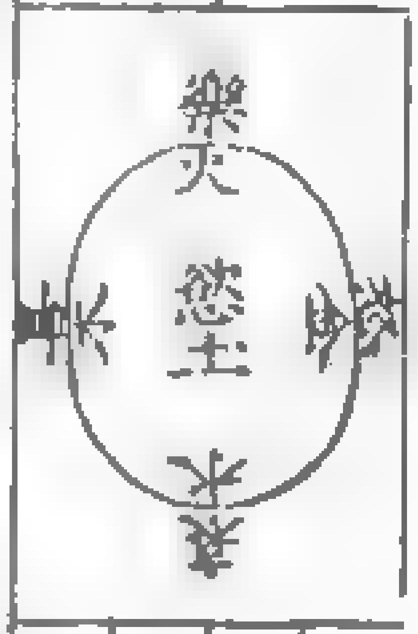
○以至離道之遠也○上只云不使離於須臾之頃此却云離道之遠者蓋隱微之際方一念方萌之初若未有相遠者然理欲從此一分則或日進于高明或日究于汚下而聖狂遂異域矣

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曰以至於離道之遠也以至二字是語其勢之必至者其義謂不睹不聞時而不戒懼其離道猶未遠以其特須臾之頃耳者及其已發而不之謹則離道遠非特須臾之間也此說似是而非蓋上文須臾二字所該至廣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說於須臾二字太輕看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愛兼欲哀兼懼怒兼惡欲屬土而無不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學言之甚其所親愛而辟焉者凡五事而下面只以好惡二字該之○喜屬木樂屬火欲屬土怒屬金哀屬水五性出於陰陽五行七情亦出於陰陽五行也○喜怒哀樂與

則隱羞惡辭讓是非究竟只是一箇情其未發也渾然在中則可謂之性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即是率性者也失之則亂而不和矣和者無過不及也朱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詞雖異而旨則同

曰情之正也便見那不和者非其正矣故上文只曰其未發則性也而此則發劃上字以其自有不正者○情之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於物而動所謂欲動情勝者也故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精矣乎精矣哉○或曰天命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及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今豈此不用而用喜怒哀樂何也曰子思孟子立言雖殊然要之亦只是一理蓋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見於日用應事接物之間究其自亦不過只喜怒哀樂而已如惻隱於孺子之將入井便是哀之中節者羞己之不善怒人之不善便是怒之中節者辭讓之中有因喜而辭讓者亦有因怒而辭讓者至於是非必喜是而怒非以此觀之喜怒哀樂之情與惻隱羞惡等情初非判然不相

關而仁義禮智之性與喜怒哀樂未發之性亦非判然二物矣但謂之中和則與不中不和者相對尤見得著實來加戒懼謹獨之工夫耳。

天下之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之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性教言則為義理之名目此達道字對大本言則為和字之名狀蓋必全以為同則上句當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性也其可乎率性之謂道之道字雖訓云猶路也然須看一箇猶字便見其小異處若只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不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則亦未見得未發之當存養既發之當省察也蓋未發而無以存養之則大本不立既發而無以省察之則達道不行也○章句謂此言性情

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者有是天則有是人有是心則有是性情性之德即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哉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味或問之意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兩句皆在致之一字內戒懼謹獨是由教而入者事工夫之所發端也自此而至於無少偏倚無少差謬工夫之所至極也故曰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自戒懼而約之○約是要切意與精字同意乃約而不放之意不是簡約要約之約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着乎約看義微處着乎精上字下得尤不苟○自靜至至靜與以至乎其所略帶過

下讀或者誤認或問之意而以至靜為不睹不聞之前者亦非
也蓋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
應物之處此處不可讀斷須連帶過下文數十字讀之則其
義不辨而自明矣史氏之說似未安
或問自其不睹不聞之前○不睹不聞只是未睹未聞也前字
是指此未睹未聞特而言對下文隱微幽獨之際念慮已動之
特則此固為前也○或問愈嚴愈敬與下文愈精愈密字一例
看不可泥前字為指不睹不聞之先而非愈嚴愈密字意也其
曰愈嚴愈敬愈精愈密亦只是言其工夫之愈進愈熟耳若夫
動靜之際則豈將有高下之別哉○史氏謂大凡靜是自外靜
至內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方寂然不動於內內

即所謂至靜之中也此說似太泥是蓋以為有個不睹不聞之
特前又有個不睹不聞以前之時節也不睹不聞之特只可謂
之靜必至於不睹不聞以前方得謂之至靜之中也然據其說
則所謂至靜之中者畢竟亦只是不睹不聞而已雖曰不睹不
聞之前而究其所謂不睹不聞之前者實亦不過此是不睹不
聞而已蓋不思致中和者與夫由教而入者其地位之高下固
在於工夫而不係於動靜間也工夫有淺深動靜無優劣史氏
却將朱子章句斷續看了故失其命詞之意而為此曲說也○
史氏下文又曰動是由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
事物應接於外外即所謂應物之處也此說恐亦非也蓋以念
物之處在一念萌動之後不知若無箇事物在則此心何緣有
動而所謂動者又何所寄也縱事未到我面前我既一念萌動
此一念便有所屬矣便即是應用矣何謂彼此乃為應物之處
乎史氏之說總是不知工夫有淺深而動靜無優劣故也○章
句以至於至靜之中以至於應物之處此處不可讀斷了蓋不
用至靜之中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不用應
物之處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安可泥此而
以為上面之靜猶未是至靜之中上面之動猶未是應物之處
邪
須要知中和之相為體用方知天地位萬物育之相因也於此
益可以見中為天下之大本使大本不立達道其能自行乎使
天地不位萬物其能自育乎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

○萬化之本原以中言一心之妙用以和言聖人之能事學問
之極功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言萬化之本原猶云天下
之大本一心之妙用以其和之極而無少乖戾也或問此言甚
合本文兩條而結之
章句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靜言思之理固然也蓋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
交付在我之身矣是天地乃吾親也至於萬物亦同是出於天
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只箇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初間天地以此理全付於我我却自
戒懼謹獨而充之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能全盡其所付之
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如克肖子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此

蓋此章之大旨也
蓋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
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
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昔者宋君
有仁言而熒惑爲之退舍東海孝婦冤死而郡爲之大旱
者三年知此則知聖人之位育果有其理矣仔細推求夫地之
氣順與天地位處無甚分别朱子只是於位育上各求其所以
然之故則如此云耳
聖賢說致中和便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蓋功與效自相因無
有有其功而無其效者凡聖賢立言規模亦自是如此且古之
帝王所以能成不世之功業者皆自身心上做工夫未惟無意

於功業則已但有意於功業便須下頭做此工夫也聖賢所以
勤勤說道說德說精一說敬義說制事制心說兢兢業業者是夫
何故蓋聖賢以一身擔負宇宙間事欲爲天地立心欲爲生民
立命其基址便是如此樹立凡此工夫效驗皆非迂闊之談故
曰皆實學也○語類載或問朱子曰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
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爲謂
此蓋所謂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也○又
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太平曰即達心身亦未見得有太平之
時蓋謂此即功業基址所在也○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
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
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

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
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學者知此可以讀天下之書而
論天下之事矣

君子中庸章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
之極致也○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
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爲能體之者依其本然
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
者也孟子註云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
爲惡以此看亦見得天命所當然一句有着落也○精微之極
致即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人之得

是理者言爲小異耳
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
無所忌憚也○朱子謂君子而處不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
無忌憚者亦有之故章句着兩箇又字以貼本文兩箇而字之
義其於動靜體用之際剖析明白矣○無忌憚者肆欲而妄行
其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也
雖曰君子而又時中小人而又無忌憚其實重在時中與無忌
憚上故章句自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以下亦稱爲時中與無
忌憚敎辭也朱子又嘗曰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
在時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
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

君子知其在我蓋中庸之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
而具於心者也故曰在我○或曰小人之心靜而不中者也當
而不中時猶未有事爲在何以便謂其肆欲妄行耶曰靜而中
者不偏不倚也情未有所向固是有靜也靜而偏倚則情有所
著矣是無靜也所謂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如何得有
靜如何不是肆欲而妄行故愚謂君子雖動亦靜小人雖靜亦
動○小人雖當靜時其心閑胸無有定主此便是動了
章句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是爲屬
君子之德乃不偏不倚之中也故能隨時以處中小人則肆欲
妄行者則不能戒謹恐懼雖靜亦動也此爲屬小人之心蓋肆
欲則妄行而無忌憚矣此正與戒謹恐懼相反○不可以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對無忌憚說戒謹恐懼是君子靜時事無忌憚
是小人動時事觀本文兩而字及章句兩又字其所以致意於
動靜體用之間者如此則於章句後段所云此意亦不可忽也
太極圖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註曰修之悖之亦在乎敬
肆之間而已矣即此理也
一說章句曰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不復及
小人之心亦猶或問此章解中庸云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不
及不偏不倚也蓋不及小人之心者行事時既無忌憚則其靜
時所存只是小人之心亦不言而可知矣不及不偏不倚者蓋
動既無過不及則其靜時所存之不偏不倚亦不言而可知矣
聖賢之言語文字有不屑屑於對合者或問與章句間雖小異

亦足以相發也此說是以肆欲妄行字貼置本文無所忌憚字
內不以對上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言也雖於敬肆之判小人
節節亦勤之理有所未盡豈卻以意設之亦未爲失也
小人而無忌憚或問畢以胡廣呂溫柳宗元爲言者蓋胡廣在
當時有天下中庸有胡公之譽則廣之所自名可知蓋廣本是
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者也宗元嘗有中庸可以入堯舜之道之
論蓋自以爲知中庸矣而不知中庸乃堯舜之道所歸宿處非
堯舜之道由此而入也然則其所謂中庸亦胡廣之中庸耳
溫中庸雖無可考但觀其替稱撥之詞云無我則后各盡其志
況浮變通之道不窮是亦妄自以爲識時中之道者不知稱微
臣節有虧非中庸所求乎臣之義而況浮變通乃適足以亂乎

中庸立教朱子特序此三子言之旨以其似是而非也不然古
之無忌憚者何可勝數而獨序三子何也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如君子中庸舜之智回之
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以至遵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見知而
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
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君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及賢智
愚不肖之過不及人之所以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
素隱行怪半塗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然均之爲不能
致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
章內所含之意序次於其左所以相發明也故曰以釋首章之
義又曰以明又曰以終云○釋者有以解其義明者有以申其

[illegible]發曰明則皆所以申其義也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性而和情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行也所謂隨時以處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則庸矣○性情自一身言德行兼事業言

中庸其至矣乎

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在上無脩道立教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認世教衰之義而以民字為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能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為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以世教衰之故蓋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也

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既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知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救其過抑其不及而使歸於中也

道之不行也章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此中字為本文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設

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含知行二意更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而或問亦曰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以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明亦

間某作國

自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為不足行一則全不知所以行此所以於說不行尤為切也彼知之過愚之不及間猶有知在也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行亦自說得然亦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為不足知一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以於說不明尤為切也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固猶有能行在也故交互言之殊不苟也

獨舉飲食者飲食人之常事以譬道不可離為尤切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末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務以加學問之功也生稟雖有過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味字謂到正處便亦是一事之無過不及了故以為得中道之譬

要之智者必賢愚者必不肖不明必不行此章特以分繫於道之不明不行耳故道其不行矣夫朱子註曰由不明故不行且舜之智只能用中回之賢亦能擇中而朱子前註亦曰賢者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智者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求所以行意自周矣

道其不行矣夫

或謂道其不行矣夫專指智者過愚者不及不宜通承上章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為道不行曰如此則人皆曰予智其不智當起道之不行而反以起道之不明何歟蓋孔子之言初不為中庸設本是平日零碎說話子思采集將來以發中庸之旨其相承次第亦止是其大意云耳豈得一一若合符契哉

大智也歟
舜好問者已知乎未知乎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必取質於人者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偽也聖人無偽若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朱子以置之圖外當有說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看兩箇好字其惓惓求益之心何如哉一發於誠也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兩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件而已故曰衆論不同之極致又曰猶云兩頭也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亦於性相近中舉其善惡之極致言也○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是雖大學亦多用在正蒞而又

不用箇如字以起之為失旨矣

朱子謂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方見是衆論不然是兩端也如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大小厚薄輕重之間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也如極厚之說是則用極厚之說而不為太過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而不為不及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此又非子莫之執中也輕重大小莫不然是乎中無定體惟其是而已

擇之審而行之至○執其兩端惟精也精則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皆辨別之無或混也故曰擇之審用其中於民惟一也一則專取其無過不及者直頭做將去而其他皆不足以間之矣故曰行之至

人皆曰予智章

人何嘗納於罟擭陷阱此等以喻禍機所伏耳言其見利而不見害也○利之所在禍之所伏即罟擭陷阱也因逐利而罹害也○知偽而不知避者行險僥倖也故卒不免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

回之為人也章

如這□□始也□於中而行之必行之有終乃能善其事如□□□也始也擇其中而行之亦必行之有終乃能善其物是□以□乎智也□□□擇之□能守於前而過不及於後則□□過不及而已何貴於擇哉何取於知哉○擇乎中庸有

□人而未也服膺弗失則約措之至矣○或問曰□賢也乃所□為智然則能擇而不能守者其不智也乃所以為不肖□可信智必賢愚者必不肖也

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舜之智回之仁所以□子路之勇又人皆曰予知天下国家可均等都是夫子平日評論之言非專為中庸發也子思於中庸引之則其先後次第自有意義非偶然也故朱子以承上起下言之然深求其語次未免有不甚相貼處只當略略說箇大意如此耳不然人皆曰予知章止是不智某智則是愚者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行而乃曰又舉不明之端何耶大抵重在能擇而不能守以起下章之能擇能守承上章則不智正與大智相反耳○上章能

擇而不能守爲不知下章能擇能守却又爲仁可見其上下相
承亦大意而已
天下國家可均也
此亦承上章之意而言蓋必如舜之智而後道可行如回之仁
然後可明則中庸之不可能可知此其相承之意也其先之以
三者之難者蓋人皆知均天下國家之難與辭爵祿蹈白刃之
難而不知中庸之尤難也故特舉以明之愚意不可能謂不可
以力能也蓋承上言天下國家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皆是
以力爲之者惟中庸獨不可以力爲也不然似說殺了而爲楊
墨者子純德之淪矣○章句云亦智仁勇之事要看亦字智仁
勇恐不重也只是就天下事中舉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

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况知仁勇是子思作中
庸時所立之奇以是三者爲入德之門耳若夫子之爲此言則
所發之特不一而所爲發之故亦不一固未必有此意也故愚
謂其相承次第亦止大槩云爾
如管仲之匡天下是能均天下國家也然不能明德新民以致
主於王道是其不合中庸而徒以力爲之者如夾人荷蕢之徒
以隱爲高不屑於當時之利祿是能辭爵祿也然果於忘世而
亂倫其於中庸之道何如如北方之强者衽金革死而不厭可
謂能蹈白刃矣然實爲氣所使而無學問克己之功其如中庸
何哉○子糾子路之死固未合於中庸然當時之死則皆宜也
所以不得爲中庸者在於失所事耳

子路問强章
强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節節有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
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南方之强不及乎中者
也北方之强過乎中者也此亦且淺淺說箇過不及耳蓋此二
者之强與下文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絶非其類二者止是
氣質所爲中庸之强則自學問克治而來其與二者非但過不
及之差也然亦總歸於過不及而已○含忍如何謂之强蓋忍
人之所不能忍是亦其勝人處勝人則强矣
○南方之强不及乎中者也○夫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事
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猶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
氣質做將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亦不輕

於教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
交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矣安得爲中
○孔子曰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讐不與共國父母之讐不與共
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魯莊公釋桓公之讐於齊春秋
譏之宋高宗趙構主爲讐人役貽憤萬世秦檜死於當權其子
讐乃救之以殺其弟天下笑之此見與道之有當報者彼徒知
含忍者一於不報安得爲中故或問曰南方之强不及乎中者
也以其全偏氣質上做來未合義理之正者也○夫論强而以
方言是見不是中庸義理之强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
○衽者習而安之也亦借意用字○衽金革猶言蹈白刃枕戈

相似取蹈藉而安之意金革非可衽也而衽之白刃非可蹈也
而蹈之戈非可枕也而枕之皆有藉而安之之意
君子之道也強者之事也一曰道一曰事南北之強其高下又
可見矣
故君子和而不流
和以處衆易至於隨衆而流而乃能不流特立於衆人之中而
無所依其勢易至於倚而乃能不倚達者志得易至於衰其所
守窮者難堪易不能然其所守而乃不變塞焉至死不變焉所
謂強哉矯者全在此四箇不字上蓋衆人都被這箇打倒他獨
植立得住不爲之倒所以爲強也○和而不流與中立不倚正
相互說中立則非和矣猶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相互說甚矣

聖人語意之周也
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洊與中
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爲強也如舉世皆
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必
閒未有不隨衆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爲紂可伐
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爲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于首
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故韓文公作伯夷頌曰一家非
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
天下一人而已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
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特立獨行亘古今窮天地而不顧者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
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彼其非聖人而自是
直萬世而不顧此言疑於抑揚太過而亦未足以語時中之聖
者然其力行不惑之操其有中立不倚之風斯言足以發之矣
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
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
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避
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往往刺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
疑之數也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終不爲衆所譏而少
輟其無君臯皇之心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末
之難矣蓋直欲排天地氣數而反之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

之衽席之上信乎所謂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
忘者也故卒老於行而不悔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唐王
績作過酒家詩云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
獨爲醒詩言志亦可以知其不能中立而不倚矣非惟不倚雖
中立亦不能矣
和而不流蓋以處常言中立而不倚蓋以處變言和與人同中
立與人異也下文又分處窮處達言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
也○一說和而不流者和而不一於和同而能異也中立而不
倚者中立而不一於中立異而能同也愚謂說道理似不宜太
拘於對偶前說於理似爲自然乃面前道理也○中立不倚朱
子語錄曰如伯夷聞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

一□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此說却是隨時處中
之意似是將中立字重看了竊疑中立字只是對和字言此未
爲强也其强處全在不倚上如和而不流和亦非强也其强處
則在不流上須看本文兩箇而字蓋此箇而字是轉語之詞非
直串意也若要說得合本文意亦當如輩子伯異須之意方通
正恐朱子意是如此或記者之不能詳耳○和與中立字雖異
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强處全在四箇不字上
國有道不變塞焉旣得人爵而不棄其天爵也國無道至死不
變便是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强哉矯矣强乾所以形容其强
也

素隱行怪章

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方
常道之中者二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此隱是僻惡之隱對
正大而言正大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索隱行怪適
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曰足以欺世而盜名孔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朱子釋之以爲無以甚異於人
而致其知則索隱行怪之足以欺世而盜名也可知如讖緯之
說非人人所能知則爲所欺而得知來之名矣如陳仲子之行
非人人所能行則亦爲其所欺而得廉潔之名矣
索隱行怪原此等人其設心立要做此一種奇特出人處以取
名於世以爲不然則不足以得名兼之人情喜新故遂爲所欺
以成其僞名蓋亦兩邊病痛也○此等人自有厭常之心以爲

知一世所爲之事亦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未爲奇特也故務知人
之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其以聳動乎人情殊不知天下
道理但到中行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了所謂天命所當然精
微之極致非亦非易似易而實難不離乎近而有至遠者存
不離乎卑而有至高者存不離乎淺而有至深者存不離乎洒
掃應對而有精義入神者存蓋雖愈近愈卑而愈覺其高且遠
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旣曰中庸又曰其至彼務爲隱怪者豈
足以知此哉
索隱行怪是賢智者之過乎途而廢固是不及然不必坐以愚
不肖之名也蓋過與不及是活套字元無指定名位若上章智
愚賢不肖只是就生禀上分箇過不及耳今之說過不及者每
滯於此是以不得脫洒如南方之强君子之道亦是不及者看
槩以爲愚不肖則過矣

君子依乎中庸

依乎中庸只說得智仁至於避世無悔方是智盡仁至處勇即
在中也○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正爲此箇道理出於天而備
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
於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謂之費者以道體之散殊無乎不在者也謂之隱者所以稱費
之妙也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本文只是言此道之用廣而其所

以上則有不可知者耳未必將體用做箇骨子也章句云者未
旨解經法例如此盡是千日斲破天下許多道理都出不得此
兩字遂用此兩字以貫之如邵康節先生每遇一物便截作四
段看也
費是率性之道隱則天之命也天命之所以為隱者何也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所以造化萬物而各付以是理者具莫可得
而見聞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但此
章言費而隱先用而後體後章言大德之顯則先體而後用蓋
此以君子之道言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先自其著者言
之後章以鬼神言鬼神無形與聲者也故必先言其體之隱然
後章之言亦以明此章之義合而觀之則是君子之道雖費而

實隱雖隱而能費也一理也
請問隱之義按朱子言鳶魚飛躍費也必有一箇甚麼物使得
他如此便是隱窃謂此非天命而何盖天道雖曰無心而成化
而實於陰陽五行之外無餘理也即是無心之心也○費只是無
物不有無適不在隱只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此說似不費
詞○自古聖賢論道者多矣未有如子思費隱一章之精妙而
該括者也
聖賢學問自是出人遠甚如君子之道費而隱若欲說到盡處
雖累數千百言不足也而子思却都不用多著言詞說只下面摘
箇愚不肖者之能知能行上面摘箇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天
處說箇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箇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說了多少
義理皆了多少說話而道無所不在之意自已出於文字之外
矣者他是何等見識何等筆力盖凡愚不肖者既可能在聖人
則宜其無有不能者矣在聖人既有所不能則在愚不肖者豈
乎斷不得與其能矣而今也在愚不肖者乃有此能而在聖人
乃有所不能天下凡大者必不能小凡小者必不能大而今也
其大至於天下莫能載而其小又至於天下莫能破此其道之
費而隱也爲何如哉甚矣子思之善於摸寫道體之妙也下面
鳶飛魚躍一節又豈特詩中有盡而已哉苟非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亦孰能形容之者是○在夫婦一則曰可以與知二則
曰可以能行在聖人一則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二則曰雖
聖人亦有所不能盡夫婦之能知能行者是萬分中有一分聖

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者是萬分中欠一分○聖人之所不知
不能大槩是没緊要事若大節目所在而有不知不能何以為
聖人故言及其至也此至字不可解作至極處只說到那盡處
則容有所不知不能者耳○聖人所不知不能者則名物事變
日用常行不切之事則非己之所能必致與其勢之所不容如
願者也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則名物事變非日用常行之所
切者也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非己之所能必致與
夫勢之不能如願者也皆非分內之切務斯道之極致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此特因言聖人有所不能而更上一步言豈惟聖人雖天地亦
有不能盡者所以甚言君子之道費耳其實此章說道只指君

子以知當行者非併貫天地以體道也
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之道太
則天地已盡道了又何以說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為此與
後章並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惟天為大
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邪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
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看來後說較長蓋知聖人之高於
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天
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如何便憾得他曰
如此則見得天地雖太於道亦止各得其一隅必兼覆載生成
方為道之全體耳憾只是未足他意情其猶有未盡也寒暑災
祥之不得其正亦是有不足他意蓋天地雖太亦形而下者也

終不免囿於氣數道則形而上者也所以律乎形而下者也故
天地猶有可憾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鳶飛天魚躍淵上摘一箇下摘一箇亦如舜道之所謂魚川泳
而鳥雲飛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化育流行就物上言易曰效法之謂坤
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就物言或謂道者率性之謂
化育乃天之命非物之性也曰此知性命也分而未知性命之
貫也易曰各正性命命豈不就物言耶況章句乃謂化育之流
行者昭著於上下是蓋天地間一天機也或曰此氣也又何以
言道耳鳶魚之飛躍氣也而其所以飛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

多理出來故理氣自相依而不相離

言其上下察也○謂即鳶魚之飛躍而見道之昭著於上下如
可謂上下止於天淵道之昭著於上下止於鳶魚之飛躍則不
可○曰上下察似只見是充塞天地其大無外言今曰總申上
文意則是亦兼乎小者言如何曰雖愚不肖之夫婦亦能知行
此道此正與鳶魚之各率其性而能飛躍者同一機括可見此
道無微不入其小無內矣然推其類而舉其全則為道無不在
而其大無外矣實是總申上意若下文察乎天地則對造端夫
婦言之且承及其至也說來故為互指大者○曰上下察則凡
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或大或小皆在其中矣又以上文大小參
之即上下之昭著固所以為大而上下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

塵之微亦莫不有是道則自有極其小者矣

章句以鳶飛魚躍為道之用而或問必兼體用言之且用之廣
者固可以言昭著體之微者亦可以言昭著乎曰是有說也蓋
道之體用自判然不容以混而無別然其實則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用在是體亦在是矣故朱子於章句屢析言之而於或問
則以混言之所以互相發也如即鳶飛魚躍固可以見道之用
而與其所以為體之微豈有外於是哉

活潑潑地即上下察也之意○朱子嘆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
等地便見得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不滯於一隅者處
處皆道處處皆活也○鳶魚飛躍乎上下察為人處活潑潑地
者此自外面者言之謂其有以洞見夫道體之妙也其與謂必

亦言勿忘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又是就無心內言之謂心
存則道存而自有以洞見道體之妙也非必仰而視夫鳶之飛
俯而觀夫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蓋雖有鳶飛魚躍之天機
而無必有事焉之心則道體之妙雖物物於目前其如吾之憒
憒不了何此程子所以合乎思孟子之言而流為活潑潑地之
論也精矣哉蓋實見得者自別也○本文既曰費而隱而或問
乃曰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是隱者亦不為隱矣何謂也曰此主
以其體用一原也蓋其體之呈露亦止是於其用之昭著處呈
露耳其實非有二也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聖人所以有不能也

察乎天地即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天地聖人之

所不能盡者皆在其中矣若鳶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遠大亦
不必專屬於近小總中上意也新安陳氏獨以屬之遠大者似
欠精切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
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再三誦
玩此一段總是見道之無所不在也至於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則又甚之之辭以見道之無有窮盡處也言之不足又曰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則其喫緊為人者活
潑潑地布在目中而莫之捨矣遂申結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王人以君子之道察乎天地而其造端
乃在乎夫婦則體道者可不知所謹哉此章之旨大槩只是如

此

讀此一章蓋是能使人有不敢離道之法蓋知夫婦之愚不肖
皆可以與知與能乎此道則吾之未至如此之愚不肖者其可
以自絕於此道乎知聖人之於此道猶有所不能盡處則吾之
去聖人遠甚者又可不百倍其功而冀其有所造詣乎知天地
之猶有憾則又當知天地雖大尚未能得太極之全體吾身雖
微而太極之全體則實具足於吾之一心故潛天而天潛地而
地苟弘其道則無天地贊化育又可以能天地之所不能矣知
鳶魚之飛躍各以道則又當思吾為萬物之靈者當匡處一世
之民物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所謂鳶飛魚躍者
可由是論之益信乎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已矣

子曰道不遠人

道者人之道也何遠於人哉○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率性而已豈假外求哉○道不遠人者人外無
道也○道者率性而已率性何以是道不遠人蓋性者人之所
以為人之理也

朱子曰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之為如
克己復禮之為此說出於朱子再無實疑多少妥帖自在而
或猶欲強而同之非也○又按孟子良知良能章註所謂所以
為仁義之所以為主與此章則非所以為道之所以為同也○
開端便曰道不遠人可見此章是為道在邇而求諸遠者發故
章句每以高遠難行字來相形說

同於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此衆人與第二條伊子所謂以衆人望人者同猶言人人也不是指蚩蚩之庸衆人如何以欲人聖人猶是責以盡人之道但不責以高遠難行之事耳豈謂位以庸衆人待之乎

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云云○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朱子說先入於張子正蒙之言乎恐張子之言未必盡是子思之意忠蓋忠恕貫天下之道其於上下文之意豈無不盡哉非但指愛人一端而已也如大學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又如孟子註云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則以人治人改而止一節亦爲忠恕之事矣

忠恕違道不遠

盡己之心爲忠愛己之心也推己及人爲恕以愛己之心愛人也蓋盡己然後能推己愛人必本於愛己此所謂忠恕猶形影要除一箇不得也○按此忠恕二字與論語忠恕猶意不同已忠恕違道不遠是學者事程子所謂下學上達之義也夫子之道忠恕則忠當一恕當貫程子所謂大本達道之義也而朱子乃皆以盡己推己訓之者蓋曾子以夫子一貫之旨難言故借學者之忠恕以明之字義皆同其意則異不可以曾子言忠恕二字之義爲有異於此也亦不可以中庸忠恕之事爲卽夫子之一貫也當朱論語註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此與論語不同處不止謂忠恕有動以天動以人之別原來道字亦自不同盖此道字只據當然之實理言乃衆人之所可知可能者也若論語道字則就聖人地位言所謂學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也故忠恕二字所指因之有不同者也

此本是恕之事而註兼以爲忠恕者盖己所不願處亦便是忠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又曰忠恕如形與影要除一箇不得○忠字雖均曰盡己之心然却有二義如爲人謀而不忠乎臣事君以忠之類則盡己之心盡字須要做着力自盡說若夫忠字帶恕字言則所謂盡己之心者盖自然而盡故以中心爲忠也如施諸己而不願只那所不願處便是忠也無忠做恕不出無忠則恕之所推者亦何盖吾之一心萬理皆具盡吾之心推之於子則自有箇慈推之於父則自有箇孝推之於弟則自有箇友推之於兄則自有箇恭以至事事物物但盡己之中心以推之則無不各有箇見成道理在惟依其理而行之自無不得其當此之謂忠恕違道不遠也若語其自然地位則即是一以貫之者也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其義精矣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亦非以恕當仁也其謂之盡仁即如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但不如孟子之言於仁恕之義自然有辨耳要之恕之熟者即是仁

子之道四

四者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聖人乃自以爲不能何也惟
曰謙詞毋亦不近人情乎然味本文四箇所字及觀或問四條
如字方知所謂未能者盡聖人分上道未見之心不自滿其所至
而云然也○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
庸德而行之必踐其實使德有諸已也庸言而謹之必擇其可
者未能行而徒言不可也必其所能行者然後見於言是擇其
可也如此說方與下文之言顧行相合
詳之至則言顧行行之力則行顧言言行相顧則所責乎子之
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者亦既能如此矣所責
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者亦既能如此

矣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者亦既
能如此矣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
施於彼者亦既能如此矣言行相顧如此君子其不慥慥矣乎
替美之者顧言之意也以是爲則而自勉也○舊說以庸德之
行以下爲孔子自言自脩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順[illegible]慥慥
贊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亦有碍而與
上文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
道如此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則亦自脩之事但自脩意思安
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云若於庸德則必行之於庸言則必謹
之而又曰有不足不敢不勉云云也或問所謂於是於其所以
責已者友而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亦是以言外之意言之故

宜辨別得明白妥帖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所謂庸行庸言所該自廣而意之所主則重在子臣弟友之道
耳如程子論誠者物之終始而曰至誠事父方成人子至誠事
君方成人臣者亦此意故下文曰言顧行行顧言言行相顧則
其所責乎子之所以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事父者亦既
能如此矣所責乎臣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
者亦既能如此矣云云君子豈不爲慥慥乎
人倫有五君子之道四獨遺夫婦一倫者[illegible]以責人責己言
不可曰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也故道之未求遠乃曰道所
當然非所以求之閨門婦女也如此則易何以曰利女貞前章

又何以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矣此說誠爲鑿矣雖若出
庸德之行至胡不慥慥不須以言顧行行顧言截連上者舊說
則當截向下

君子素其位而行　止　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者無不足於心之謂或者以爲如此則是不願乎外者豈
作不失已爲說事上說此亦一意也如此拘則下條在上位在下
位及正已豈不是亦素位而行者或問明白得者無不足於心
而已豈可註也況無不足於心與心無慕外而接上陵下者自
不同○素其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以心言以下文居易俟
命句觀者似亦難分

無入而不自得

按小註入字關上四者特舉其槩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
萬類而道無不在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當隨時隨處而
各盡其所當為均一富貴也而富貴等第不同均一貧賤也而
貧賤亦有次第對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又弟也對其父
則位子也對其子則位又父也對其君則位臣也對其臣則位
又君也以至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如此推之方說得素位而行
意盡○無入猶言無適也所以自得者以其道之所在而安之
吾何歉乎哉
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
此句係多借以又其苟免之以若夷狄千里黍○論素位而
行宜亦患難夷狄皆非謂四者人人皆有之特言道無不在雖
夷狄患難亦有是道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耳○人之
處世非富貴則貧賤故對舉之至於言患難則在平時可知
言夷狄則中國可知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又舉此以見
彼也故未更云無入字該之○素而責行乎富貴兩條章句分
貼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未知亦是乎思之意否故今看無入
不自得一句易混入不願其外之意看正己而不求於人一句
又易混入素其位而行之意至於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言又難
分析二意未知於所引射有似乎君子云云似益難於分貼而
朱子亦自不忝何哉此與道不遠人章分三節處後之尚未得
胸中洒然
在上位而陵下則是張其威福以剛制其下使在下者不堪畏

以伸其勢故不安其外在下位而援上則是不安於其下之所當
為而陵分越等如為士也而欲自同於大夫為大夫也而欲自
同於諸侯或挾才恃功而有所要或言語動靜之有所忌是皆
慕外而然責人而不責己者也○不求人故不陵下不援上不
陵下不援上並無怨尤下而不待仰則怨其下陵上而有不得
則怨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只是貧詞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易平地也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方我安穩田地貧賤
患難夷狄皆然猶分內事言○俟命猶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
心計較也是俟命也○舍素位而行無可言不願乎外舍居易
無可言俟命

小人行險以徼倖
行險者不為其所當為必騁私智作聰明以為奸邪之事此險
道也正與居易相反如此則或貪財而求得富貴或免難而求
得苟免亦非其所當得者但幸焉而已故謂之徼倖且曰行
險以徼倖則亦未必得倖也○此章本言君子此兼小人一正
一反一勸一戒之意○居易者順理則裕也行險者從欲惟危
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
君子之道四字宜連帶下面辟如行遠必自邇譬之不可於道
字斷了故或問一則曰二句三則曰二句今人是作三句讀
以見不可以君子之道行之必以淅為言蓋不以道字為理之

當然而以死字看了到下面行遠升高方説出進為學出不思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卽此便見道之無所不在其費所以明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也

邇者卑者下學入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然要之邇者此道也而遠者要亦不出乎邇之外卑者此道也而高者要亦不出乎卑之中○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就實事體貼則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又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之類

子曰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

前後諸章明道之不可離是皆以其費言而隱卽止寓於其中惟此一章則言鬼神之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為費隱也大抵只用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説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無所不在了便已見道之不可須臾離了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一氣機之屈伸往來而不已焉此卽理之所在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寧可離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程子之言為欲學者求鬼神於窮冥之鄉故曰此乃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說迹字畧涉於見聞蓋此章之旨本謂鬼神無可見聞而却能體物不遺也○天地之功用卽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為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其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不待安排措置自然能如此處卽其靈也靈則不待使之然而亦不能遏其然乃所謂自然也乃所以為靈也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退二字耳要總得正而實若泥於返而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者亦無得而議矣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朱子之說蓋本此○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實者也故實一物而已

鬼神三説註蓋程子之説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清實合章句三說而一之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此鬼神天地人物一以貫之者也○陰陽非鬼神陰陽之能屈能伸一往而一來者乃鬼神也蓋卽氣機之動靜而已故曰二氣之良能也曰陰之靈也曰陽之靈也蓋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原陰陽之所以有是靈者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其所以一往一來一屈一伸而不見其有窮已也所謂兩故化也知其兩故化則知

其体物不遺矣無餘蘊矣
此章鬼神以往來屈伸者言流行之陰陽也所謂陰精陽氣魂
游魄降乃是對待之陰陽非此章之本旨若夫陰精陽氣聚而
成物則為神之伸矣魂游魄降散而為變則為鬼之歸矣合則
為來而伸散則為往而屈流行之義也○或問所謂錯綜以言
亦各得其義者謂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既屈之氣亦有屈有
伸皆主流行者言但一分為二耳不可謂錯綜就此辨對待者
言先儒謂二氣以陰陽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流行者言恐未
然朱子不云乎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又曰其實一物而已○
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虫草木之屬要
皆是鬼神之傳舍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

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
迹也斯言要是借此示人令以默會鬼神之所在耳若謂此即是
鬼神則為視而可見聽而可聞矣且日月風雨之類其合也如
何便為物之始其散也又如何便為物之終要之日月風雲之
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
以功用謂之鬼神兩故化也以妙用謂之神一故神也神字對
鬼字而言則偏矣單言神則當得太極○或問引孔子告宰我
之言而及鄭氏之註云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
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則知魂魄之云不足以盡此章
鬼神之義也繼則曰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
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其意之廣乃此章鬼

神體物不遺之正義非止於人物之魂魄也○今人但知為父
母所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者固自有天地之氣存焉亦父母也
而所生或男或女或賢或愚之不同者亦值天地之氣不同也
又令人但知天地間有許多物形而不知天地間有許多物氣
有此氣方有此物方養得成此物其物方能生生而不息如今
吞將北方胡桃來南邊種必不能結子又將南邊老葉去北邊
種亦必不成種何者以其地方元無此氣也如淡水魚放在海
裏如何可活亦有隨地而變其元者如實之橘是之橙是也今
人墓中忽生蟻魚或樹葉之類皆是無種者為感於氣化之不
常也朱子語類鬼神門載有人感猪氣而有猪毛及為猪鳴者
此皆氣之雜揉也○人身亦只是鬼神之傳舍耳故淵明有釋

神之說皆有道士成丹一日出神分付其人曰七日不還則燒
我身其人不及七日而燒之道士神返而索其身不得甚怒罵
之可見神自是神身自是身信乎人身是鬼神之會也
問祖宗沒已久後世子孫雖竭誠以祭豈有能來格之理曰祖
宗雖已沒而有汝身在則祖宗之神固自有在也祭外神而致
享亦是此理蓋總是一箇神氣也此亦一本之理其分相當則
其心相屬其心相孚則其神相格○草木有根人之根則在心
祭祖則未必其祖之實義享然心根既絕其人必無久存之理
不然亦必妄人也閔之生者也故有國者不重祭祀其國必危
○神之格思之神即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者之鬼神何也
蓋由之說見於或問小註者詳矣精矣其言曰鬼神者二氣之

往來不窮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
未發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
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至著者也故下章曰至
誠如神謂鬼神知來者以此○管子達道篇有口道可受兮而
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
之兮無為之先庶宗以成兮此得之門此語與中庸之道言八偶
一間管子未必非學於周公仲尼之道也而所言亦有相符者
蓋均之為造化門下人也其天資高異識趣妙於造化之理氣
有自得焉耳○鬼神體物非謂造化生物也體字該生死
為德猶言性情功效○為德二字最難解蓋德者得也取得之
義亦有二端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如明德達德之類則解之曰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曰天下
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有以學力所得者言如為政以德據於德
知德者鮮之類則解之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也惟鬼神之德難以得義解其所謂
德者乃其性情功效耳然難說以性情功效為德之義故為之
說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故經傳中惟此一德字自為一例解
○性情功效是一樣字不可分體用朱子小註謂視不見聽不
聞是性情體物不可遺是功效蓋亦一時問答之言意在欲人
之易曉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抑或者記之誤歟朱子又曰
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信斯言也則張
子所論鬼神僅得其體而程子所論鬼神僅得其用歟故學者

於章句則當字字而精研之至於小註一所集語類之言多出於
門人之所記亦或其前後之異說其合於章句者則取之以為
證佐發明其不合者又自為一例看可也
功效二字當以下章所謂氣象功效例看則情狀之意也
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無聲無臭隱然在費之中即所
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盡其運化機於無迹幹玄功於冥
冥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說他那合而為物之始散而為物
之終處都無可見可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
物不遺之外別有箇不見不聞者為之體乎哉是其鬼神之不
測也且如天地間忽然光亮亮的而為日又忽然黑窣窣的而
為夜忽然凍冽冽的而為寒又忽然熱烘烘爍金爍石而為暑風雲雨

露之屬忽然而至也莫知其從何而來忽然而止也又莫知從
何而去人物忽然而動又忽然而止忽然而生又忽然而死是
此皆鬼神之為也氣機默運自往自來自屈自伸人孰得其形
迹而執之哉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視
不見聽不聞與體物不遺只是一時事今人多不解此理而錯
認本文意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如今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代序風雲雨露之變化
皆可見可聞者也故指此以為鬼神則不可此等乃鬼神之迹
也鬼神則是氣機之往來默運於其中者誰得而見之誰得而
聞之然鬼神雖不可見聞但就物上觀之則物之所以始者陰

陽之合也神之伸也物之所以終者陰陽之散也鬼之歸也是
物之始終皆鬼神之所爲鬼神固無物不體無所不在矣道
之不可須臾離也於此可見○以一歲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凡一歲之始終莫非鬼神之所爲也以一日言之晝爲陽夜爲
陰凡一日之始終無非鬼神之所爲也又如人物之始生草木
之方榮陰陽氣合之所爲也人物之死草木之枯陰陽氣散之
所爲也又無非鬼神所在也又如耳目物也少壯之時耳目精
明是陰陽氣合之所爲也至於老大耳聾目昏則是陰陽氣散
所爲矣可見鬼神之無物不體處

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雖無形也而有以形天下之形又併其形而反之雖無聲

也而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故曰物之終始莫非
陰陽合散之所爲也○陰陽一合而物以之始始者神之伸也
陰陽一散而物以之終終者鬼之歸也是其體物而不可遺矣
○陰陽合散之陰陽則鬼神二字內各有陰陽也是橫的陰陽
也○依章句云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則鬼神與物當稍有先後
之別終是氣先乎物也不先乎物何以體乎物物之終始也亦
必有以終始之者○體物與幹事義例亦小異幹則外面有枝
葉在體則再無餘物在外章句猶字亦自分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盛服兼冠屨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
故曰服周之冕又曰冕祭服之冠也論語兼衣冠俱是衣服
之制內又周公成武王之德一節小註云冕是諸侯之服也可
見服字所該之廣○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見得
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謂必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有箇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亦未爲體物而不可遺矣下
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爲此也但不可專指祭祀
時言耳○鬼神之妙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本無間斷故一祭
祀之間而遂洋洋如在也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 止 神之著也○其氣不必謂是陰
陽之氣亦不可謂是鬼神之氣蓋此其氣字是指物之氣發揚
哉夫子答宰我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

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云云此蓋以形魄之爲鬼而以其神
之著焉悽愴者爲神也又自作一例論也然畢竟同是一鬼神

夫微之顯

言鬼神無形與聲而乃無一物之不體何也蓋凡無形無聲便
是無此事也若鬼神則雖是無形與聲然却是實有此事以故
在在者見而物莫能遺也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凡天下之無形與聲者類皆僞焉而已矣惟鬼神也雖無其形
無其聲而實有其理也故陰陽之合實有是合也陰陽之散實
有是散也惟其實有是合故合則爲物之始惟其實有是散故
散則爲物之終是豈容揜也哉

舜其大孝也與

大孝者非常之孝也○下文六言大孝之實也然必以德爲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祿位名壽相對說○此大孝二字連功效都該了

德爲聖人

大凡人能脩身慎行不辱其先或能改父之行變惡爲美已足爲孝而舜之德則至於爲聖人則所以揚名顯親者至矣大孝也

尊爲天子

凡人有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亦足以榮親而爲孝矣舜德極其盛至於天與人歸而其尊爲天子則其親爲天子之

親尊親之至也非大孝乎

富有四海之內

凡人之養親或菽水可以盡懽或每食必有酒肉亦足爲孝矣又或仕爲卿而有百乘之入或受封而享百里之國則其爲養已豊而其爲孝也亦已鮮矣舜則其富至於奄有四海之內任土作貢皆可爲養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非大孝乎

宗廟享之

凡能不墜先世之緒光紹前人之休者亦可謂之孝矣今舜爲天子則當有數世之廟以祀其先祖與夫父爲士子爲大夫而祭以大夫之數者有間矣此亦大孝也○宗廟享之謂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未然也

子孫保之

凡能燕翼其子孫或得以賞延于世者亦可謂之孝矣而舜則紹光有天下於是本支百世封有爵邑以嗣以續務皆引之其子孫所保之業又非其他之比也亦大孝也○舜之子孫章句不舉商均而乃及虞思陳胡公之屬者指其雲仍之遠者言以見其遺澤之無窮此所以爲孝之大也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虞思者盖虞君名思也有夏所封以其女妻少康於綸中與之田一成衆一旅因以世其侯者也陳胡公周武王所封其父在周爲陶正武王以元女妻胡公而封於陳故曰陳胡公胡公謚也依趙註如此說今謚法有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

故大德必得其位一條

若以大德當大孝則祿位與名壽都是大孝之實今却說大孝了方得那祿位名壽豈不與上文意背耶曰只看上文以德爲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便是有意在故曰章首大孝二字將祿位名壽都該了下節只把德爲聖人做本領而以其他皆是聖德之致要之并歸於大孝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

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言大德必得其位則可言必得天子之位則不可以舜事妥在本文外爲當○一說凡有德者皆必得其

位有大德者必得天子之位下文不曰故大德者必受命乎此
章之微旨也此說亦有理
必得其壽
上言尊當享保不及壽此乃言壽以見上文意當在大孝之本
未有獲福者此方以德為主而言其理當得是福也
故天之生物
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
必顛覆之以其本固栽者字極正當但雨露風雨字而却未
是此只說得植物耳章句曰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
覆氣字豈指雨露風雨之屬耶蓋其氣即在那物身上是物自
帶得箇培覆之理來也

必因其材而篤
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好字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
覆之亦篤也言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
人多不作厚之為加○故天之生物以下專說天字重今看來
因材意重
天道福善禍淫此理究竟如何蓋天地之氣有一陰一陽一善
一惡人之所為亦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方以類聚也天之生
物因材而篤人之所為好則天地好氣自與他相湊聚若不好
則那不好底氣亦自與他相湊聚故曰吉人行與吉會又曰吉
人自天相也須知是實有此理○使天地若果無感則人心之
靈從何而出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文王無憂與大舜之無為正相類文王之無憂者以其父作於
前而子述於後也舜之無為者以堯當其勞於前而又得人以
任衆職於下也
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如舜而以瞽鯀為父則作之者無其人矣如堯舜以朱均為子
則述之者非其人矣能無憂乎又如湯崩太丁未立而太甲之
初立尤未免於顛覆與刑則在湯亦有遺憂矣武王雖有聖父
然未受命而成王幼沖未有存向非有周公為之攝政則周
之王業亦未可知然則武王亦不能無憂者矣○子述之文王
蓋亦纘其業之有所托耳非必躬其代商而有天下也下文言

武王周公之事則聖人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豈文王貽
謀之本心哉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
臣夫子所以謂周之德可謂至德也○文王之無憂如何說是
道之所在蓋無憂非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
功累仁之事也子述之者繼志述事之孝也非道之所在而何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纘繼也緒業也此正謂繼世耳○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
也○詩云大王實始翦商此蓋周人推本周家克商之業所自
始以追言者也非以其心也後人因謂太王實有翦商之心朱
子之釋詩及論語亦因之而未及有所改訂雙湖胡氏嘗有論
矣蓋據理言之當太王時商未有大失德也而太王又賢諸侯

也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大節所係太王何至便敢言之乎又以
其勢言之太王始為狄人所侵百方事之而不得免危不自保
乃率其民而遷之岐山之下當時實披草萊以與百姓共栖息
田野山澤之利多有未發者民生日用之具多有未備者雖曰
德盛而民歸然計其所得亦甫足償其所失而已亦何暇遽有
異圖耶且以文王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尤不敢萌伐商之心
此何時也乃敢輒萌非望之志乎大抵太王只為見季歷生
子大異常人意後日可以昌大其宗故有意於以位屬季歷此
亦人之通情也泰伯知之遂托故避之以成父志其後文王遂
大其國武王遂有天下後人因原其所以然太王有始翦商而
夫子又推本文武之得天下由於太伯之三讓季歷而得之故曰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
王實有翦商之圖而泰伯實以商天下為己物而委之於季歷
也且書云王季其勤王家當王季時亦何王家之有並亦後人
追而稱之云耳

武王末受命

味末之一字可見武王初未有利商之心而是於太姒之集也
曷曰湯武革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況泰伯之日乎○但周
公成文武之德便見周公不是專權也況在攝政之時乎○成
文武之德曰德者尊親之孝固人子之德也
追王太王王季不言文王者蓋武王在時文王已追王矣但以
末受命末較推及太王王季耳○太王本號古公今不曰古王

而曰太王恐如後世太祖太宗之義蓋周公以其為王迹之所
起故如此追稱也又按詩書載文王為西伯望曰吾先君太公望
子久矣此太公即太王也昔只謂之太公而今追王則謂之太
王情理宜然也以世次言之文王於太王已稱為祖武王周公
時則宜稱為太祖故曰太王欽曰王季者以不容單稱王故以
季字配之古人重字如子思之於孔子亦稱仲尼云○太王王
季既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先公只祀以天子之禮
則追王之禮固不異也○意謂聖人制禮當有不稱先公只祀
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太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諡於組紺以親
疎之辨亦以其功業之不同也故武王初得天下便追王太王
至於太王王季始供熱議至周公乃成之信乎武王周公之孝

皆中庸之道也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其得以生者之祿追享其親
也○葬用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用生者之祿使生
者得以伸其情○斯禮即是上祀先公之禮太王王季既追王
則其祀以天子之禮不暇言矣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只管
到祭以大夫處不可謂管到無貴賤一也蓋達乎諸侯大夫及
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者自下而達之於上者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
之耳於葬禮尤輕○既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下文
只言大夫士所以為例也若父為庶人子為士則葬以庶人祭
以士父為士子為庶人則葬以士祭以庶人父為大夫子為諸

侯則葬以大夫祭以諸侯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
自為大宗矣蓋葬主死者祭主生者祭出於禄以禄享親也斯
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主祭禮言下文父為士數句亦重
在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禄也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蓋葬
用死者之爵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是如此故父為大夫以下
不可以葬禮並言儀禮祭義篇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
祭從生者支子不祭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又曰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註云
不敢以己爵加之也又曰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
亦服以士服註云謂父以罪失位不成其為君也○喪服自期
以下諸侯絕則天子可知大夫降者期降為大功大功降為小

功小功降為緦麻緦麻下則無服矣○葬祭只言大夫士者自
諸侯至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可以類推也
○達乎大夫達乎天子皆自庶人達之也此達字與達孝之達
字意殊不同晉書胡氏之說非也
○既曰三年之喪又曰父母之喪何也父母二字最重若曰惟
三年之喪則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者何也蓋三年之喪父母之
喪從諸父昆弟猶可伸其貴貴之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者則初無貴賤之别也於此不用其情焉乎用其情故凡
為父母喪者無貴賤一也語意是如此○新安陳氏曰父母之
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
他者也所謂未必及其他者或問小註呂氏曰三年之喪父母

之外嫡孫為祖父為長子夫為妻而已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
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此為父指子言此為夫指
母言生者為父屈死者為夫屈○期之喪所以達乎大夫者蓋
親親賢賢貴貴三者天下之通道也三者相值則又隨所在而
各伸其重夫天子者天下之主也諸侯者一國之主也則於期
年以下之親皆其臣屬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再世之君
不臣諸父而已又安能一一為之服乎蓋其親不敵貴也若夫
父母之服雖天子諸侯之貴不可殺者蓋貴不敵親也若夫大
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則賢賢之義亦在所伸矣○末節
要看其句數箇推字與及字一則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迹之
所起二則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三則又推己以及

人也推己以及人此句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至
於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即所謂制為禮法以及天下者也上
而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此猶只是一家禮刑
耳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三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四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若看某十五卷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繼志述事志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事如所謂積功累仁之事故曰志者祖父所欲為而未就事者祖父所已為而可法

真西山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

此章言武王周公之繼述大抵皆就變通者言

此本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猶上章追太王王季而曰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

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

春秋脩其祖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按官師無祖廟只是考廟而兼考廟祭其祖耳此亦槩言然不可不知

適士二官師一出祭法其註曰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官師中有司也師長也其註曰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其註曰庶士府史之屬其曰官師者以別於庶士也

既曰庶士無廟則中士下士有廟可見

天子七○古人廟制雖皆南向然主則居西而東向何也蓋主在室中古人室之戶從東入而以西為上祭者以東為下向上而祭君曰神位南向惟主東向則太廟中祫祭時昭穆在北牖下而南向穆居南牖下而北向主人卻從穆主之背後行祭蓋宗廟惟重主神惟依一主君從其背後行祭何理也

禮記月令孟春祀戶小註方氏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故孟春祀之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故秋祀之

古人廟室之戶從東南入故室之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也

論語席不正不坐小註曰南向北向西方為上

天子七廟之圖

皆南向

祧者親盡則遷其主而藏之於此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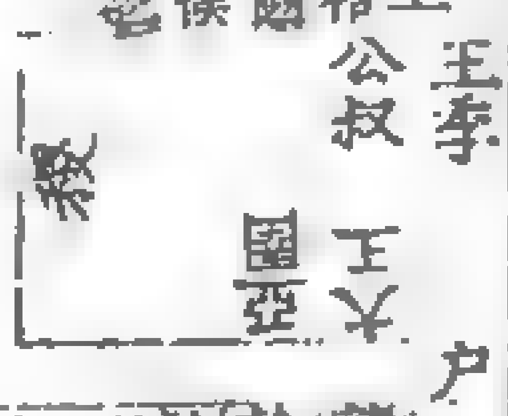
諸儒之說謂武王既有天下後亦只是五廟但加文武二世室為七廟耳劉歆之說則謂武王有天下後增立二廟為文武世室在外朱子以為理長愚謂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歆之說誠為長也

周九廟圖

此周九廟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不可祧故別立世室而皆百世不遷與太祖同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自是之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

凡廟主在本廟之堂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堂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云云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向南為昭而南為向北穆也

文王時祫之圖



諸侯有時祫無大祫時祫者四時各一祫也大祫三年一行大禘五年一行祫以時禘不以時所以為王者大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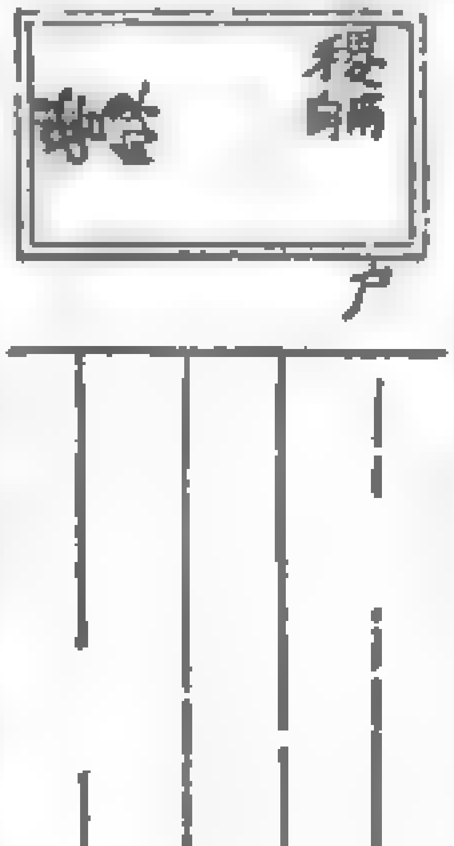
共王時祫之圖則天子

此乃祫祭於太廟之堂中圖故南北相向若七廟則各在其尊而皆東向矣

周大祫圖

時祫天子七諸侯五而已大祫則自始封之君至祖考之主皆在也故朱子大全有曰四時之祫不無毀廟之主又曰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遷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故作此圖以見之

周大禘圖



古人戶從東南入故室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神主東向

戶又南何不同位

周洪謨先生著朱子家禮祠堂圖說曰古者廟皆南向而各有室神主在室則皆東向先王之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設始祖南向之位於堂上昭東穆西左右相向以次而南此堂事也設始祖東向之位於室中昭北穆南左右相向以次而東此

空寄也堂事室事皆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則古之神道尚左也
章然矣自漢明帝乃有尚右之說唐宋以來皆為同堂異室以
西為上之制然古者室事始祖東向則左昭右穆以次而東者
不得不以西為上後世南向之位既非東向之制而其位次尚
循乎以西為上之轍則廢昭穆之禮矣○謂之者周者盖春秋
脩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者下節
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又序爵云貴公侯卿
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盖皆舉其大者不特薦句如序其位
行其禮其指先王也本文要亦就其大者言之耳。

宗廟之禮

此一條倫言宗廟祭祀之禮自始至終而無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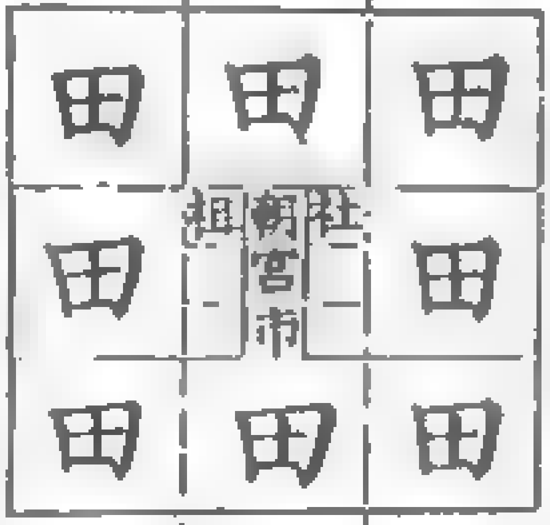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以左右分昭穆盖左陽明之方右
幽陰之方以左對右自有幽明之義此據廟制而言也若祫祭
之時群主皆入于太廟則群昭之列於北牖下者皆南向為向
明故為昭群穆之列於南牖下者皆北向北則為幽陰矣故為
穆而昭亦居左穆亦居右也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
尊卑○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如文王為穆則武
王為昭而凡周公管蔡一行兄弟皆昭也武王為昭則成王為
穆而凡唐叔一行兄弟皆穆也故成陽引春秋傳以管蔡郕霍
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此所謂子孫亦以為序者也
宗廟之禮上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

左為昭右為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
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按或問註朱子曰昭
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
號也是昭穆本以宗廟之次言下言序昭穆者子孫因以為序
也○子孫亦以為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派
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有事於太廟則子
姓兄弟云云者先言子姓者對祖而言也後言兄弟者子姓之兄
弟也皆生者也咸在不失其倫者序也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
齒也

群昭群穆不是昭一行之群穆一行之群而已如周公一行文
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成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

子又為康之穆也○序昭穆舉同姓者皆在皆太祖子孫也



古人立國大勢為九區之形中區則前朝後市其中為宮[illegible]
當在宮之東南社在西南其餘八區聚為田而四民[illegible]
之禄皆此焉出所謂采地也皆取之以什一者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言異與

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無同姓則不己在昭穆列不得
復分身在爵列矣昭穆明序親親
但同姓序昭穆時必於中亦序爵也同則論爵此雖無據要亦
自然之理夫秩所在也○序昭穆無間親疏同是太祖之子孫
則皆在所序故云群昭群穆序爵專異姓者蓋序昭穆者序親
也正與序爵對序昭穆內不容有異姓序爵內疑亦無同姓○
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
此以天子之祭言承大廟字說來入此卿大夫指王朝者言外
服公侯既來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預也
序事所以辨賢也
序事或同姓異姓各選其賢能者以充執事

宗大宗小宗宗廟之人如宗伯宗人是也祝是掌告神之詞者如周
禮云大祝小祝猶今之讀祝者是也有司是宗廟中有所司者
如今之司尊司樽之類是也曰宗祝是專舉二者以見其餘也
曰有司以見不可枚舉但舉言以總之不可謂有司之職事即
宗祝也

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有來群昭群穆斂一處
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斂一處行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
司之位○一說昭一行而昭之中有公侯焉有卿大夫焉則貴
者居其行之中而賤者以次列其下至燕毛則畧貴賤而以其
昭穆之齒序如此則昭穆之序不混於貴賤貴賤之序不妨夫
昭穆而燕毛之序亦不至沒夫昭穆之禮意周至而恩意浹洽人

心矣○以次秩之皆無可議者也
亦所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此段緣章句自明白若寀於大全小註則覺冗雜而難一○章
句云旅衆也爲意表正指賓弟子兄弟之子與其長也○酬導
飲也導飲者自飲以導賓飲也賓既飲仍以酢主人又飲也朱
子所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不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
者此也○導飲者下也故曰下爲上○其曰賓子弟兄弟之子
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賓弟子即衆賓也○據旅酬下爲
上之文則正賓正主斷斷不在旅字之外其云衆賓衆兄弟者
對正賓主而云耳○使亦得以伸其敬者下爲上則猶意在伸
矣只是賓弟子兄弟之子無所事於執事者耳然曰賓曰兄弟

曰賓弟子曰兄弟之子則凡與宗廟之祭者皆一舉無遺矣語
錄所謂以次沃盥者亦在其中而鄭說乃有庖人及役使之賤
者且不知何據若沃盥者卻是有司職事之一理宜稱爲役庖
人及役使之賤者豈容到廟廷相勸酬邪恐誤說也且以沃盥及
庖人役使者爲賤則非指賓弟之子與兄弟之子矣如此說卻
與下文使亦得以伸其敬者全相反蓋沃盥庖役正是有事了
又如何謂是以其無事故而以此逮之耶○蔡氏曰凡賜爵昭
爲一昭穆爲一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
幼有序 蔡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
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施長者在前幼者在後只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舉觶

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舉觶是執事者洗觶酌而歸於其長其
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是賓與勸兄弟兄弟則勸賓案儀禮如是
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各字其字可見賓弟子舉觶
於賓之長者兄弟之子舉觶於兄弟之長者故東陽許氏曰兄
弟之少者舉觶於兄弟此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
奠而未飲以此見得賓弟子於賓之長者亦然然後賓取所奠
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於是衆賓及衆兄弟
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飲○觶即觴也古字觴爵曰觶此
言觶則以實者言○許注是次福第三章傳曰主人酌賓曰獻
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後飲賓曰酬此見主二杯賓一
杯賓受之奠於席前至舉旅而後以長相勸而交錯以徧

四書疑問　中庸四卷　九

也○許氏之説亦是時傳會但楚茨是以公卿之祭言未知
天子之祭亦有此否又註與為賓而與之交酬乎曰自有兄弟
之長在也如對神以尸為主酬賓以長兄弟為主况天子之
祭與賓相酬惟者行長兄弟也況楚茨之詩所謂主人者疑亦是
國君之兄弟若異姓諸侯必不為鄰國諸侯助祭也○旅酬不
曰賓主而曰賓與兄弟者天子之祭主使是天子天子安得與
賓交酬只用兄弟之長者以天子兄本支正嫡若傍支自有年
長之兄或弟亦可為主○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者各自
為主賓也當如語類所謂主人飲二杯客只飲一杯者方是導
飲○章句所謂各舉觶於其長者蓋一時並舉何者長非一二
人賓弟子兄弟之子亦非止一二人若必依次傳致則祭事尚

未畢必俟一番旅酬既畢好生遲又其如終禮何必一時併為
而舉以周飲福之惠則始終齊整矣○旅酬大抵是周飲福之
惠但必少者舉觶於長者長者亦不容自享而因以勸少者其
其禮意自可以意會若要又勸以相飲則有祭畢之燕在○鄭
云按旅酬又燕毛旅酬猶今飲福酒之時其子孫皆飲序獨主祭
者飲不然何以二次飲酒○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阼階之
下蓋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于下也祭既畢而燕則在
寢矣蓋燕非廟所也況祭已畢而送神不當褻其廟也○若非
飲福酒亦不當在廟矣○蓋說云旅酬之禮有事之賢者無事
有爵及賤而役於廟中同姓異姓皆得預焉至燕毛之時尸既
出異姓之臣皆退獨與同姓是親親之禮也○兩賤字不同上

四書疑問　中庸四卷　十

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
人兄弟之子也

燕毛所以序齒也

燕毛祭畢而尸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親親之禮也○序
昭穆時自有序爵序齒者在何也親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此
亦理之必然也至燕毛則雖公侯之少者亦當序於卿大夫長
者之下又純以昭穆而論齒也
宗廟朝廷皆禮法之所在故序昭穆內亦該論爵爵同則自論
齒矣惟燕毛時乃私宴也宴於寢家人之禮也故純論齒不論
爵○燕毛序齒者兼與昭序齒穆與穆序齒非混而為序也況
已序則昭穆無別矣此所以補序爵序事之不及也若序昭穆

上吳作裝

時對同則論齒至於燕毛序齒則不復論爵矣○燕毛獨以毛
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者恐宗人衆皆老者待一一問其年月則
厭時而叢脞矣如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周家螽斯羽之蕃滿天
之下其可一時悉覈以為序哉以毛髮之色別長幼蓋取易見
也○一說此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之早暮毛髮
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是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舉其易見且
非不問年齒也○詩傳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
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同姓者序昭穆必自為班位異姓者序爵亦必自為班位有
說在後
序昭穆內昭與同昭者序其爵穆與同穆者序其爵者與此說

序齒則其齒已定後來燕於寢時亦不用以毛髮之色別長幼
為坐次矣故知序昭穆中有序爵無序齒者謂異姓與同姓者
錯列則昭穆說矣決無此理只有旅酬錄次未明同姓昭穆即
所謂兄弟及兄弟之子也異姓者即所謂賓及衆賓也○欲知
序昭穆與異姓者班位不同當依許東陽之說曰凡祭必立尸
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等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
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執事皆
北面而立
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貴賢也逮賤則不偏於貴貴
矣序齒則不偏於賢賢矣亦不偏於親親矣禮意周密如此○
序昭穆同姓者也序爵異姓者也序事旅酬兼同姓異姓也燕

毛時異姓者已出獨同姓者燕於寢而序齒也
踐其位一條
位者先王之位所以對越祖宗者也禮者先王之禮所以奉祀
祖宗者也樂者先王之樂所以和樂祖宗者也若夫先王之所
尊者祖考也先王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已上皆孝子孝孫之
所以不忍死其親之心者也故謂之如事生如事存云云
禮樂是武王周公所制者如何說是先王之禮樂此當以上文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例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子之禮
如何可遂得諸侯大夫士庶人蓋斯禮之達乎諸侯大夫士庶
人者只謂均得以生者之祿祭其先也非謂皆得以天子之禮
祭其先也行其禮奏其樂者以先王亦嘗以禮樂祀其先也非

謂武王周公當日所用之禮樂即先王之禮樂也○所尊先王
之祖考所親先王之子孫臣庶也子孫臣庶如何分曰臣庶即
指其子孫言也至今太子諸王對其君父皆稱臣不可謂臣庶
又在子孫之外蓋子孫皆吾臣庶也○一說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則異姓諸侯亦在所親也又凡有事於太廟者皆臣庶也此
較長
孝之至也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
下而言曰達孝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上言宗廟之禮對郊社而言見得即上文所云者也下言禘嘗
之義又見得宗廟之禮不出禘嘗而已禘大祭嘗小祭嘗猶秋

六之蓋亦然郊禘者天子之所獨社嘗者天子以下之所同
文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已此一條要緊其
從制而言尚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未能制此禮
也○郊社之禮郊者天子所獨社者天子以下所同禘嘗之義禘
者天子所獨嘗者天子以下所同○此外尚有大祫時祫大祫附
於禘何也惟天子得以行之時祫附於嘗天子以下皆得行之也
祭天何以謂之郊外也郊對宮言祠是人死人之生也宮室而
居故其死也以生之所養者奉之而為廟若天神地祇非屋居
者故壇而不屋今之山川社稷皆壇也○天子之社便是地豈
社外又有地哉故朱子取五峯胡氏之說謂無北郊祭地之理
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為證似無可疑陳川長氏乃反之以為天

子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且曰胡氏以為天子
之尊亦只祭社而已蓋不知天子之社即地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與論語同旨
當無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游氏所謂惟聖人為
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此二句只是誠無不格意所以朱子
取之其實於義未備也而有理無不明一邊○王應詔嘗問清
曰祭祀之禮亦有似無謂者今祭天地山川悉以人間飲食之
屬其實天地山川之神豈能飲食此耶清謂此箇道理終不可
易君但設以身為繼天立極之聖人欲制為人道報本之禮則
自然是這箇規模了反覆以思當自得之
哀公問政
○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
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固
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則在此
一章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皆堯舜以來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
文武之政要亦不外乎九經如耕者九一關市不征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之類繼絕是子庶民仕者世祿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
替厥服之類便是體群臣以此類推
○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言須正己以正人也
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備言正人之事
而實正己為之本也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正

己之事也○蓋哀公問政意正在正人孔子之答則重在所以能
正人者
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臣總是有此等君臣也且君
是文武臣亦是文武乎如成康時以成康為君文武之君也以
畢召為臣文武之臣也重主便是文武之君仲山甫張仲諸人
便是文武之臣也此意固淺近易見爲初學有疑而問之者故
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以此見任法不如任人
人道敏政二條
上言人道敏政重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者蒲盧也重在政字文
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文句其成尤速也○蒲盧沈括

[illegible]只是一物[illegible]亦是一物如楊[illegible]一物

而名有二字者也

故爲政在人二條

故爲政在人人字指賢臣即上文其人存之人字一邊也而爲政者又以能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後爲有其君也合之乃當得上文之其人存○人道敏政之人即其人存之人也然此兩人字都無君臣獨爲政在人之人則專指臣其爲政者君也身亦指君賢臣使亦是能仁其身者所謂有是君有是臣也

○道者天下之達道所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以是親義序別信之道脩其身則身正矣

何也道者吾身之所是親義序別信之理皆不離於吾之一身有是身則生吾身者父也吾身所生者子也主吾身者君也吾所恃而生之者與之作配吾身者婦也與吾身同胞同氣者兄弟也吾身所交處者朋友也或天合或人合要皆吾身所不能離者是以人之脩理其身者要當以此五者自律務使各得其道然後吾身始無玷缺汙穢是謂能脩理其身者也

天下道理五倫該盡了如堯舜有欽明文思至帝曰欽哉舜與自重華協帝至分北三苗只是一箇君道無類可見天下無道理不該括在五倫之内故曰天下之達道五

○道即五達道仁即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已仁字固該得智與勇也○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

○似曰能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矣○脩道以仁此仁字周流乎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而與孟子之仁也者人也不同故章句云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分明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字爲心之德愛之理言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也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爲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亨利貞而言之

仁者人也二條

仁者人也與孟子仁也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

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爲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之意故是得親親○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蓋若無那天地生物之心便應無我這身子纔有我這箇身子便自具得那天地生物之心矣非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乎○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箇解最要有得精切方好○上節既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即所謂具此生理也下節乃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苟如曰上節釋仁字此釋人字本文曰仁者人也須要先得人字當得仁字處故如此解而前之云人指人身而言云云今可合而論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人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躰味之

以此則仁字之歸於偏言亦可見矣○仁者人也猶言是
活物也故曰指人身而言云云
○仁者人也此一解能妙盖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
理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夫人身豈頑然不知痛癢者哉
○親親為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
故親親有殺者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小註云待父兄如
此待宗族如彼可見兼九族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此文
郤解親親為事親盖親親固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至切
者也賢賢之文不拘泥如此○或曰下文欲盡親親深使為道其
賢之良則上文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只是親親何必如此拘
非上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仁字來

處而言則在道道字中皆有仁在宜亦專指親親一節耶
義者宜也宜字是人之當然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
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賢者尊尊人
從而尊之之類○義者宜也此宜字就人之別其所宜而言不
然便為義外矣
○尊賢之等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師又有一長一得之
師又有傳道授業之師一長一得之師如孔子之於老聃師襄
之類傳道授業之師如顏曾之於孔子之類友亦不同如曾子
之於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其待之之意當何如至於子
游則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則其所以待之者視顏

曾何如矣然是有此等級此皆天理使然而有不容不然者
此所以要知天何謂天理出於天凡是理之所在皆天實為之
不可易也
自親親以至仁民愛物皆仁也而親親為大自尊賢以至悌兄
敬長及應事應物之各得其宜皆義也而尊賢為大尊賢之大
者以其最要而在所先也若非以其最要則君臣之義為大矣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似不可以仁義禮為性親親尊賢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為仁
義禮之發觀下文所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又曰禮者節文斯
二者而已朱子小註曰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這便是禮
盖此仁義禮正與集註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只以其發

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
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
○禮所生也家語作禮所以生也亦可見禮不可專指性也親
親即仁尊賢即義其等殺處即禮三達德即行於五達道之中
故曰脩道以仁是主已發者矣
○上言親親仁也尊賢義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也然仁義
禮皆郤不重而重在智仁勇上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
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白義曰禮都都歸在智上惟親親
依元是仁○究其歸則上條不是仁義禮只是仁智也而仁智
之終其功者即勇也未可於仁義禮之外別添箇智也○問親
親是仁親親之殺郤屬知何也盖此章主在親親之仁尊賢

是以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無
禮之所生皆不可以不知知之則智也其實親親之殺言外就
含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屬故下文或問曰子庶民來百工柔
遠人懷諸侯因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若以推爲在外則謂自尊
賢之等而推之亦可、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條、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是就親親中擧其尤重者而言
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如孟子告齊宣王老吾
老大學所謂上老老是也九族之親附在事親二字之末不可
謂無諸親也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五達道中都要仁獨言事親

事親其仁之所發而最切者故每以親親言必使五達道中同
是亡親親仁意之周流方是又脩道以仁不可泥親親字遂謂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此亦是緊關處○仁通行乎五達
道而乃以屬之親親者何孝弟爲仁之本也此理最妙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必由尊賢之義尊賢所以講明乎達道之理也莫把尊賢當朋
友之友達道之朋友凡在鄉而同遊在官而同事在位而同列
者皆是也尊賢則專指親師取友以講明乎道理者言也
○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
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
朱子亦姑用本文之意而聯絡其意使學者擧其重以類而味之

自將因其所已言而得其所不言矣是所貴於讀書者也故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要而放之存乎其人○鄭云按此曰思事
親不可以不知人是先知人下條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是
先順親爲何盖知人與信友不同知人者事親之本信友者順
親之效知人之賢然後能尊之尊賢則有以講明乎道故先知
人如子臧之爲君子本於尊賢取友是也信友必先順親親悅
然後友信故先順親如舜克諧以孝是順親也四岳以其孝而
擧之是信友也先以是用之是獲上也由是暴之於民而民受
之是民可得而治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知人帶事親來只是謂知賢知天則兼知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也天其殺也非吾自爲之殺也其等也亦非吾自爲之等也皆
天理之當然也故欲知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天
理便有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
天下之達道五一條、
○前章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爲達道此章又以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爲達道二者果同乎曰和者率性之謂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交亦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亦謂之達道况五品
之人倫皆天性民彝所同有而其相交相接無往而非喜怒哀
樂之情之所在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怒一人而罰之推其
所當怒喜其所當喜又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則君臣之道不

出喜怒哀樂之情可知又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哀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則父子之道不出乎喜怒哀樂之情又可知其餘可以此類推此又可見兩達道之相爲貫通矣○蓋前言天下之達道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發而中節則卽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非於喜怒哀樂之情便爲達道也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爲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爲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昆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

陽而終身不可離君臣雖以人合然在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爲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曰朋友之交云

按人在人類之中其交際不止五者而已如叔姪甥舅翁壻之類尙多今獨列此五者何歟曰此其大者也故曰人之大倫有五然其餘要亦在所該矣如伯叔爲從父姪爲從子甥爲女兄弟之子壻爲翁之半子祖爲大父則皆附之父子矣若夫上下之際凡有名分相統屬者則皆附之君臣矣內兄弟外兄弟及妻之兄弟則皆附之兄弟妾則附之夫婦則朋友之交中之見尊者也或曰師父兄也故從師以爲則父弟子似宜屬之父子急謂父子親屬師弟義交以附于[illegible]似是○一說朋友獨言交者以其平交也故其爲道也我以是施之彼彼亦以是施之我若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各有其道而不相通惟朋友則同一道以相交者也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智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蓋惟有是智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是仁故能有以體此理惟有是勇故能有以强此理如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所謂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者如此故曰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初非以其知此而謂之智體此而謂之仁强此而謂之勇也如彼之說則智仁勇全出於人爲所就不與做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智仁勇轉在達

道之後非達德之目矣不可不辨也○生知安行者性之也其學知困知亦本其良知利行勉行亦本其良能故曰達德爲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

夫智仁勇三者卽爲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乃有能行此達道者不能行此達道者何也蓋理之稟於己者雖同而其出於心之誠與不誠者則不能同也故所以行之者須是一也一則知實是知實於智則無有不能知此達道者矣仁實是仁實於則無有不能體此達道者矣勇實是勇實於勇則無有不能强此達道者矣○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

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
一者誠也果可謂一是不貳之名盖以不貳為誠又是一意
或生而知之三條、
生知安行者智也生知是智安行亦為智何邪盖聖人氣禀清
明之極合下萬理一貫了惟其知得透徹故其行也亦至安而
行之全不費力耳所以論聖人則知上重如舜之大智豈謂有
不足於行邪○章句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又下節云通上
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其說紛然不一此
有一大理可以折斷之盖上節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
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則分明與下節所以知者智也所以行
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其理脗合無間止此

一說耳奚而下節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耻之勇皆以其分而
言者也此自正大明白非他說可得而素其曰以其等而言又
曰通上文云云乃其餘義盖朱子析理之密見中間又有此一義
在不容已於是為後學併道之耳○智仁勇之分雖頗紛紜其
實自有正大明白之說惡上所論者朱子或未病其略也盖生
知者智之至學知者智之次困知者又其次也安行者仁之至
利行者仁之次勉行者又其次者也生知安行不賴勇而暗如
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則皆有賴於勇無勇不能至於知之成功
而一矣故章句謂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曰至於則
知其正指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矣生知安行分明是不賴勇
者然亦自有不勇之勇在盖既不可以勇目之而又不可言其

不勇也故曰自有不勇之勇在但至於二字及本文及字雖統
承三或字而言其實歸意有所為矣
○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
行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
是從上面許斷之詞耳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及
其知之及其成功之地耶、
○或生而知之一條章句雖或以其分而言又或以其等而言
然正意則須主以分言者只看下文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則智仁勇之分昭昭矣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智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
成功而一者勇也此與上條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

所以強此也意正一般都不是以其知之而謂之智以其體之
而謂之仁以其強之而謂之勇也者所以字故曰須知達德是
人所同得之理非學力之目也○以其分而言者知與行各自
分為二項也○以其等而言者則逐分中各有高下等級言也
○章句分貼智仁勇於此條既曰以其分而言又曰以其等而
言下條三近本智仁勇之次也而又曰通上文三知為智三行
為仁三近為勇之次然但論得破碎如何白亦不為破碎也須
要看到相脗合處方是精切善乎鄧林蔡氏之言曰生知者
智之智也學知者仁之智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智之仁
也利行者仁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智之勇也力行
者仁之勇也知耻者勇之勇也如此說則以其分而言者固不

言以其等而言者以其等而言者亦不背乎以其分而言者
三近固爲智仁勇之次而亦不害其通上文三知爲智三行爲
仁而均爲勇之次也蔡氏此說妙之至矣
章句謂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智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
知勉行者勇也以此論達德終自可疑何也智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所以行乎達道者也是毋人行達道於智仁勇三者
俱要有也今曰生知安行者智也則疑無事於仁勇矣曰學知
利行者仁也又疑無事於智勇矣曰困知勉行者勇也又疑無
事於仁智矣但與本文所謂天下之達德文意句人所同得之
理之意者必相戾者據朱子文集此是用楊氏與龜山之說乃
知先入之言雖聖賢不能免也惟御齋先生著解今當用之

問達德既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曰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知則
雖困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知之一處但未免暫爲氣稟所蔽
耳以此論之則三達德爲人所同得之理信然矣○本文曰所
以行之者三智仁勇也而智仁勇又以仁爲主蓋智只是知所
以爲仁勇只是強於爲仁故上文止曰脩道以仁
好學近乎智三句
蓋東本資質凡下故夫子獨以此答之至於末章又有人一能
之己百之之說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
聖人之所以拳拳於其君者如此○好學近乎智此學字兼指
知好字重看其不明而好學以明之也○力行近乎仁力字亦
承不能行而力以行之如所謂力疾之力比之或勉而行之
者又其次矣○知恥近乎勇恥字重看以不若人爲恥也亦可疑
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已而決要及人處
乃是知恥之勇也凡勇隨智仁言不可以先智仁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一條
知所以脩身兼知仁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包得其云治天
下國家則即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萬古一道萬卷一理此
其所以爲公共之器而非一人一家一時之物也著得不同
凡爲天下國家
九經三段雖正言爲政之事然首之以脩身次之以尊賢親親
則其大者實不外乎上文所云是雖備舉爲政之事而益足以

見脩身爲爲政之本也蓋正人必先正己此乃所謂王道也王道
必本於天德不然便是不務明德而徒以政教法令爲是以新
民者矣○既曰脩身則必以仁而親親在其中必由知人而尊
賢在其中今乃又以尊賢親親對脩身而並列何與曰是雖與
脩身並列而爲三但觀呂氏註實與上文脗合而無間呂氏曰
必親親然後脩身之道進則分明是思事親不可以不知
人矣曰道之所進莫先於家則分明是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矣蓋道理自有體統一定而不可易者故聖賢之言雖
參錯不齊而要其歸則無一毫差別也
尊賢者以爲依歸準則而求益也尊賢以至體群臣故大臣不相
混尊賢是師之友之非臣之也○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

道進故尊賢次之不是尊賢了方去脩身脩身元在先必尊賢
以資講明脩身之道方日進耳上文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之義亦是如此差之等則把親親都且空住待尊賢以講明
了方來親親蓋脩身以仁是我分內本領第一件事尊賢是
資其講明以輔吾仁而已
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皆是朝聘諸侯及大夫旅是四方遊士
商旅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是指遊士言送往迎來則兼
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旅亦非也下文
章句曰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塗可見矣周禮可
考也或問云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則不出乎脩身尊
賢親親三者而已故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子庶

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盖敬大臣
體群臣固在尊賢之外但於大臣則敬之於群臣則體之其理
即尊賢之等也故能盡尊賢之等者必能推之以敬大臣而體
群臣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固在親親之外但於庶
民而子之於百工而來之於遠人而柔之於諸侯而懷之其理
即親親之殺也故能盡親親之殺必能推之以子庶民來百工
云云也

尊賢則不惑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
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故曰臨事而不眩也

來百工則財用足
財用二字饒氏以爲財是貨財用是器用恐未穩用以生財工程
財以贍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耒耜布帛皆財也布帛有
布帛之用以爲衣服也耒耜有耒耜之用以供耕耨也推之其
他如金木舟車弓矢網罟百爾器物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
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寶貝方喚做財盖凡地之所產而
可用人之所取以爲用者皆財也○財用猶言器用相須是
財則有是用有是器則有是器之用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盖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
所制者廣矣○上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以德服
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敢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以今日譬論

之德化如此其德者自然無不之畏可以見服人之本矣所謂小
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者又是德力對說與此不同○此畏字
非畏威懼討也畏不義以負上也盖從德生威

齊明盛服一條
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
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
故動字所該者廣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色與貨人情之所欲者故令遠之賤之至讒者有何利焉而人
君每近之何耶蓋讒者必使所謂巧詐面諛也使者逢君之惡
以君之非能先意承順以取適人主之意故人主多樂近之然

後彼得以行其說而人主不之覺也故以與貨色並言之庸後
宗曰人言廬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李泌曰此乃所以爲姦邪
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而一於貴德此正所謂好仁者無以尚之
也人主一心不容以兩向此重則彼輕特衡之勢也
所以勸親親也
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工此勸字該得事字躰字字字來字
意然不可以爲正當事字體字來字字字用也至於親親不徒
曰勸親而曰勸親親者何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吾能親吾親則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矣不然加一親字當
作羨文矣此一字似亦不可放過所以勸百工也此不信庸用
孟子之言而不用孟子之意至發之工習也此之工匠也不信

度者擬而失之不及作淫巧者過而失之太過也
凡事豫則立一條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此之屬者見得所謂凡事者
止是達道達德九經數者而已如言也事也行也以至下條所
推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誠身明善節節都要豫立乎誠也
若專以誠身爲誠則自順親至治民總用一箇先立乎誠而
足矣況誠身下文有明善一節亦在所當豫者豫之則亦
爲先立乎誠矣○凡事之事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
與行等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言則發之於口
者爲言行之於身者爲行見之於施爲者爲事○豫非誠也
所豫者誠也○按道字包得甚廣道前定則衆理咸備是皆

見之明而守之固矣故泛應曲當千變萬化而不窮亦不迫
上面達道達德九經之三者而已凡獲上順親之類何者不
於是道之中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
是皆指誠而言然未嘗明言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之以此
云○對哀公而言不欲明斥人君故只借在下者推論以警曉
之蓋其理則一也
明善誠身○誠明二字不可泛泛看當句解云身不誠則謂反
求諸心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乖解不明乎善則曰謂
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是皆何等
工夫地位也○天命人心之本然道理依然散見於事事物物

之間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非謂專明其一身之善而
無預於事事物物之理也
明善誠身此四字把下文許多都該盡了下文却又提起誠者
天之道也云云正以明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而在人者或有不
實之心故人當去其不實以歸於實也此正脩身以道脩道以
仁之事而擇善即達德之智誠身即達德之仁而勇即在其中
矣○明善誠身此承上文以在下位者言之至下文誠者天之
道以下則不可拘於下位者矣愚故曰孔子爲對哀公故只借
在下位者言
或說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位之意謂一皆自誠身始如此
則只是一件前定非惟上面逐件要誠字無安頓處且下文言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是先立乎誠之前又有明善一段在所先又見與下文背也蓋此不必泥箇誠字只以凡事豫來看所豫者便是誠也如治民一事也必豫獲上獲上一事也必豫信友信友一事也必豫順親順親一事也必豫誠身誠身亦一事也必豫明善豫字非誠所豫者皆誠也此之謂凡事豫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也○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可復其初也○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貞言則是以命爲天道非指性言矣今但以理之本然爲天道則正所謂人心天命之本然者善即真實無妄之理也更以孟子註所云理之在我者一

句證之不待多言矣且以人心爲在天命之上命詞之意可知也

不勉而中以行言但中字重不但尋常之能行而已不思而得以知言但得字重不但尋常之能知而已○按人之道本是誠之者惟人中之聖人則不用誠之而自無不誠是不固於誠之之數內矣故亦曰誠者又曰亦天之道也而誠之者人之道聖人亦人也如何又爲誠者蓋聖人人而天者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先行後知者成德以仁爲先也先儒此說愚初尚以爲疑及觀下章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然後知此說之有據也

或問曰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掩之類是也謂之之類正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而言也誠者天之道以實理言而兼實心在其中誠之者人之道則專指實心言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理之理至誠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云云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朱子以上文論之方得天字明白理與心字分曉故備抄之以備參考

○此固誠字即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此當以三達德五達道爲主意如聖人則自然三達德無一之不實而能行此五達道乃生知安行之謂正所謂則亦天之道也其誠之者之擇善即學知困知也固執即利行勉行也此非所以誠之之目乎

○上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即誠之者之事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誠之之目只是學問思辨及篤行而已云云

有弗學一條亦同是學問思辨及篤行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
而為實學而知也下文困而知者亦所以擇善而為知也篤行
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下文勉而行者亦所以固執而為
仁也故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而意實該貫到下條也朱子
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亦該兩條之意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
在所此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曰一曰十便是經用工夫者
矣
果能此道矣
果能此道矣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只是承困

知勉行者故下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且上文註
云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以下字正指困知
勉行者
○孔子答哀公問政觀其合下便云取人以身脩身以道便是
以誠之者事責望哀公矣然必曰或生而知之至於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至於及其成公一也又曰好學近乎知云云又
曰誠者不勉而中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又曰有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云云又曰果能此道云云者其意至深至切
矣學者要思得之聖人愛君之心何如此之拳拳哉是心也須
董子有之故其告武帝曰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
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信乎其為漢醇儒而

公吳作功

惟吳作為

度勉諸子矣盡其心皆惟恐其君安於其質之卑下而不能自
克故為此以振勵之也亦實理也○孔子答哀公問政縷縷於
困知勉行之說者正猶孟子告滕文公以聖人可學而至而又
恐其安於五十里之小而不服瞑眩之藥也是心也愛君者所
同也蓋天性所具也
○哀公問政政者所以正人也而孔子之言乃多言脩身之事
何歟蓋欲其正己以正人也所謂王道也聖門議論大率如此
故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
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此孔子家法也夫此則為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包費隱兼小大
包者是不明言但包其意在中此章論為政之道非一端可謂
費而隱矣然皆未嘗露出費隱之義而明言之但存費隱之意
於各節之中故曰包與前章所謂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
體微矣一般○兼者並舉而明言之如五達道則夫婦之所能
知能行者此道也聖人之所不能盡者亦此道也如三達德則
有生知安行者亦有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如九經則脩身尊
賢親親此身家之事小也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則朝
廷與國之事大也至於柔遠人懷諸侯則自國以及天下之為
大矣可見其兼小大○章句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
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

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
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
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
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

自誠明謂之性

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何以知之蓋天下盡道
之人只有兩樣一樣是生來合下便自能盡其道者一樣是由
學問脩省而後能盡其道者生來合下便自能盡其道者此所
謂自誠明謂之性者也便是天道由學問脩省而後能盡其道
者此所謂自明誠謂之教者也便是人道天下只有此兩樣好
人而已外此則是小人小人不足言矣此誠明二字從何而來曰

自上章所謂明善誠身而來明善乃所以誠身今聖人不待明
善合下便無不誠故此先用誠字然亦自無不明了故曰誠明
若明誠則依上章明善誠身之序以立言

○自由也與誠明與明誠而言非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張
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此義也○誠明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明誠者則擇善而固執之者孟子集註
云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今觀中庸云自誠明
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也其次未能性
之則為反之者矣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雖不言反亦反
之之義也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
誠而盡己性人性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去盡其性
又去盡人物之性也更以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例之方
見不可謂以其至聖方能聰明睿智云云也章句謂德無不實故
無人欲之私者恐亦如大傳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例蓋惟其能彌綸天地之道方見得是易與天地準惟其能無
人欲之私方見得是德無不實耳○看他至字盡字及註中至
誠則曰天下莫能加盡其性則曰無毫髮之不盡盡人物之性
則曰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則知立言輕重之法矣
數盡字亦以己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兩可以字
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是一時事非盡其性了然後方去盡

人物之性也總是至誠便一時都了若論所施次第則己與人
物所施自有先後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至盡人物之性即首章致中和者
贊化育參天地則天地位萬物育矣不可謂盡人物之性為萬
物育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還屬自身事
○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生理同也同一陰陽五行造化也泄
破天機只是此一句話無甚深奧
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今且據吳氏之
說而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為仁至誠前知為智至誠無息為勇
有近似者至以致曲為誠之者之智則擴充之功仁也以自成
自道為仁則其下文又自對成物之智而言而其曰仁又自與

異作傷

上言仁不報虛於鄭味繆文詞專傷性章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猶君子之强章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
死不變之意是勇也則其實與章合又其[illegible]按朱子只是反覆
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筆章都有智仁勇

其次致曲章

其次致曲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
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念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所謂人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而至於仁不可勝用矣

○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
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
之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

化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
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耶故下文乃曰
至誠之妙妙字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
德至於神化方能致物之化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
外面又安得有許多光彩

○今以事親一事論之如事親之孝未能自然而誠則當自其
愛親一念之發而推之以至乎純孝之地是致曲也如此則有
以盡孝之道而誠矣既誠乎孝則發見於外自然有愉色有婉
容凡動乎四體者皆此孝誠之發見也由是其發見者日有進
焉蓋其孝心充積於內則其見於外者亦日以加顯實矣迹形
則著也既著則令聞廣譽施於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非光輝發越之盛乎夫有光輝發越之盛則自然感人心矣是
明則動也動則物從而變所謂天下之為子者皆知天下無不
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所
謂變也至於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則化矣此特以一端推明之
其實曲能有誠則未有衆善不止一端況形著動變化乎至于
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於此章可謂[illegible]矣但
化字所指不同○誠則形著明纔是充實而有光輝但細求之
則有此等節次至誠之妙就本身言不可以物化為至誠之妙
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至誠則又物之功未至為能化也故曰唯
天下至誠為能化○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也
動則變詳云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曲能有誠只是誠

未見是至誠由形著動變積而至於能化則至誠之妙矣[illegible]氏
云至誠之妙指能化言還謂至誠須自聖人本身說能化還是
功用謂說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
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是謂其化不異於聖人不是
謂其至誠不異於聖人也本文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若非至
誠何以能使物化是於能化上見其至誠之妙也若曲能有誠
只說得誠說不得至誠之妙妙字還就至誠者本身上說故末
章曰篤恭之妙又曰篤恭天下平之盛妙字盛字分明有別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
根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

吳有珠字

久

○惟至誠則自然前知矣故曰泰宇定而天光發又曰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又曰靜而后能應又曰介于石不終日止水能照
靜則生明聖人者靜亦靜動亦靜故知幾所謂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禎祥者鳳鳴麟出之類妖孽者山崩川竭螟螣生發之
類周之興也鳳鳴岐山秦穆之王也龍馬負圖出於河夏商之
亡也河洛水竭周之亡也川塞山崩禎祥妖孽於此可驗見矣
禎貞也正也祥非妖邪也麟鳳瑞禾之類皆天地正氣精英所
鍾故爲禎○祥祥瑞也非常有者也然祥與瑞字稍不同瑞信也
符瑞也祥便是瑞如所謂禎符○吳氏以禎祥妖孽見於
蓍龜四體也按章句以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

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
之類然後啟之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云
不見是只承蓍龜四體說且春秋常紀災異安得謂蓍龜四體
之外無禍福之兆也耶○福之兆禍之萌二曰兆二曰萌亦互
文也○說文曰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
孽字二從虫下爲孽故指爲禽獸蟲蝗之類如王遣相國曰
一歲四十萬此妖物也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此衣服之
怪也衣服人所製者故以此爲妖非衣服自生妖異也○歌謠
之怪如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之類草木之怪如桑穀共生于朝
一夕大拱王氏墳上梓樹枝葉上出屋根西地中之類鳥獸之
怪如雉雊鼎耳六鷁退飛雀生鸇兩吉見春牛當冤徼宋狐狸

登御座之類也蟲蝗之怪不待詳矣按說文分妖孽爲二亦可
矣但其說不及日食地震川竭山崩彗見星出黃霧星隕之類
似未足以盡妖孽之義今定不用其說故上以五帝三代之所
以興亡者爲禎祥妖孽之說
見乎蓍龜如左昭七年所載孔成子筮立衛公子遇元也曰利
建侯僖十五年所載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悔山也歲
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遂獲晉侯以歸此類甚
多○動乎四體四體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間人之威儀動作
㑹出乎手足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身一身也體有百體手
足各二爲四體耳其實語言視聽之間皆可驗人之吉凶手筭
又皆四體也者須先理會氣象者容色辭氣動作之間亦貴賤壽

夭之所由係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君受玉卑其容俯之
類威儀之凶也冀缺夫妻相敬如賓而臼季薦於文公以爲下
軍大夫之類威儀之吉也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之私僞留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大抵聖人胸中全無一物
芥蔕全無一事係累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故禍福之將至感於
吾心觸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也
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僞將誠私即僞也謂私僞不留
於心是矣乃兼目言者盡人之常情蔽交於前其中則遠目與
心最相爲用者也鬼神如何見其能知來盡將與之禎祥妖亡
之妖孽卜筮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爲也則知來

孰有如鬼神者哉惟至誠則如鬼神之知來○盈天地之間皆
氣也氣皆誠也則皆靈也故鬼神無處無之無時無之體物不
遺惟清明在躬者有感必通○昔高宗夢帝賚以良弼以象求
之果得之傅岩之野此古今一異事愚謂其原蓋自其諒陰三
年不言恭黙思道而來靜極而靈神與天通夫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董五經事亦此類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後何疑哉高宗
欲得良弼之心甚切傅說所抱負甚大其欲得君行道之心亦
甚切二者於幽冥之中有相遇故搆成一異夢非可以尋常言
理論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章

誠者自成也非人為也而道自道也由人乎哉○兩自字不同

一是說他自然之一是說他自當然味章句可見一曰所以自之
曰所當自○而道自道也吳氏程曰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
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亦依之曰而道者
人之所當自行也○誠自成兼人物言道自道專以人言誠則
物物都有道則非人不能體而行也○誠者自成兼人物言天
地鬼神亦在其中朱子所謂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
有是地而竟所謂鬼神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是也○誠者自成
猶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也
○誠以心言本也此本于忠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
兼物意則專指人言何以見其辞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
始及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云云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
者人之道也而言故下條章句又曰蓋人心能無不實乃為有
以自成且本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如此解則於
辞意兩盡矣若他先儒解註或泥於詞則失其意或得其意又
礙於詞朱子精義之功真繭絲牛毛也故於此條先則順按其
文訓之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然後
為發其旨意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詞意兩無間然
矣其解性道教一條初則亦兼人物言至末則曰蓋人知己之
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
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則亦專就人言以
發其所為言之意矣此朱子解經之法也○自成自道兩自字

亦不同自成兼人物自道則只是人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
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此乃主於意言故專就人
說○道自道對誠自成實不過學者誠思之○誠以心言本也
道以理言用也不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內外動靜相
敵對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之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
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章句曰蓋人之心能無
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而下文又曰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己只是誠成物亦只
是誠而章句亦曰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道字皆不說及
而自誠得道在此見誠之為本而道乃其用惟心所役運行必
能盡其心而后能行其道也不然心不在矣雖何能為本也用

□□並皆如下文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則體用平舉矣
道以理言用也此理字又與下文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者
不同總一理也實理之事夫命之性也道以理言之理事物之
理率性之道也此理在天則為命在人物則為性在事物則為
道皆理也○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此物字兼天地也萬物也人也
事也皆在物之一字內誠者物之終始亦然惟不誠無物則說
向人上去了說得事耳如云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
成人臣則以人心言又以誠心於孝方成孝誠心於弟方成弟則
又兼事言皆所謂實理之所為者也以先儒有云章句誠
以心言本也雖何部以為道自道疏殊不可曉豈誠字之下道
字之內又有一誠字○朱子曰誠者自成是孤立懸空說只一

句而前後據之以立說者來此一句亦是朱子未定之見蓋此
章大意但止言其全在誠者自成也一句上如何以為是懸空
說道一句卻以道自道方著人自去行且下文章句云蓋人之
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此一句已兼人言是正誠之者
之本領此處得為懸空說所蓋以為懸空說則此章重處在誠
者自成以為懸空說則此章重處在而道自道然以此章正意
求之又以下文章句玩之則誠意重而道意輕也章章矣

誠者物之終始一條

誠者物之終始誠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此節全不言
及道者明其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也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
以理言用也蓋心在是道即隨之矣

下一本作一

○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一句就解物之終始意故必
得是理然後有是物解物之所以始也即語錄所謂其所以始
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又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
無有矣是解物之所以終也即語錄所謂其所以終者實理之
盡而向於無也可見有此物便有此誠誠與物相為終始也不
誠便無物矣不誠無物誠之為貴雖專以人言然其實不誠無
物一句正緊帶著誠者物之終始一句而足之之詞然後以是
故引下去故或問亦以此二句作一連來而方分釋之此正與
首章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文勢一般要可以可離非道也下句
截連下句為義耶且誠者物之終始兼物意主人但物

之終始猶泛說得至不誠無物則非人其誰任之蓋天地鬼神
山川草木則自無有不誠者若鳥獸則又責他誠不得故以不
誠無物為專以人言○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
子誠之為貴亦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己成物字可見矣
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
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於心心所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
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
實心○誠者物之終始誠便有終有始或有始無終則即無終
處便非誠了便無物了○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是以純
乎誠者言也故為有以自成而道無不行非如三月不違日月

至焉之終始者也何也物待誠以立誠作則物存若或間斷所謂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者是有間斷之終始也故以係於不誠無物句以其正解物之終始則曰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可見是以終乎誠者言故為有以成己者有間斷可許其自成乎雖以一事而言亦必貫一事之終始其以三月不違日月至焉為言者是以上文言聖人之誠而無之則雖顏子之三月不違者亦在不誠之科其曰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者言其誠到此斷了有其誠則有其物無其誠則無其物與上文誠者物之終始正相應和也但物之終始

無不誠可言故或問於物之終始則專實心實理言於不誠無物則專以實心言○不誠無物又恰是非那物之終一邊說正與上句相對應但非自然到尾之終乃間斷之終耳故或問章句所釋從相承前不誠無物要見前一段誠而有物處故或問云有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蓋誠者物之終始是長底終始也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是短底終始也而誠者自成也一句則只是長底終始也非短底終始本是又言者患故曰誠雖以一事言亦貫乎一事之終始

所謂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者固見得誠為物之終始所謂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者亦是誠為物之終始者長底終始也貫乎一事之終始便是徹頭徹尾三月不違日月至焉還不是徹頭徹尾若遂事言則四之三月不違其餘之日月至焉故各有徹頭徹尾處此又參錯而論也但恐未到成己地位中庸本文之意下文及此故於或問云云耳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此以上論成己事此一條論成己則自能成物道理成己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即前章句所謂處之無不當也而成己成物未害為一時事只與時措之宜句意相契合而無間至此則與聖人天道

一奏成物不主化言其有理現本文云所以成物也豈又另一時成物耶而章句云則自然及物所以字與自然字最可玩味本以成己卻自然有以成物不期然而然也如我能盡誠以孝其親則我既成人子矣且有以致其親於允若而自有以成吾親吾君能盡誠以忠吾君則我既有以成人臣矣且有以置吾君於無過之地而自有以成吾君焉所謂道亦行於彼者如此故愚以為上章盡人物之性亦不在盡其性後者以此如此說似為正當精切得本文所以及章句自然字意亦未敢以為信然也姑記之以俟問

章句誠雖所以成己之誠字既主我而言則下句道亦行於彼之道字與行字亦主我而言無疑矣夫知所謂我能孝於親人

亦化之而学於誠者其説偏滯
○合内外之道也蓋人已雖有内外然仁以成已智以成物仁
智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内外也
性之德即誠也非誠外有性性外有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
者全其天也此又謂之性者見得合下天命付與來便有此理
而實具於吾心也首章大註所云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者正取
諸此○其曰体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言仁義為並舉体用意
耳非以智在外也自内而發於外耳君説在外則非性之德矣
○合内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道自道之道同殊
未可説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
當然而言

設使仁為吾性之所有而智非吾性之所有恭有内外之別則
亦只能成已耳安得便有以成物哉故字當如此解○或説成
已成物不要説做一時事如明德新民明德非所以成已乎新
民非所以成物乎然必明德而後能新民既明德則自能新民
愚意大學言明德新民雖有先後之序然都是並頭工夫事務
故曰物有本末二物而内外相對也此章都主於成已而其效
驗適帶得成物耳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一至誠時都
有了故能盡人物之性不在盡其性之外賛天地之化育不在
盡人物之性之外參天地又不在賛化育之外只歴舉而推言
之必有上一節方説得下節來耳若論學者所為之事所施之
序則有先後自成德者言則不必如此明德新民之與此異者

亦以此耳
○時措之宜也蓋仁智之德具於已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
物則成物也仁智是德成已成物是事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
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已
便有以成物矣亦不必説成物在成已之後此説較純正為不
駭人聽而於章句既得於已一句亦為穩愜蓋得於已指性之
德實兼仁智且成已成物各有其實實字又不虚也○仁智是
德成已成物是事故時措之宜註謂見於事者此也德者所以
成已成物之理也皆吾心所具之實理也
故至誠無息
此箇道理最好体驗孔子曰士而為有虚而為盈約而為泰難

乎有恒矣朱子釋察其所安云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
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故曰既無虚假自無間斷○至
誠以實心言實理固在其中矣朱子曰有以實理言者誠不可
揜之類是也有以實心言者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愚謂以實
理言者該不得心以實心言者則該得理心非虚空物也心雖
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虚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
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此亦朱子之言也
○不息則久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
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討前頭見得
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都是説内邊久則徵方説出來由中發

外也常於中則驗於外矣既驗於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是
何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亦無暫理悠遠故其積也廣
博而深厚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有久博厚故其
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亦猶久則
徵意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看是統說聖人之功業
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
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無博之至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被
位然
悠遠則博厚
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
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北亦教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

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民之肌膚淪於
民之骨髓而深厚可知
博厚則高明
既博厚了則自有一段高聳軒豁光輝宣著處蓋博厚是徵於
外者之積實處既積實了自然發越于天光被四表所謂德輝
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無非外積之博厚何以至此要得分
明不可只擭說過○天地間凡高者必明卑則不明矣雖日月
之明亦惟麗乎天則明若運至地下物亦不被其照矣此一端
可見、
高明細分亦高在先明次之天下之物惟高則明鑿鑿皆然人
之明者亦有一段高處在先人之生貌矣庭高聳者亦多聰明

光輝所謂德輝之旨惟横故不知其中稍知者頭亦稍向上此
說作然雖然自有理
○悠遠二字雖未說得最明悠所謂高明者亦與他意相似其
言曰大率功効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云云如地勢悠緩則
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絶皆是惟悠故遠之義○大抵聖人之道
從容不迫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仲虺稱湯曰克寬皆是悠
字意故舜則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湯則萬邦從欲以治
博厚所以載物也 三句
如曰厚德載物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如曰
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
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天下之

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
為何如
悠久所以成物也○與上文所以覆載物同例皆據見在高厚之
悠久而言其實上面高明下無悠久字耶是那上面徵則悠遠
者實到此也始之徵者尚且悠遠况至於博厚高明有不悠久
者耶○且悠久與博厚高明同其始然自博厚則高明內便藏
有箇悠久了○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既曰悠久即
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言何也蓋凡施於外者
無有不根於中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隨之故曰兼內外○
小註云悠是久於外久是久於內此說未當蓋久字自兼內外
也或曰然則悠遠亦兼內外否曰靠出久字見兼內外悠字帶

久以悠久以悠遠至於外而合乎內者
也自悠遠說到博厚高明又於博厚高明之後著箇悠久字
是多少蘊蓄而周遍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但曰驗於外是何
物驗之但曰施於外是從何處接來內外體用便不相離故曰
忠恕二字如形與影又曰無忠做恕不出

博厚配地 三句

上章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地之
道言來方合言之以見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聖人非聖人
無以配乎天地都于已言之矣○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
用上說也蓋亦體用一原之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
此始與天地同用也此只是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

地同體也者言其博厚使載物載物使配地豈略有先後
耶○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用也未有可見體用處故曰如
耳目之能視聽視聽由耳目
德之盛於內自至誠云云則只說到極盡處了德之著於外者自
微則悠遠至高明亦說到極盡處了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而
貫乎博厚高明之後然氣事也故曰悠久即悠遠但兼內外無
有著於外而其根於中者不隨之故誠則形至於能化有以見
其至誠之妙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

此節蓋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
自然非推原說天配地之所以然也○如此者只用帶配地一
段不必兼帶上文蓋配地配天非所以載物覆物者而何為此
說者正未認得上註兩箇言字意而混說耳○無物實生之類
地道之章也未待見風雷流行之類天道之變也未待動至於
無為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

其為物不貳

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

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而言故言下文生物之功如云所以覆
物也所以載物也亦豈但軀殼之覆載而已耶○此數句只是
歷舉天地之道言雖不及誠然非不貳而誠則何以臻此故註
云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不

可兩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為各極其盛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
博厚又悠久也是地之道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
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
又曰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有情有
工運行皆有主宰處故曰神曰化安得為不兼內外
天地之道以下各有箇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
云徵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
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
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黿鼉蛟
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伸其聖人一天地也○章句云此以下復以

若以至誠無息之功用此至誠不云純指聖人言末節章句云
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是純指聖人言但本文則天道與
聖人並言意則專為聖人章句主於意言也
問上條云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至於下條又曰由其
不二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未專為生物之功何歟曰
下條還是重在生物之功也蓋看書自有法則看本文但曰斯
昭昭之多則便是要起那及其無窮也但曰及其無窮也則便
是要起那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便見此條重在生物之功
今夫天二條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如此造辭正是子思善於形容天地之道大
處故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為太不先言一撮土

之多無以見廣厚之為太不先言一卷石之多無以見廣大之
為太不先言一勺水之多無以見不測者之為太此乃立言者
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寶藏興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盡
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
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龜鼉之類為盡山水之利且與上文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不一例看自未穩要皆當依此例逐件自
為一件此說儘長蓋閑入上句有二不妥○章句曰昭昭此指
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
而言也如此則是昭昭與無窮同時有撮土與廣厚同時有非
由昭昭積累而至於無窮由撮土積累而至於廣厚而又曰然
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則又真

若以子思之言為由積累而大者何與曰此亦以子思之辭近
似者云耳意則不然也意正只指其一處舉其全體也故曰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又曰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二不息
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知天地何時至誠無息何時方盛
大曰此難以口舌取信也有是理則有是事當初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方其天之未開地之未闢也太極混一而其所以為至
誠無息者已在其中不然亦安能有此天地之盛大耶朱子曰
實有是理則有是天實有是理則有是地意可見矣分明是由
其不二不息以致盛大也致字須着還他明白
致之一字亦須分明如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會自至誠無息
所致而與之爲對待矣

詩云維天之命
此與末章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
于四方者不同或曰同但是著乎四方則為功用耳此說亦可
此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故為以至誠之在
中者言○末章純於天道言能全体乎天道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中庸所引
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
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天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正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也至
於覆載生成處乃其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體只是至誠無息
雖其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一也此章大旨

不過如此
大哉聖人之道　大字包無小而言
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也故以爲之聖人然
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亦猶云學者之事宰相
之職云爾以其屬他故也若以爲聖人所盡者言則下文待其
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
之道費而隱同彼固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
萬物之所以發育者皆道之所在也道體物不遺無物不有故
曰發育萬物非謂聖人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爲發
育萬物也語錄謂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

之道不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意思此
說最好蓋生長收藏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也天地之道亦爲
聖人○即是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知一
陰一陽之謂道則知道之發育萬物矣物無動植
○峻極于天謂其高際夫天也凡盈乎天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
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
皆與道爲体也張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
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
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程張二夫子之
言皆是極道之全體而言也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於此
可見矣○凡此道理雖若泛然無與於人事者不知其實皆在

人以會其道之中又其踐行處亦往往有與造化相符合
訓與天地相似者故曰凝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
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其實所以大者以其有是道心也太
山不棄尺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或曰如
此則以發育萬物者逐件說來便是小處曰發育萬物觀萬字
與峻極于天字總是擧大規模三百三千本文不說上萬物說
然若就物上論亦是與小處但猶未見其爲至小也今曰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是就人事上說夫人特天地中之一物而其禮
之至微至悉於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許多物其理之細
微可勝言哉此所以爲至小而無內也道之至小無內其要只

在凝道矣
待其人而後行
要凝聚者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是以爲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
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故脩德凝道便亦有此兩端工夫存心
以極道體之大致知以盡道體之微蓋必德性弘大然後是道
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
以察之而無不盡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此章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學問只是知一端不用行也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不見於行何以凝道○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
理也即所謂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

物之生固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
性也使不先有以尊之則中心無物而失本然之推度將何以
窮至事物之理哉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蓋涵養須用敬也○
尊德性工夫闗只是存心如温故敦厚皆然道問學都是力推
勘○問學者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功
也使不有以道之則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
性哉故只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君子必
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故君子又必
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然存心致知二事脩德凝道之大端缺
一不可○堯典欽明二字乃是作聖人工夫欽即尊之尊德性
處明即道之道問學處故集傳云欽作而明用也○道由也謂

循其則也蓋君子深造之以道而循其進爲之方也循即
由也○道問學之以問爲先故曰問學愚每謂學只是效效須
是問○存心是規模要大致知是工夫要細密也如此說便見
存心致知二事皆脩德之事而致知之中力行亦可意會矣

致廣大　廣大與精微相對

德性本自廣大以私意蔽之則非惟無以致其廣大而廣大者
轉狹小矣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乃所以致其廣大也人之心
體本有所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者故曰廣大○盡精微精則
微矣故精義入神

極高明　高明與中庸相對惟中故庸

德性本自高明以私欲累之則非惟無以極其高明而高明者
轉卑暗矣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乃所以極其高明也人之德
性本有所謂清明在躬超然塵汙之表者究竟則止是羞惡之
心也廣大究竟是惻隱故體仁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欲致
廣大豈能將心胸勁展拓開闊將去使廣大耶不過不以私意
自蔽而已若於此說工夫太重又非存心之屬矣○人心本
然大公但私意從中起郤障隔而窄狹了故爲之廣大本心本
自高明只爲外面物欲所動則爲他累得卑汙昏濁了故爲之
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真箇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觀世
之齷齪者略不以介意何高明也致廣大橫說極高明直說私
意輕私欲重爲廣大之蔽者是私意耳既生則蔽其廣大矣意
如雲然爲高明之累者是私欲已既深則累其高明矣如石之

沉於水亦終究乎汙下矣○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
精微高明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事
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要其極則
心體固自具乎事理也

温故而知新

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元有的故曰故不必以爲廣大之已
致高明之已極者○謂故學之矣使時習之也此學字與道問
學之學不同問學是致知温故是存心
○或曰既以故爲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使時習之
也曰故學字面君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道問
學也已智者固嘗形諸云爲之間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

何以云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
待於新來涵泳之則此既曰故學曰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
泳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溫養須用效意也
涵泳其所已知○重在溫字與涵泳字存心意正在此其所已
知此知字與致知之知不同致知之知曰知其所未知也溫故
之知即其所已知者非存心無以致知者說故是前日所知者
今又溫之則是非致知無以存心矣豈不背乎
○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猶大學云顧諟謂常目在之也常
目在之則無將不得矣知明命之非以目顧則知尊德性之
溫故之非直出於前日所學而知者矣此證佐之法

敦厚以崇禮

敦加厚也敦以是敦其所已厚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故朱註
謂是敦篤於其已然者朴實者固有已能厚者有質不朴實者則
如何且□□知其以為指朴實者盖此朴實仁厚變人人都有故
只此生理自然有惻怛之意也
○朱子一說其敦實記之曰厚者只質朴厚朴實敦是愈加厚
重培其本根有一般會是敦厚純朴然或質魯不以為非使
是不崇禮者只太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敦篤乎其所已能○朱子曰厚是資質朴
卽然則敦者是已知乃人心之實質不有知者盖此時未有問
學工夫且是涵養○敦厚以崇禮是儒所說以字而謂敦厚重
者謂崇禮只在敦厚如此則與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一句

存有何今斷只是一般其次而為以慶亦不必拘大意總是非
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猶易大傳云蓍之德
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亦以也豈可穿鑿而謂其有
異旨耶
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其規模一何嚴信乎其為
存心以極道體之大者之嚴也○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能
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涵泳乎其所
已知以理言也故曰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亦以理言敦篤乎其
所已能以事言也故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亦以事言○或問
又有溫故然後可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以不知新敦厚然後
可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然則泥以字而立異說者

殊無意謂○道中庸是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是行亦謂之
致知之發者盖道中庸必擇中庸為先節禮之節文全察審要一
一依他行必先窮究得盡是其所重網在知上故就其所重書
之總歸之致知耳但曰處事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節文則曰謹
其所未謹便是示人以有力行在矣看來看去朱子註自不差
況此又是大節目所在朱子豈容至有差耶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都是相反而相應說廣大大也精微細也致廣大者未必盡
精微他卻有盡精微極高明者多至於虛遠而欠乎實仔細他
卻又道中庸涵泳乎其所已知者或只守其所已知他又卻不
以是自安而日知其所未知矣質純一朴厚者或不謹於禮節

而一循其性地之自然而無檢勘伲郄又於節文川目說只將
未謹盡道體一大一小得其大者或遺其小力於小者又或不
及其大故如此五言以見必兩致其功方爲周至○胡氏又以
知新應盡精微意謂皆以理言以崇禮應道中庸意謂皆從事
言或曰溫故只可應致廣大敦厚只可應極高明乎曰亦可致
廣大而不以私意自蔽知見上意也主理極高明而不以私欲
自累行爲上意也主事此說甚覺有理○道體之大在德性上
德性是吾心體之本然者何以見之蓋廣大者心體本自廣大
也高明者本自高明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所謂良知者則故
其本然者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其此生理自然使有慈愛
惻怛之意所謂良能也則厚亦其本然者也故曰存心胡氏說

得此意出
史氏第三節說要把道問學兼知行而以盡精微知新爲知道
中庸崇禮屬行矣以爲章句亦是此意觀其曰析理曰處事理
義曰知節文曰謹信儒明白可據學者當詳讀史氏此一節之
說其末後行自不須用○史氏曰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
後次序不同必曰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
之先也必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
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體然致知是各
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此說甚好
聖賢所示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既曰莫詳於此則不但有
致知而力行亦在其中矣朱子豈不知問學不只是知一邊工

夫耶又豈不知夫力行一邊工夫爲未詳耶史氏之說痛快在
無力行豈足以盡脩德之事耶此是大關節所在朱子宜不有
有差誤也○或說朱子未是聖人恐謂道不過極於至大而無
外入於至小而無內兩端而已贊朱子者曰心胸開豁源關天
高則所以尊德性而極道體之大者至矣又曰義理玄微蠶系
牛毛則所以道問學而極夫道體之細者至矣如是則至德脩
而至道凝矣不謂聖人而何盡亦由眞知刱行而至於聖域者
也
是故居上不驕
此言其於道之大小精粗皆理會得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
此然亦只是率性而行意非有巧術也乾九三進德脩業都可

上可下不驕不憂正是此理又何嘗有甚巧術機關在故朱子
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味朱
子此說又非惟明哲保身之爲通上下四句不專謂黙足以容
也朱子此說所救甚大下文又以機詐所言者爲是占便宜法
故終被他說又云作詞含生取義時又不如此論其所救又甚
大○至此則道理爛熟之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左之左之
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者也非聖人而何○致知之功
非止仁敬孝慈信之類在所當窮若吉凶存亡之理亦在所理
會矣故能於此可上可下是興足容○新安陳氏以明哲保身
只是黙足以容史氏援語錄以破之極爲詳明痛快且以此詩
爲作中庸者尤爲的實○問國有道足以興何

則以其才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
也以放欲者固多也固有道而言衎言之類而推之其所宜前
致為殞尚多也君子取以之言亦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
反

愚而好自用
看此章與下章須要用德字位字時字來絕他愚自用無德也
賤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是無時也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下
文天子節下章之王者則德位時之兼備者也

非天子
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為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
在非其以德言者其下兼有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為當考

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所或問以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
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天下之心志為言

不議禮
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禮曰禮也者
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
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
差也以親疎言之父子如何相接叔姪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
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
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一說
據章句相接二字指在生時事不及喪服之制看來亦是但據
本文禮字似當該了聖人議禮豈容不及喪服喪祭之大者

也相接字大聚說耳

不制度
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旗如何制又天子之車
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同軌正應此然亦
舉其一端耳蓋車又有許多等但其軌則皆同此類周官皆有
數謂之品制品有不相混而各有倫之意或曰如此則意在異
不在同本文意在同故曰同軌同文曰非此之謂也審異所以
致同如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異就逐項說則天下皆同
矣

不考文
按章句下語錄云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文而或問

則曰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
諭書名何也今按周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
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則無不同矣或
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諭之皆大行人之職也○今按章句曰
文書名名是字之名而許氏却兼象形音者何與蓋有其形則有
其音其形差則其音差如木字加一點便喚木加一畫便喚未
既正其音則書在其中矣故或問又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
也與此互發以象形言日奇象月偏象以會意言天二大地土
也○今按訓文為書之點畫形象於文字為切文書名可改曰
形而名亦在中矣書同文文者書文也豈不是形○東陽許氏
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稱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言

曰天是名考求於[illegible]謂之言聲或謂議禮制度考文
三件說天下之[illegible]如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之類當何所屬又如征伐賞罰之類
又不知何所屬向此以屬之制度未見其不可也
今天下車同軌
此三句非虛尊當朝也其實是如此或問特為明之當者何見
古人雖於君父無溢美
車同然應制度轍迹之度舉一以該其他他物亦各有其度也
○車轍迹之度周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
距之間廣狹如一○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爲驗也
行同倫應議禮倫次序之躰即親疎貴賤相接之躰也

○書同文應考文上云文書名諸字之聲音也声音與字形而
別也今曰書同文謂天下之字同其稱名也如車字如此寫天
下之人皆名之曰車也行字如此寫而天下皆名曰行也○今
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何也正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不考文也○當時雖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然而諸侯不能
以相一天下猶爲周也安得不仍文武周公之舊且其由來非
一日如甲雖變而乙丙不變終不能以通乎天下亦徒自勞耳
故必能一天下而後可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而使八荒同度
○天下之車作者非一人也而皆同軌天下之字書者非一手
也而皆同文天下之行行者非一人也而皆同倫豈非以非天
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無敢自用自專而反古者哉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云云　不敢作禮樂焉
禮樂即所議之礼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礼樂者礼樂足
通去三字要之礼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
只說得樂是聲却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必聖人在天
子之位聖人以德言天子以位言故易首出庶物不可兼德位
○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句正與非天子不議礼制度考文相
應蓋中庸論理之常則聖人必得位故上以議礼等事歸
之天子而此則以雖有其位無其德有其德無其位者
來反論之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一條
按此條言語比論語尤爲周密蓋謂之吾說者夏礼當時無可

學處但孔子好古博求或聞一二以知十或因一二以推百故僅可
得而說即所謂夏礼吾能言之者也既曰有宋存焉則殷礼可
學矣○夏礼吾雖能說然無文獻可證則人不信耳要人信得
須是有證方可行若孔子胸中已自了然何用證耶雖無可證
以義而起斟酌百王又豈拘拘於夏礼乎○既曰有宋存焉又
曰宋不足徵何與蓋宋雖有存焉者寡矣故以爲不足徵亦
可以爲有宋存亦可不但其言各有所主也下文章句又曰夏
商之礼雖善而皆不可考
章句分明云周礼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者此字面非應反古
而何○是居今世無敢反古雖以孔子亦從周從周二字正與
反古相應或疑爲通斂者非也非惟上節失了居今反古句意

而此又失之過而自用一句意皆不成文理○語錄分明云居周
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反古道也或者但以下章云下焉者雖
善不尊註擧孔子爲說以爲不敢自專亦得殊不知此則上文
已有雖有其德一條了此節只是生今世不反古道者故以夏
商對周而言君謂雖有其位條爲通應首節則須添反古一段
意以此節爲通結則又須添自用自專兩段意未如虛心以觀
本文相應之意自明白不待解說○兩節分應首節三言○吾
說夏禮二條與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是非一時之言意各有所
主非記者有詳略也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與論語知其
說者亦非一時之言其云記有詳略者將以指其學一句言
其云孔子旣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

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爲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於從周
矣故云○此節夫子之所感者深矣一以見先王一代制作其
良法美意不得盡傳於今二以見已不得取先王之遺典而集
其大成以垂大法於後只是遵時制而已耳故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
○吾說夏禮一條孔子之意止有編采歷代之禮而斟酌其中
以集其大成爲萬世常行之道之意不是直止從周　而已
其曰今用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爲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
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意甚遠甚抱負甚大但此
意非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引只在從周一意而已○孔子旣
不得位則從周而已孔子之素志固欲斟酌四代之禮樂以立

萬世常行之道不止於從周也特以不得位故從周耳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故春秋行夏時此則以天子行事也
或問云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授正朔正謂
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如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是也建
寅之建謂斗柄月建非人建之也故曰夏以建寅爲人正者以
字亦可見本是改正不改朔朔亦隨之蓋有寅正則有寅之朔
有丑正則有丑之朔正朔之名其來久矣今皆不告朔云云
王天下有三重焉
此王天下者卽上章之天子也是始受命爲天子者故議禮制
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世爲天下道非指
守成繼業者言也守成者雖昏庸亦率由舊章遵其舊服可也

其寡過矣乎
○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爲天
下道者此也註云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此也人得寡過則皆遵
義遵路舍極歸極矣○單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
同文同倫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
觀政於朝觀俗於野
上焉者雖善無徵有其德與位而無其時也下焉者雖善不尊有
其德而無其時與位也○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無民字下方
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於人是
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
上就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illegible]

前則可 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上
焉者卞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不信不從則不能使人
寡過矣此是正意思下文本諸身則有其德矣徵諸庶民則有
其時有其位而人信從矣既本諸身徵諸庶民則考三王百不
謬云云文意自相照應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

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徵字未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
俟字看要把來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
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
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從字盡以
其又有時位也全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也○此一條連本諸

身蓋作自然者言

建諸天地而不悖

○以議禮言之如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天序有典而我惇之其
分之不相侵即天高地下之不可易也其情之相親即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之理也是故君尊於上臣卑於下天地之大義也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亦天地之大義也此以分之不相侵
者言固不悖於天地也天地者道也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之上
下交而其志同與天地交而萬物通者一理也男女睽而其志
通與天地睽而其事同者一理也此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亦見
其不悖於天地也要其所不背者固非一端此姑舉兼動靜而
言庶乎得其大端耳○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

主異作王

位也方底圓蓋之屬天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員列畧動靜
之類即天地之陰陽也凡金木水火土之用或青黃赤白黑之
色此類皆天地之五行也若泛而論之又不必如此之拘於
符合蓋天地者道也道者自然之理也但制度合於陰陽之理
合陰陽是與天地之自然者無所拂矣○以考文言之六書之法
或象形或諧聲或會意或處事或轉注或假借其義無不畢協
於陰陽五行役使萬物而已先儒謂字生於聲聲生於氣二氣四
聲之離合而天下之字皆天下之字不出乎一氣四聲之
離合二氣四聲也者非天地之所為乎且有是物則有是聲有
是聲則有是字以天下之字名天下之物者是物聖人不容無
其字無是物聖人不虛設其字夫下之字天下之人但知其為聖人所

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為也○二氣輕清重濁也四聲平上
去入也清濁之內自該五音亦猶陰陽之該五行也○五音宮
商角徵羽也宮為喉音屬土商為齒音屬金角為牙音屬木徵
為舌音屬火羽為脣音屬水一皆天地之五行所散宜也是何
悖於天地乎五音不出乎二氣之清濁輕重故宮最重而角次
之商最輕而徵次之羽則清濁之間○不曰天地道也而曰天
地者道也猶云天者理而已矣若三重君百世聖人皆是人道
三重亦皆人道也故不用解惟天地鬼神於三重若無相關如
何謂道之不悖質之無疑故解之曰天地者道也曰道便見其
所以有合處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便見其有合於造化處曰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明非所宜不可測之鬼物也自議禮言如

以時之候以制度言如動靜曲折之機目考文言如點畫
以文言清濁高下之音皆鬼神變化屈伸之體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
以議禮言之如郊則天神格以此理之不疑於天神也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而群神之感格亦以此理之不疑於群
神也○又大槩說以議禮言凡其所制親疎貴賤相接之節其
勢相為屈伸其情相為往來各當於理而不失其倫一鬼神屈
伸往來之義也○以制度言之如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而日
月五星之運皆不違其度數之所窺如制蓍以筮制龜以卜而
可以探賾索隱可以鉤深致遠可以傳鬼神之意而斷天下之
疑是亦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以考文言之如日之為音月

之為偶山有山形川有川勢如此之類一造化之迹之呈露也
此以字形言也曰噓則聲隨以出曰吸則聲隨以入曰來則其
勢自彼而之此曰去則其勢自此而之彼如此之類一氣機之
出入變化也此又以字音言也又如曰出曰入曰闢曰闔之類
○又大槩說凡車旗服色之制此屬制度一陰陽變化之迹也
其方員動靜之象一陰陽造化之妙也○又大槩說其字形之
曲折鬼神之變化也其字音之清濁高下鬼神之闔闢屈伸也
○既曰鬼神造化之迹也又曰鬼神至幽而難知一也迹指其
屈伸往來言非謂有迹可見聞也
一說三重合乎理則合乎天地天地惟理而已矣合乎理則亦
合乎鬼神鬼神亦惟此理而已矣合乎理則合乎百世之聖人

百世聖人亦惟理而已矣合乎理則亦合乎三王三王亦惟理
而已矣雖曰以已然之迹言三王已定之迹獨有非理者乎況
其間必有所損益處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亦惟理而已
矣君一一都求其所以合處則百世聖人未來者又將一一比
類而合之乎且三王不謬又豈能以一一皆合而全無所損益
乎君有所損益則將以損益者為謬乎亦惟當理而已矣其曰
考三王建天地又曰質鬼神俟後聖者只是言無往不合無適
而不見其善耳故下云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建天地質鬼神君只暁說大理則當云天地也當晝而晝當
夜而夜當寒而寒當暑而暑當風而風當雨而雨山當峙而峙
水當流而流草木當榮而榮當悴而悴之類其當然而然者即

理也鬼神也當屈而屈當伸而伸當變而變當化而化當合而
合當散而散當培而培當覆而覆當吉而吉當凶而凶其當然
而然者即理也若聖人之議禮制度考文禮當如此者則如此
禮當如彼者則如彼度當如此者則如此度當如彼者則如彼
文當如此者則如此文當如彼者則如彼禮之親疎貴賤度之
高下大小文之多寡清濁一一惟其當然而已故乾之確然示
人易坤之隤然示人簡達之明者也建之不悖鬼神之屈往而
消來無聲而無臭至幽者也質之而不疑前之三王後之百聖
莫不皆然如此說甚闊雅而正大亦甚精密然究其所當然之
實處則前諸說似不可遂廢也盖窮理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方為得之

六章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而語録云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相對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己往方來相對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相對此說似不如一節深一節之意為得其序依此則其序當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始得然亦有說也蓋下條只言鬼神俟聖蓋是以鬼神該天地以後聖該三王蓋鬼神之幽既無疑則明而天地又何悖乎後聖之遠既不惑則近而三王又何謬乎此則分明是以幽該顯未然該已然亦有對意也

人得天地之氣則具有天地之理吾之理即天地之理也天地一鬼神也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萬古一理千聖一心所謂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如此說來庶幾真切

知天也知人也

曰天曰人理無不盡矣曰知天曰知人此知非泛泛之知乃至誠盡性章所謂察之至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以所知無不盡故也制作無往而不盡其善也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盡其善○知天知人知其理也其理則天人一也說見上可以意會天之理盡於鬼神人之理盡於聖人質諸鬼神而無疑是合於天其合於天者知天之理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合於人其合於人者知人之理也此又推本意見其所以合

作上十甘則字
是故下十甘是
子之二字

於天人者非偶然也由知天人而作也

是故動而世為天下道

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法之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則之如此則固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寡過矣

言而世為天下則

此言字所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者也是號令訓誥之類故曰大哉王言又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又曰王言如絲王言如綸皆三重之形於言語者也故世為天下則則準則也豈直煩舌間之一談吐而已哉

以求終譽請求終其譽也蚤有譽詞還便有譽也而新安陳氏

乃曰未終譽要其終蚤有譽原其始此說似小巧義即先之意謂必先有此六者然後有此令譽未有無此六者而先有令譽也饒氏曰道也一理也○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乃亦為人道者何也曰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不為人道蓋此章本然不悖之總是上章居上不驕一句內註腳也原脉則在尊德性道問學上未上來安得不為人道原與愚而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者類也

仲尼祖述堯舜章

中庸一書出於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所以衛夫子之正傳也蓋道學非孔氏一家之學自堯舜以至於文武聖聖所以相

術之大成也
前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
法所以子思於中庸首章則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傳之意出
於孔子者也第二章便引孔子論中庸之言自第二章以下二
書之中引孔子之言大半焉而已所立言盖無幾雖其所立言
亦皆為述所傳於夫子者也至於此章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
之旨者詳且盡矣則於此復以仲尼一身之事終之其下二章
則承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而言皆所以盡此章之旨也蓋
以見群聖之道畢集於夫子一人之身夫子一身正所謂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只觀
於此章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云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幬云云則當時子思之所以推崇夫子者至矣不可復有加
矣負所謂集群聖之大成者亦不待於後世而後其論始定也
夫序中庸而終之以夫子云云者舉中庸之道盡歸於夫子也此
實子思之意也雖子思之意實天下萬世之公論故在孔門當
時宰我則曰以觀予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在子貢有若則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後乎文中子則曰夫子與太極合德
也周子則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
孔子乎不及堯舜諸聖人也蓋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
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自夫子以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
自夫子而後千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也○堯舜所以相傳之
要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先儒謂此十

六字為萬世道學之祖則知夫子之所以祖述堯舜者至矣○遠
其道如惟精惟一者堯舜之道也夫子所謂擇善固執則精
一之謂也允執厥中者堯舜之道也夫子所謂君子時中則執
中之謂也大槩言之則如此
憲章文武○憲章曰近守其法蓋上古列聖創制立法至周文
武而大備故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夫子之憲章者也一言以蔽之則所謂吾從周是也若
考其實則夫子所刪述修載文武之事者衆公之間備述文武
之政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拳拳於文王之文之是本曰
從我夢見周公之類則續續於武王之烈之是述斯亦
可以見其憲章之大略求即此求之其中固有内而本者亦有

外而末者蓋不能以一一指實而分類之耳
上律天時大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也下襲水土大凡隨
寓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合内外本末皆然
或附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
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
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堯舜
之道文武之法要亦不外乎上律下襲而已故或問云古先聖
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受放伐之各以
其時者皆上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辨物居方而其
廣至於昆蟲草木之各遂其性者莫非下襲水土之事也此即堯
舜文武之事也

或以內而本為聖人之大德敦化外而末為聖人之小德川流
按或問云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
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
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又或問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云云則聚
是物各付物之事而所謂純亦不已者乃是就聖人之心言所
謂德極其實至誠無息者也似不可以分內外本末或曰內以
心言夫子一以貫之亦不過是一心貫萬事而已其言所謂內
外不遺孟子註所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是皆以內為心則內
似可為大德矣又下文曰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則本
字似亦為大德所在彼或問所云孟朱子明謂姑以夫子已行
之迹言之自省口迹豈至誠無息大德敦化謂耶內本外末自

不相襲內心外行與事也若心之所存行事之所施則又自有
本末如仁敬孝慈之類在心之本也細行必矜之類在心之末
也如君子道者三之類行事之本也遷立之事之類行事之末
也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前章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
盡其性曰細精粗無些子之不盡者故朱子如此立言耳不然
亦何用此二句若以配大德小德則朱子豈肯既言內外又言
本末如云兼費隱包小大又如云動靜不違內外交養皆用字
不重複也若孟子持志養氣一節集註內外本末則應上文急
於本而緩其末失於外而遂遺其內而言其以心為本氣為末
言為外心為內亦不重複也又內外曰兼本末曰該亦各有當
此說但恐人未信耳或又曰內既以心言非大德而何曰此雖

以心言猶只就述事上說他皆指人如仁敬孝慈信之類逐件
內面存主工夫皆以散殊者言非指萬理之一原天下之大本
所在也
章句云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謂非可以一端盡也故或問
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
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
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而以
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為下
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
也

人道雖亦實自堯舜來至孔子大集之孔子刪書斷自唐
虞此道字該盡天下道理
近守其法○文武者法制之備法亦道也道觀淳備法則該密
矣如前云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又
如云立法垂訓於天下法豈道外物哉三代之法至周始備故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雖堯舜文武所以行之於身而
措之天下者亦何者而非上律下襲之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
明
謂其萬理具該應用不窮也○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
已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言夫子之祖述憲

上達下發見萬理萬殊各具太極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包涵並育而無遺矣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者謂其日少而壯自壯而
老所以貌之於心而措之云為之間者之應曲當萬變不窮者
如四時日月之運行乎萬古而無有一息間斷時也要之無不
特誠敬而體如日月如四時止是至誠而已矣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並生天地之間也或者乃
謂道並行而不相悖大時光顯之聚魚鼈之驅雀為有相害者不然
道行乎二理而終於太極不以此而道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
之生莫以為消長之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不害於並育
也如為不並育則若今獸鬼魚雀之類當為所並而無不遺

發之百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萬所謂物各得其所不相侵害
者也並行統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
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
或問云曰天地其旨之則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高下散殊者
小德之川流而不已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不害不悖者小
德之川流可見大德小德還從裏面說究其實則只是元亨利
貞之分合言也如萬物資始於乾而動植飛潛之為始者有萬
不可測者分為大德小德參而下散殊是聚成語亦以內為言
故章句云所以不害不悖所以並育並行云云德云所以知者
知也所以行者仁也○目並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
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

育並行者大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行乎大
德也但小德者全體之分合則自內而之外也大德者萬殊之
本本則外之所本也故朱子小註曰小德是流出那教化的出
來
內因心也大德敦化亦心也但大德敦化是純亦不已之心是
體統之心也所謂內者之心是逐件之心也聖人之小德之川
流如有容有執之類何者而非心所主宰耶○潛室曰細的道
理為本為內麄的道理為末為外○雲峯曰如不時不食是末
要之特是本如活潑潑是末安土敦仁是本○朱子曰大德
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教化底出來○又曰如中
和中便是大德和便是小德只是一箇道理○曰脈絡分明曰

根本盛大竟其所以為脈絡為根本者在萬物與日月四
時乎亦有在也蓋元亨利貞有統體者亦有散殊者如三綱領
八條目相似○鄭云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如飛潛動
植各一其理春夏秋冬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乃一
本之散於萬殊者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
者大德之敦化如飛潛動植雖不同而本乎一元之氣以化生
日月四時雖不同而本同太極之理以斡運乃萬化之原於一
本者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
蓋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以
聖人之不害不悖而為小德之川流者言之如仁之於父子固
無害乎義之於君臣者禮之於賓主固無悖乎智之於賢否者

於聖人之並育並行而為大德之敦化者言之天理渾然而燦然者畢具於其中至誠無息而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立天下之大本而天下之理莫不兼收而並蓄知天地之化育而天地之道有以兼總乎條貫者也○曰子論聖人之大德敦化處只言立大本知化育而不兼言經綸大經何也曰三十二章言大德而兼五品大經言者亦如為下不倍章帶說有其位而言也宜細察之此亦是一疑更當質諸明者

內外本末字不重復盡礙如天地日月四時處實無所不以不必就以內與本為聖人之大德外與末為聖人之小德蓋此以上且說聖人之如天地日月四時處未及推本其所以然也至下文則以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

德之敦化大德敦化則謂其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在聖人則為胷中之純乎誠而言也小德川流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如天之物各付物物物各具一太極處故飛者自得其所以為飛之理潛者自得其所以為潛之理日明乎晝者不可少侵乎夜月之為夜者不可少混於日時春而春時夏而夏時秋而秋時冬而冬四時各布其令各供其職其所謂脉絡分明而往不息者也在聖人則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時乎有臨而聰明睿智時乎有容而寬裕溫柔時乎有執而發強剛毅時乎有敬而齊莊中正時乎有別而文理密察如此之類者以其胸中之一理者拆而為萬理渾然者分而為粲然正所謂貫中而通理也故曰小德者全體之分所謂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者也所分者分此一理以各為其理也○故朱子於或問答內外本末之問只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謂其無所不該也其上文論聖人亦只曰純亦不已聖人之大德敦化其物各付物者聖人之小德川流絕無一字干及內外本末字亦可見矣

黃氏以萬殊之本為天命之性可矣以全體之分者為率性之道則非也要之聖人之大德小德皆在天命之性其率性之道乃在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如日月四時之錯行代明皆兼內外該本末言○若以內與本為大德外與末為小德然則猶皆之一字而求之當有四箇大德敦化而可乎○大抵自聖人而言則只是一箇心體所以祖述堯舜者此心體也所以憲章

文武者此心體也豈不同一箇大德邪不必以此內與本字當之也○退書曰混兮闢兮其無窮乎曰混兮者大德之敦化也曰闢兮者小德之川流也故註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

並育並行就把作大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幾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他求也

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蓋就並育並行中細分之日往則月來日自日月自月春往而夏來夏往而秋來秋

往而冬來冬往而春來以至萬物之生飛自飛潛自潛動自動植自植大自大小自小而其中又彼自彼此自此其所以不害不悖者盡此理之散殊分布爲之也故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也所謂此理之散殊即小德之川流者也

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内面說而於聖人大德小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本體之分合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

此一節主天地言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故並育並行處便見是大德之敦化不害不悖處便見是小德之川流章句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字亦甚重推本之詞也或曰但主天地言則大德小德便是萬

物之所以並育而不相害道之所以並行而不相悖㦯再無箇所以㦯如說乾之元亨利貞又謂剛健中正是其體著非也曰不然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正如萬物各始各正保合之類大德小德正如於物上見得乾之元亨利貞㦯最要分明○又曰聖人盛德之至泛應曲當如仁於父子無害於君臣之義之類視之明無害於聽之聰之類則天地之不害不悖也仁以愛人知以知人三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之類即天地並育並行也仁義禮智以時出之即天地之小德川流也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之大德敦化也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爲字亦未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爲大之實也蓋物與日月

本下具有發字

[illegible]上說大德小德則說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也

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

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睿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知略分別也○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作聖皆其所知在爲敏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衆人所得而同者也故朱子又曰只是一箇智○睿智二字雖只同意則能思智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爲也知屬靜魄之爲也人以其能知未嘗能藏往○聰雖屬耳所以聰者心也明雖屬目所以明者心也睿智則一以心言

以下五德但以心言

務深於寬溫深於柔[illegible]又深於發强剛毅則有立剛則所之不能發强剛毅又有不息之意强深於發剛深於强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一莊亦謂心之端嚴皆以心言有敬方自外言或謂齊莊是心在是貌爲分内外言非也中正則又益細微文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朱子曰如一物初破兩片又破作四片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寬裕溫柔溫柔更深於發强剛毅深於齊莊未必强鍾强柔本體或未必剛剛指一時發則堅忍而剛有終也寬而後能溫裕柔則益純矣仁之至也○朱子曰此與睿知之智俱亦一般今須看得語勢有分別始得蓋彼雖亦曰知以睿智言而歸有臨此則就知之一字上細推備言之歸於有別就可以應事上說此則

以異作謂

淵之

尋異作非

一則發致上雖以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下文當云文理密
察足以有別不致重復○聰明睿智一條此則歷舉聖人之德
在此未說到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
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周遍之意[illegible]白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偏是爲周
遍也[illegible]之意蓋自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
無不[illegible]淵也兄此皆以其充積於中者言也充積極其
盛言所[illegible]者極遠矣貼如天如淵只是形容上文之溥博淵
泉[illegible]本也故註曰有本當分貼淵泉二字皆假借字
發[illegible]也下[illegible]淵其淵只註云淵淵靜深貌可見有本是解

泉字[illegible]四字却有大德敦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
判然不相干也○如天如淵者此章小德以其發見於外者言
也[illegible]如此天其淵者以其存諸中者言也故貫其辭
曰此○舟車所至以下盡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故信悅也若曰
敬信悅則[illegible]名浮溢乎中國纔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
去處也○莫不尊親謂亦知所以敬信悅也○配天言其德之
所及廣大如天但論其德處便是他德之所感非必是聖人欲
德至此故曰[illegible]云

惟天下至誠章

惟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
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
經之以爲天下法也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只是謂聖人一身
所處之五倫皆是天下之大經聖人處之能各盡其道而無毫
髮之過不及則爲能經綸之矣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
之至故足爲天下後世法也註[illegible]各盡其當然之實者聖人之
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同一實
理也○經綸二字原來歷蓋初閒人與人群居天地之中渙
然無統於會歛無以異也自聖人者出於是各自盡其道以立
人極爲子而孝爲父而慈而其父子之相與也親以做箇天下
父子底樣子是父子一倫本自渙散今爲聖人經綸成箇統紀
與夫婦長幼朋友皆然故曰人綱人紀○如爲子而孝爲父而
慈皆有理其緒而分之之意所謂經也其父子之相與也親則
又有比其類而合之之意則所謂綸也餘倣此

經綸天下之大經畢竟是大德中之小德如小德川流章之有
溥博淵泉也不必強以經綸爲肫肫其仁亦爲大德也恐以大
經而言如爲下不倍章有曰雖有其位者云○天下之大經即
天下之達道也故曰畢竟是大德中之小德其以經綸爲大德
敦化至於立大本又爲大德敦化却成兩箇大德如何或曰上
句是以心之用言下句是以心之體言然主於用則其分殊而
涉於小德矣

經綸天下之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立本渾淪說
爲是鄭氏謂立人之本則仁民愛物之類從此出古義之本則
敬長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illegible]一本之意況未發之

中未可分條理分條理言則爲小德之事人從心上起經綸者正是心體所在到起處方爲經綸○或問經綸天下之大經是以存主處言故爲大德敦化而章句乃云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既以存主言如何爲功用曰是功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言身於人道各盡其當然之實而使天下後世皆於我乎取則人事盡於我矣其爲功用何如至於立天下之大本雖不出乎吾之一心然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大而三綱五常之所以各盡其道者出乎此小而百行萬善之所以各當乎理者亦出乎此其功用又何如至大本之立非但立在心而已謂萬化之本所自立也○經綸大經心之大用也立大本心之全體也

知天地之化育

化育是其大原處即所謂天命也該四時五行庶類萬品而言要見得廣大之意故曰浩浩其天○今言二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相契而無間故曰相知是爲真知非但聞見之知也今聖人之於天地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道相契而情無間豈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非但聞見之知而已哉○知化育以心言知其理也贊化育以事言助其功也○又此三段彷彿如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先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則無以盡人道之全而非道不遠人不違人以爲道矣○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至命也知字似不足深說然人於此但說得知字分曉而

今見只作百耳

大廣大之意蓋天地之化育其廣大如此知之則已之道亦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此猶廣大也○夫焉有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當從先學力所致者都必有所倚著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詩書之啓發或待思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倚求有所倚非天然自能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既以發於用者如何亦爲大德敦化曰此章所以章句數箇誠無妄字盡誠無妄云者即上章所謂誠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純亦不已以德體言物各付物以敷陳言此章句之則曰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云擬誠無妄者體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是其以經綸立本爲明白矣而又曰

其於天地之化育亦極誠無妄有默契焉然誠無妄非純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求之則句句是大德敦化之事但曰至誠便是以心言總以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大經即以至誠經綸之所重不在至誠乎故章句每每提起至誠字其爲言大德敦化也何疑此說亦自七張來看自然主當者

經綸天下之大經三句缺一不可添一亦不可蓋經綸致和之事以道言也立本致中之事以性言也化育則與四時五行庶類萬品之所自出者同其功用也蓋至誠無妄以心之實理言功用以心之實理之所就者而言總是贊其知則生知行則安行更非有待於外有倚於物也聰明聖知所以不敢以聖字當仁義禮智者爲上是聰明下又分屬不容於中間著箇安行之

而異作與

德也此聖字卽當然字誤曰睿作聖
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須看一者字只是說至聖之人其
曰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只是其尊號耳若於達天德處說得忒
詳明便正是說他已知至誠之道了易本傳云其孰能與於此
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其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處亦不必說太重只是舉聖人言耳○達天德謂能通乎天德
也指其仁義禮智之妙乎元亨利貞者言無復毫釐之雜此實
方得全聖之德完全而生知安行貫做爲一了所謂生知安行者
智也亦知上重矣上章言至聖之德至於天下之人皆知敬信
而悅之是至聖之德人猶可知其際也此言苟不固聰明聖智
云又是至誠之道非聖人不知其蘊也達天德者此達字是下

學上達之達言其通達無間也
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旣知此則子思亦未爲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何以能知之不知
又安能言之豈子思遽以此自處乎曰先儒云有有德之言有
造道之言子思此言造道之言也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
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此謂也子思孟
子亦皆及之之聖矣○達天德而知天地之化育本無大異但
此是以至聖之名德而言惟聖人能知聖人分明作兩聖人說
不可謂至聖之德自知其至誠之道其實至聖之德固自有至
誠之道然子思本意實非做一人自知小註云如孔子之知堯
舜孟子云聞知見知皆其知也[illegible]外也

容異作臨

一說達天德只指聰明聖智言曰至誠之德豈止聰明聖智而
已更有仁義禮智之德在此正上章之至聖者也故曰至誠之
道非至聖不能知如何只說聰明睿智曰此節重在智上故只
言聰明聖智而聰明聖智中自有仁義禮智之德而仁義禮智
之德卽聰明聖智之所爲也故上章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
句方細分仁義禮智○黃氏洵饒上章註曰聰明睿智此是小
支足以有容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柔以下是節解者來亦
似有理故黃何嘗曰生知安行者智也豈非聰明睿智足以該
仁義禮智如此則達天德只是聰明聖智妙契天德也此說似
長
語類曰此兩章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

說存主處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
莫不知尊而親之詳其自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其天其淵故
非聖智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其自裏而觀之則難矣
上章言聰明睿智仁義禮智固是小德之川流然溥博淵泉亦
大德之敦化也此章所言經綸立本知化固皆大德之敦化然
經綸五品之中萬目條爲則亦未嘗無小德之川流要之一本
散於萬殊萬殊原於一本固自截然不得此亦其大略分對觀
之則如此耳
至聖然德之施於外者言至誠然德之存於中者言故朱
子以爲衣裏之分也○一說前句云上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
至誠之道也若以爲兩人言及下文云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

人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則從以一人
言故未小小說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自知也誠以仲尼祖
述之小德大德本主一人言耳蓋其發用於外者皆其存主於
內者之所爲其存主於內者亦惟其至聖乃能自知也故曰則
亦非二物也未知然否○位於上說則所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
能知然未文尚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詞意適
不同也雖有未子小說遂當因從前說作兩箇人

衣錦尚絅章

此章再叙入德成德之要○未子書類云衣錦尚絅之意大段
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都是闇然而日章中庸後
面說得何等大乃又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

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故或問云其曰不顯亦充
尚絅之心以至其極可由是言之則入聖之功安得不自立心
爲己始○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衣不著錦可也曰詩傳下箇
文之太著太字有斟酌且中庸意實有錦無錦則內空踈無物
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至此方說說下學君子之事然其着削與衣錦尚絅者的相當
也故曰尚絅故闇然未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
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此正忍所謂與衣錦尚絅
相當也或者不察謂此一條通是說衣錦尚絅一事說謂衣服
飲食皆道之所在此說亦能惑人然着日章日亡字便說不去

且異作具

了衣錦掛在裏面只可說章如何說日章日章者有向章明也無
錦者在裏面只是裏面無文耳如何又說日亡○衣錦故有日
章之實實是實有實事之實非謂裏面不實也但朴實無做人
便自有不厭而文且理在不必說成德○所謂爲己者未有許
多工夫在只是有此心耳故章句二則曰立心爲己三則曰有
爲己之心下文則言爲己之功也○淡簡溫都是爲己之目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但立心爲己者外面自然是淡不覺有許多滋味也自然是簡
不見有許多般繁光采處也自然是溫不見有許多發露詳暢
也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
非以不厭而文且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不厭與淡反對文與

簡反對理與溫反對不可說君子之道何處是淡而不厭何處
是簡而文又何處是溫而理只如此形容君子闇然日章之意
耳非是簡中自從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之中自有理
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則不可淡
簡溫者有若無實若虛也不厭而文且理者其實則有且實也
○君子之道不事高遠玄妙淡也然是實心所存自有耐久之
味則不厭焉君子之道平易近簡也然是實心所存應酬自
有其度固文也君子之道渾然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也然是
實心所存妍媸自不相混則固理也此皆據君子一段爲己之
心而詳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但實心所存便自不厭而文且
理此理其妙處在理之自帶來有莫之爲而爲之妙○就衣服

一端而言亦是君子之心但下句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則已
說開去所該者廣曰日章者言其德日以光顯也此豈特指尚
絅一句耶曰為己之心者此方寸地也曰遠之近風之自微之
顯者亦此方寸地也要之下文謹獨存養皆只是為己之功為
己之心使是徹上徹下之道有為己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
謹之由得用功之要也○或曰不厭而文且理是後日所能之
事為己之心固只在淡簡温三字上但今日淡簡温即今日便
自有不厭而文且理之實[illegible]也就是一村夫子教子侄
是朴實寧謹便自有一段不厭之味文理之效不可謂今日淡
簡温後日方不厭而文且理也○後來為己之功即所以充乎
此心也故曰自下學求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

也
知遠之近蓋人知有遠而不知有遠之近知有風而不知有風
之自知有微而不知有微之顯故曰云云○見於彼者由於此此
指吾身言而內今簡心在風之自自則純以心言也風則自此
而之彼者也知風之自動化所由也微之顯則自其心之形於
身感於物者言也○自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至其極或問曰
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故詳此一章之言大槩
皆是此意如曰淡曰簡曰温曰近曰自曰微曰內省曰人所不
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曰不大聲色曰德輶如毛
云者大槩都是朴實隱約定於己而無待於外之意此乳子家
法此子聖心法也

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種
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此所謂遠所謂風所謂
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篤恭而天下平則合謹獨存養之功
而致其極者也○知遠之近三句所知不是尋常細故其知得
已到頭了下文潛雖伏矣而下以至篤恭而天下平者只是充
此所知而已
近者遠之近也自者風之自也顯者微之顯也人知有遠耳而
不知有遠之近知有風耳而不知有風之自知有微耳而不知
有微之顯遠之近遠實近之為也風之自風實有所自也微之
顯顯實顯乎微也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總在心上見於彼者由
於此○彼指人此指我此字兼身心不可全指心蓋對彼字言

是人己相對身之中便有心也至下句風之自則以形於身者而
加於人者為風而其所以形於身者則心也故語錄曰知遠之
近知在彼之失由在我之得失此與章句正同又曰知風之
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也此句即有可疑何也得
失以身言邪正以心言則章句此字內無心了恐非本文大意
而先儒遂以為自身而謹之恐未免於誤也
風在遠前一步遠近者彼之發也風自者進退之發也然風自
總在一身之內風在身之外自而後近近而後風風而後遠倂
細勘則是如此近只是身風與自又總在一身上自在身之內
風在身之外
可以入德矣

故其作做

叙其作斜

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己是其本也故大全有為己之
心下註云本起語意說來者下文知所謹而可入德句則知是
帶三知說而謹字與下文謹獨字同然戒謹恐懼存養之功亦
是謹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
之一事心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戒懼靜時工夫故曰知所謹
之謹兼謹獨之謹只是一事○可以入德矣據本文及章句此
句皆只帶知遠之近三句不通帶淡而不厭云云盖入德兼以知
所謹言自知識上論也為己之心且說得皆貿知此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能於
此致其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故謹
獨工夫此以己能知此者言故下贊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耳山陳氏之說非也本文不曰內省不疚故
無惡於志
內省不疚者以能察乎善惡之幾而遏人欲於將萌故有善無
惡而內省不疚矣○上言入德之門此則言入德之事由此直
入到不顯惟德地位方是住處也○朱子曰古之室在東南隅
開門東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進便先見東
南隅卻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
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漏入也○先見東南次就見
西北而後及西南者盖東南與西北以叙相對故身東南而面
向西北西北先見也既見西北則旋自西南盡西南與西北以
直相對故必見西北然後見西南也語錄所謂到者曰到也○

室西南隅所以謂之奧者以其一室中最深密之地後見之所
也室西北隅為屋漏者以其對東南之戶光所漏入也
祭五祀於奧以其幽陰也求神於陰也○古人室有南北二牖
此云光所漏入者戶之光非牖之光若牖之光則西南隅亦可
言屋漏矣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而可敬所謂信只是
敬信之心常存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也
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為己之功既
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故云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并言
其效者以德而因及其效也此處德雖成矣然未至於至德淵

微之地無聲無臭之域下文愈說深去其不賞不怒雖都不言
德然彼既以德致效則其德之進亦不容至於此而自盡也亦
何德性之不賞而勸非以德而致其自勸乎○為己之功益加
密能於獨而謹之工夫已密矣又於未動之前加敬工夫益加
密矣
○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是由內而外由靜而動也此章先謹
獨後戒懼是由外而內由動而靜也由靜而動則曰必其體立
而後用有以行也由動而靜則曰為己之功益以加密也二者
將孰手今欲下此二者工夫當從首章之序乎當從此章之序
乎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前元有靜靜之前亦有動論工
夫次第則體而動用故先靜論工夫淺深則靜存之功更密

用、具無

於動[illegible]無事而用敬也二者齊手交做工夫一先一後若
致知力行然然知行二者亦是見一步地位做進一步脚但終有
先後一定行後於知不可以循環言或又是知到而事或及於
此而益求所未至非止一件知行也
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
而後可以致知[illegible]之未發分明在發皆在中節之前論
工夫疎密則先謹獨而後存養都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
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序言
一節深一節也
時靡有爭[illegible]將字未作上字用詩經無言靡爭係是無敢爭之
[illegible]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

有一言以感人自化之也是主祭者奏假無言而衆預祭者皆化
之無有爭[illegible]失禮者也詩經無一言[illegible]人言○此以極其
誠敬無言者猶易觀卦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意者言說則
奪吾心之敬而不純一矣其云人自化之指預祭之人也不賞
而勸不怒而威是說此意說出來○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
民威靡爭意也
不顯至其刑之詩以周先王言君子篤恭若天下平說開來此
君子就是上面爲己謹獨存養之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即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
不顯二字然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是幽深玄遠而不顯
之故詩人以穆穆文王爲言蓋盛德之形容也自戒懼而約之

自[illegible]而精之則至不顯矣篤恭即是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
處故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
詩[illegible]如毛[illegible]詩[illegible]所作以送仲山甫大雅烝民之詩
[illegible]也本文云人亦有[illegible]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illegible]言德[illegible]民鮮克舉亦猶中庸易爲難
之意[illegible]不[illegible]之甚是細微之
意矣
此一章再叙入德成德之事[illegible]一部小中庸者蓋中庸一書
不是言入德之事則是言成德之事而此一章自始至推到至
德入德成德之事俱[illegible]悉而無遺所謂三達德也五達道也九
經也三重也天道也人道也其理二一不能外也亦是自人道
推到天道也

中庸首一章則該括一篇之旨而無遺末一章則收拾一篇之
旨[illegible]書始終一致中庸[illegible]一誠然篤恭亦敬也上
至[illegible]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水火者只爲心上工夫不
同[illegible]心[illegible]而不死故曰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佛氏又是

重刻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中庸卷之四

論語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為字不可認做是字又不可將做作書言蓋論語二十篇而學而一篇則為之首也亦是作字意但不謂作書○故所記多務本之意蓋道有本學者之先務也○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入道以知言積德以行言此書在事物為道得此道於心則為德曰門曰基者本之所在也學者必先務此而後道可入德可積○本學之明德得於有生之初者也此之積德全於已生之後者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論語二十篇學而為首即此一章之言味之蓋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者此也蓋學莫先於成己故以學習而悅先之其次莫要於成物故以朋來而樂次之然其歸在成德故又以不知不慍而為君子終焉總其語意是皆以在下者言如本章明德新民止至善則皆以在上者言然論語一書以載孔子之言行而此一章則雖孔子教人之言其實一生之履歷皆不出乎此矣門人記此於首論之首不為無意學而時習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慍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蓋是夫子就已分上言其道之始中終如此

人性皆善者理之一也覺有先後者氣質之不一也註中覺字兼知行本伊尹云使先覺覺後覺朱子謂先知云者知知其所當然覺覺其所以然既覺其所以然則知其所當然在其中矣況伊尹並言知覺專言覺豈非以覺能該知乎○乃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先覺是已能明善而復其初者吾必從而效其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即性善之本然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此所為字兼知行與為之不厭汝為周南一為字同○知者知其理未見於事行者履其事而理在其中矣故曰心與理相涵以知言也身與事相安以行言也非理自理而事自事○習鳥數飛也禮記曰鷹乃學習集註之言蓋本於此○說喜意也凡人之所以為學而意思苟且工夫間斷不喜學者只為暫去學他而無時習工夫所學不熟中心不見那道理中一段可嗜之味故耳故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此悅正謂樂學也故曰其進自不能已矣非自有其所學者而自喜也或以悅為自得之妙者非也集註玩味可見○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悅此悅字專以知言學者正欲以行之也苟時習之則所學者為我得而可見之行矣故悅此與上段程子之言皆主知言本章謝尹二子皆以此節專主行言是差認了○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味此言則知本學序所謂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與夫所謂

然則雖知能盡其性者大抵皆是知上重了固有知而不能行
者然知而不行者亦未為真知故也
○看此一章須要先認箇學字○門人記此書而獨以此為首
亦可謂大有見者聖賢亦讀書今之學者亦讀書然其中却有
不可同年語者故學者當先認箇學字
有朋自遠方來
朋同類也謂學者自遠方來從之見其不但近者來也以
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德不孤也既能成己則自能及物矣此善
字即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夫與人同歸於善者君子之本
心也故信從者衆則我之所知彼亦知之我之所能彼亦能之
有以慊其素願矣云何不樂○樂主發散在外此章大段是說

表亦不說是予發足蹈也樂散在外非全在外也
人不知而不慍
○此人字說得廣凡以善及人之人皆在其中人不知不知其
善也謂之學亦可為學所以學為善耳不慍心中無少不平也
何也為其有見夫在我者盡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有為己之
心况其習之熟悅之深而至此又何欣戚之有○人不知而不
慍此全是學力所到德之成即學之成也常人於不知而慍則
擗矣不慍者惟知學為分內事恍然有所致而略不以在外
者為欣戚作輟也德之成也可見故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
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慍含怒意不可說得粗故不
止曰怒而曰含怒不止曰含怒而曰含怒意○學在己無係於

人也知不知在人無預於己也有見於此故能不慍○夫學既
足以及人則所謂得志與民由之至於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
澤固其能事也而乃不為所知其能無慍者寡矣故能不以此
為慍則其所就所造為何如信君子也○雖樂於及人然猶未
見其為君子以其未處逆境也必不見是而無悶則處逆境如
順途而凡一切身外之事舉皆不足以介其念慮矣此非成德
不能也乃所謂君子○人不知而不慍須要體認得君子學在
己知不知在人意思不可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來實袖而以
為知命故不恤也此等地位去知命之君子遠矣○學之正者
其所學者乃欲明善而復初非異端俗儒功利之學也程子曰
古之為學者一今之為學者三文詞也訓詁也異端也苟無是

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聖人之道即所謂正學也正學
即明善以復初也此即古之學者一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
或者不察其進自不能已矣之句是說事意乃謂與此正相應
而連此不已亦悞說是悅後之不已不知悅之深而又不已有
何意思只管恁地悅而不已○樂由悅而後得未有成己之從
亦無緣得及人之樂也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君子未有及人之樂
亦未敢許其能進於君子之域也
其為人也孝弟
○聖人教人為學不過教人做人而已而人所以為人者仁也
孝弟則仁道之大本也孔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此章論為仁必
本於孝弟故以次於學而時習之後○大抵人只一箇心柔肋

人也一箇心惡逆人也一箇心人既柔順外面所接的人雖不同或親長或師友或衆人我既能順親長則於他人雖非親長之比然我之心只是一箇故不好犯上作亂但所厚者薄未有不薄者也○未其為人也孝弟一句似乎專指氣質說然亦雖論其為人也多慾寡慾亦有資質合下的亦有習成的况君子務本知務孝弟為本而能孝弟者亦有上文是據見成的說○犯上犯者不順也拂逆也與之忤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叛君賊父好勇鬪狠之類○孝弟則其心和順犯上是小不順作亂是大不順好犯上好作亂好猶言愛也孝弟之人犯上雖未敢必其無然終是少若作亂則可保其無矣孔子謂由求二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蓋由求亦是孝弟之人為親負米有父兄在之類可見○干犯之干著也

君子務本

○能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少好犯上不好作亂即此意而反言之也○其為人也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而所為皆仁道也故曰孝弟為仁之本可見君子有志於仁者當先務乎孝弟也○本猶根也本字說得廣根字指木言為仁之本本字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本同故須着箇猶字事事有本行字與為字終有些不同行纔行也若專指在外者言為字則一身皆有○謂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孝弟為仁之本所厚者薄仁所不薄矣要之仁亦是孝弟之本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事君忠事長順此便是仁道之生生處也○本立而道生凡所立者謂之本本之所生者即其道也○謙退不敢質言皆實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故記言者於首章之後繼以孝弟言者示人以所當務也又次之以巧言令色者示人以所當戒也夫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致力之地然於此却有天理人欲之分在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如正顏色必近信出詞氣必遠鄙倍是乃為己之實功而非為他人觀聽之美設也如使

巧其言令其色徒事華藻以悅人為主則本心之德雖有存焉者寡矣○此等人只知善其辭色而不知善其心術且其所以善其辭色者又皆只欲聳動人之聽視其心全是作在外不復知有著己之實事矣信乎其不仁也○人之心最要不為物欲所役使巧言令色所以鮮仁者以其役於物也如此等人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正一類人物也○為己為人天理人欲之分也巧言令色則全是為人而人欲滋熾天理熄矣本心之德即天理也○巧言令色有所為而然也正顏色而近信出詞氣而遠鄙倍是朴實頭工夫無所為而然者也有所為而為者人欲也而為者天理之當然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以周人以栗

使民戰栗亢類至義之盡是亦巧言之流也夫子所以痛責之
或曰宰我本爲不知立社之本意故附會云爾非欲表公之悅
也此說固是然亦曲說曲說者必無直心安知非以取悅乎
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三省特其精察力行中之
三事也蓋曾子無所不用其省此蓋其晩年進德於他事已當
其心而獨於此三事自覺有不足者故云然亦其自述勉人之
意歟、
爲人謀而不忠乎、
○大凡人於自謀未有不盡其心者惟爲人謀便不能得如之
事猶己之事故曾子以不忠自省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不信則或面而不心以實則外如是內亦如是無所不用其
極○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
之謂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蓋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行之
分賢賢易色章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子夏之言而
律曾子之言乎、
傳不習乎、
○傳於師者退多不能習於己而苟且鹵莽之弊或不能免故
曾子以不習自省○最要看三箇乎字乎字有自猜自疑之意
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無二字亦從乎字
生○所謂得爲學之本指自治誠切言誠誠心不欺也切切己

曾子之三省決然在一貫之先○廣平游氏小註曰古之人
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此蓋出於刀筆
答洪駒父第二書曰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
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參七南反此
本小註然古人多讀作所金反案杜詩鳥中之曾參是也
道千乘之國、
○道治也朱子小註云不言治而言道者蓋治者政教法令之
謂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故曰道依此則不當解云道
治也且此處故以道爲從心然則道之以政此道字又如何分
別、且所引小註乃朱子未定之見今曰道治也則道即治矣不
當異論○近之所以訓治者道理也理之謂治○道千乘之國

馬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謂八十家出車一乘且一乘之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粮具焉恐非八十家
所能辦然則古制亦重矣民力亦勞矣故當據馬氏○八百
家出車一乘則千乘爲八十萬戶矣
敬事而信、
○敬其事如做此一件事則心一於是務要做得停當敬訓主
一無適程子本兼動靜此處敬事之敬則專是動也○敬訓主
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
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爲主一而無
適也○三解釋書要之欽曰欽只是主一當事而存提撕警省
使常惺惺在這裏便是欽纔不欽則心便昏昏蓋人心萬理畢

只敬以一謹嚴相似既許多事物在這裏前輩謂衆史筆者亦
亦褒貶矣若非具藥安能說到此地位所謂前輩謂留南書
信於民謂與民有信也凡發號施令朝會刑賞不朝行而夕變
始然而終不然也宋王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亦只是道而已
敬事者敬已之事節用者亦節已之用度也信者與民有信也
或曰臣民皆當以信愛人愛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
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可見其有異義
使民以時之時不用農功之時也不違農時是時方用農功之
時也○使民以時之時謂農隙之時也或曰如春耕夏耘秋收
之時乃農隙之時非農事之時至冬乃役之冬乃農畢之時也
何必云隨其時事之隙又歲十一月徒杠成註云十月農工已

畢冬周禮以大司空爲冬官亦取其農畢而可役民也大抵畢
字與隙字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閒隙而已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隙也朱子云古者四
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而杜氏註左傳
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足證矣○馬融曰政在養民[illegible]曰
食哉惟時一也朱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而敬又信之本
聖人言語自有次序不應胡亂說出故此章之言敬了是信信
了是節用節用了是愛人愛人了是使民以時但聖人之言是
渾然天成仔細看來便有羅列因雖然後人若學聖人說時把
又幾相因來串著又成零碎不自然依此玩味之可也

○此章只要見得治國之要在此五者此五者皆從爲政者身
上說所以爲治國之要若夫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之屬乃其條
目只非其要也故曰亦務本之意不然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矣
味朱子在此五者之句見得又覆相因之說是餘意
○楊氏上不敬則下慢之說似乎臨之以莊則敬非孔子正意
又曰傷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則兩事殺似爲一事看了
故朱子置之圈外○正蒙十三篇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
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
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弟子入則孝
○弟子即今所謂子弟即小學生輩也入孝出弟弟子之大本

也謹行信汎愛衆親仁弟子持身之事愛衆親仁弟子接物之際此數句
於弟子之職盡矣○汎愛衆弟子之愛衆不過只是無憎嫌人
底意不自占便宜之類○親仁仁謂仁者只是行輩中有見識
言動立心造行強似衆人底我便當親他所謂友勝己者○愛
欲其周而親有所擇仁即衆中之賢者時文中不可講得太重
此小學之事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謂行此數者一一有餘力則用之學文乎以考聖賢之成法識
事理之當然使其所行者一一合乎聖賢之成法中乎事理之當
然也○則以學文謂以其餘力而學文不拋却許多餘力也學
文方是開發聰明處謂日間脩行之外一一有餘力便看去學文

也不可專說稽考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親仁底道理然此
數者道理亦在其中若專說是考道許多道理便不是盡詩書
所載不止是弟子之職禮樂射御書數於此數者又何嘗一一
相關朱子末段所云不過因洪氏之說而足其意云○大抵學
者之事文行二者而已然小學先從事上著工夫而後及於理
大學先從理上著工夫而後及於事雖均為文行而所以為文
行者又各不同○此章學文固非輕然以行為重故曰有餘力
則以學文且務本之意不可不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亦
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等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者也洪氏注以文對質而言恐非孔子之意○弟子之職
謂弟子職分之所當為也為弟子之職為字重讀行弟子之職

事也程子此說及尹氏但重在行上與孔子意少異故在圈外
洪氏猶有未盡者故朱子補之大抵學文亦是箇重事○畢竟
是小學事先儒之說雖依據集註解文云詩書六藝則此章之
為小學事了然矣朱子亦曰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
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

賢賢易色　章

尊賢取友自是兩事賢賢尊賢也與朋友交取友也中庸九經
以尊賢先親親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子夏言此四者而
以賢賢居首有以夫○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此句正應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一句
子夏此章意思與子路何必讀書然後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

大抵都是有激之言故或失平正聖人均理周匝氣象從容如曰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有斟酌至於抑揚之際亦曰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多少斟酌○子夏此章言意
只程子亦不然程子尚於子夏考之言論可見○言此等人者
非質美而自能盡者必其務學而後能盡者故雖或以為未學
吾必謂之已學矣子夏此言亦務本之意○吾意子夏是主資
質之美者言若無必其務學之至說則不至有廢學之弊此恐
是朱子答他問說話必是如子張見危致命一章註云一有不
至則其餘無足觀此語亦是答他周旋處或者謂註中必其務
學之至此必字即是本文吾必謂之學矣之必字未然也本文
之必取必於己註中之必取必於人也○子夏意在行得資上

故有廢學之弊若在務學之至則是子夏以為此非務學者
不能如此何廢學之有○尹氏意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義

君子不重則不威

○此章亦要見務本之意必威重而後學可固猶忠信為傳習
之本也先言不重不威而學不固是舉廢學之弊欲人先有以
立其質後言忠信擇友改過者是指為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
其功也威重就資質上說此處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
可為學不然便是無基址縱學也不成故主忠信是後面事○
學以威重為質自主忠信以下則皆學者之要務也夫重厚有
成則學可固矣主忠信則學之大本立矣友勝己速改過則日

新吳學之爲道要不外此數者亦務本之意○學字兼知行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是一套事○游氏總註與朱子註旨意稍異○威重就外面說忠信自內面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豈可以淺淺看耶○威重雖就外面說其實亦與內面相關故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主忠信者凡事都要實去做以實爲主則孝直箇是孝弟直箇是弟○人多是臨深以爲高故聖人言無友不如已者

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章指在上者言故下文曰民集註又云下民蓋是爲當時君大夫爲民上者多忽略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曾子云然曾子是箇孝謹慤惻底人凡所說話氣象一一相似學者宜即

其言而想其氣象其箇藹然可掬也○追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然朱子云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亦去遠卻好只江南來不如此○又曰今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若得見下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但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情不至也

○民德歸厚亦是愼終追遠而各會所集民德猶云民心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愼終追遠者意都無了曾子以爲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章之言或者乃欲以民德歸厚爲泛說待廣通上下而言恐非也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亦然當時民俗澆薄皆由於爲人上者使然如三年之喪自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愼終之禮薄矣如神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　一章

○求之與抑與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一口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也或者便以爲只是與惡亦未穩子貢之意○子禽所謂與者是有人情意若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是出於時君之敬信就間而非以此爲德矣

○此章只是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之意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即夫子之求之也此外更無求此句還帶下句讀○子貢本

夫子聞政之實反子禽所問之意蓋他人之求求也吾夫子之聞政以其德容之盛而自致不求之求也

父在觀其志

上二句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子道上看他或以志字挿入下句者非下句尤宜深味此章句意若有爲而發○三年無改只是要有不死其親之心此人子之大節也此一點念若無則是辜負其親之深得以自行而天理人心所存者亦幾何哉此夫子所以寓意於三年無改之說也○朱子曰下二句只是折轉上二句須要深析轉二字依他講說轉說三年無改便是當改底事畢竟要改也特特間未忍遂改耳

禮之用和爲貴

[illegible]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亦必聰其[illegible]
然之理而從容順適為之無拘牽急迫之態乃為得禮之意而
可貴也故曰禮非強世者也〇只看禮字便是嚴的物事君臣
上下不可以毫髮僭差然非出於人為全是天理合當如此行
人心也要如此行方安故用和為貴禮用即禮之行處也〇朱
子舊說云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
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〇禮用之和詳味小註是說
自然之和非說人行禮必要和乃為貴也所謂纔放教和使不
和也〇禮之用非人之用禮也乃禮之為用如此也惟其為用
如此故可貴觀朱子一云自然之理又云理之本然此言此理
之自然禮之全體也可見

呂與叔云自斬衰至緦麻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
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此出於情之所有循而行
之無不中節也〇體者是禮之本意本意以嚴而設也〇龜山
與[illegible]情說逐日會職事會茶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
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
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是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
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〇禮之
用和須要窮理始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
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
君合用恁地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
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當灼艾出於情願

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便是知和而和矣〇既曰不以禮
節之則知上面知和而和全是逸出禮外去了〻上下兩段和字
大不同〇此章之旨謂禮之行貴於和而又不可一於和也一
於和則和非其和矣外禮以為和者也與上文和字名同而實
異〇禮之用和是無心之和趨理而行者也知和而和是有心
之和越理而行者也〇最要味朱子總註所謂嚴而泰和而節
此理之自然云 云蓋禮之用而不和則一倚於嚴而失其中正
矣不是貴也若知和而不知以禮節則又一倚於和而失其中
正矣亦不可行也〇嚴而不泰如秦始皇固不可行泰而不嚴
如陳後主亦不可行此皆人為之害禮之大體原無此病禮之
用和若推其極夫子之恭而安亦不過此〇至嚴之中而有至

和者存自然之理使然也朱子註不曰嚴而和而曰嚴而泰見
其出於人心自然之安而非有意於和者也又曰和固不可便
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
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〇樂勝則流故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此樂字只是禮中
之樂所謂樂只是一箇和如群居交際之間藹然有懽洽之
氣而無乖戾之心此便是樂之實其鐘鼓琴瑟之類特以宣
暢其情而已又按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程子蓋
引下句以配此章下節亦借言耳
看朱子總註方知此章全是無過不及道理〇周子曰陰陽理
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二句足以解此章之大義矣

近於義章

○此章之言有子是見人之言行交際多有悔於終者由其不能謹於始也故教人謹始慮終之意謹始慮終是一時事下三截皆是無自失之悔○事必合義然後可行所約者不合義則不可行矣設斷不能踐其言○耻辱耻由內生辱自外至如曰見辱或辱可見辱之在外如曰知耻不耻可見耻之在內凡致恭或過或不及皆可耻也不及則失人過則失己○因是暫時宗是久計因之所關者小宗之所關者大因是始事宗是後來事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必是初間曾與伯玉有交分在先故後來事全主他以此觀之可見因依所當謹○因字最輕只是偶然依倚他此時更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乎亦可宗主蓋

古人適他國任偶一依其人則後來勢不得不宗之所宗一失萬事差謬是去之而已亦有不及去者故君子重之○因依或邂逅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因處此依字不是依歸之依宗乃是依歸也○依只是偶然依倚○觀集註亦之一字可見只是宗夫昔日之所因者○宗猶主也彼尊我賤而我宗之非止以為主人耳故又曰宗而主之因猶依也亦然○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故須於其相因之際擇之○陳才卿管[illegible]蔡[illegible]之應后來攏既不得亦是失其親也初既因依之矣后來勢不得不從而宗主之夫因失其人其失猶小至於宗之失人其失大矣君子可不為久遠計慮耶故伯夷有望望然去之者○君子寧去之不顧不規規於非道之依寧身被困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右有子之言正可以足此章之意

君子食無求飽　章

○君子食無求飽至慎於言當權說不可作往語意好學者務欲得乎道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無過不及者也有道者躬行心得是當然之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工於道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是欲得書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自已之意須合三節看方說得是好學者之說全重在末句意又周匝

貧而無諂　章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猶知有貧富者若夫樂與好禮則身雖處乎貧富之中而心已超乎貧富之外矣自守云者謂其不為貧富所撓奪也○富而好禮知有禮而不知有財也好禮云者禮全是理之節文當然處○至廣言以身所行言動循理以心所樂言○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之以須要其重者言耳○子貢之問非以己事為問也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如切如磋不止就貧富言說學者道凡事都要如此子貢之意亦闊然卻因夫子論貧富一節而觸悟得故曰其斯之謂與○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皆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夫子之言是

據見在說來及夫學問之功也子貢引詩則謂學問之功當
勉勉益進不造其極不已也
○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卽貧不以無諂爲足而必求至於
樂富不以無驕爲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勉齋之言略可
疑集註所謂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云槪又知字
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一句說不
得蓋斯之一字當有所指也
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解
註則然學者學夫子說話時雖入此註○處貧富上說是義
理就是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
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功四字內就

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爲一道乃爲所
未言者也大抵斯字最先要看歸着
○此一章可與衣敝縕袍章參看子貢引詩之言又正與夫子
激子路者相類
○不患人之不已知
夫子此章常提掇以教人曰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曰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曰君子病無能
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爲學者發或曰說得廣言夫子本當
稍定固是但以此教萬律之似止爲學者設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 一章

爲政所以正人也以德則能正己以正人矣能正己以正人則
天下皆歸於正矣所謂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故無爲而
治○爲政而本諸躬行心得者以正人不徒恃法制禁令以治
之人將自服矣○爲政以德朱子曰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亦不
是塊然全無所作爲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
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爲但人所
以歸往乃以其德耳必有德以爲動化之本然後不待致詳於
法制禁令之間而自服耳故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爲政而徒恃法制禁令以爲制服天下之具則法制愈詳禁
令愈嚴而民愈自不服夫惟爲政而以德則是本之正己以正
人故不待致詳於法制之間致嚴於禁令之末但見自東自西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北辰之安然居其所而衆星自拱之矣
原來北辰之不動非有意於不動衆星之拱之亦非有意於拱
之也蓋天運左旋而之在凡日月衆星皆然則皆動也只有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在北上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在南下二處都
不動如磨之心如門之樞故曰天之樞也此獨言北極不言南
極者南極入地常隱不見又在下不比北極之在上於取喩爲
切也
北辰非北斗北辰只有五星北斗則有七星北斗常轉去北辰
不遠故曆者以其斗柄所建爲十二月分之候北辰則專指五
星中之一星遶天環而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辨
○辰天壤也本非指中間一小星爲辰只緣人要取此爲極不

可無記極所以云一星謂之極星即第三星所謂太
乙也○天之無星處猶地之無石處皆塊也石附於塊然
則星亦附於辰也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
處言之謂之北極以其衆星皆動而此獨不動言之謂之天樞
○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天樞則指朝廷人主所在也天之
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南北極則其所當轉處
天原發微天樞篇曰愚按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北頭一星在
天心四方去各九十一度九十一度者四分三百六十五度之
分度之一四方輻輳將來辰星居中即北頭一星之內無星處
也衆星咸拱者北辰在天猶天之心猶心在人爲身之主手足
耳目血脉膚髓無不關也世無非人也而人君南面以爲之主

天體無非辰也而北辰居中以爲之主以垂周天之度萬有之
移莫不脉絡於是是則不動之辰以爲群動之本故曰無形者
有形之統不用之一即無極之樞降而在我者也嗚呼精矣

詩三百

詩之所言有邪有正而詩之爲用則皆欲人一歸於正也惡者
可以懲創人之逸志逸志放心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作
一句讀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固所以使人思無
邪也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亦所以使人思無邪也
思無邪思字最好玩味思者聲詩之所由起也故曰詩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曰情
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故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於思所思
既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蓋思在言與行之先孔子讀詩
於三百十一篇內皆見得使人性情歸於正之意但無如此一
句切而直如川上之嘆乃其可指而易見者耳○思無邪是
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若詩人則有正有邪如桑中溱洧之詩亦
邪也○思無邪者誠也以自然者言

道之以政　章

○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爲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
禮爲之本故言刑政之效只如彼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所
重耳然其實以德禮政刑四者皆爲政者之所不可廢務德禮者
亦何嘗全去政刑但與德禮並較其得效有淺深耳故雖堯舜
也須用政刑但堯舜之所恃者不在此故曰不可徒恃其末

當深探其本也聖人之意正如此非欲與政刑不用也[illegible]
善政不如善教之意其曰善政善教安可缺也○道政齊刑者
以政刑爲主而不用德禮道德齊禮者以德禮爲主而未嘗不
用政刑以輔之雖堯舜之治亦不可無政刑夫子此言蓋爲當
時爲治者只知有政刑而救耳○道政齊刑只是威民故其效
亦只是得民之畏而已若道德齊禮則是化民之道故其效民
亦化之禮謂制度品節也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
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嘉禮如何都有個制度品則有
尊卑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道政齊刑者民惟見
威而不見德也德禮之效所以如此其大者蓋其所以道之齊
之者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同然而覺之耳○法制所以示之使

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爲善不爲惡但子帥以正這一邊意思却無○齊之以禮者有箇規矩準繩使賢者有所上不肖者有所跂及而淺者深者厚者薄者一歸於中正也○制度二字何別制通舉全法而言度則其中之度數等差之類也○禮之用禮字指理而言齊之以禮禮字指五禮之文物而言○淺深厚薄之不一此句承定說資質只是承上文觀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過不及也所感之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禀之不齊也○淺深厚薄朱子語類一說云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須有禮以一之則民將視吾之禮以爲依歸之地無不深厚是恥且格矣

○聖人之治於德以道之而布其具於政禮以齊之而屬其法於刑所謂四者相爲終始也○文與武循禮與法也禮所不能化斯用法矣故謂德禮政刑四者亦相爲終始而參考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深有旨也○味孔子此章之旨正是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

朱子曰後世有聖人作決不肯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有德禮則雖用政刑然是德禮之政刑

吾十有五　章

○夫子此章之言多是爲學者說意不重在自然上故曰內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也

知之明而無所事守三十而立猶是着力守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必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間迎刃而中

觀異作規

觸機而解何用守爲守便是慢定把持處

朱子註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則今以四十不惑與耳順知命皆爲偏主知者疑亦有說蓋不動心兼道明德立也

○五十而知天命凡事物到面前不惟知其所當然并其所以然亦無不瞭然於胸中了則其行之至又何待於言蓋凡行之未至者亦由知之未至也此以知之至言而行之至有不假言矣學者反以尊言爲疑何哉○五十而知天命者知易也蓋不離乎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也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天命之實也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章五十而知天命之事也凡人之仁義禮智百行萬善亦皆括於此而無遺矣○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在內

六十耳順既曰不思而得則五十知天命亦是有待於思索而得者也

不曰不踰規而曰矩觀員物輪轉無定矩則四角端正確然有定不得而越者也故曰知欲員而行欲方○從心所欲不踰矩至此時是積行直遂左來右去初不期於中理而自無不中理者

○聖人志學時便自期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想到立時已有不踰矩意思但年愈進則所造愈熟此亦聖人大約分箇進步等第耳

○味註中近似二字亦知聖人是大約說或說節節都有知行

況學人進德則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人大約說話據其辭亦
略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不思而得對不勉而中亦安得說
不是知行之分
孟懿子問孝
○無違二字通上下言孟人之事親隨伊分上自有當爲的
道理得爲而不爲則是苟且以事親非孝也不得爲而爲則是
僭禮越分以事親而親之受之亦有所不順是陷其親於有過
之地亦不孝也故無違一語若出於無意而意已獨至矣○生
事葬祭說曰以禮則所謂無違者乃不背於理而非以從親之
令爲孝也○以無違爲孝意只在不敢苟且尊親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

○此指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所在欲人子之體念也○既曰
惟其疾之憂而乃曰無所不至何也若有所不至則不預憂其
疾矣
○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
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
子游問孝
犬馬皆能有養但不敬耳養親而不敬不亦類於犬馬視其親
乎所謂獸畜之也子游雖不敬未必至此聖人亦是甚言之警
之深也○與養犬馬者何異此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馬之事
言也若別作人字說便不見不敬之罪饒峯之言曲說也
子夏問孝

此所事親之際惟色爲難其餘俱不足爲難也○有事父兄之
事有酒食子弟之酒食也此皆常事可勉而能者也惟愉悅之
色則有非人所能強者故難○愉色就面言婉容連一身言
對武伯者以其人云云故特舉最切者告之使知體此則凡一
切可憂之事自不容於不謹矣
吾與回言終日
此夫子已明見顏子之非愚而後發此言也舊說始而疑其爲
愚終而決其非愚非也○意不相悖謂夫子之所謂是者彼亦
全不見有未是意夫子之所謂非者彼亦全不見有不爲非意
只管領受而已此蓋由其於聖人體段已具故一言點化便都
釋然而日用之間以管發揮出來

如愚處亦與以從處相發蓋正是深潛純粹默識心融所在吾
與回言終日則見其如愚退而省其私則見其不愚○顏子於
聖人之體段已具但未有許多光采耳體段猶云坯質○退即
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有私字在
視其所以
視其所以而不觀其所由觀其所由而不察其所安人猶得以
匿其情也視是且大略看至觀則用意看察則有得深了一節
詳於一節○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觀
其所由則所爲之未善者不必觀矣察其所安則所由之未善
者亦不必察矣
人焉廋哉

○王解先明偲條曰東坡曰知人之明不可學得也引曰知
道自知真知言自知人知人雖不可學但學而知道則知人矣
又曰堯惟欽明而後知鯀朱之嚚明惟允恭而後知共工之象
恭○天下之善凡有心爲之皆惡也曰何至於惡曰自有惡亦
不得不惡此惟深於理熟於人情者信之故此章人全不足取

爲異作謂

溫故而知新

○故者舊日所已知者於此而溫之而有以知其所未知則是
得滋味愈長而推之無不通知之無不應矣○師所以待問應
故知新則非問之所能窮矣○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學
而時習之然後有朋自遠方來所學在我則心與理一無所假
借而隨問而應矣○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所學在我自得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源深流長故其應不窮可以爲師全
在知新上

君子不器

○器則只當得一路用天下之物方者以方用而不可借爲員
員者以員用而不可借爲方故舟不可以爲車而行於陸車不
可以爲舟而行於水所謂器也君子學既有成而德已就則未
格致誠正之道有以備諸己者既無不盡修齊治平之術所以
推於人者亦無不明所謂體無不具者也故隨所用而皆通在
朝廷者亦可爲將帥大夫亦可爲宰吏亦可爲大司寇牧職
待相者亦可用之典禮典樂亦可用之聽訟折獄亦可用之宰
一邑亦可用之宰天下亦可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所

以然者以其體之具而其體之具者以其一心本有以具衆理
應萬事第人無學力以充之故其體不具而用始狹耳○集註
體無不具在君子學內乃所謂成德也蓋亦自學問來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爲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明
之無有說不出底道理○只爲子貢多言不免有行未到而先
說到者故告以此先行其言所謂言者如曰仁曰義之類

君子周而不比

○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此與和同正相類然較之則同比
又深於和周分明是親厚君子之與人親厚也則於人無不
在所親厚之中而未嘗有所偏私若小人則唯其與己同者親

之而不能徧矣○君子小人均一與人親厚也在君子則以公
而不以私故爲周而不比在小人則以私而不以公故爲比而
不周○周而不比亦是兼其廣狹而言不必盡愛天下無人不
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
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然終不失其爲愛衆也況去一
惡人而衆受其利是乃所以爲愛何往而非周如小人千百雖
群雖無不愛然群黨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連千百都愛終是比
○古人立君子小人二字最好玩味人但知其以德言不知其
本以位言也然雖以位言而實主於德也曰大人者是亦類此
蓋其規模意思自別也○王文公君子齋記曰天子諸侯謂之
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

□□□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
□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
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者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
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
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予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位終身
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之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
夫事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
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爲得其實不然則
各有一偏之弊矣○學字亦無定指如未能知而學夫知者亦

是學未能行而學夫行者亦是學言則該知行又須看上下
文何如亦有專就知言者如博學於文之類亦有專就行言者
如不學禮語意近之必學矣而又思其所學之理思矣而兼學
其所思之事則所學者非但事爲之粗迹所思者非但無實之
虛見、

攻乎異端

○此章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用其心也言人於異端
若專治而欲精之則內不足以脩己而已之心術爲所蔽外不
足以治人而人之心術爲所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綱常由是而弛風俗由是而偷此其害也害不必說
是害他人就是我之害也小註云從此入於邪必害於正正豈身

其異作端也又作地

外之物也又曰佛氏若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又
非吾自家被其害於內之既有以壞自己之心術外之又有以
壞天下之風俗實一害也、
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者朱子云佛氏與吾儒相似處
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
甚麽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下也又曰釋氏
指心性者云超有無捨作用是性之說以爲妙道之所存捨無
所容著之說而求以超乎無象之表其徒之黠者又從而殷之
曰但願空其所有不願實其所無所謂說空說實也頭被荊棘
塗其車天下至於無父無君此句指楊墨異治而欲精之爲害
尤甚此句方指有攻乎異端者

由誨汝知之乎

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蓋疑其或有問他他難於說我不
知是以不知爲恥此其病也故夫子爲他去此一段惑未是正
告以求知之道然此惑未去則雖欲求知未易進也○是知也
且淺淺說曰知意思○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雖或不能
盡知而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皆了然於吾心之間而無自欺
之蔽矣豈不爲知乎、
○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
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淺淺地說、
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
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爲必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

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既能自屈則不畫於
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子路好勇，却亦好突，未知處如何過
做知得。看他初間也自任其說，夫子亦且行行然，有不滿之色。
如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佛肸召，欲往，子路又不悅；公山弗擾召
子欲往，他又不悅；在衛聞正名之言，輒咈然曰子之迂也。莫其
也。此皆氣象麁暴而好勝之病，豈知夫子於此，却各有道理在。
然其性却直而義。子曰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歟。子路聞
之喜。使乘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敝縕袍，與衣狐貉
者立而不恥。此皆直義之氣所到。結纓一節，尤可見其非苟
者。此所以為聖門人才。雖以管仲之功業，先儒猶不敢在子路
而與之並，則他可知矣。

○不知為不知，非子所以删書斷自唐虞者，亦為此也。如史遷
便無此見，而為怪誕不經之說矣。嘗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足徵便不言，聖人是多少
謹重。

子張學干祿

爲干祿而學也。此五字是記者因夫子所言為此而發，故著此
一句以開先，不可說子張學干祿。

多聞闕疑 一節

君子之學，所聞必多，多聞言之資也。然所聞之中，不無可疑者，
未可以言也，則闕之不言。其餘所不疑者，可以言矣，而又未可
以易言，必慎而言之。能如是則寡尤。所見必多，多見行之資也。
然所見之中，不無未安者，未可以行也，則闕之不行。其餘所已
安者可以行矣，而又未可以易行，必謹而行之。能如是則寡悔。
○寡尤不止構忤於言，寡悔不止構悔行者，蓋多聞闕疑多見
闕殆，俱有盡開，非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矣，能無悔尤
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
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
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病，又能無悔尤乎？
以舉寡尤寡悔而言，祿在其中者，蓋言於寡尤寡悔則志行乎
己，與當得祿之道者，祿豈待求而後至哉。大抵子張之學
以徇于祿，夫子所答者，都是祿不待干而自得之道。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

以其所行順乎正理，故曰之曰直；以其所行曲理，故曰之曰枉。
以舉直錯諸枉，則舉錯得宜而當乎民心之公，民其有不服乎？
舉枉錯諸直，則舉錯倒置而無以服乎民心矣。如之何使民服
也。○蓋是時三家怒横，哀公不能舉錯，以人君之在國者，哀公
又不能舉，故孔子告之以此。○園外謝氏註與本文稍異，讀者
不可不知。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

康子所問，欲民之盡其道。夫子所答，欲己之自盡其道。
○臨之以莊，持己以敬也，故民亦敬之。孝於親則其德足以化
乎民，慈於衆則其恩有以結乎民，民自然忠於我矣。善者舉之，
則善者益進而不怠；不能者又教之，則不能者亦將企而及民。

其有不勸乎蓋舉善教不能則所以勸民者勸之意引詩何
善的意○容貌端嚴也容貌猶云形色容字重貌字虛貌猶狀
也一嚬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舉善則善者益勸矣教不能
則不能者亦勸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
學孔子對曰問政數章皆然同一康子問也同一孔子答也或
稱子曰或稱孔子對曰何歟蓋記者之識見不同也論語之書
記者非一人其稱子曰者以孔子於季氏非有君臣之分此以
大義用書法也其稱孔子對曰者以康子爲魯上卿魯之政實
自季氏出東萊惜議所謂季氏於魯如二君矣故曰記者之識
見不同也不獨此耳孔子與弟子未嘗稱字而曰孝哉閔子騫

又孟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嘗稱從之孟道其實亦可見
稱孔子對曰之所自矣

或謂孔子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者未仕也或人疑其不爲政者疑其有高
隱之心而終不爲政也蓋是時孔子年四十三矣○又能推廣
此心以爲一家之政推廣其孝友之心于以辨內外明尊卑序
長幼使一家之老者舉安少者舉懷是一家之政也若居位治
民其道不過如此故曰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孔子此言謂君臣
位而行其道不必於仕也曹點浴沂之趣實有合於此故夫子
許之本托詞也實則至理

人而無信　章

同

人之不可無信猶大車之不可無輗小車之不可無軏也其何
以行之也哉帶大車小車言而無信之不可行意却在外
○此章之言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之意意謂人可以無信乎
看來人全恃信以行如大車之行必以輗小車之行必以軏若
使大車而無輗小車而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決然是不可也○
不知其可也此也字與下章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同實
乎字意

子張問十世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與子路問事鬼神均非切問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蓋見夫子好易而前知其發此問意在得
數也夫子所告只言理而不言數亦罕言命之意其旨深哉云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此意也
○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
常禮之大者則固因乎夏而不變若夫制度文爲之間或有餘
者而損之或不足者而益之如變尚忠而尚質變建寅而建丑
是其所損益者從可知矣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
常之大者則亦殷之舊而不能變若夫制度文爲或太過而損
之或不及而益之如變尚質而尚文變建寅而建子是其所損
益又可知矣因字更重於損益字所損益特所因之枝節耳如
文質三統亦不過君爲臣綱中之一事○蓋其所因者固不待
言其所損益者亦不過如此而已此所以雖百世可知也姑據
文質三統論之蓋尚忠之極則人必厭其無以寓此心也必至

尚質尚質之極則人○厭其朴略無文也必至於尚文既尚文
文勝矣其勢又必反而歸於忠與質如秦革周家制度之
亦其理勢之所在但其太過不中耳○三統周既建子而秦建
亥此其大槩也非聖人之所可知也聖人所可知者知其大槩
也

三綱以道之大端言五常以性之條目言一則天下之大經一
則天下之大本也○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喜其善問答曰
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也○忠不離乎心質却是
於制度上致意然猶是大槩未有許多曲折也至文則曲折備
矣此忠質文之分也○天正地正人正者一則大運至子始有
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一則天以十一月後陽氣是以十

二月始生物人以正月始興事此天地人正之所以名也依行
夏之時集註則後說較明顯○夏以寅為人正者後天之學
起於震也周以建子為天正者先天之學起於復也商建丑者
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朱子曰此章因字最重所損益不過其所因中之制度文章小
過不及之間耳其大道理只一箇三綱五常都了○所因所革
亦不過如此言三綱五常則萬世不容少變而其間之制度文
爲則隨時不能無改更故觀三代之已往者則百世之未來可
知矣○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文質三統亦是三綱五常中
物事如建寅建丑建子只是君臣中事如忠質文之尚則貫乎
三綱五常之內在上○有其事自因又曰忠曰質曰文亦本凡

而言耳重在所因字○馬氏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集註用之
而繼之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似亦不止
文質三統而已以養民之政言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以教民之政言如
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之類
亦其制度文為也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其所
損益者亦未易悉數耳

集註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
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只
帶所損益言或說上二可知也兼所因及所損益恐按大註於
所因以禮之大體三代皆因之而不能變如何下文又通承之
曰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恐意二可知也上帶所損益讀其

實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因所革言○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集註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
皆因之而不能變此句以難繳以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其
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
皆可見正是貼所損益可知也蓋自不過文章制度以下便已
說了所損益之文而入向所可知也之句內矣則可知也只屬
所損益為是蓋所因者其可知也不待言其所損益者今亦已
皆可知此所以雖百世皆可知也非謂上二可知只在所損益
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按本文本註文勢意義上二可知
但不兼言為是

一說殷因於夏禮及其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及其所損益亦可知也如此說則本文四箇可知也既相符合而於集註所謂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者亦相符合此說似長人多從之

古之理既實見得古人之道即萬世當行之典只得依他較判得恭而後有不師古始之意漢宣帝始有自有制度之言後獨見已之天下先事須自己出不知天地之常經至一而不可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萬事惟聽道理所役使耶敢自作聰明亂舊章乎其隨時損益者正所謂不過制度必察小過不及之間者矣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先王制禮將名分於斯須如佾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不可毫髮僭差也而季氏乃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爲謂凡適已自便而未其踰於大閑剝下欺公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爲矣此說以是可忍者爲重謂說以孰不可忍者爲重非正意也

佾數以八爲全者春秋隱公五年書初獻六羽左傳云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自八而下胡傳云魯用天子禮樂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佾干羽之總稱春秋書六羽亦舞佾也羽象文干象武○註佾舞人數

寫某作而

則其佾數人數以直者佾數以橫列者言故曰佾舞列也○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如佾舞之等差則所謂器也○集註故所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僭者有心差無心也一說差只是參也承僭字爲一類此說較優於前說○湯序齋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王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蓋註本合正意但孔子爲政以下非當設國外之○當是之時王綱不振也始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至其甚也則季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樂矣復何所不至哉重觀所謂肯忍易忍而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雍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此亦何取於三家之堂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適見其無知耳

雍詩傳以爲武王祭文王之樂歌者來武王未受命未及祭文王以天子之禮樂武王沒周公相成王乃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疑此時乃有雍詩也或曰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言追王文王則祭文王或先用天子之禮矣故未克祠已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按此詩有文考文母之言其爲文王祭文王之樂歌無疑矣○任山曰堂廟堂也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

當觀三家之始僭蓋以桓公爲曰也而其後也則於桓公以下

皆衆用之矣。蓋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程子所以盡歸於成王伯禽賜受之非也。○三家祖桓公，事見通攷大夫士庶宗廟條，亦由魯祖文王，故三家效尤焉。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夫禮樂之用，必行於人心。如禮有玉帛之類，所以將吾心之敬也。不仁而人心亡，則敬心安在哉。旣不敬，則與玉帛之類判然不相干涉，雖欲用禮，禮豈爲之用哉。如樂有鍾鼓之類，所以發吾心之和也。不仁而人心亡，則和又安在哉。旣不和，則與鍾鼓之類判然不相管攝，雖欲用樂，樂又豈爲之用哉。○此禮樂以禮樂之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之理也。禮樂之理俱在心中，禮樂則無有無聲容者，但亦不指玉帛鍾鼓，如周

旋進退之間亦皆是。

朱子曰：心旣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蓋謂其心頑而氣脉與禮樂不相屬也。語錄問答之言，亦細蹙上條敬和之說，尚欠切

○人而不仁，如禮何，只是心不在焉，便使禮樂不動。蓋心全不醒了。○禮樂只是天理之著見，心不仁則天理滅矣，禮樂與我何預。○此仁字以全體言，此禮樂字以其文言，禮有玉帛之類，樂有鍾鼓之類，其實皆此心之流通也。人而不仁，則此心便死殺了，便行不去了，如禮樂何。

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說不得心，故置程說於圈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仁字似疎，故又居後。

綱目漢成帝詔立辟雍，胡氏註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己有，視聽舉履皆迷其所當，而何以爲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欲以其具教人，祗益趨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

林放問禮之本。

放意以今世之所謂禮者，大抵都是繁文，非其本之所在也，故試問禮之本，意夫子之必有所指也。

○大哉問，此問自是大，何也。本之一字，已該了全體在其中，是問不其大乎。夫子正厭當時之文勝而忘本，嘗厭時人之論而欲從先進，今放以是爲問，正與夫子之意不期而合，夫子故不

覺稱美之。○集註上云：孔子以是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此是說夫子所以大之，下文云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此是正說其問之大處。

○禮與其奢也寧儉，儉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喪與其易也寧戚，戚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儉雖非禮之中，然與其奢也而過於文，則寧儉焉。然則儉其禮之本也。戚雖非禮之中，然與其節文習熟之勝，則寧戚焉。然則戚其喪禮之本也。

○林放問禮之本，此禮字兼吉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放問禮之本，夫子只答之。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足以該夫喪禮矣，而又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何歟。其實禮字該得喪字，但儉字該不得戚字，奢字亦兼不得易字。

○節文皆既詳去節文之謂然也○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
有文、禮起於儉喪禮起於哀故曰本而文則皆從此生也
○范註儉者物之質物猶事也
朱子曰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
是對後來奢字爲之近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質只
因後來文便稱爲質
○林放問禮之本蓋亦近棘子成之意曰與其曰寧聖人之權
度固自精切矣
夷狄之有君 章
天下所以欲有君者君所以綱維天下之名分有君則有臣有
上則有下故本文只言夷狄之有君而集註則云反無上下之

分也
魯宣公十一年陳徵舒弑君是時晉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
方會于欑函而不伐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誅之有辰陵之
盟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誠心以趨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
終無一誠心正義以朝于周王者諸夏其尚謂有君哉○當時
夷狄之君未必能勝中國孔子此語蓋亦痛中國之僭亂而甚
之之辭○本文旣只曰君而註又曰僭亂乃如此章爲下僭上
者設也此春秋之所作也
尹氏之說專責在上者不能盡其道不可引以爲孔子正意○
朱子曰只是一意亦一時之言集註自分曉

季氏旅於泰山
此是將祭之時君是旣祭孔子何故救冉有救之蓋成事不說
雖救無及矣○孔子謂冉求是要求止之及求對不能孔子乃
說爾旣不能救季氏便將祭泰山矣雖然祭亦何益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所以註云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
禮王制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
其封內者愚按天子只當祭天地諸侯旣祭名山大川之在其
地者則天子不得兼之矣王制出於漢儒蓋祖書武成所謂告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云耳此非所倒也
君子無所爭 章
○君子無所爭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蓋射則因所射之中

否以角其勝負因所中之多寡以見其優劣當此時人人俱欲
勝是亦有所爭也謂之必也射乎言惟獨於射有爭也君子於
此雖若有爭然其未射也則自出次而當階自當階而及階凡
三揖以讓而後升也此其雍容揖遜之見於未射者如此及其
旣射則相揖以降俟衆耦皆降了勝者乃又揖不勝者升取觶
立飲也是其雍容揖遜之見於已射者又如此是則雖有勝負
之較然自始至終但見其相與雍容揖讓其爭也終亦君子終
是與小人之爭不同
揖讓而升兩耦相揖相揖者相讓也三揖而後升堂者耦未位
阼階之東南隅出次則西面揖一也當階則北面揖二也及階
後揖三也遂射○耦進三揖耦不止三耦天子八諸侯六畿內

正異作為

面異作而

之諸侯四大夫三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士不知幾耦祖朋之制大夫三適士二恐亦當如此例乎但未有明徵○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畢揖而下既下復揖而升飲也○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面升下飲三節集註雖析解而不脫揖字

此章本意欲明君子無所爭若將文破要於必也射乎截則失夫子發言之意矣○東陽許氏曰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

巧笑倩兮

巧笑倩兮倩非口輔口輔之好也笑則見其口輔之好好字即是巧笑之巧字○倩兮謂倩如也與瑟兮僩兮同○美目盼兮

口之美然句分明盼如也○此二句指美質而言所謂素也絢兮此外物事上二句賦下一句比○此詩恐是說女子之事故孔子刪去

素以為絢文意如文言所謂以成德為行也○集註曰素粉地畫之質也又曰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所謂地者不必指粉壁粉牆為地當如鄉黨篇所謂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之類豆者盛而口地者非實地也以素為粉地實指其素質而言亦非有實地如中庸云畫布曰正則布其素地也如論語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則節與梲其素地也○此詩若無孔子之解則可解云巧笑則倩然美目則盼然矣只與倩盼之素質使是絢麗之色矣不用更施文采也厚

異作道於

詩云芍藥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其意雖妙之德兮倩人之見亦有同者

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兮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

文章繪事圖

禮後乎以俟文言也○朱子所以解云禮必以忠信為質者蓋因說禮後有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一句來然何以知忠信之為質也子夏之言禮以此想子夏時已有此成語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皆謂有得於詩詞外之意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聖人欲使二代之禮得傳於世而二代之禮自無可傳之徵也夏禮吾能言之然必有徵然後人信之今則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今則宋不足徵也杞宋不足以取徵者正以典籍放逸人才衰落故也典籍放逸則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何在人才衰落則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何有

以夫子所以難於言也又繼之曰足則吾能徵之矣今也不
足何惜哉
足則吾能徵之矣意若曰使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以爲徵而二
代之禮不至於遂泯滅無傳矣深惜其遂泯滅○夏禮吾能言
之殷禮吾能言之者蓋聖人生知天縱其於殷夏之禮得其一
自足以推其餘況有百世可知者固無難於言但無徵不信此
二代之禮所以終不傳也聖人斯言蓋深惜之也
夏禮殷禮與子張問十世章有相發者無正所謂制度文爲隨
時損益者也若三綱五常亦不待聖人而後能言之且亦何待
於徵○宋殷之後去周未遠文獻雖不足料未至如杞之甚故
夫子他日有只有宋存焉又曰吾得坤乾焉坤乾歸藏也雖然

畢竟亦是不足也不足者不完備也○杞去周極遠且其爲國
極小文獻大段荒矣朱子曰春秋所書初稱杞侯已而伯稱子
蓋止朝覲貢稅之屬皆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
貶之也而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
者以爲桓公弒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子青疑之以爲
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嘗與之罪則當止其一身
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罪耶沙隨云滕國
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大國之諸侯故甘心自降爲子子
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然則杞之文獻可知矣當
時文獻若足聖人便當取以爲證而筆之於書使二代之禮與
周並傳不至泯滅而無聞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
禘魯之禘也既灌而往盡以懈怠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不獨禘
也而夫子獨以禘爲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王者
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則遠甚矣故不立廟當
祭之時但設虛位於始祖廟中而退始祖之主於南面以配之
周之禘也以后稷爲始祖以帝嚳爲始祖所自出之帝魯之禘
也以周公爲始祖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不王不禘魯諸侯也
安得用天子禮樂與周家並哉
此章禘字且輕過語意全在既灌而往上○周始祖后稷所自
出者嚳也魯始祖周公所自出者文王也宗祀文王尊大祖也
郊祀后稷及時祫大祫皆祖稷尊始祖也其禘嚳者尊始祖所

自出之帝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此乃成王幼周公佐冢宰攝行天子事之日也不然
周公之衰也甚矣
鬱鬯之酒鬱金香草也鬯其氣芬芳條暢也釀秬黍煮和之
以鬱金香草秬黑黍也○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禘
帝也祭其所自出之帝也祫者合也合群廟而祭之也○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幷始祖一合七廟之主而祫也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幷始祖一合五廟而祫也是祫之名雖同而祫之等則不
同也○禘是祭之至遠且大者恩意實會以前未有至周禮制
大備方有此數若四時之祭及祫祭則止於太祖若禘則遠追
太祖之所由來者故曰王者之大祭也通考云王者立三年喪

畢之明春行之
失禮之中又失禮○春秋所書郊禘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
以牲或以牛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見僖公三十有一年注
傳○考之當今不如此註云僖事非也須無周公讀之謂考之
周則為亂魯所僭考之魯又有禘郊之僭也

或問禘之說 章

○夫子告或人以不知禘之說者其來意有二一則以或人不
能知此而辭之也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也○禘之說
大首只是先王以天下奉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故不
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如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者正是以天下奉之意耳故

言使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聖人之孝也
○大抵此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仁孝誠敬之極者也故既立始
祖之廟以為百世不遷之祖而又為五年一禘之制推其始祖
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蓋推始祖之心
以及於其所自出之帝也噫此人倫之至也人道之備也無以
復加矣故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致不足以與此
集註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此接上文先王報本追遠
之意深於禘言其難知也蓋此箇道理極精微而遂大祖淺
的人如何推度得到此自非自得其一段深遠意思行便不到
故程子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若周家自成康
以後固無不禘者大抵都是依故事行之不能自得此一段
意思者盡矣故曰非或人所及也○知禘之說既知得便行得
○知禘之說雖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
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
了○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吾心之誠無
所不格
仁孝誠敬根於天理之自然之謂仁形於人心之至實之謂孝
眞實無偽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
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
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或
問禘之說子曰不知或疑渊子貢以是為問其智足以及此然
則夫子之答之也當如何是未可知也

祭如在 章

程子曰祭先祖也父母亦在其中如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不言后土省文爾
此書盡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
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據本文祭如在祭神亦如在則若無
異矣程子推究其所以以為中間亦自有異處蓋如在之誠雖
一然祭先主孝祭神主敬孝心純篤固如在敬心純一亦如在
○吾不與祭如不祭者特以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耳若其禮則
固已行矣但以意則不得行耳聖人所歉者不在禮而在意也
○祭儀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致齋即戒也致字對散字言如
專心致志之致一於內無雜念也散則非一如不飲酒不茹葷

之類
○問人致其孝誠以祀其祖先果有祖先來享之事乎曰雖實
也先儒論之似詳矣然愚以爲多是主於子孫一念不容已之
心而有是也如天地山川社稷之類生氣萬古不化隨祭而享
其理固眞若夫人死則魂已歸天魄已歸地隨化而盡矣一有
凝結未散之魂則以爲妖爲厲而非其常矣惟其所傳之氣在
於子子孫孫之身者雖隔千年而猶一貫此則理之無足疑矣
但其父祖已散之氣終無復聚之理所謂往者過來者續乃所
以爲天地之化也若其已散之氣又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
之氣猶有耕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去來來只是這些氣
了而佛氏之說儒者不當全斥其誕矣大抵人之所以爲人者

以其心之具於會聚也況待顧亦知報本人於祖先能無時時
致其思乎思之則必有以致其如在之誠而宗廟之立祭享之
儀祭祀之禮自有不容已者矣然亦豈能必其果來享與否哉
古人謂廟則人鬼享又曰先王孝子立廟所以聚其散如此之
類不可勝舉蓋其昔有所憑而究竟到底則愚之說亦其所
緣起之義而或未至大戾也然但可與仁人孝子言而不可與
薄夫俗子道正爲恐得罪於古人耳日來被諸君詰難者追姑
發其愚以俟斥正○若究竟到底祖先之氣果是盡了其不死
者只是仁人孝子之心之所爲此蓋先儒所謂有其誠則有其
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乎曰然然矣曰然則人惟心存孝思果
於爲善以不辱其先亦足爲孝矣何必爲此無稽之文哉曰此

決不容已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既有是心必有是儀不然難
擬之不如也且聖人爲民立極作則豈容使人道同於牛馬乎
抑不但人鬼之祭足以表其心也本夫天地山川之祭大抵此
意所多且郊天用特牲若天神眞是來享則一特牲豈足以供
天神之享哉亦以表其誠耳知此則其餘祭亦類可推矣○
北齊南安簡平王俊高歡第三子也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
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俊曰有神當云祭神
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云云 見北齊書列傳
王孫賈問曰

五祀

春	夏	中	秋	冬
戶	竈	霤	門	行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者蓋以
其本所非可以展盡禮儀之場故復迎尸而祭於奧以成禮也
竈陘乃竈門外平直可頓柴處○饒氏兩句說得最好曰祭於
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盡求神之道也
○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也竈雖
在下而秉國之柄猶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
○天即理也愚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此註蓋謂此天
字非以形體言也又非以生物者言也蓋就理言也若謂只以
天爲理則註何以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又何不曰逆理則得
罪於理又何不曰逆天則得罪於天而本文又何不止曰獲罪
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此一天字特地是以壓上竈與奧而其所

奧作最大

主則在道理上故集註云耳
○此箇道理以體則謂之天其主宰則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上面有箇道理教他如此始得
○時孔子在衛王孫賈衛權臣也爲見孔子於衛君分上愈敎
其恭而於己略不見親附之意故引時俗之語以諷之云云孔
子答之云不然媚奧媚竈皆非也大抵天下惟道理最大理之
所在即天之所在也人苟逆理而得罪於天雖所禱而能免
者言媚奧固不能免媚竈亦不能免也然則只惟當順理而已
看來孔子此語逆而不道使王孫賈而知此云云禍王孫賈只
用奧竈二字來詰夫子夫子所答特出一天字而奧竈皆卑矣
彼以之問非特作以循奧媚之嫌抑亦有以折姦雄之心

四書集引　論語本　五十

○媚於奧固不可媚於竈亦不可也要之惟天苟違理而獲罪
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禱告求也王孫賈欲夫子
媚己緊要是媚字不然他是見夫子事君盡禮也便以私心窺
夫子說是媚君以求進而於己反不見有親附之意故有媚竈
之問也夫子都不答他只將媚奧媚竈之言而辭之如此都不
關著自己事亦不關著王孫賈當味其辭意脫然在清寧地位
立自非聖人則率然酬應之頃亦安能從容脫洒有若是哉
○集註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曰非特曰亦者見得
天尊無對人雖獲罪于天竈之卑固難爲奧雖稍尊亦難爲
免也
○或曰無所禱也不以禍福言曰不必如此說得太精蓋聖人
之言因人而變化此言要使王孫賈既得免獲罪之說于何以
也若謂只逆理便是獲罪此等意似恐非賈所及抑又不足以
折姦雄之心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文爲言所損益者也周
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制作之善固不可以不從時王之
制又不敢以不從

子入太廟每事問
曰是禮也只是殘恐他然即此一言味之亦可以見其非不知
而問明矣或曰既知雖不問何害曰雖已知其禮而未親其事
故自須問在他人則或果未知或既知便臨時不問此夫子所

四書集引　上論　王孫　三十一

爲敬謹之至○曰是禮也而或者乃譏其不知禮然則孰爲知
禮孰爲不知禮邪而得失有歸矣

射不主皮
○治世行禮射亂世用武射以武王克商之後偃武脩文則射
固不主皮矣今周衰禮廢列國兵爭以射一尚貫革而古風不
復見矣故孔子歎之○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本文上當用一禮
字貼他說若武射如何不主皮但當時尚武雖禮射亦主皮故
孔子歎之○棲皮曰鵠天子諸侯之的也畫布曰正大夫士之
的也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豻凡侯必以其
獸之皮爲章大夫士無章只是就布畫之畫則畫其獸之類也
天子諸侯之的既栖革則不用畫所以必以熊虎豹麋豻爲的

取射獲之義樓皮曰鵠是以大射之侯言又有賓射燕射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十二月十二箇月也月朔每月之朔也朔者蘇也謂月晦至一
日復生明是死而復蘇也故以名○頒朔是頒曆也曆有十二
月朔十二月之朔也朔只是其初一日舉朔以該餘日也古者
視朔則初一日尤重也首事以朔閏視朔之禮當今之朝措然
○餼生牲也有司備之則生未殺君特告朔則殺而用之○
曆自文公始不視朔書於春秋凡四書至定末則昔以爲常春
秋亦不屑屑書矣○天子諸侯皆告朔而註只言諸侯者此章
爲諸侯而發也
○子貢之意在惜小費孔子之意欲存大禮存大禮故不惜小
費惜小費則反亡大禮於此可見聖賢所見之高下淺深矣○
四書要引　上論五卷　五十三
子貢愛羊猶是貨殖之見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事君自有事君當然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今也事君盡
禮人乃以爲禮盡以爲諂者不知其爲禮之當然也大抵當時
君弱臣強人臣事君之禮日趨於簡便彼見夫子之事君拜必
以下過位必勃入門必鞠躬執圭則如不勝趨進則翼如也
君在則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是多少疑駭謂之云不亦宜乎
集註云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盖盡者在禮之內加者
在禮之外加則爲諂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此夫子之
所謹而時人之所惑也○要味集註明禮之當然一句又要看

其作有

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二句尤效○
說事君盡禮不可露出我字自有程子說在難作
君使臣以禮
○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
之際則事權必重遣使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
以禮處
○臣事君以忠者致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有身平時則
恪共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勤於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
君以忠之事○事君以忠恐泛言乎特不必擬到伏節死義處
關雎樂而不淫章
關雎所重在德不在色此據詩而言性情畢竟果存乎方有性
情即便及詩人性情之正故發於詞氣聲音者如此○本文哀
四書要引　上論三卷　五十四
字當要字說至集註卻全把憂字來襯了他多少見周旋○若
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鍾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
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盖
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
其盛宜也當其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嘗
於和乎○關雎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二句最見后妃之
德及詩人之所宜憂宜樂處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樂不爲淫其哀不爲傷朱子於
詩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之下云孔子曰關雎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

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據此則不淫不傷正爲詩人發而近時如仲珠先生之說爲失之新奇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看來斷是詩人哀樂之得其正也蓋此詩是宮人所作故詩傳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云云○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

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爲頗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修書時不當引入於此此條最誤後學今不得不併錄以與諸者商之○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詞則其爲指詩人明甚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爲尊奉之則決不可夫爲婦之所天而聖人何至於尊奉其婦而本文琴瑟友之鍾鼓樂之其詞意猶未至此之甚方知其爲指宮中之人無疑而小註所載外人做不到此之說益信其非小註之定說矣○詩傳序曰二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至於淫哀而不至於傷此其爲指詩人性情之正抑又彰彰昭甚矣○又按論語本註曰云云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其詞詩人之詞也其音詩人之音也則其性情之甚字獨非指詩人乎而上文所謂其憂其樂之甚字同一指詩人也○竊謂關雎所詠本疑淫與傷也但以其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爲不淫不傷耳延亦微顯闡幽之意不然三百篇中性情之得其正者豈獨關雎又如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以當時於三仁有異論故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古之建國者左祖右社必立祖者人本乎祖且人屬乎陽也故左祖必立社者人非土穀不生社兼稷在其中二神屬陰故右社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修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是必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爲言抑末矣况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爲人君之福乎○既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爲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柏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柏也周人以栗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晉人用栗在科任趙未必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疎下句尤紫酸使若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

問、如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可矣未暇深論也、
夫子所以責之爲好說的都不說無打緊不好說的却又說使
當時宰我答哀公只上三句無下一句孔子責之亦不至如是
之深○成事不說三句往者旣不可咎來者其可以不謹哉故
曰欲使謹其後也三句只是駟不及舌意三句皆從失言之意
在其中雖云不咎其旣往實以警之於將來○初讀古作亦釋
元之社屋矣以爲社爲人所屋及無何語類云社只是壇若屋
喪國之社屋之乃知學不可無稽考、
管仲之器小哉、章
正己而物正所謂大人也然則管仲之器小亦可見矣○局量
褊淺以內中所受言規模卑狹以外邊所設施言如奢而犯禮

亦是外邊設施小了然亦由其局中見他些小功業便以爲充
前振後所受旣小外面邊肆然無所顧忌而入於僭犯之罪○
或曰奢而犯禮只是就局量褊淺處說此難以語設施朱子曰
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
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
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
處、
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此節固是說他奢處然便亦可見其不
知禮不必都至樹塞門有反坫然後爲不知禮也此在善觀者
○坫柱也謂兩柱盈盈然對立也坫在兩楹之間如今人把盃
置樂盃子於前中央也、

坫受爵之器也依註以木爲之高約一尺只在地不如今人承
以桌蓋古者地坐未有椅桌坫字從土恐是瓦器
子語魯太師樂、
樂其可知言不可不知也可猶云當也始作發之以成是三關
節純皦繹如從綴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節也
○翕如五律備也純如聲始暢也皦如暢而不混也繹如雖不
混亦不間斷也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繹如則一
時事不可分先後○清濁高下便只是五音純如○謂五音之
相和如五味之相濟也皦如清自清濁自濁不相混繹如者
一清一濁之相爲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爲起伏而無間斷也饒
氏曰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上

句者餘字下句者二中字極有斟酌○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
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
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黄鍾太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
羽次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微清徵濁徵稍
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
何患於喪乎、
謂無患夫子之喪也其喪亦不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
言天道將復而夫子之德如是意者其天運之所屬乎故曰天
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用後說應不得何患於喪乎一句、
○若是聖人天地要窮他也不得如不得位却使集群聖之大
成以垂憲乎萬世在當時識者已謂其功賢於堯舜自生民以

亦不之有矣安知二帝三王在天之靈不又有羨於夫子之能
一洗世爲土乎、
子謂韶盡美矣、
○舜有紹堯致治之功武王有伐紂救民之功以是功之盛而
形象於樂其布之於聲形之於容者皆盡其美也蓋聲容之間
皆其功業之發揮也然舜之致治乃以性之之德爲之德既極
其盛其有天下也又且從揖遜而來非出於力取此韶之所以
盡善也武王之救民者乃以反之之德爲之既非性之者此又
以征誅實力而得天下不若揖遜之自然也此武之所以未盡
善也盡美未盡善皆於樂中見得故不曰舜盡美而曰韶不曰
武王而但曰武皆舉樂言也蓋揖遜征伐之事皆布在聲容之

間而性之反之之德亦寓於聲容之表、
○盡美處且浮浮的看見舜樂與武樂無異但舜樂聲容中所
發者性之也又以揖遜得天下武樂所發者反之也又以征誅
得天下有此不同耳、
樂只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盡美盡只就
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寓是聲容者
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美是聲容之盛善是所以爲是聲容
底骨子○盡美盡善都是指樂言註所云云皆是原其所以處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惟修正德利
用厚生三事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此大部之本也出禹謨

○樂記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武舞
之節也周在南商在北○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觀此氣象自是與韶不同○書與樂記所言正所
謂聲容之實處本是說揖遜有天下征誅得天下之事然性之
反之亦在其中矣何也蓋都是性之反之之所爲處
又何不言濩而獨言武濩較優於武也朱子盡性之反之說所
以處之者審矣或曰夫子是據韶武二樂言武周祖之樂韶在
齊所聞濩當時未聞耳、
居上不寬章
○居上不寬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皆在所不觀矣爲禮不敬

則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在所不觀矣臨喪不哀則雖有節文
之習皆在所不觀矣聖人教人皇本也既無其本則條教法
令等都是無根的都不是從心頭做出的○寬者兼容包并之
道爲人上者之本等第一事也、
○不寬不敬不哀固無可以觀處然既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
可議蓋寬亦有不是處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
禮文不足者哀亦有一於戚而徑情直行者須各於其中看其
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箇寬便了爲禮只是一箇敬便
了臨喪只是一箇哀便了、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則是不知其爲美矣焉得知此仁字就里
俗言故曰仁厚○不必謂旣知其爲美而又不處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不可不能也約樂以所處之地言約窮約也樂富樂也約者約
而爲泰之約樂是如樂歲終身飽樂歲粒米狼戾之樂○久之
一字有二說南軒謂其一時猶或能勉强蓋久則濫淫必矣栗
氏謂聖人待人厚文言從容故如此如斯耳仁之例前說長
仁者智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
利仁正仁智者之所以爲仁智者處但文勢不是如此○安仁
者久約自然不濫久樂自然不淫利仁者亦能守之不至於淫
與濫也安仁自不失者也利仁惟恐失之者也○記曰仁者安

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強仁者又其次也○無適不然對不
易所守言只是自然也言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安於仁也
無適不然與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不同下二句言非有所存
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說得安字意出
惟仁者能好人
○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然未能至無私地位則所好者未必其
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矣惟仁者之心至公無私其所
好者乃理之所當好而所好當於理矣是能好人也其所[illegible]
乃理之所當惡而所惡當於理矣是能惡人也○[illegible]
好惡者在所當惡此自有一箇正當道理但此理惟心之[illegible]
得之心若不公則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illegible]

惡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人也此可見必無私心而後能
事當於理也○游氏註所以置在圈外者必有所係而不能自
克此一語似說知其美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
正意是說心旣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
不正者矣　所謂公生明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志於仁則心有主矣所主在此自不至蹈於惡若正路且蹉
了腳則未必其無惡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取舍之分義利之辨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失腳便已自絕於君
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求仁以明取舍爲先若無終食

違仁以下則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終是要無時無處不
用其力而有內外精粗之別焉○富貴不苟處貧賤不苟去卽
仁也卽所以爲君子者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以
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以下則爲仁之功
益密矣集註所謂存養者蓋兼動靜言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集註以此爲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元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
實兼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有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
爲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　云云　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顚沛豈專是靜時
事取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爲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

可思也者務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緊要處故特提出以
警學者使與存養爲對耳
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爲兩端言之存養重在於取舍
耳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故註曰自富貴貧賤取
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此本章之大意也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詩傳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皆以其好惡之極言好仁
者無以尚之是好仁者誠未易得見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
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惡不仁者誠未易得見也然此亦在乎
人之立志何如其所以不可見者蓋總是人不肯用力耳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爲仁由己豈有力不足者用力於仁只
是據天理遏人欲而已據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域矣遏
人欲之至則至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域矣雖然亦不可
便道決無力不足者蓋或有之矣但我實全未之見者來只是
人不肯用力而已耳自有能一日用其力至此總是一意所謂
反覆嗟嘆息也此章三節前一節總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
節前一節特以發起下兩節之意耳○此章是勉進學者之詞
○初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耳又反覆嘆其未見矣
不過如此○凡所謂好善者須是好尚自己身上來方可謂之
好若徒口羨之心重之而已身所爲與不肖類焉又何取於好
哉其人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斯異作須

○一說自首章我未見之詞亦是嘆息故終此章皆爲嘆息不
止是後二節爲反覆嘆息也然據總註合下便云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云 云雖之一字直喚起下文之言耳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一章
○此言就過失上亦可知仁謂均之爲過也然其爲類則不同
過之所以爲類不同者正以其存心之不同也故觀過斯知仁
矣豈可以其有過而槩以不仁待之哉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四句皆兼君子小人言
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當
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夫子發此○過以厚言
仁以心言如過於厚過於愛處雖是過當然即其厚與愛處猶

可見其仁小人反是○於君子之過厚過愛處便可見苟志
於仁矣無惡也於小人之過薄過於忍處便可見未有小人而
仁者也
仁字兼仁不仁尹氏圈內註也況外註又云人雖有過猶可即
此而知其厚薄厚薄二字兼仁不仁也又云非謂必俟其有過
而後賢否可知也賢否二字又兼仁不仁也○詳集註人雖有
過字面可見此章意重在君子然不可於下句獨指君子一邊
言
朝聞道
○胡氏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必如顏子
之見卓爾曾子之聞一貫乃可謂之聞道不可淺淺看○聞字

行守言既聞道則宜其無悖於道者矣故生順死安於此覸之可見道之不可不聞而亦不可以易聞也既聞道則不愧於爲人矣夕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士既有志於求道宜不以在外者爲重輕矣而乃恥其衣食之麁惡不若人則其識趣卑陋而於道殊未有聞也何足與議哉

○爲其不見於覸聽而自歉也此亦於道未有所見故爾蓋學者有志於道必先掃去了此一段俗見始得何外者必忘內

君子之於天下也

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初無必爲之心亦無必不爲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爲則爲之理果不當

爲則不爲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住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天下之事該得極廣大而父子君臣之間小而動靜食息之際近而一室之內遠而萬里之外一切的事都有箇道理在那裏君子以其事之理而處其事何容心於可否耶

無適無莫總言無心無心者無私心也惟義共從者從公理也

○無適無莫不必言先有不云只是應事時節據事之理合如何使依道理處之吾一無容私耳別無他巧說適是要這等莫是不要這等

○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比正所謂時中者也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從也與比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

義之與比事事到面前都元自有一箇義在不用外面討一箇義來應他但吾以心制之而已○事事到面前都有合當底道理所謂義也而是理無不具於吾心的之便出○義當富貴便富貴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便死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須著心字

猖狂自恣言教誕而不收拾也蓋君子之心雖無適無莫而實有所依若佛老之心雖似乎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著此所以異○佛老是聽其自然汝教我如此我便如此教我如彼我便如彼若君子則不然汝教我如此是義便從若不是義雖死不從也此所以大不同

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也以義爲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然老氏之將取必與將翕必張又難以無心待之是全是私也豈可與吾儒同年語

君子懷德

此與君子喻於義相似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仁義禮智得於天之所付者

是也此君子小人又略各有表裏懷德無所畏而不敢為惡也
懷刑則出於有所畏矣懷土已得所安而不能遷動者也懷惠
未得而經營必得之者○懷德之君子與懷刑之君子固有高
下懷惠之小人視懷土之小人又下一級○懷德者義理是徇
懷土者逸欲是耽懷刑者畏法懷惠者則雖有法而不顧矣其
為懷雖同而其所以懷則不同○懷德者無所為而為善也懷
刑者有所為而不敢為惡也懷土者戀已之有也懷惠者利人
之有也惠順也便利也如見人有好田宅便思量欲得其田宅
見人有好官爵便思量欲得其官爵故懷惠為貪利溺私者無
其目有曰順鄉里肅政教政教是亦懷刑也無所畏而不敢為
惡大抵是聖賢底事此君子對小人言是俗所云志誠人耳能

畏法而不敢為非即亦可取

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字重在這般人事一到面前便揀擇他便宜略去做凡事
不知有他只知有利也此等人不惟自處之薄而又有害於人
故多怨○多怨謂多取怨朱子恐或者認為怨他人故云多取
怨是為人怨也○程子之言放字說得重故在圈外且言必害
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狥私
自便自是可惡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這凡得利不自義
中來人情自是不能平也
放利而行言其處心制行一從利邊做去則必拂人心之公而
且有害於人矣多怨宜也豈惟多怨將無有不怨其不怨者特
其所私或其同類耳若放於義而行未必無怨於人但謂道我
者亦須道他是抑雖有怨者亦不足恤矣

能以禮讓為國乎

○此就有國者言之蓋禮之文人皆能行之禮之實則鮮有能
盡者禮之文在外禮之實在心在外者皆可以偽為在心者不
可以偽為讓者禮之實也所謂辭讓之心也故有國者誠能以
禮讓而治國則至誠未有不動者將見內而在朝士讓為大夫
大夫讓為卿外而在野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國其有不治者乎
故曰何有○以禮讓為國者辭讓之實心其行已也恭而無驕
泰之病其使民也惠而無貪戾之失其使臣以禮而無偕慢之
非則禮遜之俗成爭競之風息於為國乎何有○讓字不解做

實字讓者禮之實也聖人只言禮讓便是指實心言辭讓之心
禮之實也禮起於辭讓不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此正
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者然則前篇所謂禮樂非指禮樂之文
而何○讓者禮之實世要之只是無欲上人之心耳心不上人
則在在循理而動當時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其原皆起
於欲上人耳如此則雖外面周旋揖遜而其本已先壞矣其如
禮何如四子之志子路等只為不遜為國以禮道理故其言不
讓才雖有餘實亦有病箇箇是馳心於君國有土者之事欲以
功業誇人多見其隘○讓者禮之實也所謂恭儉豈可以聲音
笑貌為哉此為當時君大夫亦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
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此其所以無補於治也不足以感人

云吳作文

心也
三解允恭克讓節云天地萬物本自同體自夫人梏於有我之私而慢易驕放之心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爲二惟聖人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其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慠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堯之允恭克讓皆其實然之理至誠之充塞者也○呂氏謂此義微而難看人惟實未到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待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兄著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

不患無位 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泛指學者大文兩段平衆集註又兩段解還作兩項看爲是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吾道一以貫之吾道二字略讀道字虛說一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道貫乎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吾道若不就聖人身上說如何云聖人之一貫學者之忠恕更以夫子折語子貢云予一以貫之予之一字照看便見○一本是體到貫處便有用○此一之未應事時則是爲體及此一之應乎萬者時則爲用也○真積力久者用上工夫將有所得者將得乎體之一也

○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有萬殊則散爲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體也在外面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方爲合內外之道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說先其所以爲之者只是一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一貫之說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正一以貫之道

○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者是就事上討道理夫子之所謂一貫者是就心上討道理一貫二字不可分故曰一以貫之一固是體之一然貫亦非是用之萬但其所貫者則是萬所以貫之者則是一也○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外在外則道理不

同至有千條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出中出則千件萬件只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應之所謂因物賦形無有不周匝處

○蓋曾子向也知求理於事而不知取理於心求理於事則一事一理而費於擬議取理於心則萬理一心而安於應酬一事一理而費於擬議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者也萬理一心而安於應酬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也或曰既云一事一理而又云一理渾然何也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一者萬之合萬者一之分也合以立其體分以達其用也○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時未嘗不以心也而曰求理於事何歟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是時亦未不

而曰取理於心何歟蓋斯時也心與理而理隨也
○曾子未唯之前但知就事索理而不知就心索理但知理之
爲萬而不知理之本一也曾子既唯一貫之後則知無不至
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而身無不修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所謂舉此而措之者無不綽綽有餘裕矣曾子豈不亦聖人
哉故號曰述聖公於是又可以見大學八條目亦就輕重而分
先後耳其實非今年格物明年致知今年誠意而明年正心也
如曾子一唯之時正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而正誠以下皆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此以其真
積力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論也
子出門人問曰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門人一問卽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非其平素用力之專安能應聲而發切中道妙如此
○忠恕是曾子平素用力者但未聞一貫之時亦未必知忠恕
之相爲體用其妙有如此及夫子以一言點化他他方曉得忠
恕亦是這箇道理故因門人一問便把忠恕來當他說
○曾子平日逐事認理不免辛苦到聞一貫來想是自然從本
間暇矣及其告門人依舊只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道理忠在
心裏只是一恕則因外邊頭面不同故不一○此章忠恕是動
以天者集註曰借曰明可見其說詳見中庸或問
○忠恕而已矣不是正言忠恕只是借忠恕二字貼出一貫底
道理○忠因恕見恕由忠出此朱子之言正程子所謂一箇忠

做出許多恕也又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做兩頭看程子謂忠
是恕之根恕是忠之枝葉忠未見是體對恕方成體
○發出忠底心做成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右出陳
北溪問朱子之言最爲得旨不費他詞○理本散於萬殊在心
中卻只是一箇渾然故曰一理貫萬事一理隨事著見頭面各
不同○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正如天上只一箇
月地下都有千江萬派逐箇潭池中就視之各各都有這一箇
月而其實則總是天上一箇月而已此乃所謂合萬爲一一實
萬分者也一貫忠恕亦是如此○曾子通身不肯說一貫意思
出○條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觀之則盡己之謂忠正
是所以盡己也盡者甚字不必十分著力只是實理心○一以貫

之猶云以一心應萬事此箇心若不是盡己而無一毫之不實
如何只管推得去
○朱子曰忠恕所以當一貫者只是一箇真實道理事事物物
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實應付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假事物
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忠恕所以當一
貫者只是一箇實心將照許多道理而應之自無不周也盡己
處不用著工夫說故集註止云亦無待於推矣而不云亦無待
於盡而推矣此處只是說許多恕都是一忠之所爲故云然非
是令凡方著下盡己功夫也○覺軒曰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
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盡己所自盡也不
可輕着○隨事精察而力行者卽盡己之忠推己之恕也一理

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自然之恕也盡己之忠推己
之恕忠恕之正名正義也曾子未唯一貫之前時事也自然
之忠自然之恕是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者也本不可謂之
忠恕姑借忠恕以名之也是曾子既唯一貫之後時事也○一
貫與忠恕間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一箇忠做出許
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論語之忠恕當主聖人言以愚今
亦覺其然矣向在京時領此教而猶迷惑不悟又不深留思可
知其甲下也但清見近有朋友間看此句意亦多因程子動以
天之言及中庸或問之語而遂認却忠恕正名正位之義則又
似不見得曾子當時所以欲人易曉之意也愚意曾子本是降
一貫而爲忠恕程子則又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降一貫爲忠

恕者恐人之高視乎一貫也升忠恕以等於一貫者又恐人或
苟忠恕而已矣之言遂卑視乎聖人之一貫也要須細認集註一
借字則既不失曾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旨而亦不混却忠恕
一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也未知如何○論語二十篇所載皆在
參也一唯中矣所不止魯論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可見忠恕之爲一以貫天下之道矣○萬
殊一本四字在天地在聖人都有此所謂道之體也萬殊之所
以一本也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都從天地分上說然
後方著一句云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君子喻於義

此言君子小人識趣不同君子只曉得義事到面前只管思義
上做去小人只曉得利事到面前只管思利上做將去
○此就處事而言謂君子於天下但知有義而已如大而死生
禍福之間小而辭受取與之際都惟義所在故當辭則辭當受
則受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曉得義理而已全不計較到利處
若小人則雖當辭亦受當死亦生凡可以偷生苟得無不爲矣
全不顧道義之合與否此其識趣之不同也○君子只知有義
則心全不入於利小人只知有利則心全不入於義此夫子立
言之意此正所謂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
者也○二句下說曉云者知之悉也曉此知爲深語錄所謂君
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
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此只能其深喻是以篤好意圈外

註也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蔡氏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此
章之旨不同爲老子不是有資之意不善也
不善人善人之資此語亦未安詩經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事父母幾諫

○人子之事父母也有過不容不諫然不可顯然直遂己志必
用幾諫如見其親之意有所不從不可遂有所拂也又必致敬
而善入之不敢違焉其又不從雖至於被其箠楚如是之辛苦
亦不敢疾怨其所以幾諫者要不可或輟如此則親之心庶幾
其可悟而不至陷於有過之地矣○不違者委曲承順必[illegible]

於義而後已也朱子曰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
委曲作道理以諫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表裏只一套事一
表一裏成套也此章之言與內則同主內則而言則內則爲裏
此章爲表主此章而言則此章爲裏內則爲表蓋相發明也○
又敬不違依舊是幾諫猶言不替初心也故曰上不違微諫之
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
過之地蓋依舊是幾諫耳○此之不違卽孟子所謂順親也○
或曰勞而不怨便是只悠悠了便又復諫曰依舊是諫不容只
悠悠故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志不從謂見
其意之不回也又敬不違愈敬以諫之而又不違也不違者順
以入之也

父母在不遠遊

○父母在不遠遊以繫累其親之心或不得已而遠遊亦必有
定方聖人此言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上故引范氏云子能以
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一說既言父母在不遠遊則不遠遊
是鉄定底了卽下之遊必有方非近遊而何大抵遊都是遠遊常
出入之間不與做遊如已告云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東西亦不
是泛之東西此只借此二字以形容所在耳○或又云既曰遊
必有方則人子之遊但能有方雖遠遊無妨何故聖人云父母
在不遠遊曰聖人爲見上句說不盡故繼之云遊必有方不可
因下句無遠字就以爲是近遊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也不句不言須臾離從是說人離者乎語類說自明

亦不可不知也
人於父母之老而愛敬之心有不至者亦緣不念及父母之年
耳苟於父母之年常記憶在懷抱間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
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
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
懼聖人欲人子之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悔耳古人一日
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

古者言之不出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以約失之者鮮矣

註說未盡朱子曰儉德亦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

天莫如嗇○約者必皆中節此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
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欲君子自欲也此與德欲其盛禮欲其恭欲字同又以大學自
新新民之皆欲止於至善欲字例之亦是擇君子言不是使他
人言○此言自修之君子言便要訥行便要敏先行其言之意

德不孤必有鄰

○言德無孤立之理但是有德者便有鄰下句以實上句也○
以朱子小註合大註觀之德不孤是泛論其理必有鄰必字是
實迹也若稍大文似白脫洒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此言是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當以義而
進止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
○可妻也全在素行上取他下文是替他分解那一段被累事
以實其無害於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其指長取猶致也○
縲字實縲字虛○性理内載勉齋黃氏曰讀書者最怕氣不平
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
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
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臨文
乎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子謂子賤
孔門君子稱足者多矣蓋謂子賤得於尊賢取友者爲多是取
諸人以成德者故獨稱之
子貢問曰
○子貢平日是好方人者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意以子賤足
箇君子矣不知我爲何等人耳故問曰賜也何如○賜也何如
之問若無因端問不起故朱子直以爲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
子賤云
○子曰汝器也蓋取其才之可用亦猶器之可以爲用故以器目之
○子貢以爲器之爲類不同有貴有賤有小有大賜果何器乎
子曰汝自是箇非常之器乃器中之瑚璉也蓋瑚璉器之貴重

而可以者也子貢之才達於事理可使從政爲大夫則自華美
矣不必外求其所謂華美也○器者有用之成材在人則是有
學以充其資質者所謂成效意○子貢人中之貴重也瑚璉器
中之貴重也以瑚璉方子貢此正所謂擬人以倫者也瑚璉雖
貴重畢竟猶是器未至於不器使子貢能因今日之所至而益
充其所未至則其所就固未可量安知其不至於不器
問子貢他日聞一貫及性與天道此可謂不器否曰其庶乎不
器矣至此時節則其自知已自了然而賜也何如之問亦有所
不屑矣曰何不遂許之以不器而只曰庶幾不器曰猶是知之
也固有知至而行必至者亦有知雖至而行猶未至者先儒所
謂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者其已知中庸論至誠之妙而曰

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子思之言也則子
思其實知之矣然子思亦未是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吾故以子
貢之聞一貫性與天道止於近於不器者以此○問子賤與子
貢孰賢曰二子晚年所就固未知其孰優劣即夫子此言觀之
一則言其尊賢取友以成德一則方以瑚璉之器子賤言德子
貢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足之意且家語記夫子將
沒之言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勝己者
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然則子貢猶居子賤之下乎而子貢
之終不能至於不器亦可見矣○既聞一貫而猶有好不若己
之病是不可曉家語之言多出附會○内方外員曰簋内員外
方曰簠此別言之耳合胡商曰璉則兼外方内員外員内方者

而通名之也宗廟盛黍稷見其貴重飾以金玉見其華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佞者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所以孔子他日曰不
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則其時之所
尙可知所以或人評論仲弓說道雍也仁則仁矣惜乎不佞或
人此言蓋在孔子面前說所以孔子說何以佞爲我看佞人所
以禦當衆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何
益哉又以雍爲仁則我不敢知但亦何用佞乎之不佞乃所以
爲賢而不足以爲病也
○口給之給辨也非辦也○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
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爲

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
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備文生義學
學者看書亦要依此法
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
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
○屢每也猶言往往也禦人以口給正易所謂咸其輔頰舌騰
口說者也心口不相副故招尤取怨○屢憎於人憎之者蓋君
子人也新安曰口才雖俗人所賢實君子所惡
全體不息全體非謂仁之全體乃人全體之也猶云然有殺身
之意全體所謂仁以爲己任也不息所謂死而後已也故其註
安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所謂全體也又

以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所謂不息也○仁道至大以其包
乎衆善而無一息之可離也○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
之後則雖全體而未能不息也仲弓雖賢未及顏子則是能之
未至於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也夫子安得輕許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
○孔子使其弟子漆雕開仕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
人之子以其未學也今特使開仕是必其材之可以仕矣開也
乃不安於小成而對曰開於此理猶未能眞知而無毫髮之疑
則是正當學時未可以仕而治人也夫開旣自謂未能眞知而
無毫髮之疑而不欲仕則是必求至於眞知而無毫髮之疑方
始仕也其志可謂篤矣故夫子說之○說之者喜其將有大成

就也○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
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
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
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
○此理在天地間隨處充滿無少欠缺開旣云吾斯之未能信
則是欲求到無毫髮之疑處方止是有見夫此理之無時無處
而不有也此所謂見大意也見道分明小註謂毫髮之未信皆
自知也此亦未甚明白或又說於凡道理皆見得分明則又與
吾斯之未能信者相悖且斯之一字意思亦甚彰灼朱子云若
目有所見手有所指此當體認已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有未盡
也○朱子曰他是見得規模大不入這小的窠穴所謂見大意

此有這氣多少是大。○道理若到這信得及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貴盖謂此理必先自信然後推以治人此便是道也閑惟見得此意分明所以確然之間一毫不容自欺而勉從也。○古人見道分明此與所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釐之疑者不同

道不行

○所如不合故欲浮海言天下無賢君我的道不行我何為栖栖於斯耶我將乘桴而浮之海上去矣顧吾黨小子從我而往者其由也歟盖由勇於義能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夫子獨與之子路聞夫子此言以為夫子之欲浮海不與他人從而獨與己遂甚殊不知夫子此嘆特傷天下之無賢君設假設之

言耳子路聞之喜則是以為實然耳是欠裁度了故夫子復救之曰由也好勇過我可惜只是無所取裁耳意思說我何者之嘆特假設之言於之事理當另之而汝遽以為實然則是勇之過而不度於義矣。○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此一事也如不知食糧之食為非義亦是也。○如浮海之事裁之以義自是不當往

由也千乘之國

夫子於子路則許其可以治千乘之賦於冉有則許其可使足民於子華則許其可使與賓客言及觀他三子言志子路則言可使有勇冉求則言可使足民子華則言願為小相乃知夫子之所許亦三子之所自許也可見三子果有是養則聖人必取

果未有是養則聖人斷不輕許之矣。○子曰不知也者難其辭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三節答意皆云其才只吾所知其仁則吾所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

汝與回也孰愈謂汝自視與回孰勝也

○聞一知十只是有所聞即徹頭徹尾都默識心通也

○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言汝以為不如回汝之誠弗如也然汝既能自以為弗如則有可進之機矣吾許汝弗如之說也盖子貢自以為弗如則自知之明而不難於自屈矣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夫子之所以許之者以此觀其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則夫子今日之

許果不虛矣

○宰予晝寢

○宰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勉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行之不逮其言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掩言者并責之所以重警之也言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則信其行亦如是而今已往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遽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焉我之所以改是者以宰予觀行之失者盖於宰予之事而致之者來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以宰予能言之故而重警之云耳

○吾未見剛者

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奪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

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為不可屈撓雖
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盡說故云棖也慾
為得剛
○我不欲人加諸我
子貢此言或自然了自然者仁也仁之地位非子貢所及仁恕
只是生熟之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此章夢見聖人教不躐等亦見子貢有獨得其味之意○至論
二字於性與天道不甚體貼
子貢始亦只是知夫子之文章至是方聞夫子之言性道因嘆
其妙如此○性是仁義禮智天道是元亨利貞夫子罕言之者

非中人以上者不語之以上也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文章曰見
乎外因學者所共聞聞字始知說文章天道聞說不可合
○子路有聞
惟恐有聞言其急於行也
○臧文仲居蔡
○夫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者智也今臧文仲初無所據而
為蔽龜之室其室則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不務民義而諂瀆鬼
神如此是何等樣智耶
○夫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作為卜筮者是以
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居蔡其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倚
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

者必在所略矣此豈智者所為乎○知所當務之為智今文仲
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則是於所當務者不知務而在所不必
務者反或為此其智之所以下也臧文仲事只見是諂瀆鬼神
從何斷其不務民義曰亦實見有務民義者而敢此乎故諂瀆
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凡人之信命者必略於義吾見亦多矣
○蔡大龜也長尺二寸出蔡地故以名之居蔡謂崇重以藏龜
也
○子張問曰
名穀於菟穀乳也於菟虎也謂乳虎也楚人方言為穀於菟三
仕為令尹章註云所以三仕三已比之私也此皆是解所答未
知焉得仁之意三仕三已是不以區區一身之進退為欣戚其

政告新是其見得這政是國家之政都是交付明白不以己之
去位故而忘其心○據三仕三已舊政告新只說得底事其為
十乘亂邦不居只說得清便下仁字不得設使其所以三仕三
已而告新令尹者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所以去亂者
又皆出於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
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其曰焉得仁亦曰據
其事如此亦未便見得是仁耳且子文文子之為人皆夫子之
所知者其不許以仁必有以也故使來者遂其行事而直斷
之為不仁豈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無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
仁者無不清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言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若覓覓言

之止此一事已不得為仁矣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 云云 則足知有楚而
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之仕齊 云云 則
是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故夫子
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不仁蓋本章外究見到底之
公案也○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着此一句方見意處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章
○魯大夫季文子者其為人也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孔子聞而
譏之曰凡事固不可不思然思而至於再斯可矣何用三思○
再斯可者蓋人於應事間於其理之未得也仔細思量至於思
而得之此方是一思知此却又再思一遍是思之熟而處之當

矣故曰可矣若於是復有加焉則是思倒轉來了故曰三則私
意起而反惑斷是知此○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
無已非謂三次思量為三思也○程子只就為惡一邊說云為
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就惡一邊說見得人責乎
有思耳非是說為惡人因思而後為善也此亦舉言若理明底
人便思三四番亦不到得私意起若昏底人思一二番未得到
三四番始得亦不可知然而多思的人大率流入私意者多○
季文子之三思與微生高之乞醯為鄰可以相參者何也以其
中有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朱子云聖人不貴人避凶趨吉只教
人以貞信勝之此可以破世俗之論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

○甯武子當文公之時國家無事邦有道也邦有道則仕智者
以之而甯武子則成公之時君臣困危邦無道也在智者
則皆遠身避禍矣而武子乃周旋其間盡心盡力不避艱險而
處之以愚焉以武子之智觀之不過常守分無事可見猶可
及也以武子之愚觀之備嘗艱險而能全保其身以濟其君蓋
有智者之所不能為是獨不可及也
在朱子則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
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沈晦為愚以免
患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
子在陳曰 一章
斐然成章如他已自做成一箇模範非有頭無尾半上落下者

成章地位雖高真能以古人自期待其能不以勢利動有鳳
凰翔于千仞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皆出自胸中之誠而見於
事為之實者也故夫子欲歸裁之而交付以大業如由求輩俱
在下風乃是○成章已成箇片段了故可裁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不念舊惡所以為聖之清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為聖之和如
惡人之制行懲之者宜多如柳下惠固宜寡怨也○今人皆知
天下歸仁邦家無怨為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薰蕕不同味而去
取生涇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為政君子者固不能無怨於
人也如胡安國公雖極邪小人受其害已者亦歛衽咨嗟甚贊
知程明道先生則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

因伯不念舊惡雖為所廢亦惜其死而為之流涕此無他公也誠
也公則可恕在彼誠則不言而信昔夷齊不念舊惡[illegible]人也
○孰謂微生高直
乞諸其鄰而與之是多少邪曲在中間故斷其為邪人也
乞諸其鄰而與之又不明其為鄰家物也故曰掠美市恩一說
縱明其為鄰家物亦恩從己出矣皆為掠美市恩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巧其言善其色過於恭若此者出於偽為意在求悅於人邪媚
之甚矣昔左丘明以此為恥不但左丘明丘亦以此為恥
○人之為人其發於言形於色見於禮貌之間各自有箇當然
之則而不容以偽為其而巧言令色足恭則是出於偽為意在

求悅於人邪媚之甚也人之為人既與之友則當待其怨如其
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如今心中匿其怨而
外面却與之為友若此者出於陰險為在裏間而致姦險之甚
也故左丘明與孔子皆恥之夫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
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附於古人謙辭也味其
詞意似謂左丘明嘗以此為恥而其所見亦偶與之合須味竊
比二字
盍各言爾志
看來人之病在於有己人惟有己則雖其骨肉親戚之間且不
免有所係吝況於朋友乎子路之志如此亦可謂難矣○子路
之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也
設使敝縕為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敝其車馬輕裘乎若以車
馬輕裘之敝為憾其能以敝縕儀立於狐貉之間乎此可見古
人言行一致其所自許者如此而人之許之亦以此如後之學
者言孔孟而行市廛高自標致於稠人之中而背後之疵議有
不可勝紀者何益之有
○我有善理之所在何有於己願無伐善我有勞為吾所當為
而已願無施勞○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顏子意以善者人
之所同己有是人獨無是乎故曰皆與物共者也○知同於人
故無施勞此別一說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以施
於人同喜勞事人之所同畏也顏子知之故不以施於人此說

與正註不同
○看來顏子之所以無伐善施勞者蓋有見夫性分之所固有
職分之所當為其善與勞都是盡其在我者本無足驕於人故
能之顏子之志如此其視子路又有間矣至於夫子之老安少
懷朋友信便有使物物各得其所之意正如天地之化工因物
賦形而已不勞焉蓋天下只有此三等人上一等老者也下一
等少者也與我同等朋友也而今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則吾
之一身凡其所接莫不各盡其道各得其分停停當當而無一
之責滿矣此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然使顏子假之以年充其
無伐善施勞之心亦可以至此而子路之志不以勢利拘若充
却便也是這氣象

○蓋士非有濟人利物之心類士有平物我之心孔子有萬物
各得其所之心皆與物共者但有小大之差耳老安少懷兼內
外說盖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
天下則行於天下况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
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
已哉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但人有過者多
不能知雖知亦未能自訟所以孔子嘆說已矣乎云云

十室之邑

生質之美古往往有之故如十室之邑邑之至小者也亦必有

忠信之質如丘者焉但不能如丘之好學故充其質質耳以此
見得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則擴充其質而可為聖人不學則
孤有其質而僅為鄉人可不勉哉○十室之邑盖有萬室之邑
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則邑之至小者也邑是虛字什中全伍
謂四井為邑云云者非○必有忠信如丘此忠信是生質之粹
美難得者也故註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新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六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

有人君之度度猶言體也不止德之量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
不得簡重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輕躁自是宜居人上○況
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盖以其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實是取
其居敬行簡仲弓盖有以窺見夫子之意而在於此又自覺其
所以為簡與與常人不類者故問伯子如何以因夫子之與
否以證簡之得失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為其居簡行簡與己之居敬行簡不同也
子曰可也簡不盡許之也正仲弓之意也○仲弓之簡盖凡事惟
擇其要者行之伯子之簡則於其要者亦在所略矣只是厭
煩底人耳○當時夫子若只答云可也無簡簡字使難別了
可也簡言僅可者以其簡也
○三簡可字要辨別可也簡者可其簡而非可其南面也夫子
之意正病伯子之居簡行簡也故於可也下露出一簡字仲弓
未悟夫子之意在此以夫子是可伯子之居南面也故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民不亦可乎言不亦可南面乎居簡而行簡毋乃
太簡乎豈亦可南面乎臨民字正從南面字來是雖疑夫子之

昔春共十五卷

言而實得夫子之意矣故曰雍之言然仲弓之言即夫子之意
也仲弓之誤在於認兩可字爲同○居敬而行簡以臨民言惟
居敬則行簡以居南面爲可也居敬不止是心如居處恭執事
敬皆是簡却是臨民事○居字與行字相對居自合敬行自合
簡居簡則不是
先自處以敬則中有主故臨事之際自能明灼事幾而無私意
之撓切要在中有主中無主則所行又簡大段散而無檢束
收拾了
○自處既敬則雖行簡亦簡得是不至無法度 之可守了
若居簡行簡則全任簡不管是不是都倂那將去了 居簡可以
施於人而不可施於己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自己却要整

謹不可簡簡便是自恣了故曰居敬則自治嚴居簡則自治疎
哀公問弟子
○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何以
見其好學夫人之常情怒於甲未免移於乙過於前未免復於
後而回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回也克己
之功一至於此可謂眞好學矣惜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
中無有如其好學者不特弟子中所無抑亦未聞有如此之好
學者既曰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
學者之難得也○好學正是用工夫處不遷怒不貳過是工夫
已到了事不是就此事上用工夫工夫全在克己上所謂非禮
勿視聽言動者到不遷怒不貳過便是已成就時節然非用力

庾十六斗
五秉則十六斛矣
一本作則八十斛

克己者不能至此故曰好學之符驗也○不曰顔子克己之功
如此而必曰至於如此故曰好學之符驗也蓋此非好學之篤
者不能也若程子却連着勿視聽言動說意亦差此圈外註也
○問怒於甲者過於前者字何指曰怒有幾般樣怒過亦有幾
般樣過罵人也是怒打人也是怒阻人也是怒失言也是過行
可悔也是過非禮而視聽也是過○甲乙是兩人若以先後言
便是不中節不是遷移也前後是兩時所失不萌於再聖人則
怒自然不遷心自無過可貳此孔顔之所以異○不遷怒不貳
過好學之實迹也故謂之符驗大學傳九章此言教成於國之
效春秋胡傳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所謂聖人誅意之效
字亦指實迹可驗者非功效乃證效

子華使於齊
○子華爲孔子出使於齊冉子子華友也爲子華之母請粟於
孔子孔子答之曰吾與之釜釜六斗四升冉子病其少而請益
夫子曰吾與之庾庾十六斗既與之釜又加之庾冉子又病其
少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與之粟五秉五秉則十六斛矣此冉
子之粟非冉子私以夫子之粟與之也夫子聞而非之曰赤之
爲我適齊也乘肥壯之馬衣輕暖之裘其富如此我聞之君子
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如今子華已富而汝乃爲之請粟而
又多與之不爲繼富乎夫子此言所以責冉子多與之非而又
以見己之所以與少之意也吾亦苟至多則夫子必自周之六
待詰姑矣

敎一作訴

○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宰有常祿夫子與之粟九百辭
其所當得者原思辭而不受孔子止之曰此皆汝所當得者不
必辭有餘而以與爾鄰里鄉黨之貧乏者不亦可乎○一則與
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人皆敎之以義
○看此一章須要曉得義字子華爲夫子使爲義也冉子爲其
母請粟非義也夫子與之釜與之庾義也冉子與之粟五秉非
義矣夫子又敎之以君子周急不繼富卽義之所在也原思爲
之宰與之粟九百義也思之辭非義矣夫子敎以鄰里鄉黨此
又義之所在也○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同一時事也
記者以其辭受互相發故係於此

子謂仲弓曰

○仲弓聖門賢弟子也其父賤而行惡雖是父賤而行惡然仲弓
之賢自不可廢所以孔子一日於背後稱論他說犂牛之子固
不可用爲犧牲而所生之子却純赤色且又角周正如此便可
用以祭山川矣縱然人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肯舍諸夫子言
此見得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
也蓋以犂牛譬其父以其子之騂且角譬仲弓之賢以雖欲勿
用山川其舍諸譬仲弓之必見用而不廢然此特論仲弓云爾
非與仲弓言也○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
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豈非其
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宜不如此其實也○非子
當時只云 云云初不曾一字說著仲弓此亦是記者知其 之所

爲父而係之如此若有一字說着便不是聖人之言辭且角謂
其色既赤而又有好角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此章之言爲其餘者設仁者心之德非吾心之外又有所謂仁
心之所存卽仁之所存也人之所以不仁者私欲害之也蓋心
德與私欲本兩立○三月不違仁者此心常存私欲不得而間
之也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三月不違仁者三月之
內此心純是天理絕無人欲而心與仁一也其餘則日月至焉
而已矣安能如顏子不違仁之久○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爲
主私欲在外而爲客也日月至焉者私欲在內而爲主仁在外
而爲客也

張子內外賓主之云生於本文至之一字
過此幾非在我非謂過三月不違便是聖人也此承上文使心
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而言能過此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
能矣只是此關難過○過此則聖人矣若顏子說過此幾非在
我目學者說○本註而不能已四字只是勉勉循循意幾非在
我則聖人之地可至矣○朱子曰學者只是要得這車輪轉到
勉勉循循便無著力處自會長進因言辭達之爲明凡作文只
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爲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爲學
曾有似他下工夫到窮絕貫通處否
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由也果果則足以決大疑定大事於倉卒之際賜也達達則

亦一作以

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矣求也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矣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片言折獄由之果可知賜也達類情通挽事理通達故能言子貢能言亦其達之一驗也求也藝其爲季氏聚斂只是不善用其藝耳想其聚斂行得來也巧○從政之義君者出治者也臣者輔治者也君者爲政者也臣者從政者也然亦有不拘處如爲政以德則兼指人君言子奚不爲政則亦指人臣言人君則未有言從政者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季氏使人召閔子騫爲費邑之宰閔子本心不欲仕大夫之家況季氏又不義而富且貴者故因使者辭之曰你好替我辭

復我者 上句六字

了使者辭不得而再來召我則我必之汶上去斷然是不往以爲齊則此境上言出境而去則非季氏使命之所能至矣蓋言爲我善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堅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閔子不欲臣季氏但有難於顯言者故但八佾云觀其八佾之舞歌雍之徹旅山之黷觀史之伐凡所以犯僭其君剝其民者無所不至閔子視之真不啻犬彘豈肯臣他○善爲我辭焉人多以下文未解矣說集註殊不知註上善下一今字十文無言字如何撲得去且善爲我辭令辭令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卻其後次之召也自是兩層

伯牛有疾

有疾先儒以爲癩雖不可知然以夫子斯疾之言觀之則其疾

汶書作汶

焉焉一本某爲者

必有非常疾者

○亡之命矣夫謂伯牛疾勢如此其死必然矣然其以此疾而死是誠命也不意此人乃有此疾不意此人乃有此疾不應有而有之非命而何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命者氣之致而至是乃氣數使然而非常理所可測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言其素有德行理不應有是疾也註云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言夫子既謂其不應有疾則非惟其德行可知而其能謹疾亦可見矣○或曰自所謂不應有此疾意玩之只是說斯疾未暇論其爲人之言然則只能謹疾一節便盡得斯人也之道乎○執其手者念平生之深契慨幽明之隔而與之永訣也當是時聖人痛惜之意不能自已因嘆曰 上兩句六字 云云所嘆之辭非永訣也永訣自是永訣下文是痛惜之辭

賢哉回也

賢哉回也下文云云是其所以爲賢也故終之曰賢哉回也○所食但簞之食所飲者一瓢之飲飲湯也蕭然在於陋巷狹隘之中他人處此蓋有不勝其無聊不平者矣而回也處之泰然獨不以是而改其所自得之樂則有以出於尋常人之萬萬者矣賢哉回也○大凡能輕外物者皆己所懷抱有重於彼者不然則爲外物所奪矣此憂樂之所以分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在在皆天理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則所視皆天理矣非禮勿聽則所聽皆天理矣非禮勿言勿動則所言所動皆

天理表天理之所在樂之所住也此所謂樂天者也○雖窮居
不損焉顔子豈以簞瓢陋巷而改其樂哉使顔子而[illegible]其樂
亦猶是也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
子之道以一心而妙動靜之德以一身而體陰陽之和其道則
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敎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雖卑無不爲
窮約雖陋巷不爲荒凉子之道內正有可嗜之味在
○此章冉求之言蓋因夫子稱顔回不改其樂而發歎求曰求
也之心不是不慕夫子之道而求以至之只是力量不足能進
而不能耳冉求此言乃自諉之辭而無復求進之所以故孔子
曰所謂力不足者非無所用其力也是亦遵道而行至於中途

氣盡力竭而廢耳廢者不得不廢也所謂力不足者如此今汝
乃畫地以自限耳豈所謂力不足者哉冉求自謂欲進而不能
夫子非之而明其能進而不欲者乃所以激而進之也悅者企
慕欲得之意○中道而廢言已行到中道因力不足故廢中道
分明是半途廢是無奈何捨置了不終其事也中庸所謂半途
而廢自廢也此之廢不得已而廢也語意旨不同○今女畫言
何何曾有求進之力乃溺於怠惰安於小成自限其所至耳謂
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畫字在畫地上生來借作限字意用
冉有所謂力不足者言其氣稟之弱雖欲勉焉以求至而於物
欲之私有所不能自克冉求之意是說在中道而廢矣今女
畫是以今日之所至自滿不求造其極也或指冉求此兩言便

是自畫言其無復求進之意非也自畫是言其意於用工只住
說是自畫則其失亦輕矣然即此言味之亦可見○謝氏曰以
畫爲力不足其亦未知所用力與使其知所用力豈有力不足
者其未知悅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冉
求曰非不悅子之道者未悅也未至必如顔子之欲罷不能乃
爲悅之深耳故胡氏曰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
女爲君子儒
子夏之病在於近小既有近小之蔽則入於私而非爲己之學
矣故孔子以此敎之然此亦必子夏初見孔子時事○爲己者
君子儒爲人者小人儒汝務必要爲君子儒莫爲小人儒蓋學

莫先於明義利界限
○女學爲仁學爲義但知其爲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盡
吾事焉而已者爲己也若學爲仁爲義而欲以求聲譽干利祿
者便是爲人也爲己爲人之分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則同心
則異所謂不同也所謂觀其所由也爲己者欲自得於己爲人
者欲見知於人也○君子小人同爲此學者也　則是要自家
好　則是要別人道他好蓋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
徒爲講說而不務躬行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爲
人也反是則爲己○前輩有云古者爲儒今則皆盜儒矣嗚呼
子游爲武城宰
武城魯下邑言曾君管下之邑者則季氏邑矣鄉下邑字

意文不同

○女得人焉爾乎只是問說你為宰於彼曾得有立心制行之好人否不必說為政以人才為先子游不是取滅明輔政

○曰有箇澹臺滅明者其為人也平常行路必由大路不由小徑若非公事未嘗一至偃之室即行不由徑一節觀之則其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即非公事不見邑宰一節觀之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滅明之制行如此真可謂好人而子游以是取之亦可謂之知人矣

飲射讀法之類飲自是飲射自是射讀法相連字然古人飲多用射飲鄉飲酒或賓興賢能與蜡祭亦飲讀法者會民讀法使知所謹守也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之吉族師於

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

子游之取滅明非固只此取二事也舉此二事可見其為人也其意思甚好可見其人物○註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兩句皆說出外來無故得爾

孟之反不伐

孟之反只奔而殿便分明是一箇功在所不得辭了反却恥以是自居歸在馬不進上真箇不伐相反之本心蓋曰戰敗而還主憂臣辱我又何故緣此占一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據程周所稱則孟之反此一節亦是老氏之行但聖人取人之善以為世勸止不計其心云耳言戰敗而奔人皆爭先我亦人耳非敢獨後為殿也特馬不能進故在後耳

實一作貫

屋

不有祝鮀之佞

世衰俗薄不好德而好諛不悅賢而悅色雖以吾夫子之德之盛然不用於魯不合於齊沮於晏子而毀於叔孫武叔其見疾於人亦屢矣故曰知德者希孰識其賢此章蓋有激而發故曰傷之也○而字似與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之而字同○宋朝之美美色也是賦稟自然之美色與人為之令色不同令只到宋國也若士大夫所尚使可知我朝之風俗及天下之將治亂

誰能出不由戶

○戶者出入必由之舉世之人誰能出不由戶既知戶之當由則道尤人之所當由者也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戶者人所必由之地誰能出不由戶道亦人所必由之理也何莫由斯道在

而嘆之惟其知由彼而不知由此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由耳然人之所以不由斯道者物欲之蔽而不能自克也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章為人之所當行尤甚於戶也○皇極外篇四十二板曰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戶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鑽穴隙之類也

質勝文則野章

質勝文則質有餘文不足文勝質則文有餘質不足聖人之云者正欲學者損有餘補不足以至於成德之域也

○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

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粲然而實意之不致此則謂
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來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為君
子君子與上文對字史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
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
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
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文質非判然者也此與文
猶質質猶文之說不同蓋此言彬彬者如質當七分文當三分
然後為適均文質彬彬務本文忠以成德者言自無有餘無不
足自不待損益
以文為威儀文辭方於史字為通從情直行亦是質之勝處只
是任質直質白然是野

○須用七分質三分文方是彬彬若以五分質五分文文質相
半為彬彬則如五升水用五升麪而味不得調矣此斷斷必然
之理也故子貢所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為失本末輕重之差
然又有不可一律拘者如殺之轂則用七分質三分文如鬲之
居則用三分質七分文然皆不失為彬彬也○毛願得奇矣後
世工文其流乃至此亦可為斯文太白必矣遲之作此文字殊不
以為耻何也而于摩又極深取之謂此等文字亦惟于摩知其
滋味乎○退之此文其機變之巧心亦竭盡矣文勝質則史故
孟子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言
人之生也直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既有此生則必得是所以生之理如
耳目則有聰明之德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此皆實理自然而無
一毫之私曲者也是人之生也直矣生理本直若人自罔之則
逆其生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滅矣理當死而猶生者幸免耳
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此樂字與樂斯二者之樂一般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
樂此朱子之說○知之者知有此道如父子知其當親君臣知
其當義知之而已他自卻未曾實用其力以求至好之者方是
用力要得之樂之則已得乎此理矣聖人但說此不如彼便是
要人勉其所未至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中人以上者語之以上則其言易入而不為躐等中人以下
者不語之以上而僅語以日用常行之道則其言亦易入而不
至於躐等○須看可以二字言此等可語上文一等不可語上
兼天資學力說
樊遲問知
○此章在樊遲之問仁知是必因樊遲有信惑鬼神計較功利
之失而告之專務乎人道之所宜至於鬼神則但敬之盡所以
報事之禮而已而不諂瀆之以要福如此則是知務其所當務
而不務其所不當務可謂知矣夫仁者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
效之所得則其心一於理而不計其私可謂仁矣
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但未至自然地位務民遠

鬼神分明是於是非上見得透故爲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
謂吉凶禍福也○先難後獲分明是心一於理而無私欲之蔽
故爲仁○仁者先難而後獲是仁者之心如此先難言其心汲
汲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先後猶緩急
惟知爲其所當爲者知者之事也無所爲而爲者仁者之心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此章就仁知之喜好不同上見得其體之異而其效亦異也知
者動周流乎萬變之內而不見其滯可見其動仁者惟理之安
所謂無適不然安土敦乎仁者也動靜以體言體猶言本質體
段是如此

智樂水仁樂山由此觀之智者動仁者靜動則樂靜則壽樂壽

據效而言

智者之動非看是違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不然不謂之智仁者
之靜非是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不然不謂之仁此其體段
也

齊一變至於魯

齊一變至於魯至孔子時之魯也此據齊魯之政俗而言聖人
本心則皆欲變之以道但齊之變道也難魯之變道也易齊魯
當太公周公時大槩一般但自桓公創霸之後至孔子時風俗
遂與魯頓異故註云孔子之時齊俗云云○聖人本意亦欲齊之
至道也勢不得直遂耳蓋桓公之霸上下人心又添功利一
膜矣使夫子整頓之必先去此一膜然後一變至道非止欲變

齊至魯而已也

二國之政俗有美惡者王霸之異也孔子時之齊固非昔日之
齊孔子時之魯亦非昔時之魯矣故皆須變○施爲緩急之序
謂變齊所當急者在革其功利夸詐之習若脩舉廢墜在所緩
魯則脩舉廢墜宜急若風俗本自近厚可以少緩又如變齊則
至魯爲急至道爲緩○王畫第九篇曰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
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哉觚哉只是觚哉觚哉此與木哉詞意不同此上有觚不
觚字二說只是觚之一字而重嘆之便見其不得爲觚故集
註有簡言字明其詞意如此○看來孔子之時天下之物失其

制者多矣而孔子獨舉觚而言蓋亦舉其一以見其餘即其小
以見其大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云云是亦觚不觚之
類也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

逝雖訓往然須看箇使字陷訓陷之陷非自陷也
君子可得而逝也不可得而陷也蓋君子是有斟酌的人非好
仁而不好學者也故樂之曰可欺也不可罔也

君子博學於文

○文謂詩書之所載與夫事理之所當然者皆道也君子博而
學之則所知者皆道也推往則天理之節文即道之所存也君子
於所博者止以是約之則所踐履者皆道也故曰亦可以弗畔

又
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費工夫到約禮時此理已尋有見成了
我只依他行不必費討索件件都擇其精要者行之須味守欲其
要字面○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為文此理就吾身之行處
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
必以禮也○多聞見者學之博慎言行者守之約博文不必件
件都要行如行夏時乘殷輅如何便行得只是一一都考究得
出約禮則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件件都是我當行的亦是
我得行的
○文者道之散殊也不博於文則所以窮之者有所未盡禮者
道之繩尺也不約以禮則所以踐之者未得其要是未必其能

不畔於道
此處以知行二字貼不是蓋此章重在博約二字○博者在外
約者約之身來○弗畔兼博約說為長若徒博文而不約禮亦
可謂之弗畔否曰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是也楊墨正畔道者
也蓋由其於文未能博而所約又非禮也
程子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圈外
子見南子
○子路不悅其心是決然以夫子此舉為非其疑未易遽釋故
夫子誓之曰予之所行若有所不合禮不由道者天厭之天厭
之夫南子之在衛君夫人也夫子見之見小君也在我有可見
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

堅之使其姑信此言而深思以得之也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
子不易明理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南子是箇聰明的女子
待然見小君之禮他亦不來請見他既以禮來請見孔子之志
欲得行於衛如何却不見他聖人之意自有所處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之德德之無以加者也民鮮久矣非過則不及也○或問
道理二字如何分曰道是渾淪總括言理是其中條理故道有
山川草木之條理人道有仁義禮智信之條理
如有博施於民
○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故問如有博施恩惠於
民使民無不得之以行治如此可謂仁乎子貢此問猶疑其未

足以盡仁也
○聖莫聖於堯舜而堯舜於此猶有所未足而豈止於仁夫仁者
不必博施濟衆也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此則天
理周流而不以物我間之可謂仁矣狀仁之體謂狀出仁之模
樣如此然以己及人自然而然亦非學者所能遽及但能近取
諸身云云只看仁之方字便見此未是仁○以己及人地位非
子貢所及也故又以恕之事告之
○論語說仁處不一然其直指大體者有二夫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就愛之理上說仁也克己復禮為仁此
就心之德而言仁也由與叔克己銘是以己字作我字解以町
畦不立為克己以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為天下歸仁如此說非

悱與四勿不通亦對得禮不切盡不知孔子之告顔淵是從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愛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移之以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無得而議矣大抵此銘亦不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句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句亦可當一篇西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亦克己復禮者之事也○通書云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雖皆以用言然以五者並言則其理自分曉况有德字冠於其上若韓退之說則便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則以其發用之地而指爲道體之全自是失其通書云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雖又中庸之德而實得中庸之旨盡所以發中庸之奧使其體用之一原昭昭於後世也嗚呼精矣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言我只是述舊物不自作始焉蓋我惟信而好古只見得古道在所當述而不容於有作耳然我之信古而傳述在古之人有行之者老彭是也我之信古傳述惟竊比於我老彭而已蓋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但謂述不謂作此便是謙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是只以明者自居也然又曰竊比老彭則愈謙矣○古之聖賢嘗見得古人之道可爲萬世常行之典只得述他約到得秦而後有不師古始之意故獨見夫己之天下凡事須自己出不知天地之常經至一而不可二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萬事惟聽道理所使使耳豈自作聰明亂舊章其有隨時損益者亦所謂不過制度文爲小過不及之間者耳故自著先王之世使惡夫作聰明者

默而識之

○默焉不言而此理實得於心理雖已得於心而又加學習之功日知其所未知日行其所未行而無厭射之意至以此誨人又必期其人之有成而無倦怠之心何者能有於我哉言其無一有也所謂並未能一焉何有於我哉見其汲汲於此惟日不足也在聖人已能而猶自以爲不能何其汲汲也抑觀夫子他日嘗曰予欲無言則是能默而識之矣又曰好古敏求則是能學不厭矣又曰未嘗無誨焉叩其兩端而竭焉則是能教不倦矣又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而今者之言如此非聖人之謙而何哉○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着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爲己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識若讀爲知字則意思淺讀去聲却有自得居安資深之意

德之不脩

○日新之要有四脩德也講學也徙義也改過也德必脩而後成今也不脩學必講而後明今也不講聞義能徙則善日益今也不能徙不善而改則復於無過今也不能改如此則德無由成學無由明善日損而惡日長矣尚何日新之有是吾憂也

○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爲善言
不善不能改以去惡言要之則德之所以脩者此理學之所以
講者此理聞義而徙者得此理於人而舍己以遷之改其不善
者自覺其非理則以理易之此二者又皆脩德內事但不可說
入在內聖人語意是四件○德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仁義禮
智是也此理在吾心而不能不蔽於物欲故必常去脩理他然
後德成於我所謂立也註云德必脩而後成如此○學必講而
後明須是常去講論他習其所已知究其所未知如此則於所
學之理無不明者矣○義與善不同義者事之宜也是箇時中
恰好處不善分明是惡不止於不合宜而已○能是四者則日
新而馴致乎聖賢之域不然則絶望矣亦終爲下愚之歸耳豈

不可憂○憂字只在四箇不字上南軒推說一重然須貼日新
意

子之燕居

○聖人陰陽合德不但其應事接物之間各得其宜至於一身
之容色亦無不各得其宜如在鄉黨而恂恂者此鄉黨之所宜
也執圭而踧踖過位而色勃此執圭過位時所宜也至於閒居
旣非見賓承祭之時亦非應事接物之際故其容則申申然而
舒泰其色則夭夭然而和悅然不曰申申夭夭而一則曰如二
則曰如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以名狀者姑借此
以擬議之耳
燕閒居也息也申申即舒也夭夭即愉也但申申舉一身而言
獨指見於面者言之[illegible]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
[illegible]從申申夭夭正是燕居之容若在朝則色勃如也在鄉黨
則恂恂如也各自有體鄉黨一篇多此類○聖人當燕居之時
而自有燕居之氣象也

甚矣吾衰也

○孔子云甚矣吾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也氣盛之時常夢見
周公而今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即久不夢周公觀之可見
我之衰也甚而志亦衰也甚矣不夢周公可見其衰久不夢周
公可見衰之甚
孔子不當文武而獨夢周公者蓋所志只是欲周公若志爲文
武則亦是無將之心矣故作春秋未於尊周他日有曰吾其爲

東周乎亦只要欲興周公而興文武之道也非欲得文武之位也
○集注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
是夢者氣也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
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看出志字晝夜之
所夢者晝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也○東萊書註第三卷云云寐
之盛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
夢施甚飢則夢取是以以虛浮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
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久陰疾夢
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已上或口出列子　○白樂天註云渴人
多夢飲飢人多夢食黃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右屏

窮者夢
富貴窮
古貧也

□窮者夢貴達者夢神仙○詩斯干曰吉夢維何云云大人占
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傳曰夢之有占何
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
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
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
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
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傳曰熊羆陽物在山彊力
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

志於道

○學莫先於立志然所非所當志而志者則所趨不正矣必志
於道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

德德而不守之則始雖爲我得終必失之故又必據於德則始
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至於心德之全而私欲盡去所謂仁
也仁而不能依之則私欲有時而復萌而心德之在我者有不
全矣

○自志道而據德自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然
又當游心於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則有以盡乎物理周於
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入矣不然則本之
在內者雖無不盡而末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
大事也故必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又游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
交養而君子之道尚何有加於此

上志於道欲得此道也○據於德守其所得而不失也○依於仁
則心德之全而與之為一無事守矣○游於藝藝雖末節道之
全體固無不該也游者玩其理也皆游味之意
理在事物為道道得於心為德德之全為仁藝則以餘力及之
所以博其趣也○志於道據雖知所往志在行猶在志後據德則行
道而有得也據如以身據其業不離開之意也○德者得也此德所
上文云積學皆得謂之有德○依者不違之謂心與理一純然
而不相捨之意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私欲未盡去心
德猶未全未全只可言德未可言仁

自行束脩

○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之禮禮物雖有厚薄之不同要皆有求
見之誠者也我則未有不教之者除是不知來學則我不得而

往教之耳

不憤不啓

○教人者固不可有倦教之心而學者亦不可無受教之地故
教人之法備於學者意欲通而未能通則不為之通其意於學
者辭欲達而未能達則不為之達其辭雖然憤而啓之悱而發
之亦不過舉其一隅以告之而已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
三若不能以三隅來相反證則其不能自力而了悟之途猶塞
便不再告也○憤以心言悱以口言

○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所以不輕教者非有吝教之
心也欲使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不然誨之諄諄聽
之藐藐而教者學者俱無益矣故聖人謹之於此使學者知所

到行不得

妙○舉一隅可貫上語是必其人可舉示以一隅而後舉之若
非憤悱聖人豈輕舉一隅新安之說太泥○必可舉一隅者然
後舉之以一隅然則貫上二句非鑿也宜也不憤無可啓故不
啓不悱無可發故不發○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
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此章見聖人當哀自不以樂而勝哀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臨喪而哀哀心勝雖食自不至飽不特此耳夫子若於此日弔
哭人之喪則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學者於此二者可
見聖人哀樂中節性情之正也○註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
也若自家喪豈但是日不歌哉自彼而言則曰有喪者自我而

言則曰臨喪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子謂顏淵曰世苟用之則出而行世苟舍之則退而藏隨其
人之用舍而行藏安之若此者惟我與爾有此便見其非他人
所能與行藏只是身之行藏非道之行藏也然聖賢身出則道
與之俱伸身退則道與之俱屈有是去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
具○大抵人於去就之間最可以觀人所造聖人無我顏子幾
於聖人亦能無我故其安於去就之際略同所以聖人旁觀一
世只有顏子與同故美之曰云云

命不足道矣命爲中人設若中人未至無我地位或進而主於
行到得不行然後安於命或退而主於藏到勢不容已然後以

行而起唯孔顏無我則處於行藏之間者安之而無意必固我
之私矣孔門三千舍顏子之外無復可同者矣○據吾有用我
者措舍置也則用舍亦不必言用舍吾道甫之固行矣至舍之
則藏舍之固藏矣至用之則又行此二句又當如此看顏子雖
未用行然其具在我又無意必固我之私便是已能如此

○用之則行我無必於行也舍之則藏我亦無必於藏也隨寓
而安耳味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而無所係累意

○顏子具體而微未必能如孔子聖之時之自然處故孔子語
之以此亦因其可至而勉進之所謂時雨化之也不然則爲率
以伐善而方人矣此意最緊○聖人無我顏子未達一間故孔
子進他一步許其同能然者實所以進之也非互相標榜而已

若揣摩之前不必在其面前云云矣如回也庶乎及吾之不惰
之類當非面語之詞此云我與爾却是面語面語則有引數意
非夸飾之也

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路曰用行舍藏夫子既與回同矣若行三軍則所與同者
誰歟子曰若徒恃其勇徒手搏虎徒手爲河而爲虎所噬爲河
所溺死而不以爲悔者我不與行三軍也我所與行三軍者必
其臨事而能敬慎以處之好謀而有斷能成其謀者也夫子言
此所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故曰死而無悔蓋方其暴虎馮河時
便已自擬其死而不以爲悔矣若已死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

○暴虎馮河有勇而無義者也臨事而懼能以義勇者也
外來者也謀則已出者也○好謀而成謂好謀而能成之非故
謀而有成也故註云成謂成其謀全是能斷人多是初間欲謀
後來無合殺只是輕躁苟且好謀而成成之全在決斷故曰當
疑敢謀沈毅爲要自負其勇與抑其勇而教之之勇皆指血氣
之勇言
○臨事懼好謀成便是能用其勇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
也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
富而可求也
○聖人明知富不可求此獨開闢其辭以曉人耳然此章言富
不可求是以命言非以義言也言命者爲衆人設耳聖人於富

貴貧賤一安於義而已命不足道然安於義則其得與不得惟
命而已義在我命在天但聖人無可奈何而受之之意耳此要
須識得
○富若可以人力而求之與則雖執鞭之士至賤也然可以求
富吾亦爲之矣誠如有命者存而不可以人力求則惟從吾所
好而安於義理耳何必徒取辱哉○從吾所好與吾亦爲之吾
同孔子自言也所好者義理也○經世書曰天人不能自富必
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而後能貴
則富貴在天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求而可得者也非其可
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云
云如知其非己之所能得非人之所
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

子在齊聞韶
○韶舜樂也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
仲奔齊故韶樂在齊夫子周流四方適在齊而得聞韶樂之音
爲蓋深有契於心者因而學之至於三月之久心一於是至不
知肉味既而嘆曰向也但聞韶樂之美猶不意其作樂之至於
如此之美也蓋其三月忘味之後有以究極其情文之備而允
韶樂之所以美處聖人蓋深得之矣故不覺其嘆息之深如此
○夫子於此蓋其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
言不可得而盡也故只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集註情文之
備文謂聲容也情謂聲容之實也味夫子之言蓋其中有不可
形容之妙存焉○此聖人之神遊於帝之庭故發此嘆也自夫

子而下其誰識得此意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不曰仕衛乎而曰爲衛君乎正當輒拒蒯聵時也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衛君之事不可以面斥而古人
之事則可以反觀故子貢舉夷齊爲問以卜夫子之意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是古賢人也謂之賢人則是已許之矣子貢
又以賢則賢矣設其心猶有悔焉尚有可議也故復問曰當其
時二子之心亦有所悔否曰二子之心正所以求仁也既而各
得其志焉則安於窮餓矣何悔之有子貢於是乃悟曰夷齊兄
弟遜國者也衛君父子爭國者也夫子既以遜國者爲賢人又
以爲無怨其與之深矣以是而反觀之則夫父子爭國者夫子

豈屑立其朝而與之共事哉故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爲也夷齊所爲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衛輒所爲悖乎天理之正拂乎人心之安夷齊所爲見與於聖人衛輒所爲得罪於聖人矣○君子以同而異夷齊兄弟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已○伯夷叔齊之讓若天王判之當屬伯夷國本伯夷之國也故孟子一則曰伯夷二則曰伯夷未及叔齊權衡審矣

飯疏食飲水

○太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安之故一天理之外無餘物或富或貧聖人無乎不安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以内重而見外之輕意

○我之飯疏食飲水飲食如此其菲薄彼卧無枕曲其肱而枕

之寢處又如此其荒凉困亦極矣只是我之所樂初不以是而有所損亦自在其中矣若彼不義而富且貴者勢則雖屬天理何在於我觀之如浮雲之無有吾心固不爲之動也

加我數年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全以天時人事言此道理具在易書學易則有以明之分而言則吉凶消長天時也進退存亡人事也胡氏註及會講都認差矣

○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安而行之其身自與易理相符若無待於假年以學易而僅得無大過而猶言此者蓋深見夫易道之果無窮且使人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不可不學者聖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可不學乎未可易

一本孔子聞下有之字無知字

而學者聖人又有待於假數年以學易然僅得無大過人其可以易而學哉○孔子聖之時可見其早與易契

子所雅言

執禮謂所執之禮與詩書一類也

葉公問孔子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問者問其爲何如人也子路不答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答也及孔子聞知子路不對葉公之問因自狀其爲人以告之曰汝當時何不答葉公云孔子之爲人也是個篤於好學的人於理有未得則發憤以求之憤之極直至於忘食及其旣得而樂也樂之極雖事之在所可憂亦忘其憂是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倚焉日有

孜孜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如此聖人此言雖自言其好學之篤耳云太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抑聖人自言雖只自狀其爲人然其所以敎子路之意亦在其中矣此語恐亦非葉公所能領畧者意在敎子路居多

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此兩句不可分貼須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見盡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直到老死方已可見其於天下之理不容有一之或遺而發憤忘憂畢集本末兼該非全體乎其憤直至忘食樂直至忘憂而無一之不然可見其至極而終聖人之一身都是如此所謂至誠無息也又非純亦不已乎但知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限此非聖人不能及也

一本好古敏求者爲
禮樂名物之類

集註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小注所解或未然蓋夫子一情
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之
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爲純亦不已本文三
句要一氣讀下

葉公僭稱按路史國名記第二十九板載云周人之制內之天
子三公外則二後之君曰公康誥之周公召公畢公三公也微
子之建上公二後之君也然者諸侯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
謂之公康王之誥群公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稱諸侯並從
經之稱之侯皆異五等爲言蓋公君侯爵之貴者代故以是爲
稱聖人亦因而不之奪乃若班爵則周自有差矣非可亂也春
秋例君于唐亦正其爵至葬則從其稱從其稱所以副臣下之

敬欲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罔也雖然正其爵矣而於會盟
總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曰公子公孫曾君侯也每以公稱
至於盟會亦或侯之爵稱乎也是故不吝然至世族亦稱公子
惟其爵之貴耳○愚謂今以縣尹而稱公猶陪臣執國命而會
下俞紊矣

我非生而知之者

○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知而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
曰我非生而自知此理者我乃好古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
理者聖人是以學知者自處然即好古敏求之言而深味之前
其生知之實亦可見矣○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
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只是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
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聖人已不自謂了又安得偏指敏求
者爲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辭然
亦實理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所常言者詩書執禮所罕言者利與命仁也又有絕不
道者怪力亂神是也蓋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在所不
當言鬼神雖非不正又有未易言故聖人皆不語也然不曰言
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故曰答述曰語
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可
見

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烏獲之能舉千鈞孟賁

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已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
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慘舒四
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語怪則啓人惑語
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
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南軒曰聖人一語一默之
間莫不有教存焉○孔文子欲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不對
此不語亂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不語
神也斥子路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可知其不語力魯論二十
篇所記嘉言善行多矣獨無一語涉異者且曰索隱行怪吾弗
爲之可知其不語怪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子曰學者但有心於爲己無往而非進德之地便做三人同行亦必有爲我師者在何也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師彼之善爲我之善其不善者而改之恐懼脩省恐亦有是惡也從之謂從他様做改之謂不與之類也然此亦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我師耳若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若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吾亦從其善而改其不善無往而非師也師者教我者也善吾所以爲法固師也惡者吾因之而改其惡亦由彼之有以啓道我是亦教也故皆爲吾師○聖人言同行者之可師以其善惡皆爲我益也

天生德於予

○生賦也言天賦我以如是之德聖人不自名言然亦果有以自見其得於天者獨厚矣夫天惟無意於我則已今也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必嘿相我於冥冥之中彼桓魋雖欲害我其亦如我何哉必不能違天害已也違天謂逆天意故與天忤也謂天固欲佑之魋固欲害之是與天忤也魋其能勝天哉○天字以主宰言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企及而今所以教吾徒者不過只是日用常行之際威儀文辭之間而已是必於其高深者有所隱而不以教人也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爾之心疑我爲隱乎吾其實無所隱於汝我無一所行而不昭然以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爲然也吾豈有隱於爾乎蓋夫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言其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見之雖若卑邇而高深者存焉道豈有不在於是乎顔學者有所不察耳以此言之聖人果無隱矣雖然聖人自不肯隱亦不能隱使善觀聖人者得而隱之乎然使學者自家地位若淺則聖人雖不隱學者固自隱矣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意若曰無一而不以教人者莫丘若也○一說吾無行而不以示人者便是一箇丘在這裏亦見其實無隱也

把與字對隱字看見其自不容隱也所與者就在作止語默之間是丘也言丘之爲丘是如此蓋丁寧之意○諸言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又云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而通書亦因四時行百

物生莫非至教正蒙又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何不曰道而皆曰教蓋以其常以道理示人而言也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此天地之教也○作止語默無非教也亦可貼在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句上此意與上文俱安在二三子以我爲隱乎上然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其實含作止語默無非教也之意

子以四教

○夫子以四件事教人四者何其始教人以學文使之講明夫天下之義理其次教人以脩行使其所講明者一一見之於躬行又其次則教人以忠與信使其所行者必盡已之心而一一以實爲之誠以不先之以文則理有未知何以責其行不次之

以行則所知亦虛文耳然行雖善而心有未實則亦偽耳故以人之教必兼是四者而四者之序又如此忠就已上看體忠信就事物上看用也忠信旋通管文行前輩主忠信疑亦兼知行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善人者不踐迹而自不爲惡者也有恒者性地有常重厚朴實人也有恒字要淺說方見在善人之下不然反在善人之右矣究其所行猶有未善依善人不踐迹則天資亦甚粹矣豈可淺淺看

〇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然所謂有恒者無他有爲有無爲無盈爲盈虛爲虛約爲約泰爲泰知是質實無偽方能有恒如使本無也而自以爲有之然本虛也而自以爲盈之然本約也而故

以爲泰之狀如此者雖能偽爲於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恒矣然則所謂有恒者只是質實無偽耳人惟能有恒則由此而進於有善無惡之域而聖人君子之地亦可以馴致矣故夫子特言無恒之失以申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也至矣盖人道者聖人也次於聖人者君子也得於天資自然行善而無惡者善人也真實無偽亞於善人者有恒者也或以本無是善爲無未實有是善爲虛未能該衆善爲約者非也有恒以質言不可說涉於學去〇此言雖乎有恒非正解其義而註亦申言有恒之義者亦大壯象傳剛以動故壯意〇或曰子以四教忠信在後而朱子謂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何也盖有恒者全是說資質猶學以威重爲質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相似[redacted]

子釣而不綱

〇孔子或爲養與祭祀賓客之需未免於漁獵然其漁也以釣貪吾餌者取之而已而不用網絶流而盡取之其弋禽也只取其飛者宿者不射之爲出其不意也此可以見聖人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〇釣弋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爲之鄙人獵較又非特少貪賤時耳〇綱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曰網而曰綱者以其大繩屬網也不曰射而曰弋者以其生絲繫矢而射也漢文帝身衣弋綈弋字義同

盖有不知而作者

〇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故爲其事者當先知其理理即其事之

所當然者也盖有不知其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却無此夫聖人生知安行於天下之事盖不待先知其理而後爲其事今乃曰我無不知而作者則是言其於事皆必先知而後作也故曰謙辭使見得人須要知下文承之云然知亦未易必也多聞人之言其言有善惡也則擇其善者而依之行多見人之行其行有善惡也善者記之以行惡者亦記之庶乎有以備參考而不昧於所從知此則雖未能實知其理然亦可次於知而不至於無知妄作矣上言不知而作我無是便見得人須是知下文多聞多見是教人以求知之方也此兩句亦互相發

〇聞見之寡不足以求知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所以求知也若知者則所知無一之非實此方是眞到那知處故次之

非廿言未嘗妄行盖亦謙辭者以其非聖人之極至也

互鄉難與言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有童子請見門人疑之以為不當見也

○子曰釋之也人既一旦自潔而進見我則但許其今日之潔耳固不能保其往日所為之善惡但許今日之進見耳亦不保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既往之事既不追將來之事又不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又何為已甚乎

潔脩治也自其今日之求見可知○若追其既往之事將來而不與其潔已以進則非中庸之行而為已甚矣○童子見而得見也

子曰仁遠乎哉

○仁遠乎哉仁者本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我但一念欲仁而反求之則仁固吾心中物隨求而得矣然則仁遠乎哉

○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要在下句無註仁者心之德云又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非在外也見不遠意見在外者求之則有得不得縱得亦無如是之速惟仁是可自必底隨求隨得一念方動應念而生○我字虛說不必指聖人身上說集註全不提起聖人此語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使人知自勉而不憚於用力也人固有以仁道遠而難至者故夫子發此以示之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蓋昭公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而司敗從衆以為問即此而度其意是盖特其吳孟子一事而不以為知禮故問之以試孔子孔子答之以為知禮不過就其習於威儀一節而言耳

○司敗聞孔子之言心不以為然及孔子既退適遇孔子弟子巫馬期者司敗乃迎揖巫馬期而進之曰我聞君子不黨於人由今觀之君子亦黨乎為何也君娶於吳吳與魯皆姬姓是為同姓以其同姓而諱之乃謂夫人為吳孟子夫同姓為婚知禮者不為也君而可為知禮孰不可為知禮乎而夫子以為知禮非黨乎

周女曰姬齊女曰姜楚女曰芊吳孟子在魯只稱孟子今見於春秋者孟子亦是也謂之吳孟子蓋當時譏諷之詞故特冠以吳字見其終不可揜也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宋子姓也又係吳以別之吳與子字相乳矣所謂欲蓋而彌彰也魯人既是諱之只用子字不必着吳字矣今着吳字意是他國譏諷之詞故加一吳字以暴其事耳

○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曰丘也幸哉人莫不幸於不聞過我苟有過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則聞於已而可改圖於後日矣豈非幸乎

聖人之道一本仁聖之道

孔子既受以爲過而不辭則司敗所斥昊孟子之事固在所不辨矣一則不失君父之私諱一則又不誣天下之公議

子與人歌而善

○孔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者則且自停其歌而必使之復歌使之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却從而和之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與人歌共歌也反之復獨歌也和之我自歌也反復也復猶再也去聲讀看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反有自下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審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若論文對無分曉我也相似人若論躬行實踐之君子則我全未之有得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此皆聖人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之易行之難言易在所緩行難不可緩也欲人之勉其實實者言之實躬行君子是也○莫疑辭猶俗言無分曉○辭則自謙意則欲人知言行之難易緩急而勉其實也

若聖與仁

○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當哉抑以聖人之道爲之於己而不厭以此誨人又不倦則亦可謂如此而已耳然爲不厭誨不倦非實有此仁聖者亦能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愈見夫子有仁聖之實也○公西華遽從以謂夫子此言而有悟焉乃嘆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世間有未能盡仁義而教人仁義者但不能倦都難故集註只提不厭不倦說且夫子自謙之辭亦是如此非固遜其名而却處其實也

○聖者大而化之德極其盛而又無其迹也仁則以心德之全人道之備正是德之盛處○大而化之之謂聖未至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

仁聖自然者也爲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弟子之稱誦當如此分別

正蒙云嘗謂曰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南軒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

○子路請禱於鬼神欲爲夫子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子曰果然有此則無禱久矣亦不待今日有疾而始禱也聖人言此意盡以其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矣○子路請禱而夫子問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苟知其有是理則凡素行有愧於神明者宜用禱而夫子無用禱矣子路未達故曰云云○既曰丘之禱久則死生付之命矣○周公亦嘗爲

猷。王行禱于路之禱固不爲非但不宜請於病者既以爲請則
夫子不得不辭之然夫子不直止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則禱之禮亦有不可以夫子之故而遂廢者矣聖人雖在病中
而其言之從容曲折亦如此其造化所在也
上下神祇上之天神下之地祇也行禱五祀謂行禱於五祀
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此註當用在丘之禱久上○大學衍義補
祈禱祭祀朱子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其於所當
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
所作至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其冥漠不可知之間
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
奢則不遜儉則固

○凡禮得中爲貴奢之弊則僭上陵分而不遜儉之弊則朴略
無文而固陋奢儉既各有害然儉之害小而奢之害大故與其
不遜也寧固固則已分有未足不遜則溢於禮法之外矣○奢
儉二字便是失中不遜與固是皆其害也
君子坦蕩蕩
○君子循理不以得失利害爲心故坦蕩蕩小人役於物則患
得患失之心無時而已故長戚戚
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内外言○坦蕩蕩猶云光燁燁不可以坦
字當常字對長字○心廣體胖此只做仁者不憂說大學本意
較深
子溫而厲
聖人容色隨時不同而無一之不中和時乎溫也溫而厲時乎
威也威而不猛時乎恭也恭而安是皆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
間者然却本於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言德性與陰陽之理本是中和氣質所賦
鮮有不偏言其氣或偏於陰偏於陽則其見於容貌者亦偏矣
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言其氣質不偏陰陽合德也陰陽
以氣言德即陰陽是也氣質不殺貴○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
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碍矣故此中和之氣見
於容貌之間云云非容貌有中和之氣乃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也
○恭而安恭其迹安其德始之以欽繼之以安安恭而至於
安則所謂篤恭而不顯者矣堯孔雖窮達不同恭德之安則一

也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泰伯其可謂至德而無以復加者矣何也固以天下讓於商而
不取且又隱然不露形迹而民莫得而稱之夫以天下之大讓
於人而人又莫知其爲讓此非其德之至極而何哉○觀集註
所序見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一則以商道寖衰二則以周
日强大三則又以孫昌之聖有王天下之理也
又云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
荊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翦商之志既不可回
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非固以無君之罪而嫁

之也若讓天下於翦在前之不從上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
也自太王乃至季歷以下至武王乃克商而有天下皆是叙周
家來歷見得武王只是終太王翦商之事耳興周以文武之有
天下實泰伯之所讓也
○泰伯若從太王翦商之志則天下為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
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是曾
以天下讓也○泰伯若從太王志則太王時雖未有天下至泰
伯使當有天下矣註云天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
諸侯有天下矣何以見之泰伯未讓荊蠻而人翕然歸之遂成
吳國使其據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曰
以天下讓也○泰伯之讓季歷正與伯夷之讓叔齊其事迹與

心正相契合而註不言者泰伯之以天下讓不在此也故集註
不曰即夷齊讓國之心而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云云○太王欲
翦商便是謀取天下泰伯不從便是以天下讓非虛說也非推
本也
○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
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
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
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至德只
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泯其迹意不可全重在泯其迹上若重
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或曰人知泰伯之逃荊
蠻耳而不知其讓國也人但知其讓國也而不知其讓天下也

聚之一本聚人

此說不是全說以天下讓季歷而與所謂其心即夷齊扣馬之
心者相背矣不必依
○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一亦足
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
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卒不得○泰伯若當武王時必不為武
王之事文王若當武王時必不如武王之甚當時紂既投火死
了何故又要斫其首而懸之旗雖天下罪之亦可做你底君父來
何至此之甚湯之於桀亦放之而已此孔子所以獨謂武未盡
善○泰伯既為至德太王則所謂未盡善者矣○若季歷又生
子而有聖德太王恐亦未敢遽擬其有天下也未知朱子所述
云云果出何書要亦臆度也然書無所出安能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

耶少微通鑑史湖胡氏之說及通鑑前編金氏之說猶似於義甚
精宜考之
恭而無禮則勞
○此章重在禮字蓋禮者天理之節文即中之所在也凡事貴
乎得中不中則各有其弊如恭美德也恭而無禮以節文之則
不當恭而恭矣其弊也勞慎亦美德也慎而無禮以節文之則
不當慎而慎矣其弊也葸勇亦美德也勇而無禮以節文之則
不當勇而勇矣其弊也亂直亦美德也直而無禮以節文之則
不當直而直矣其弊也絞○勞葸亂絞皆就無禮處說未見
禮了方勞葸亂絞○勞所謂痾于身雖也葸所謂畏首畏尾
亂所謂犯上作亂也絞如證父攘羊是也

君子篤於親

此段不若何人說舊以爲之上文而通爲一章張子依之至朱氏以爲曾自爲一章而疑其爲曾子之言朱子亦然之故今不連上文讀

○在上之君子若能厚於其親如父母及諸父昆弟之屬處之各盡其道則於其親篤矣夫親親仁也上行則民亦興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若能於故舊盡思厚之道以處之而不忘其平生之好則爲厚之道也上厚則民化之亦不偷而各厚於故舊矣○此親字與君子不施其親之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姪說故舊即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篤字重不遺字輕篤於親不遺施於故舊自有輕重張子曰人道知先後云云者言知所輕重則恭愼勇直施於親舊者自無過中之失而民化德厚矣然

較牽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曾子有疾者病之革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此自幸其得免於毀傷故召在門弟子而詔之曰你啓開了被看我底足開了被看我底手其有不全者乎且我之保守此身極難小旻之詩曰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我之戒謹恐懼也如臨深淵而恐其隕墜如履薄冰而恐其陷焦心勞思惟恐其毀傷有如此者幸未有毀傷至于今日自今以後我知得免於毀傷矣小子語畢而又呼小子者以致反覆丁寧之意蓋曾子最是箇根篤底人說這話便要入於人之耳貼於人之心如孟敬子亦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都是要他記得都是丁寧之意

或曰曾子所保者身也所以保者心也意欲全其身而不辱其親然觀集註云曾子平日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本文云啓予足啓予手又觀夫子嘗語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又以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對說可見曾子此章本意只是說保全身體雖謂所以保者心也心是德所在而仁以爲己任莫全是心上事此特仁以爲己任中之一事耳大抵人知不忍毀傷其父母之遺體則自能謹行而不至玷父母之令名矣夫子答武伯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而朱子曰人子體此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此則曾子之意也豈可淺淺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數句只是一箇

恐字意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以無恐矣

孟敬子問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曾子將有言以告之又恐其忽之而不之識故先自言以警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之言善言也子其識之想孟敬子平日是箇留心於細務而不知大本底人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乎道者只有三事三者何不動容貌則已一動容貌便遠了暴慢之氣而容貌皆得其道不正顏色則已一正顏色便要近信而無色荏之僞而顏色皆得其道不出辭氣則已一出辭氣便要遠鄙倍之失而辭氣皆得其道君子所重在

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
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
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此君子對有
司而言大槩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
集註言自言也此解曾子言曰之言字與其言也善言字無別
將死言善曾子自言也謂之自言者此是曾子說得最要無預
於敬子者所以警敬子之聽也○人窮反本故言善反本者人
性本善也
道字該得廣所貴者三事而已動正出三字無工夫者恐未分
直至遠暴慢上方見所貴乎道之意蓋固有動容貌而暴慢者
矣遠暴慢近信遠鄙倍都要在心上做出來總是脩己以敬容

貌而說處此以一身言顏貌而色處此以面上言暴慢暴戾者
之過怠慢者之過正字比動出二字略著力蓋緣顏色亦有容
僞者故獨曰近信若容貌辭氣則有不容僞者信實也表裏如
一之謂實鄙凡陋也其失小倍背理其失大一說鄙是說得卑
近者背是說得過高而實背理者前說似正而過高之說亦無
之矣
此三句身上事盡之矣而心亦在其中但亦就其敬子所及者
而語之若正論脩身則須自誠意正心來○但以三者為君子
所貴所貴在此則所輕者在彼矣何用汲汲為遠字近字不必
以為貼貴字必遠必近方為貴也如已動容貌而遠暴慢是所
貴也

流遠於此一本作所遠所近

此[illegible]該本末而止曰道者三則其本也還要知籩豆之事亦
[illegible]動正出三字不是用工夫字工夫在斯遠斯近上但遠
斯近等是工夫即在於動正出處非動正出之外別有用工夫所
在也朱子小註答問之言宜細求之自不相悖
集註學者所當操存省察云云在此三句外此三句畢竟成者而
言曾子以是告敬子使見敬子當操云云脩身之要即為政之本
也要不本末貴字意對籩豆之事言操存省察者未見於容
貌色辭之間則如此存心及見於應接之間則如此用力而不
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所以貫所重之辭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以己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人之寡能者有也不

自以為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不自以為實而若虛然人若以
非理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己亦安然受之恬不與較曲直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但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便見
今之無其人也
○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者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
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終是其不能處或
未能自信處○顏子之問初不知我是能彼是不能也但彼卻
不能我所問者卻是彼之能處非此事我本能也又卻去問今
卻人又是不能者如何答得卻枉費了工夫非聖賢之實心下
問○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犯着他他自不覺得此句對
上四句獨以行言力行之事多而獨以不校言者於此逆境尚

能善處其為能行人所不能行則其他可知矣此曾子之言
言也此四五句所狀皆是地位高人物可謂善言德行○莊矣
曾子之善形容顏子也欲說其學之高不用數其事而稱止說
他云則其學之過人何如欲說其行之高亦不用多言只說一
句犯而不校則其他皆可知矣箇一句當他人百句也如夫子
稱管仲輔事非尋常者同一格式
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須要分曉若於以能問不
能以多問寡物我無間之心則此只是不耻下問地位如若人之
善亦猶我之善我問之奚忝似又非所以論顏子也若於犯而
不校內着箇義理無窮之心則顏子之不校者乃是內省恐怕
是我之失所致故不與校耳若果無失又將校之耶亦非所以

論顏子也此與謝氏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之說反謝亦因
外註若是如謝說則不校後猶當做工夫且既曰犯便是失在
他人矣如何用得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之說而謂但知義
理之無窮乎
劇木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
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
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劉氏曰穎達所對亦以
策太宗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說也夫既非
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
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乎

精微一作精明

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
如飲食之不飽此何所為而然哉誠以道無窮而事無
方也使太宗而知此庶乎其少進矣右見綱目唐太宗初即位
置文館下分註

可以託六尺之孤　章

○有人於此其才可以託六尺之孤為幼君之輔可以寄百里
之命一國之政皆自其手出其才之過於人如此且又臨大節
所係存所在他之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然堅定而不可以
利害奪之愿慤人可謂之君子人與有是才節兼備如此信乎
其為君子也蓋有是才而無是節則終歸於小人有是節而無
是才則亦僅得為善人而已皆不得為君子君子才德出衆之

名所謂君子不善者也
○國有長君而為之輔猶未見其難託孤方難國之政事君相
共之猶未見其難攝政方難平時託孤寄命猶未為難至臨大
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方見其難臨大節不可奪者臨利害死
生之際其所以輔幼君攝國之政者卓乎立於義理之精微而不
可求確乎其志意之堅定而不可撓於權柄由之以安生靈由之
以全也○臨大節大節字以事變言未說君子身上說謂臨大
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
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
兼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於冢宰又如李社為任處守
是也○臨大節不可奪者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為得死者

為劣有甚努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盖承上文字可以
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
○可以才可以也不可奪節不可奪也丈夫所立須要到那之
不柰變之不去地位方是的當
士不可以不弘毅 章
○此章之旨曾子平日之所學終身之所得皆不出乎此謂上
不可以不弘且毅為何士者之擔子重而路頭又遠惟其任之
重非弘不能勝其重矣惟其道之遠非毅無以致其遠矣是故
不可不弘毅然果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盖仁者人心之
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日行萬善無一之不統於是而以為
己任必欲身體而力行之此其任不亦重乎且其身任是仁也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到死而後已此其道不亦遠乎
看集註必字及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嘗在士者
用工處若說得大抖的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所以當
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久弘毅之實一也○已任之任
與任重之任字同皆作死字看言仁所當身體力行者任之重
也可不廓吾心胸以承載之乎又仁乃吾所當服行而無一息
之間斷者道之遠也又可不堅吾定力以終其事哉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是說自今無規矩而後來
難久立畢竟弘是身體力行毅是志不少懈一說身體此理而
力行之身體謂依此理也故曰以身體謂以一身無體乎衆理
而力行之也○會講曰士不可以一晉自畢而容受承載之不

亦不可以半途而廢而執守負荷之不毅○一息尚存補凡
編第三卷論語篇曰醫家以一呼一吸為一息凡一人晝夜計
一萬三千五百息今觀人之呼吸疾徐不同或急者已十息遲
者尚未七八而老肥者太疾幼瘦者差遲舌人定數之言亦槩
大槩而已
興於詩 章
○學者所造必先有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然後其善實有諸
己惡實無諸己而能卓然有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既能立
了然後進而至於義精仁熟之域而成矣然其所以興所以立
所以成又皆各有所由得是故其始之興也必於詩而得之何
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

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興也實得之興因以詩其立也又於
禮而得之何也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立也得之○詩本性情有
邪有正人之性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下文善惡
字其為言既易知註云詩辭明白而近人情也抑揚反覆註云
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亦不是以本對文言
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此兩句猶上節云詩本
性情於詩自是詩性情其所本禮自是禮而恭敬辭遜其所本
也○此禮字不是禮書所載者是也夫禮有本有文恭敬辭
遜以禮之本言節文度數以禮之文言恭容也敬心也辭遜心

之發也節則無過之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數有多寡之宜
肌肉也膚皮也筋所以聯屬乎骸骸則脛骨也骨其大者註云
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愈堅固就禮之力也○
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爲惡必去自家挾持起而
外物倒折我不得故曰不爲事物所奪言不能奪其所守也
六律在樂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隔八相生而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或大呂爲宮則夾鍾爲商仲呂爲角隔八相
生而夷則爲徵無射爲羽此六律相生之大畧也更唱迭和前
者唱後者和而唱和又自相循環○可以養人之性情以其中
和也蕩滌其邪穢去其物欲之汙也消融其查滓使道理之
勉強而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餘迹也或問查滓只是邪穢之

查滓不知蕩滌邪穢了此二句如言己無不克禮無不復[illegible]
成德地位也義精知之至也仁熟仁之至也和順於道德者
不待勉強也仁義以人性言道德以仁義言其本原言天道也義
精窮理也仁熟盡性也和順道德者至命也○詳道德統言之
也○聲依永聲五聲也永者人歌聲之長短也律和聲律六律
音也更唱迭和者聲律相爲唱和也其所以節夫歌舞八音也
聲律只在歌舞八音之內舞有舞聲律安其節亦協
○興於詩見詩之當學也立於禮見禮之當學也成於樂見樂
之當學也又須細認興立成字○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
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只是此一箇心
心與時此禮猶未爲己有也至立時方爲實得而守之然立則

義後一本爲道

猶未熟至成時方純熟而無事守矣興詩如志道立禮如據德
成樂如依仁
○興於詩者以詩能興人也立於禮者以禮能立人也成於樂
者以樂能成人也故集註上三截皆言詩能興人禮能立人樂
能成人也下三截方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蒙引謂禮指
文藝者非也集註立禮起句便云禮以恭敬辭遜爲本不是
全是文辭成樂起句便云樂有五聲十二律不見全是本辭大
抵詩禮樂皆在外
朱子謂是三者只是游藝一脚事吏氏曰雖云然興詩即是志
道時事立禮即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興方立
只可爲游之之漸未可遽謂游止於如此也直至成樂方是依

仁以後時事且即游於藝之極至處至此則與詩立禮之味亦
熟而游藝之實可見矣又曰非興無志非立無據非成無依興
雖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道立雖在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
雖在樂而所成者則是依仁又曰樂是脩治道德仁之器具道
德仁是領樂之處所
○興立成三字皆以已能者言謂其興也得於詩其立也得於
禮其成也得於樂興是其好善惡惡之心時猶未及乎立也至
於立則直有於善實無惡惡矣立猶是自守者也至於成則義
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無所事守矣此三段自始學至於成
德者也○此三者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難易先
後淺深者詩易於禮禮易於樂此爲先立次之成最後興者淺

立者深而成又其深者也○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以皆質言
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以學力不至言也

民可使由之 章

○民指凡民而言也盖以斯道覺斯民者聖人之本心也然不能使人人皆覺者則非聖人之本心也勢也故程子說民但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盖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固衆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慈孝則皆出於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者自非中人以上者未足與語此故不能使之知○聖人本心不但使民由之更欲使民知之也但不可得耳故云

○此亦以氣禀所拘之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謂論性

不論氣不備也若論聖人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何所不至

好勇疾貧亂也 章

○人之生亂有二有亂在我者有亂雖在人而致之在我者此章可見聖人說人之好勇若不疾貧則猶安分未便至亂雖疾貧若不好勇則不至於肆暴而橫行亦未便爲亂惟其好勇而又自疾其貧而不安分必作亂也人而不仁固在所惜疾之不可至已甚使之無所容其身其勢必致亂也盖二者之心雖有善惡之殊然其生亂則一然則人固不可自爲亂亦不可以致取亂聖人言生亂之道有此二端所以示人當知所警戒也○好勇疾貧觀其文勢重在下二字或曰不然只言其好勇而又疾貧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章

○此言人之有才而不可恃也自古之有才者莫若周公然假使真有周公底才那樣美故使以己有是才而自驕以人無是才而吝焉則大本已失其餘皆不足觀矣況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要足此句方見本文特舉周公之意而與程子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意相協○其餘指才使驕且吝則德丧矣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世固有爲干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但知學以謀道而初無求祿之心如此者不易得也又於謀道而不謀食者斯爲難矣

○謀道不謀食爲己不爲人孔門始曾閔開之外少有不爲祿

而仕者故孔子嘆之與

篤信好學 章

○士君子要篤信要好學要守死要善道此四者要相爲用而不可有一缺焉者也盖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善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盖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善道謂能全乎道亦善道是要然地位必篤信好學守死者能之

○集注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下因乎上也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是上因乎下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所謂

以信而不好學所信或非其正者也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
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然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
之所守者堅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
○無有用工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效也有
守也亦無有用工好學而不能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
是有學也既云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便見上四
字尤重說有守便無學有信守死說有學便無好學善道或曰如
此則當云有守有學而不曰有學有守矣蓋篤信好學者學之
事守死善道者守之事也
○危邦不入為在外未入者言也若已仕其國安可見危而去
亂邦未危則仕於其國者可以見幾而去然必亦當保而不見

亂乃去君畢士之去非矣若邦已危則不可去何也方其亂時
既不能諫又不能去直到危時方去則將焉用彼相哉仕危邦
者無可去之義不能正於未然故也○翔于千仞覧德輝而下
之此其所以為鳳凰使神龍有欲人得而駈之是士夫去就其
可忽諸
危邦不入不危斯入矣亂邦不居不亂斯居矣非有學有守者
一於不入不居也去就之義常倘有就一邊在天下無道則隱
者乎術貴之徒是也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故曰天下無道
舉一世皆然也○會講云天下有道則邦皆安而不危皆治而
不亂無非可入可居之邦故見如此則孔子去魯適齊去齊適
衛為隱乎為見乎荷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桀溺又以

為避人之士正為其不能隱而猶見也故朱子曰有道不必十
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不必十分亂然後隱此說最長且應下文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若依會講則是國有
道亦是天下有道矣
○邦有道貧且賤焉非甘貧賤也人自不我用不得不貧賤也
故可恥蓋有道之邦所用者必有道之人邦無道富且貴焉希
世投合而已不但無守亦是無學者有學者見道分明豈肯闒
然苟祿○上邦字指國對天下此邦字單指一世而無國者
曰邦之有道而無可行之道貧且賤焉可恥也恥者恥其無可
行之道也邦之無道而無能守之節富且貴焉亦恥也恥其無
能守之節也○無可行之道無能守之節以出處言而去就在

其中
○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此惟有學有守者能之若邦有道貧且
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則是無學無守矣殊可恥耳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
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
專為無守會本之說可疑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此兩句不必再為
他章指此兩句自是就他去就之義不當出處之分不明而
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或曰不是推其由此四條節節都有
統在其內然則危邦不入內安得有好學工夫

不在其位

有是位則有是政政乃有位者所當謀也若不在乎其位則其政乃吾分外者亦不謀其政也

○此章本意只是言不在公卿大夫之位者不當謀公卿大夫之政耶此言而推之則上下之間各有分限天子不當侵三公之職三公不得兼諸侯之事諸侯不得理大夫之政以至左不得以侵右右不得以侵左皆不在位不謀政之意也

此位字大抵以臣言不必說不在君之位則不謀君之政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之矣此是言外意晋温公爲相問伊川曰欲除一人於臺中誰可爲者伊川曰先生從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君之口入於光之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所謂不在位不謀政也若在位而謀則爲思出其位于分外之事也非惟不必謀自是不當謀也此是界限森謀是思所以處之非當泛論而已故註以任字代之

師摯之始

關雎一詩在詩則爲首章在樂則爲卒章故曰亂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樂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朱子曰亂者乃樂終之雜聲也樂終以見始也○雖云首篇亂曰註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也若說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狂而不直

○聖人觀凡人氣質不善不能以皆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然後可以全於善以理論之狂雖是病然猶幸其直也今也狂而不直侗雖是病然猶幸其愿也今也侗而不愿悾悾雖是病然猶幸其信也今也悾悾而卻不信只有不好處並好處又都無了此爲用哉然聖人無棄人今曰吾不知之矣甚絕之之辭然使其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是亦不屑之教誨也

學如不及

○言人之爲學惟日孜孜而競尺寸之陰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言聖人之意蓋謂今日之學者無此工夫而心中猶泰然不知恐懼則將如之何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夫一命一爵之[illegible]能盛人之氣而奪人之志舉世所尋常的人有得一資半級而自視侈然以權自張者何其卑也巍巍乎舜禹二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匹夫之身一旦而享天子之貴而能處之超然不以爲樂若無所與於天下一般此其氣象視尋常人何啻萬倍其巍巍可知巍巍言其本過人也若以有是位而遂盈其氣則自卑小矣泰來奪卽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巍巍高大貌此高大以氣象言下文其有天下而不與則天下爲小舜禹之心爲太有以包乎天下而天下不足以累其心○舜禹視天下只當等閒猶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貴出望外而卻不以爲意尤見其巍巍

當一作審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一 ○惟天為大天於萬物無所不覆也惟堯之德有以準乎天而
同其大堯之德惟然之同其大故其德之所被廣遠無窮蕩蕩
乎無能名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故不可名言之中只
有箇成功之巍巍文章之煥然者可言耳者堯之德實參乎天地
之間耶中庸所謂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是也何可名言觀上條文勢巍巍指天蕩蕩指堯對天之巍
巍說
蕩蕩乎民無能名已見上章之所以為大處至下節巍巍其德然不
可名亦可見堯之大也○蕩蕩民無能名此正是堯與天同其
大處并謂德之所被也況此德字就君德言下文云云此特君德

中猶其一二而已其餘雖以言語盡也正是民無能名處奚安
之說未穩
一說蕩蕩乎民無能名猶中庸言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皆就德
之所被言也○惟天為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至目而
言其無處不周匝也惟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則下句并
惟堯則之實致或曰成功巍然文章煥然似亦盡矣猶為不可
名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止一箇
成功一箇文章便了得耶但成功文章亦不可小小說曰巍巍
乎曰煥乎夫抵大人分上無小事但孔子之意則以為此不足
以盡堯耳孔子所稱成功文章大抵是就典書所載者言者堯
之所以為堯豈書之一篇便細大都盡得耶書不盡言言不盡

凡此東中云云字作〻〻之下效之

言其來久矣○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
雍是也文章是其所以致成功底成功以績效言文章以其所
施布之天下者言文章禮樂法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
邵伯溫皇極經世解曰堯得天地中數故孔子贊堯曰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古
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
者之曆象授之天時賢之人事若合符節噫嘻盛哉味此言則
知氣數亦當世下一世矣後世之欲復古者不其難矣乎程子
亦曰朝虞之治不可復矣或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此獨稱
堯之盛何也惟其有堯治功之盛是以有舜治化之盛因舜之
無為益以見堯之大也

舜有臣五人
○舜得臣五人而天下自治舜恭己無為矣則人才何其盛乎
禹平水土兼宅百揆而天下之民得平土而居之矣天下之庶
職亦咸熙矣稷播百穀而天下之民舉無饑矣契敷五教而天
下之民自相親睦矣皋陶明刑而天下之民無敢作非矣伯益
焚山澤而天下之民無禽獸之害矣此舜之所以得臣五人而
天下治者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所以克商而造有周之業者此
十人之力也則十人亦盛矣
○孔子之言蓋主周言曰古語云才難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
臣十人而周室人才之盛如此者之於古惟唐虞之際

九舜臣人繼作而五人者實為之佐而天下治視之有周為優
益可謂自其間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其一又為婦人耳以
此言之謂有十人者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
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然武王以十人之力而克商有天下猶
未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
之德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一反手而天下爲周有矣
文王不取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至德乎
才者德之用也此章言才皆就用處說不是兼體用是有體之
用也○才難一條夫子本爲周言而接及唐虞耳當時門人聽
言者亦甚高識使我把舜之五人爲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
列其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爲婦盡人才不以多寡

爲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

禹吾無間然矣

○禹吾無間然矣何也儉者或一於儉而不知所豐豐者或一
於豐而不知所儉是皆不無可議禹於己之飲食則薄之至於
鬼神則致孝焉享祀必豐潔也己之常衣服則從蕪惡至於朝
祭之黻冕則致美之焉自處之宮室則從卑陋至於民間之溝
洫則盡力焉凡若此者飲食衣服宮室言薄也至於鬼神黻冕
溝洫當豐也今也豐其所宜豐儉其所宜儉豐儉各得其宜雖
欲指其隙而議之無得而議之矣故曰禹吾無間然再言無間
然所以深美之○黻冕只是祭服不無朝服言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罕言利及天之命及人之仁蓋計利則害義夫子罕言
之者正義不謀利之心也命之理微仁之道大夫子罕言之者
蓋非中人以上者未足以語上不欲人之忽近而騖遠也

○夫子罕言利者蓋君子正義不謀利然循義而行雖不求利
而利亦在其中若計利則害義矣故夫子罕言之朱子曰凡做
事止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之類
夫子也不言利但所以罕言之恐人計利害義耳罕言者不容
不言特不多言

命以理言若氣數之命則夫子常言之蓋命者所以勵中人安
得罕言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之命矣夫

之類小註曰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委之而廢人事今集
註只曰命之理微可見不兼氣也一說何以知命爲專指理也
曰命之理微以此知之自然則使兼氣言則曰命之理氣微耶
抑專指氣言則曰命之氣微耶可謂然矣今依輔氏註

○罕言命者蓋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揉難辨
是其理甚微也學的上達篇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
者有以氣言者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
人事故聖人罕言之命之理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兼言也
微字亦不同

○仁兼理事說統百行該衆善其道甚大也數言之不惟使人
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故罕言楊氏謂夫子只言求仁之方

仁之本體終未嘗言非也罕言非全不言也已欲立而立人克
已復禮爲仁此豈亦求之方邪
命在天最玄妙故曰理曰微仁以道言仁該衆善道者衆理之
總名故曰道同大曰命曰仁即性與天道也仁者性之全體命
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前集註已曰夫子罕言之矣聖人
旣不欲人之淪於卑汙又不欲人之鶩於虛遠觀其罕言此三
者則可見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黨人所謂博學者蓋猜才藝之類亦未爲知
孔子也只言諸般都學而無一般名家○五百家爲黨達巷黨
人謂達巷黨之人也猶言互鄉童子大哉二字意在博學是美

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辭以無所成名爲大也
○聖人之大精粗本末一一以貫之黨人特就粗末上擧聖人夫
子聞黨人之言乃承之以謙謂門弟子曰他說我博學無所成
名盖以我不專執一藝也不知他欲使我何所專執以成名乎
專執御乎專執射乎然則我將執御矣夫射御皆藝之卑者而
御尤其卑者夫子不處其他而獨欲以御自處是皆謙詞然亦
可見道之無所不在雖射御之卑聖人亦屑爲之而孔子之大
亦於是乎可見其一節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大哉博學
此人譽之而孔子却只言吾何執云云初不以博學自處若爲
不聞者是謙也觀孔子此言似全未嘗博學然故爲謙○執御
之云要非聖人之真心也聖人豈欲執御以成名者乎亦見達
巷黨人之不足以知夫子矣蓋道無往不在豈必專攻一藝以
成名哉承之以謙之說姑釋其詞而未暇及其餘也

子曰麻冕禮也
○古者之冕以緇布爲之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故用絲爲
之用絲比之績麻爲之者較爲省儉儉雖非禮然無害於義猶
可從也吾從衆若夫臣與君行禮拜於堂下者禮也而今却拜
於堂上是泰也泰則害義之甚不可從矣雖違衆吾寧從下不
顧也以此觀之可以見聖人處世之權衡以同而異處學者即
是推之凡世俗之事無害於義者皆可從或有害於義決不可
從也○儉可從泰不可從也朱註不如[illegible]之有約意可見

子絶四

○子絶四何也凡人之私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成於我四者
常相爲終始而夫子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自始至終純無一
毫之或私焉蓋聖人之於事一一任天理而已○本文無循環意
集註推說只用前註○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然也

子畏於匡
○子畏於匡弟子懼孔子曰群聖人之統傳在文王今文王旣沒
矣則斯文獨不在於斯乎言其在我也夫斯文之興喪皆天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謂使天將喪斯文
則我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而文不在茲矣今旣得與於斯文
而文在茲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夫旣未欲喪此文則我之一

身斯文之所在也斯文之所在天意之所在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方在道在文王文王既沒道即在我道既
在我則天意在於我矣故曰天之將喪斯文也云云是則聖人
之一身其禍福豈止其一身之事哉實斯文興喪所係也豈偶
然哉故知匡人之不能加害是則天之然相夫子於冥冥之中
者非為夫子一身計為斯文計也夫子一身所繫之大如此匡
人其如予何○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其猶望其達也非云其
欲著書以傳來世也此與吾為東周之意同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乎不然何其於禮樂射御釣弋
獵較之類無一之不能也是太宰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曰固然

是天縱之而將入於聖者然聖之所以為聖者都不全在於多
能又兼得多能耳
○太宰以多能為聖是以多能為出於天非人所可學子貢之
言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為由學而通非天之
所生矣乃推聖字不居謙也故註云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
能非所以率人者以多能為尚則人將徇末而忘本也○太宰
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釣弋獵較之類其說
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
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或以才字貼多能多能
當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為德見於用者為才凡建功立業設施
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末事耳故曰聖無不通非
指德為聖也非專指德為無不通也即夫子鄙事之言觀之可
見多能當不得才字若夫修政建功敷施運用之才乃可謂之
鄙事
固天縱之將聖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
又字相應言夫子固然是天縱之不限其所至而庶幾於聖者
矣既聖則無不通是又多能也明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
多能也○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當時不提明有大宰
吳宋亦有大宰故云
何其多能也又多能也一多字重下文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此二句不是兼特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另是一意○子聞
之兼聞太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故註云非以聖而無不通

也
○此章凡四人之言惟子貢之言為的夫子之言前段是謙已
後段是誨人太宰固不足以知夫子太宰所記亦未為深知夫
子也固天縱之將聖以德言又多能也以才言但太宰所謂多
能只指釣弋獵較之類是才之末者耳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是竟君子之所重者自有在也實出君子字面過聖字也
○琴牢亦曰夫子嘗謂吾因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也以琴牢所聞證之夫子吾少也賤故多能者尤信不必說是
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云云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
又以子牢之言實之也或是正意兼良註亦固外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盡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為無所不知耳此聖人謙己之意然能扣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蓋聖人雖不自聖而實有莫掩其聖者○吾書中

正篇曰鄙夫有問節扣竭兩端而空字

鳳鳥不至

天將開天下之治必有祥瑞以為之徵兆故舜文之時則鳳鳥至伏羲之時則河圖出今也鳳鳥既不至河圖又不出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吾其已矣夫○右上所說於聖王字不貼夫子

嘗曰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予此即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以為聖王之不興聖王不興誰其用我故曰吾已矣夫○或又以為泛說未指在上聖王未知集註不曰哲聖人之瑞而必曰聖王之瑞夫子豈欲為王乎或曰不然治則聖王者指伏羲舜文言

孔子夢想只是要做周公不是要做文武也

子見齊衰者

齊衰服也齊衰有下齊者也冕衣裳言不是冕需衣服雖少必作言齊衰者冕衣裳者瞽者其年雖少於我我亦為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嘗有或曰二字○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未可以雖少對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說事有所敬也某有哀矜不成人如何也與做敬曰不是敬有喪者與瞽者是自加敬也哀矜施之彼而我不覺自敬此敬字皆指作趨而言○見冕衣服者而作趨未見其為聖人見喪衰者與瞽者而作趨方見其為聖人

顏淵喟然嘆曰

○顏淵之在聖門學既有得因喟然嘆曰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仰之彌我可及則見其愈高而不可及鑽之彌我可入則見其愈堅而不可入瞻之已在前似乎有方所矣及趨而前則忽焉在後而莫之為象夫子之道其高妙如此

○此四句總是形容未見卓爾也侵說顏淵用力用力處都在欲罷不能上此只言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下文也未說顏子用力處只是言夫子之教

門人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此即高堅之意也高堅二字亦有攙在前在後一不及又一太過也亦有所當

既竭吾才此是就博約上着力未由也已方着力不得或曰通章都是化不可為之意

○高堅前後是全無入頭處後因夫子善教方得其所以然猶不能如夫子之自然處○高堅前後說夫子之道言卓爾就顏子所見言只是此一理兩來摸索不着如今却見得在眼前然猶是見得未能至得

○如有所立卓爾謂日用事物之間與箇道理的有定在初無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參究其實凡事物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所謂無過不及而至善之所在也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

者意謂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耳○所立卓爾就行上說與說
知固不是無知行又不是盡顔子是博文約禮進進不休方見
得箇卓爾在○卓爾亦在夫日用事物之間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顔子則事事上認得出來夫子則件件做得到
○如有所立卓爾猶出於勺求也若至於化則無事於力索矣
要見得高堅前後是一節卓爾是一節卓爾猶大也至於化又
是一節○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
夫子之自然純熟而神妙也○言見得已親切而猶未能與之
為一也所謂卓爾者孔之卓也而末由未能如夫子之從容中道耳○
所見益親或謂高堅前後只見顔子未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
方體若是亦有見矣至此方益親切然況不可及不可入不可

為象此等字如何說方親至此方為益親益字猶云甚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子貢以夫子久懷寶不住故為此問意其為不沽者故夫子
釋其疑曰無此也沽之哉沽之哉重言之明其必以沽也但汝
欲我求價而沽則我所未然我却是待價者也待價而價未至
其不沽也又何怪哉
子欲居九夷
蔡歌軒先生邵陽縣重修廟學記云孔子嘗行天下登名山涉大
川覽天地之高遠極萬物之變化然後有以驗是道之大無不
包而細無不入初不以遠近而有間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
其流行充塞於宇宙間亦豈有遠近之間哉吾夫子欲居九
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州外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
在即道之所在文皇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未問
海內外蠻邦[illegible]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
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居夷之言非偶設也
吾自衛反魯
○按集註言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
詩樂並說殘缺謂樂下文謂詩也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要只在謹獨俟而用之逆而行之則
為參同契矣晝無一息之或停者也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然有動靜之分故靜而含神動而利用

其幾則在謹獨靜存涵動要條暢○按程文所謂亦好但以
往者過來者續分兩股貼道體是未得本旨蓋必合往者過來
者續無一息之或停乃得逝者如斯之意
逝者如斯夫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
○此章言道體無須臾之或息所以示人體道當無須臾之或
息也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詞
有天德乃可語王道若只聖賢方可語天德如大學之格物致知
聖學也誠意正心脩身天德也本此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
也○不舍晝夜舍字上聲讀為捨者誤見雜錄新卷上第七板
一云與次舍屋舍之義同為止息也○右雖經註引顔師古云
譬如為山

則喻所入之門必發於自意成於自強也先言自止者後言自往
者盖以其前日之所進驗於今日之所棄尤見為可惜也又況
用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之意而演之耳

語之而不惰者

心解知也力行行也而不惰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

聖人之惜大賢有進而之功無自棄之失○既曰進止二字說
見上章當不可以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為解盖于意謂回之學
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必當優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
惜也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四書家引　上論六卷　七十二

○發之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為學者必然之由而不秀者有
矣秀而不實者亦有矣夫子言此以見人有始學而不至於
發達者有發達而不能於成就者然則學者貴自勉不可以
如是苗而秀者自止焉以既秀且實者自期從其始學而不
至於發達者亦發達止也故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至於
達而遂止者皆不能自勉而進進不已未有不底于成
者發達而不至於發達者是猶入門而未升堂者也發達而不
至於成就者猶升堂而未入室者也

後生可畏

四十五十而無聞謂無聞於人也常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

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將來者之不
如我之今日乎然此亦顧其用力何如若或不自勉把好時節
都挨過了至於四十五十而無善聞於人則終為庸人之歸耳
斯亦不足畏也已○安知來者不如今未必之辭但言其足以
積學而要有工夫年富力強方精力也強健也老則衰矣○朱
子曰後生可畏是方進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半塗而廢也此
說不必從

○後生可畏亦未見得他方進四十五十無聞亦未見得是半
塗而廢也此章意在年紀上言後生可以積學者五十無聞則
年已邁矣縱他強亦不能矣○積學有待有待只是足以積學
意若四十五十則無待矣如云不亡何待

法語之言

四書家引　二論六卷　七十三

○以正理而告之此係言語人所敬憚能無從乎從之未為難
依正言而改其失斯為貴○容巽順而與之言這樣言語無所
乖忤能無悅乎然悅之未為難能抽繹其所言之理斯為貴○
改之與繹之二之字都是閑字若以繹之為繹巽言則改之為
改法言乎此之字正與不若德而不備之為愈之之字同悅而
不繹則全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從而不改則亦面從而已
此樣人已甘為下愚之歸而終無自新之路矣吾亦無如之何
法言所以人必從者據理而言詞正義正安得不從巽言所以
必悅者其言既有理而又委曲善入不傷人意故必悅但言婉
而意微若不將來細心尋討其緒則但見其言之可聽而不知
其意之有在也故貴繹○巽言者婉而導之也導之者近從意

說□○說而不繹則徒得其語反以正意思所作都不解如徒知
□人所謂好色而不知在內外無所施從知好貨而不知有公
室行狼○悅而不繹猶見賢而不能舉云 云又如見義不為無
勇先為可責○法語者詞嚴義正以無者不從者異言者其言
微婉而不直指全用繹之然後知其意○彼受言而能反於己
者為可尚受言而不反諸己者為難化

三軍可奪帥也

○以三軍之衆而拱護一帥宜不可奪也然三軍之勇在人勢
有所不及人有所不一則帥可奪也至於匹夫之微自守其志
勢孤力獨似可奪矣然匹夫之志在己我何求所守者如此雖
千萬人無所用其力不可奪也○此章文勢如中庸國家可均

中庸不可能也之意勉人自立也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

大抵與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
道若有恥惡衣惡食之心□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
亦進道之資耳若專就此為能則心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人鄙緣此已蔽了所以見物我已輕而
不足以有為也惟能不忮不求何以不善○朱注勝於衣敝縕袍
一節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
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
○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
不復求進於道也

智者不惑

此進學之序也這一句是對仁者不憂說○不憂總是無私憂
不懼則那裏不去了此皆以成德者言若無後篇仁者不憂一
章則此所謂此進學之序而及後章所謂成德為先者俱無考
同是一樣智仁勇的箇智者同是一樣明足以灼理故不惑也
兩箇仁者同是一樣理足以勝私故不憂也○此皆以成德者
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為進
學者之人

可與共學

可與共學方是知所以求之之方求謂求欲行之也此是有志
者然未必能適道下句方露出一道字道是正路當行底故曰

知所往也○可與共學只是有志要學的人全未有一滴工夫
只是說可學其實未曾為學也適道却又是學得正
知學方可與共學知所往方可與適道能立方可與立能權方
可與權○可與立則於理之常者已盡之矣未可與權謂於理
之變者有未敢必也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
者節節皆曰可與者此亦為君子會友輔仁而言

唐棣之華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以人言也夫子
只借詩之言而反其意其實不曾指說出朱子註云蓋即前篇
仁遠乎哉之意蓋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
知其以理言但時文中也要先□以文說然後轉向理上去

今則無人如此解直截說理上去了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只是一意相連說與後節足縮縮如有循一樣語勢或於此分言貌者非矣

或以集註云恂恂信實之貌遂以此爲指貌以本文謂似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爲指言其未達哉夫所謂信實之貌此貌字處如本章踧踖恂恂者恂慄也恂慄本指嚴敬之存於中者言安得有貌然狀釋字義之法當如此也似不能言者以形似言安得爲無貌且以賢知先人者不但言語其氣貌亦自是一樣容便便言唯謹爾言貌亦不相離

其在宗廟朝廷

集註詳問貼在宗廟粹言貼在朝廷似可蓋在宗廟雖着粹言字在朝廷雖着詳問字君非入太廟每事問一章則朱子於此亦無由下箇詳問字只用明辨解矣近日學者太不分析亦自是偏

朝與下大夫言

集註既引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則不可謂孔子當時爲大夫有在其上者亦有在其下者

踧踖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止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闔閭侃侃者又不同矣

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事君事上也與上大夫言訚訚亦事上也一說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爲上而上下大夫俱爲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不必以上大夫附君俱爲上而只以下大夫爲下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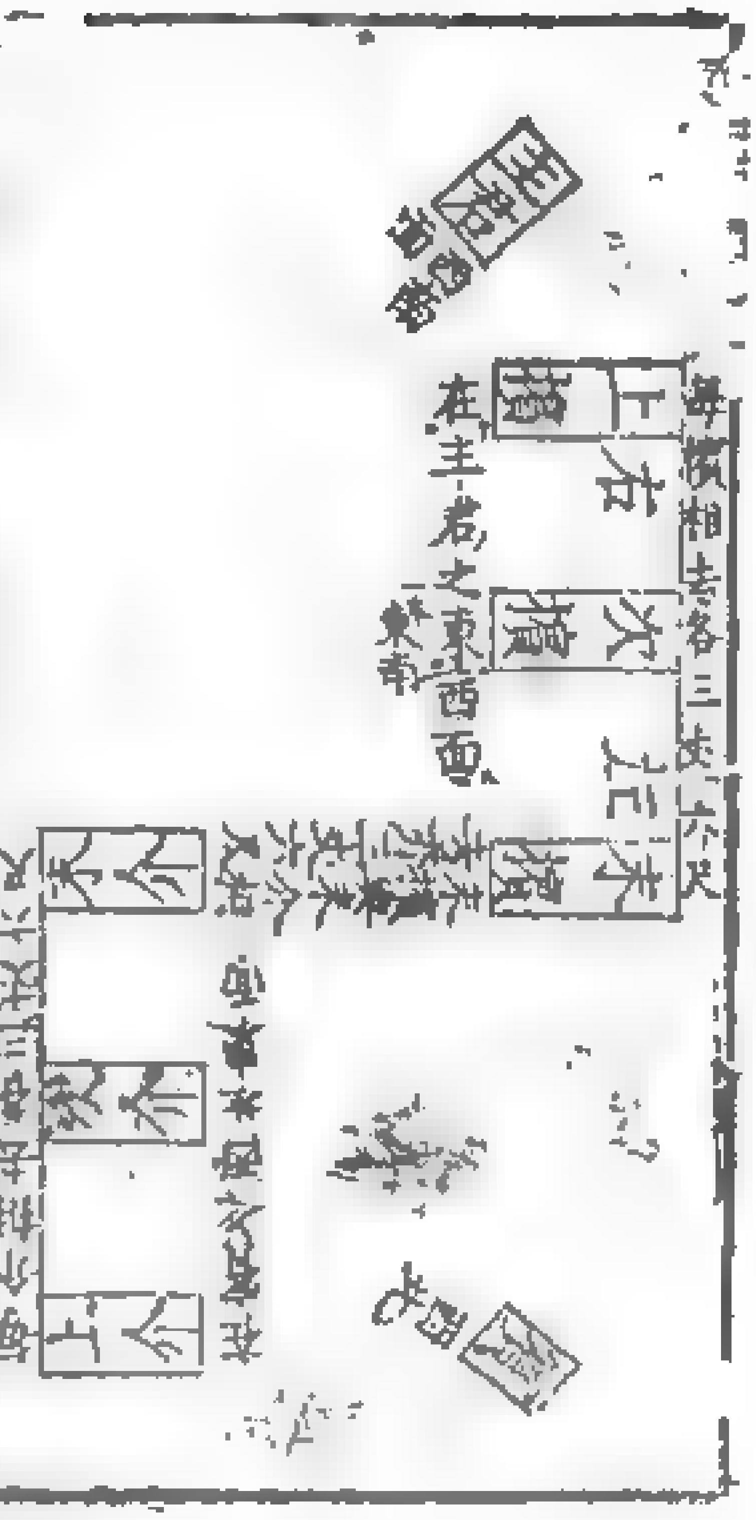
此是方承君命爲擯之時須改常容也

躩盤辟貌說者以爲盤旋曲折之意而吳氏程以爲足盤桓似不能行者大抵盤是不舒也辟亦屏辟不寧之意恐或正顏註亦曰屏也今以表體後有所謂不勝屏營之至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只謂吾國之臣僚賓所從則謂之介此是賓主方相見之時也○朱子曰古者賓主相見之禮主人有

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此則更有自上擯傳至上介以及於賓一節○周禮公在阼命上擯請問來故盖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次擯遞還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依周禮衍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矣蓋朱子之心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要册自有周禮在當依周禮爲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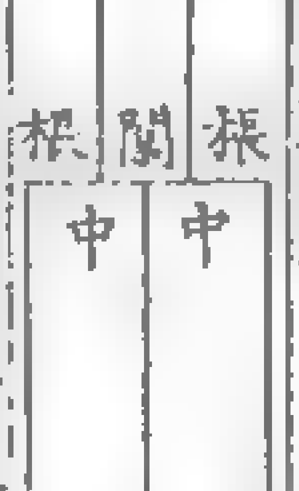
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孔子是時蓋爲
次擯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国
之臣僚同爲擯者也若末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

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揖揖也今世所傳射
禮之揖爲可證
○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
獨然凡爲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襜耳
○趨進翼如也此時主已延賓而入爲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
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
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国也
入公門
○此節歷歷有次序始於入門繼則及所立所行進此則過處
位參又進則升堂參已則降堂以至復位參蓋正始至終各中

中門也集今作中
門者

其節也使擯執圭升車之類皆然[illegible]記孔子在朝之容無
徐然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
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illegible]人君多出在門外見
人當棖闑之間爲君位
又曰疏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
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之中其中是也依朱子上二說則
中門也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一邊是棖一邊是闑
故曰謂當棖闑之間也闑門左扉右之其中豈不只是一扉之
中耶在右扉之中則左邊是闑右邊是棖豈不謂當棖闑之間

耶蓋門只兩個棖一個闑也或者多不之察以爲兩扉之中如
此則止說當介闑爲可矣何謂當棖闑之間小註與大註脗合
也又與由闑右之說合



饒氏曰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尺璧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
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
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
皆由右出以東西爲右入以東東爲右然則由右亦不敢正當
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色勃如也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君出入處也屏塞也蔡古作俗上聲
狀如屏氣故此以屏言○門屏之間間字亦要分明屏在外門
之內也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古所謂外朝也○饒
氏曰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
屏此屏在路門內則宁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
外門內此為不同耳
門屏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朱子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
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
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饒氏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

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孟子曰舜南面而立
屏氣似不息者
○朱實不息但似不息者作此形容狀其恭敬不寧亦要恭
而安意
出降一等云云踖也
既和而踧踖餘敬終不忘也蓋在君所可以敬勝和不可以和
勝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
執圭鞠躬一條是指在所往聘之國執圭云云也故遂繼之以
享禮有容色而註亦曰既聘而享
上如揖下如授

亞家十二篇曰上堂如揖下堂如授其容紓也○既曰平衡而
又有上下者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上下高低也
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享禮入獻也私覿公事已畢也○享用圭璧庭實新安曰此之
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庭實
謂皮幣與馬之類○私覿以私禮見也不知有土宜之類否朱
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
君及其大臣然此私覿專主獻其君言未及其大臣也○私覿
只主私覿於君小註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君子指孔子而言猶言君子有三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亦指孔子孔子不以紺與緅二色為常服之領緣蓋齋服用紺
飾喪服用緅飾此不以飾者飾常服也蓋齋自有齋服之飾喪
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齋服喪服之飾
飾常服也此常服領緣之制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齋喪
用之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二色不以為私居之服非謂只不用為褻服而已褻服且
不用朝祭之服可知所以然者蓋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間
色不正且近婦人女子之服丈夫自有丈夫之服所服自有正
色何用紅紫為○婦人女子自有婦人女子之服飾紅紫不以

出其裘於外
出其衣於外

朝祭服則朝祭之服可知此本文露出襲字之意此丈夫服飾
之制

當暑袗絺綌

○當暑着單絺綌之衣也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
其不見體也蓋暑服雖宜於輕涼而亦不宜於見體表絺綌而
表出之此暑服之制

緇衣羔裘

○不但暑服冬服亦有其制蓋裘其色如裘表必有衣以裼之
於外大夫緇衣則羔裘也使緇衣與羔裘以黑色相稱素衣則
麑裘也使素衣與麑裘以白色相稱黃衣則狐裘也使黃衣與
狐裘以黃色相稱此冬衣之制然聖人之或羔裘或麑裘或狐

裘非苟且隨意而服之也蓋羔用之於視朝麑用之於視朔與
受聘享狐用之大蠟息民本文不重在此此又添一意
依舊緇則裼在內依集註則裼在外今考之玉藻曰羔裘緇衣
以裼之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又記曰當事
襲裘而弔非喪禮裼裘而弔由此觀之則裼在外明矣此皆朝祭
之裘也
○裼裘者襲裘在外襲裘者蓋裘於內知今之短袖皮裘內皆
有衣以蓋之而出其裘於外況古人上衣下裳之制裘固多止
於膝間也

褻裘長短右袂

○至於褻裘用長長則溫也裘雖要長右袂却要短人之作事
用右手短右袂所以便作事此又褻裘之制也
此以下言之制若羔裘朝服鄭詩刺朝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
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

狐貉之厚以居

○然褻裘以何為之狐貉之毛最為溫厚用以私居取其適體
也狐貉之厚謂裘也此又褻裘所宜用之制也

去喪無所不佩

○至於佩玉之類亦是居喪不佩君去喪則無所不佩王者君
子之所比德至於觿礪之屬君子之所有事尚不可缺亦在所
佩也故曰無所不佩此又一通制也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是謂帷裳帷裳之服則不殺除非
帷裳則殺之使要半於下齊倍於要殺則無襞積以其斜裁也
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謂之
帷裳帷裳朝祭之裳也帷裳不殺非帷裳無不殺者此又裳之
制也○朝祭之裳名曰帷裳衣且虛說若說得詳盡不待說必
殺之矣○考之玉藻深衣制度有裳裳云云則新安所謂深衣
之裳者爲是但註云若深衣則不止深衣而已凡裳恐皆然帷
裳不殺其餘皆殺也此又一制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此弔服之制弔必變服若羔裘玄冠吉服也不以弔
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皆吉服也孔子不用之以弔者蓋喪主素

吉凶之事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服者衣冠冕笄之總名故搢紳亦曰服冠服冕致仕之時人多
不朝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謹其所服也此又
致仕朝君之制也○吉月謂每月之吉朔不特正月之朔○若不
是致仕時則無月不朝不待吉月矣且吉月而朝亦常禮也
用記故知其為致仕時
○以上所記夫子衣服之制皆是與當時之人不同者
齊必有明衣布
○孔子當祭而齊沐浴既畢必有明潔之衣着之所以明絜其
體也明衣尸以布為之蓋但取其潔不取其華也
四書索引　上論六卷　八十四
○然齊主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寢衣之制如
何其長也一身有半其半蓋以覆足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又必變食平時飲酒茹葷惟齊則變其常不飲酒不茹葷其居
處也又必遷于常時所坐之處若常時坐於此齊則又易其處
以不與平時同也此記孔子謹齊之事前兩段就衣服上説所
謂致潔以盡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説所謂變常以盡敬也
食不厭精
○不厭者有所敵孔子固皆飲此食是何嘗必欲如是
割不正不食
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按以寸為度句

六本一作管本

是斷葱之法與切肉無干○綱目漢明帝十四年楚王英以謀
逆謀反太守尹興陸續時為尹興掾逮者俱受五毒肌肉消爛
終無異詞續母自洛陽來作食以餽續見者辭色未嘗變而對
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使者
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不然何以知之續曰母切肉未嘗不
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聞其母賢嘉之以狀聞上乃赦
續等還里
不得其醬不食
如食魚膾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鼈皆用醢醬
○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　濡雞醢醬實蓼　濡魚卵醬實蓼
濡鼈醢醬實蓼註濡者以汁和之也煮豚則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
四書索引　上論六卷　八十五
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內則又曰魚膾芥
醬麋腥醢醬五物之用皆以調和其汁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惟酒無量聖人不自為量也蓋酒以為人合懽在人飲量不
同若我為主而客能多飲我亦須多飲陪他若我為客而主人
固多勸我亦須為之多飲但都以醉為節而不及亂亂則內昏
其心志外喪其威儀酒以為人合懽人字泛說
沽酒市脯不食
○凡酒脯出於家造者則精潔而且無傷人之虞沽酒市脯則
恐不精潔或傷人也故不食
不撤薑食○謂每食必設薑　○不多食○適可而止

祭於公不宿肉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公字讀
○助祭於公家所得胙肉當日即分賜、不宿肉至於家之祭
肉雖不當日分賜也不過三日皆以分賜、○出三日不食之
矣此記者推夫子之意也今又當看地方及天時如何也
食不語寢不言
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
○當食而食不對人說話語由人先發也當寢而寢自家也不
說話言由己先發也○食謂正食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食不
語見自言乎一說言語都是對人說話但食對人寢獨居故云
然○大是他說我答述是我述與他言○寢不言也是不與人
言不成都無人在只我自說以此見言語不可分只是所在不
同故分
四書考引　上論六卷　八十六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無不祭而祭無不敬聖人之誠也○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
內矣必字爲是○瓜依陸氏作必爲是陳氏謂瓜即菜意重
席不正不坐
只是必正席之意一說正席是其身之正於席也與正席條朱
子小註及曲禮之言不合只做泛說爲穩未必依葉氏註○葉
氏謂兩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
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此若是外音然亦聖人
之所謹也既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本文元未及此

須要主一○本註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
處只是大槩當說如葉註云云却是不得其醬不食之意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以大聖人之德而處鄉黨如是後生小子輩可不謹哉可不嚴
哉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大祭也、俗也在常人以爲可忽矣聖
人之意以爲鄉人爲我儺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
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
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蓋爲君子孫爲小吏
求婚者必朝服見之不名○鄉人儺爲孔子儺也所謂索室中
四書考引　上論六卷　八十七
驅疫也孔子以爲鄉人爲我儺我主人也可不敬乎阼階東階
也主人之位也○對廷胡先生雖盛暑必公服終日古之公服
亦如今制之紗帽團領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問人於他邦人夫子所交之人也夫子遣使往問那人於他
邦使者即行則從背後再拜而送之如親見之敬也○送本送
使者而曰如親見指其所問之人蓋拜送使者亦是爲所問之
人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季康子饋之以藥大夫有賜必當拜受孔子則拜而受之丘
賜食必嘗以拜夫子以康子所賜者藥也未知所用何品

所祭何病所以只拜而受之而不嘗然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不惟在我之意有所不能達於彼而在彼之心亦不能無憾於我故明告之曰丘也未達未敢嘗夫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一事而三善備焉

廐焚

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東萊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

○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間廐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遍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為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

君賜食

○君以熟物賜之夫子以君所賜必正席而先嘗之如對君然但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然君賜食夫子既嘗之於己又頒賜於人而獨不以薦者恐出之餕餘也君賜之生肉必火熟之以薦於其親矣君賜也君賜之生畜則養之所以仁君之惠無故不殺也宋有祭享及大賓乃用之○君之餕餘在君可以賜其臣在子孫不宜以薦於其先○食或餕餘君上以賜於臣下則可子孫以薦於祖考則不可蓋只云先嘗使知其不以薦而所嘗之餘即以頒賜矣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侍食於君君一舉之食也故有祭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書嘗或作計嘗

朱子謂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盡在北牖下固東首矣其遷南牖下亦必東首○朱子又曰常時東首亦有臨意耶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吳葉云居常當户寢常東首也愚謂寢當户則風從頭後過而受風也豈亦古人之意耶抑東首以受生氣似當西首乃受得生氣今人所傳攝生調息之法但要向東豈其為法不同歟○東首以受生氣偽新安曰天地生氣始生於東方依此說則以人身亦小天地也東首只是順其氣之行歟故為受生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其於父母亦然

朋友死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及旁親主之

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又曰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言告之未及故也

○朱子於此章一則曰朋友以義合二則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愚謂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而不至於感激無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為殯也何則只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義處己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雲峯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illegible]義所當受不必拜○魏光忠受武后遺詔而感泣不知義也然

則所同極之七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未忠之不能效義於季
氏固然矣夫朋友非必有大氣力者然車馬之饋且不拜而
況忠乃為季氏之寵恩所動其可惜可恨也
寢不尸
尸謂偃臥朱子曰女生必偃男生必伏可見所謂偃臥似死人
者非謂偃臥也朱子之言出雜録
見齊衰者 止 雖褻必以貌
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
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
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常容有敬之意而已以貌則加
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與瞽者而不敢忽也於瞽

者於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既云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而又
曰凶服者式之不亦重復乎曰不然式之者謂在車而式之也
雖狎必變不指在車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主人禮意之厚亦於盛饌見之可
見今之待客亦不可任情從簡但要知禮敬之意有不全在饌
饌之間則可矣
迅雷風烈必變
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人
或有所驚惶而失次也記曰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但不迷而已
升車必正立執綏

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正立可見
其心體無不正執綏可見其誠意之肅恭分貼未為不是
又曰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見於此謂其莊
敬見於正立執綏也
車中不內顧
朱子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此二句最緊要禮曰顧不過轂註
者在視也顧者反顧也立惟視五巂式惟視馬尾雖有顧時亦
不過轂不內顧也巂只是車輪一轉之地五巂則九丈之地蓋車
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圍丈八五個則為九丈
不疾言不親指
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失容為車故曰難也可使南面以其寬洪

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孟子謂梁襄王曰望之不似人君者云云可
見德容表裏所繫之重究其歸一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此理最好凡士大夫皆當服膺弗忘如此等句一倡三歎猶
有餘味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邢氏曰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
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愚按依邢氏則關孔子身上事於鄉黨所載義
類為合但雉終為子路所共則與上文色斯舉云者不符矣○

[illegible]一[illegible]以共為拱執之義同於上所謂色斯舉者[illegible]但不[illegible]之義也故朱子缺其疑而取邢說在前○石經[illegible]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illegible]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故謂之石經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六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七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芳春共十五卷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注云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不賢則不能者勉愚謂不特此耳凡評人之賢則不賢者有所激評人之不賢則賢者亦有所警無非教也○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蓋其弟子尊師故不字而子之先儒程子又以為此書之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以子稱者意正如此

先進於禮樂

○此章前段是述時人論禮樂之失後段是以己意矯其失也謂夫今之人皆曰先進之於禮樂文不及其質乃野人耳若後進之於禮樂則文質彬彬乃君子之道也時人之論禮樂如此是固舍先進不從而惟從後進矣我則不然惟不用禮樂則已如用之則吾必從夫先進夫以孔子之必用先進如此則先進之不為野而後進之未為君子可知矣蓋周末文勝時人之論不自知其失中而過於文也夫子之自言如此則欲損過以就中也

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閭鄉黨大而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无禮樂也但
周之盛時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當是時文質得中
正所謂先進之禮樂也及周末文勝時人反以先進爲野人而
惟崇尙夫後進之禮樂故孔子述其言而反其意以矯其弊而
歸於中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爲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着猶言云
謂之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遞
旋進上之意故云進○野人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而匿之人
多文而郊野鄕村之人從來如朴前也○君子謂賢士大夫不
獨仕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
對○夫子之從先進正欲復文武周公之舊所謂郁郁乎文哉

者也或曰如用之夫子足謂他日得位而言故曰如假設之辭
也然則此所謂禮樂專指宗廟朝廷之禮樂乎而夫子所謂吾
從周者又何所指乎且夫子如得位以用禮樂則又将損益四
代以爲萬世常行之道矣豈特從先進而已哉
從我於陳蔡者
重在上句孔子豈以其不在門爲憾哉以其嘗相從於陳蔡間
特往來于懷而不能忘耳於此可以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
情矣○當時孔子在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行如陳遂入蔡
陳蔡近楚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孟子所謂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也又孔子厄而次適陳
德行顔淵閔子

○此十人者皆從夫子於陳蔡者也門人以其各有所長故分
其目以記之非當時夫子有如是之品題也○朱子所以知其
爲門人所記者以夫子平日於弟子皆名之而不字而此條則
皆字之故知其爲門人所記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
見盖即此而觀既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則聖門之教不泥於所施
必因其材而成就之可見矣此是餘意○顔淵先顔路而卒然
嘗從夫子於陳蔡又嘗從夫子畏於匡則父母在而遠遊者古
人固有之矣故夫子不徒曰父母在不遠遊而又必曰遊必有
方不然上句說殺了○仲由字子路後爲季氏宰因稱季路
回也非助我者也
○助人意謂他弟子於門辨之間常有以發吾所未發是我益

嘗得其助若回也則非有助於我者也盖凡聞人之言者必有
所疑然後有所問必有所問然後有所發今回也於吾之言或
反或卻或精或粗無不歡然領受而一無所疑既無所疑安得
而有助於我哉盖顔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故夫
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二句註不分貼○顔
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
不說上小註分貼大謬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都說
不得止意出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於分貼矣宜細玩之
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爲非助我者也
此豈憾之之辭
孝哉閔子騫

〇孝矣哉閔子騫何也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然或溺
於愛蔽於私而人未必以爲然也今閔子騫不獨父母昆弟稱
之如此外人亦如此稱之都不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夫閔子
能使內外稱之無異辭如此自非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
著於外何以臻此故夫子特嘆美之〇新安曰夫子只稱其孝
集註兼友孝友者蓋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夫孝友一理孝者
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孝哉二字兼友在其中友實孝中一事也
〇吳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然考胡
氏謂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
所記則吳氏疑其爲集語者之誤近是或曰夫子蓋以其賢出
群弟子之右故特字之而不名如春秋書季子來歸之例然孔門

弟子莫賢於由夫子所稱亦莫盛於由今其見於諸書者未嘗
一以字稱閔子雖賢未及顏子夫子亦安得獨字之哉朱子不
特解此一節者豈以其無關於大義耶〇一說夫子於此獨字
閔子何妨以南之賢而夫子名之亦可以閔子之不如南而夫
子字之亦可看來此說亦近正大然未爲定論也
〇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爲家以外爲外人是言其孝友
之實人皆稱之深乎見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亦不分
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蓋只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
之耳父母昆弟舉一家人而言或以其獨處人倫之變故夫子
稱之此說於夫子本意全不切夫子本意只是見其孝友之實
云耳胡氏註最得夫子本意集註取之而不復贅一說人

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總見其實有是孝也重在人不間三
字〇一說夫子意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今閔子之行不但爲
父母兄弟所愛而亦外人所愛故外人愛之之言無以異於其
父母兄弟之言此其所以獨爲能善事親也然集註意不取此
亦可備一說蓋言不必專主孝友而孝友之稱亦不必出自其
家人況父不稱子善今集註引胡氏說乃以內言爲據而又以
外言爲重略有未能釋然者〇必曰父母昆弟之言者凡有愛
之之心必有愛之之言見者今人間愛惡何者不形於言故曰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南容三復白圭

〇此當與第五篇邦有道不廢章參看只是一個南容南容亦

只是一個賢夫子亦只是一個取其賢雖所記不同然不容有
異旨故朱子亦參彼章來解然邦有道不廢意輕哉南容曰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又孔子曰邦有道危
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此道理惟太南容三復白圭而孔子
以兄子妻之者蓋惟人不能謹言是以國有道不足以興國無
道不足以容而不足以托其子女矣南容之欲謹其言如此則
邦有道可以不廢邦無道可以免禍而夫子所以兄子妻之也
〇宋朱壽昌謝夫其子名賁賁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
間竊聞之怒笞賁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忽笞之若是
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
義命而出語忘誡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賁由是恐懼謹

懸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

夫子答定公雖略然有顔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略而未嘗有欠缺也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

顔淵死顔淵家貧其殯也無椁其父顔路不忍顔淵之無椁以夫子於顔淵平日師弟之間恩義甚篤其當無所靳也乃請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椁殊不知顔淵既貧其殯也可以無椁夫子爲大夫其出也不可以無車故夫子不許然恐其以爲吝也故舉向日所以喪鯉者釋之曰子之才或不才以父視之則皆謂之子也且汝之於回猶予之於鯉也昔鯉也死亦只

是有棺而無椁當是時吾亦未嘗徒行而以車爲之椁何也以吾既是從大夫之後則義當得乘車而不可徒行也由是觀之夫子向也既不得舍車於鯉則今也亦安得舍車於回哉是固非吝於回也吝於回則亦爲吝於鯉也鯉親爲夫子之家子豈夫子而有吝於鯉哉大抵夫子之愛鯉亦不減於顔路之愛回也顔有制於義而不得爲耳夫子以是曉顔路辭不迫而意[illegible]

至學者於此觀之可以見聖人之用財矣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兩字據說鯉字出集註是會意解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才雖不及顔淵來硬貼此句○不才字不可解作不及其才謂分明是說不才孔鯉雖未爲不才孔子稱其不才何害如後人之言豚犬然未必其子皆豚犬類也○脫驂以賻之驂旁馬也謂引車者一車駟馬故曰駟馬驂駢又曰驂馬爲旁脫驂是解其旁一馬與之也

一說自言不徒行以爲之椁以下不是承鯉事言是說我今不徒行而以車爲顔淵之椁也引鯉事孔子時已致仕云非鯉死時鯉死時孔子未致仕此亦一疑然觀大文之勢全是說鯉夫孔鯉之死亦孔子晩年不得使以時字爲孔鯉死時說蓋孔鯉死時孔子非曾有位爲大夫了其死也與回之死大抵不甚相遠況家語亦有以爲鯉在回後死者此雖不可信然亦可見其死與不相遠各伸錄之說殊不當本文○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不意豈有硬說曰我不徒行以爲回椁也不成氣象何果只要註語說○此顔路請車一節方知顔子是貧寠家

有餘財則顔路不至請車矣顔路之請車雖於大義若昧然亦可見聖門師弟相與之際如同一體而略無少忌嫌之心矣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

顔淵死孔子痛之曰噫天其喪予矣天其喪予矣豈特喪回而已哉夫顔淵之死孔子痛恨之深一至於此何耶蓋夫子之道傳顔子以傳者也顔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有不死者存顔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猶亡矣夫以回之存亡關於道統之絶續如此此夫子所以深痛之非惟以其嗜昔師弟之好而已也○孔子意謂吾道全賴顔子以傳今回既死則吾之身雖存而吾之道已亡是回之死人但知其爲天喪回而不知其爲天喪予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

顏淵死夫子哭之至於慟從者因請曰夫子慟矣是時夫子哀
傷之至猶不自知乃訝而問從者曰果有慟乎然此人哭之亦
宜慟若非此人爲之慟而將誰爲慟也明其非他人比也看來
聖人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新安曰夫不自知
其慟者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饒
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葢識之也乃覺之欲令
其節哀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夫子止之曰不可蓋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
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夫子既止其欲厚葬矣而今畢竟

厚葬之蓋顏路聽之也即此一節見得門人也大不是顏路也
大不是非獨葬不循理且違了夫子之命若罔聞者然夫子大
戾故下文責之之辭不及此
厚葬無棺椁說或曰棺椁是殯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
禮此句內有殯意在否不成只是葬埋也又與前註喪具稱家
之有無不合可見無棺椁在內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椁墳墓說
○子曰回也曏昔視我若父蓋吾之所是彼亦是之吾之所非
彼亦非之至情無間信若父然今也予不得視回猶子也蓋我
本以回家素貧欲從薄葬如向日之葬鯉然使死者得以理順
心安於地下而無憾而今也回卻以厚葬是吾向也得盡道於
鯉而今也不得盡道於回是我不得視猶子也然此事實非我
所爲蓋爾二三子所爲置汝於非禮之地也
須看不得二字蓋謂厚葬之意我聞止之彼固不聽而爲之至
使我不得以禮處汝淵之何哉○言非惟其生前之日是非可
否一惟吾之是依而其身後之事厚薄當否亦將惟我之所處
蓋視予猶父也○吳仲珠曰此數句皆以發上文不可之意看
理○回也視予猶父也總言其平日盡道於我予不得視猶子
也總言其不得盡道於回以恩義雖盡言者同大該以欲其猶
理一口是失之太拘而於聖人發言單平地鋪着氣象遠矣
一夫葬之厚薄視其家之貧富雖以孔鯉至親夫子不得而
踰序之蓋一薄也宜也今回家貧而厚葬使回而有知必不能
無憾於地下矣故夫子因嘆之以責門人曰云云　夫子此嘆只

是深責門人然始而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則若
行自咎也之終而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則歸其責於門人此
乃深責門人也蓋門人徒知厚葬其師之爲厚而不知不以禮
處其師之爲薄也此正與子路欲使家臣治喪之見同若聖人
之心大公至正云云　一本大公至正之
若聖人所以處回者自常情觀之則幾於薄自道理觀之則
正所以爲厚也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合數章觀之看來夫子於顏子哭之則至於慟傷之則直以
爲天喪予恩厚極矣然於顏路之請車則卻之於門人之厚葬
則責之此見聖人至公至正之心雖於情之所厚而終不以情
勝義也此乃所以爲厚於淵者○看此一章尤須以申子易

此則先儒謂聖學之道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君子愛人以
德亦求也

季路問事鬼神

○是問事鬼神之道當如何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先
求其所以事人之道耶敢問死何爲而死也曰未知生焉知死
蓋亦先求其所以生之道耶鬼神指當祭者而言山川社稷天
地人鬼皆是此鬼神當如何如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屬則
皆以氣之屈伸言惟人鬼雖分然人既死雖曰歸盡然祭之則
來享不然似有歸也亦有屈伸之意〇苟誠敬足以事人則
所以事神者即此誠敬矣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則能以是反終
而知所以死矣

○誠敬原始反終究竟是未事生出今學孔子說話未可便說
未能盡誠敬以事人則又焉能事鬼未能原始而知生則又焉
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聖人語言自是極而不露引而不發〇蓋
死生人鬼神本是一理然必誠敬足以事人然後能事鬼神必
原始而知所以生然後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不然非惟求之失
其序亦終無可得之理〇季路此問使夫子而正告之亦須約
盡事人及所以生之道不然更說不來蓋要之至理實不外是
使子路果能因夫子之言而求盡事人之道則事鬼神之道不
勞問矣先知所以生之道則所以死之道亦不待問矣何也理
一故也故先儒言此乃所以深告之也〇先儒云晝夜者死生
之道也只是言此理循環無他物也故得此則併得彼〇一而
二者理雖一而有幽明始終之分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
分而理則一

使夫子若正告以事神及死之問則當云何竊以己意推之似
當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也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而已矣若問死則亦當云須知所以生乎氣聚則生散則
死矣

閔子侍側

○當時夫子設教所從游者皆一時之英才其氣象各不同閔
子之侍側其氣象則誾誾如誾誾者和悅而諍也子路則行行
如行行者剛強之貌也冉有子貢則侃侃如侃侃者剛直也夫
誾誾也行行也侃侃也其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無有疑邪

間有偏必吐然有遊夏舍糊之意此皆一時之英才也故夫子
樂之樂之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使得謹厚循默之徒則未
必能振拔有爲雖集其成就矣故夫子有樂於此四子者然閔
誾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此其善之善者也至於侃侃雖圭角
微外見而亦未至於取禍獨行行者則有可危之理故夫子因
而戒之曰以吾觀之若由也似乎有不得其死者然夫子此言
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
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爲不能改其行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爲
子路謀之初心也

○孔子此言非和子路也蓋愛子路之深而危其有取死之理
故特明言使知所戒庶乎其不至死於非命也且觀其言之口

哉○孔子發此言時其本心只欲其言之不中而其言卒中者
則子路之死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閔閔侃侃行行
皆記者之辭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則子
之料子路孟子之料盆成括皆聖賢之心術也二子之氣象大同
小異大抵皆剛正人也此其所以為與才此夫子所以樂之故
朱子曰在二子者皆有懷必吐有疑必問無復遮護含糊之意
此說最有味學者常知之知之則庶乎得任正路行矣
閔子之剛氣含蓄得盡有子貢則稍露子路則全露了全都
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行行不得為好氣象不知此
味者也但恨此太露無含蓄耳
小註云後生初年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

之間是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
由定也故夫子於子路之行行有不得見之歎○先閔子夫子
路次冉有子貢且以齒序蓋子路當冉有公西華侍坐序同

魯人為長府

○魯人亦當道人也為長府者狹其舊而更新之也閔子以其
勞民傷財因諷之曰凡改作事出於不得已則為之可也以乎
觀今之長府若猶在所得已只仍舊貫如之何而又何以改
作為然觀閔子斯言始而曰仍舊貫如之何辭氣從容似有商
量未決之意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則其氣象
亦可見矣
○此兩句看來看去只是一連串說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
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層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
者亦然○仍因也因依也只如俗說照舊貫字輕
○蓋閔子平日是個恃重寡言底人今因魯人之改作長府而
一發此言其言極切中時務故夫子稱之曰此人不輕亂說話
但說著便中理蓋長府在當時理當仍舊不當改作閔子諷令
仍舊而不改作此所以為當理也
不必言曰仍舊貫如之何則見仍舊為理之所當為曰何必改
作則可見改作為理之所不必為詞氣似太安排亦不必言二
正一反二句氣勢自相連文意與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及不
遠遊遊必有方相類相避說○東氏以為妄發必不當理當理
者必非妄發遂以為一正一反不知不妄發二字只是朱子周

於本文不言字面耳○一說言不妄發不是解夫人不言一
句蓋朱子是會意解則言不妄發一句連下句都完了故必當
理者又無得夫人不言意此說亦甚長是亦一正一反也若大
文則非是閔子之言總是愛民惜財之意孔子稱之總是言其
說得好也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所向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
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書此以警子路欲使變
其剛強之氣習也蓋人於音聲最有不容以偽為者心動於氣
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使子路因夫子之
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

專爲鼓瑟也○北鄙殺伐之聲北鄙謂北野殺伐又言彌鼓北
鄙以天地風氣界限言說苑記孔子曰南者生育之方北者殺
伐之地故舜造南方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爲北鄙之聲而身弑
國亡子路以行行之氣而不得其死人之所養可不慎乎○剛
勇中和皆分體用

門人不敬子路

○門人益非子門人也夫子釋之曰由也之學已升堂可特未
入室耳益入道次第譬之由入門而升堂而入室以有
淺深○堂者高明闓爽之地循道之正大高明處也室者一家
之深處循道之精微之奧也謂之升堂者言其道已造乎正大
高明之域也謂之未入室者言其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夫子

路之學雖未入室然至於升堂亦難矣未可以鼓瑟一事而遽
忽之也聖人之言隨時變化所施各當曲之惡矣爲於丘之門
爲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爲門人言也爲子路言
則諷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之正
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何如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
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
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是
一個道理室又是一個道理就鼓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
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於中
和然其所發必然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
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理勝氣使過者

說曰一本或曰

不必已下九行餘異本說之苟難
已下一行有之不知可不

純然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教是未入室也孔子斯
言固不專爲鼓瑟發然只是一個子路故即此一端亦足以見
其槩云○須看集註特字○正大高明是形容堂字精微之奧
是形容室字似不必言子路已自入門而升堂特未能自升堂
而入室要看堂室二字氣象如何說同也要隨入道次第言堂
而有字乎門在堂後乎此說甚長○要知堂奧室亦非有兩樣
道理精微之奧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子張近於狂子夏亦未免於狷○子貢之所問二子之所造故
孔子亦一一其成就各偏而朱子本其才質言之蓋矣○子張才高
意廣而好爲苟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此兩句說二子

之爲人如此故於道爲過中與不及乎中也無上文二句便解
不出於兩故字

○孔子此言亦是言二子各有所偏不相上下之意而子貢未
喩以爲過者勝於不及故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非也過亦猶夫
不及蓋道以中庸爲至不及者固失中過者亦爲失中故雖其
其爲說於道而偏不及總是蔽○註中賢智愚不肖字非指
二子說論此理亦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賢智之科子夏亦不
免在愚不肖之科何也過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子夏之規模狹
隘未其近之乎不肖者不及行子夏味未免見小利而欲速之
病其資質固未爲賢智也非賢智便在此一科了不必依慶源
分才質義理總是子貢不解夫子之意云爾若果如所云則夫

子涵答云以義理論則過猶不及也不必從觀集註所謂賢智
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云云則執主才質言執主義理
言○前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此便是主義理以斷才質矣新安
陳氏曰集註非指子夏爲愚不肖愚初意亦然然天下畢竟只
有此兩科今顔閔便近於中行若曾子也不免在子夏一科要
之均不得爲中行不得爲中行則在此兩科矣尹氏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輔氏之解說得好聽也已解此兩句意義則可矣然
非尹氏本意尹氏只說少有過不及便失了中矣諦味文意自
見○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此兩句求之罪案也若曰周公以王室至親云云季氏已

富於周公往遇了無待於益矣而求也又爲之剝民以益之豈
不負聖人之教耶故聖人責之○實怪孔子那樣聖人那樣教
人冉求又聖門之高弟弟子乃亦有此人品不同眞是難爲一
齊教他盡善冉有之在聖門大抵名論亦卑故凡諸弟子記者
皆字之而於此乃曰求也又曰冉有曰非不悅子之道可見其
不爲人所尊重蓋亦以其得罪聖門處多○附益猶增也加於
其上之謂附

○子曰求所爲如此非吾徒人也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鳴
鼓而攻之可也攻非攻伐之攻責也如攻其惡之攻夫以聖人
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不徒曰非吾徒也而又必曰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蓋絶之在我正之又在於其友師嚴友親之
義於此見聖人於絶之中而有不終絶之義可見其愛人之無
已也○夫子以其黨惡害民也故責之曰云云聲其罪謂宣其
罪於衆使人共知之古人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亦此意
鳴鼓者蓋鼓所以號衆也故亦聲其罪所謂揚于王庭之意范
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荀彧
以謀略施之曹操莊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歆以才敏施之劉
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貞○冉求自許可使足民而反爲
季氏聚斂以剝民道殺所在都顛倒了○求也爲之聚斂大抵
都是法外加賦若是惟正之供底聖人亦未責他

柴也愚

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學所以變化氣質矯其偏而歸於中耳

故聖人於四子歷指其偏處以詔之曰柴也病於愚參也病於
魯師也病於辟由也病於喭夫子以是告之曰非許人之短也
蓋欲使知其所病處而克治之如愚者使進於明魯者使進於
敏辟者使進於誠實喭者使濟之以文各矯偏以就中耳○愚
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
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足不履影家語云本文
云高柴自見孔子云云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指孔子則
此影是孔子身影也○啓蟄不殺之心便是數罟不入污池之
意方長不折之心便是斧斤以時入山林之意如此容質成就
起來眞當是一個人才○啓蟄禮樂志云正身啓蟄
柴也愚只是忒執一不變通

魯也曾子之才魯才質也魯遲鈍也不敏也人一看
曉得他便着兩三遍者人一遍記得他便着兩三遍記
○曾子眞實是質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爲他回護謂參
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
明是曾參分明說是曾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
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亦可見其有此理矣○程子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故
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驗矣師也辟終是
要做好看○由只是粗率不細膩
由也其庶乎屢空
由也其庶乎言幾與道爲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

則近道不同○如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顔子猶有未醇在故只
曰近道屢空又却於顔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
說另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只爲顔
子貧故云若顔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爲近道使顔子背稍
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矣故註云不以貧屢動心而求富
故屢至於空匱也故字好看
○貨殖貨財生殖也非其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與屢空
正相反非謂殖那貨也殖聚也○貧富有命而子貢却留心於
家計故夫子謂其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陳氏謂貨
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是不如樂道殆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
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此正與屢空相反而其不得爲近道也又不待言矣○註
內子貢不如顔子之安貧樂道此以道只帶安貧說不可以安
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爲近
道矣但不可分配上文近道安貧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顔子
處尤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
○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
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至聞性與天道則因知貧
富有命彼其所好而不屑於貨殖矣
○或以然則顔子之貧亦是他自不求富所致子貢之富由
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曰非
此之謂也顔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

與之富矣子貢雖能致富然亦志有所營義有所妨若只從道
理做亦無此富矣故曰不受命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爲做去
豈全無可得之理那然人品則從此分矣而究竟利害亦自不
同○屢中消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
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
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饒氏造道用心之
說似未嘗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
屢中對其庶乎似太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
細思自覺煩碎
子張問善人之道
○問善人之道是問善人之所以善人也曰善人雖不必踐跡

註曰以下三十二字
異本不載

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蓋所以不踐迹者質
美故也所以不入室者未學故也質美而不踐迹此固善人之
所以爲善人未學而不入於室是又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本
文未有質美而未學字然其意則如此
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說話蓋是朱子解書亦將
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話未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
道○註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此句連下文意蓋有使孔
子當時只如此答他亦可
論篤是與
論篤是與小註云言抒論字貌有色字此說未甚大凡言論篤
實貌亦在其中矣色莊只是言偽而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類

答色也
之君子者心口如一色莊者心與口違君子者有德者必有言
色莊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之大過者退之使反而就於中不及者進之使企而及於中聖
人造化二子之心於是躬矣
冉有問聞斯行之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之是必疑非
爲子而亦未甚安耳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
不異其所答
子畏於匡
何敢死敢字未訓必字註中必字在死字內

顏淵後請後至也方其相失之時夫子懼其爲匡人所害及其
至也喜幸之心不自覺乃迎而謂之曰云云
之謂氏曰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此說恐未然蓋死非難
處死爲難故守死而善道此孔門之正義也顏子於兩夫子存
不幸而遇難則便當捨一死矣今夫子既無恙則固可以無死
又安敢輕擲一死哉於義只是不敢之敢設而當時遂捐其生
則於事何如而不足以尋其道矣故曰子在回何敢死
胡氏言而不死一條最好然似當更足之云使請於天子方伯
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恒然顏子又不但已當而謀讓必報之
欒然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爲上世矣
子在回何敢死敢字不必依小註解又張中本傳後序曰兩窮

季曰將欲以有爲也公有言豈敢不死此可以相發明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吾以子爲異之問此是輕二子非因輕二子而抑季然也
之以道事君則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
君君不從則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以道事
君者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以陷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
者君若不行吾道而必從其欲我則決去不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
尚留矣
可謂大臣與是以二子之才行而擬之非真謂可以爲大臣也
可謂具臣矣使見得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但在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爲具臣使居小官

折一作抵

而非衆其賦或德行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奚以子
曰昔衛有大臣史矢其名蓋指魯而生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夫子旣其以爲然而或至謂二子亦可挾以
非義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蓋深許二子云云不臣之心
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方其使子羔爲費宰之時未曾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之意此是因夫子責之而臨時杜撰以折聖人耳其本非其
然失言之過小敗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云云
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與夫人物而學莊而欲行
此學字對行字纔知是指後來爲政之道遂謂治民事
四書家引　下論十五　二十二
神也蓋方其未達之時固未嘗無行然所行者不過孝弟忠信之事
若夫治人事神則固未之行也只是探討講究在此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章之言都是四子未出仕時說話夫四子之遊聖門非一
日矣夫子於其平日言行問荅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
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或未之知也故因其侍坐而誘之
言志曰雖以吾一日長乎爾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有懷必吐
有言必盡蓋汝等其平居之時則皆曰人不我知也假使或有
人知汝將舉而用之則汝亦將何以爲用哉試爲我言其所以
待用之具何如
前條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此且敎他盡言還未知是敎

夫子以下三行餘凡七十四字一本不載

他言他長處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敎他言其所作如夫子之問
毋吾以也云我有爲爭爲敎言之亦何不可方知上條虛著來　此
可說入志字又亦須在言外
夫子發此言時四子蓋猶未知夫子欲使盡言何事也及下云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方知此使之言其所志耳或者誤讀甚哉
之說往往於上條就貼出使之言志字而以失之者亦非言之
序也○若出二條可破吾聖人之於群賢皆誘之盡其所言

論之言其所志
子路率爾而對曰
此下三子皆因夫子則何以哉一句說起
○子路當先諸子而當行對然非氣勝者易不知道理無處不
四書家引　下論七　二十一
在言動應對之間皆不可苟故一聞夫子之言遽率爾而對曰
以千乘之國而管束乎大國之間則外治則約束行所牽制而不得自
爲又加之以師旅則因之以饑饉矣兵與則國危而民生無以
安歲凶則民困而國用無以足此其時勢若難爲矣以由也爲
之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有勇而不徒勇也且又皆知向義而
有親上死長之節焉子路之言蓋以實才展盡底蘊也夫子聞
而哂之
千乘之國攝出大字千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
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
小國如滕之介于齊楚然者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
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五人爲

有勇以下三十一字異本不載

六千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以一旅以大人八百人也○
饑與飢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乃通用者有以饑
無饑荒
○由也為之必其畜收以安民生善教以淑民心政教兼舉然
後能使民有勇知方也夫豈偶然也哉○比及三年以三年為
計者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可使有勇
勇敢之心以果見之氣以之戰則勝以之攻則取是以勇言也
至知方則是有尊君親上之誠而樂為之致死焉是以理言○
有勇只是言其有勇往果銳之氣然要須兼與知方有辨方得
知方是其勇得其正○所以能使民有勇而知方者蓋其忠信有
以結其心果銳有以作其氣同欲心能作民之氣而以理行之

此皆夫子之見其志然也
○子路所任亦極是難事三代以下能如此總當者極少孔明
則說而已矣此外更有幾人權律與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
儉寬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子路不但夫之率爾其言志亦終
是有激昂奮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退夫子所以哂之○看訶
者此處下個率爾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辭之
求爾何如
○求對意以子路所任者非求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或
五六十里此等小國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皆富足而已
至如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如此等事則以俟君子非求所
能也蓋冉有謙退本自遜了又以子路見哂故辭益遜

治道一本屋道

據然一本穀

以一作以

○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徒役薄其
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教民
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
事有見得遠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
者則能盡禮樂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
以此見由求二子非但心術不同才識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
者兼政教而冉求則只是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
則只六七十五六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人不能為而已獨能為
之意思冉求只憑地說個平當治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只亦

是足民而已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朱子答王武伯曰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與此若合符節且其許子
路者亦無以異方知三子所自任只是實事○可使有勇之使
屬由可使足民之使屬求
赤爾何如
○赤之言志承冉有而言夫禮樂之事冉有之所讓實公西華
之所志也然華見冉有以歸諸君子矣若據然承之則是以君
子自居且子華自是禮樂中人物閒亦求之所知其曰以俟君
子似亦有推讓子華之意故子華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詞曰夫
禮樂之事非曰能之願學焉般如宗廟之事或諸侯會同以服
則玄端以冠則章甫禮樂之所在也於是時也赤則願為小相

爲願爲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然禮
有上擯末擯之類不可不知
願爲小相言願得贊禮於其間也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
也見天子時雖亦不得然諸侯相會及在外閒調度諸事皆相
也○宗廟之事禘祠與蒸嘗之祭也宗廟指天子宗廟言來西
華所任者諸侯也故下文繼以會同○註何不曰會謂好會同
謂同盟而必以諸侯時見曰會云云疑渺說不同會同朝於天
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時見曰會未以常期見也殷覜曰同
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一齊並見是○諸侯有四時之朝春
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四時之外爲會爲同四時之朝則
六服分爲四分更遞來朝一歲而周會則無常期同則以王不

巡狩諸侯既不得就見使當直往見以承王命云云不分四時
一時盡朝也若殷見四方亦分四時而周同巡狩
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謂諸侯以非時見於天
子或同六服齊見天子也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然則宗
廟亦天子之宗廟也諸侯相見不可謂之會同此正名所不容
甚言不順也○宗廟會同依寫此說作諸侯事爲願者作天子
說則天子之據相諸亦非諸侯也若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於
何處矣諸侯禮○端章甫帶上請者相皆然乃禮法之場盛服
也
宗廟之事如會同不必說諸侯字至孔子方曰非諸侯而何究
其實則指諸侯也

○宗廟以及諸侯宗廟會同亦以諸侯不必以入子存主於小
相爲諸侯說以小相爲諸侯則與小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句
全相反了不成文理
點爾何如
○撰具也死下三子言志云云什共素具也故曰撰異言異乎
三子者之撰似若有難言者乎曰何傷乎言撰異於三子何傷
亦各言其志也今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與其後言
一句不同點之所言只就今日之所樂而言此便是其志也方
暮春之時天氣和暖春是冬衣已解春服既成矣時則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相與浴乎沂風乎舞雩又咏而歸點之志如
斯而已矣

鏗爾舍下句讀從以舍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
聲鏗爾也○暮春者春服既成暮春決是期正若周正之正月
其時猶寒何可浴也謂今之三月若非溫泉恐亦未可浴故集
註又附以地志溫泉之說有別證矣○風乎舞雩三月似亦非
乘凉之景蓋和煦之時遊行之候然以溫泉之浴宜暫就高燥
以取凉也○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祓除自魏後
只用初三日上巳如前丁之類巳是甲也祓除祓亦除也除舊
取新之義浴亦是去舊垢而自新也浴盥濯也盥洗手濯洗身
依語類只是手足盥濯除地爲墠築地爲壇○舞雩祈雨而祭
之謂雩
謂之春服既成者此人皆隨時辨衣今年服者明年不可用又

却新冠衣以將舊衣再製者今風俗如此
○暮春者春服既成一段此中若出此題篇末當發出與乎二
子者之撰意思以繳之蓋春服非新服之比童冠亦冠畢軒冕
之儔沂水舞雩又非廟朝貝聯之地詠歌而歸各適其樂皆非
有待於外者也句句意在言表
曾點言志一段君子須識取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點
見得道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一不周匝處觸目都是這道理
其曰云云者只就眼前觸景一事而言非專以此為樂若專以
此為樂則不足為點矣○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從自一身之
間目視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若君臣父子之
屬皆是道理如此、動靜一衣服二飲食以至鳶飛魚躍都是

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朱註云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必無人欲盡處云者理欲不兩立故也如曾晳這等氣象或者
為人欲所累係者能有此否蓋人惟心中有一點累便自從容
脫灑不得且亦無緣有下面與物公共底意思
悠然悠然寬緩也是無介累也與規規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自
急促無介累則超然物表自直與天地　云云至之妙所以狀
其胸次之悠然隱然自見於言外曾晳當初說時初未嘗特認
這一個氣象說來此是傍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當時
唯孔子解此三子與之同侍亦未必知也或因夫子嘆息而深
許之後方辨得出亦未可知記者蓋亦有以識此便是知此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
欠缺集註此段最有力下面動靜從容自此一見上來其言志
不過即其所居之位云云亦自此一見上來具見得註中文字
不虛
朱子曰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天
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
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只此一意見與孔子便做得到曾晳只
是見到如一個大寶珠見與孔子便實有在懷袖中曾晳便只曾
看見在○朱子曰上蔡說鳶飛魚躍因言知勿忘勿助長則知

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者其此一段好當入在集註中
曾晳終是狂如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曾子若承誤傷其根被
撲仆地此亦是曾氣象邪說好處便是曾晳氣象說不好處
說便自為一等論
○三子者止使得盡行其志亦終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其事業
猶有限量如曾點所見充得去時便能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
得其所者他是曾氣象孔子老安少懷便只是此意○觀三子
規規於事為之末末字實事為非不好只是三子說得氣象也
局促無廣大自得之意耳○事為之末事為猶言事功曾點所
言只是日用之常非事功也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不必以
皷瑟希為參唱然嘆為本亦大槩謂本末為其事之首尾也○

自夫子至也悟三十六字一本闕不書

莊周所見亦有似曾點處但曾點是先得內一邊便旋視了外些
莊周都不曾有道理隨處充滿之見只是樑枇世故意多
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許了觀語錄可見更以子路
之率爾爲夫子所哂照起尤信○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迹動靜
從容亦是隨處充滿中之一分其哂子路亦連率爾 或欲以
喟然嘆只帶暮春者說及其言不讓亦只是千乘之國云云如
此則記者例率爾及鼓瑟希云云都無用了而朱註尤可據
○曾晳志趣無比底高遠然其說得來却如此平實此其所以
愈見其爲高而與聖人之志同也但其重重說來比老安少懷
又覺似露痕迹矣比三子儘閑暇不淺
○仲求之說似以曾點之言亦爲見用之具而發此處當有難

朱子嘗曰曾點所見者大故雖夫子有如或知汝之問而其所
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
位天地育萬物之氣象也味朱子斯言則曾點所對不說如或
知汝上說了至其老安事業優爲之意此乃後人在傍看出朱
子亦有含蓄意故曰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不侔
三子者出
曾晳以夫子獨與己之意而於子路則哂之於二子則又默焉
無言未知果以爲何如故留身而有請焉
爲國以禮要只是無欲上人之心所見其言不讓急在上人
○爲國以禮禮以辭遜爲本而由也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爲國
以禮讓字訣得處然特其本耳

○惟求則非邦也與意以夫子既哂由之不讓如求所言亦是
以君國自居而不讓者何不見哂故問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其
問也微而夫子却答開書不答以不哂之故然曰云云是亦許
之既許之則何哂點是曾晳疑其言不讓意未定蓋夫子之哂
子路非哂其欲爲邦也是哂其率爾且其言氣像昂然殊少
雍容退遜之風非爲其欲君國而哂之也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言求之所任固亦君
國之事也宗廟會同而須事云云非諸侯而何且其言曰願爲
小相夫以赤之才而爲之小又孰能出其右而爲之大乎然則
赤所任者固亦君國之事矣○前輩有志處若依舊說則此
非諸侯而何一句已虛而無用了

○須要見得孔子屢空說個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要何用
蓋赤本意豈其要爲小相不過稱其卑者而自處耳夫子獨稱
其意而如其以宗廟會同之禮自當赤也今人都不解此意而說
得錯了或者以宗廟爲天子之祭會同爲諸侯之事亦非矣
非諸侯而何一句不可輕地看蓋亦謂言爲諸侯之小相而實
是堪爲諸侯宗廟會同之事○與聖人之志同者聖人之志與
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是也曾點之志亦與此同行不
捨書曾點只見得這理隨處充滿未能行得隨處充滿者要行
到隨處充滿處亦不必得位如孔子是也
○按曾點所言止是童冠浴詠之常事細故耳如何便爲有堯
舜氣象而與夫子之志同雖曰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子路只爲也下至知得也五十七字冀平奏焉

以然必然無少欠缺須用其言而求其實又來何以驗其真有
此見處曰道理之間惟日對步之間可使之內以至於天之涯
海之角真無一缺之欠缺處曾點之合着起對而氣象之
從容舞雩冠浴詠而無慕乎其外則是有見得眼前步步皆
是道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者也若彼三子之所志却是置却
目前所得為道理而趨向千里外尋來又却有待於夫今而
未必得自逐者也其視曾點所見道理果敢為到與未到哉如
孔子老安少懷友信亦是目前便可做得的者而都能使萬物
各得其所氣象與曾點之見實一也又如顏子之無伐無施勞
亦是眼前性分內做得的事若子路與朋友共之云亦須有待
於車馬輕裘之推解矣所造所養不同則其發於言論者無不

得而強同也○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書皆達得不使
其氣象不知夫子之志非是說他只須知得夫子之志底道
理○夫子所志底道理曾晳亦知得也
禮樂道理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焉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而樂行焉故先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由
是而知今西華所志者都禮文之末耳然使今西華果能學此
大原道理則於謝會同之間亦天理之大原所在如何小看
得他今曲事其實未見得若見得便在曾晳之右矣其謙退固
好但以曾晳大處未看見他精處者曾點之言僅乎實如此
者言其亦不怕行不得以見其氣象地位占得來大了故雖悖
須要有得子路爲之三年如何便能使民知方冉求如何使能

足民赤之所謂九此類皆當思其行為何如乃有益至於曾點
又當思其如何謂之見學氣與有以付之只曾點所言果無
可指言用此理與人如何使許使等事然之行不揜言耶集
註說[illegible]欲得國而治之[illegible]其皆欲為諸侯也豈所謂
申也爲之求也爲之只是謂其得國之柄如季仲為政於齊子
產聽鄭國之政之類不然則攻之心中之外矣其曰宗廟會
同非諸侯而何[illegible]會同之間以別擇其
事即是[illegible]小事任也此說令人恐多
未信
此章所[illegible]國而治之[illegible]能要國而殺之以政者
也與與下文[illegible]

[illegible]本所謂[illegible]人人願為[illegible]心千里之外而
說不可必得之[illegible]諸侯[illegible]朱子曰孫
子王佐之才[illegible]所以大下之道[illegible]天子耶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欲其試言用
於世則何如也[illegible]為國之[illegible]之正也曾皙孔門
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故自言其胸次之趣而亦答問之正也
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予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
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歸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
之志者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深矣所與雖點而所
以嘆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豈以忘
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將

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更擬與點數語
而張皇之過甚指爲道妙甚至謂其樂以曾皙想像之言
爲實有暮春浴沂之事至三子爲曾皙攝對春風冷眼看破但
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
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是實事與正論也又曰孔子與
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而語微過於形容耳然因
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生若曾皙狂者
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以浴沂咏歸之樂
以爲老安少懷之心曾皙與朱子又豈若是其班哉
曰使二三子盡然各言爾志此是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
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旨而非

是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
多浴沂詠歸之暮春風乎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曾皙未
得與堯舜比則亦得與夫子同此亦合於其分量而稱之矣○
曾點言志似若未甚廣大着蓋道理取之左右而事功付之倘
來也故程子直以爲堯舜氣象而與夫子之志同云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然仁道至大雖以顏淵之天資得聖
人傳文約禮之教而服行矣然猶未能真見其所以爲仁者故
於此有問顏淵問如何方是仁夫子答之意以人皆有是仁而
或不仁者禮之未復也禮之未復者己之未克也故必盡克了

私一作思

己私而一歸於禮焉則事事皆天理而仁在是矣然有是功則
有是效其功深者其效大故誠能一日之間克己復禮而爲仁
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矣
夫爲仁只在於一日之克復而其效極於天下之歸仁如此然
爲仁只在我而已由人乎哉誠能決機於己而日日克之不以
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克勝也私全部連全倒了只有我在方是克聖人此克字最重
故曰如紅爐上一點雪○己謂身之私欲也兼三項氣質之偏
一也耳目口鼻二也人我忌克三也分言之則有三者單舉耳
目口鼻便說了那兩項且如氣質之偏是偏個甚麼人我忌克
是忌個甚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

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於難字提撕亦非身之私欲外
意也○克己己字卞得最好不曰克私不曰克欲而曰克己蓋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惟知有己故一向徇私去註云謂身
之私欲也身對人私對公公則物我公共人所同然而視聽言
動時禮其○性偏難克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故曰專指氣質
不無理非也氣質者理之所寓氣質偏則理亦隨之矣○性偏
難克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性坦率之類如子路之剛勇子張
之便辟子貢之狹隘冉求之退縮之類謝氏此句重在難字蓋
恐人只便那易克處克去而忌其難故云然亦是先其難之意
○復禮復反也所謂欲盡而理還則滿腔子實盡天理常事說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猶言天理之當然故下文只用天理字

無節文字如度源說節者其限制等級文者其儀章脈理恐未
解得此意須看朱子解禮之用則無人事儀則而此則專言天
理節文者可見
克己之外更無復禮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己推出去今既克了
己禮便自復故下文曰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
皆禮今克己外豈有復禮乎所以聖人只說非禮勿視非欲了
復禮意思也味集註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專指天理下却云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云云
○克己復禮間不容髮
克己復禮為仁言克己復禮此所以全其本心之德也如此說
方與什全和本文兩個為仁字都一般不然則註所解之為仁

乃為仁由己之為仁矣○仁者本心之全德此標見在者而言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言復其本心之全德也克則己私之
盡去復則天理之盡復如此方是全其本心之德○程子方始
是仁一句似與本文為仁字不類天理流行流行字極重須是
己私克盡然後天理之在我無所阻礙方得周流無滯
為仁全在復禮上復禮全在克己上克己再無別法只要誠意
○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言我之所得於天底物事全是天理
全德字而處○事皆天理指視聽言動之類言天下無一物不
關着心克己如下文四勿固是事然須把定着心方得勿者從
心上勿去○這克己復禮不是一事二事克復須要克盡己私
皆歸於禮故曰事皆天理且看仁是個全德如何得一二事合

理便了克復地位儘高儘難
一個克己復禮畢竟都同但下句須添一能字○上句克己復
禮以用工者言下句克己復禮以成功者言故以一日字加其
上然耶笑[illegible]
天下歸仁天下之理有其功則有其效其功深則其效大今人欲
無一毫之不去天理無一毫之不復則無一事之非仁無一事
之非仁則無一人之不歸吾仁天下者盡乎人之詞也此天下
不可謂營東郊西云云須要活說稱下說云四海之內皆見稱
億萬人無一人之不然耳○天下所以歸仁者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故聖人所取必得此今而觀萬世莫不降仁於聖賢豈不信
然[illegible]其與也所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訖[illegible]這人

亦須是把好名目加從便其把訖個歸他了字義須要解得切
[illegible]天下歸仁者盖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
吾心之所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
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與盛德之至民不能
忘[illegible]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天下歸仁者他能爲仁
天下之人聞之見之盖稱許其仁是以仁歸之也如翕然歸之
之歸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
天理此便是歸仁○天下之事功效相因理之必然故夫子告
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其事而無
其功[illegible]不當觀之也聖賢之學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人子之告顏淵而有是言亦以見仁之好為也若仲弓亦

然總是就於理之上發下此章亦以其效言之子承此章
夫為仁只在於克復其效甚速而至大如此然其機則惟於己
決之為仁由己此為仁與上文同○機之在我而無難意在乎
外夫天下之事凡由我者皆易係於人者皆難曰爲人由己而由
人乎哉正以見其無難也在我決之而已我要爲便爲○機者
一發動所由物之所由以決者也故古人有曰決機又曰其機如
此言其所係也如為仁則係於己故曰其機在我既係於我則
決之在我矣○曰日克之不以為難是能決機於己也○為仁
由己仁者吾所自有為之何假於人之助而亦非人所能助
此所以是要夫子於此條目所在與他去下工夫夫子既答
云 以仰便請事斯語

理欲界限甚難分別多有認欲為理者顏子稟命高惟精惟精則於
天二者之間而不錯從當為易精乎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
欲之際已判然矣此非顏子不能故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天
理只是禮人欲只是己○此條乃於理欲之分際所在既皆
如此分明乃反不知其條目焉何如而請其條目意如何蓋
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顏子便曉得何者為
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為禮而在所當復但不知夫子是要他克
去何件○請問其目門條件也夫子云云都是閑邪存誠之意
四者皆身之用而為由中應外者勿則制之於外以養其內也
○四勿不必全謂防其門外入謹其門內也大抵四者身之用
也夫子無此內外交進之意也

顏子之非禮非若他人之非禮略略出天理便喚做人欲使
須克了言動皆有所觸而後發如何說是誠其自內出者要皆
是制外養中也
程子由乎中而應乎外一句帶四者身之用也作一截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也自為一截
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
形迹可以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
之則此則字即上文要字言作操心之要在於視視其則也○
何以獨為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從一個蔽去一
交乎前則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
況乎前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

內應其中則漸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此
以制外養中就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為
誠○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久而誠矣謂從
容不勉如從是仁之極致也
聽箴○知誘物化知字從知覺上說謂知誘於物而為物所化
也不見了秉彝也遂亡其正正即秉彝之性也人有秉彝本乎
出於天命○卓彼先覺知止有定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
了夫閑邪即克己存誠即復禮存誠即還其秉彝而不忘其正
也
言箴○躁則雖妄則違理靜專不可依韓氏分躁是不可分
為氣為陽為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己復

惟己一本 惟危

禮正意然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興戎出好吉凶榮
辱是六件不可依蔡氏分貼○傷易則誕所謂妄也傷煩則支
所謂躁也此二句貼前上四句已與物忤出悖來違此二句貼
前下四句○樞機不是謂人心之動有善惡因言以宣之爲樞
見於外爲樞機此說且與易大傳本意不同如此則心是樞機
不是言爲樞機矣只下文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便是
此一句只公言語是人之樞機所在而下文便說出云云○已與
物忤出悖來違便是私欲是樞機一段意非法不道一句只替非
禮勿言一句制外爲協耳然哉引辭指非禮勿言也
動箴○誠之於思守之於爲言思者心之動也爲者迹之
動也○朱子曰思者動之微爲者動之著本文動字句無此盖

只思處便是動了所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也中庸使指一
念之萌處爲動○順理則裕裕安也義中有利也從欲惟已利
害相因也造次克念求誠之於思也戰兢自持守之於爲也
○哲人志士以已能者言志士雖見不如哲人之早然亦不至
有非禮之動習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新安之說非是以性
爲氣質了
四箴通是制外養中意視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聽曰閑邪存
誠言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動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此
意蓋克己就帶復禮也
此章乃聖賢傳授心法盖從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相傳秘
指只是一個精一執中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所謂至明以

察其幾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所謂至健以致其決也
仲弓問仁
仁非敬不存非恕不行不敬則所以處己者未免於私意而有
以來人之怨不恕則所以處人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來人之
怨能敬且恕而仁了故內而在家則父母稱其孝兄弟稱其友
外而在邦則以上接君以下接民皆稱其仁之效上章天下歸仁
此章邦家無怨皆歸仁之反也其味字字行字當思如何○
出門使民以敬言表未有見大賓承大祭時者也○
使民如承大祭仁積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是用於己道
理處是推於人道理私意無所容不必分內外○敬以持己只
是收攝得在恕以及物只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其有委曲

姑息之私也即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道理○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與夫仲弓已仕時朱子所答之言故有使民字
又体存傳則古語也又雖以意料推○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
言之而不言使以自考者頼乎無待於此也○克己復禮主敬
行恕所以不同者只是克復二字重○惟誠意主守之之法
言不必勉强物來也新安之說恐非正意守之謂守者敬心也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其實見實來亦非全是外只明其敬
之見於應事者仁儘者恩特別此意在其中
司馬牛問仁
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心不存矣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以存
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訒言告之何耶曰自源固可

以及源沂流亦可以得饑渴但訒其言忌便收斂在內舉而
兩得也如此則得設言牛曰此於牛易於體認者察耳以多言
而躁言既傷於煩而發得來又淺不仔細看思量方悟
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訒而已而不知仁
者之言所以必蓋仁者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不胡亂做者必
不敢胡亂說是則其言也訒似若未足為仁而其所以訒者在
於心之存而為之難則仁不外是矣○牛意以其言也訒是雖
閑之而不出故疑未足盡仁夫子以為是仁者全在心存而不
放上故集註於此眼目上發揮着力忘不放則事之自有不苟
則言自不易○為之難者以道理難也知其難而不敢易
為之不敢易為之便是用心仔細務盡道理故其言自然訒者

以為且心存事何難之有蓋為不知其難也惟不知其難則輕
易其言矣○蓋其德之一端也謂仁者之德不止此此特其表
德中之一德耳小註四勿中之一說未切
司馬牛問君子
憂者心憂傷感懼者懼禍至也憂對樂言懼對安言樂然後安
憂則必懼矣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可見憂全在心懼
是作事者所怵畏之謂
○仁者不憂憂為得喪無係於心也勇者不懼無所攝於外也
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帥諸氣仰行
與吉會自無可憂懼縱有禍患之來亦非己所自致而不必憂
懼矣故曰不憂不懼矣說到吉凶禍福與理也且看向雖作亂

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以應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豈都是不說到禍福
○不難於不憂不懼而難於內省不疚樣不憂不懼未是為君
子然本其所以不憂不懼在於內省不疚不謂之君子可乎○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欲之也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
則為惡之憂懼之心亦自釋矣夫子固不專為此發然亦在其中
所以為聖人之言　內省不疚夫何是何懼然則雖作亂牛
內省有愧乎以為有也則非其罪而夫子其救之無憂懼矣以
為無也則司馬牛已君子乎而此一事便得為內省不疚乎蓋
夫子之言渾然而盡其在我之意亦在其中牛亦自可喜矣
司馬牛憂曰　合兩節而言也
牛之憂只為其兄憂邪抑亦是為己憂也然觀子夏述所聞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則非專為向魋解釋者觀我獨無之句
則亦以己無兄弟為憂雖註為憂其為亂而將死是指為魋然
畢竟牛之所以憂魋之將死者為何豈不是亦為己耶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
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周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
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明不在我也蓋牛所憂者
在無兄弟子夏此二句意謂無兄弟也者罷了憂之無益下文
又告以自不必憂言能修己而不失人則自有許多兄弟何必
憂焉又是一意○夫子嘗曰國人桓魋其如予何此死生有命
之說也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富貴在天之說也

敬而無失則所處無不當恭而有禮則人人都見好了如是則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而四海之內皆兄弟矣○
敬非難敬而無失爲難恭或能之中節則未必能也恭而有禮
當抑矣近於禮及恭而無禮則勞來照方曰禮是個節文今有
人雖恭於人但不問所宜而泛泛一槩施之則人之愛敬我者
反有限矣何也待人愛敬須是有道理在○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此恐非聞之夫子者故此一節都斷作子夏自言似當蓋子
夏因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而生故知此不是述所聞只是上兩
句述來說

子張問明、

○大抵子張爲人疎略易以口語惑亂者故夫子告之以此

浸潤之譖以漸而入入之深也膚受之愬愬得痛切有以駭動
人也如此者人所易惑也今焉有以察之而不行可謂明也且
惟明哉云云可謂明之遠矣○實是疾痛喫緊底愬○膚受之
愬或云只是與之辭較非也若已受痛了底便不可愬耶愬則
容亦有膚受者

既曰可謂明也已矣又曰可謂遠也已矣以明不足以盡之也
○一說遠不是明之至只是心之不蔽於近要圈內註曰不
然

子張只是問明夫子答之云云明不足以盡之也此亦必因子
張之失而告之此句是虛說而輔氏便以好高務外來解恐未
然○子張問明夫子曰云云他日問辨惑夫子又曰云云則子
張疎畧之病可知矣

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
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盖自爲一證亦不必與
書本旨合也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

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
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子張爲人恐於此猶未也

夫子以是告子張爲子張者着力只在集註察之一字

子貢問政

夫子三言有留而教之之意○自爲政者所施之先後言則先
兵食而後信自其輕重而言則信重於食食又重於兵○民信
之言須求所以得民信者○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也非

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信者民生不可
一日無者也豈有必至兵食足後方始施信民無信不立專主
理言註中安字貼此意○兵食民賴以生之物信則民賴以生
之理也○民信之矣還主在上者言且看下文註云寧死而不
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如何最要於使字上
着眼力○然後教化行謂教化得行也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
又如仁謂教化浹也

必不得已而去不可指定如何不得已若說如何不得已則子
貢亦可自擇所去矣而又曰何先何歟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請試言其狀如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以就食是食足矣如河內無人可守則兵又不足

也若移老弱於河東以就食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兵得定
食足兵亦足矣然遺民凋弊行齎居送有所不堪者是信又不
得全也則將柰何曰去兵蓋食足信孚上下輯睦吾國險可以
國雖犯河內之守固無慮也萬一失守必不至於土崩瓦解
此聖賢之長策也○必不得已而去言三者不容俱全如云
得倉廩實又不得武備脩得武備脩倉廩實又不得教化行則
姑去其一何者在所去乎此皆言危急之言子貢又言凡操縱信
二者不容兩全則當何去乎曰去食下二句則言食可去而
信不可去之意○寧死而不失信於民是教化行意使民亦寧
死而不失信於我是民信於我意○無信則雖有食而生無相
欺相詐與禽獸無異雖生亦不安也爲政者能知信之爲重矣

其徒爲必自兵食始若是則信之所全者多矣若看朱子註而
有泥於人情民德之言則兵不得並行不得並失要此意方明○
前言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後言寧死而不失信此處常屢變之
別也○故以註中非兵食所得而先也一先字來照則是曰去
兵則以信食爲先矣曰去食則以信爲先矣此說似長方於大
文小註都合無礙○定當從○魯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伐原
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
公曰信者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多退一舍而原降若晉侯亦可謂知有信之爲重矣 [illegible]
也○瀧本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
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

[illegible]以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云
[illegible]出公不貪曲沃之賜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
虞人之期云云○昔文公將與楚戰[illegible]於舅犯曰彼衆我寡奈何
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雍季曰以詐遇民偷取
一時後必無復文公用舅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
爵則先雍季後舅犯曰舅犯之言一時之權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仲
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經

棘子成章

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
乎夫子此說本是宗本抑末之意君子也然意雖厚而言則有今
雖駟馬不能追其舌矣言出於舌駟馬之行至速也[illegible]不及舌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夫子但知質之不可無而不知文之不可
無也蓋文猶質質猶文文質一般其不可相無夫君子小人之
所以分辨者全賴有文存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
小人無以辨而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蓋虎豹之皮所以異於
犬羊者獨以其毛之不同耳若去其毛則鞟一也夫棘子成矯
當時之弊而失之過而子貢云云矯失之矣必如夫子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謹與其奢也寧儉之言始爲無弊蓋文質彬彬非
謂文質相等也只是謂文質相稱相稱不必五分質亦五分文
是有七分質而又有二三分文以飾之使相宜矣如調五味然
豈必一杭水亦一杭鹽乃爲相稱哉特用此見如此方有本末
[illegible]曰甘受和白受采此語使有輕重當時子貢未解到此

○子貢之言當時記魯論者初不知其爲非○夫子之說君子
也一句輕駟不及舌重上句起下句耳且有惜乎二字
夫子之說是以文爲可無也若我所見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俱
不可無者也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君子
小人可以辨亦猶皮毛俱存然後犬羊虎豹可以辨若必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而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鞟也上二句子貢所見以下句折子成之言也是述己所見以
折彼所言○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
也兼德位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并學而言
是以德言○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皆以德言與集註不同盖
纔把君子對小人說便有分辨衆言則足以德論耳

此章當作三樣看子成之意去文存質者也子貢之意文質兼
存者也朱子之意且存質與子成同而不至如子成之甚其無
文質亦與子貢同而意却有輕重又不是如子貢之混集註
末段便是一公案也

哀公問於有若章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於夫子則稱孔子而不名者君臣之分俱
要有也舜民以孔子嘗爲大夫只稱姓而有若只爲庶人故稱
名此說意度之非其說亦淺近難通且孔子雖爲大夫非人臣
乎

年饑用不足意以年饑困當有賦而救之用不足則不容不加
賦故曰如之何但不明說出○年饑用不足既是年饑則民窮
矣却要加賦哀公此意是如何殊不可曉哀公意固謂年饑民
不能供所賦而國用有不足奈何是欲加賦以足用也○大抵
用之不足不在於加賦而在於節用用不節雖加賦無補於用
之不足也哀公但知國用之不足而不知民用之已乏也

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止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
面方得有若意出○通力合作通也亦均也計畝均收均也亦
通也新安之說太深通也均也相連解如云忍也難也相類
徹是十取其一通可畝取其十畝來算便是每十畝取一畝又
零算每畝取一分○逐畝十取其一者註云又稅其餘畝而十
取其一也蓋是於十取一之外復逐畝取其一合之亦爲十取
其二通前已取其一算來便是十取二徹法十一已是逐畝十

取其一今之稅畝又是再逐畝十取其一也稅畝稅其餘畝也
如此說便明餘畝言各家畝也前以百畝總計作一大率民得
其九公取其一已爲十取一矣今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取
二矣大率者周稅比夏商又爲輕於十一故以大率言逐畝二
字緣稅畝字生○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
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溝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此
言共井者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

有若之對所對非所問也然意在節用以足民則亦未必無補
於用之不足也

君孰與不足言誰忍坐視其不足而不之助參言上好仁則下
好義所謂車乘甲衆民爲之出錢穀金帛民爲之供也君孰與

是言誰放他獨去明其不能獨享其富也如此說方得與字活
而君民一體之意彰矣且與集註合若依尋常說則只是民貧
而君富亦不謂之富民富而君貧亦不謂之貧惡齊之說和似
恐與本文與字及註中不至獨貧不能獨富字不相貼
以一分稅之於上百姓固足矣君亦何至獨貧若十取其二或
又從而加之則百姓不足矣君亦安能獨富或者乃以井地均
穀祿乎為百姓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為君孰與不足
又以征斂無藝為百姓不足而費出無經為君孰與足大泥句
揚氏之言豈可逐句將來解經且與註中君臣一體之意不切
○有若曰盍徹乎不是就哀公分內底行徹通國俱行徹三家
亦不得自專也曰三家可從乎曰不得三家從雖自家分內田

行徹亦不濟下無以富民上無以富國哀公若用有若徹須一
齊整起
○君民一體只言其休戚相關何以見之即上文民富則君不
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君亦富民貧君亦貧君民寧
不一體君民既一體何必厚斂於民以取足於己哉亦要行徹
而節用耳節用則民富民富則君富矣行徹之所以能富國者
其道在節用○行徹則不厚斂於民不厚斂於民如何能足用
盖有節則道理在所謂軍國之需量是以為出也今不知節用
而但欲加賦賦愈加民愈貧用愈不足國愈困矣盍徹之言誠
不易之定論也其說則在下數句盍徹之意全在足民上哀公
之意只欲足國有若之對亦欲足民民足則君孰足矣○井地

均以民之所耕田言穀祿乎以君之所取稅言軍國如言千乘
之國以軍計也○軍國之需如朝覲會同之費祭祀兵革之供
賓客往來之給人君衣服御之用皆以是為準而節其用度
○後世不究其本末不知仁政必自經界始也惟末之圖加賦以
足用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
德者心所得惑者心所蔽也崇德積之而高也辨惑者祛其蔽
也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
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
欲崇德者必也內主忠信使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
乎義使其於事為之間无一毫之不當理夫主忠信則本立徙

義則日新德其有不崇乎故曰崇德也
人之進德必先立個實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要合義方能崇德
如孝弟必先立個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
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凊之宜若何而為定省
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
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矣
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德崇不可曉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
日新最好看本立日新字是貼崇德看本立是德之基址立在
此日新是從此進進於善矣○一說以主忠信為實於為善徙
義是遷其不善要看得內外本末方是正意徙義亦不是遷不
善○小註云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

忠信是有用而日新此句不是本五日新字相貼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愛惡人所不能無然死生則人皆有定分今也愛之則欲其生
惡之則欲其死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爲可以隨已之
所欲且又不能自定易喜易怒方其愛之既欲其生及其惡之
又欲其死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者此者是皆虛用其力於所
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所惑在此
於此而辨之可也此皆指言其惑之所在辨意在勿答禁遏亦
然凡用心於理之所無者皆惑也○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
甚也兩句只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
句有此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只是

一個人在世或愛之欲其生或惡之欲其死或愛已在欲其生
死了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是化生
死之柄皆在吾手掌中邪甚矣其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只
是不能自定之意見得全任私意耳甚之深也○君子居是邦
不非其大夫而夫子乃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
稱焉此亦春秋褒貶垂世立訓之意業得而避也因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故附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此未盡政事之道而實政事之根本也
○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則君不君臣不臣矣景公
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父不父子不子矣夫子告之以此非

不告以政也根本所在一失則法不能以自行矣故曰有此鍼
砭之意然後可以行剛官之法處夫子之意良有以也○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謂君便當是個君臣便當是個臣父便當是
個父子便當是個子詞語是如此不但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
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
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夫如是則彝倫攸叙而百度可舉矣政之道何以加此公曰
善哉云云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當時必至於危亡也然此處方與
後註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一句相合且
看一果字便見與大文合此與上章夫儒所謂雖有粟而難與
食者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紀綱已壞而不成個

收事了其能國乎正當乎所謂而維不張國乃滅亡者也故曰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此言豈不誠說得是但惜其不能反
求其所以然而見之行事之實耳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
弒君篡國之禍豈不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耶
片言可以折獄者
片言所謂不待其辭之畢也折斷也斷者一條斷作兩段折使
是分判其執曲執直而兩開之此所謂折也謂剖而二之也折
字最有意味○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處如致言而不欺者忠
信也忘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惟忠信明決故誤得處而無宿
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固可

射以來奔一本作
射之來奔

訟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言未出而人信
服之也○又曰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或注
由字所上文故字而輔氏程氏之說皆小差○或曰朱子何
不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
獄意出不比如今作題作文字然然來教繼初會有自然朱子使
先說出可進於道字面此便是何用不識書亦先從此以見聖
人語意○集信明決所謂信在言前也子路無所宿道以斷獄
之所發而只是夫子許子路片言折獄正以其有無宿諾之條也
於辭不及於段門人遂記之非惟以見子路之所以能片言折
獄而亦以見夫子之所以以是與子路者是有以也○小邾射
以句繹奔魯小邾之邾國也與邾子益來朝之邾不同故言小

以別之猶言小琉球之類射其大夫名也句繹地名射以此來
奔以其地降魯也射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射以來奔當有
盟以盟不是深恐顧得子路之一言猶不遐其信尤固於盟也
使子路子路辭康子使冉有論之曰曰魯有事於小邾由更不
敢問故之聽上命而死其城下以攻之可也今彼叛君來奔是
不臣也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者子路此意何等明
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而冉求乃為季康子來說子路求
其難保哉

聽訟吾猶人也

聽民之訟而辨其孰曲孰直吾固猶人也然必也使民自無訟
乎可聽乎盡民之所以有訟者以其德禮之化未至也必也使

無訟乎何以使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非有禁令以
使之而自有不使之使也此與大學所引同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二之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
終無間者無倦也盖人之常情鮮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如一重
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表裏如一
方是有守方是中盖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
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
語錄之說必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却重在外上此盖記者
之誤何以曰之行之以忠便在外面行處則實心所存對上面
便是表裏如一○子張問政夫子云云無所存所行言也為政

者可無所存乎不必言子張問外面事而夫子兼內外言也

博學於文

博學於文凡理之所載者皆文也文最廣而學貴乎博故曰博
學於文禮即文中所載的理以其理之有規矩準則為人之所
持循故曰禮前也多聞多見至博矣今則將來身分上覆其
實然方其學之也泛求近取旁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行時
却容不得許多事項只照一個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
禮也既博於文又約以禮道於是乎得矣何畔之有亦可弗畔
言將與道契也在博文約禮之後如此勉勉循循而不能已則
與道為體矣不曰與道契而曰亦可弗畔者盖博文約禮學者
事也或曰只約禮便自不畔道何用博文曰若不博文則不知

禮之所存如閨見卑寡則所約之禮亦未必得其大中至正之
歸也
君子成人之美
此以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言然其所以用心有如此之不同
者二則以其所存有厚薄之殊一則以其所好有善惡之異以
其所存厚薄言之君子存心厚愛人以德故成美不成惡小人
存心薄樂人之短而惡人之長故成惡不成美不可依胡氏謂
君子存心本於厚而待人亦厚唯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
薄故待人亦薄而唯恐人之不薄也其說非○以所好之善惡
言君子自家好善故見人之善便喜心生而樂成之小人自家
好惡如博奕飲酒之類已所好也故亦喜他人爲之此皆情理

之必然如胡氏說是○成之者有以其未爲而誘掖之有以其
已爲而獎勸之皆所以致其成也成字該其事之意不可只以
誘掖獎勸四個字果當他看集註下面又有以成其事四字可
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政者正也正之一字主在正人然正人與治人不同必正己以
正之如云格君心之非一樣故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
言政之所以得名者蓋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夫如是則
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已子能身帥以正則人皆歸於正矣孰敢
不正然其所以帥正之道則非一言所能盡也不如康子解得
否非仁無爲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劉[illegible]中叢業

生後卑伏亦仍以亦木一幹上生一葉葉葉相承猶人之父子
相繼出也故曰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言民之爲盜固有由來矣苟子之不欲則廉恥風行雖賞之不
竊此假設之言明其必不肯爲也○季氏竊柄盜於國也康子
奪嫡盜於家也此便是魯之大盜何以責民之爲盜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當謂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有道者每爲無
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無道者惡人也有道者善
人也子爲政者民所視效焉用殺故子欲善則民於子乎視
以爲向者矣此欲善欲字要如欲仁而得仁之欲謂其只欲乎

善也此是躬行乎道此下是譬喻子欲善而民善之理蓋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草加以風必偃君子之德能感故曰風
小人之德應上所感者也故曰草此正所謂以德感德如此說
方得二個德字親切然則爲用殺者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三
句且屢說若說殺字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一句○自子爲
政至草上之風必偃只是一意子欲善而民善矣只是子爲政
焉用殺承意君子之德風必偃又只是子欲善而民善意又總
是前頭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又只是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意亦只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之意聖人
之所以告康子終始只是一說而無異辭雖異辭而實未嘗二
意此可見道理之所在矣爲政者可不思哉雖易其辭不易其

意所以不易其意者以理之不可易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者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說出此意了邦要說得周旋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孚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脩於已之事非德孚於人也○此一句其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爲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誤聞爲達非其正義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誤聞以爲達也言何敎於邦家也在邦在家皆有敎也註謂在邦則名聞于邦之人在家則名聞于家之人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達與聞相似而不同不可以不知也夫達也者其始也初非有心於達也不過自盡其自脩之實質爲而也無華飾也直爲而已無邪曲也然質直特正其在內者却又好義而外面處事一一要當理然一於質直好義又未免觸突於人故又須檢點仔細於接物之際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恐吾之言行未慊人意而思慮只要下人惟恐意氣有一毫加於人而取人之厭怒也凡若此者皆自脩於內云云而人信之自然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此則所謂達也然則達豈聞之類哉而其達也亦出自於然耳豈固有心以求達者哉○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爲但凡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爲基址然質直然後可語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求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違來照看見質直之爲忠信

色取仁而行違則非質直矣而亦豈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居之不疑矣○色取仁似若質直而好義者○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仁而行違全是不質直而好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仁而行違自相反了來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違對好義也二註不是

仁乃吾心自有之物欲仁而得仁又豈有假於外哉曰色取仁便見其本不仁而外面取個仁來粧飾也○色者外貌之謂如此說方貼題色亦不必以色字全虛說取仁之仁不專指仁也此專言之仁○子張問達夫子則專言其所以達者告之其

其與聞異也只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是正意

夫聞也者全是造作擺布得來然以其專務於此故亦得名矣蓋聞色取仁者考其行則實不仁然使其能疑猶可見其心之不自安矣乃又泰然處之而不自疑謂以仁自處也須看他所以色取仁者是何意豈不是假作仁以瞞人使人皆以爲仁乎所謂居之不疑豈其能恬然不疑乎彼蓋自以爲勢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底都壞了不以我爲是了故只得直據當去人未必都能看破也故曰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二以名言名有餘而實不足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脩慝亦謂獨克己之事也蓋其惡未形方留於心而有以去之

去一本 撤

則必較其極矣○崇德謂本為善以修慝謂去惡也而辨惑又
明於其所疑者言之也人雖能為善去惡然於性偏難克處則
不免溺於其所發而有不自覺者故又當有以辨之言果能勉
於崇德修慝則惑亦庶乎其可無矣又修慝辨惑亦皆崇德分
內事也
善哉問此二者皆學者為學之要道以此為問可謂切問矣故
善其問○先事後得謂先其所事而後所得也只知有所當為
以者為之而已矣初不計其功效如此則心力專一工夫無間而
德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而何
先事後得則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經其有不
崇者是一朝計功之心則方有事而正之正之不得而妄有所

作為矣何由崇○德日積而不自知猶日有所得也全是必
有事焉而勿正意先事後得則純是天理而私欲不得以間之
德安有不崇
皆從修慝辨惑中來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無之惡之匿於
心者去之心有所疑惑而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
於為己朱子註有以意思甚密來說崇德者又是一意不必用
又有純是天理之說者又是圈外所謂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
不崇之意來甚只是心專一工夫無間必有事焉而勿正庶
書旨
攻專治也蓋要看得專字意今也專以治己為心專以自治為
事而不暇及於責人令何惡不去所以修慝也人之常情責人常

重責己常輕才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因循而不暇治矣
如何辨惑如以一朝暫時之忿不能忍而忘其身不顧遂至禍
又及其親皆所不顧此豈非惑歟夫一朝之忿甚微而禍及其
親甚大知此為惑則有以辨之懲其忿矣○一朝言其忿不終
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恨
也○忘其身以及其親一說忘身且忘親也則及字與註不同
一說忘其身而與人鬪以至禍及其親此及字與大傳辭不及
矣字同如前說則是忘其身與親耳○或問修慝辨惑亦略有
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樊遲粗鄙近利蓋近利則
不能先事後得鄙略則不能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粗猛則不能
顧身念親而懲一朝之忿故夫子告以此三者不曰近利粗鄙

而曰粗鄙近利者文順也粗鄙斯近利矣此以其為人言故不
拘拘於本文之先後也
樊遲問仁知章
愛人知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以仁智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
且知矣蓋本末未嘗相離人各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
手耳如其言也訒之例若使樊遲少之夫子之答亦必與為之
難內省不疚意同矣樊遲未達者以為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
吾為仁不智矣為智不仁矣奈何故猜疑而不能自解夫子因
解之云此自不相妨舉直錯諸枉自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智
也使枉者直則仁矣是於知人之中自有愛人之實仁知何相
悖之有然仁的意思全在知內出來者能字○樊遲學問本末

深造故此說話也不曉解夫仁者固愛人矣然豈必不問善惡
都愛邪都揔而用之邪智者固有所擇矣止是舉措之間自有
辦別然亦豈都無憐愛他心而一以土芥視之耶可見達於窮
理工夫全少但以其能聞不肯撫攷乎此則栽師也○舉直錯
諸枉謂擇其孰直孰枉吾舉其直而錯諸枉者後枉者亦有所
愧而自矯枉為直○者使字是吾能愛人也上文知仁分說與
因其疑而合仁知說
朱子以此告樊遲遲猶未達欲再問則近於瀆故不敢而退以
質諸子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云云 蓋遲以夫子之言
專為知者之事故只曰問智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
以為此句關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遲疑所

闕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舉直錯枉吾固知其為智矣
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智的道理何相
子夏答云此意自有所該也
富哉言乎言只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
不可說出兼仁智者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吾見於夫子而
問智甚遇於衆舉皐陶伊尹舉直措枉也而不仁者遠則能使
枉者直矣然則夫子斯言豈專為智者之事哉
不仁者遠不仁者皆化為仁只在眼前但既化使者不知邪裏
去了底一般○吾見於夫子見字與師見見及暴見於王之見
字同讀往見也不知集字見淵暴王何知○聖人之語因人而
變化一條饒氏解得不是只說淺處地說欲樊遲得受用也然

樊子以舍之友則道益
愛人以輔仁則仁日進

舜湯云云亦不小小便非所合與所不當此與自下乘之國章
所謂聖人之心雖至此天下皆通者同與本註曠其所包者廣含
學者之問也不徒欲知其說亦云云如愛人知人此說也另其所
謂說如何處事其事也之實也亦以本以者亦應松未必其正意
子夏之言若依程子解亦通此是舜有天下一雖只是說箇舉
直錯枉云云的模樣如此耳不知朱子如何捺難且朱子此解
既不得子夏本意又不知樊遲畢竟曉解否朱子蓋因吾
見於夫子而問智一句照應看來
子貢問友章
子貢問友道何如也固有忠告而不善道者蓋其心雖厚而不
善於詞說者者所相入也

告非皆是告為難非難善為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能善
道為難忠告而善道之則在我者盡矣不聽則其失在彼吾亦
安能如之何故止而無自辱何也朋友以義合者也義合則合
不合則止若以數而為所疏義便無意思了是辱也○不可非
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
然以義合非天合之親可合亦可離也如王者天下之義者義
字亦是此意
君子以文會友章
君子以文會友非以利交非以勢合亦非以酒食遊戲相徵逐
也以友輔仁其所取者有在於是耳二句相連說但文者講學
之事知也仁者進德之實行也故曰講學以會友云云則德日

先字下異本有誤所宜乞四字

進此一說也○又一說君子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故
曰則道益明若分明不然則只曰道以明可矣休前說似合
是會友講學來矣以文會友者其如何謂夫會友則道以之
益明矣然所會之友人各有其善則取其善以補吾仁所謂相
觀而善者哉曰得之講學之際亦是但恐其講學明道之事耳
與朱註不合講學如剛以學文都是自家或全無朋友知覺從
何而發必先自講學也自不先講學無可以會者矣君欲破其
知覺必須尋師除友學是自備會則是共事也○講學固所以
明道講學而以會友則道益明矣為吾而得所資則德日進矣
註於事○曾子之意謂夫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也為仁非
獨為仁也以友輔之也以文以友字重看則道益明 則德日
進字兩則會友輔仁亦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

子路問政子曰為政莫先於與民之行然必以身先之則不令
而行也為政亦莫先於役民之事然必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也凡得身為政之本誠能以身先之勞之民行安有不從民事
安有不勤者哉子路則以為政亦多端矣先之勞之之外豈無
所當用心者乎夫子以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能先之勞
之於始未必能先之勞之於終故以無倦告之始使之深思也
先之引之也凡引人者皆在先勞之為勞已也不只使工役人
而已○先之勞之不相襲是所得先民之行勞民之事亦二是

本○又得於為政最要而先之勞之最為在舉者○以身先之
則不令而行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此為政之所以必貴於先
之勞之也不是朱子引蘇氏之說其說與上章則道益明
則德日進之意則已不勞而事舉舉則刑不濫而人心悅之類
一意

請益曰無倦夫子意云先之勞之二者儘足了何須益只是無
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也○子路之問多請益又多不足於熟
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玩意志以求道理○子路之請益要
在先之勞之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意不出乎先之勞之之內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八人各有職故宜有司有司其屬也如土師不能治士士師亦有
[illegible]

宰兼且長也○宰之所屬有典財穀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禮制
者凡事必先於彼而使從之吾但考其成耳○宰兼衆職諸根
官職也
赦小過小過失誤也失誤已在所赦況小過乎大者於事或有所
害亦不得不懲如今律法失誤者亦有罪名如公錯之類○人
之過失大者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則赦之而不治士庶中有
才德者皆則舉之以為有司二句平說舉賢才不無已用者說
仲弓以為先有司可能也赦小過亦可能也獨賢才散出於稠
人之中而一己之見聞有限故問云何以能周知一時之賢才
而舉之耶曰汝雖不能周知而未必全無所知也汝既不能無
不知而他人則未必皆不知也為汝謀者但舉爾所知之賢才

其爾所不知者必有人知之知之者其肯舍之而不以告我乎
夫舉其所知者於己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則何患賢才之不
盡舉哉此說不是
舉爾所知謂汝但舉其所知之賢才爾所不知者人未必不知
皆將舉而用之矣其肯舍之哉夫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
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如此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何必求以
盡知一時之賢才哉此說勝前說且與大註程子人各親其親
然後不獨親其親之意合且見仲弓用心之小不如聖人用心
之大一定知此說○三註兼舉有司之賢才言舉而加之上使
不知自身爲邑宰舉有司之賢才要何路用亦只到爲宰子上
位恐難說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緣文子是

大夫○程子只在公私之間爾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爲公
私
衛君待子而爲政
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不仕固無義仕於出公尤無義也子
路昧於義以爲可仕而仕之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爲將仕
衛故問曰衛君有待於子之出仕而爲政不知子之出仕其所
設施何先○爲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
只曰衛君待子爲政可也胡氏曰孔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此
指孔子非本旨矣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亦然
子曰必也正名乎
此名字是名分之名温公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也孔
子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正名之說也饒氏謂凡
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此說雖善而非本
章之旨且與下面施之政事皆失其道相戾詳之○一說施之政
事亦是上文事字施字然難解且上只曰事下卻言施之政事
必有以也○父子相繼禮也故禰其父今出公不父其父而禰
其祖是實紊而名與之俱紊矣名實既紊政未易舉也故孔子
爲政必須稱之○不曰不禰其父而禰其祖乃曰不父其父者
何蒯聵猶在故也父廟曰禰未死何廟○輒不當立正名之說
見胡氏注亦然此亦既論非尚仕輒了却要如此做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此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之名不
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

以不肯仕衛之意也當時若仕於輒了又如何廢了輒而請命
立公子郢乎既要廢他又如何仕他若要先勸他如此區處亦
不成仕也所以知其不仕衛仕衛則食輒之祿爲非義矣出曰
夫子不爲也不既彰彰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便曉此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
故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一句謂言子乃若是其迂哉夫爲政者
唯取其今日所宜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拘於名之正耶
子曰野哉由也
夫爲政必先正名此事子路之所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未可便
道孔子不是今子路乃徑以爲迂故孔子責之曰野哉由也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疑之狀也與率爾相反君子則
不野何曾便與爾妄對而以他人為非乎自名不正以下並言
名之不可不正也一正一反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

名者所以名其實實者理而已矣事不順理則名色不正名色
不正則口頭說出便有礙說耳不去如何行得去故事不成○
言者語其實也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矣所言必有實實者事
之幹也名不當實而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之難成矣事不
成則便無序而不和了禮樂何所安著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便正經道理都廢了則其所施為全是胡亂做了故施之政事
皆失其道而刑罰不中獨舉刑罰者其害尤甚也○名不正則

言不順只著個名不正則事不成亦不可了何必又著個言不順
蓋名一不正則口頭說出便有礙說且不去見行得去乎故事
不成○問事既不成了如何又得施之政事只是事不成只是無
理而言言其無可行之理也故曰無以考實而事不成須味言
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一句可見只是說不成箇事體滋
之政事之事與事不成之事不同○朱子語類曰事不成是就
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說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
底禮樂卻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要頓得齊整有次
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此說最明
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考說得事不
成禮樂不興蓋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禮

樂既不行必妄施而數然如此則教化不行將至任刑罰矣而刑
罰不中斯民無所措手足國之危亡無日矣名不正之害一至
於此為政者可不先正名乎
禮樂與刑罰相為用舍存亡者也真氏謂其暢真氏曰此禮樂
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
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
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以過則濫刑及小人刑
過則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
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名不正推而至
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事敗行不去則序與和安在而所作者胡亂做去了民將

不聊生矣如衛輒以子拒父名是實非而名不正了便說出口頭
也有礙行也行不去不成箇事體了而禮樂又安在乎其所施
為全是悖天理違人心底事刑罰亦何中民如何聊生在輒當
時也未嘗無所施為只是大本一差萬事瓦裂了所謂吾何以
觀之哉○大槩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
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特節節推出來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自名不正至民無所措手足言名一不正則其弊至於此是
以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
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字著力說
名之必可言也總是名要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而必

字消字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不順則事
不成故君子言之必可行也所謂名實相須也名之言之二字
虛如云行之有當言之行實之之字○一說君子名之必可言
也之字不作虛字看此兩句正見名實相須意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實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
有其名必有其言也或曰責子路以苟於言也如此則苟字與
註中苟字不同矣○一說此謂子路苟於言也與上文野哉由
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相應謂子路不闕其所不知而
苟於言也註云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名一不正則言不順事
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非貼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也
一事苟中字虛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猶指名而言則其餘

項都苟了指言不順以下未當其言而便是苟言之必可行可行
則禮樂與刑罰中矣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然則為政
必先正名非迂也○名實相須此一句也要看得好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固可見名實之相須名正而言順
順而事成亦可見名實之相須或若都認好邊說不是唯其名
實相須故一事苟而其餘皆苟之名實相須一句直解此節到
底不是只解名之必可言也住蓋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者
正以其名實相須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亦直解通節意上
文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豈不是
名實相須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意自見矣又何必贅陳新安
之說哉
語類云或問胡氏之說剛蓋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
足以壓得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夫子既自不奈何方
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朱子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
須自能使晉不為蒯聵那裏因問如討陳恒事也只是據道理
不論事情只如這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
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
舉本之心終做不成
吳伯英又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從蒯聵否朱
子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
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又

曰輒若用孔子孔子須先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輒崇揣先以
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子乎
輒父子當時若兩邊都避去便好若是一人避以是名不正○
輒立十二年而蒯聵入衛出公奔魯蒯聵立是為莊公也子路死
於孔悝之難即其事也孔悝孔文子之子仕衛政蒯聵內之而
莊公使亦為晉所逐至於蹈牆折股卒見殺於戎州己氏之
妻為莊公髡其髮以為其夫人呂姜氏之髢也
朱子答胡伯量衛君待子而為政章曰嘗聞先生舉此段人
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
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
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

入議之說如何曰此乃敵罪時事其初須爲數之不孰則士師
失其職矣某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
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
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
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或以輒賢而國人
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
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矣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至於此
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求以爲蒯聵之來
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若有天
子之命而蒯聵逆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
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除幸天

子之與己之心誘其益甚爲罪愈大又云雖然興師以拒其父
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
當立之世子衛者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
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求喩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
甚善但推而言之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
甚洒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
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
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遜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
見其他方是直截

樊遲請學稼章

朱子曰遲學稼學圃時自有一種氣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臣
並耕之說之類○蔬菜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菜其一耳今
稱對言則菜之外如茄如瓜如蒜諸葷之類皆是蔬
樊遲爲人粗鄙近利聖賢大學之道未之聞也故一旦請學稼
稼者種五穀也請學者欲夫子教之也夫子答曰我却不如老
農稼之事惟老農精於此子欲學稼須從老農而請之學圃亦
然夫子亟曰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遲之學殊不及此
而不能問及其既出夫子恐其終不喩而或至於求老農老圃
而學也則其失愈遠矣故譏之曰云云
夫子以樊遲所請學者皆小人之事而不知有大人之事在所
當爲而於此自有所不必爲者故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學者
自有所當爲之事若能爲之雖不必學稼圃而自有爲之稼圃

者矣何必身親其事而屑屑然留心哉○君子小人皆以位
言
上好禮禮者敬而已矣好禮則能自處以敬矣民以類應亦敢
不敬乎上好義則事合宜其事既合宜民焉敢不服乎凡民之所
以不服者都是在上之人有不得其宜處致得他心不服故舉
措得宜則人心服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又云特以處置得
宜能服其心故耳上好信有孚惠心而吾之情輸於下矣民獨
無人心者耶故其敢不用情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誠於我
也
上好禮是能自重矣民孰敢不敬此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
禮則民易使不同彼禮字有兼好義意子○按禮義信五性舉

其三不及仁智者權義信皆仁者之事智則知斯三者弗去是
也
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未說吾
不如老農使有許多云云意了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
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不可說背東分西越鄉邦北只是大
槩說與天下歸仁同類○焉用稼非惟不給爲亦不用爲矣孔
子是說箇不用爲道理故曰焉用○此章是教以學大人之事
是未仕時說話若說遲已仕又請稼圃似不近情
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故誦之

必達於政又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故誦之者必能言若誦
詩三百篇之以政也而不達使於四方也而不能專對則亦徒
誦而已矣這箇誦詩何光故曰雖多亦奚以爲學者須於夜半
一覺之時試思看古人教之讀這書是何意人所以不可不讀
書是何以此吾所自愧也
多三百也雖多亦奚以爲是好看方經將以致用也既不能用
徒誦而已○不達未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或
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未曉知而已說行上說○可
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亦於其所載之人情物理上
驗見得○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則有以得其所以然
而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已
者矣故宜其達也
試舉一詩論之如關雎一篇以人情言則好色不淫得其正以物理
言則關雎行爲有別其中矣即此而觀文王后妃宮家之好如
此則所謂身修家齊刑寡妻而御家邦者在是矣政治其有不
得乎風俗其有不盛乎不善者反是而觀之○專對獨對也從
容酬對於鄰人之中而自有以折衝於口舌之下片言有萬鈞
之勢一語有回天之力如晉鄭之使魏絳孔明之說孫權是也
然非有溫厚和平之味者亦不能有回天之力而折衝於樽俎
之間也或曰此說似太軒昂不見得溫厚和平氣象○長於諷
諭使君言易入而聽者易悟意○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對則
衆介助之專對是能不用衆介之助也○以訓用爲語助辭言

何用誦詩爲之一說誦詩雖多何所用哉小異從舊說則是何以
爲用爲字當用字了今據則何以哉例之問同一誦詩也有誦
而達者有誦而不達者何也善哉問思之○凡旁經而不能致
用者皆是雖多亦奚以爲獨舉詩蓋偶爲讀詩者言耳
其身正不令而行章
此章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
不是告官也可以仁義孝弟之類解說只是大學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意
魯衛之政兄弟也章
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魯則
極於公室政逮大夫君不君臣不臣衛則不父其父而禰其祖

父不父子不子，皆衛之政相似如此，故孔子欲此兄弟之喻矣也
兄弟言其相類也○或曰言伯為伯仲亦說得好但與註中本
兄弟之國字無交政亦相似字意不類只得做相類說○若相
為伯仲便是不相為上下意又畧轉些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

此章要說得循序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循序則不欲速
有節則不求盡美係大全說方其初也始有之時在他人雖合
而猶不以為合必求至於盡合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合矣既而
少有也在他人雖完而猶未以為完必求至於盡完也彼則曰
吾今已苟完矣又之至於富有也在他人雖美而猶未以為
美必求至於盡美也彼則曰吾今已苟美矣夫由合而完而美

既可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曰苟合完曰苟完
美曰苟美又可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嘗無盡美之心其善居
室者何哉

始有即合也少有即完也富有即美也但公子荊皆曰苟而已
非是謙詞直是其始有與他人之始有者不同故道其實曰苟
合矣○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
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羨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但人皆知苟字
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荊之知足處○三有字言家中所有
家中之百爾器物用度之類非指所居之室言也善居室○善
為家也朱子小註有以墻壁言者是亦姑舉其一耳非專指此
為居室也味大文有字說得自見

市吳作沛

子適衛冉有僕章

子適衛冉有為之僕僕御車也執轡在手也夫子入其境見人
民生聚之衆因嘆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道以加之曰
庶而不富則民生雖聚而無以遂其生必也有以富之如制田
里薄稅斂此富之之道也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曰富
而不教則民生雖厚而德不正未免近於禽獸矣故必有以教
之如立學校明禮義此教之之道也

田是百畝之田與他耕而食也里是夫里即五畝之宅與他蚕
而衣也賦兵也斂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其粗兵以戰
役如為城為池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為斂字用看如不
賦其屋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征之類○制田里薄

稅斂稅斂固因田里分數然不止於布帛粟米之○立學校
明禮義○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
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直說言理
其條理也蓋才說禮義便不止孝弟五倫矣易曰有上下然後
禮義有所錯是也五倫舉其大綱言孝弟尤其重者也

庶皆見在而言富之從而加之者也教之又從而加之者也○
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司牧者主養斯民者也寄以三事主庶富
教言不可以父生之來說制田里薄稅斂非所以生之耶既曰
父生師教君食便是民生於三之義而非寄以三事之意矣輔

氏之說非是○曰西京之教無聞焉則不止文帝而光帝在其
中○尊師重傅師道之教誨傅傳之德義○三老五更一人做五
更亦一人做三老老人知三才之道者五更老人知五行之事
者

苟有用我者章

苟有用我者謂委國而授之以政也○只消一年十二月而大綱
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便是為東周
乎所謂至於道也

朞月可者與衰而起廢革故而鼎新也三年有成財足而兵
強教行而民服矣○紀綱也不外乎教養之具有成也是以此
為治而其功成也紀綱不出乎政教刑三者而已○可者僅辭

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者是其僅可不是紀綱僅可○朞
月謂周一歲之月周一歲在朞字內也月是添貼月字朞月已
可就近說來以及遠也近之則朞月已可遠之則三年有成當
時無賢君使聖人君國濟世之抱召徒託諸空言惜哉

善人為邦百年

吳仲珠曰善人善有諸己者也百年祖孫父子相繼而久者也
勝殘者是我之善足以化其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是
言民化於善自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也善人為邦之久
則化人之善者久故能勝殘去殺其功如此誠哉是言一句蓋
言善人為邦百年亦能勝殘去殺古人之言信不誣矣漢自高
惠至於文景則為邦百年句黎民醇厚有勝殘意幾致刑措有

去殺意○勝殘勝者盡也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非不為惡者都
消化澌盡了一般故曰勝勝者化之使舊迹俱泯也○勝殘去
殺意相連說有殘暴不得不用刑殺勝殘去殺矣

亦可以勝殘去殺就要善字言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意以有未
能必其殘果能盡勝殺果能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
也○皇極第九篇曰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
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
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
不其然乎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此章見仁澤之難浹也言如有王者其教化之浹亦非旬時之

間所能就必其仁心之所涵育仁政之所薰陶積而至一世之
久然後仁也可見王道無近功○不可謂王者受命而興謂之
聖人受命而興則可既是王者不消言受命而興矣仁者字究
竟是主王者故曰教化浹盈此仁字正其布之天下者也
用自文武至于成主而後禮樂興即其効也効謂實迹此仁字
主理言故曰教化浹無無教養意故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云云
是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矣浹者貫通融液無一處不透
徹也○大註小註只說到成康不知堯舜獨不謂之必世而仁
者乎堯舜相繼且在位一百年或五十餘年當時黎民於變時
雍無為而治比屋可封人人士君子非仁而何
三十年為一世故集註不主相繼而久者說如堯舜在位皆過

三十年後漢武帝五十四年與武帝四十八年宋仁宗四十年
皆過三十年知為邦百年朱子分明解云相繼而久也與此不合

同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為政所以正人然為能正其身矣於從政以正人也何有為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章無註以下二句使見上二句意
以仁齋講正身亦可從政謂為大夫已解在前則此一章主為
臣者言可從○為政兼君臣不必依饒氏說專主人君如子奚
不為政冉子為政於何有乎以政於衛之類兼彼兼君臣言此專
為臣言○一說為政與子張問從政同皆言為政以正人也非
專言為大夫也

冉子退朝章

冉有退朝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大凡
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大稍
考且此是記者之辭○何晏也晏晚也遲也非日晚也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冉有所聞者是國政非是家事夫子亦
知是國政但是時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
私室則雖政亦事也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云云正欲聞冉
有使知國政之不可私議於家也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矣冉子對曰有政更不知其非矣○政事泛言之則通用於國
事亦政也曰家政亦事也別言之大曰政小曰事如曰作於其
政害於其事之類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此章是也○

夫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冉有聞此當愧汗浹背矣○夫
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明以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
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
政不當私議於家魏徵欲太宗知不望昭陵而望獻陵雖不盡
同大畧同也又魏徵獻陵之對與視九功而不視七德意亦略
同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詩曰如幾如式幾期也式法也楚茨詩傳云神之錫福其來如
期其多如法也法謂法度世間法式何限無一物無法無一事
無法故曰其多如法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字幾字同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亦有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無一事之敢忽所
謂后克艱厥后者矣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則為桀紂之拒諫遂非毒殺諫臣者矣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據此章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又略有少異一言興邦者因此言
而知為君之難也一言喪邦是自言知此總是一言興邦一言
喪邦便是夫子又何暇問是誰所言耶○一說為君難一言可
以興人之邦言莫予違一言可以喪人之邦○不亦善乎大凡
不亦字都是從容語意如有未盡然之意如不亦說乎不亦宜
乎皆是亦可以勝殘去殺亦字亦然

此一章可熟讀為作文之法

葉公問政

吴仲珠曰為政以得民為要近悅遠來為政之道當如是也不可執一邑說亦不可作效驗說看來還是為政之驗但孔子意云必有是效驗方好此便是答他問政了

○夫葉公問政夫子不告以施為之方而乃告以為政之效者蓋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者之悅非偶悅也必有以致其悅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者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近悅遠來之效乎和前說○聞其風不必依新安說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兩句平說無先言近悅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何也事之遲速有自然之次第君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矣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若見小利則所就者小而大事反不成矣此兩間說饒氏合說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稅○本文兩開說蓋欲速自是以速為利也見小利又是自無大規模意思非謂因是利其小者故欲速也然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葉公語孔子章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者葉公之問已自許其直矣故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如何其意蓋謂吾之親於父猶且證其親則其直也為何如○有因而盜曰攘非穿窬而盜也如入人室中見可欲者隨手取去又如拾遺亦是如攘雞便是如人雞入其家便掠而殺之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雖不求為直然而順天理合人情直固在其中矣吾嘗說隱與直正相反夫子此言非指隱以為直也只是隱直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為正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為直者直之權理之經也○衛州吁弒桓公石碏之子厚從之出奔石碏執而殺之大義滅親與周公之誅管蔡同一天理之正也君雖尤陪重邪謀殺其國母而不自發使大得罪了以此見父為子隱者亦是非大故未為絕天理事若父為弑逆之謀而子亦將不隱乎曰如唐李懷光之子璀是也

凡言人情有天理內之人情有天理外之人情天理內之人情可為也天理外之人情不可為也蓋天理內之人情即天理也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類故今之律親屬得相容隱而不坐罪亦明法律有外於道理哉其與道理背者非先王之法也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子曰仁雖若無不在隨在皆有此理也隨在而盡其理則此心常存而仁不外是矣此之謂仁所謂心存而理得者

雖之夷狄居處不可不恭執事不可不敬與人亦不可不忠也此言所以勉其固守而勿失此註在言外然固守勿失便是不可棄吾求必依陳氏註○居處不管應事接物執事與人平說

無先後之可言黃氏謂應事未決乎人者非是居是居室處是未動也細分之然恭主容稚子曰未有外並貌而心正者然則敬亦在其中矣非謂只是貌恭而恭見於外亦是自然而見於外也○充之則睟面盎背以自脩而言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以及人言徹上徹下與上下以地位言所謂上下一理也

子貢問曰章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言何如始稱士之名也

○人之志患在無所不為人之才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才足以有為也本末兼全士之為士如此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行己有恥在外○益為使之難不獨

貴於能言而已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能言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有為之才也不獨貴於能言以見貴於不辱君命也新安陳說非是○朱子小註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專對則不辱君命不可以不辱君命專指能專對言蓋不辱君命重在才足以有為上所謂為使之難正在此上

○夫才行俱全此士之上也君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次之蓋能孝能弟則大本立矣然止於能孝能弟而此外無復才能之可稱則其才有不及比之才行俱全者不及矣故為其次

○行己有恥說得廣而孝弟亦自有了孝弟又該不得行己有恥但更是大本故不曰行立而曰本立○宗族宗共姓宗族共姓為一族類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曰孝弟其為仁之本此乃以為士之次者蓋孝弟為仁之本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如此章所云是只此二者而已蓋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言必信一條此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者蓋言必信所信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信也下此則言誕矣行必果所果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果也下此則行縱矣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

今之從政者何如亦以謂士乎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安得為

士○上文集註云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筲之人正謂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數乎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得中行而與之○言不得中道之人而授之以道也此言其所以取於狂狷之有取也大抵天下好人自有一樣一等志極高而行不掩者是之謂狂又一等智未及而守有餘者是之謂狷又一等有能者之志而所行又精密有狷者之節而又不至於過激此則所謂中行者也中行者其上也狂者其次也狷者又其次也然狂狷者有是德又有是病世間自有一等謹厚寡過底人若可與也其實既無向上之志又無特立之操故聖人既不得於中行則寧舍謹厚者而取狂狷也或都把註中從得謹

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一句恐略省了未知此句自
虛他不得要仔細看
○此章言中行狂獧雖稼見狂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
來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資益所云皆
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
○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不獧者劣於謹厚者乎此二句是
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獧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
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獧者智未及
而守有餘此朱子並解狂獧之所以為狂獧處而本文所謂進
取及有所不為與夫所以有待於激厲裁抑之意皆在其中矣
集註此已解盡了下文則畧言之只見是不若得此狂獧之人

又曰因其志節云云耳
進取即志極高也有所不為即守有餘也只言其好處而不好
處自見於言外言狂者進取便見只是志言獧者有所不為便
見只是行
○狂獧自是病痛乎面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則進取
獧者有所不為有惪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
過可舉其實不足以有為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獧○有
是志者可以裁抑其知之過激勵其行之不及而使進於道有
是節者可以激勵其知之不及而裁抑其守之過而使進於道
孔子以是取之非止取其志節而已也故註曰非與其終於此
而已也此與字與大文與之之與不同進取之士不倚已之志

有所不為言其有能守之節○激勵裁抑仲珠曰因狂者之志
而激勵之以力行之功又裁抑之以行當揜言毋徒志極高而
行不足以副之終於狂而已因獧者之節而激勵之以致知之
力又裁抑之以知當推廣毋徒守有餘而知不足以及之終於
獧而已
此中有只就資質言其無狂獧二者之病耳非謂依乎中庸也
孔子只得是人而與之則至於義精仁熟從容中道之地也○
狂獧得之可與進道者一變至於魯也若得中道而與之則魯
一變至於道也

人而無恒章

人而無恒凡事皆不可獨言巫醫者南人俗語云耳若此意出

於士君子則不專指巫醫南人之言非以巫醫為小盖以其重
也故註亦推其本意言无不可以無常此無恒謂無常心也常
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巫所以交鬼神古人於禱祝用之○輔
氏曰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不敢
寄以死生此見人無恒不可作巫醫也○南人之言似專指為
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盖無所用而可也○
稱其言而善之既曰稱又曰善者稱述也非褒稱之稱毀亦訓
稱人之惡今俗語亦有謂稱說者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感
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正孟子所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意○一說不恒其德則事皆不可為而為人所薄矣故曰或承

之差不占而已矣言無恒則取羞在必有明訓人惟不占而已
矣苟玩其占亦何以至此○一說無恒而取羞不待占筮而信
然矣南軒新安皆如此說此說較優此盖不占二字說得切如
未占有孚之義但恐與集註相反○陳新安曰此章見無恒者
鄙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常也

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之與人也視人猶己泛以愛之和而已矣初非以其合於
已而比之也是不同小人之於人也不過其合於己而與之比
耳是同也何如是公心泛愛而和以處之故盖和與同相似而
實不同和公而同私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故夫子别而言
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君子以同而異表齊見第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已○朱子
小註後一說極痛切人情然大抵是尹氏圈外之意非孔子本
意孔子是外相似而實不同意

鄉人皆好之章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盖一鄉未
必皆善人也安知其非同流合汙乎又問然則鄉人皆惡之何
如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盖一鄉未必皆不善人也安知其非
詭世戾俗乎必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為善者
所好則可見其有可好之實為不善者所惡又可見其無苟合
之行斯可謂之君子矣乎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事自我事彼而言悅自彼悅我而言君子之心公而恕公而難
悅恕則易事本文先言易事難悅集註倒解先公而後恕者盖
集註自下二句順解之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是負他才能有他勢位作甚氣相似
驕與泰亦相似而不同
○君子之泰非有意為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
體胖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
豈泰耶全是理欲之分故泰公而驕私

剛毅木訥

剛毅木訥近仁言此性質底人於仁為易得也
○毅與用言即健也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但不能言
者木樸夫子嘗謂夫仁人心所必有者但柔脆者有物欲之累
華辯者有外馳之失故其去仁也遠矣惟夫剛而有毅而有
為木而不華訥而不佞如是則不足於物欲不至於外馳雖未
得為仁然於仁為近也

子路問士

子路問士子曰行行如也悻悻如也非士也必其切切情意之
懇到偲偲語告之詳勉而又怡怡然心寬和氣之可掬如此可
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必也朋友
云云

善人教民七年

教之孝弟忠信者使之知有君親之義教之務農者使之無飢寒俯仰之累教之講武者使之熟於金鼓坐作之節夫孝弟忠信之行其本也務農講武之法其末也兼本末而教則民知親其上死其長可以即戎矣即戎使戰也○或曰親上死長但只爭孝弟忠信亦非也若不使之深耕易耨則壯者何由得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救死不贍之患矣何以能親上死長君不教之以講武則民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身不習於甲冑手足不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驟之節見敵未動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膽破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兼言之為是○即戎者民平居只是耕食鑿衣今則將來用他披堅執銳

以攻以守以戰是併謂戎也猶今云從戎之意○亦可者亦僅辭善人教民七年如此亦未必為節制之兵一說即戎主上之人言○註云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為本末新安陳氏却以務農亦為本又是一意

以不教民戰

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至孟子以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則只言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云云盖講武之法戰國之君自不缺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

憲問恥言世間何事最可恥子曰邦有道不能有為而但知食祿邦無道不能獨善亦但知食祿是皆可恥也盖憲猶介人也邦無道穀之可恥者憲之所知邦有道穀之可恥者憲之所未知夫子兼舉以告之盖欲其因所已知而進於所未知自其有守而充之以有為也

但即夫子之荅憲問恥者求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只消得一箇有守箇有為而已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為者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故在原憲則勸於有為在衆人則勸於有守看原憲問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為重○原憲問恥時已知有邦無道穀之可恥其以問者欲以諸夫子以信其志耳故夫子并其所未知者告之註云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之若只知有邦無道穀為

可恥則狹矣

○甚矣人不可只是有守而不能有為也朱子曰不能有為只是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檜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宫觀也不請此亦於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檜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是能論貪污而已[illegible]子貢問士以稱孝稱弟者為次孔子乎曰識論其後行而於此乃以次等目之意豈務材

克伐怨慾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註與問恥都是質諸夫子以信其志耳克己怨恨輔氏註云忿見於外恨蓄於中者非也忿字從心見懲忿及一朝之忿皆是見於外者耶盖朱子解此極分曉偏只曰恨而不曰忿使後人

[illegible]何如方是快

○子曰可以為難矣夫人之常情克則克耳伐則伐耳怨則怨耳慾則慾耳作於其心害於其事有諸中必形諸外未有能制之者今乃能制之不行豈不可以為難此亦濂濂答他不是曰似如此亦可為難竟所則亦不曾曰我克伐怨慾不行焉夫克伐怨慾四者約言之只兩件又約言之只一件總是人欲理欲不兩立既曰不行則是人欲猶在而但力制之耳若為仁則天理渾然而人欲退聽矣

按去病根此中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决去勇猛决去者所謂有笑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顏子之克己是也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則原憲之所可能也故積漸消磨之說於原憲為切

士而懷居

所貴乎士者以其但知惟義所在而無係於情欲也今也士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為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將無不為方為不足為士○既謂之士便當有異於常人處而乃懷居是亦常人也何足為士

○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為溺於所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則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此章蓋為當時士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留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依違者也故為此言夫於所居而有所顧戀則凡聲色耳目之欲皆在其中矣而或者乃以意所便安處為泛言不惟居處者亦非也但以專懷宮室則不是

邦無道危行言遜

邦無道危行便無不是處了言遜特以避禍耳○如蕭望之范滂之徒便是不知言遜道理至於張禹孔光輩其罪不在於言遜正在於不能危行耳且言遜亦非可護也○一說危行言遜指在下位之士者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遜只宜去其位耳

有德者必有言

此章之意似謂固有有言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無言者也固有有勇而無仁者矣未有有仁而無勇者也蓋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脩身者知所重欲觀人者知所尚也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未有不能言者也故必能言者夫有言者或是箇便佞口給底人未可知其必有德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人之所以不能勇於義者都是有所牽係既無所係惟義所在則必奮然為之矣故必有勇若是有勇者或是血氣發出來未可知其必有仁○德以理之有得言仁以心之無私言德字是仁字者有德之能言又不若仁者之能勇但此以德言仁勇相對德字是而偏仁字重而全此仁字不主於愛言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二句出禮記言和順之德積諸其心而和順之英華自達於外必能言也孔門所謂能言大抵皆就和

順英華上認如誦詩三百章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不奉
詩無以言則曰心氣和平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
無不是自和順中來亦可見聖言之不可易矣○英華者是草
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爲英已開
者爲華○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條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
和順積中○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一則或血氣之強
正貼二不必字君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
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問曰羿善於射奡能盪舟以力言之天下無與敵者矣
然一則爲其臣寒浞所殺一則爲夏后少康所誅皆不得其死

禹稷躬稼若以權力言之㑹出人下然禹則親受舜禪而有天
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南宮适此問蓋以羿奡比當世
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夫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
夫子已難於言以禹稷比孔子尤難於言矣故孔子不荅然适
之問雖不可荅而适之言則實可取故孔子俟适既出而嘆之
曰云云蓋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尚德而已故君子必尚德而
不尚德者非君子也

南宮适之言似問而非問非問而似問也荅固當不荅亦可若
适正問曰何如或云是何也則夫子亦安得全然無一言○禹
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爲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
者所以爲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孟子

註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是已○播種分布而種之也撒
種之類皆是播種與今插秧之類似異○言禹稷之德而獨稱
躬稼者見其有德於斯民甚厚也一說此說於孔子不貼只從
南軒見於行事之實說

饒氏以爲南容是以羿奡比三家非也南容親爲孟懿子之兄
其心固知三家之非義然於說詞之間必不若是其自訐也東
然夫子亦未必取之大槩是泛論耳况當時三家季氏最強孟
氏最弱容之意殆非以己家門事來說也

考之是時田恒之簒齊六卿之分晉並家之專魯皆得以老死
牖下而夫子春秋一布衣耳适之言復何徵乎然不知彼數子
者迄今倘編千載有餘哉而夫子之冕旒袞宗歷萬世而有光

也於此又可見天誅有罪天命有德之深意而适之言終不誣
云

君子而不仁

君子而不仁者偶然失之也未有小人而仁者未有偶然得之
也仁豈有不求而自得底理凡外物固有偶然得之者惟仁則
不可以偶然得○不要依謝氏註以仁不仁主心憑疑三註二
二說俱非爲把仁字說或重了他把做全體之仁說斷不是

愛之能勿勞乎

此盡爲當時有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蓋人徒知
愛之爲愛而不知勞之所以爲愛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
深矣人但知忠之爲忠而不知誨之所以爲忠也忠而知誨之

則其爲忠也大矣愛之與勞忠之與誨似若相反而實所以相
成也愛而不勞亦不成愛忠而不誨亦不成忠○味二箇能勿
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天不愛人則已愛之能勿勞之乎言其
勞之也必矣以此見愛而或不勞者禽犢之愛非所以爲愛也
忠而或不誨者婦寺之忠非所以爲忠也○愛不但是父之愛
子兄之愛弟士之愛友君之愛臣民師之愛子弟亦有如此者
忠不但是臣之忠於君子亦有盡忠於父與士亦有盡忠於友處
凡爲人謀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
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自其心之忠愛中來也本文忠愛二
字以正經忠愛看亦可也蘇氏註皆可放在本文之外說○朱子
曰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使自合令他

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
此便是其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

爲命裨諶草創之

辭命非有國者事專所以交隣事大介在其所以解紛息爭者
在是惟鄭國之爲辭命也以裨諶素善造謀也而草創之世叔
熟於典故也而討論之子羽爲行人之官善於應對而能酌其
中也則脩飾之東里子產其賢又非他人比凡事皆視其成也
則潤色之夫辭命一事耳始之以裨諶之草創繼之以世叔之
討論又繼之以子羽之脩飾而終之以子產之潤色制一國之
辭命盡四賢之所長如此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
蓋善之也然於此亦可見鄭之四賢者公心體國物我無間略

有虞廷九官相讓各濟其能之風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爲
嫌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爲羞夫子稱之豈惟以其辭命一事
之善使爲人臣者皆能如此所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
利哉○草創起草也討論則將草稿來探討其故典而以義理
論斷之草創者未必皆合於典故未必皆合於義理惟探討之
則大槩皆是矣然未必其無過不及也故過者在所脩不及者
在所飾子羽脩飾之則其辭大槩得宜矣然於文采或未足也
子產潤色之則加以文采而詞氣充明論說己當矣

或問子產

惠人也一言以蔽之也蓋子產之爲政雖太傷於嚴作封洫
鑄刑書此類雖嚴皆是用以濟寬也惠人兩字全在心言

駢邑三百依厚齋馮氏則以三百爲三百家依雲峯胡氏則以
三百爲三百社一社凡二十五家大抵古者皆以戶計如二十
五家以至萬二千五百家皆是以戶計其曰書社三百者亦只
云戶口之書於社版者三百戶耳未必是三百社也○管仲之
德不勝才子產之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聖學槩乎其未聞槩
者平斗斛之物言其均之未聞聖學也

貧而無怨難

貧逆境也富順境也人之常情非難於處富而難於處貧而能安於
義命無一毫怨懟之心者人情之所難人之常情不難於處富
若但知義理稍能守分便能無驕故無驕者人情之所易然人
當勉其難而不敢忽其易也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者一旦處

富貴則失其本心此以人情常態言則其難易如此重在人之
常情上天合胡氏諸說人情似不出

孟公綽爲趙魏老

孟公綽魯人失魯之在春秋其視滕薛等國雖若差大然大槩
氣勢日趨於衰弱也是箇國小而政煩者矣任國政者非得碩
才未易率辦而以孟公綽爲之其失大槩是不稱故夫子因私
下評論他說孟公綽設爲趙魏老則優矣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夫公綽本大夫也而曰爲趙魏老則優已自見得不足於大夫
之任矣且公綽魯大夫也而曰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豈人不欲
顯斥之然既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則亦未得謂優爲於魯之大
夫矣蓋公綽是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惟其廉靜寡欲故優

於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故不可爲滕薛大夫夫子此一段說得病
也了公綽爲魯大夫而夫子曰不分明是說他不稱職但意思
甚婉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

子路問成人

成人完成的人也知見得明廉守得定勇行得果藝應得去求
仲之知雖未可知然必是聰明頴悟人也○養心莫善於寡欲
故曰廉足以養心○假如有人知了又廉又有勇又多才此亦
何等人物了況又文以禮樂大槩儘高故曰亦可以爲成人
禮樂中和之德也節之以禮使各適其中也和之以樂到那從
容自在處中正只是知廉勇藝做到中節而無偏倚處和樂只
是知廉勇藝做到從容純粹而無駁雜處以此見得四子未免

皆以一善成名未免偏倚未免駁雜
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盡好未免有一下文文之以禮樂在
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礼樂亦句內則才全德備
四句卽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爲成人
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必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足廉足勇是藝到文
之以禮樂則無智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使德
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
卽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也○文見乎外文字不
可與文以禮樂之文字同看彼文字當作節和字此文字當[illegible]
字看然亦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由有文也若謂文之全

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正和樂上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廉勇爲德知藝爲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
亦卞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
亦但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爲成人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
之知冉求之藝○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與人有舊約終不忘其
平生之言○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上節所謂亦
可以爲成人蓋自人道上已做到七八分處言也下節所謂亦
可以爲成人蓋對聖賢而言亦成人矣不然趨利避害翻雲覆
雨之徒其去禽獸也幾希○上文亦可以爲成人者對聖人而
言也下文亦可以爲成人者對下文而言也

程子曰知之明私也信之篤廉也行之果勇與藝也人指無求
藝猶置不去亦不果也○程子曰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
於禮樂至朱子正解曰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方知之知二
字是指武仲之知冉求之藝哉否不然莊子之勇公綽之廉非
忠信也曰公綽之廉存誠者也莊子之勇與子路同子路無宿
諾勇也非忠信之君使是他人閒成人夫子以以子路之勇為
言而不取莊子矣
胡氏以後斷爲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旣如此云云
夫子要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道也何足
以臧此邪殺然則何先儒未嘗疑及此爲何大抵此書後十篇
多闕誤何如矣

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夫子以當時稱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也過其實賈故質諸公明
賈而明賈之言愈過其實夫子不欲正言其非也故疑其辭云
耳○公明賈之言雖以解惑者之過而不知已之所言尤甚過
也然則文子未得爲中正之士矣抑亦得不得爲廉潔之士乎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又學者所當知○其然豈其然乎不
可以上句爲微疑下句爲深疑聖人詞氣含渾意思自如此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臧武仲身據防邑而使使者求爲後於魯夫武仲旣得罪出奔
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可也其據邑以請者以示若不得請則
將據邑以叛也人雖曰不要君吾亦必以爲要君矣

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此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
要者挾而求也武仲以防而求後使是挾防而求史曰挾韓而
議是也○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故夫子直曰不要君吾
不信也非如楊氏所謂誅意之法夫凡誅意皆是事不如此君
無可誅者而其心則如此實有可誅也武仲分明要君則自不
容於誅矣故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
一說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在當時人人未必知其爲要君也
夫子是闡幽之意誅意之法明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干以不順
所以正天下之大法也要處在以防二字誅意正在此非夫子
不能爲此言○又按臧武仲以智名當時然以孟氏之譖以甲
從己爲孟氏除葬遂有斧鉞如防求後旣得立後而奔齊齊將

田之乃以鼠諷齊竟不得故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
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順事恕施也右見左傳
文公譎而不正
譎正二字皆以心術言此夫子以桓文二公而較其優劣則然
非取桓公正也集註於此有功矣孔子所謂正而不譎者對晉
文而言也朱子所謂心皆不正者對王者而言也
侵曹伐衛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集註云皆以證孔子正
而不譎譎而不正之言耳非孔子云云也然亦非云云之外有所謂
正譎也
朱子於此極仔細於桓公則曰猶爲彼善於此於晉文則曰其

譎甚矣譎之彼善於此則未得爲盡善也實則譎之其譎甚矣前桓公亦非不譎者但未至如文公之甚耳自齊桓言之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之不供而責以尊王之義楚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其視晉文則正矣自晉文言之楚圍宋也既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又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則其詭甚矣 書之譎未見楚之釋宋處

桓公之伐楚春秋書曰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晉文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出於王意非晉召之不書者不罪晉而爲王諱也于幽之會分明是晉侯召天王而使之狩書天王狩於河陽非晉而不得書爲王諱也○齊桓葵丘之會見于孟子詳矣

皆關係綱常首止之盟所以定王世子之位世子鄭襄王也名鄭乃惠王之長嫡王將以愛易太子故桓公特爲此舉其後緣生物命之詞亦皆以申此義桓公正而不譎亦信矣夫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子路以管仲爲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讎也夫子以管仲爲如其仁者以其相桓公伯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讎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爲解釋也下章子貢之論亦如此如其仁此仁字全以其施於外者言未指本心○管仲當時不死以就問者自知有叔牙在必能右桓公所用而有後功可圖也管仲當時不死合下便知有後來功業在故孔子只稱述其後功見其所以不死者有在也

子路以管仲爲未仁此他日所以必死於孔悝之難也子路見雖偏亦見到底亦是偏於好處忍[illegible]君事見到而行不到者有問所以爲聖門之學者○夫以桓兄而糾弟則忽之於糾雖有可死之道而仲之於桓亦無不可事之理

不以其卑[illegible]如其仁就承他說如其仁不依蘇氏以召忽未必其死說爲正意蓋召忽之死不可非若以爲之仁不如仲之以爲其大臣[illegible]之源則是聖人非召忽矣召忽之失不在於死而在於輔糾聖人既非召忽則使當爲仲解釋矣何故

然[illegible]聖人爲萬世綱常作主如何肯非召忽之死而是仲之仁也[illegible]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illegible]從也不以春秋考之有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illegible]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用以兵車[illegible]以大義驅之天下[illegible]也如此則華夏[illegible]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者果誰歸歟[illegible]管仲之[illegible]業未能及此

[illegible]管仲非仁者與

[illegible]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言者又相之下節言者不能死[illegible]是非其相[illegible]所說就他功業說非正於其又相

之之間也下節只承上節說非以咎管不能死也正經咎不能
死文相之意思全在下節歸結如上章咎子路只述其功而不
必死之意自在其中矣○召忽之死管仲之不死正所謂可以
死可以無死者也然則仲之不死更為是矣
當時無管仲則天下其危矣蓋文之功皆以攘楚六國之併於
楚只為無管仲身管仲連有管仲之志而不得管仲之權管仲
成功過於管仲連而其識與守則不逮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承上文言仲之不死其功之在天下
後世者如此豈若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而卒莫之知者乎
夫子之取管仲非以後功贖前罪以前無罪而後又有大功故
取之也使管仲而有弑父與君之罪在前後來雖有此功聖人

亦害得而錄之
管仲雖有尊周室之功然其實不能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
子吾為東周之意正不然○子路勇者也故只疑其不死子貢
智者也故言其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此先儒說也看來二
子亦有意見當時人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者為口雷同而二
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
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僎本公叔文子之家臣故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
子同升諸公者文子薦之同升也
古者生有爵則死有謚公叔文子既死而謚曰文子後來孔子
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而稱之曰文子所為如此謂之文子是

誠可以為文矣蓋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若僎之賢薦所當薦
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謂之文子不亦宜乎○順理成章
四字不作平說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
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
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
是三善而許之云云
如孔文子章是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故答曰是以謂
之文也而朱子不復解之字之義以本文便是了盡於此章則
因其行之不賢而嫌理評之曰可以為文蓋亦其無愧於
文之謚也故朱子先特解之而後以謚法所按者明之○錫民
爵位之說取與使朱子欲再改其注改作所謂司馬遷無

愚多從儒者所謂勤學好問為文則取諸孔文子章而附會之
錫民爵位曰文則取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而附會之其說
殊非周公之神以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大槩謂其彝倫不叙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一般皆大約之辭其中云云甚多故孔子承之曰夫如是
夫如是三字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喪失位也如魯昭公
之見逐於齊季氏孫公之見弑於崔子衛成公之見執於晉之
皆失位也不止是亡國家使昭公為季氏所得亦不免於殺矣
奚但逐也衛成公為晉所執歸之其不死者幾希
二人皆衛臣雖未必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不文

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而不主三人之才言賓客二字如
何分客似不論貴賤皆泛說賓又其疏者然再考之凡言賓以
旅皆謂客於其所者謂賓於其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之盛
也○孔子因靈公之無道而又特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雖皆
平日之所不與者而又不沒其才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天地之
心也

其言之不怍

有必為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
於大言無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訒意其言之不怍則占知其
為之也難矣注云而不自度其能否既自度其能者亦自不敢
易如孔子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歛於行者必訥於言者其言也自許太高而不以為愧如此則
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古者言
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陳成子弒簡公

崔子弒齊君陳成子弒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
矣如下文便是○沐浴則齊戒矣古者三日沐五日浴齊戒必
沐浴故知沐浴之為齊戒也○陳恆弒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
請奉師而討之○陳成子弒簡公是時孔子已致仕居魯魯君
得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
乎所以特為沐浴而朝告以哀公曰云云不徒朝必沐浴而朝者
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討之也○公曰告
夫三子孔子出而自曰弒君之賊法所必討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曰告夫三子者○蓋一
國之命討自其君出者若能召三子而以大義招之誰敢不從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當是哀公猶不當
討乎蓋是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不得自專其曰告夫三
子者難之也及孔子出而曰云云蓋已知其事之不行矣特將君
命而猶冀其萬一耳

之三子告不可是所謂使人可其奏之可

自當時觀之孔子此請亦似迂矣自今日觀之孔子此請至今
猶足以寒亂賊之膽而折其不臣之心且在當時三家聞之亦

能無懼乎哉以其所係之者深矣○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二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
皆當何如

夫子初間請討是決然要討他非徒舉其義以警三家耳及後
不從則所謂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者也夫告者在我從不從者
在彼然此一事係天討乃天下之大變也使當時能從之周室
其復興乎孔子此請非特為哀公討其實亦為哀公地也
此事當時哀公盡許行便行得成若令告三子則可否之權
任三子而不在哀公矣萬無成理○當時哀公若自許了就令
三家出兵以大義驅之三家似會難以不從○胡氏曰仲尼此
舉先發後聞可也此只是人人得而討之意雲峯郝解云先發

後聞謂警也非謂孔子也亦太委曲矣胡氏只是欲春秋之義
故嚴於辞耳但此說與語録不合○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
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
言似不必附集註 出黄氏日抄

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也泛言犯之猶諫諍言
言事君要在不欺君如凡所獻納於君者必盡吾心而言之不
敢有所隱凡所宜力於君者必盡吾心而為之不敢有所偽至
於君之有過也則直言正諫有犯無隱必欲歸之於道而後已
此所謂犯也○子路好勇多是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者如使門
人為臣一事亦是欺則勿欺固子路所不足者至於犯顔一節

如季氏伐顓臾而不能諫孔子亦謂其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則犯亦非子路之所已能者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自
是圈内註朱子取范氏註只在先後兩字上非打併說也然先
後二字亦要看得平正非夫子告子路有先此後彼之意

君子上達

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
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汙下也小人狥乎聲色貨
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汙下之地矣高明汙
下者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者貼本文達字
君子小人各有所達君子循天理天理自高明故只日進高明
去小人狥人欲人欲自卑下故只日究汙下来正如君子喻義
小人喻利相似各有所喻但所喻不同此達字兼知行○達一
也朱子於上達則日進下達則日究上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
極之義

古之學者為己

古今所學之事都同但古今學者之用心則不同古之學者用
心惟欲得之於己今之學者用心惟欲見知於人夫惟欲得之
於己則亦少有不見知於人者然知不知非所計也夫惟欲見
知於人則虛聲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此章朱子要說為學者然後及於為己為人之辨孔子之時學者
所學之皆為學是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同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以今如云官人又如云官之也又如云奴之之類所以通問也
[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坐乎坐之於傍乎曰以理度之及對曰二字看
之[illegible]使也[illegible]敬他意了不必與抗禮
非[illegible]使者來雖與孔子抗禮但夫子敬其主以及其使乃與之
坐而問曰夫子近日間都何所為對曰夫子無他常有意寡過
而猶未能耳卽使者此言觀之則伯玉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
意可見矣使者之言云云子曰使乎使乎其深知君子之心而
善於辭令者矣○人但知使者之善於詞令而不知其深知君
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假如伯玉未能如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
未必許他如冉明賈之對亦善乎其為詞令矣而反以求聖人
之疑故集註又曰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人貴乎省認過自聖人以下孰能無過所乎不貳過則亦可以
過矣伯玉欲寡過而未能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人
有過不喜人規又人說時又硬要辯開去不知如此使得心術
畢竟卑了○省身克己即省察克治也省身有過便克治了○
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言人為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
履篤實也○光輝宣著只看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
使者出焉出就歌處
使乎使乎如時哉時哉求哉求哉之例使乎使乎猶言其使者
再言之者重美之也○大抵此使者所造也儘高了不就事為
上說獨指他用心處說真可謂知言
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都是有裏面工夫底人觀其欲寡其過
四書索引　下論七卷　一百十
而未能且耻獨為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躬行
君子矣雖不與聖門然考其所至殆曾子冉閔之儔也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歲歲皆新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子亦適然之誤
君子思不出其位
所思不越乎所處也注說為是不必以此位字當上章位字說
上是職位之位曾子之位依易象意說與大學或問所謂蓋其
所居之位不同故其所止之善亦異之位字同曾子只以一人
說范氏則有各止其位意故在圈外
君子耻其言
耻其有餘報退怯之意故以狀不敢盡其言者此以君子之

能如此者言也夫言易至於有餘也而耻之行易至於不足也
而過之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
君子道者三
曰仁者不憂至其未矣於憂章下二句亦然
本文絕不可說出成德學字子貢亦不可說出成德學字自進
學成德學者從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智為先一則仁為先之
意耳非經旨也
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
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道字
夫子曰以為未能而子貢又以為自道子貢之言是則夫子之
以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幾於阿矣因夫子之
四書索引　下論七卷　一百十一
蓋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皆足以知聖人之智也○自責
以勉人也此一句不可等閑看有聖人猶自以為未能學者乎之意蓋
此三者在夫子猶以為未能而自責則學者更當何如其猛於
用力耶此句要看以字與下文自貶以深抑之之例同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夫子以為賢乎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
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暇之乎蓋意於
自治者自不暇於方人也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子貢方
人也是一箇大病痛
不患人之不己知
不患人之不己知有能則人自知之矣何用患為此章凡四見

而文字小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切矣學
者須要會聖人所以丁寧之意

不逆詐不億不信

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又墮於小人
之計今也初不逆人之我欺初不億人之吾疑然却於人之我
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奸而亦不臨
事而墮於小人之計斯其為賢矣乎○要見得逆億是有心以
迎之先覺是無心而自悟○大註云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無
有情偽者猶大學之言惡不可掩例詞若無詐則有所主○誠
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推其不逆不
億故能先覺之誠生明之意則非本意矣故在兩件且誠明二

字亦說得大了語類云與本文都不相干新安先事臨事之說
人多非之者果無害非之者非也○李綱告宋欽宗曰天下之
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誠與明推之可至
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
言

微生畝謂孔子曰

微生畝以隱為高佯而不適者也故見孔子歷聘栖栖而疑其
為佞殊不知吾夫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豈若小丈夫執一不
通哉故答之謂夫我之為是栖栖者非敢為佞以悅人也誠以
不如是則執一不通乃我所惡者也故不欲望望然去之耳彼
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然曰非敢
為佞則夫子不佞矣曰疾固也則微生畝為固矣微生畝正是
執一者夫子曰疾固其譏之也深矣

驥不稱其力

驥之見稱於人舊矣然驥之所以得名則不稱其力之足以任
重致遠却是稱其調良之德也向使驥有是力而無是德則人
亦何取於驥哉大抵驥馬自然調良蓋在馬中便是稟德之最
純者也如蘇氏謂馬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此又以凡
馬言不可以此例驥也驥亦馬中之君子與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以直報怨有道理何如耳理當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初不以其
有怨於我而不愛之不取之也如理在所惡在所舍從而惡之

舍之亦不以其有怨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舍之也只看道理
如何一似未曾有怨一般所謂直也
存心薄者必以怨報怨至如或者欲以德報怨則又過於厚二
者均之失中也故聖人如此開交
以直報怨全不怨人待之已極厚了如當賞則賞不當賞則不
賞道理至此方為中亦至此為極以德報德但凡可為他著力
而不害義處都為他
以德報德愛惜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恩害公
義公道上去不得處終是不肯以私害公可厚則厚不可厚處
亦難強要厚得必不把法度都賣了然則報德亦顧道理如何
大抵天下之事須要論理便做孝父者亦有當報不當報之

則鬥稷曰殺人而義者令無讎仇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太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當報者也未不可只據曲礼曰君
父之仇不與共戴天道理有幾般様須要斟酌
措意曲折反覆如造化之微妙無窮只在上文云云蓋以德報
怨則報怨過厚而報德亦無以加此是彼此俱不得其平了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則於有德者固不没其德其意固厚矣而
於有怨者亦不復記其怨亦未嘗不爲厚其於彼此之報各得
其平

子曰莫我知也夫

莫我知也夫正令下文發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此發字
與下文啟特語以發之之發字不同

子貢曰何謂其莫知子也言人所不知子者安在何謂何所爲
也夫子下文則指言其人所不知我者實所以教子貢也而子
貢却未達者是則當如曾子曰唯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
也而子貢黙然未子足以斷其未達也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本在不
怨不尤裏下學即自脩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已
反已自脩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已自脩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
外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爲己而非有所歆動於人處固
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大註此但言其反已自
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直解到其天乎住
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與葉公問孔子章大註此但言其好
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云云同

下學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
事久則自然知天立命而萬境洞然矣○不怨不尤則不責之
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異於人
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得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
一焉則又有非人所能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
洒掃應對上貞有精義入神處○如數人共坐我坐此你在彼
或上坐或下坐或坐而言或起而對此一坐作語言之間其所
以然者從何處來蓋由心生也心之所以有是布置者便是天
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便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安得爲非
精義入神耶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者只緣當坐亦坐當起亦

起但於其理之所以當然者則懵然耳惟聖賢則於一坐一作
之間自有知順道德而理於義○聖人下學便上達如何說循
序漸進如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
若孔子本意却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是方下
學便一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學外耳○程子又云蓋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此句亦忒緊了如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文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矣則下學與上達
亦須有別方是如權與經亦當有辨但其意總是要人曉得上
達不在下學外正其所以取之但聖言便不然

下學而上達孔子還是欲退說話不但今人說得開動了故朱
子正解云反已自脩循序漸進此都是平實意却於後綴云然

深味之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若不下
學更無可說上達處便是異端之學矣○幾足以及此 此指其
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大註謂當時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愚疑此
說亦未盡恐亦以子貢平日好為皎皎之行聞於人故特說此
不怨天不尤人知我其天之事倘遇顏曾之徒又未必不別說
出一段道理也蓋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化工因物而賦形然其
語雖不一却同是一箇聖人氣象此又不可不知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亡其心為寮所惑也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亦果如所云則子路之得罪於季孫者將益多矣不知如

何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寮固不能使之廢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則
又何預於寮故曰公伯寮其如命何
上二句且虛說未必因謝氏註便以寮之愬不行為道之將行
以寮之愬行為道之將廢若如此說如何再說得公伯寮其如
命何一句出亦不可依小註齊氏謂公伯寮之愬子路是假以
沮孔子意與下句公伯寮其如命何都不相貫只恁平實伶俐
說去聖人無如此曲折蓋子路若得行於魯便是得志便是行
之將行了○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蓋
命以氣言聖人則以理為主惟道之安而命由我出何待決於
命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是為衆人設也

賢者辟世

三箇次字最要看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然
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得○小註以靈公問陳為有違言恐非
本旨只是要說來湊這一腔子耳違言是言不相合也雖忤也
靈公問陳孔子是見得他已無道復志戰伐是算殺他不足與
有為故去之耳非有所忤也

作者七人矣

此孔子衰世之言作是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
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儘多怎地好盡國而無
賢則將何以為國乎此夫子所以嘆之如宋楊繪言群賢未老
求去意繪之言曰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

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
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子路宿於石門

晨門意謂既不可為斯已而已矣而孔氏尚欲為之乎是譏之
也蓋未知聖人耳然其言聖人則非其自處則是晁齋此兩句
道得最好

子擊磬於衛

當時自是衰世而孔子憂世之心不能一日忘故於其擊磬也
憂世之心寓焉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聞其磬聲而知其有
心於世方言曰有心哉你看他磬聲亦非是說他猶有心於擊
磬也此未有貶意○蕢草器也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便是可

用以盛物者且與孟子我知其不爲蕢也相協蓋蕢之作簣也、
荷蕢譏孔子曰何爲如此硜硜然專確執一不通而不能適宜
就之宜乎夫人不知己則當斯已如深厲淺揭可也今天下既
忘乎已而已猶不忘天下乃繫情於衛如彼則是深不知厲淺
不知揭誠鄙哉硜硜者乎硜硜亦專確之意○胡爲猶戀戀於
斯世也○深則厲淺則揭舉詩詞也正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例不必說詩云或有以詩不云乎一句搜揭然畢竟也是詩云
了
視天下猶一家無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二人又
切於一家矣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曰

考之書只說命上句 而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此
便是書云云了不必要有成語朱子不解書何篇者以其無成
文也○諒陰者依孔氏胡氏邢氏則諒爲信陰爲嘿而於不言
二字爲重複矣當依鄭氏蔡氏說諒者梁也闇者倚廬之廬也
方知書所謂王宅憂諒陰者爲合而於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
是也尤爲有證○大註以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此與覺軒註不
同蓋未定之見或說古之人皆然爲天子皆然君薨爲諸侯亦
然不必從總己是百官自總己職遑他衛門大大小小事都總
束上一聽冢宰之處分
君薨既無天子諸侯則百官亦無王朝之百官與侯國之百官
矣○子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

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胡氏說與大註不合故在圈
外非總註也
上好禮
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爲之設施無一步離了禮如
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矣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
矣以禮驅之何不可使君自家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
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末言○禮達於下是觀感也
君設官府之政學校之教便是好禮君非禮達也乃達禮也禮
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要依饒雙峯說上人本身說不
可依倪氏官府之政學校之教說然其達於下而分有定則民
易使矣然亦不必全依饒氏謂上好禮則品節詳明而誠意退

遜故觀感於下亦皆安己之分云云如此則禮達分定意思又不
足了○胡傳與皆書此公與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
下之達禮也故有在此而世子未生之禮拉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此可見爲國以禮道理矣
夫禮與國相爲存亡者也
子路問君子
子路問君子是問君子之道如何如顏淵問仁意留下文所云
皆非君子不能也
脩己以敬是工夫及子路少之而告之曰脩己以安人工夫只
在脩己上安人則有不在我者安百姓亦然然方見聖人詞意
之周匝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但求諸近則遠者不外是矣蓋其

天地之成自然及物也豈是我脩己特地去安人又脩己特地
去安百姓耶
脩己以敬此一句無大小包遠近在其中雖未曾說出充積之
盛意思已然亦不是只說那小底脩己以敬此一句徹上徹下
下文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則是因子路少之故就那充
積及物處來說○脩己以敬無內外動靜而言只在一身便都
了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并其效而言之而曰堯舜猶病學者須
要真見得
脩己以安人脩己內有箇敬盡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靜虛動
直何所施而不當故百姓安○人惟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
事皆不當此脩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百姓與天下

而言○程子註要詳細看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
一意可以相發明故無奉之惟上下一於恭敬者我能敬則人
感化亦皆敬不獨我能敬也此自然之理故又無言之所謂不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也○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和氣充塞於兩
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英又鍾為四靈如禮運所
謂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皆在宮沼者○此躰信達順之道
躰信達順都在敬字內無躰用言即所謂致中和也中庸致中
和只是一箇敬舉其極功而言故曰致耳能致中和便天地位
萬物育此自然之理○程子此言學者須把做箇第一大題目看
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是字此字皆指体信達順
躰信達順即敬也○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誠則無不明矣心

胸遊開朗如此必可以此事天享帝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惟
聖人為能享帝之淡人下也其如視諸斯乎之義
尚書三解允恭克讓節云天地萬物本自同體自夫人梏於有
我之私而慢易驕放之心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為
二惟聖人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真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
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允恭克讓皆
其實然之理至誠之充溢者也愚謂此義微而難看人惟實不
到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斯須
之不敬和樂于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如有礙誰云
天地覺者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
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光一性中動之所為分內事也

原壤夷俟
子曰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遜弟及其長而成
人使當有以自立於世使人得有所稱述今也自幼便驕惰壞
了幼而不遜弟及其長也又只是碌碌庸人而已長而無述焉
如此則不如早死免得久留身世間為風俗之害乃又老而不
死徒足以敗常亂倫是賊而已矣既正言以責之而又以杖叩
其脛責其夷俟也
按檀弓原壤母死孔子為之沐椁而原壤歌孔子弗聞也而過
之如今乃責其夷俟如此之嚴何舍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
母而歌則原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壞猶為故人盛德中禮
見乎周旋此亦可見○蹲踞也夷俟既不立又不坐○又按

檀弓下原壤母死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壤之歌「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貍首班謂其木文之華如貍之班也執女手之卷然言沐椁之滑膩如執女手之卷然也千載之下讀此歌者猶為之不忍春秋亦不必責他了此在聖人則可耶

闕黨童子將命

闕黨童子在聖門下聖人使之將命夫將命所以使童子將命者其意固自有在或者以為此童子必其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故問曰此童子是益者與聖人因道其所以使童子將命之意其意正與或人所疑者相反然其所以遠之也

禮童子當隅坐而此童子吾見其居於正位也禮童子當隨行於長者而吾見其與長者平行也夫不止於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如此然則此童子非求益者也但是欲速成者也益求益便當循序依禮言此者以見我所以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七

徐節孝之
行本不載

苦春共十五卷

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八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俎豆二字因問陳而言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宜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陣非事所宜先○俎豆皆禮器但俎如几而木為之以載牲體豆容四升亦木為之以薦葅醢○靈公問陳夫子便知其不足以有為矣故去之

按史記問陳之明日又有仰視蜚鴈之事故孔子遂行

○夫子所學者俎豆之事靈公所問者軍旅之事此其志意已不相投矣尚可留乎故去之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則俎豆為夫子之所學者已不待言至於軍旅之事夫子豈真未之聞哉觀其却萊兵誅少正卯墮三都威齊然且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短於此哉為此語者特以拒衛靈公之問耳然不直曰軍旅未之學而又啟之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使靈公能改兵陳之問而為俎豆之問不亦美哉○徐節孝先生曰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不才小智所能用而雖慕諸葛孔明○靈公問陳子曰云云齊宣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曰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其家法一也蓋不止遏其所不當問而又啟其所當問者也

然齋宣繼是能有何如則可以王之問衛靈則答無憤排意又
以見二君之優劣而夫子之所以遂決於去衛也
○夫子既拒其問明日遂行蓋靈公無道之君復有志戰伐之
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去之陳而絶粮從者飢甚俱病莫能興
起子路慍見曰君子宜乎無窮既是君子乃亦有窮乎子曰禍
福成敗有不係我者君子安能必其無窮固亦有窮時但君子
能守其窮若小人窮則放濫爲非矣然則今日但當守窮而無
至濫斯可矣此其所以啟子路者亦有係矣○濫溢也小人窮
則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亦如水之溢出外也固窮作
固有窮時說方應亦有窮乎之問君未答他亦有守意只先說
固守其窮亦不成語次且下句小人窮斯濫矣句內便亦該得

君子能固守其窮之意了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於其明日遂行在陳絶粮見之處
困而亨無所怨悔於其所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之但
全章題目則不可如此分截如中庸所謂首明道之本原出於
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
言聖神功化之極正一般亦不可依他分截且依饒氏分但謂
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愍是怨人悔是自悔不必依他一說便無
絶粮之事朱子亦曰無所顧慮乎而小註都不計較之言豈亦
虛設耶○在陳絶粮不必拘說遭厄蓋依大註當行而行無所
顧慮之說只是說夫子要去便去都不計較所以絶粮也然後
孟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則是實有難矣不知如

何以序註在陳絶粮之下雖無患難之說總註又有無所顧慮
之說可見不川此暫只是無盤纏耳亦是無相知人在孟子無
上下之交之言爲實而發兵圍之之說未見其的也
賜也汝以予爲多學
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
○賜也汝以予之道爲出於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始而曰然
者以夫子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
多學而識者也既而疑之以謂夫子專用心於外者耶必有
一箇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者也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
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夫子欲其知所本也蓋萬理同出一
原人之一心萬理什從此出得其本則本原精明之地此理無

不容有所遺雖不拘拘於多學而識而自無一理之或遺
若但實力於多學而識而不知所本則徒得其用之殊而不得
其體之一亦烏足爲盡心知性而知天者哉
非也予一以貫之
○言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故只是一箇道理以該貫他何至於
多學而識耶○子貢只就外面探討得許多孔子則只把他一
心來照外面許多而見其無一理之或外也○天下無一人無
有一貫底道理何也心之虛靈知覺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所
同也雖聖人一貫亦不過是全此箇理耳所謂貫者明得盡
不見渣滓而一貫之妙在其集其次則必自格物致知以至於
知性知天則亦能一貫矣鄒子曰心爲太極一貫之謂也學至

於一貫則千端萬緒隨取而隨得矣雖不拘拘多學而識而自
無一之或遺矣○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
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其言行
知在其中矣○蓋聖人雖未嘗不博然非此務博也是知子貢
博學者也夫子博而約者也不可以非也二字便說聖人全不
用博聖人不專務博而未嘗不博若不博又安有約耶○一以
一也所貫則不一也亦何嘗不博但有約以御博耳○謝氏註
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明聖人一貫之妙如天之於衆物能
物物刻而雕之也尹氏註則言子貢不似曾子愚按以下則又
言諸子不如子貢

由知德者鮮矣

○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既是如此則不可謂知義理之得於
己者爲鮮也知者知其意味之實也能知其意味之實則富貴
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無入而不自得矣此知德之所以爲
難也此章蓋爲慍見發歟不然何須呼由而告之也知德與知
道不同觀大註可見○義理對利害而言者蓋義理實得於己
則利害不能動於己矣善乎饒氏之說曰既知得這裏面滋味
則外面世味自有不足以奪之○任物爲理處物爲義○集註
曰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此意云何見其所以鮮也
○子路在聖門號勇於義者夫子嘗曰乘桴浮海從我其由然
一爲絶糧所困而爾慍見以其似乎倚乎知德者之鮮矣蓋子
路之勇於義是資質上來若知德則必自學力上來始見滋味

子路於細膩處已工夫則未也○路豈有未行而知其曲折者
其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於傳聞識箇方向耳故學要眞
知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則既有帝堯以當
其勞於前又有衆賢以分其勞於下此舜之德所以雖不必有
盛於他聖人而無爲之治則有他聖人不能及者矣此二句都
是推孔子所以獨以無爲而治歸諸舜者之意若用在下句尤
不是然今人只知舜是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所以無爲
至於德盛民化則又略之殊不是蓋自古聖人德皆盛德皆盛
皆可無爲而治但舜不徒盛德又有此兩段機會亦爲無爲耳

故獨稱之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見其實無所爲也○恭己正南面
本不是說他無爲而益以見其無爲也語意與堯之德不可名
所可見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似○恭己以敬之見
乎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敬德二字就在內面說箇無爲而治
下文又言恭己正南面而已蓋其爲治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
之容爲可見也○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未必其他聖人皆
擾擾然有爲也有爲則非聖人矣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又未
必其他聖人皆戚戚然長憂也有憂則亦非聖人矣要皆舉其
尤者言○封山濬川封表也即封賠之封十二山者每州封
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如職方氏言楊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

濟川濤通十二川之水也

子張問行

子張問行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子曰問自處何如耳〻

○子張問行問如何才行得也夫子告以如此則行如彼則不行你如今欲如此而不如彼必也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夫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夏所謂君子敬而無失一條亦有此意但不應說四海皆兄弟之言蓋忠信篤敬則人恒愛之人恒敬之矣故蠻貊可行蠻貊之人亦有人心在也○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況於蠻貊乎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孟子言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一様語意子張書諸紳書以忠信至夫然後行數句今此數句蓋是記者錄他書紳之成文也○行篤敬者篤則不屑敬則不苟也○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之邦可行者豈可以襲取而強爲之哉○上一節旣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乃教以下工夫

○子張書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恐心或主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告盡書諸紳書諸紳則身在是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類當則不用書紳亦

質夫之三行異本不載

況子彼之爲人十八章於實以見於實事也〻質夫者明得者明如明明德之明無知行欲盡理惡衡思學要訣碎近稟著已所難辟者非妄也

直哉史魚

此兩句重在邦無道如矢下兩句重在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如矢言直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問戶諫一事只見他無道如矢何以見其有道亦如矢曰無道尚如矢有道有不如矢者也蓋不難於有道之如矢而難於無道之如矢也詳集註意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味一可字則史魚邦無道如矢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卷而懷之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言斂身而退也不曰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必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然則史魚爲傷於直矣可之一字端不虛下可字亦似能字意

二者未史魚之自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故日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而爲君子也然聖人之稱二子云云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大抵衛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故夫子稱之而各言其賢然自傍人聊聖言觀之亦可見二子之高下矣○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有無拳無勇職爲亂階之句所以速孫林甫之謀亂也〻做時文則於乃諫及不對而出兩事俱用在外

子曰可與言

此章是言人之語默中節爲難言人旣可與言當與之言也乃

不與之言是人不可與言也勿與言也而又與之言此與人不智故也惟智者明見得那人可與言則與之言既不失人又見得那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失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非故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亦非故也故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觀此章者其用工不在於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精書都要如此

志士仁人

問一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只是在志士則爲勉然在仁人則爲自然○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皆非死生所能怵之也○心不安處便是害其心之德心安德全所謂仁也朱

子曰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耳然心之所以安者理也所以不安者非理也○兩以字不要爲用力字解○殺身以成仁者非不得其死求生以害仁者亦非考終命○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此實理字就下文解處便是○陳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就切身斷制處言又曰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

子貢問爲仁

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爲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器其所資也君子之爲仁亦必有所資故居是邦也上焉則事其大夫之賢者下焉則友其士之仁者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生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是有所資以成其德矣

嚴憚切磋分屬如新安看事字友字方知分屬爲是若士之仁者猶可以嚴憚若大夫又安得與我相切磋耶○賢以事言事亦仁之發也仁以德言居仁則大人之事備矣欲爲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也

行夏之時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亦以夫子所答而見之也

○此章之言皆於先王之法中揀出箇大中至正者以爲顏子告如曰自古帝王有作皆曆象授時以定一代之正朔然惟夏時爲最善而當用自古帝王皆有車然其略者或等威之不備

其詳者又失之過侈惟商輅則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是商輅所當用冕之爲制自黃帝以來已有之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云是周冕當用也至於樂自黃帝以來諸聖人都有而盡善盡美者莫如韶故樂自當用韶舞以上於各代之制亦各舉其一之至盛而大者以例其餘耳○夫敬授人時者古聖帝明王所以敬天勤民之第一件事也故夫子首以行夏時告之取其時之正者以其爲春令之首月於時爲正也令之善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饒氏之說不可曉○史氏伯璿曰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爲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

周必時矣顏子問爲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
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爲
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爲春無疑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
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爲哉餘則陳定宇之旨
備矣○說者解夏時爲夏小正之屬小正夏時書名也屬字有
該括夏小正之屬㨿中庸或問二十章辨舊虛有口映非孔子
所建夏時之本文也謂之本文足見是書想似月令又或問戴
小正之文云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斗柄乎夜初昏隨十二
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豎也今之所謂月建
是從此上來以初昏爲的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
昏爲的○元統會會統運運統世世統年年統月月統日日統

時時統刻刻統息息積而爲刻刻積而爲時時積而爲日日積
而爲月月積而爲年年積而爲世世積而爲運運積而爲會會
積而爲元時以作事人可施之十二會爲一元三十運爲一會
十二世爲一運三十年爲一世十二月爲一年三十日爲一月
十二時爲一日八刻爲一時二百二十五息爲一刻務致余論
滿脉論曰一晝一夜二萬三千五百息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
日景却用日中○人生於寅物與人同生若生人未生物人亦
無所養而隨死矣此獨言人者時以作事於人爲切況人亦物
類之首者言人則物在其中矣
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盖樂主音故增一舞字
或單言樂則兼舞○上是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以下却是戒

意○詩曰彼姝之口可以出走重耳得之而申生失之也邪則
嘗以此教劉垍矣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
放鄭聲絕之使不接於耳遠佞人斥之而不近也所以然者鄭
聲淫淫則傷人之志佞人險險則能變亂是非以覆人邦家淫
字危字當如此說
○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道本領
都有了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三代之
下王道所以不復見者有以也○發此爲之兆朱子曰兆謂準
則也此何以訓準則盖其大端大側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言人之慮不及遠以爲可而目前之安殊不知所慮不遠處只

不十全只目前便亦不安了况能久安乎此正以時之遠近言
○爲謀不周則其患立至矣彼不問於謀者徒苟目前之安耳
而不知危者安其位者也雖目前亦不獲安矣此慮之所以必
貴遠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謀至於孫而後子可獲安
向使及子而止非惟孫不獲祐雖子亦曰殆哉矣○朱子引蘇
氏註蔡氏說氏都看錯了只管分箇地與時做甚不知蘇子
所謂千里之外几席之下字様只是發明遠近二字之意而非
其以爲慮到千里方得無几席之憂也孔子正是以時言○朱
子曰事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雖將至矣看来天下道理都是
如此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前篇已矣乎解曰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此則解曰嘆其終不
得而見之也何與乎蓋此只是乎字章所記而增三箇字耳其
實一意既一意若云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則成兩意矣○加
此三字警人之意尤深何謂警人蓋旣謂之未見則是當時諸
人俱未能如好色矣聞此能無警乎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臧文仲蓋是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賢知
則已知之便當薦之與並立而文仲固抑之而不與同立於朝
此何心哉正以其德之不稱恐下惠見用而形己之短故耳非
竊位而何○蓋文仲不與下惠同升于是蔽賢而大字以爲竊
位何歟○盖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

老見用而逼己自古大臣妬賢嫉能者豈有他哉正恐賢才進
而形己之短妨己之位耳夫子竊位二字誅其心也○柳下惠
曾大夫既爲大夫何謂文仲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爲文仲所抑
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所謂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爲大夫是後來也○下惠何如曰據語孟所載直
道事人和而不流處亦可槩見其賢矣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人之常情見己常輕責人常重此其所以來怨之多也惟吾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則身益脩而人易從怨可得而遠矣自厚者
處其厚也所謂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不然便是
以聖賢責人而以常人自待也○自厚者爲人謀惟恐一毫之
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之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吾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以吾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做到盡處所謂自厚
也至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謂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忠者
也○責己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

蓋凡人之作事必有箇熟思審處之心然後人言可入若自家
只恁地率意妄行更不思量道當如之何當如之何如此之人自
用其愚吾亦柰之何哉言無由入也○如之何如之何當依饒
氏觀語錄可見末句如之何三字與上文不同與悅而不繹章
意同

群居終日章

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蓋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如此乃克有進若群居終日說然雖處此之所唱彼之
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小意智夫言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如
此者難矣哉而朱子何以知其爲言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只據理而言耳然必如此方說得難矣哉意蓋入德就好路說
患害就不好路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此意思○小慧是
不順義理之正就其利欲之私者說大抵言不及義故無以入
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此說非也放僻邪侈則陷乎罪矣行
險僥倖則心術自壞矣
胥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做一句讀好行小慧另說然語錄則

[illegible]行[illegible]下句有求當依語錄一說非群居無與古者游

好行小慧只自家不可謂

君子義以為質

○君子於應事接物之間其始也必以義來為本質義之所可則可義之所不可則不可既以義為質矣若行不以禮則失之坐情[illegible]了矣故又要節文其儀不疎略而已行之雖以禮然[illegible]以遜出之則無和順雍容之意從脩簡[illegible]欲第而已故又要遜凡以出之既以義為質矣而又行之以禮出之以遜設使不成之以信實則亦文為而已矣故又信以成之使自始至終一實以實理之周流而已夫君子之處事其不苟有如此真簡是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義以為質凡一事之處且都未

理會其他凡先理會行於義如何必先裁決得合義了然後商量去做他做他時要合禮一於禮則拘泥而有圭角又必於其發出之時有遜順之風然一有不信則亦偽而已故又當信以成此事○義以為質是起初頭來行也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味本文曰義以曰禮以曰遜以曰信以可見都指事一出之出其事也　非指出辭氣也總是於言動之發從容不迫婉順而無圭角耳所謂言動之發言動即事也非是事務外另有言動○義以為質是根本禮行遜出信成是從此上加許多本文大註皆然但三者之序或都指義字說似太執泥不如實說指義說者蓋謂禮行者義之所當行遜出者義之所當出信成者亦義之所當成者也於此益見義以為質

[illegible]說畢竟太深○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引是禮行了方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

君子病無能

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矣其旨矣病亦無益以此為病也

君子疾沒世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以其無實也非求人知也正是求其在我者○疾自疾也疾沒世而名不稱者悲其沒而名不稱也若已沒世了如何疾得厚齋之說不必用

君子求諸己

求諸己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也故本註有箇無不字而南軒亦有無適字○君子求諸己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焉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己知之類是也此章與古之學者為己章同意都是指其用心之不同處所謂君子小人每相反也○自此以上三句同是君子求其在我者之意楊氏卻轉折作三意說求學以為雖巧而有益於學者故取之耳

君子矜而不爭

○莊以持己曰矜雖矜也然亦正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忿世疾俗之意故不至於爭和以處眾曰群雖群也然所以持己者終不失其正而無徇物苟且之意故不流　不黨。矜而不爭處而

有私於人群而不黨和而又有厭者有無忿戾之意故不爭矜
阿比之意故不黨故寧也要分明此與泰而不驕和而不同相
類蓋矜疑於爭群疑於黨皆相似而實不同也○又按和而不
流威而不猛則與泰而不驕驕而不泰相反說者異味大註兩
然字可見故南軒廣源之說可用
古之矜也廉廉即矜也莊以持己也今之矜也忿戾忿戾則爭矣
此難以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費欲而不
貪威而不猛例同看盖彼是君子小人相反看一則周一則比
一則和一則同文意相反說自為一例

君子不以一言舉人

人多有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人之惡而并其言

棄之者惟君子則不然固不以其言之善而舉用其人亦不以
其人之惡而并棄其言盖言自善而人自惡不以相掩也此非
君子之公心無蔽何以得此○以言舉人若論篤是與也以人
廢言者不知取節也不以言舉人如孔子聽言必觀行是也不
以人廢言如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所謂一言者非一句言也一字也子貢多學而識者有此問亦
將可以語一貫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為恕如此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則凡所施於人者無非己所欲者也以己所欲而推之人則於
己無費而於人有濟自少而壯壯而老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

於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夫子合以一言包體用者告之
而只曰恕何也曰無忠做恕不出恕固非無體之用也然則體
固在其中矣然仁者本心之全德具於內為無私心於外為當
理其分數更全而太何舍仁而言恕邪曰恕便是此道理恕仁
之方也仁則未易至而恕則學者可及也夫子嘗曰非爾所及
也

誰毀誰譽章

聖人言我於人之惡者固未嘗不稱之然其惡止於是而吾之
稱之亦惟止於是而已吾於人也誰毀於人之善亦未嘗不揚
之然其善至於是而吾之揚之亦惟至於是而已吾於人也何
譽然或有所譽者則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是則自今日

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此二句見得舉
充是無舉然獨言譽而不及毀者盖聖人善善長惡惡短有先
褒之善無豫詆之惡此正所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下二句亦只是明其無譽也故下文就
承言我之所以無所毀譽者盖以今日之民即三代直道而行
之民其善善惡惡自有箇是非之公在那裏我豈得枉其是非
之實而妄有所毀譽哉原來聖人之無毀譽者出於公心自然
而非因民心之公不可枉故不敢有毀譽也其為此言者特以
見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吾雖毀譽亦不容吾毀譽以此待民命
足以見聖人之至公而無我民心之公千載一日安得而有毀
譽邪新安之說以直道而行歸之於上丁非也書云無有作惡

邇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是以民言
舉三代者三代直道之世也大凡人之公私鄉黨見上來聖人
為見民心之公古今一日故無容私常人之有私者豈非以是
非之實可得而昧故然邪此却是大道理大凡古人祿之以萬
鍾而弗顧有殺身以成仁都是有一段見破處但未易與俗人
言也
蓋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指民而言不指三代之民言故曰
即三代之時云云饒氏謂此節以君對民而言非也○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如雞也可使南面之類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風俗之不古固已久矣然向者吾猶及見史之闕文有馬者借

人乘之猶有此等近古處如今此等事全亡了蓋悼時之益偷
也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
矣傷時之甚也○史闕文者不挾所見以自是也馬借人者不
挾所有以自私也蓋夫以昔之所見不見於今今之所見有異
於昔甚傷時悼俗而待人以崇忠厚之意亦深切矣
春秋桓十四年曰夏五此傳疑也所謂及史之缺文也○過
舊館人之喪脫驂以賻之所謂有馬而借人乘也二事已不存
為矣二事當時已是親見于存之
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德者人心所守之正也夫是非有定理而巧言者以是為非
以非為是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之德也凡謀大事者必

忍於其小若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
忍其忿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
夫巧言亂德是巧言之不可惑也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小不忍
之不可有也○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心否也如前
篇為君難是他人之言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是自
己之言要之一言可以興喪邦則同○巧言亂德猶言如
漢高帝拔韓信於逃亡之中而屬以大將之任信自當為漢死
而蒯通乃說之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皆巧言非韓
信自不忘漢王解衣推食之恩則韓信此時便爲萬世之罪矣
其禍又甚於赤族萬世之下誰復念其功而亮之哉如曹氏令

女不肯改志而以刀斷其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
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此皆所謂
巧言也向非令女所守之堅能不為此等言語所奪乎
又如蘇秦欲敝齊為燕則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
齊則燕重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說齊宣王高宮室大苑囿以
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豈非巧言之亂德哉張儀說魏背從
約曰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
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
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背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此非巧言
亂德而何所謂亂德如惡鄉原恐其亂德之亂若說得不成道
理如何能亂人德亦不為巧言矣惟其說得來似是而有理故

能亂德而仲尼之所深戒也○吉頫淵曰遠佞人佞人殆正以此
耳○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不過是說箇小不忍耳非是小不
忍句裏有一箇婦人及匹夫在○諸儒皆引項王喑噁叱
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
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印刓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此可見婦人之仁匹夫之
勇皆為丈夫言○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沛公因項羽王之於漢
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匹夫之勇也如
趙孝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向非左師觸龍之
言則亂大謀矣是婦人之仁也韓信胯下之辱彷彿近於能忍

衆惡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固有如黑白之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其
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則可原者此衆人之
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

○聖人言有人於此衆皆惡之吾亦未可遽以為惡而惡之也
必察焉是人固有事若不善而其情則可恕者又有人焉衆皆
好之吾未可遽以為善而好之也必察焉是人固有事若善而
其情則有害者蓋衆之所好吾亦從而好之衆之所惡吾必從
而惡之使衆之所好惡者皆當不亦善乎如未必當則吾乃蔽
於私矣故必察焉一說蔽於私有衆人言此說似較長○衆惡
之必察如孔子之於宰予孟子之於匡章是也衆好之必察
如孔子之於微生高孟子之於陳仲子是也必察者察其好惡

朱公遷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好惡才為得其正衆未必皆
仁者也衆好惡而不察則惟狗衆人之好惡而已是蔽於私也

人能弘道

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脩其分量使是大主為人
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既是
如此如何說箇弘字蓋道體寓於事物之間何能為哉得人把
這道理發揮出來則道體方為之充揮實著然大流行豈不是
人能弘道其非道弘人一句只是椿上一意曾以此見人當力
於弘道也○饒雙峯之說以四端為道於弘字為好說然非正
意蓋道與性只有分別彼說使是人能弘性非張子註所以
在罔以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朱子已解在朝聞道章了如父慈

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是也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我充大
出去耶大之都在心上發揮故曰人心有覺其四端則是性也
性人心活物也如何說道體無為且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亦曰
待其人而後行

饒氏如何是道自隊天墻地何待人弘黃氏兼體用亦非正與
專主用言方纔親切而大之便是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二句
要細味看朱子下此二句要何用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不改便成過了此見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人改過之
意只此為切而朱子又下箇將不及改字然是過則勿憚改之
意兩過字略有將言之別

吾嘗終日不食
○聖人言前來人不可以全務思而不學我曾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徒棣用力於思以爲必可得也而終無益還是要學益學
則下其心以習其事肯其事而不已則理在其中矣前來人固
不可以徒思而不學亦不可以徒學而不思夫子此言蓋特爲
思而不學者言之耳
○思者只據他心胸思要做得成學則有箇古人成法爲之持
循故思者求諸心學者習其事○勞心以必求者强探而力索
使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
也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味永也○不如學也學者
低心遜志勉勉循循之謂也是優游工夫故曰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脩乃來○大槩世會凡幾更聖賢凡幾作天下之事前人
盖各有箇成規故轍在矣學者要須遜志以求之其視徒費一
已之心思者所得不既多乎
君子謀道不謀食
謀道以事言憂道以心言言君子終日乾乾以謀乎道而初不
謀乎食然耕也本所以謀食而反不得乎食學也初不謀食而
自然得其食雖然得其食原來君子只是憂道耳非爲憂貧之
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道
在謀先
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熟備方是知及仁
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
而涖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不以禮則其見於事
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方是知及仁守
全是自家分上事○既仁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必失蓋且就
知之上說箇得下文註云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方知此處
是言所知者終非我有也○知及而仁不能守者爲何只爲私
欲所牽制耳若能更以充之則能守矣
○有動之不以禮在下面方知知及仁守全是本身事務此禮
字說動民說上文智及仁守則於身道理都了禮者天理之節
文也謂凡號令設施措置舉中道理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如
齊之以禮之禮字古聖人以禮立國所以能使民忘其勞忘

其死處也只是以禮能固民之心得民之力任上者勞人而
無難辭在下者勞於人而無難色○聽其所指揮○晉文公與
諸侯謀霸必安民之知禮者以此禮字爲言也○德愈全則
責愈備不可分賤德全而後責備也
君子不可小知
君子所短者小而所長者大小人所短者大而所長者小故長
於其大而短於其小猶不害於君子君子短於其大而長於其小
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辨也故曰此言觀人之法
此章不可以才德大小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末一藝
之才耳君子言才德小人言器量者則才德方稜得任重字言
器量方稜得說狹字胡氏曰才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

之集註有曰器者有用之成材則材器是一類矣又曰仲弓寬
洪簡重有人君之度則德量是一類矣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仁之在民不可無尤甚於水火之不可無蓋水火外物而仁在
己外物爲重乎在己者爲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
則失其心人身爲重乎人心爲重乎所謂甚於水火者此也集
註凡有一節意且水火亦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
而不爲本文此又一意如徐仲車所謂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
財諸君何不爲君子意思總是勉人爲善而已○上言仁之甚
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蓋以見其所當勉
聖人勉人爲仁之意何其懇切如此

當仁不讓於師
弟子於師凡事皆所當讓但以仁爲己任此事雖師不讓也可
見人當勇往而必爲之何也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奪之
彼而先之也何讓焉○當仁擔當乎仁也言只管發憤擔當將
去雖師不讓或以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爲就是當
仁此說未安所謂不抱第一等字讓與他人做者此也○仁在
內者也善名在外者也○何不曰當仁不讓於父兄而必曰於
師者蓋師是己所推服以爲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
焉其擔當可知當仁不讓父當仁不讓兄非獨師不讓也
君子貞而不諒
貞與諒皆爲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諒則固而未必正也君
子則惟正之固而不拘拘於爲諒蓋貞疑於諒而實不同故夫
子特別而言之如周比和同驕泰之屬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註云後與後獲之後同見其去了利祿之念而不萌也非先此
而後彼也蓋先此而後彼則利義交雜雜則利勝義矣爵祿人
君所以勸功若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爲勸也
有教無類
人固有善惡之不同教則皆其類而歸於善反其異而同之也
故不教則已有教則不當復論其類才說問類字便見有心者
在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亦當也正是無所
擇於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

道不同不相爲謀
此是論道理者如此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蓋總以君子小人
而言邪正以善道異端言
辭達而已矣
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所謂不以富麗爲工也而
已矣二字重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亦得此
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
蓋即是老安少懷使物各得其所之理○子張問曰所以曰階
曰席曰某在斯云者乃與師言之道與孔子即承之曰然此正
是相師之道也與師言者如此即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

非與師言之道外別有箇相師之道○相師字面有自來○俠
小註先正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章則一部論語盡在
是此徹上徹下之道眞哉言哉眞精實哉求此言何求此言何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魯附庸也孟子註小國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而庸字無解今考孫氏有二解一曰用一曰常曰功無訓庸者此蓋取常義也謂以附為常也顓臾則附於魯也故曰魯附庸

季氏之伐顓臾不過欲取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為兵端然據冉有只謂

而近於費欲又無他端緒使伐之亦只是假借之辭不必計也

○附有季路季氏家臣而孔子弟子也因見孔子而以其事白之曰季氏若將有事於顓臾有事云以伐顓臾為事也其以白孔子者與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觀孔子意以為何如耳

○孔子以二子雖同仕季氏而求才用事故獨責之曰求此事毋乃爾之過歟言必冉有為之謀也夫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之祀非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況顓臾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夫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何以伐為乃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曰是社稷之臣何歟又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是實為公家之臣矣然據魯頌云云可知魯之始封其地亦必不止百里孟子之說難據且此全氏以為孟子所謂百里者蓋專指土田言除雜山川附庸也然亦未必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却有六分○社稷爲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冉有為季氏計孔子是為魯計故曰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云云○求為季氏計孔子為魯計此與爾爰其羊我爰其禮同意其用心之大小尤懸絕矣其與冉求之得罪於聖門處多也○四分魯國猶三分天

下云分者析也如字既成分矣之分字則去聲

季氏之伐顓臾冉求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自解云夫子欲之云云下文因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說

○冉求自解云云夫子言如何說得去求昔者周任有話說為人臣者能盡其力則就其位不能盡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如瞽者之立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何以相為你既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持危扶顛有淺深危未顛也持危扶顛即陳力之意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

○又承上文諫而不聽則當去言你說道吾二臣皆不欲以為得辭其實矣殊不知這話却過了虎兕在山龜玉在外無與於

典守之者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櫝則有典守者矣如虎兕出
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非典守之過而誰過今二子既與其謀而
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辭其責矣使儘說吾不欲也辭不繼
了言季氏見今伐顓臾你二子見今為季氏宰你將安所逃其
責乎○二子居其位亦有其責 乃縱季氏伐顓臾便是虎
兕出柙龜玉毀櫝中矣須是去了方辭得如今只說吾不欲如
何辭得龜玉毀亦實也所以□□□□而之罪大實也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云 此又將求為季氏解云 乃所
以自解也飾辭便是自家論辭求前既云吾不欲如今卻又言
顓臾當伐可見實與季氏之謀矣觀其言勘全似傍人一般可
惜可惜固而近於費固則有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

役淩之憂及今不取後世必受其害矣子孫季氏子孫也冉有
言此以見顓臾之不得不伐全只知有季氏寧復知有君矣
冉有之不可曉也
求君子疾夫句 此乃是君子之所疾也語意與是故惡夫佞
者同言季氏伐顓臾本是貪其利乃不曰貪其利而必為之辭
言為子孫憂是謂彼為我害○合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
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
○我看來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
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得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所
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君

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
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臣
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
○有國有家者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卿大夫從說○季氏之欲
取顓臾患寡與貧耳此便是貪其利季氏但知患寡與貧而不
知不均不和之為可患故夫子泛言有國有家者云 云見得季
氏非為子孫憂也憂寡與貧也然寡與貧非所憂而不均不和
實所宜憂也下文只是終此節之意但此節猶泛言及提起今
由與求也方又指伐顓臾事說○上文寡與不均對貧與不安
對下宜曰均無寡安無貧方是而又互言為何蓋均無貧和無
寡和則安矣無寡意似輕以患意只是均則無貧無寡無貧無

寡則和和則安而無傾矣饒氏之說亦好均無貧者各得其分
而不見其貧也和無寡者財由民出貧財則見民之寡矣既不
患貧而和自是不見民寡
○夫如是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說夫如是則內治脩宜遠
人之自服也設不服則當脩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既
有以來之矣然來之固難要之安之尤為不易安之令無去心也遠
人不服是因固而近於費一句說起遠 下文相夫子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分明是顓臾不服○季氏患寡與貧既與夫如是
者相反其興兵伐顓臾又與脩文德以來相反當時已自是不
均不和了不是伐顓臾以自益方為不均不和蓋是時四分公
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而魯公無民不均不和孰

甚焉

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汎說道理今由與求也

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

脩文德或指內治脩言非也內治脩猶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此只因季氏之取顓臾是患寡與貧一節說君脩文德則說得

廣矣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又擴下文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方知內治脩不是文德

乃是兩平說

邦分崩離析者大夫爲公室之患家臣又爲大夫之患○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者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脩

內治也謂外則不能懷遠人內則不能脩內治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承此兩句謂不以德而以兵不治內而治外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承上言汝之相季氏旣不能脩文德以

來遠人又不能脩內治以守邦家而乃謀伐顓臾曰恐爲子孫

憂不知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正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耳○不均不和只是分崩離析言於蕭牆之憂爲切故不

及脩文德意○不患寡而患不均星湖外篇三十六板曰今有

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饑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其食矣相奪則

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

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蕭牆明其近也後世有謂患生於帷

幄起於肘腋皆是近意干戈猶甲冑之與弓矢戈主刺干所以

蔽敵之刺分崩離析分崩也中又離析○四分魯國下三註季

孫舍中軍季氏能背中軍不以此歸公家也○卑公室也四分

公室故公室愈卑也○魯之中軍作於襄公之十一年毁於昭

公五年中軍有三作中軍時已自君弱臣强了經於襄十一年

書曰春王正月作三軍註三家分公室之始也此軍字是軍國

之軍非對民言也卽民也初魯只有上下二軍盡屬於公有事

則三卿帥之以征伐耳初不屬三家三家不得擅而征之也季氏

欲取而屬之於已三家不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一則不爲公

所征矣然孟氏特取其一猶以三分歸公叔孫氏猶以父兄歸

公而季氏則盡取之矣惟以時貢獻於公盡取也者違其父兄

子弟俱征之無有入於公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

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禮樂征

伐本天子之事也故曰自天子出

陪臣執國命內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其因襲之弊或自家臣出

矣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盡禮樂征伐旣出自諸侯大夫則禮

樂征伐只爲侯國之事而不復爲天子之器矣故只稱國命或

曰何不只言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此猶可疑且下文曰

政不在大夫政是以國政言也然於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速說

不去故貫說爲是若不貫說則陪臣執國命與自大夫出者正

一般如何說是愈甚○陪臣陪者副也重也○自諸侯出者王

柄下移也希不失者失其柄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

子云然此政字只是國政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或是言賞
罰號令若指定禮樂征伐則當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諸侯可
見是國政無疑○此章統論天下之勢不可以政不在大夫爲
主國言爲上有天下字便是通論天下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又見當時爲上者皆不免於庶人之
議故云然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此四字當重在
天下有道之下庶人不議之上○上無失政此失字與下文失字
來盖此是通論天下之勢正與自天子出意同
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此是上
無失政既說上字便該得廣
或以政爲禮樂征伐者非天下有道諸侯安得有禮樂征伐爲

大夫所僭邪若陪臣執國命却是禮樂征伐盖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之柄或移於陪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之柄亦不及
於諸侯纔大夫
天下有道便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故政不在大夫而庶
人不得而議在此兩節非知承上言或以政不在大夫便是上無
失政者未安容徒端說
祿之去公室章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如今祿去公室有五世政逮於大夫有
四世故知一私之將微○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
之日近也○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互言也故集註只用故事都
不計較重任大夫○依南軒祿去公室又一世而政移於大夫

則此說不通○綱世曰春秋之初者威生之謂也春秋之書名
滅長之謂也春秋之討者滅收之謂也此即所謂有隱桓非閔
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之意與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益者有三友損者亦有三友以益者言之直善而無所回互者
直也吾友之信實而無所欺偽者諒也吾友之該博古今而識
見通敏者多聞也吾友之大友直則聞其過矣友諒則進於誠
矣友多聞則進於明矣有不益乎習於威儀而不直者便辟也
吾友之工於媚悅而不諒者善柔也吾友之習於口語而無聞
見之實者便佞也吾友之大友便辟則不得聞吾過矣友善柔
則誠心日喪矣友便佞則聞見日趨於卑陋矣有不損乎三者

損益正相反也
大抵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
者可不謹哉故孔子他日有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
聞其香則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
臭亦與之俱化矣甚矣友不可不慎也然朱子於友直則但曰
聞其過至於友諒則曰進於誠友多聞則曰進於明下一箇進
字者盖以誠明之道甚大非友諒友多聞一會便能誠明了故
各下箇進字有斟酌也○直與諒不同諒是朴實頭無柔邪的
人直者是曰是非曰非面折人過失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
便辟便習熟也時間張也便辟者作俯作仰迎喜迎怒也衣注
雖甚都雅而實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故曰便辟謂

習於容儀而不直
○綱目漢哀四年二月下尚書鄭崇獄殺之云云饒覺曰便辟
或觧云便者便人所好辟者辟人所忌便佞便辟猶驕樂宴樂
便辟威儀上便習也便佞口辭上便習也驕樂以驕為樂宴樂
以宴為樂也○或謂益於人者之友三損於人者之友三此說
未當益者損者據見成的人說如闕黨童子章云益者歟可見
○益者損者或曰不以說益於人損於人只謂益者損者這他
如云益友損友皆據其人而言又如闕黨童子章云益者歟之
益者、

益者三樂
樂節禮樂與內外說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
存之熟就心說守之正就事說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

樂以實守之正則外有以養其威儀節奏之文其為益何如
○節禮樂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
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
在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
無非一中之所存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
其一一皆至理所寓也
○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家為善則見
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之若自己出思合見人之善則臭味
不相同不知不覺而妬之忌之自然是不當說起說起則見形
已之短不惟自家不肯說起亦不要聞他人之稱說矣驗之世
人自見得有一段好笑處○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
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賢友直諒多聞便是不
必別討多賢友此等般所以得為君子
○樂道人之善則欣慕勉强之意新所謂見賢思齊者有之樂
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士集而過失日聞誠明日進矣其為益
何如○驕樂者侈肆而不知節不是小小峻宇雕墻之類也此
侈肆是就他身上說言動驕縱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與節
禮樂相反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荒寧群居終日
博弈戲翫之類都不以進脩為事欲心方肆善言無由入也○
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如飲食聲色之類惟歌童舞妓佞客之
徒見親則君子日疎大註此三句雖皆者間則常者可入在損

矣何界且在本文上三句內大註只是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
意鄉把上章則聞其過諸則字同例此說未當○總是以侈肆
對節禮樂惰慢對道人善淫溺狎小人對多賢友非解損字也
○侈肆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惰慢而惡聞善
則雖有賢者亦不樂告以善道矣淫溺而狎小人則所謂與不
善人居久則與之俱化矣是其損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
○如言猶未及我未可言也而遽言之是謂之躁言既及我可
以言也而又不言是謂之隱或不先不後時可以言而所與言
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故又當察君子之顏色何如
若都未見顏色悉己之意而言則謂之瞽此所謂三愆而人之

所易犯者也聖人言此以見侍於君子者所當戒與○時無司
不能察言觀色察言帶說大抵人情心喜則色喜而言亦喜心
怒則色怒而其言亦怒矣心左則色左而言亦左心右則色右
而言亦右無目只是訓瞽字義此瞽字恐是借說與躁隱類同
無目字不必拘
○未見顏色而言終是未可言而言也或君子之言未及我或
坐然問而有齒長者在是亦未應我言也是謂言未及之或君
子專問及我或長者已對以次及我是謂言及之也一說專主
侍君子說君子言未及之而我言則為躁君子言已及之而我
不言則為隱或言而未見君子之顏色何如則瞽然據黃氏注
氏之說亦未為不是侍君子事也且說得更寬故從之

君子有三戒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故戒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則徒於鬪故戒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前無
所希而身家之慮重矣故戒在得○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
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見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
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待字也要
分曉無血氣則無是形矣○血氣未定是方動也少之時猶[illegible]
前後也壯之時三十曰壯也老者五十血氣始衰以後也○人
到老來發節亦是要氣已老而日之精神鼓舞至是已倦而本
然之俗心故係未覺至是畢露矣故曰四十見惡其終也已○
得貪得者義所當得者則何戒故特解作貪得○三戒皆是以理
自持而不動於血氣也
要之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夫子特隨時而指其易者耳若
學者於此三者尚當如曾子之一日三省始得○新安曰朱子
之說欲以理勝氣范氏之說欲以志帥氣要之志亦是向於理
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無不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
字亦混了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賦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
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畏大人者以
其爵位通顯齒德俱尊也敢不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
憚也○畏者嚴憚之意也謂非畏縮也大註知其可畏則其戒

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此戒謹恐懼亦貼畏字不要說是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靜時存養工夫也下箇知其可畏正應下文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此亦理之必然
○三畏本平說然以下文照起方見重在天命君子惟知畏天
命也故於大人聖言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畏天命也故狎
大人侮聖言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為首但觧
頭與下章則有輕重先後至下文亦做三條說大文於狎大人
上不曾有節故字大註皆是發明之辭然則下節過狎大人以
何曰只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至指大人則狎之聖人之
言則侮之照此而已
不必依小註以大人為天命之所存聖言為天命之所發只是

說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君子有三畏小人無之只是
敬肆二者而已所謂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此也○君氏
註不知畫在知不知上乃謂小人不務脩身誠己故不畏與本
文意小異故在圈外○君子所畏在此三者然則死生非所畏
也利害得喪非所畏也毀譽予奪非所畏也此非正意亦可推
見

生而知之者上也

人之氣質大約有此四等如其所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生
而知之無待於學者此上等氣質也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
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有待於學而亦自知學以求其理此次等
資質也又有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

則必待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清明
純粹之氣雖困而安之恬不事於學則民斯下矣全以氣質言
○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
思困是於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
有所激而自然學○困而學之者昏中猶有明也困而不學者
則全昏矣

君子有九思

視便要看得透不為物所蔽是謂無所蔽聽便要聽得透不為
人所壅是謂無所壅色思溫所謂溫如其玉也貌思恭惰慢之
氣不設於身體也言思忠心口如一也事思敬執事敬也疑思
問必解其疑也忿思難忿小忿也見得思義不苟取也視思明
便是非禮勿視也非禮而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矣聽思聰
即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也
視聽聰明主理而言不是泛泛聰明者朱子論飾蓋九思都是
君子思誠之功不是泛泛見得分明聽得分明便謂聰明○九
思次第饒氏說亦無妨蓋視聽色貌言皆吾身事件事疑忿得
則以身連事說然大抵都是君子誠身之事○九思亦似顏子
克了己後待人應事接物都在但不無終身顛沛造次之違則
自明而誠矣如所謂主敬行恕居處恭與人忠其方也謂之顏
大槩俱不外此

見善如不及

善不能如也不必待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本文只是誠好

惡字無其知好惡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指此非是
貼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注說惟日不足也如探湯亦惟之湯
方熱不敢共指也所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輔氏小註不
好

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書尚之志也上文見善不
及見惡探湯皆是求志之事
○求其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己所志者義也
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己○論一節似當先云吾聞其語矣然後
云吾見其人矣然先說吾見其人使今知從前有此語矣此人
在人自會得
○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遂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

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
與達道意重復了
齊景公有馬千駟
在車則爲千乘矣蓋一車四馬也○曰死之日民無德而稱者蓋
棺事已定所謂沒世而名不稱也新安身死而名隨滅亦是照
下文耳○民到于今稱之稱其高節也高節者正以讓大利而
不取也不含富貴而其貧賤也正謂詩詞相合
陳亢問於伯魚曰
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
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
○學詩學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

之訓亦然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異聞也而所聞
者竟無異
○伯魚之荅陳亢麤氣偯好不忝爲聖人之子矣豈眞不才陳
亢始終之言都是俗夫之見氣象費壞
問一得三在下文又聞君子之遠其子陳亢俗夫之見以爲實
然非微意之言也故上云陳亢退而喜曰○聖人只是不私其
子〻非是遠其子也遠其子便是有意了此陳亢之所以爲陋也
邦君之妻
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是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
之法耳必有爲而言○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夫人也此
君字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

是此意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〻
此一章上條序其事下條序其言故以遇諸途帶上言謂孔子
曰處方分過
○陽貨欲見孔子〻陽貨欲得孔子來見己也孔子不見不往見也
貨於是爲之計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故瞰孔子不在而歸之豚歸饋也與也是欲令孔子來拜而
見之也若在則拜受於家而不待往拜其門矣當時貨雖非大
夫貨行大夫之事而以自居矣孔子以其爲叛人若不之拜則
非所謂遜從者矣貨即瞰孔子亡而歸之豚使孔子而宜往拜

之則中彼之計使孔子而不拜之則失己之禮故夫子亦待其
不在而往拜之蓋欲其內不失己之禮外不中彼之計也不意
遇諸塗〻問何以知歸孔子豚之爲瞰亡也曰若不亡孔子何
消往拜也若非貨有意瞰亡孔子亦豈肯用意於瞰彼之亡○
問孔子見南子何不見陽貨曰南子小君也陽貨陪臣執國命者
也孔子何爲往見之他當時若不來加禮孔子孔子亦何故要
與他往還
○謂孔子曰來迎而謂之也予與爾言句絕不可帶曰字讀可
謂仁乎貨意謂仁者志在國家也子曰不可蓋懷寶迷邦則忍
矣焉得仁可謂智乎貨意謂智者動不失時也子曰不可蓋好
從事而亟失時則愚矣焉得智日月逝矣言及今不仕則仕將

無曰矣曰吾將仕則固未嘗不欲仕而亦未必於仕也故訓義
曰且然而未必之辭
大註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此句不可分解如懷寶迷邦
可謂仁乎是譏孔子之懷寶迷邦而諷其無懷寶迷邦而速仕
也下條亦然孔子若不諭其意者只據理荅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是譏其徃日之已過來日之不多而諷使速仕也○
懷其寶寶謂道德也迷其邦謂不得他道德用好從事如從王
事之義○歲不我與猶我留底歲月便是與他底與之義如
此○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此句似當分不分决說
不得○日月逝矣一條是承上文懷寶失時二條言貨意謂孔
子所以日月逝者皆以懷寶失時而然耳故諷之云歲月不為

我少留不可終於懷寶失時也○不復與辨者未辨其未嘗如
此而亦非不欲仕但不仕於貨之意也不自明也然終無所詘
○孔子曰吾將仕矣不可依合講偶言我今將仕而不終於懷
寶失時此說不是依此說則孔子已自認是懷寶失時了不可
從○吾將仕矣只是未嘗不欲仕之言然陽貨猶望孔子决不
成仕先儒謂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
亂耳盖當時孔子若仕便是仕於貨何也陽貨因季桓子而專
國政孔子若仕則是仕於貨為助彼為亂矣此所以决知其不
成仕也陽貨所以諷孔子速仕者欲得孔子用也非欲其助己
為亂而何先儒所謂但不仕於貨者以此
○陽貨之問者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荅不認作自家身上去

或莫作義

及其曰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仕矣應荅如響全不與較此所
謂直據理荅之不復與辨者不諭其意者○或曰兩箇曰不可
都無孔子字至下文方有孔子曰為何只有後章居吾語汝都
無曰字為何且此章好從事及日月逝矣都無曰字亦為何可
見文字有不必泥者而以為陽貨自設問荅者妄也○陽貨奔
齊曰吾欲張公室即此一言觀之當時陽虎作亂專政盡自以
為救國之迷亂也自古奸臣所為未有不假名義者之語類
陽虎云吾欲張公室又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矣可見

性相近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此章大意若只人之善惡分數相去或相倍
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如此之相遠者夫豈其性然哉原來他

性本自相近未至如此之相遠其所以如此之相遠者皆由其
性也此是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以其理落在氣質之中也如此則
是氣質之性而非指天地之性矣氣質之性據見在言固有善
惡之不同也然以其初而言則實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雖不
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惡分數大槩亦争不多豈有如此
之相遠哉其所以有如此之相遠者由後來所習而然耳夫豈
其初之本然哉蓋當時之人皆以為由性如此故夫子云然○
饒氏云天氣而地質氣輕清而質重濁也
以其物而言此物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故在性字
內抽出若天地之性固不得謂相遠亦安得謂相近然說相近

豈有不同天地之性安有不同本註初無對後面習字說○性
從下明近便非人矣既是人則性猶相近也何也形相類則性
安得全不相類○既無氣質如何又只言性而註又曰氣質之
性是如何蓋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而
其本然之性常為之主故云
性相近只說得中人上下者耳故下章除却上智下愚說○伊
訓習與性成夫子之言性習本此書傳所謂太甲習惡而性成
者也言習成如性成貫近所謂習慣如自然○闢孔子言性兼
氣質而言不知孔子之言重在理上重在氣質上曰重在理上
蓋是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離乎氣質者而為
言耳故曰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孟子之言性

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蓋雖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
也
孟子性善之論要亦孔子之言但孔子語意渾全而無弊孟子
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非即孔子習
相遠而性相近之言哉同一扶持世教闢曉人心也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必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
謂道而繼之者善乎以賦予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
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
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
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而今觀之謂性
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考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

察之凡愚無一不合信乎其為相近也謂性為皆善則自此而
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凡庸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武之聖
亦未必其盡與堯舜為一孟子蓋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之也
言性之說全本然而始精以善名為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
為氣質之性此說既出然足以究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
因此陰疑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
質而言爾由為之由譜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
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指天命流
行之初者言也推性之所自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於
人而言也即其所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
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務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明其

已上者以究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
之凡一類者無有不同而識意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
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
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
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鼻口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其所以
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
發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
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
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
矣此相近之說也奈何主性善之說而遂疑性相近之說耶故
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下中人

以上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來孟子
專言性善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
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然
夫子而已矣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
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忍性
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由上章而言則美惡可以習而移矣然惟上智下愚則非習所
能移矣方知上章云云是指中人上下者而言耳或曰如此則
大註氣質相近之中中字當作外字蓋上文渾淪說出謂之中
亦是謂之外亦是此難以口舌辨

自性而言則曰美惡自習而言則曰善惡集註當如此看然性
固有美惡若幷兼氣質言則亦著不得惡字矣聖人說話自是
平上曰性相近兼氣質而言此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以
性相近一句未完也是多少平易穩當者孟子千句萬句只是
性善雖曰主於救世然使孔子在其時必不如彼定須有少異
性相近不是有餘於仁而不足於義之說乃以其美惡高下之
等言耳○皇極外篇第四十七板曰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
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不移分明是不
可移不能移也而語錄又謂只說不移未嘗說不可移此又是
一時之言主大註為是
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
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程
子之說分明與孔子不合主於為訓則可故朱子置圈外然小
註又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者大抵程子云語其性則皆
善也此以本然之性言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即以氣質
之性言之故曰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
明強弱之不同隱然一箇性相近及上智下愚不移都在其中
矣孟子才者性之能也有是性則有是才尤易見故特用才說
自孟子只說性善後人看不破信不到故有許多議論如善惡
混之說至周子太極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能齊而太極之理
即寓其間則分明是兼氣質了故程子遂有氣質之說而朱子
亦得有所據以辨此章之旨

程子云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既知是如此如何又說其質
非必昏且愚蓋程子雖以才言其實指自暴自棄者大要孔子
是言其不知學程子是言其不肯學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
不肯是以不能同處蓋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合也還要公
心看他○三品之堯舜禹稷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為惡
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
為善則誅于莘紂之勇人崇侯紂之佞臣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
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伯豎刁輔之則亂可
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

絲中物事耳○絃歌相連字或必叶於絃歌如是絃亦如是
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喜之是真則其
其所戲是假設以試其實見何如耳○夫子莞爾而笑云云其
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
如耳非虛戲也○夫子莞爾而笑者以衆人多不能用禮樂爲
治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當時孔子平說子游於此引之重在末句如
會講云我今爲武城宰亦君子也所宰武城之民即小人也此
說宰字游豈是至武城方學道如此便是以政爲學而子路
之所以見責於夫子者也夫意只云人人皆不可不學耳○君
子學道則愛人言學道方能愛人也豈臨時學道臨時愛人耶

又不可以教民禮樂爲愛人讀書最不可牽强○大註曰君子
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此只是貼本文兩句虛說不可入武城事
下文方言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此句自分明了蓋武城
雖小然人人皆當學禮樂如何得不教他
君子學道則愛人孔子說此時未必專謂禮樂而禮樂固在其
中矣禮樂亦道也故註云何必用此大道○子游爲武城宰只
是以禮樂爲教不是以禮樂爲學也故以子游爲君子學道似
泥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此註不
可分貼大文惟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則分貼偃之言是也不
可以與然有是言也同例看

公山弗擾以費畔
陽虎之畔只因季平子卒虎以平子嘗攝君事欲與璠璵葬歛
仲懷亦家臣也以平子立定公而復臣位義不可用此虎怨之
既而告弗擾擾亦止之後因桓子行郊只加敬仲懷而仲懷又
不敬弗擾擾以是激虎囚桓子逐仲懷諸人而與之畔弗擾據
費時虎又敗而奔齊或在晉矣○以費畔召此召字雖與孔子
召之則不往見之召同此召是聘召有禮在也
弗擾召子欲往者孔子其不在弗擾其欲因此以得魯柄而大
有爲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當時此數人據魯邦域之中而畔
若不得他馴化魯未可爲也故夫子始欲往
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已而已矣又何必公山氏

之往也此弗擾季氏宰不解公山著以下文有公山氏字在也
子以彼惟不來召我則已夫召我者豈徒然哉意者必用我也
當此之時如有用我者則道將自我而興吾其爲東周乎言東
周對西周言也周自文武定都豐鎬在天地之西而魯在其東
使孔子用於魯則周道其東矣言使魯爲東周也
問吾其爲東周乎是魯爲東周與抑孔子爲東周曰畢竟是魯欲
興之者孔子也二子言志皆欲得國而治之畢竟地位也是諸
侯之相然其事則君國之事也故孔子只是要周公不是欲使
魯爲天子纘文武而治也○孔子用於魯則興周道於東方是
周爲西周我爲東周也言又是一周也此與亡秦之續大務小
務語意相類○問集註於陽貨之欲見孔子謂不過欲使助己

為亂耳爺山佛畔之召獨不然乎門佛據誠意未召都有可以
挽回之機若陽貨全用機械如何可同、
子張問仁於孔子
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心存理得字何處
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箇心存理得處心存則理得不
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
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故答問仁與答樊
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與答樊遲一般有以見
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
己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己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
予宅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

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衆矣己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
所憑准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循
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
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
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開故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
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須解必如此解方得明
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貫說行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
而只說行五者處截斷與孔子異而邪人自不察之何哉心
公平貼五者周遍貼於天下小註分心公平理周遍不是○大
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
意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

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方為仁○鄭齋之註求
當輔氏所謂恭則仁之著諸語及仁之體用字面恐皆非本旨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召子欲往其迹實可疑若田陽則智足以知夫子矣他弟
子豈都不疑然都不見問而子路獨數數不悅此又子路之優
於諸子處○觀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以其能浼人學
之往也如之何恐其被浼也見汙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猶君子不入之言也謂之不曰不曰猶言我
向日固有不入不善之言也亦獨無堅者磨而不磷白者涅而
不緇之言乎○不曰不觀堅乎磨而不磷而曰不日堅乎 云云
此必亦孔子所常言也言吾固有是言矣又獨無此言乎吾今

日之欲往爾當以此言律我而不以向所聞者泥我也○春秋
胥書春王正月胡氏傳曰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
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此其
證類也如何為磨而不磷如何為涅而不緇大槩是言德之盛
而人莫之浼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
機○涅染皂物謂染皂那物也以染字五色皆用得涅則只是
染黑故曰染皂也皂字活非謂染那皂物也、
磨而不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為其無
變通也即是上文子欲往之意若他能浼我則不可往矣○堅
白磨緇分明都是借喻說有以德之堅白言者作實說了如此
則磨磷涅緇等語都說不去

吾豈匏瓜也哉之說言其伸縮在己去就得以自由如此則與
上文意思少異盖佛肸所以不能免我者以我堅白故也若依
此說則又是以我能隨時應變彼不得而免我又一意了堅白
二字亦不必於聖德說如何是堅如何是白既如此則今之說
之者又何如匏瓜繫而不食如長沮桀溺輩亦生此聖人斯言
似亦意有所指者○吾豈匏瓜也哉此節再不解意者以正意
都在上文不能免己內了○匏瓜只是一物此是指稱起底匏
瓜故言繫非在吳之匏瓜也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知生
物為愛人也不曰愛人而曰生物見聖人之仁同乎天地也
公山佛肸之召夫子始欲往者盖皆權制從避之意而子路不
喻輒不悅而有言夫子固難於顯言也姑應之云云亦是有此

四書叢引　下論八卷　五二

理也忠意聖心尚未白於千載之下○或問虎與不狃欲去三
桓一也虎欲見而孔子則不見不狃召而孔子欲往何也盖不
狃召為叛臣勢不得來見聖人故欲見而召不害有向慕之誠
虎既可得見又瞰亡而歸之豚則其負念猶矣且二人雖皆欲
去三桓然不狃則真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舉耳虎
則意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為自己之利而已觀於
異日齊欲伐魯而不狃止之虎乃請三家於魯則可取見其用
心之不同矣夫子之不見虎而於弗擾之召則欲往殆謂是歟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夫子肯呼子路而問之分明要纔其病以見欲有是德者當務
於學以知其蔽也故下文皆直勇剛都就子路身上之所好者
曰仁智信直勇剛六言天下大道理之名目故先之也
六言之。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如恕如仁等皆是一
言也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也東萊說蔽與掩也如為物遮
掩猶稱其一偏而不及其全體也如其蔽也愚則其仁亦一偏
之仁而非正體全體之仁矣餘倣此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正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
非其正者也○六蔽俱在不好學後若好仁等而又好學則
無此蔽矣○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記載皆學也
此章可與恭而無禮則勞章參看亦與孔子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章同○仁者必不愚知者必不蕩此是為仁智者之名而好
之者不知明理故有此蔽而好仁未能仁好智未能智也

四書叢引　下論八卷　五十三

好仁不好學則有不當仁而仁者矣惟學以明其理理明則自
無此蔽而仁其所當仁矣愚謂愛人而失己也
好智不好學則為索隱之智而有窮其所不當窮者矣其蔽也
蕩猶言其失也蕩總是失之蕩也不可謂為蕩所蔽此說當更
詳蕩用心於虛無之地也謂窮高極廣而無所底止窮高直說
極廣横說蕩意自有著落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大凡言必信行必果則不顧義理只要
我信而於人之利害有不恤者矣賊謂傷害於物不可只作害
事說害事不與做賊賊者害人之名要得此意出大抵只要自
家信使顧不得他人利害使至害人矣言物者兼人
好直不好學則訐以為直而絞矣為其無含弘寬緩之意而幹

謂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最切

好勇不好學則不知義理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

好剛不好學則笑世傲物鉄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著前後所謂躁率也獨解狂爲躁率見得不是志大言大之狂

剛惡也剛就體性上說勇就敢爲上說

小子何莫學乎詩

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下文多識字如何兼知行

可以興誦詩可以感發己之志意也可以觀誦詩可以考見己之得失也可以群誦詩可用於群也可以怨誦詩可用於怨也以下皆據詩言云云而見其當學以此詩之法爲聖人意者非也如此則當云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然學詩又有法云云

而大又發何可以從都說不去惟其和而不流故可以群惟其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惟其人倫之道無不備故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又詩中有許多名物故又可以資多識此說最也

感發志意考見得失與群怨者所作也有此數句皆言學詩之有益於己以見詩之當學味考見二字分明是因詩所美所刺之得失以考見己之得失以可以群以其和而不流也可以怨以其怨而不怒也獨感發志意考見得失二句是正貼興觀二字不可作一例說今人說者或都作推本說者固不是或都作正貼說者也不是如何說可以怨而不怒可以和而不流爲是正貼耶聖賢解書隨文隨意宜若後人推本則一例推本正貼則一槩正貼今人有見者亦不如此

詩有善有惡故可以興有美有刺故可以觀

關雎性情之正鄭衛淫奔之風讀關雎鄭衛之詩則可以感發志意二南王化大行黍離王教始衰讀二南黍離之詩則可以考見得失

君臣之情雖通而君臣之分自存也天保之視君鹿鳴之燕臣讀之則知和而不流矣如凱風之於母祈父之於君雖有憂怨之辭而無慍激之意讀之則知怨而不怒矣小弁凱風之怨親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自責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是怨而不怒矣祈父之怨君足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祈父軍帥也不敢斥王也是可怨而不怨也

讀蓼莪之詩則近而事親之孝可得矣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讀四牡之詩則遠而事君之忠可得矣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關雎以鳩騶虞以騶之類葛覃[illegible]之屬則易識草木之名亦由是而可以多識矣

由是觀之人而不學詩則無以興無以觀無以群無以怨邇無以事父遠無以事君且於鳥獸草木之名亦有所不知然則小子亦何莫學夫詩哉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

此爲字指誦詩正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

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而人之最切者也於此而不

冶則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况能
及遠乎如云州里且不可行况蠻貊乎意故曰正墻面而立正
墻面而立正謂近處不可行也○不爲周南召南則身且不知
脩家且不知齊何望其能經邦而濟世正君而善俗哉○註一
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有知行意○正墻面而立此正字可以證
易經正位居体之正字
禮云禮云
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鍾鼓則有本有末禮樂之正義
也當時人只以玉帛之屬爲禮鍾鼓之屬爲樂故夫子發此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見得徒事玉帛者不足爲禮必敬而將
之以玉帛乃爲禮也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見得徒事鍾鼓者

不足爲樂必和而發之以鍾鼓乃爲樂也○只此兩字含蓄多
少義理盡天地之內道理只消禮樂字都蔽了○且如置此兩
椅椅倚也謂之椅者人之所倚也身所掛倚也○程註必相統
屬禮也必相听順樂也又見綱目第四十六卷之二十一葉朱
滔田悅王武俊李納背自稱王條下胡氏註○被云聖人嗟禮
樂之爲禮樂有非朱安所能盡也
色厲而內荏
色厲而內荏色對內言見形於外者皆是如論篤亦色莊也此
以當時在位之大人言故曰譬之小人○言今有一等人色尚
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爲一放而內實柔弱甘於利而牀
於害如此之人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譬之於下人其猶那穿

窬之盜也歟盖穿窬者內懷爲盜之實外飾非盜之狀都是
人看破他的意思○大註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者盖此等盜
名於世而畏人知猶穿窬者盜物於人而畏人知也
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二字都要體認鄉者鄙俗之意鄉人之原愨者非士君子
公論之所在也原者謹厚之意其實未必能真謹厚只是同流
合汚不爲異於人瞞得人人都叫他好耳若果端的謹厚則何
惡於原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似德非德則亂乎德矣盖
子曰云似德非德故有中間之意也又云天下之正理○一鄉
皆稱之無所不是人皆以爲德只是如此了豈不亂德○德之賊
也賊字如害字他不作盜賊之賊又有小異

道聽而塗說
道猶下路也塗是前頭路謂才道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
於此而今路上才聽得一句善言不知存之於心以行之於身
乃到前頭就與人說了如此則只是以資口說而已何有於我
哉德之棄也盖實有心於進德者聞一善言他自能蘊畜於不
言之表而潛玩其理或踐其事而不輕於口頭說過○所貴於
聞善言者以其欲行之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嘗
以德騰口說而已○德之棄也德字以行道得於心者言謂所
得也德之賊也德字以道理之正言如所謂德善之類二德字
小異
[illegible]夫可與事君也歟哉

背病

鄙夫若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方其
貴權利之未得也則躁急心熱千方萬計只患不能得之及其
富貴權利之已得也則戀位耽寵爲深根固蔕之計只患恐失
之夫事君而至於患失之則何事不可爲哉小則吮癰舐痔大
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太叔鄙夫患得患失而至於無所
不至如此與之事君徒足以賊吾君而病吾國耳與之事君可
乎自其未得之也至無所不至皆盡說鄙夫之爲鄙夫者如此
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蓋仕者都
有同寅協恭的人如今之君子同拔茅而連茹者是也小人亦拔
茅而連茹○鄙夫云 皆只不足與同心戮力以佐邦家也如
小人之朋姦同心固攻淵之才者姚宋亦戮力以興唐又如古者

凡官非濁亂同朝皆有與者○鄙夫甫惡附勢之絲亦有其早
而陋也大抵治人或守欲重而識尤爲重無守由無識或識未
透也○吮癰舐痔癰以病也痔後病也蒙本以吮癰舐痔爲柔
惡弑父與君爲剛惡看來不必分剛柔只分小大但是能吮癰
舐痔者必能弑父與君凡計利自私之心乃弑父與君之原○吮
癰舐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許昌靳裁之許昌地名靳是
姓裁之字也性理中載朱子曰胡安國學問多得許昌靳裁之
啟發後得之上蔡爲多考胡之守至朱先生嘗著知言伊洛淵
源載胡公行狀有曰胡公入大學同舍有許昌靳裁之嘗與論
洛擇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振知
識益明

古者民有三疾

氣失其平則爲疾疾身之疾也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以其
亦失其平也或是之亡也者不敢決然之辭○氣稟之偏者謂
之疾肆廉直是也只是無學問以變之耳若夫蕩忿戾詐則是
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此不可不辨濟堂陳氏之說所以害道
也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不可
依蒙本分知行此章大槩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
言

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
肆廉直之流也

狂矜愚不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爲狂以忿戾爲矜以詐爲愚者

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爲狂不得爲矜不得爲愚故曰或是之
無也今之疾亦非古矣

不拘小節即志願太高便會如此○肆是近處肆蕩則遠去矣
矜者持守太嚴廉則稜角峭厲而已○廉只是有稜角觜依朱
子小註分義利說與大註稜角峭厲之說相背○愚者暗昧不
明直則徑行自遂而已○詐如何謂之愚行險僥倖挾私妄作
未有不蹈於禍者則亦愚而已矣

惡紫之奪朱也

凡天下之理有其非者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能惑人以
色之似者言之紫似朱而實非朱故惡紫之奪朱也以聲之相
似者言之鄭聲有似雅樂故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夫天下之是

說過了

非自有定理非可得而亂者惟利口之人舌端變化能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或不之察則爲之顚倒而邦家亦由此而覆矣其
可惡孰甚焉利口能奪正理故覆邦家○上二句起此一句上
二句末用也字下一句末用者字○非朱而似朱則能奪乎朱
矣非雅樂而似雅樂則能亂雅樂矣佞人殆故利口覆邦家未
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亂雅樂說孟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此却對得覆邦家辭亦是利口之害然又深一重了○利口
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能倒置得是非惟其能倒置是非是
以能覆邦家○惡紫下奪朱也集依語録孟子分明引孔子曰
惡似而非者云云惡紫恐其亂朱也豈此處作奪字便說那了
朱就奪了朱耶○孟子引孔子言似是而非凡六條總是起那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一句論語記孔子此三句上二句總是起
下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一句依此看來三句分輕重昭然矣

予欲無言

以言語觀聖人如何樣曰是尋常聽得聖人說如何爲仁如何
爲義他然後從此去求聖人之所以爲仁爲義處殊不知聖人
一動一靜無非教之所在善觀者當自得之不待聖人一一以
言語指陳出來也如顏子便不如此○惟其徒以言語觀聖人
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
不得其所以言雖能以語言觀聖人其實所以觀之者亦未真
實到精微蘊奥處此必然之理

四時行焉時推一時時時有不昧其候百物生焉物各付物物
物自不踰其則豈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何聖人之道亦理
渾然周流於日用之間而泛應曲當在學者潛心以觀之耳不
可依輔氏以天理發見貼百物生流行貼四時行其以發見安
在流行之上亦自有理○妙道精義依孟子配義與道註必有
體用之别妙道精義之發發讀發見不是妙道精義在內面却
發在動靜上○聖人一動一靜註都在天何言哉內何以貼聖
人一動一靜都說不言處說○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
不喻也然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依新安謂無
中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
終身他日日月之喻宮墻之譬夫階之辯是亦窺得有天何言
哉意不然如何勉強推崇得至此○夫子發此以警之不是自

珍重有吝教之意只是喚醒他使知所以體認吾道而不徒泛
泛然領解於言語之末耳

孺悲欲見孔子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求欲見孔子想當時必有
以得罪者所以孔子托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使傳命者方
出戶則又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也夫孔子於孺
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使之知非
疾拏之也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乃所以深誨之也○取瑟而歌
取瑟而絃歌之也○南軒以爲使將命者聞之非也將命者自
是孔子遣人方其辭以疾之時將命者豈有不知其非疾而必
取瑟而歌方知耶自是使孺悲聞之其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

以時下階取瑟使所聲徹於外爲孺悲所聞耳豈有客人帶人
直將命到主人居處處耶若此則只辭以疾將命者亦曉得是
無疾了

宰我問三年之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只到朞年亦已久矣爲何蓋居喪則不得習
於禮樂夫君子三年不爲禮則禮廢日久而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則樂廢日久而樂必崩矣彼必三年其害有如此者故一年
言之穀之舊者已沒新者又升且鑽燧以取火而四時之木皆
時迭改由此言之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期可止矣又何必
三年此兩條亦是以一年何妨一年自可以止所以盡上條期已久
矣之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三年字輕

舊穀引　下論八卷　六二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以歲一收之田言如今年正月至明年正
月固是舊沒新升如今年十二月至明年十二月亦是舊沒新
升春取榆柳之火云云春火之在榆柳者旺也云云故榆柳青
木色棗杏赤火色桑柘黃土色柞楢白金色槐檀黑水色四時
之色也

周禮又云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註季春則
火星見於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
秋則火星伏於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鍊冶焚薙不爲
也○方長不折如何於季春則火焚萊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

季秋焚薙

朱子小註云夏季又取一番火者土旺於未故再取之蓋春木
夏火秋金冬水四時既各取太土旺中央季夏十八日內却有
土在雖四時而有五行故一年五番取火○鑽燧謂鑽取那燧
以改其火故註曰取火之木非取火於木也凡木中皆有火燧
是也故取其燧之火以傳鑑曰燧人氏鑽木取火此又一說
凡木皆有燧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其火非但取其燧
萌而已改火者改舊用新也說改火便兼了四時該春取榆柳
之火此火即燧也既取此火然以木傳之而所傳之火皆榆柳
之火也未知是否者鑽木畜火不息○古人鑽燧改火者對時育
物之道參贊化育之機也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天地位萬物
育

宰我以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云云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

舊穀引　下論八卷　六三

焉耳此說固忠厚然不知宰我獨以此爲疑是如何則其心可
知矣

食夫稻

此只榮言汝於父母之喪三年之內食稻衣錦於女安乎自始
喪至大祥之內皆是如此集註意自平正○註是按禮云云見
得三年之內總無食稻衣錦之理其註皆一食一衣詳之自見
既殯其食也粥其衣也粗衰既葬其食也疏食水飲其衣也受
以成布期而小祥其食也始用菜果其衣也練冠縓緣腰絰不
除是皆無食稻衣錦之理○食夫稻謂食稻飯也粥不與焉此
二句總說三年之內如此於女安乎言於汝心安否曰安則不
察其心而自以爲安於食稻衣錦矣一本作耳

而一作否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者心不安也聞樂不樂者心不安也居處不安者心不安也惟其心不安於此故不爲也爲字指食稻衣錦言核卒辭爲字是短喪不是食稻衣錦不知期年之外即食稻衣錦便是短喪另爲字即食稻衣錦喪本文爲切○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稻衣錦相入也爲字承上汝安則爲之應下文汝安則爲之二爲字音皆同

予之不仁也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仁以性言愛親以情言○所謂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者朱子此註曰由自故是如此說然只就愛親之薄說他不仁不做推本說似亦可且愛親以情言仁以性言人性皆善豈有不仁者若曰由其仁故愛親之厚却使得不知朱子何以如此解且上條此末子之言也

一句亦似不必下盖本文雖無曰字兩箇汝安則爲之且食旨不甘亦非語作宰予說耶又前條取其短喪之說一段看宰我四護此語亦可不集而又置在圈內似不可曉且其曰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此句尤不可曉夫子上文既責之曰女安則爲之云云矣宰我何至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乎聖人只是深探其本而斥之耳愚此說則所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爲也倘朱子再詳集註此等當削去○愛親之薄就安於食稻衣錦而喪不三年上說不仁者以其心之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天下之通喪謂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除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便罷既有三年之愛如何却無三年之喪以此見予之不仁

孔子三條語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孔子此三條始終只是要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絶之雖怯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已者所以爲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以孝弟爲已者亦此意可見聖賢自非常

飽食終日

博局戲也局限盤也依詩學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大意如今之擲骰子有箇圈圈中有梟獸侯依詩學後說骰只當作投陳思王博陸謂雙陸也博經云陸六博六博者六棊子白六棊子黑通十二棊子即劉靜王氏註

所謂六箸十二棊也

難矣哉無以入德終有患害語孟飽食而一無用心則妨功廢業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矣

夫博奕不可爲者也然爲之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則人可以不用心哉蓋非教人博奕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君子尚勇乎

子路勇則勇矣義則未也故夫子答之如此所以救其失而進之也君子義以爲尚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爲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下節云云都去了○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此非竊盜而已强盜剽賊也是須見勇意夫有勇無義之害一至於此則夫君子可不尚義而徒尚勇乎○三箇君子當

含洪一作含蓄

分別君子尚勇與君子義以為尚此二箇君子皆以德言君子

有勇而無義對下小人說則君子小人皆以位言也

君子亦有惡乎

子貢問意謂君子於人無不愛不知亦有所惡乎子貢蓋心有所惡也故以質之夫子子曰有惡夫人固不能無惡但隱惡揚瑕者君子仁厚之心也若見人之惡則說說然宣諸口樂得其短而攻之是誠何心哉仁厚之心絕無了故惡稱人之惡者凡居人下須要有忠敬其上之心此亦天理也且如上人有過當當為之揜覆無過而以己私謗訕者乎是無忠敬之心矣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人固不可無勇然勇必合禮而施於其所當施勇無禮則為亂矣故惡勇而無禮者人之作事必先明義理

當時勢果可為然後決然為之使不至窒滯若都不度理勢果而窒焉則妄作矣故惡果敢而窒者果敢而窒是自己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窒就作事說

賜也亦有惡乎夫子以子貢問有惡知其必有所惡也故問以發之觀夫子之所惡如彼子貢之所惡如此此皆惡其所宜惡而合乎天理人心之公者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徼以為知伺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為於人之情偽無不知者也不安分不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強以下凌上以少奪長而自以為勇者不遜為勇也訐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略無一毫含洪之意自以此實直者訐以為直也○徼以為知小慧之知也不遜以為勇無禮之勇也訐以為直以曲為直也

不要作大字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觀註惟仁者能惡人可見○惡徼以為智者三句不可以為似知仁勇而非者且如何貼仁字近時學者之弊如此處最大害所謂驅率聖言以就己意使子貢當此時又加一惡矣

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養猶待也

近之則玩狎矣遠之則疏斥矣二者皆非君子所以待小人之道近則失之不及遠則失之太過莊以涖之不近之也慈以畜之不遠之也蓋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自其近不遜遠則怨言之固見其難養自其莊以涖慈以畜言之則無難養者矣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

犯而示人以當忍待之之道使不至不遜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

年四十而見惡

四十成德之時成德者以此為斷人年至四十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矣於此而見惡於人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其亦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

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猶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先彼時紂惡未甚見諫者猶只因之耳至一後來比干諫則紂之忿嫉已甚遂發之至殺比干

若字一本皆

下詩武王之在所以隨至也故未嘗聲其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
輔是也且箕子之諫時已自拚死何係然紂然未甚殺之只囚之
耳然則論語此三句非特其事之難易可見其去留死生先後
之期亦只此爲據矣朱子或問從先後說不必周

殷有三仁焉

孔子此句眞萬世之公案義當時此三人或死或不死或去或
不去疑於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彼者故夫子即其位論其時
而原其心而直斷其爲同出於惡君愛國之心迹雖不同心則
一也此等公案非孔子誰能斷之如夷齊之無怨柔也之至德
武王之未盡善皆非聖人斷不敢於千古是非林中擇出一分
也今只虛心讀此大文則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

死三人者分明不同矣而孔子一之曰殷有三仁焉是多少意
理多少意味然當時三公者亦只各自認過了其曰自靖自獻
于先王三公之心直可質之青天白日照耀天下與來世矣○
至誠惻怛四字孰重曰至誠重然以惻怛爲主此處仁主於愛
言千載之下當想見三公當時一段憂苦之意微子之仁憂國
家之失祀也箕子比干之仁控其君於危亡也何嘗咈乎愛之
理曰不咈者何咈而實不咈也與中庸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之
不失同意蓋以迹言微子則遂禍而去之愛何在乎箕子之佯
狂而爲奴近乎怨比干之死一發索性以彰君之惡似無委曲
保全之意然同出於愛君愛國之誠心仁孰加焉由是而觀則
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矣

至誠惻怛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此仁字重在愛之理
上然惟不咈乎愛之理則有以全其心之德矣○三人之仁看
來看去孔子只是取其同一憂君愛國之心也無他深奧然細
味之仁道豈易全乎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夫箕
言乎一言而三子之心白天下之論定矣不然後之公議紛至
子必有所軒輊于其於其間也歟後朱子得此意著其論曰三
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云云
孟子曰皆是也又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孔氏家法也○
先儒非有所爲而爲之意看來孔子本意未及此
或曰聖人無死地若使處比干之地將不死乎曰此未易言也

只恐聖人當此境又自有旋乾轉坤之事不坐而與天下共亡
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或有諷之者曰屢被不用如此尚未可
以去而之他乎惠曰我之所以三黜者只緣直道耳夫直道而
事人則直道難容往往然也焉往而不三黜然苟枉道而事人
則枉道易合在魯亦自可矣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爲夫柳下
惠三黜不去云云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此所以
爲聖之和也下惠此言旨睨或人以不去之意而自許其終身
直道矣此所以終在逸民之列也○先儒謂據下惠此言便是
拋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最是

持一作待

仁人則雖不可化之人無不可爲之事矣然未可以是與聖
下愚也朱子曰君子不由也領此孔子之言○夷愚者三公當
時皆自以爲其制行得時中之道矣○士師刑官○書經舜命
皐陶汝作士師士刑官也師其官之長也其屬又有鄉士遂士
之官

齊景公待孔子

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其言曰若必如魯公所以待季氏之禮待
之則吾不能矣當以魯君所以待季孟二氏之間者待之既而
又曰彼雖賢矣樯乎吾老而不能用也夫以孔子之聖使景公
以季氏待之亦何足爲過然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未爲薄
但孔子之所以留其國者冀其可用以行其道耳故曰吾老不

用則雖禮遇之隆亦何取哉故孔子去之然此言必非面語孔
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也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萬爲諸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見與舜迭爲賓主
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似未爲過而乃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
少殺矣故大文豎此一段說話夫豈無謂而曰不係待之輕重
哉孟子曰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如何說不係待之
輕重且孔子行三字實通承上文意豈止專承吾老矣一句朱
子所以取程子之言豈在所外耶
當時只待以季孟之間而不曰吾老矣不能用孔子猶未決於
去也惟不能用之言既出孔子復何俟哉此所以果於去也案

乃當作才

公不能用之意蓋自於晏嬰使覺去自家或誤乎

齊人歸女樂

孔子用於魯魯國日有治強之勢齊人懼其歸女樂於魯以
沮之當時辭受之權在季桓子季桓子受之於是君臣之間荒
於聲色而怠於政事三日不朝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
矣故孔子行此孔子去魯之本意也以孟子參之方知卿不致
膰俎者直從一事耳○當用孔子時而受女樂簡賢也三日不
朝棄禮也○齊人歸女樂只說歸季桓子未曾說歸魯君則知君
相俱有而季桓子受之亦爲魯君受之矣三日不朝若君三日
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爲
仁鄉下愚以下爲賢析裏乃難以析來三仁三仁自是當乃故

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間然矣孟子曰不信仁賢仁賢是相連
字朱子以其此下便說孔子事故綴之於此非總上章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楚之狂人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此何時也而猶不隱何其德之衰乎且向日之不
隱已過之事今不可諫矣然來者之日猶可追耶向日之失猶
今而不可隱乎已而已而如今就可隱去了今之從政而不隱
者危矣味接輿之歌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
又慮其殆善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接輿此輩人亦甚高
論是孔子方可道他不是
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遂下車欲與之言而接輿自以爲是不

欲鬪其言趍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夫以此等人天資氣節之高使聞孔子之言其有不怫然而悟者乎

長沮桀溺耦而耕

長沮桀溺二人相與爲耦而耕時孔子自楚反乎蔡過其所耕之地孔子以濟渡未知安在使子路往問津焉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長沮因指孔子而問曰夫執轡者是誰子路曰是孔丘長沮曰正是魯國孔丘耶曰是也曰他人容有不知津處者是孔丘自知津而無待於問矣長沮此言以孔子數周流也蓋長沮是托此以拒之本是心不悅孔子之周流而不遂隱也觀其辭意亦何等人物○子路以長沮不答又轉問桀溺想當時子路之問長沮桀溺必見長沮與子路問答之言桀溺必聞故不問孔丘而獨問仲由且其辭語意又較從容得多

桀溺曰我看來滔滔者舉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爲者而將誰與變易耶言欲變易誰耶且彼在魯不合則去之齊之齊不合則去之衛之楚此處不合則去彼處彼處又不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避人之士也子以爲滔滔天下皆是舉世皆在所避矣且汝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此又諷子路何必從孔子周流之意也其是耰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人字樣世字書安人安百姓治人治天下國家皆如此分○除爲躲是避走之屬則不可以同群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爲潔耶且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矣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杖所荷之器放頭必鋤綮謂之杖耳方知蓧字訓竹器不是鋤蓧之稱從來所謂蓧者是因其用而名其具也蓧竹器無蓋也植其杖植立也蓋荷蓧始至杖猶未植也今始植而芸子路問曰子見吾夫子乎丈人蓋知其爲從孔子遊者乃正辭以責之曰汝於四體則不勤於五穀則不分從遊乎遊食而已而又問夫子於我我知孰爲爾夫子耶遂植其杖而芸草竟不

荅他○仲珠曰不勤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孰爲夫子是責其從師遠遊也

子路聞其言知其爲隱者故拱而立拱而立卽敬之也不必說心敬之故拱而立然拱而立亦由心生丈人於是止子路宿於家殺雞爲黍而食之且使其二子出見殺雞二字不對爲黍說言爲黍矣雞殺也言殺雞見其盛也○明日子路辭丈人行旣見孔子因以丈人昨日所責之辭不答之意及所以相待之禮爲告○至則行矣行者只是出去蓋知子路之必將來故先去之其家爲躲避但子路若等他他終不肯見矣且子路與夫子在行中又如何久等得他他只是不肯見子路以爲先去之以滅其迹

丈人既不得見矣子路因述夫子之意而言曰夫出仕以事君者義之所在也不仕則無義矣且彼於二子相見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而以長隱爲高則廢了君臣之義矣且夫長幼之節固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耶大凡欲潔身而遂逃則於五品之人倫俱廢了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君臣之大倫亂矣故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君臣之義使無廢也君夫道之不行則固知之矣但不忍廢君臣之義耳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如此則君子於仕亦急矣然一則曰義二則曰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云 云猶不也使丈人不去子路得而見之其所告之言必無以加此矣惜乎丈人之不聞也孔子使子路反見直是要他聞此言

按此自不仕無義至已知之矣皆是反覆言君臣之義不可廢而自長幼之節至已知之矣又皆以申明不仕無義一句仕如何則行君臣之義蓋仕事君也以臣事君非義而何雖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義者制事之宜自君臣言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有義存焉此非本文之義但義字卻是如此按朱子小註說義字亦太偏於去就上說如此則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去就之義也似亦難說恐未可據但要得義字意實在蓋君臣主義便理是如此味集註自見初不主去就說事之可否就行事說身之去就就進退說○提長幼之節引起君臣之義者因其所明以曉之也

不仕無義泛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實不重得斟正如此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即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意不然則含人類而群鳥獸矣故集註兼解朱子雖兼解然子路只是指君臣蓋君臣父子五者之屬皆大倫也豈有潔其身遺五倫都沒道理如丈人見二子則父子間在有父子則有夫婦矣如耦耕則亦有朋友

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來見夫子而言之耶皆不可知姑以爲子路只述夫子之意如此畢竟是述在何處只述在論語書耶然終是可疑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隱者爲高仕者爲通焉事不必依儀氏作作爲說○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謂越了道理以求富貴也決如水之決防而出也性命之情情之正者

也○丈人非姓字也如石門荷蕢之流丈人老人也不得其姓字亦不知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安得不知其姓字耶然以後來爲助播起他終是不說姓字○此篇記仁賢之出處則丈人之流朱子亦以爲賢者後人如何可輕議耶但惜其不知理人耳○子路問津自楚反乎蔡也子路從而後即此時也文皆序楚狂之後故知四人皆楚人也○丈人荷蕢之徒終是於天命之性上有欠缺故少於愛而怯於仕也特天資亦高矣

逸民伯夷叔齊

逸民古逸民也孔子下文論列不及朱張不知如何○下惠雖和和中有清其以均州之逸民爲其之逃只是避國當時君治乎則猶可仕也故孟子以爲避居海濱以俟居於是故不以逸

民列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
古史伯夷傳錄其讓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
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黃氏曰按曰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盡然
而旨義則迥甚更遠矣愚謂不辱以去周言誠是盍此章上逸
民言也惟不怨尋去讓國言則未可知新安以非其君不事爲
不降其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爲不辱其身此不可曉大抵一以
志言一以身言而辱身又重於降志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者也
柳下惠少連
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

季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不去
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
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言當乎事理
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心則有慮以慮言見其合
人意耳
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
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
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以言乎虞仲夷逸雖隱居放言而中淸中權也夫隱居獨善則
其身合乎道之淸放言自廢則其廢合乎道之權放言自廢自
示其不可用也隱居放言比之中倫中慮者又不同矣

夫此七人不降志不辱身而隱居放言則所可在隱所不可在
不隱矣降志辱身而言中倫行中慮者則所可在不隱而所不
可在隱矣惟我則異於是義初無可亦無不可顧時義何如耳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
謂無可無不可也○或曰逸民則皆隱矣如何如此分可不可
曰如柳下惠終無必隱之心仕意較多而夫子槩以逸民稱之
者以其終不遇於世而頗行其道耳此亦是大疑難○七人各
有可有不可不可分孰爲可孰爲不可○一說七人者但其言
必如此即是有可不可至七人所爲皆主於可者也而其不可
者亦自可以反見矣且既稱逸民如何又說有所可在不隱者
耶

無可無不可者以心言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可不可若事
則當自有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魯既受女樂決然是當
去又可以不去耶若曾能却女樂而反夫子則夫子便當還矣
此正是無可無不可處若於事無可否何以爲孔子孔子曰無
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
不可在矣○仲珠云夷齊只知不降志辱身之爲可而降志辱
身之爲不可在惠連則以降志辱身中倫中慮之爲可而不降
志辱身與不中倫中慮之爲不可下句便說不得去了下條亦
然如何說不降志辱身之爲不可且不中倫不中慮無所往而
可矣其不可者固是也孔子亦惡得而可之耶○謝氏立心造
行不分貼本文此本以制行言然行由中出有此立心則有此

制行矣○下聖人一等名賢亦無少缺也若下惠以下則皆
有少缺從橫處矣大註最好但不見正解此意却說得未該
自好
太師摯適齊
前只云太師摯樂官而此云魯樂官之名對下文其屬而言○
亞飯謂掌亞飯之樂官名干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
當時無其人○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者然未可考○白虎
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飯無○然擴事情以初爲正以
二爲四似亦難必○以樂侑食所以勸也胖好齊崇故以此勸之
今人學此以至亂始其原盡出於此○服如之聖人云云有道也于
若可如云虎說○聖人使頌之助者樂官藏器之正而一為之
四書家引 論語八卷 一一八
極僭妄者用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
知失其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官之正者以夫
子正樂之功也者此章者當得此意引此章所以傷今也復列
思古所以傷今也大抵此下太師摯適齊以下及上柳下惠皆
周公八士二章所以思古也皆衰世之章也然傷今則思古矣
是孔子之言故載在魯論朱子亦以為夫子皆稱賢而品列之
周公謂魯公曰
不必以親親故任賢用人立說但要見得忠厚之意若我世
安得有此氣象傷今則思古矣
周有八士
一母四乳乳有子雙生謂一產也非指其鄉言蓋一母四乳而生

按應作按

八子也此朱子只從以本文伯仲叔季四字俱雙想是如此似
不宜說安在本文訪纔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今則不可
得矣按朱子於師摯八士周公章或自云未必夫子之言或又
引胡說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然則曰孔子於三仁逸
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賢而品列之而於柳下惠章下亦曰此必
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還主孔子說意多其曰未必夫子之
言亦未必耳然其意居多
子張第十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此間惟利害最重人見害不苟去見利不苟就世間惟喪祭最
重今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則大節無虧其亦可矣其曰思義曰
四書家引 下論八卷 一二九
思敬曰思哀皆就士者地位說其實敬哀皆須不待思而自然
乃是其可已矣乎張意謂僅可以朱子訓可則廢乎其可似與
柳之盡士者分內事兩不止此今曰其可已矣則失之太快而
下類聖人之言註又曰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俱是陰補其缺
言並大意後學者遂以此為極致也○見危致命言見
危而能不畏死以貪生也見危即致其命未嘗致思也見得思
義須著其也參思敬思哀內外神三說思敬懷敬思哀懷哀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伊川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則此
所云
云誠似失之太快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一理也考其間是理而未為我有也

則謂之道蓋其行是道而得諸己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
矣然必執之弘然後衆善奚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是矣然
必信之篤然後此心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
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爲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足
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而信道之不
篤則德孤而道廢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爲
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爲無○執德之不弘者量之不廣也
信道之不篤者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篤亦毅
也○此有無不可以道德有無言只說大詠然其所以不能爲
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故濂溪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
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可

引以解此章之意○子路之終身誦子貢之以無諂無驕爲至
執德不弘也宰我之憂爲仁之陷害冉求之自畫而謂力不足
信道不篤也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總是無以異於人決不能爲
有無

得於己者執之不弘聞於人者信之不篤有知行意不然道德
不分曉

子夏之門人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夏已嘗告以交友之道而門人復
問於子張是必有不足於子夏之言○可者與之謂可友者則
與之友其不可友者則拒而勿與之友如直諒多聞者可使辟
善柔便佞者不可○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亦非是不可者拒之

此其言所以爲道狹

子張倚子夏云君子之交於賢者尊之於衆之未賢者亦容之
於善者嘉之於其不能乎善者亦矜之而何以拒人爲且我之
大賢歟則自不肯拒人我之不賢歟則亦不得而拒人矣此皆
以破其不可者拒之之說蓋賢所以自言君子當如此總見可者
固與之其不可者亦不拒之也與下文大賢何所不容同○異
子夏所聞只大論以爲聞之夫子非也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此
二句非夫子語意故朱子破之云云其論是陳止齋說

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爲仁爲義者衆只是無以異
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句子張述所聞當也我之大
賢以下四句則方是把子夏話來破了上二句虛說○賢則勝於

善衆又勝不能略有等差此說賢以德言善以才言不如前說
善不貼才其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裏不可以嘉善
矜不能爲釋上句之義蓋尊與嘉不同容與矜亦不同子張何
故重復說必各有攸當

子夏之病病在有所拒子張之病病在無所拒若子夏說出所
以當拒者子張說出所以不可與者亦必拒之則皆無病了　一作破

雖小道必有可觀

雖是農圃醫卜之屬從樣小道然其初皆聖人之制作而各
有一事一物之理存焉故必有可觀者然局於一偏滯於一隅
若以推之天下國家則恐不通窺行不去了是以君子於大道
盡心焉而於小道不暇爲也可以其細末當不在而各有濟

於用也

日知其所亡

人之爲學誠能孜孜汲汲日雖知其所無所無者既有諸己矣積之於月又無忘其所能而終不失如此便是無一時而不學而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可謂好學已矣 知學

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此所謂好學者皆是有進進不自已之意

日知其所無作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

博學而篤志

子夏云人皆知力行之所以爲仁而不知致知亦可以得仁誠能博而學之而見不隱而又篤志心一於是問不淺問切己者

問之思不淺思即其近者思之凡此皆致知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此心常存而理也存於我者亦由是而固是雖非所以爲仁而仁亦自在其中矣○萬壽令人說及此二字多不切又說開去了何以爲致知之事故只曰心一於是朱子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未得又摔了○篤志堅心也切問切於己也近思近於己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裏著己來所以仁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非徒事致知者所爲也細思細思

一說博學是廣求此理篤志是定向此理定向之說與朱註異

問易泛思易遠人之常情也自非篤實爲己者不能切問近思由此觀之子夏之學可知矣新安謂博學是總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此說未當大抵以序言之則先博學次篤志又次切問近思其學字是對志問思說中庸文言皆然難說提綱如中庸文言學字如何說得力行字○朱子解三仁之仁說理說及心仁在中言者爲仁則就心說及理如朱子說仁則解曰心之德愛之理而子說仁則解曰愛之理心之德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工不居肆而在家則紛他事理他物是爲遷於異物君子不學則心用在外物上不在道理上用故無以致道亦則子夏本意畢竟居肆與學分數故必然不特居肆而已而曰以成其事未曰學而已而曰以致其道則知居肆者特地是欲成其事非閒居也學者特地是欲致其道非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

備○學者求知其理而行其事也致其道者造乎道之極致也亦是做到家之意成字致字重看○學亦有不能致其道者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學字且虛說者實說學道便小道說不得

小人之過也必文

必文之以重其過以重其過四字朱子總人尤切文則重其過矣何也始焉不知慎思而行與理悖是過了而又飾之以爲非是增益其過也文字去聲讀

君子有三變

君子一身有三變如何自遠而望之則見其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其貌之莊也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矣及其近而就之則

本旨二字
或作主旨

其色温潤然和氣之可掬也即之也温雖可得而親矣又儼然其
言也則又非法不道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則雖可親而不
可犯是則君子一身自遠望之是一樣近而就之是一樣及聽
其言又一樣此所謂三變然君子豈有意於變哉蓋其陰陽合
德所養者自是以其見於外者自然如此不待有所矯而然也
君子有三變盛德君子如此莫拊孔子然孔子必如此望之
儼然狀一節是即之也温指見於面者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必其誠意惻怛而民信之矣然後可以勞其民若未信則勞者
非人所使彼必以爲厲己也亦必誠意惻怛而君信之矣然後
可以諫於君若未信則諫若逆耳之事彼必以爲謗己也可見

君子之事上使下皆必以信爲之本有其本然後可以有爲也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意惻怛而人信
之兼人我説固有己之心雖出於誠而人未必信者故本文信
字做人信之説而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最要細或以信爲己
信固知所重矣而不知本文信字本意○信而後諫固是然亦
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又如羅傳奎彈李
一章雖不見信而有補於綱常亦非無益之諫也信而後勞亦
有如此者如子產爲政於間民或有欲殺之者子產亦不恤也
但君子立心切要使信然其所以致信非有所强也誠意惻怛
而人自信之也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
大德不踰閑

言人於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皆一一盡道而無越於準繩之外
了則雖於一動靜一語默及應對進退之間有未盡合理亦可
也○饒氏謂此章用以觀人則可用以律己則不可至言也子
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己此所以有弊
子夏之門人小子
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是以盛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
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答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
子游此爲當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還是亦據子游意且子
游之所以盛以大小分本末似謂灑掃應對是末節正心誠意是
大本言此大學未説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説故只作正心誠
意

言游過矣只指上二語若他過不必曰言過也過字活套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先後是活字言何者則先而傳之何者則後
而倦焉以學者所至有淺深有可告以大者有只可告以
小者譬之草木區以别矣若夫有始有卒本末兼舉者其惟
聖人乎而今之小子未必皆聖人也安得不且先教以小學耶
本註一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内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思小
異此只是一時並衆之意○區猶類也厚齋之説不必用彼以
區域言若區域分類却不如就草木分類爲是○淺深生熟要
分辨造到深者又要等熟然後可進以他説子夏此説便是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之意○程子五條首一條是發子夏本意後
五條是破子游小視了灑掃應對以矯其偏然此意子夏當將

曾人心一任小必

亦說不及此恐亦未必曉得也曉得則亦聞性與天道矣
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此句亦如云盡心下學人事
便是上達天理語勢似或緊此只為人認本末為二致故直言
如此○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忽於小也且無事有大小理無大
小事有可不可聖人心無可不可○程子所謂理無大小者大
小以事言所以為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
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朱子之言極妙極
妙○洒掃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同者洒掃應對其源頭便
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此理○觀此章者要
知大學小學理一而分殊

仕而優則學

二句平說蓋各有所指上句為已仕者言蓋當時固有仕而不
學者下句為未仕者言蓋當時亦有學而不仕者集註然仕而
學然字說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須例觀者非也此與然人
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俱是言
外意○朱子重在則學則仕上朱子註意以本文不直曰仕而
學而必曰仕而優則學不直曰學而仕而必曰學而優則仕者
蓋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耳此正與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語意相同○新安說仕與學理同而事異處不
是盡學所以求此理仕則只是行此理非有二理也故曰理同
求其志即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即行其所求之志也事異自
然亦不待新安所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以吾觀之喪只極乎哀而止何以文飾為蓋亦激於當
時之節言喪致哀而哀戚之不足者亦猶乎成之意也故不能無
弊而止二字所以為微過於高遠者只是簡略細微之意細微
處簡略則能過於高遠而失之疏游蓋亦須看微字本可說大
體○合問其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必養有餘而敬不足子
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今反以此其任情自放而脫略
細微

吾友張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難能也
然而誠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蓋師也辟再下便是

巧言令色鮮矣仁奚可不謹哉○子張之難能處大抵亦務外
所為○以子游視子張則子游為過以子張觀子游則子張尤
為過觀其言可知

堂堂乎張也

堂堂乎張也其務外自高如此欲輔之而為仁然則彼之務外
自高無令色下問之意欲以輔人之仁然則彼之務外自高無
惻怛俯就之心是難與之共為仁矣曾子此言蓋就為朋友分
上說爲仁惟務內而非實甚能之者亦可以爲人所依○於已
無體驗考察之功能人無切偲觀感之助雖與並為仁也否兩
章而觀之皆可以見子張之不足於仁處然亦可以見仁為心
之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内者乃可以至之

人未有自致者也
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
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曾子述所聞於夫子者如此於
此自識其良心而已非謂他事俱不能自盡而惟此節能盡其
曰人未有自致者也亦指常人言夫常人他不能盡而惟喪親
為能盡之是以見仁親之心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此厚者之言
也噫○若中人以上則不獨親喪為能自致矣凡理所當然者
皆所自盡饒氏之說極妙極妙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配之
訓之蓋乎字有感動人意聖人言人無有不能如此者而不能
如此者是誠何心此夫子所以默寓微意也不然只眷說人盡
能如此似乎無味

吾聞諸夫子
其他可能也謂生而能事死而能哀皆可能也蓋其父之臣與
父之政固可遵而不可改人之適也自便而以死待其親者雖
不可改而亦改之矣而莊子則不然於其臣也父用之吾亦承
而用之於其政也父行之吾亦承而行之都不改其臣與其政
此實人所難也蓋以其所關繫尤大也○難易亦不必深辨父
臣既賢父政既善承而用之行之非惟理所當然亦勢之順而
易者也故朱子集註改用善字或者曾子所述於夫子而門人
又述於曾子者未能纖毫無間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是以情義乖離而民散矣惟

則 1 而

其故也故或迫於不得已而犯法或陷於不知而犯法夫如是
則犯法者民也所以致民犯法者上也是以汝出而為士師於
辨訟折獄之間如得其罪惡之情則須哀矜之而勿以為喜蓋
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
常行乎法之中無齋之言也仁人之言蓋如此舜曰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同此一點生生之心也○註曰故其犯法也非迫
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與三句在民散久矣之下故得情則
當哀矜勿喜○從之無道而乖離則迫於不得已教之無素而
乖離則陷於不知失道故民散民散故犯法孟子曰無恒產者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
之率　切至切

紂之不善
子貢云今天下之言不善者一歸於紂原來紂之不善不至如
此之甚也只緣紂自致其身於下流之地耳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
一致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下流二
字極有意味○先儒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耳
辨 1
君子之過也
君子固不能無過但小人則諱過而不能改君子之過也譬如
日月之食焉何也蓋方其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
更也復於無過人又皆仰之夫過而人皆見更而人皆仰不猶
日月之食乎蓋日月之方食舉天下人皆得而見之及其復也

則所以明照萬國者如故矣人又孰有不仰之者乎○更改以
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至于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
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之明字借說或以人皆見之處截非也
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說到人皆
仰之處爲是與孟子文夫同小異

仲尼焉學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所從學子貢曰文武之道
未便至墜落於地還是在人做賢者識見明敏故有以記其大
節不賢者識見雖稍劣亦有以記其小節或記其大或記其小
小大雖不同要皆是有文武之道存焉夫子焉所不學如賢者
識其大夫子則於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則於不

賢者而學其小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師矣亦何常
師之有○此道字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體
也若道之全體則豈盡於賢不賢者所記而已哉且夫子之於
禮樂制度皆文武所垂而所以爲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
又傳在孔子者非本指矣況公孫朝之問亦只見孔子於禮樂
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耳子貢亦只如此答
他何嘗論到道統去處○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爲者
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
體者書須看是甚樣人說甚樣時說又看是爲甚樣事說若只
說一道字便要說到二帝三王之經天緯地處則又何用做古
人名字說話哉說仲尼焉學爲仲尼何嘗學如孔子夫子聖者

獻之意蓋以下文而亦何常師之有亦字爲好說耳不知公孫
如此問子貢何須非他且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意思須
開洗了○本章之問意思亦甚小非知孔子者○亦字只是承
上聖說師字只因上學字生大是大綱小是節目未墜於地大
凡物至墜地便失壞了故以爲喻○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不
此中有寓惜嘆於已之意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上只云賜之宮墻而不兼宮室之淺深廣狹言者爲何蓋宮室
淺者其墻自卑宮廣者其墻自高此又物理自然故賢人之道
卑淺而易見聖人之道高深而難知○賜中只見大宮廣房而
短墻矮壁者亦嘗見有小宮卑室而高大其門墻者乎故首

只云宮墻而下兼及宮室墻卑室淺字要下文墻高而宮廣亦
是如此不可因此便輕看說譬之宮墻言賜之道與夫子之道
譬之於宮墻此下只說宮墻並無一句實指說於體也○賜之
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言其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見也若
夫子則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故難知
譬之宮墻以下只把宮墻說下文便來言得其門者或寡矣然
則夫子所謂賜賢於仲尼豈故爲是揚賜而抑仲尼也哉正爲
不得其門耳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觀子貢此言非其深知夫
子之道不能如此推尊非其善於說辭亦不能如此譬喻也○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明其非宮墻外望所
得而見也○須要見得子貢如何是墻卑室淺處夫子如何是

墻高宮廣處禮記儒行篇儒有一畝之宮墻宮墻垣也　註
叔孫武叔毀仲尼
叔孫武叔訕謗仲尼子貢曰云云他人之賢所至有限丘陵也
是猶可踰也仲尼之賢其高莫擬日月也安得而踰焉踰過也
不足躋攀之喜如丘陵雖高日月猶在其上使是踰之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踰焉仲尼既是日月是以人雖欲以謗毀而自絕
之其實何傷於日月耶即無傷於日月而故欲謗傷之適見其
不自知其分量耳○諺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阜土
之高而有土陀者
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
言君子一言而成智一言而成不智智不智只係於一言之間

言其可不慎乎適者子之言失之不智矣且以夫子之聖豈可
及哉夫子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者如天之不可以梯而升然
何也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云云夫以夫子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何其
可及耶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不是別一意○立之斯立
至其死也哀皆莫知其所以然此便是化不可為處○聖帝明
王之治天下不出教養二字夫子之得邦家亦不過此立之養
也道之教也綏之立之固也動之道之深也子貢語意不到斯
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
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之化○榮人榮之
也尊親之也范氏謂生則天下歌誦亦好言其感應之妙神速

如此此句只貼到動之斯和處斯字正是感應神速處了故余　鼓
氣二字朱子另解在下○桴鼓桴與枹同音浮也桴鼓影響言
感音鼓應桴影應形響應聲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
堯曰咨句嗟嘆聲也爾舜句是命舜有十二牧小畏其曰咨禹
者同咨有十二牧記者之辭故此首下簡堯曰字
天之曆數在爾躬亦以其德當天心也
允執其中又是叮嚀之辭爾今當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
事惟允執其中者而用之不可作推本能執中故知其曆數在
躬也若不能允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永終而曆數

之在躬者亦不為有矣
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位屬之其實舜未便即位按書堯命
舜曰爾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云文
祖堯始祖之廟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未
就受其位也只是攝行政徧群祀覲四岳群牧巡狩封山濬川
象刑四罪二十八載之間都是攝行天子之事及帝乃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正月元日然後舜格于文祖此時始登天
子位正與舜子合位無舜字則書經云云恐後人亦看錯了旁
見舜子哲書者得摘到使如此分斷從則分貢甫者當知此
禹之受於舜亦然故書曰率百官若帝之初
舜亦以命禹此處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二句集註只云亦載此

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講反於本文亦与說亂了直
木說湯允執其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
所謂加詳者此亦是
禹之後大德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按湯誥湯既有天下乃作
誥以告諸侯因述其初請命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我不敢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
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不敢蔽而不用盖其有罪也有德也皆
已經閱於上帝之心我唯聽上帝之命而已天討有罪而我刑
之天命有德而我章之此湯自述其初伐桀時請命于天之辭
以誥諸侯也然古人質朴如堯舜禹當時尚皆以名稱至湯而
后有號至周而后有謚○朱子曰死謚今人諱名曰諱

帝臣不蔽謂聽天命之所歸已不敢私天下而蔽天下之賢也
故書咸有一德篇曰監於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少微鑑亦曰湯既放桀退就諸侯之位曰天子惟有德者可以
處之亦必有所受矣
又曰夫既以萬方臣民付之於我則我當任其責矣是故朕躬
有罪此自朕所為不以萬方也萬方有罪則非萬方之罪也自
是我弗克負荷而使萬方至於罪戾耳罪在朕躬又按此段今
人都泛看過了前段重在命德討罪上盖命討者天下之大事
人君之大柄但使功罪各當則天下之事了矣此前段所以之
意也○正蒙第十篇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逆天[illegible]
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

以為天下君已不敢不聽○後段全在自責上說盖君道之備
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天祿之存亡全在自治與不能自
治之間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桀紂罪民其亡也忽焉豈
細故哉此後段所關之意此是成湯以天下自任處○成湯所
以自責非獨厚之至亦理所當然也非過也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實是如此
武王則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湯則曰有罪有德皆簡在帝心一
則以命討任之於己一則以命討聽之於天盖武王是就作君
作師其助上帝上說來故以任諸己成湯是就請命於天以伐
有夏上說來所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也故以聽於天然其心
一也其道同也噫聖人以天行事耳何利於天下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

無以萬方或言不以及萬方者非也無當不在字詳集註自見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言周大賚於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
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鉅橋之粟發鹿臺之財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與書
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說得實了雖說是周有
大賚于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反
不可用
大抵此下述武王事都是反對之所行善人是富盖紂為天下
逋逃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
王伐紂云云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紂雖有

許多至親然身為不道無所畔親離又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正
所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者憲
言至親宜可得力而反畔之我許多仁人豈必皆至親哉書傳
云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然則其至親
皆不賢者若是賢亦不為紂所用雖用亦在散地不可得力今
既不可得力非離心離德而何此是武王誓師據人事有必克
之理也○一說莫做紂至親離心離德說盖書辭離心離德之
說在上了此又一重意故書傳亦把與上文兩平解下曰紂雖
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
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當從此說○據書傳不如仁人之下
又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方是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二句人亦都想不得聖人意思此盖武王如此說是為何盖
是毅然以天下為己任言民德之正不正在我所謂百姓有罪
曰我陷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也不然只徒責己何為盖
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於善

謹權量

權者銖兩斤鈞石五權也量者合升斗斛五量也二十二銖為
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斤為一石○謹權量不過取於
民審法度如禮樂制度之類可因者因之可革者革之可益者
益可損者損也脩廢官者以其官之廢而不舉故從而舉之也
脩字兼廢字言不是脩削之脩○四方之政行焉說在外與下
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云就是四方之政行

此亦因紂時權量無度法度廢墜者百官不職故武王舉之亦
反商之舊也

興滅繼絕朱子合解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選作二項如
無其國者滅國也吾則開封其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墜絕者
吾則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興滅是其子孫微甚國土盡無
了吾則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為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很多
爵士之遺者猶未盡無我則扶豎起來使重膺封爵以繼前人
之烈也○一說滅國者絕世之久者也絕世者滅國之近者也
此說與前說相通但不可合二為一為集註三者二字說不去
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盖以黃帝堯舜夏商之
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舉逸民不可說泛了專指釋

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為其無他事實也此當有事實解他
蓋本文是叙事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商容
之閭鄭註以為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殊不可曉故知禮記
有出於漢儒之附會

此段亦為紂當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廢棄箕子商容而不之
用故然亦反商之舊也○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盖滅國絕世
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民孰不欲存其後邪逸民有才有德正
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邪

所重者民食喪祭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所憾故
武王反之

自周有大賚至食喪祭或稍其辭或舉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

實
究凡得稱叫者堯舜禹湯武王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
討箇中字無非道之所在也若把中字說使似論語逃此有個
骨子一般設使湯武生在前堯舜生在後論語據其時而述其
事又將以何爲貫也若俗學者論道理則安得以湯武所行者
爲非中耶亦不可立咨命誓師爲主張嘉猶師二字自該不去
故觀此又看個與凡施諸政事者一句
大抵聖人道無二致而時位不同堯舜禹湯武王之所行者即
孔子之所講明者也孔子之所講明者使得時得位而措之亦
即堯舜禹湯武王而已
子張問曰

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
大凡惠易費今也惠而不費此所以爲美也以下做此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以己之利與之也所謂用天之道因地
之利者若以府庫之財與之則惠而費矣
擇可勞而勞不但播穀乘屋夫凡不得已而鑿池築城行師禦
寇是亦可勞也可字要說得活但只是我之所可勞便是何必
指定播穀乘屋言說君事此句註亦曰如播穀乘屋之類如字
類字包得廣○擇可勞而勞之小註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此
二句不相連出盤庚共如字去聲此句在中篇言我所以勞女
者惟與女同安耳不常厥邑出上篇言商之先王猶不常其邑
于今已五遷矣又註云其究安宅首堵皆作出諧緒

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註以治己言凡從政時應事
接物一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凡外物欲而得之便爲貪
惟仁者吾所自有而當然底物事故欲而得之不爲貪○此欲
仁而得仁說勢與我欲仁斯仁至不同彼是隨求而隨得之意
此只是欲仁字重
無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無接人應事也誠意之家如此
能敬則凡應接處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
敬上來何驕之有
正衣冠尊瞻視非有意於令人畏也然儼然人望而自畏之此
所以威不猛
不素教之以善而驟其不善謂之虐凡號令興舉不及戒以遠

戒而遽考其成者謂之暴或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
於後是誘民而陷刑之謂之賊總是以物與人也但與之之際
吝而不果此則謂之有司蓋出納之吝在有司則可在從政者
則不可有司爲主者守財者不得自由故可吝若爲政者乎
吝之情在我除是不當予則一介不以與人者果在所當與則
便以與之如是則彼之受惠者見我有樂與之意自感激効力
矣若當與者臨時却遲回顧惜若不忍舍如此則雖事竟是與
他彼亦不懷其惠矣此一惡比上三條雖小然亦極害事故與
項羽以爲千古之訓
有司本非惡字然爲政者而爲有司之所爲則惡矣
出納正是閒出物以予他時節出於此而納於彼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義命可相有不可相無不知命則不俟義而避害趨利將無不至矣尙何以爲君子無以爲君子失其所以爲君子者矣知命非特泛泛然知而已知有命而信之也此都是事到頭始見臨利害之際我知命而一惟命之安乃爲知命○或以不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旦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爲君子之君子亦不同○禮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蓋人步步離不得禮方禮方可以自持
言心之聲也人心之邪正於言乎見之所謂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也知言者亦不是只泛泛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

知孟子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然孟子所說廣故註云於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其所說都就詖淫邪遁一邊此則虛說亦只槩說人言

重刻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八　終

於以以下三拾五字一本無

芳春共十五卷

[illegible]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九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大倉　毛在　重訂
[illegible]焰　吳同春　校刻

○孟子序
今欲讀孟子則孟子序亦當看過
蓋宋以前孟子只有後漢趙氏一篇題辭及朱子集註之成甚有不滿於題辭者況特於篇首能錄出本傳及韓子程子揚氏之言使人識孟子有關於[illegible]已得孟子之顛歷學術之大槩亦提[illegible]時[illegible]雖不以命道然二場三場往往行及[illegible]可以議本正學不妨科舉人但能

以推求[illegible]理得於心形於身舉而敷之[illegible]人一[illegible]矣於以淵利名也何有於以慰父[illegible]而日光明於民庶之上者皆不期然而然者矣
史記列傳
一漢司馬遷[illegible]父談其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中間惟孔子布衣七十列傳以志卿大夫士庶孟子列其中也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帝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傅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代

帝使掌辭古淺鄙不及漢書遠甚
右出本叢通者洪氏云
趙氏趙岐也字邠卿一字臺卿京兆人自尊信孟子爲之章句分爲十四篇又爲之題辭題辭卽序也或母好異故獨名題辭
此孟子題辭註云然也其出處見古今經要
趙岐中常侍唐衡兄玹尹京以岐輕蔑已殺其家岐逃難賣餅北海孫嵩載藏複壁諸唐滅拜荊州刺史荊州爲董卓死守娥燎爲賊所執從辭免獻帝西都副馬日磾慰天下所至皆喜賂書公孫瓚紹等各引兵去說劉表衛朝廷己刷 右出訛要
鄒本作鄒本郁國也
按本紀本傳註邾後徙於鄒故又小邾如魏都大梁而稱梁類

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依吳氏說註孟子游梁時距孔子時一百六十餘歲云 云見
得不是親受業少微鑑載孟子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云云此大抵後人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者耳○此段本出孔叢子正朱註所謂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也
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去來王七年而燕人畔聲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歿與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

其上以下五拾六字一本無

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云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矣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只稱門人
○愚按綱目孟軻至魏分註又謂受業孔子之孫子思盖兩存以備考定耶
下條韓子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然則受子子思門人者從史遷之言親受子思者從韓子之言恐當從史遷○此段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如此輕他如頌子則曰夫子循循云云曾子亦屢言吾聞諸夫子云
索隱云○索隱者河內司馬貞所謂史記索隱也所謂小司馬

者有自序署爲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但不知爲何代人以序文考之蓋唐人也其上文序諸家有力於史記者則曰漢門晉曰魏門宋其人門南齊其人其後乃只云貞觀中諫議大夫某人以此疑爲唐人也姑記之以俟知者
孔叢子
通考第二百九板晁氏云題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註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爲言聚也
道既通○此句亦只可淺說若正經說到道處又非司馬遷見識所能到達之見只是說他學適相似

也異作之

蔡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爲見其屢引詩書而以爲
尤熟於此耳不然何以知其獨長於此後學如此比度前賢貧
亦無識而可笑無怪乎世子以追蠡而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也故趙子闕之、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止 不果所言
古史亦據史記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
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
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
慎靚王三年壬寅魏君嗣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

爲 是異作完

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
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湣王也元年伐燕事
史記以爲齊湣王十年丁未通鑑以爲宣王十九年丁未史記
通鑑之不同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湣王立戊申方
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湣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
爲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爲是孟子謂爲宣
王乃傳寫之誤耳吾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
據綱目則孟子先游梁後適齊蓋孟子游齊梁時年皆晚矣從
於梁則惠王一見稱之曰叟於齊則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
哉是以齒德自居也蓋是四十不動心方始出而欲據當天下
事也、

新安陳氏謂伐燕事以淖齒證之閔王爲是此不知何謂也淖
齒是楚人楚使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閔
王殺之擢其筋懸之廟梁而死後爲王孫賈所殺事見於史記
者如是此只足以證湣王爲燕所敗何足以證伐燕之必湣王
茲事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無傳、
按史記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推二十三年當湣王
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及梁惠
襄及齊湣王獨序孟子謂未知孰是獨孟又謂孟子以伐燕
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
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
此段今斷從黄氏日抄孟子出於所見史記得於所聞所聞

不如所見之真況溫公通鑑又自與史記相戾不知溫公生於
千載之下又何據而不從史記也義理則可斷若是當年次安
得考而知昔人之非既又以孟子所稱齊王而不曰宣王盡爲
湣王此說應是、
愚按此說誠長惜亦無有此私議五諸侯謀救燕伐齊不成也
若齊王則遂爲諸侯所敗又不止燕人畔也
按東坡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
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
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
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噲以其
與子之齊伐燕下此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

燕可代燕者也此又一事也上稱湣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
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稱王也然嘗讞閲在宣王卒後九年
湣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者非齊宣也明矣
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以顯王四十五年卒
其子襄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姑以五
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
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
子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實作周公未盡仁智
論終篇以說齊者孟嘗考究者更遠鑑少誤近世師儒據為王
留行章有謂湣王伐燕王不足為伊道說者說亦誤指代燕
為據以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之

注事在宣王湣王不能用云云　調於事情

此言其晚歸於時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　止　是以所如不合

此言其所以晚歸於時也頂以攻伐縱橫字與序虞三代之德
字相對看

秦用商鞅

鞅本衛之公族綱目大書衛鞅後封之於商地故又稱商鞅

楚魏用吳起

起初用於魏魏武帝卒奔楚楚君領卒貴人殺之

齊用孫子田忌

此孫子指孫臏非孫武子也武子則吳王闔閭所用者一竅如

[illegible]

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

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縱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
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楚燕齊韓趙魏也秦說
蘇秦說六國從親以擯秦註以義利相合曰從親又謂之從約
又謂張儀為衡人言主衡者
史畧又謂蘇秦反覆而從解儀專為衡註以勢相勝逼曰衡
諸從橫欲以註東西為衡南北為縱

七國地圖畧

連字以下四行
總五十九字本
無

○從衡二字之義當主史略註以義利相合曰從以勢利相傾
曰衡如詩傳南北曰從東西曰衡者不切然當時二字之名所
由起則是如詩傳之說也史略註亦未得其所以然蓋秦居隴
西以隴西而視山東諸國東西連亘其勢衡也故以秦而脇六
國是主於秦也故曰連衡山東諸國則無西一面只以南北相
合而為從故以六國合約以抗秦所主者六國也故謂之從耳
○連字與合字一類所謂連諸侯者也
從衡二字就天下大勢上起名
新安陳詡孟子曰字蓋是後人所加若正如周子通書亦為後
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
合從連衡論

天下之勢輕重於權謀之中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夫天下
之勢必有所在在德則正在力則偏在謀則變德者來天下之
勢者也力者據天下之勢者也謀者盜天下之勢者也秦天下
之大衡乎四夫之口押闔張弛惟其所命其為變也不既極乎
孟子曰五伯者云嗚呼為從衡之說何人哉周失其德天下之
勢渙然無所歸既久而為秦所據六國之命皆制于秦朝夕惴
恐捽柱之不暇故儀與秦也得肆其邪謀詭計于其間大抵為
從者多詠之以利為衡者多脅之以害利害交戰于天下而不
能辨故合而連連而合莫之適成發轉眩瞀反溺而後已
固世之變亦謀之弊也二者曲直固不暇論然就而論之從之
謀在六國猶可言也衡之謀在秦不在六國無可言也秦自有
公之後并吞之勢已成決非六國五帛之可事則六國之勢不
可不合故秦說一行而天下響應然不數年雖秦也不能以詐
其身矣但以桓文之才假尊王之義猶不能掌一鄭之反覆而
秦以區區類合異為同離疎為親欲其久而不散亦不難哉
儀秦諸侯不勝長辯之餘故得以劫行其說秦死乃得大肆而
又解於武王之際不然六國之東手就擒授人以熟蓋不待數
十年之後天下已為秦有矣夫勢專則秦以數千里一面之地
而卒并天下勢分則齊及燕趙皆以二千里韓魏以千里楚以
五千里合從之地而卒并于秦由此觀之君子不能無憾於從
約之解也雖然秦皆以帝業說秦不用而後為從于六國儀嘗
衡於以為用見辱而後為衡于秦不然則秦之為衡儀之為從

皆未可知也小人盜天下之勢而又反覆狡詐為其私身計如
此六國乃視之以為輕重而於其時有孟子者其去其就皆恝
然莫之計也是可委之世變而已乎如孟子之言行王政而王
如易如太王者雖一國可也彼六國者何足慨哉吾故著儀秦
之禍以為利口覆邦家者之戒
史記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韓子曰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
記軻所言焉朱子曰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
記其詞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
讀七篇觀其筆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

符所為非一管文字也
徐子曰孟子曰孔子可以仕云云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孔子如與論孟子之知易趙氏怎生得到鄒子亦曰孟子不
言易而深得於易又曰孟子善用易○如曰春秋無義戰又曰
春秋天子之事非深知春秋者怎道得出都是一言以蔽之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問詩書既刪於孔子矣孟子又何以序爲豈取孔子所刪定者
而序正之孟子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是時
去孔子百餘年則詩書豈能無舛逸失次者邪
退而與萬章之徒云云作孟子七篇
承上章言既是所如不合而道不得行於當時是以退作七篇

欲以傳於來世
○清當記一書載朱子之言謂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不
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與貫串看他是甚麽
樣文氣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
不得其傳矣故曹南豈謂書二典亦是幾輩人所作以公孫丑
萬章斗日所問難於孟子者觀之似未能寫出孟子七篇文字
如此精粹員活也
○愚謂孔子以道不行晚年便贊周易脩春秋刪詩書定禮樂
以垂萬世蓋既不得行於當時便當思以傳於來世此所謂是
這般時節則聖賢所作是這般樣子若今孟子道又不得行於
當時矣則其所以規天條地之規模與徒終藏於胸中而與其

身俱逝邪當時在門人又無卓然高第能傳其道而發明之者又
安得不一一紫筆爲吾道計以開先聖邪如顏子不著書則以時
有孔子在且早死至曾子則有大學子思則有中庸以此言之
信是孟軻自著
文獻通考曰晁氏曰韓愈謂軻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萬章
公孫丑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
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
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
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
十七年軻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
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諸謚亦或爲門人所加

又曰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
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不意而至者也
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其號諸子得不
泯滅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四篇邪若然則岐又不當謂其
不能洪深也○岐之言本司馬遷○此段所從通考綱目亦以
爲軻後門人爲之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爲堯
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

立異作出

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
以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
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愚謂程子謂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亦非鑿空撰得出許
之亦幾於過矣蓋韓子此語全得於孟子見知聞知一章他是
何等聰明人融會出來便成此一段說話
韓子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
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
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

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
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格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
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 云云
今按韓子此語則是孚已自有所指而程子朱子都不言者何
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
堯以是傳之舜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者畧同送文
暢序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
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
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體安而氣平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行本作立

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依此
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
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於吾心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或曰孟子之後有董仲舒如何不之與其所持所造似猶優韓
子曰視韓子則醇正過之矣若以配堯舜及孔軻如何得地位
小殺如何可進之堯舜禹孟之班行乎今以先儒所論董子者
錄于後以備考便見董子之為董子矣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
諸子遠矣
又曰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得這
道理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誠意可以治天下國家如說仁
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
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之欲何如也曰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
皆人之情也
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是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
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
節等語是不識性善模樣又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

固異作困

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
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蓋欲賈誼知謀之士為之亦不過
又曰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〇又嘗謂仲舒固善無精采〇又曰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
不得漢儒氣象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
引孟子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道學之要致
知力行而已屢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
參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及其曰道

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又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
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此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
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
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
聖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
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笑哉
愚按仲舒所言如此亦是工夫真積得來本傳稱其下帷講誦
三年不窺園以潛心於大業亦是甚麼樣下工夫不然絕學之
後能見得到此
孟軻之後庶幾焉者只董子一人矣若文中子也僅有志氣僅
有格言只是有些外華虛偽吾道以誠實為主況又欲速故作

湛異作汙

續經這也是當量不可大受處
荀與揚也擇焉云云而不詳
荀揚是識有不精不詳處但不知韓子之見是指何處為不精
不詳耳
今按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
安用養邪
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
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
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胡其自相戾耶
荀子論心為湛濁在下清明在上此語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
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汩於物欲而後汙濁耳今曰

湛濁在下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
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
不識性更說甚道
孟氏醇乎醇者也本出文集讀荀子篇
謂其擇之精語之詳也擇之精以窮究言語之詳以議論言故
以擇之精為先
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大醇以其皆知崇正道黜邪說也小疵即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也

他異作駁

小子曰韓子謂荀楊大醇而小疵非是由田駢愼到申不害韓
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耳
愼到趙人田駢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各有論著到
著十二論（出史記孟荀列傳）
按論會大全云荀楊醇疵如何蕭曰言必堯舜稱必仁義者王之
醇何如也一則曰尊王二則曰尊王荀之醇何如也適堯舜文
王者謂之正非堯舜文王者謂之他雄之醇又何如也夫閱其
書而考其本玩其辭而究其源則俱可謂之醇矣獨不思聖人
之作書非為書蓋為道也凡與道背馳者不足以為書凡與性
背馳者不足以為道彼其性惡之論與夫降衷下民者背憓其
視無有不善者孰為無瑕之玉也善惡混之論與秉彝好德者徑
庭其視順杞柳之性者孰為無瑕之璧也大本既乖縱其書極
天下之懿而豈足以掩其疵乎大原既舛雖其辭極天下之粹
深而豈足以匿其疵乎雖微韓愈其辭其疵吾固有以知之矣
反覆讀荀一篇以韓為聖人之徒以荀卿在柯雄之間備取
而例論之若無所高下者而其終也以醇乎醇歸之孟子以大
醇歸之荀楊韓子固為確論矣而未嘗明言其醇所在吾自其
言性而論之則知愈之所以為是抑揚者思過半矣
又曰三子之醇疵愈之論則非矣吾不知愈之為是醇疵之論
者將為道耶將為書耶欲削荀氏之不合以附于聖人之籍愈
不過為書計也與將原性之作以為性之品有三三子者得其
中而遺其上下則未免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矣

知孟子以下拾四字一本無

之醇而未能同其醇者荀楊之疵而未能大其疵所以
刊因書而見道非遺書而得道者也
楊子
程子曰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樂
則無取言其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
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龜山曰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
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
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
見之中將何由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
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
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楊子論性
為善惡混說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此文集送王塤秀才序）
則大是說渾淪底說博是說該貫底說否朱子曰韓子亦未必
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
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
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蓋以其不能
偏見而盡識也
按孫文自孔子沒獨孟軻之傳得其宗下文云猶沿河而下苟
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至而
至焉故學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

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
始
以此觀之則謂孟子得聖道之大全正宗而非偏岐末流之學
信矣
韓子原道述大學平天下必先治國一條而遺格物致知誠
古史述中庸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一條而遺夫明善誠身
以非其偶遺之也吁此韓子之所以止於韓子蘇氏之所以止
於蘇氏而不得以與於斯文也温公通鑑引孟子去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去了居天下之廣居一句此亦是無頭學
問也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按上文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
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唯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
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
子始
愚按韓子此言只是謂聖人之道全體之道也當時自顏曾外
諸弟子惟得其性之所近未有能全體者其後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而於道之全體愈遠矣獨孟軻師子
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爲得聖道之大全故曰獨孟軻氏之
傳得其宗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正以其得斯道
之大全正宗爲非偏岐末流之學也學者必由是而觀焉庶乎
其不失此今觀程子註乃似不然豈以其啓手足時之言爲止一
見此公雖不息而不安於小成處邪輔氏乃以用心於內觀
爲但不切耳
恐韓子見不到此大槩說學而已觀其偏觀盡識字面可見
其曰必自孟子始者猶曰顏子發聖人之蘊者耳正論觀聖道
必自曾子之大學始所謂初學入德之門者此言只是主孟子
言耳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程子註曰曾子之學也曾然顯于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
也觀其啓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程
子此言只是正攻韓子之言朱子以其可相發明故附云
按韓子此言全是參也竟以魯得之之意其曰觀其啓手足之

言可見者以其說吾知免夫得見是死而後已爲實得斯道之
傳也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
二句是子雲之言自楊墨行正道廢以下皆韓子之言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云　式壞而不收
其指先王也出韓文集與孟簡尚書之篇此條節文其本文一
則曰先上之法二則曰先王之道三則曰先王之事又曰二帝
三王群聖人之道可見
大經蓋本中庸之大經上自王朝之間以至父子夫婦房闥之
內先王莫不制爲之禮此皆係五品之人倫事如儀禮典禮所
載僧可見其畧也
大法蓋指刑政典章之屬如周室班爵祿之制當時孟子已曰

其詳不可得聞諸侯已去其籍矣今於論井田則亦曰此其大
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可見大法之亡滅已多
存十一於千百
孟子所謂於傳有之者今皆無此書矣可見所存能幾然而無
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儒矣
無孟氏則楊墨行正道廢天下皆歸於無父無君之教而淪胥
於夷矣
一說是真實至服左衽言侏儒觀晉獻三綱宗者亡而夷胡亂
華者近二百年宋徽宗陷四維尚文教而蠻狄入據中原則至
胡元遂主中國是也按此說較切實得左衽侏儒字面不虛
服左衽言侏儒

衽衣襟也韻府謂衆之交接也侏儒蠻語不分明之意
故余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書云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乃功則自古功高者莫禹若也故
獨舉禹以推揚孟子之功○新安陳氏曰洪水溺人之身異端
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也
或問孟子便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
到至處輔氏曰未敢便道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至處以
其知處言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
大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
到聖處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是聖人此其
權度審矣

附吳作勝

有功於聖門　六　孟子有大功於世
二字其功浩多了相去幾　前聖所未發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
此二字其功甚多
蓋專指養氣二字不必謂義與氣單說氣之一字如何便有功
若上云有功聖門則無仁義與養氣○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
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
美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

剛柔不齊者勇往奮發於道義而無狙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
所未發此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學者全要識時　孟子有些英氣
孟子以道自任　英氣甚害事
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
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新安陳氏曰英氣甚害事蓋責備賢者之辭
問孟子英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寬大氣象較從容故
卑者亦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可及故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又曰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欲詐者獻其誠驕者抑
者致其恭如飲醇酎令人不覺自醉譬之春風著物自然能使

發生也如此而擣有不入不行處則命也皆孟子則不如孔子
多矣既是如此則其所以感人者亦未得如孔子矣程子安得
不責其備
一說英氣甚害事謂孟子爲戒學者設非謂孟子曰孟子既有英
氣又有得無害事處那然則謂他人有英氣便害事孟子有英
氣獨不能害事可乎程子是以全人來律孟子何必爲之回護
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
盖以顏子爲大賢亞聖而孟子次之其實把孟子擬子且觀其
氣象自有次第但難於口舌說說也村造詣深者當自會或
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

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畜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冰紙水非不光　水字謂不可讀作水精也有水晶無水精
溫潤含畜氣象○輔氏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
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王有溫潤含畜氣象所
以爲賢人有溫潤含畜氣象所以爲聖其理一也
孟子雖賢聖竟有戰國氣習然也是頼有那睟面盎背四躰不
言而喻一段器宇所以致得當時人君無厭心而得全其大名
也雖曰不遇終是所在堂堂去就光明磊落軒豁其三宿出晝
者自是捨不得齊王待遇之厚耳亦可想見其在齊日儘亦
積誠意以與其感發矣不然何以爲孟子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云云 孟子千變萬化只從心上來

論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 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聖賢作處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
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
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
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
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
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
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說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爲性之善語若有病盖知性之善然後
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爲善而不疑耳
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此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
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
愚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豈亦大快哉
輔氏曰自堯舜所以爲萬世法至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此數
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愚謂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只是王覇之
分耳看他說天理人欲及計數等字
○孟子之書所以救世而垂後也當時舉世滔滔皆沒溺於功
利孟子所以遇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拴之所以善堯舜

之所以爲勇爲者仁義而已矣所以托始於見梁惠王一章也
七篇都是這一線脉灌注流通
愚嘗孟子七篇皆從見孺子入井上得來蓋因見孺子將入井
特一[illegible]而驗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後方敢排衆論之
參差而斷然一以爲性善旣是性善則性中只有箇仁義何必
曰利而七篇之書皆自此成矣
荀子曰能定而後能應此語最好人但見孟子雄辯泛應千變
萬化而不知其胸中有主本特因形賦物而已以謂主本者何
性善仁義也工夫到也
孟子序說終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僭稱王○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
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
於天下矣○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梁惠王之三十
五年也○三十五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惠王之三十七年
也○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按綱目會於徐
州以相王之年始書魏惠王一年則此所謂惠王三十五年者
是自始爲侯即位時計得此年數不是爲王之三十五年也爲
王只一年而纔見綱目周顯王三十五年下分註然周烈王七
六年魏侯罃即位之年也分註亦曰魏惠王韓懿侯元年蓋要
其終也惟大書則不假借未稱王之前則正名書侯如曰魏侯

綱目五以甲　二字一本無

皆以侯[illegible]例之[illegible]旣稱王之後則改書君如曰楚君斯宇魏
君罃宇之類蓋綱目[illegible]名[illegible]起莘曰綱目於諸國未稱之前
各書本爵至稱王之後通書曰君蓋不予其自稱之僭也○綱
目此法本春秋不與吳楚例或疑朱子後來定說以孟子之書
爲孟子自著孟子何不辨名實此豈孟子不尊周之說耶然朱
子又何爲尊周曰特天命已改朱子亦不得尊周矣故改書君
而不純依春秋楚子之例所謂之君者各自君於其國耳○然則
孟子書王可乎曰此亦非後學所敢議旣可以書王綱目又何
以不稱王若曰孟子不必與綱目同律然則道有二乎孟子綱
目[illegible]爲生民立極爲萬世立法之書此是則彼非容誰含糊

[illegible]綱目分註載孟子惠王問答凡王曰皆改作君曰如王
[illegible]利改作君何必曰利以下亦然頗見爲賢者諱耳或曰
于[illegible]說是自[illegible]然亦[illegible]說其術其僭號稱王者恐亦是
[illegible]爲之乎但一稱王便是便宜與他了孔子所以終身不至
吳楚朱子嘗言孟子兩不能棄其僭王之號雖說天命已改周
然王者是有天下之號旣未能朝六國而一天下亦何必稱此
不貼身底名號○問道理所以無窮無盡聖人所以兢兢業業
不敢一毫放過中庸所以謂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皆實話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今其曰見梁惠王者陽[illegible]
不見之義也故集註叙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illegible]

朱子曰以下四十一字異本無

講○問惠王不必是就見追斯可以見他只是厚幣來交耳何爲獨往見曰孟子已言之矣孟子不得之辭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本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緊破他

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体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椎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其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

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按此事之宜也是以處得其宜者說不是據事而言蓋事而言只喚做理不喚做義處物爲義故事之宜也一句當如此看但以其所以得其宜者出於心故先着心之制一句然朱子又曰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此却不可曉如此安得是性是義亦一半在外了○朱子曰仁義兼言者是言体專言者是兼体用而言又曰仁對义為体用仁又自有仁之体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問人所以爲性者

有易之九字一本無

只何不仁義者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只是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看易横圖便見一理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豐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之[illegible]仁人心一說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語註[illegible]愛而已先[illegible]心[illegible]孔孟之要旨○愚按此說亦未然[illegible]愛者是有子孝弟為仁之本章蓋有子之[illegible]愛[illegible]謂親親仁民而愛物者也所以註先言愛又不[illegible]見子以隨事發見者言仁遠乎哉顏淵問仁註只言心之德而不及愛之理又何先愛之理之有若孟子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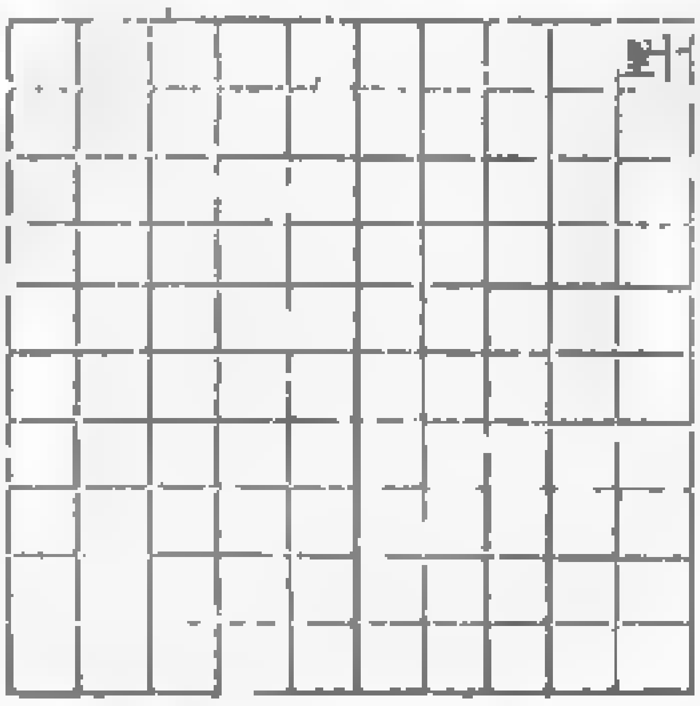
擧仁義[illegible]以體用言而仁義又各自有體用則先體後用者王言非義法當然也縱孟子無仁人心之言亦當如此解○諸儒氏曰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此亦未是讀者詳之、未嘗以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合體用愛為用其理則體也○愚謂愛之理對心之德則為用若對心之制事之宜則仍又為體蓋體用無所不在所謂交羅錯綜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者真至論也

○孟子嘗說大人則藐之以其在我自有一段高似他底正經本子在至如問對之間他都有一段出他頭上底正經議論在梁王問利他便有仁義來換了他齊王問桓文之事他便有王道來換了他蓋其所據者正才又非常所以迎刃而解觸者

心的那自分做兩邊去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所受用
道此而已矣、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求利自上始其下化之皆求利畢竟其害歸於上仁義亦自上
始其下化之亦皆仁義畢竟其利歸於上○萬乘之國弒其君
者必千乘之家云云此分明言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禍也當
看必字
千乘之國千乘之家辨
路史國名紀第二十九板云家國之稱初又不一孟子言千乘
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亦皆曰國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國是國
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卿佐諸侯以事其上則
全於臣節制以禦其下則王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
君道言之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謂諸侯矣所
謂內諸侯也○萬乘之國地方千里也凡言方千里者謂四方
千里也○玉海地理通釋五服章曰以周官大司馬九畿之籍
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
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五十里○此說與王制不
同見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
地、

大國地方百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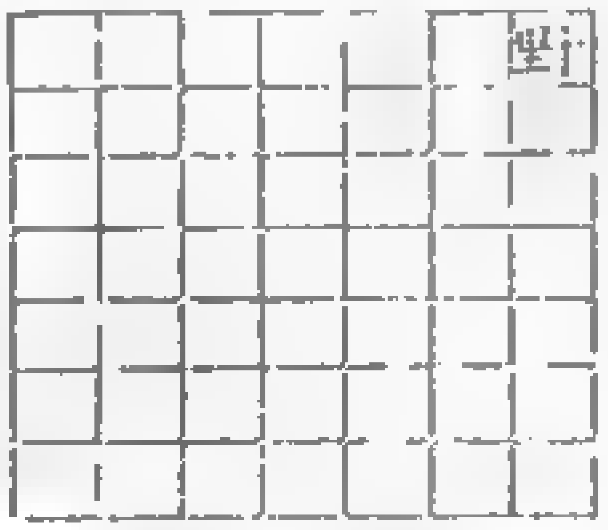
爲方十里者百也



每孔十里四方皆百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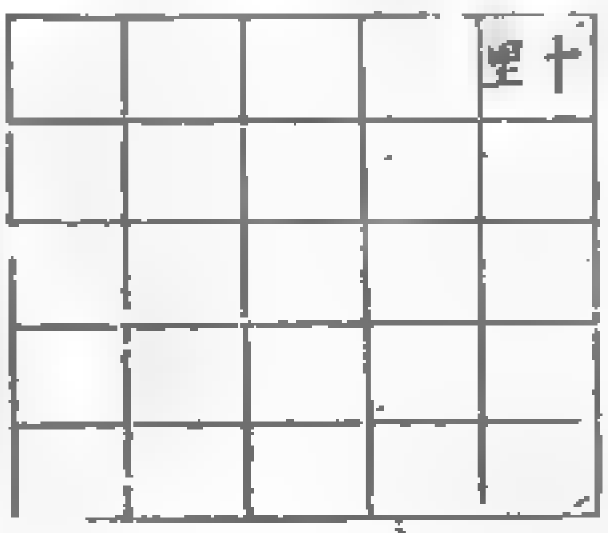
王制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愚以此推則地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也地方七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七十也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五十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圖



每孔十里四方皆七十里

小國地方五十里圖



每孔十里四方皆五十里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愚意千乘之家左右是千
乘之國皆地方千里出車千乘者也入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
其曰家者特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乘之國弒其君者豈
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弒於申侯是已○[illegible]
朱子大註分明謂天子之公卿孟本萬章下天子之公卿受地
視侯說大抵是要家字端的未可輕疑妄議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上取乎下是已下如何取之
於上蓋天地間之利只有此數上求利使者取之於下下求利
便着取之於上矣不然取將何之如晉季氏擬奪其君是取之
上瓠剝其民是取之下大夫雖為君之下猶為民之上也若夫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則非取之於上而又將誰取

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程氏復心曰採主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則千
乘之家當地三百一十四里有奇為方百里[illegible]有百乘之家地
方百里為十里者百故刑法志云云[illegible]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
就當時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愚謂程氏何不直疑孟子
之誤而乃謂假設言之然則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
里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為方百里者豈
亦假設之言邪○東陽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
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國可出[illegible]
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
千乘之國當三百十六里有奇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illegible]

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然按本學
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則已先孟子言之矣豈彼
百乘不謂大夫耶○黃氏遺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
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
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
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甲士三人分數○二曰重車半
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
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
人○正韻輜庫車也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此最不可曉且如天子畿內千里只得萬乘其公卿諸非只一

二人欲每人各取其十之一則萬乘盡矣天子又於何而取給
愚謂取字之義只是君十卿祿之意嘗以公卿所取萬乘者
得千焉以大夫而所取千乘者得百焉未知是否以俟明者
抵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只是君取其十臣取其一耳
不然當如上條所疑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上一下之間各安於其分之所當得所謂義
也苟為後義而先利則稱欲以求乎有底極耶必盡取乃已然
亦有未已如漢武帝隋煬帝又欲兼四夷跨三代故愚嘗謂充
其求利之心必見害而後已所謂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單言義以義利相反對言也兼言仁義亦對利言然該體用之

全也新安陳氏曰仁有溫然慈惠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
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又曰下文仁施於親義
施於君此對君臣之故單言義亦通新安此二說亦無害若論
所安姑守愚見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上又只曰亦有仁義而已而此則又加以未有遺其親後其君
者蓋直是要說仁義自有其利也仁義既自有其利於此愈見
得又何必曰利○此利字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利之
利不同此利是仁義中之利天理之公也故如緣是利而無害
上條所言利是仁義外之利則人欲之私而已故不免於害也
○本文仁義字似指在下人言故有君有親孟子只緊就在下

人說便見得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
戴於己也利却歸於上○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
利兩个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
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
自享敬君之利也○程子曰義所安處便是利固是但不當把
在此處說非孟子關梁惠王之本意○雲峰胡亦曰本文仁義
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仁義上說來者蓋上
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云○新安倪亦說仁義中之利仁
義外之利而曰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
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愚謂此語尚欠別白如此則是
在下人之利却不是在上人之利○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此

所以見得陳本義
心之害千里之謬○一則愛親尊君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一
則不奪不饜而不得己害己隨之千里之謬也利與害之分義
與利之間耳此所謂毫釐之差○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
矣與何必之辭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
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
得其傳者邪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
此太史公是太史公稱司馬遷非謂其父太史談也馬遷自敘所
稱太史公則其父也父子相繼為太史故俱稱太史公○東陽
曰有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

造端此始之深意○謂仁義與利之公私及求利之害仁義之
利也○上文云云都是深意處不可謂只是說仁意亦不可謂
只說仁義與利之辨須兼說到利害詳其文意自見○詩秦風
權輿傳曰權輿始也小註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造端如
造衡者必先為權造車必先為輿故始謂於此而始也
拔本塞源○本源害之本源指利也觀上文一則曰利誠亂之
始也又曰常防其源也又曰好利之弊又程子曰但專以利為
心則有害又曰救其弊可以見矣○拔本以草木言本根也塞
源以水言
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臺池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云

奈何欲兼臺池言○賢者亦樂此乎故欲倣之歷說賢者非也如此則孟子所對非所問矣還是指人君之賢者如文王間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孟子則答之云云矣

古之人與民偕樂

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亟之命又頌於經始之日亦爲與民偕樂也蓋詩人言經始勿亟是天下句庶民子來相呼應言文王尙戒以勿急而庶民亦自急也以見其得民樂之意耳不日成之成之急也又追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尙戒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亦自爾其急也所以不日成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也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蓋如此

故能樂也

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不然亦何以能樂壬辰會試講偕樂處咸和之政素孚於治岐之日勿亟之令又布於經始之時是以戒民勿亟爲偕樂矣信乎然則當時倘不戒以勿亟民有不子來乎若泛論勿亟亦是愛民處則何不可○饒氏謂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意亦好不然文王之視民如傷忍苦役之以供吾樂耶○論範引詩曰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證也王在靈囿麀鹿濯濯此皆和氣之所薰蒸盛德之所感召國風定中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六史載魯恭爲中牟雉馴于桑之類皆是○於牣魚躍於嘆美

此乃民樂之效與上文麀鹿攸伏正同皆是民樂文王之所有非可謂文王自嘆美其有是魚鼈也○南軒曰孟子欲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楊龜山曰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園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民亦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也不是包謂

其臺曰靈臺以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

觀梁王自以其盡心恤民而訝其民宜加多而不加多者意亦爲歲凶所爲人力終無如之何也且一則曰河東凶二則曰河內凶要其意則其民之飢未必皆歲所爲也由梁王不能行仁政而暴虐其民耳夫旣不能行仁政而暴虐其民則於今雖費力於移民移粟亦何救故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漢文帝水旱責躬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益加此益字即加字之義○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來歷集註明白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移其民於河東

移河內之民於河東也

移其粟於河內

[illegible]於河內也○設若河內河東俱凶則惠王又將何
以[illegible]因在行王政也王政行則三年耕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有三年之食所謂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者矣○
寡人所[illegible]德也註曰言寡德之人也

王好戰請以戰喩　止　百步則何如

這都不相似聖人辭氣雖說得他[illegible]落析得來痛快總是於誠
意動人主[illegible]於誠意動人主意思十分重則感
時節自然如此許多關閩變化講論亦[illegible]不免有戰國氣
習此所以假人必到聖人地位然後爲盡善盡美

塡然鼓之

鼓字非虛指戰士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是鼓之於女役[illegible]
四書蒙引　三十九本　三十六
之者一例○兵以鼓進以金退依小註則大司馬之法[illegible]說
退此亦大槩之說然後世戰陳皆以金退蓋自戰國已然也○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
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此且未道至他前日所行之病民此
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
切告之亦醫國之術不得而爲之諱疾也矣○惠王曰察鄰國
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此正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農時與農隙不同農時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依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註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
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
有狩豈必皆至冬乃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何曰田以講武則
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與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歲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豈凡有興
作不違此時之說也大抵孟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
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況此主農時言故
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云云也興作與使作事也田
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未知是否○穀專指稱不兼黍稷麥
菽也黍稷麥菽不必皆春耕夏耘秋收也一說正不可如此拘
此因天地見成之利而爲目前之計如何必棄黍稷麥菽而專
種稻乎春耕夏耘秋收亦大槩舉其大畧云耳○論理當無說
方是春耕夏耘秋收恐亦舉其大畧耶穀蓋本謂粟故字從禾
四書蒙引　上五九卷　三十七
以黍稷麥菽亦穀屬故謂之五穀又以凡蔬果之類皆可以養
人之生也故謂之百穀歟正韻謂穀者百穀總名想亦因大易
百穀字因耳 書蒙引缺此段

數罟不入洿池

必用四寸之目也○洿池二字本義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

斧斤以時入山林

山林之分高者爲山平而多草木者爲林○斧斤當有別書證
治安聚曰至於龍辟之所非斤則斧之但考之韻書俱無二義
當再詳之意者有大小之別之類說文斤斫木斧也正韻引莊
子斤鋸制焉又劉斷也斧蓋今之斧頭斤蓋今之鈌刀蓋斧
以破之斤以斷之故曰劉斷也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屬禁○屬禁屬與禁也非謂廢禁止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物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
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鄭司農云遮列守
之也○雲峯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
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文王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屬禁
者文王愛物之仁也又曰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屬禁
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既能令其
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舍是而他適此亦應前面加
多之意若不能且因民所利而利之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
妻子則民心有離散者矣元許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

云古今立國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其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
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而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可
不勞而理也所謂紀綱法度施行有地者正此所謂王道之始
之意○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為本○養生喪
死舉人世之始終也○喪讀如字不音去聲喪謂死而喪之也
○抑又論之五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畜獨不可以得民心
乎而此獨為王道之始何也曰當法制未備之時且要安揷吾
民使得將就生理所以收攝民心使無至於渙散所以為王道
之始耳如漢高入關悉除秦苛法而王基遂定唐高祖始定河
北亦能安民故民歸之者如市皆是收拾民心於大事未定之時

五畝之宅

二[illegible]二畝半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
以[illegible]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禮記王制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
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惟孟子
以為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大註本後篇云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此孟子自疏也安得偏據漢儒之王制○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
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
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
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

雞豚狗彘

豚稚豕也○[illegible]小豕也然考諸韻書並無此明朝只云豕
也惟[illegible]小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蓋豕麋鹿之大者豚
彘之小者[illegible]又曰鹿曰豚又曰彘無聚耳[illegible]
[illegible]狗有三守狗獵狗泰狗此是指泰狗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
有田百畝而民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與上句雞
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案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此說可從

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在所教耶但以此為重耳或者只見集註云既富而又教以孝悌耶以此為憑請本文謹庠序之教全虛說所教者只是孝弟而已若果只是孝弟亦不用申字了申重也以此為重而丁寧反復之也既以此為重則有在所畧者矣集註特以其所重者而省文言之耳○既曰申之以孝弟之義則庠序之教不止孝弟明矣孝弟特其重者夫人倫有五而詩書禮樂亦皆教也

蓋法制品節之詳○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看來此說亦無憑據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況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條

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無得品節了又或以五畝百畝為法制勿奪其時毋失其時為品節亦大牽強一說田宅之類為法制庠序學校之教為品節○又樽節之節與下條法制品節及制度品節之節大不同故狗彘食人食一句只與五畝之宅一條相反看可也○蓋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也

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以集註此句觀之上節饒氏所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又若有理然自傍人觀之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亦是一制度品節也○又一說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也

以人食而不知檢

此即所謂殺人以政者也

刺人而殺之

刺人而使之死使是殺之也非謂既刺而復殺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是人之死者我也非歲也令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云

云○註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蓋先王在上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於此尚為之制惟恐其用之不繼且又必五十衣帛七十者然後食肉於人尚為之制惟恐其濫用而無節況於狗彘肯使食人之食乎○此句上面須以打漢註下連上不能制民之產一句起

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貧以紓目前之急矣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只謂劈初頭便只此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知民只管等有餓莩你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濟得及是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斷無迂闊事且是時民既有飢色野有餓莩矣聖人通變宜民難使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不以時入山林亦可也

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見上文所謂移粟者是民粟耳初間謂移其粟於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及孟子詳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以是民之粟愈見惠王之不得罪歲而其惠之小也亦甚矣倘所移是

止

在官之吏耳孟子豈故面語之哉蓋所務者只是科率不㓙之
之民之粟而已故又有樂歲終身苦之言安知此類不以及之
○初觀惠王之問似若無罪歲之意然孟子一聞其言遂得其
意於其所謂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數字内
既見他是欲歸罪於歲以為我雖盡心如此然民終不加多意
者天殃下民而奪之歲人力終莫如之何耳况其所問一則曰
河東凶一則曰河内凶再不曾省及已之政有未善處而一惟
歲凶是咎矣觀下章云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惠王能罪歲得乎
王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云者義合則從不合則去之意如云
君臣皆以義合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傳曰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此義主之謂也見其以人合者也○項羽怒趙懷
王如約之言而尊之為義帝義字豈不好也春秋所謂將者蓋
寡人願安承教
按上章孟子之於惠王既曉以小惠之不足以得民又備舉王
道之始終告之以見其所以得民者在此而不在彼末又指其
所行之病民者以諷切之惠王蓋有感於其言至是請於孟子
曰寡人願安承教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
也凡安字多對勉強言○孟子向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
贅言矣為惠王計者今日切務惟在除去目下所行之虐政虐
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凡害之除亦利
之興也不然雖纚纚於王道之陳何益哉此即所以教之也○

若不早除虐政吾見民不堪命將有離散於四方或顚而之他
者矣可不知所務哉然以惠王狃於故習猶未知其所為之病
民一至此極也故以梃刃二端先發其意○皇極經世第八篇
曰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之可趨也而况
又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是謂政之殺人即此所謂無生路可
趨者也○綱目宇文周癸巳年齊主遊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
發明云先儒有言無以政事殺人民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
術殺天下後世 四書索引無此數條
刃與政有以異乎
此亦所謂苛政猛於虎者也
既又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乃曰王如知此

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所除者矣蓋王之庖則有肥肉矣王之廐
則有肥馬矣且肥肉何從而得肥馬又何從而得豈非厚斂於
民以養禽獸哉於是民則有飢色矣野則有餓莩矣夫因獸病
民以至於飢而死是率獸而食人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此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
刃者也○獸相食一條擬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
事作俑一條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推其庖有肥肉廐有肥
馬所以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也此非率獸食人而何
○提出為民父母字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人君知其有作民
父母之責則如保赤子之念自有不容已者矣夫父母之於子
其有急厲救之者乎此孟子之善於啓迪不可及也

人而用之
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
人以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
况使民飢而死焉真虐殺其民者耶甚言不仁也○小註所引
孔子禮記之言大抵與此二意今人皆以彼證此○中古易之
以俑蓋世俗人所爲非周公之制作也新安曰作俑者殺人殉
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愚謂孔子之意未知其果在是與否
然以愚論之始者之爲芻靈尤爲不仁蓋此有芻靈久則乃當
有木俑出來既有木俑久則自當有殺人以殉如秦三良之殉
穆公者矣然則始爲芻靈者其無後乎朱子註曰古之葬者束
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愚謂雖曰畧似人
上孟九卷 四十四
形乎豈是象人也似太古之時但象人而不能甚象至中古工
巧日興則自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者安得全不提爲芻靈者
之罪而專罪作俑者耶孔子蓋特從俑而發耳
○愚謂夫子無後之言發於深惡痛絕之情耳不必如此求實
且穆公後至二十七世始絕殉葬之親亦太緩矣又如秦方不
而之子陰易秦祀縱不殉葬理亦當絕矣○安成劉氏曰古之
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
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爲不
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
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
子遂絕嬴氏之統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

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按惠王曰寡人願安
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今孟子但直斥其虐政之殺人而終無
一言以教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
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况王政之詳已前告
之矣上章所云云是也今惠王既是安意以承教則宜急改此
等所爲矣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
蓋除害則興利也孰謂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耶
比死者一洗之
不可謂死者爲未可東亦不可謂凡死於戰者是指其先人言
也先遠謂楚王曰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蓋辱及其先辱之大者
也此是惠王問計痛切之詞謂晉國當我先人時天下莫強焉
上孟九卷 四十五
及寡人之身乃喪敗如此寡人恥之所以欲爲先人雪其恥
故孟子解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雖敗衄猶可爲也莫如爲
仁耳又貫之曰仁者無敵何畏乎秦楚之堅甲利兵此一句當
如此說則前後意思都照應矣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下文四條皆是推明此句之意故註中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
歸之者不可說太早惠王此問即是前面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之意孟子之答是即亦有仁義而已矣之意○地方百里而可
以王况以堂堂千里之梁何以見百里可王王如施仁政云云
○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
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紙之

後說也又以下篇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然之意見於前或以為
四方之方者俱謬

毛 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仁政又不止此二者
此特其大者耳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要目
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
切務也故曰大目如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之類
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也○孟子當時病痛之切者
最是嚴刑重斂故孟子告之以此觀其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則
其重斂可見民既窮矣而又斂之重自不得不嚴刑罰以督促
之不然不能辦矣此漢武帝之所以不得不用酷吏也○輔氏

以深耕易耨為薄斂所致孝弟忠信為省刑所致蓋由不知二
者相因之理而為是肯綮也

深耕易耨

深耕深於耕也不苟且鹵莽而已易耨易治也如夜寒其易及易
其田疇之易有整飭新飭之意蓋深字意相類皆是待盡力之意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

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貼可○或曰不分為是蓋孟
子曰仁義忠信忠信可上貼仁義也則亦可上貼孝弟孝弟獨
不用忠信乎本曰事君亦可謂之孝乎事父亦可謂之弟乎而
長上亦可為孝弟乎然則不容不分矣若以忠信全貼孝弟則
孝當為父兄弟當為長上如何得○單言仁義可以忠信貼之
若孝弟則亦不用忠信字矣雖曰誠於孝弟亦只歸在孝弟內
矣但孝弟可分貼父兄忠信不可分貼長上長尊而上卑也○
一說據大學章有事君之孝有事長之弟則孝弟忠信通說事
父兄長上亦可○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尊君親上
字廣本文可使制梃一句其即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者蓋兼連帶着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一句出事長上以
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
親上故樂於效死○夫甲兵固非梃之比而秦楚之堅甲利兵
又非他國甲兵之比今而云云者民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
故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盡己以心言以實以行言
○愚謂以本文觀之自省刑罰至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似都是說仁政之施當如此以下文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云云照之尤見其然蓋仁政兼教養如上章所陳意思非教特
聖賢也有所疑而不得自解耳

彼奪其民時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止兄弟妻子離散何
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而意亦方足○彼奪其
民時不必謂是重刑罰厚稅斂然究而言之既奪其民時必非
能省刑薄斂者○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云云

夫誰與王敵

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皆
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我亦安能取勝秦楚之堅甲

利兵又豈吾撻所得而撻也哉○或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者謂吾民樂於效死也非謂不用廝殺也若不用廝
殺則亦不用制梃矣蓋此是以吾得民心而言其實不用戰故
有下文之言

王請勿疑

一說是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言又一說是請勿疑仁者無敵之言
按本意似以百里可王之言疑於迂闊故引仁者無敵之言
以實之蓋以仁者無敵之言觀之則百里可王之言情我哉又
勉使勿疑也前說爲長蓋百里可王之言乃此下章之大旨下
文都是申明此一句非另有仁者無敵一句道理也此章主於
百里可王仁者無敵之言皆是客詞也大註云百里可王以此

四書[illegible]說　上孟九卷　四十八

而已亦從與俗葉意

王下見梁襄王

孟子見梁襄王〻爲其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故孟子蓋將
去之故出語以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
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之興廢不然至彼何爲今
見襄王氣象如此其不足與有爲决矣故出以語人而去之此
雖無可考據然以理斷之决然是去而之他矣不必有傳記考
證○齊梁天下有可一之理孟子又有能佐其君以一天下之
才但襄王未有一天下之器耳孟子既有去志而述此以語人
蓋其所以望斯道之行者至是已盡况當垂暮之年已有吾已
矣夫之悲矣詳者於此當知聖賢不遇之不幸然此一段議論

觀此之十字一本無

亦於世道君道不甚大不可以不傳故出以語人而且以
下後世○觀此言可知其不久留於梁矣

天下惡乎定

言天下當何所定謂定於誰也孟子答之以爲今天下之勢分
崩離析如何可定必合于一然後定也今既未有能一之者未
何可定於何所也於是襄王隨問曰孰能一之言當此之時
天下諸侯勢力敵孰能一之也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此亦抑之揚何如任戰國决然如此湯武若不遇桀紂終身只
是諸侯故周公不有天下是以孟子以五六月之旱苗得雨爲喩
而上章又百里可王亦必以彼奪其民時者爲言斷之其義然矣

四書[illegible]說　上孟九卷　四十九

孰能與之

言當此之時各民其民各君其君孰得而歸之也當時列
國既各有境域則各畫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似亦難矣
必在所禁制也下文沛然孰能禦之正是答此意

誠如是也民歸之

誠如是謂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二
句重與歸不同歸挾携來歸也引領而望只說他得民心之向
慕○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重在猶水
之就下上蓋上文言引領而望是聞風而向欲歸之之急也誠
然如是民從即歸之其勢有如水之就下沛然其莫可禦也莫
復得而制之○孟子前孰與之說蓋不先着今天下之民皆引

領而望之一句亦爲緣起得民歸之猶水之就下而莫禦之意惟其不嗜殺人而天下皆引領而望之此民歸之所以莫禦也設使其心不舍向則未必能遽爭歸而莫禦也此數句斷然是如此看大槩自如有不嗜殺人者至誰能禦之不可十分斷故大註云天下悅而歸之○或要把其如是孰能禦之與下文誠如是也至沛然孰能禦之相並對看亦非也盖其如是孰能禦之就指苗之勃然興處言下文曰誠如是則與其如是語意不倫矣况下句又更出一民字如何盡同得若論其大意則固兩柱相對也以苗之勃興於久旱之雨而論民之樂歸於嗜殺人之中之不嗜殺人者○此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

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此○初年讀此覺亦似有迂闊意今究論其理盖我國之民既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彼國之民又皆疾怨其上咸有傒后之望是惟不往往則必勝矣故湯之廿一征而民有后我之怨武王之伐商也民皆壺漿相迎夫然是仁者無敵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夫然是不迂闊若徒欲以兵刃取勝以雪其憤則愈遠愈難而反失之矣盖孟子之言句句是事實者如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齊宣王名辟彊辟音壁彊渠良反○許東陽曰集註作開闢封彊說則上音闢下音姜作闢除強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區良反許氏此音正以先註不分曉上音僻既是開闢之辟下字渠良反則又是強暴之強於義不協故此正之今定依前說作開闢封疆之義以此為名或者其有是志也故以命名故嘗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云昔趙光義名奉實亦此意若作闢除強暴讀於義固通然悲當時人君之志於求所大欲意更重也此雖不繫大義然義理無乎不在亦須辨得較當方是

○此章當從上看勢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及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

無飢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悌頒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盖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直路以開導之耳吁若使為人臣者論事皆如此假遇頑拍之君豈有不能者肆其君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

所問在此所志在此也○朱子曰事者營霸之事營霸謂經營霸業也以言其經營霸業之事大抵皆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是故孟子不欲宣王聞之

因當時無道其事者故後世無得而傳焉惟其無傳故臣亦未之聞也三句意相承○王氏者庵曰齊桓救邢封衛秦亂為功晉文伐衛致楚陰謀取勝二君他事亦多類此

無已則王乎

大註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道字重對上文桓文之事說一說王必欲言之不止豈以其為王天下之道乎此說非甚矣孟子之善言也梁惠所問在利孟子不言利而言仁義然仁義自無不利也齊宣所問在霸孟子不言霸而言王道然其功效更萬萬於霸也故始也似拂其志終則實有出於其意外之望者此孟子之所以為命世亞聖之大才而其辨謂之雄辨與本是理勝

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德字輕看不必云齊王以王道本於德也只是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云云

本意言抑試度吾能保民否也乃不敢質言而婉之曰若寡人者豈亦可以保民耶言恐不能保民而王也故孟子下文屢屢於不為不能之辨

將以釁鍾釁本釁郄今曰釁鍾則是因鍾之釁而釁之使釁者不復釁也作活字看○釁鍾之釁如予有亂臣十人之亂字意○釁郄之郄與隙義同○釁鍾之釁謂填釁也如古人以亂為治義一般○釁鍾亦有釁鼓釁龜師行而粮食下小註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亦解作殺牲以血塗鼓鼙也

若無罪而就死地

○無罪指人言然則牛豈有罪乎然當去之只惟知人之無罪故任之就死地為可哀以為至所不忍者也一旦見牛之觳觫乃亦覺有似乎此者故不忍而以羊易之分明是見牛未見羊也○一說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何嘗是以人為況曰以牛無罪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既言其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而就死地明矣故此承而言之不必屬君字也○一說若無罪而就死地正指此牛觳觫之情狀言之言似若無罪而今就死地然者如此說方於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一句為無礙而於若字亦有安頓此似不如前說

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必欲生此牛也天質如此孟子安得不恭眷而曰望之

是心足以王矣

○既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何意孟子緣有不忍字要生議論是心不忍之心也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是達之於其所忍仁不可勝用而王道畢矣○一篇生意皆在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二句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只從此生議論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亦不消如此說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了又何消解剝蓋孟子此三句話意思直是欲王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今齊王畧不見有察識之意只管去徑吟說來所以孟子又設法以開之辯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云云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王又只恁頓承將去都無合殺孟子乃為之解曰無傷也云云才起得他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一問○旣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
同知王之不忍也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卽指此
不忍之心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
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著此兩句所以提掇個不忍字
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王也此兩句又似爲下文根本
然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
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觳觫一
句遂堅執着不忍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
○是心足以王矣不是愛一中便是以王天下爲有此心在擴
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
⊙百姓皆以王爲愛也一句亦甚要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

論察而啓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以王矣他不曉問
便只恁地說了甚矣孟子之善于言語也○以羊易之亦無許
大見識於當時若計較愛則不成易矣惟其無計較所以見其
爲一時惻隱之真心所發見而有得乎仁術也此正所謂乍見
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者也
○又此事在孟子開導齊宣則云然其若在聖人則自能遠庖
廚終使見之亦不至以其觳觫而改用羊也蓋齊王之易羊者
仁也聖人之不必易者義也此時正用義之時所謂食以時用
以禮者若易羊之事只可於無心中一行耳如每見每易則於
道悖甚矣故曰孟子主於開導齊王則云然又觀孟子之開導
齊王處每每生推立論如齊王嘗自病其好貨彼則告以好貨

無傷與民同則可王自病其好色則又告以好色亦可王以至
好勇好俗樂皆謂其無傷而就於其中斡旋之使進於王其命
世之大才可與推之君子也
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察識如下文詩所謂乃知此心
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
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
其所忍者也
○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直
是要激出他見牛未見羊一句惜乎王之不能然也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夫孟子固知王之不忍也今而曰云云乃亦似以王爲愛然者特

故爲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耳設使王能反求而得其本
心則如何曰只是認得是見牛未見羊便都了此却是真情也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是反辭不宜直驟言我若非吝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
謂是誠何心哉所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蓋被孟子難得來
追自迷其向日處心之所以然不得開了姑得自伏將去於當
則是不忍也非愛也
○問當時宣王若能反求而得其本心則將如何爲辭曰合當
云見牛未見羊也予今言之於我心猶戚戚焉卽問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便快了
見牛未見羊也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言不可自沮了決須行得淺之見
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言初本當有不忍之心之可遏於羊
何所妨礙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心可言故曰理而已蓋理
素具而心隨感而發者也理亦仁也即所謂性也心則統性情
見牛未見羊也則其爲不忍而非學也不待言矣○惟其見牛
未見羊故以未見之羊而易所已見觳觫之牛使牛與釁鐘兩
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術也此二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具於
心者用不得術也○術以法之巧者於難處之際而有善處之
方是謂之術術處只在兩全無害上○小註朱子曰未字有
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其用則無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
時此言人心爲仁之宅如今日見牛而惻隱之心固發矣設見

羊之觳觫則又有惻隱發焉雖至於十百千萬凡見有不可忍
處皆隨感而發無有盡時故曰仁不可勝用
○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固是矣然獨奈釁鐘何若但以釁鐘
之不可廢而終殺之則一念之仁自我而發亦自我而遏矣今
又姑全此牛以行此一念之仁則釁鐘之禮又自我而廢矣故
以羊易牛爲得其術然初來齊王之以羊易牛亦未有此巧妙
見識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意主於開導故爲是說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若平時之聲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一不忍
食其肉耶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術上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便正是符著此理則是一仁
術也○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爲不能屑屑然以所
未見而易其所見也○預養其心即廣其爲仁之術也重在預
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
自廣蓋有不勝言者矣
○君子之於禽獸也至遠庖廚也此因見牛未見羊及之孟子
開導齊王本意不重在此○庖廚庖取烹飪之義周禮有庖人
廚庖屋也○夫子言之專指仁術一條

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
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

於我心有戚戚焉正該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了使得他
前日見牛觳觫之光景宛然如在目裏見得此心不從外得處
依舊是前日之心復作豈待外假又而推之在我而已吁若使
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哉○於我心有戚戚
焉乃知此心不從外得此二句最要看得仔細是孟子所以斷
知王之可以保民處故又曰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齊王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孟
子答之若曰惟在反其本而推之耳故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反其本只仁民是本以民對物下文云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
百姓是也

然猶未知所以及其本而推之○舉斯心加諸彼老幼吾老幼
以及人之老幼是所謂及其本而推之也皆由近以及遠自易
以及難所謂由親親推之然後及于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
愛物此正反其本而推之也齊王却未知如此做去故孟子又
舉舉於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之問○
一說未知反諸心而推之以保民也未善反其本云者謂從頭
起也即所謂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云此句即張
南軒所謂能反而循其不忍之言者也
則王許之乎
註許猶可也猶言准也說否○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此仁術猶言仁道不必與上文一例看為上文有難處者故
四書質引 二五九卷 五十八
術字重此則泛言耳○一說只是上文仁術但是推廣出去更
無難處善處之說矣此說為正當○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
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也而推之曰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惟母及其序則是○天下可運于掌言四海可得
而保也天下對上人字天下則集于人矣對下文則老幼吾老
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推恩天下可運於掌只保四海然又必曰
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故字承舉斯心說來而與下面不推恩無
以保妻子反對說○大註運於掌言易也蓋即上文莫之能禦
也及足以之意
詩云刑于寡妻云云

○引此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揭一心字出應前是心字是心也
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亦此也如此則
天下可運於掌與心足以王矣此之謂也○故推恩足以保四
海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亦不仁
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有緣本作
敎言只作保民言者意謂一則撥推恩二字已有保民在內且
二則又承足以二字開者存得亦效說
云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盡是彼也
此一章心字是骨子○詩之所云舉斯心加諸彼也然則老幼
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心字最重通此一
四書質引 十五九卷 五十九
章是心字做骨子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
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功業言所以能保四海者惟能推恩而
已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齊王氏曰善推其所為是孟子
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非善推
也○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為○今
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面反
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此
易見○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
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便就親親推而至於仁民
自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者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

家老老幼幼惟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
爲行視猶知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量然實當作活字看
○或曰如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爲活字看心
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
心之應物上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難道物
有輕重長短又難道心有輕重長短○本然之權度謂當然之
理也不容人爲者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具焉孰輕孰重誰爲輕莫
不各有本然一定之權度○上文既發其端只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分明是含說箇輕重長短之當

度在裏面蓋齊王正是輕重長短之失度者
○上文末句是結其所以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故此
則承之而言禽獸與百姓孰爲當重孰爲當輕請比度之一定
是百姓重既百姓重王乃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其故何
哉是豈以二事爲快耶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觳
觫之牛者於此亦可以度矣此又是一重度了要皆集註愛民
之心所以輕且短者之所以二字此三者既是言其所以此上
文度字豈不又是一重下條亦言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
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心爲甚
果何以見心之當度尤甚於物處曰試論今有一匹布不用丈
尺以二丈爲一丈只是這一匹布上失耳若人君於民物之閒
失所權度至於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
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爲一丈者
相去何如有是甚乎不甚乎
○朱子小註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心之輕重
長短難此是心爲甚一說了又曰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
萬事差所以心爲甚此又是爲甚之一說今定只依大註此二
說俱小異看來只在不可不度上有甚且其曰度心之輕重長
短難心安有輕重長短須應物時就那物上方有箇當重而長
底或有當輕而短底又曰心差了萬事差如此則心之不差只
消一度了蓋事字物來千能萬狀其輕重長短當隨物賦形惟

在居敬窮理以照之耳若謂心一差則萬事都差則未應物時
初何差之可云既應物則又未有萬物一時俱差者大抵應此
一物差間是心差應彼一物差亦是心差差字面所該亦廣如
此看方可通○若云一心如印文印文正打過千張紙萬張紙
俱正若印文不正則千張萬張俱不正此固是理如此但自此
處言則度字說不去其或輕或重或長或短自有許多要看得
細底方得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對言之度也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單言一事之度也下節
以興兵危臣搆怨諸侯對觳觫之牛看則孰爲當重且長耶此
指以問王之意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雖正是請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是言其仁民之心也
以輕且短處耳集註分明○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與兵構
界之也正之所以興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意謂此比於
觳之牛如何
曰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兩此字同都指
三事而明於他亦指三事之不快獨指於此則又指欲之誘與
上文此字不同
欲闢土地朝秦楚

必闢土地然後能得秦楚既闢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俱吾所
莅而四夷於我乎撫矣莅中國而撫四夷此句又要看一而字
似不同
猶緣木而求魚也
緣搴而升本義曰躋者無所緣又看則緣字之意明矣○緣搴
附而上也離騷首篇十九祿註有曰薜荔緣木而生○木在山
魚在水求水物而于山非其地矣恒六三之所以田無禽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所謂蓋必在大國也○今王發政施仁至其若是孰能禦之所
謂王不待大也○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云云所謂朝秦楚後中國就在其中矣

盍亦反其本矣
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反本說見下文只是發政
施仁以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
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然則盡心力於興兵構怨以求王天下
抑末矣本字當如此照看○發政施仁而王於天下士者皆欲
立於王之朝云云則大欲得矣故曰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願夫子輔吾志云云請嘗試之
孟子以爲惟保民而已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
民云云若是前面意更端而詳言之耳○此章與孔子答景公
問政一章一般只是一箇意思但出面盡之耳云云
明君制民之產

今也制民之產都虛說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此反其本又與前反本不同註曰使民有恒產者又發政施仁
之本也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爲之本也如孝弟爲仁之
本一般都只是仁中事
五畝之宅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
天下於掌者也○末段獨提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
不兼頒白不負戴一意何也曰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則禮
義興矣况老者衣帛食肉便是少者知所以養之使老者得安
於衣帛食肉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聖賢語話自活潑然

小不至有疏漏或擧重以見輕或提此以該彼不如後人文字
綳着捧手做○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謹庠序之教序於制田
里教樹畜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
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亦不是教養平說此釋之曰此
言制民之產之法也
○此一章書通是說王道之易蓋因齊王問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又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又曰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
之之辭故孟子答之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引胡齕
之言而曰是心足以王矣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以至天下可
運於掌一擧斯心加諸彼通是易的意思至於百畝田五畝宅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豈不信哉

○自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至是心足以王矣則是言齊宣
之可以保民而王者以其有不忍之心也○自百姓皆以王爲
愛也至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則於告語之中寓開發之術欲王
反求而自得其不忍之心以爲保民而王之本也○自王說曰
詩云他人有心至折枝之類皆以明其決可以保民而王而自
不爲也○老吾老云云條則正言是心足以保民而王之實而詆
宣王不能推之以保民也○權然後知輕重一條請王度愛物
與仁民孰爲當重且長孰爲當輕且短也○抑王興甲兵以下
又明知宣王之興兵搆怨以致仁民之心輕且短者由於求所
大欲其勢之不得不重此也故下文反之而示以得所大欲之
本在於制民之產乃是心足以王矣之實事也○用恩與推恩

何別曰單言親親亦爲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物亦用恩也推恩
則有次第故曰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
然後及於愛物云云是心足以王矣
蓋亦反其本矣又云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前言求所大欲
之本在於發政施仁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云云後
言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也則其本又在制民常產焉而恒產
之制也何如五畝宅百畝田云云後乃繼以庠序之教孝弟之
義者然後驅而之善之意也故大註統以爲制民之產
○人之所以能參天地贊化育者亦只是一箇心而已此一箇
心在人所用何如其所當无無限量其出之固無窮已時亦無
有窮極處也今人雖各有是心而猶未真知其日用間無一毫

不是此心之主宰運用也但人有用得善者有用得不善者有
用得正者有用得不正者有用得大者有用得小者有用得遠
者有用得近者如堯舜孔孟一心用之於滿天下無處不周匝
又直用至千萬世而猶不竭此最善用其心者也嗚呼吾雖知
之而晚矣同遊之士幸早悟此再不消多言然要用之於正學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沼
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之效宣王問威文
則黜威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
則又復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說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
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幾而時進之悔庵集註已各發其旨
趣之歸辭甚曉然熟誦足矣

莊暴見孟子

莊暴見孟子見如字特地來見也
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曰見音現有因得見也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云云則齊國其庶幾乎
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如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故因樊遲發之大抵言有序聖賢家法如此
齊國其庶幾乎
言可王也不謂只是能治其國孟子大凡說着與民同樂處便是到王天下如好貨好色好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類是也

今有以前只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爲疑者非是此何須疑
王語暴以好樂○謂已好樂也○曰好樂何如暴問王好樂何如也疑有病於治也○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寡人非徒好先王之樂二句意謂不足以溷賢者之聽也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條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與人與衆所謂甚也就不若字照見得即所謂與百姓同樂者也○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言世俗之樂何傷○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也○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皆實理蓋古樂好之甚固足以王今樂好之甚亦足以王分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豈過爲是無據之雄辨而已哉故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而楊氏亦曰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蓋咸英韶濩古樂也夫不與民同樂雖古樂而無補則知與民同樂雖今樂亦何害二氏之言得孟子之旨矣○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其實說得不要入同樂意同樂意思却入在其字內
(孟子只謂今樂也凡這鍾鼓管籥皆樂也是這鍾鼓管籥今樂也可以爲樂古樂亦可以爲樂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俗樂如何能亂雅思謂以人心之正而言則雅樂固非俗樂所能亂以人情所役而言則人情自爲俗所亂故魏文侯曰吾聽今樂而不知疲聽古樂則思睡矣蓋其中

於人情所便故也
可得聞與
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無今樂猶古樂不重在
獨樂樂與人樂樂
王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如字上樂音洛爲是若從古註則朱子當時似尚欠一句云樂鼓樂也○依朱子元註上樂如字下樂音洛不必依仁山金氏蓋上樂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如鼓者在焉樂見者在焉亦不必有採樂字而自含採樂字意在矣
心○獨樂不若與人之爲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爲甚此是開導此齊王之善心處不消看得之開說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

所以作者只得導之使自見耳○凡言開導者如治水然只開
一條以導其流耳吾何容力焉○孟子最善於言語善於開導
先曰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侯其曰無以異也然後進一步曰以
刃與政有以異乎先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侯其曰不若與
人矣然後進一步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先之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侯其曰然矣然後從而曰白羽之白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其言猶階級而不驟喜入而
難拒此雖是理精亦是才到也

今王鼓樂於此條

管[illegible] 管六孔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遂今之笛也

籥[illegible] 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而短由中聲而上下之

四書蒙引 上孟九卷 六十八

○鍾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互文耳下文車
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聲成文者謂之音正韻音下註云聲生於
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
也○詩大序曰情發於聲成文謂之音註成文謂其清濁高下
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不和也
愚按凡天地間萬物之有聲者皆謂之聲至於音似屬人所作
以節度乎聲者似有樂有音故正韻據說文云宮商角徵羽爲
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音樂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
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若是以車
馬之音言則此處亦難拘以此義只是互文○旌與旗不同旌
有毛羽旗只是畫帛但旄有旌竿羽旄集註曰旌屬旌總名旄

[illegible]偏之一也按詩經出車篇有旟有旐有旂有旌有旄周禮
有九旗之類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曰旄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曰旌○翟者江淮間雉背質備五色者說文山雉曰翟出正韻
○出書經

田獵

古者四時之田習於農隙以講武事獵亦農家之事故亦謂田
也與○獵逐禽之名也○古者四時之田此田字非田疇之田
乃田獵之田也○文獻通考卷一百五之十卷田獵門曰天子

四書蒙引 上孟九卷 六一九

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又曰獻禽以祭祀○又曰
致禽以祀祊云○又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又曰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又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
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谷因
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
又因以爲田除害○又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又曰天
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註三田不田也夏○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

疾首蹙頞

疾首蹙頞者蓋飢者弗食勞者弗息之情狀也然疾首蹙頞對
欣欣然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開字益其心元有憂樂
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唐人吳融作華清宮

樂則天下之民皆歸已而王業成矣豈但其國之民欣欣相告
而已哉○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只用說好樂且應上文王
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民窮財盡○財盡者民之財也方起得下文云云○樂以和為
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不得人和矣此易所
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為豫也○姑正其本而已本即所謂樂
以和為主也主亦本也○咸英韶濩古樂也○咸池黃帝樂英
帝嚳樂咸池謂澤無不施也英華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文王之囿方四十里蓋宣王時已有侈心矣故有四十里之囿
當時愛君者或規以其制過大而設佞之臣必有引文王七十

四書蒙引　上孟九卷　七十一

里之囿以為之辭者如陳賈所謂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之類宣王蓋喜其言之便於己也故質諸孟子云○蕃育鳥獸
之所如籠中之雞苙中之豕此只可謂之育不可謂之蕃育蕃
育者度閒曠荒野草木自生禽獸自居之地使得以生聚長養
而吾時獵取之非惟以為逸豫之資而祭祀賓客之需亦於是
乎取焉○四時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四時皆有農隙也○稼穡
場圃之中種曰稼斂曰穡又詩經在田曰稼在圃曰穡二說相
通蓋種之在田曰稼斂之在圃曰穡○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
亦三分有二之後也與
○然南軒猶以為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文
王之囿耳以芻蕘得往知其然也愚謂此說似長蓋文王不縱

意于田者且雖曰三分有二然當時靈囿亦豈至七十里之寬信然文王亦非制節謹度者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既曰以服事殷則疑不敢安於七十里之囿矣使其有七十里之囿則似已侈於桀矣縱曰桀壞宮室以爲苑囿文王之囿七十里亦爲五十步之於百步者矣集註曰其亦三分天下有二之後也然則囿亦致其疑矣

於傳有之

輔氏曰亦言攷古書有此說也然未必其然否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芻蕘雉兎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之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

若是其大乎

眞西山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篇有曰文王之囿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亦欲齊王與王同樂故其爲說曰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

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蓋文王之囿旣與民共其利則囿之所出者限民之所取無窮宜乎猶以爲小也○文王之囿旣與民同吾見囿愈大則草木愈茂禽獸愈蕃芻蕘雉兎之利愈無窮矣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夫殺其麋鹿其罪本不至於殺人者等也但齊王有殺其麋鹿者輒以殺人之罪加之故云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夫愚民見麋鹿必逐而殺之而豈知其國之有禁且至如此之嚴乎故曰爲阱於國中阱坎地以陷獸者掩其不知而取之也故用其字○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關與隣國交接之界限也以此推之恐爲太公周公之封齊魯爲方百里者爲可疑而左傳所載管仲之言云云者亦可參證也○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利其麋鹿也而乃因以殺身是以囿爲陷麋鹿爲阱也○可惜以四十里生物養人之地而設陷以供一人之逸樂此外合爲施禁無用之地矣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

宣王之時諸侯失睦今日東國來侵明日西國來伐以兵則或不敵以盟則或不信以幣則又或適以示弱而已宣王所以有

交隣之問也況夕隣兼好亦先王之令也○如梁惠王則東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恥之情在齊宣王則與隣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問交隣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

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大概都是忍小忿而已○仁人之心寬洪惻怛寬洪故能含容人不恭惻怛故能矜人之昏而不較○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小之事大一則義理之當然二則時勢之不得不然也此正所謂天者理勢之當然也知無明理勢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勢在己則當忘勢在人則當順知者之識時勢順其勢之在人也仁人之忘勢於大小强弱之私

忘其勢之在己者也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

文王事昆夷

○詩緜八章曰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本謂太王事然孟子後篇稽大不理於口章曰文王也豈孟子時是以此詩爲文王事歟曰然也故朱子於此亦曰文王事見詩大雅大雅再無他詩言及文王事昆夷事者○據端卽狄人也狄人與昆夷不同太王初居邠狄人侵之乃去而國于岐山之下又爲昆夷所慍而侵之緜詩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下文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通也昆夷兌矣竄伏也維其喙矣禍息也又註蓋此爲文王之時矣想文王初年亦須字之也若依肆不殄厥慍則是小事大矣此須重講明文王事見詩大雅大抵亦非以肆不殄厥

慍亦不殞厥問二句爲文王事昆夷事實也蓋以昆夷事在大雅之緜而因可見文王事之之事畧而已○若後篇所謂文王也乃是謂文王足以當之如上文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孟子亦非以孔子爲事實也○按緜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爲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爲以大字小矣但太王事昆夷在事獯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爲獯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爲昆夷所侵是兩項事

○交隣國有道乎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見齊宣之於隣國其大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是

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蓋孟子胸中是先有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四句然後說出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況仁者智者已有所指了

○說仁者爲能以大事小必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說智者爲能以小事大必曰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見得大事小小事大古之人皆有行之者而今當法而行之也如言有故事然○仁者若居小國必能以小事大智者若居大國亦必能以大事小耳大全亦有此說

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天者理而已矣輔氏曰卽程子所謂天專言之則道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蒙引胡氏曰字之心

自不能已卽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意○又曰事之之禮在不敢□□是不敢逆理味不敢逆理字見畏天意○又曰包含徧覆無不周徧覺說不專指事小也卽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命意拓愈□（命字□下不得）則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卽其事之之禮而其規模命意收斂愈謹密此說似就○制節謹度制字與謹字相對制猶守也節限也節字與度字相對按記諸侯名第二十九篇□□□□□○鄱陽董愚孝經註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愚謂不止財用當有節此處須就以小事大上論若孝經則下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同指財用也○樂天者無所爲而然畏天者有所畏而然

小大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其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只是論其氣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保天下之氣象保一國之規模者盖謂樂天者如何屬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屬以保其國盖樂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便是保天下之氣象也故屬以保天下也云 且氣象無迹而難見規模則有限矣此又朱子用字之意○以大事小者無所為而然惟知循理之為樂不知勢力之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也若以力言之以戰可勝而不求勝以攻可取而不肯取是於強弱大小等處都忘却不計較了故曰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不免於有所畏而然然能如是則亦可以殄絶人之愠悶而無隙之可乘矣故曰畏天者保其國盖孟子但論道理都帶箇後效與時君言多有勸有戒疊疊是此意曰保天下保其國為豈

王言也而語類又拘拘於氣象規模者盖非有此氣象有此規模亦無緣有保天下保一國之事矣○樂天者保天下則說做效盖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則天下皆翕然歸心矣天下安得不為其保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只申畏天者保其國若今人立言有此一證無彼一證則此一證亦棄了騈驪之弊甚矣

寡人好勇

勇即小忿也宜王言寡人好勇猶言不能忍氣相似故孟子曰

王請無好小勇

夫撫劍疾視

撫劍按劍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必如此辟方見得義理是正氣而與小勇異趨也○事大恤小故字小為恤小以其理一取音韻之順耳

詩云王赫斯怒

其上文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云云○傳曰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辭如下文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捨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羡愛慕也言肆情以殉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府阮國名在今涇縣此阮國之地名今涇縣之共池是也按遏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

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盖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羡也小註云有所畔援歆羡不勝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遏詩作按止也詩傳則曰按遏也然則其義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上曰莒詩作旅繼之曰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下句不用莒字則此一字斷當從詩作旅矣盖衆則旅也莒字未詳何義通考趙氏德曰莒當詩作旅○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人乃敢擅興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又曰以遏徂莒以篤周祜密人不是要伏姞姓之國也○

侵阮徂共密來侵阮已至于共矣

書曰天降下民

按書泰誓篇述武王之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予曷敢有越厥志○惟曰其助上帝蓋天能生民而不能使遂其生天能賦民以性而不能使盡其性今作之君師正賴其能治民使遂其生敎民使復其性爲有功於上帝既曰天又曰上帝者帝以主宰言也○寵之四方因君師有以助乎上帝故上帝寵異之於四方使之尙位乎九重之上就有乎萬方之衆而寵異與敵者莫與並矣○侵民曰若言寵綏四方指君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討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此語皆

四書索引　上三九卷　七八

是但下又云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此却未安蓋孟子之越厥志亦不但指民凡諸侯卿大夫亦有稱亂者耳且書言予曷敢越厥志是武王自謂我非敢越厥志而僥倖非望也一聽天命以除暴安民耳○味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之辭其氣象嚴毅正大凜凜有不可犯而天下倚以立命之意信乎一怒而安天下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言天下或有一人作亂而暴民者武王恥之必除之以安民也○或曰一人衡行於天下謂紂也如此則集註當有明訓方是衡行不順道而行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必是不宜也既是天下不宜有一人之衡行則皆是遵王之路遵王之義

[illegible]天下必也是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也○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處只從上文看出不須說出外來○丘先生曰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符太初之間大業至元之世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後世人君尚知所監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承上文文王武王之一怒安天下而云也故註以王者能如文武之爲付之是乃設辭也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言要他如此也○問孟子既教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又安在

四書索引　上五九卷　五九

其能事大恤小而交隣國乎曰此又是一意了此章當作兩截看蓋自宣王言寡人好勇則是已不能事大恤小矣故孟子又從他好勇處引將去不復拘其恤小事大矣故擇註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云云安天下前段似未有懲小忿意然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此非忍小忿而何亦見得齊王所以不能事大恤小者正坐此病也故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問既是一怒安天下矣又安得爲恤小事大以交隣國邪彼小國之不恭大國之見侵陵也若皆在所誅耳或應曰小國之不恭大國之侵陵尚未至於暴亂也曰如此則密人不恭文王何以必誅密人侵阮文王何以發怒亦非也大抵只說到大勇

是使不復敢得事大恤小以交隣國矣蓋恤小事大者只爲交隣國言也故揔平提曰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隣國此節到于時保之住自此以下則是說能用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又是一截意思了然亦必能懲小忿然後能用大勇能用大勇則自無小忿矣如密人不恭而文王怒之者亦非爲私也爲其害民也旣爲其害民而怒便稱大勇矣故湯雖嘗事葛而不免爲匹夫匹婦復讎當時非不忿也但其名謂之大勇耳○恤小事大而不計小國之不恭大國之見侵陵者此意只是要說入那交隣國圈子裏去耳若說到大勇處則乾旋坤轉當屬風飛不暇顧此細行耳○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如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同一

怒也生於道心者謂之義理之怒發於人心者謂之血氣之怒然理實主乎氣而人心當聽命於道心也故曰可以見性情之正而天理人欲之分於此乎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雪宮王之離宮也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及小註所謂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者不相符合耳○離宮輔氏曰別在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蓋如漢之甘泉唐之九成之類離宮想今古皆有之○或曰王之離宮孟子豈當館於此殊不知孟子之滕亦嘗館於上宮矣上宮亦離宮也況孟子當時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此自是常事且自以爲如其道非授受之天下不以爲大矣

賢者亦有此樂乎

以其非賢者之素有也故曰其辭驕

孟子對曰有

此有字正答齊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爲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及答公孫丑不素餐兮之意○集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盡爲在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言人君能與民同樂云云此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爲人皆有此樂也○輔氏謂大

註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什有之一字非也不可不辯最易誤人下註雲峯胡氏却說得明白

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然不但賢者有此人皆須有人有不得則非其上矣所以人君要當與民同樂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蓋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元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爲當有則賢者似不宜以此爲事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此間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道理爲正當而切要甚矣孟子之善於開導人君也

忖曰有然不但當使賢者有此樂耳凡人皆當使有此樂也人者不得有此樂者云云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

非也

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嘗得此法如曰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又曰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或用上句陰助下句還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

經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民之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如宣王之雪宮景公之遊觀是也不要曲爲之說曰以民之樂爲樂此便是君之樂如此則必民得遂其樂而後君得遂其樂民既得遂其樂矣又代人君之樂也或要牽强解民之樂視是

與民同樂豈樂民之樂外人君都不可有臺池鳥獸之樂于文王又何以有臺池鳥獸之樂

其曰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者豈樂民之樂固是得是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此非其樂民之樂不足以致之愈見得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之義亦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不以已也○樂民之樂者所欲與聚憂民之憂者所惡勿施也國君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如何就是樂以天下此天下字正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之天下同故曰不以已也○蓋得安其居者民之樂也推已及民使民必得安居者君之樂民之樂也○不得安居者民之憂也惟恐民之不得安居而爲之防制其憂者憂民之憂也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蓋齊西北近齊國都海在其南故曰遵海而南琅邪則齊東南境上邑名也海皆在東南地方

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illegible]於大戒於國出舍於郊興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轉附朝儛放于琅邪者皆不果矣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云云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又必解曰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職也是何也正以見其無非事者言一爲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爲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

非無事者○曰巡狩也曰述職也便見是無非事者非訓解之辭○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孟子引以爲證則不拘於諸侯耳○夏諺只言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上言巡狩述職只說得非無事而空行說豈惠及民不得息惠及民須是補助不足故夏諺只可帶省耕省斂說不可通帶上文凡巡狩者巡行天下欲並覽省耕省斂亦不得只省畿內○或曰省耕省斂爲民事也非遊豫也而乃以爲遊豫何哉曰巡狩述職亦豈遊觀也哉而孟子乃以答遊觀之問何與故省耕省斂亦然得遊豫以夏諺屬省耕省斂斷無疑

○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六[illegible]

省其飢困於天下則但巡狩以考其田野之治否老幼之得養
與否而爲之賞罰耳○省斂省耕每年春秋二行至於巡狩述
職三代則王十二年方一巡守諸侯六年方一朝見小註○堯
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夏諺曰吾王不遊云云蓋王者之
諺也或謂吾王不遊則諸侯無所取法而吾無以休矣此說未
是只看朱子註可見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
皆取法焉順說下來不見得是諸侯事兼于方有恩惠及民○
問遊與豫如何分別曰無分曰何以重言之曰此詩歌體且如
詩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又云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又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只
君子福履綏之又云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此類不可勝舉可以

證解矣然此類詩猶隔章之句若詩則字不相同之詩曰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之類則正與此更詩相符豈可歌
詠故反覆言之而不害獻其意耳豈敢某也遊豈有不豫
者哉豫豈出遊之外哉若言豫者不必出遊而樂凡在宮室苑
囿皆豫則在宮室苑囿亦不施豫豈得不合各也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分明是省耕斂而助不足者也
○一遊一豫遊者遊行而觀也豫爲如閑暇之類二字須當截
分別方是[illegible]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
言君行則師從師從則糧食非從供億之需民當出之而大征
之糧民當供之故飢者不得食勞者不得息○按饒氏曰君之
行也以師其衆以糧如此則只是人君食糧矣愚謂恐失而疑之
曰恐糧糒之屬非當時食前方丈之諸侯所餘者矣○左氏曰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字當如此認故大註曰二千五百人爲
師○睊睊胥讒是民乃作慝也
方命虐民
大註方逆也按書經方命圮族傳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
氏曰負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格詔令也○糧謂糗糒之
屬糗熬米麥也糒乾飯也○胥相也共也胥讒非交相怨謗也
謂相與謗怨也與聿來胥宇之胥字同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
也此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者不同從流下分明是放舟隨
水而下以遨遊也乃實事也○若流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

流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一節
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
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異述其事○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順
水而下因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
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而上也下
句從獸之從亦是逐也○言廢時失事廢時指荒失事指亡其
上文關兩段解曰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
猶失也此則總言之曰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
言先王之遊非巡行則省耕省斂也是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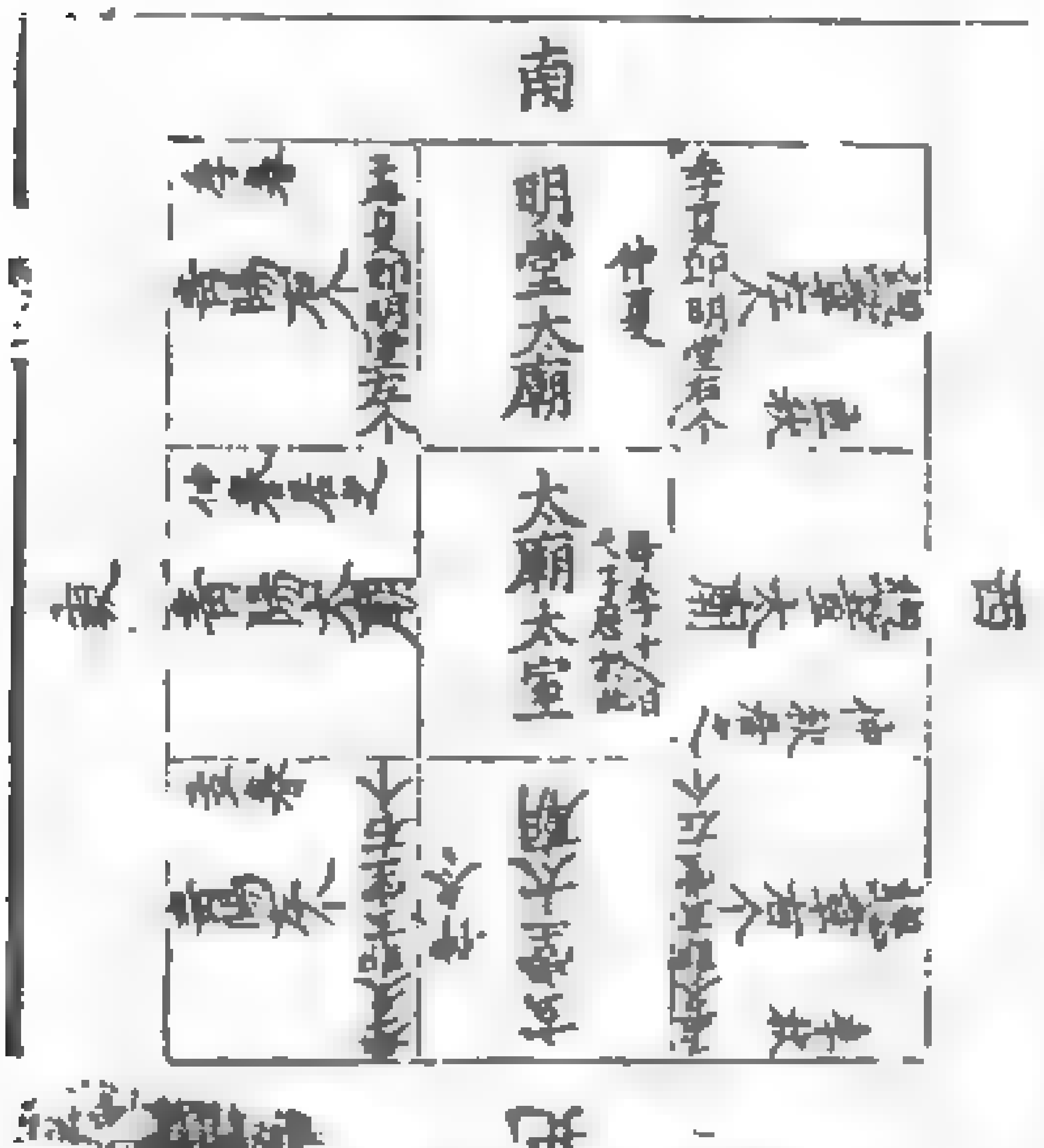
也不必拘述職也○或曰是爲先王之法如此則無得述職意
蓋景公時諸侯猶朝於周天子
景公悅大戒於國
大戒於國謂布告境內以圖田治政也如今政令凡一切勞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陳納無隱之類蓋人君但有志於圖回政治便須有一番告命以彰境內之耳目也○出舍於郊自貴以省民也蓋以示不敢安居深宮之意且於省斂之不給爲便也省耕者省民之耕斂也故出郊但不知其出舍之時爲春爲秋耳此則不必求者也○興發舉發也
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

以上文觀之君臣相悅之情爲何如哉蓋全在景公悅以下相字不必交互說一說景公欲比先王之遊觀而晏子善之歷歷告以先王之法及今時之弊而請使自擇此臣悅其君也景公聞晏子之言遂大戒於國出舍於郊而興發補不足此君悅其臣也此說亦無妨但恐晏子對景公時尚未必其果能行與否未敢便悅君悅亦須是大戒出舍之後方見相得之情耳且其召大師云云者乃發自景公意也更詳之作樂實在大戒於國之後晏子之悅亦可想見
○君之悅臣只用上文景公悅悅字是了然景公之悅晏子而悉以其言見之行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又當何如耶此可以想見矣是晏子之悅其君當在大戒出舍之後不必泥以上次言以引止以下爲臣悅其君也況使非景公悅大戒於國云云則止之悅其君者亦不成矣
徵招角招是也
言今所傳之徵韶角韶是其樂也○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爲民徵爲事取其切者也景公一時作樂必不止作二音之樂而已或者當孟子時只有此二音之樂在其他亡失不可知故特舉其見存者耶○每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招角招者又是箇大角徵也蓋五音旋相爲宮○蓋徵招角招是也此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時此樂蓋猶存也故孟子舉以證之

○其曰招者舜樂也當時韶在齊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若韶盡是舜樂則畜君者何尤之詩又說不來分明是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或曰虞廷君臣相戒飭亦甚至元有是詩亦不可知
畜君者好君也
又是孟子解此詩此解極有意○當晏子時無可據了故兼言徵招角招之詩或只是角招之詩或只是徵招之詩耳
○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或曰徵招角招固爲取其切者矣然君臣相悅宮爲君商爲臣獨不切乎曰其君臣之所以相悅者以民及事也孟子當時觀告齊王之意則止重在民與事耳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按天子巡狩隨方之鎭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何以知其爲泰山明堂也曰以其在齊境內也巡狩至泰山明堂所謂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望秩于山川者也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一如岱宗之禮○漢時遺址尚在輯氏曰出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然謂集註此句亦足以證齊王因孟子之言而不果毀也○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只此二句是趙氏之言下云漢時遺址尚在即不是趙氏說了蓋趙氏漢人也不應自說漢時遺址尚在



隨其時之方位開門須是四窓八闥方是條翾玲瓏窓也

明堂

[illegible]曰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愚按以玄堂對明堂觀之則知明堂者向明之義不如先儒所謂彼此通明之說也○又曰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重屋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

又曰呂氏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又曰明堂者通明之宮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備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行者所居之[illegible]以惟[illegible]爲之以諸王居以廟月令以秦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通鑑綱目漢武帝建元元年迎申公爲太中大夫條[illegible]曰李[illegible]云明堂之宮在國之陽上員下方八窻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考曰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朱子曰古者祭天

地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以見人之意
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
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
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
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
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議者但以爲非一統之王者不宜居此故欲毁之以臣論之
王如欲行王政則亦可以王而明堂即王之所居矣何必毁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蓋王雖未能必行王政而實不能無慕於王天下也故曰王
政可得聞與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illegible]也○潛室曰文王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者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
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者經制大備乃王
道之成此說不如前篇雲峰所謂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
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與門關
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者自不相妨也潛室工於
立說而疎於明理矣雲峰之說最痛快明徹况所謂限守厲禁
者正合前篇王道之始事○澤謂瀦水梁謂魚梁韓氏曰澤是
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水所通處正可絶流而漁故以爲魚
梁也正韻曰注石絶水爲梁梁所以節水杜詩曰鰋趨滿魚梁

○士農工商皆有所養鰥寡孤獨尤在所先文王之治岐然也
○趙氏直所論鰥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不必盡從惟鰥字爲
有義以孤爲鰥以獨爲寡皆所不可知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
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
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
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故曰尤宜惻怛必以爲先也此先字
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爲言也
鰥寡孤獨○凡民之老幼文王則遂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
切鰥寡孤獨之人則無父母妻子之養而官養之者也○想當

時諸侯與兵構怨無時或已兼凶荒頻仍天下鰥寡孤獨之民
多故孟子之言如此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煢詩作惸音相同大夫憂亂而作首章正月繁霜正月正陽之
月四月也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此第十三章曰佌佌彼有屋
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只
此數句見得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人都區處得當了大學
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
忘也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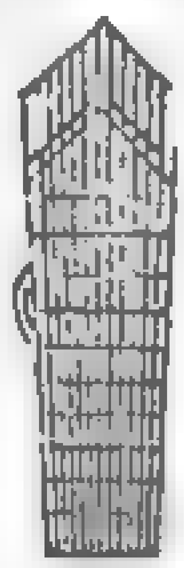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

此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也以此推之非公劉好貨而能推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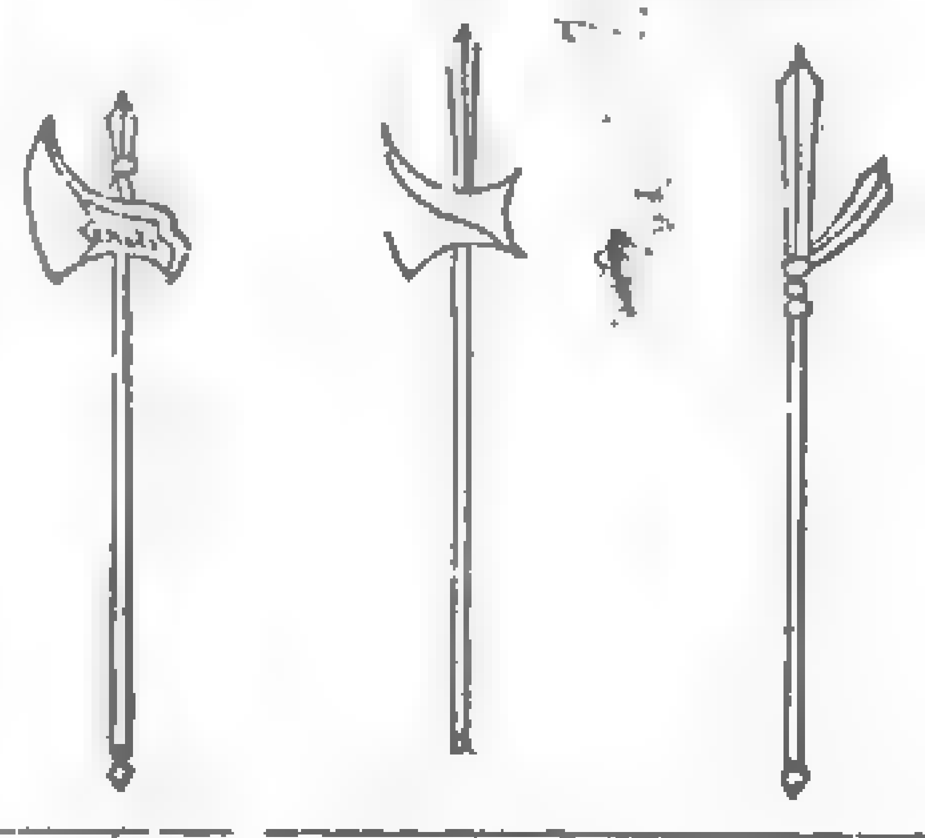
之心以及民不能止實不見得公劉好貨處○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以貯之者也○餱乾糧也詩傳與此不同曰餱食糧糗也又分作二字看大抵或合看或分看總是乾糧也○橐囊舊說也不用竹木器出行輕便也（或曰橐字從衣囊字從木從韋者為橐也）○無底曰橐既無底何以裹糧曰蓋如今布袋是也正韻曰橐無底囊是也又曰囊橐也愚按橐為袋口橐合是兩頭皆可入穀乃並束結而載之背者也今北方常用之○公劉遷豳遁於戎狄故也○詩上文言篤公劉匪居匪康言公劉遷於戎狄而不遑安居也繼曰乃場乃疆言帥民以勤事無不畝也繼曰乃積乃倉言田畝有秋或露而積之或倉而貯之也于橐于囊裹糧下橐囊之也言有行者之具矣於是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而有

方矢于戈戚揚之器備于以往遷于豳焉蓋公劉之居邰被西戎之侵擾民不得安堵而豳亦以弗根故曰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味詩傳序此公劉之於民一句則知所謂治其田疇實其倉廩而其字是指民言然於此亦可以見君民一體之實

干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櫓關西謂之楯



戈柲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

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來朝走馬言避狄人之難而來急也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蓋同時率西水滸而至于岐下也蓋太王是避狄人之難而去不忍害其民而與之偕豈使其妃獨後乎不可因上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為初只太王獨來而不及姜女之一句為並至而共居也○註胥相也宇居也謂來相共居也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亦無事實據然以太王之德必能如此無疑也○[illegible]或蓋棟而藏或奢侈聞奢而侈靡也

○吾於此章見孟子之不得久於齊者矣孟宣王聞孟子王政之言而善及數之使行則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告之以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在王亦可以自屬矣乃曰寡
人有疾寡人好色後孟子又告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
何有乃竟不聞其見之行事焉何哉此所謂王之不至不為也
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孟子且奈何哉○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
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推己之心以及民
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色與民同亦然
○究公劉之好貨止於乃積乃倉乃裹餱糧而已使無所謂好
貨也究太王之好色亦止於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而已使無所
謂好色也然則亦所謂其事也君子雖然乃積乃倉乃民之貨
非公劉之貨也爰及姜女乃天理人情之當然太王豈可委其
妃而獨行哉然則亦何好色之有孟子之權辭耳○使齊王好

貨好色而止如此齊何患乎而況於與百姓同之不只此事論
事諸每因事而格其心也○就事論事則其理只在於其事之
內每因事而及君身則其意常溢於其事之外然他人情物理
獨於胷中惟其所寓而無不通無不合者也○皆天理之所
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也七情亦皆天之所賦也故曰皆天
理之所有云○人皆知鍾鼓苑囿遊觀之樂云之為人情而不
知其亦天理也故朱子集之曰云云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思以為只係能推與不能推之間耳推
之功用亦大矣哉若公好貨大王好色亦同也但公劉太王好之而
能推齊王則但好之而已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
善推其所為而已○推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

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循理謂之盡其
性明其非有所加也縱欲謂之滅其天明其縱欲之罪也天則
理之所從出也此所謂逆天悖德害仁曰賊者不才也○
是非得失之歸○歸字重有是而得者歸於王非而失者歸於
亡荒淫縱而謬千里也○一說是非以理言得失以效言是者
歸於天理而為有道之主非者歸於人欲而為無道之君得者
歸於王而可以保四海失者歸於亡而不足以保妻子○其法
以殊而皆發其事以易而難輔氏曰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
劉太王之事
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蓋以好貨好色之類皆不之
禁而反導之以與民同古聖賢俱未有此說似若近於阿世者

矣然其意則欲特君就人欲上行天理也故又曰知所以克己
復禮之端云端者言下克己復禮之工夫自此始也蓋己之與
禮所謂同行異情幾微之際者也○好勇好貨好色之類但能
推之以與民同則己之好亦自然有節此理甚巧噫此孟子之
所以不禁時君之好而惟導之以與民同與蓋心存故也夫心
存則所好有節而能推不存則縱欲忘返而何暇及於推哉○
克己復禮之端只是強恕而行所謂推己及民也○楊氏曰孟
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此儼克二字亂孟子所謂
克正意不同然亦是自其而導之也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章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是何如反彼乃凍餒其妻子蓋反

之日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托以
妻子者當何如處也棄之絕交也
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言當何以處之也已之罷之也
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直說在王身上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受人之托妻子而
不免凍餒之者固不得辭其責矣為官長而不能治其屬者亦
不得辭其責矣四境之內不治人君獨將以辭其責乎一則曰
棄之一則曰已之固矣四境不治已獨且奈何哉此孟子諷切
齊王之意也亦可謂直而且近於褻矣所謂良藥苦口而利於
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孟子之也深則其告之也切古之人有面

對其君不如桀紂不如[illegible]者人臣之事直言於君王所入[illegible]
堯至有齊王所不忍聞者矣他只是要君而已此亦可以想見
古人正直之遺風君在今日則所謂君日驕而臣日諂者雖料
湯文字亦動輒云今幸有聖人在上或君何事[illegible]
輒以超三皇邁五帝爲說此是何等氣象○孟子對齊宣王論
桀紂之暴未至是也曹劉諸葛亦常不如桓靈○此章與齊宣
王問卿章所謂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同一切
直○凡天地間人各有其職自天子至於庶人或為子為弟為
長為幼為貴為賤無不各有所當盡之職雖為父為君亦有為
父為君之職但在下之失職者人得而罪之在上之失職者人
不得而罪也人雖不得而罪之而其可罪之理則固無所逃也

其甚者得罪於群臣百姓而不知者亦鮮不及於禍桀紂幽厲
是也○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陵
夷而風俗之薄惡
王顧左右而言他
○使不得於自責則必曰此則寡人之罪也使不耻於下問則
必曰如之何而四境可治寡人願安承教也而惟顧左右而言
他其不治之責固無得而諉也秖以見其恥於不君而不辭其
此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
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君臣上下註謂齊王與士師言意謂
須棄友之受托者言豈受人之托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
事者也必無瘝其職然後不爲友人所棄而身安矣蓋上二事

皆是設言以發之不是只重在士師一節也○各勤其職乃寫
不墮其職也不曠其職然後友不爲友所棄士不爲君所黜人
君亦得安於民上而保其社稷矣○趙氏此說[illegible]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章
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蓋古人立國凡建都立宮府及壇
樹之故皆必植之名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
或千尋之高或百圍之大是亦故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邦亦
安得有此○正義九棘孤卿位焉出周禮秋官○植棘者取其
赤心而外刺三槐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並出同上○夫國有
故國亦有新造之國今人舉指喬木之類以爲故國立證殊不
知故國所重在人不在物也○王無親臣責其輕視臣下也○

大凡有爲之君必有親信之臣若無親信之臣緊是循常之君夫其所以無親臣正坐於不知人也而知人有道要于此章學盡之矣○大凡有爲之君必有親信之臣堯舜之於禹皐夔君臣日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無間然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召無不皆然下至霸者如桓公之於管仲景公之於晏子其君臣相得之情亦可考矣後世如漢高之於蕭何一不在左右則如失左右手於韓信初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光武之於鄧禹嘗與同卧起太宗之推心考推誠於魏徵

樂賜功臣太祖雪夜幸趙普第我

太祖之作大誥三編亦托始於君臣同遊蓋皆有見乎此此理斷不可誣也○昔者非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皆謂之昔者而

此乃釋爲昨日何與曰此對下文今日言也李仲子曰昔者有王命對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則昔者之爲昨日其來尚矣他日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註曰昔者前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此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愛而將倚以爲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爲無親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惟得王之不及知

王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然則安在其爲故國○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蓋自其先世有大勳伐於國家而又代有聞人世其祿位與國同休戚者也在商則有伊陟巫賢在周則有召穆公虎爲康公奭之十六世孫也故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故國之爲

於國有在於世臣者如此有國者其可弗知所重耶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國君進賢致謹之意審而又審若有不能得已焉者如何以下文觀之左右皆曰賢若可矣猶未也諸大夫皆曰賢可矣又未也至於國人皆曰賢可矣又必自察之然後進而用之其審之又審求不必若如此乃若意不欲進而不得不進者○不進則是退矣故以不可者與之平衡論而皆歸於進賢也不可謂退是退任位者如此則又有退人如不得已一脚丁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所謂如不得已非真有不得已者以其審了又審三番五覆審之而後始從而取之有似乎

不得已而進之者如不得已最形容得真切若輕信而遽用之有如不得已者乎○不得已如今人言無奈何相似○如不得已言其審之又審註之又謹似有斬截顧惜之意者○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小註以爲用世臣是尊尊親親者非也○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其可苟哉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替更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耳此是慮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又註曰故不可不慎也○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常理矣

左右皆曰賢

進賢如不得已如此有不識其不才而誤用之者乎進賢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於未用之先也不然則將實有不得已於既

用之後者奚欲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見賢焉然後用之則後日自不至於卑踰尊疏踰戚矣見不賢焉然後去之則今日既無倖進之失後日亦無踰等之患矣○尚書二典解云聖人序書於堯典既言將遜位於舜與後言將使嗣位二典之序各提起一將字於此見爲天下得人難意蓋將之爲言持重詳複不苟之意也堯舜不輕授人以天下必持重詳複再三詳審釋然知舜之德與堯合然後可以當堯之天下不然聖人不苟授也故帝譏堯未知舜之前堯不敢有一毫輕天下之心堯既知舜之後堯不敢有一毫褻天下之心○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汚爲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

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書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成王之告君陳爲政之法也孟子之言正與此意同○要說退人如不得已亦可但不可說進其疏遠者而退其尊親者以下文註非獨以此進退人才句看則以此退人才者非以如不得已之道退之而何但前面主在進賢說退者特與之相形論之○大誥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爲天命有德而曰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不川不可謂之天討○若

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謂去之殺之之上文因說進賢却形出一箇退的來說此條只說可殺者亦就藏得一箇不可殺的在裏許蓋國人曰不可殺或衆之見不可殺則不特矣左右皆曰可殺此條不可依南軒新安常連上文進退人才言不可而甚者則殺之如舜之於四凶非也蓋不可而去之者正是所進之人才詢察其不可進而退之者亦何至有可殺之罪殺若四凶自是積惡犯罪非是因人薦進之際知其不可而殺之也集註明曰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分明界斷了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章

湯放桀武王伐紂此一問亦可以窺見齊王之志矣蓋齊宣王素以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爲心實有滅秦周而自帝

之意故發此問耶孟子之言其所以警齊王自省君德之意又有出於其意外者

賊仁者謂之賊

賊仁者其心忍故註曰凶暴淫虐滅絕天理賊義者其事乖故註曰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言其心已死也凡大倫大節皆敗了○傷敗彝倫言事不循理則於彝倫有虧○朱子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如紾兄臂踰東家墻便是滅絕天理蓋傷敗彝倫只是事錯而致敗倫耳天理之在心者猶未至盡滅也○朱子曰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概大本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故謂之賊賊者害人之名○殘破也故曰傷敗賊害人之名不仁也天之

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爲能爲天下守此箇仁義也今也仁
義乃自彼而壞則是喪其所以爲君者矣不爲獨夫而何
聞誅一夫紂矣、
孟子此言儘可以猜戒人君矣但恐未可以語人臣似欠一段
欄截意思故須補以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
暴則可之註○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弑字一夫字換了君字○
大抵天生斯民而立之君者欲其主張此綱常所謂皇極主也
今既賊仁賊義則人道絕而自失其所以爲君者耳故湯武之
兵謂之爲天下除殘賊不謂之弑君也、
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前段是譏其不任賢下段是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

視國家爲何如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兩段意自相呼應、
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
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先儒謂任賢不如任
匠非是不如任匠乃是不如任木也○一說工師比賢者大木
以比賢人所學之大道是任賢不如任匠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賢者
所學者大道之大者不外於仁義也○夫人幼而學之此孟子
之所謂學也故曰所學者大也亦緣上文求大木字脫出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

萬鎰言其價值之小也問萬鎰乎猶以爲小乎曰自我草言則
何翅云多也自秦王有國家者言則萬鎰所値才幾何孟子此
語爲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至於治國家字而合愛國不如愛
玉意○以萬乘之國而視萬鎰之玉其輕重較然矣萬鎰不爲
少而何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舊說也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教之猶賢人自有治國家之
法不用人君教之故曰 云 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此
說雖得教字種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晦了盡此教字是喻
字之義如云謹如教之類言玉則教玉人琢之而國家則不使
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愛玉哉○堯以不得舜

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正以天下爲重故也○教字
誠不必重視大註只云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此句正是大文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一句若教字有許重大註亦不
應如此忽過了他○此語與人少則慕父母下註所載戰國策
魏牟諷趙孝成王之語極相類豈其祖此意而爲說歟○戰國
策趙孝成王薦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反至坐前有尺帛且
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
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
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爲王說之王有尺帛何不令前郎中
爲冠王曰郎中不以爲冠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
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

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此所謂幼學孟子所謂教
也○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是譬任賢不如任匠後是譬
愛國不如愛玉此說雖未得孟子兩喻相貫之意然猶未甚失
至新安陳氏以爲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能用賢者自
全不識孟子意矣新安陳氏亦少失不知此處如何看得任匠
○兩從都是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不知新安何以說上是小用
賢者下是不能用賢者果何所據

齊人伐燕勝之章

按宋觀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云云 史記是作燕王入於此
不識其異者識在下條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

四書蒙引　上孟九卷　百四

太註曰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此註宜
於上條註入乃留置於此者何曰以宣王字於此可見也故於
此識之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云云
齊王意欲取之而託天以爲辭孟子之意則曰觀天命者當於
民心今民心背未肯歸齊未見得是天以燕與齊也故曰取之
而燕民悅則取之云云 若欲民心之歸則猶是以仁易暴益以
齊爲暴之國而伐燕猶之以燕伐燕民豈肯簞食壺漿以迎齊之
王師豈有他哉爲燕所虐而望救於齊耳王於此時正宜發政
施仁以大慰燕民之心可也若更爲之暴虐則燕民如水益深火益熱
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齊焉得而強取之哉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畢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天命未絕商而夫子以爲至
德者蓋在他人則必舉大事矣不然亦以有二者自有矣而文
王乃復以之而事商焉是亦可取不取可爲不爲而爲至德也
若使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雖文王亦安得而止之哉故曰堯
舜湯武其揆一也○商一代人心最堅武王既克商商之餘民
猶有不悅者然則文王之不取獨不觀之天命人心乎○不可
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文王初何心哉時可未取文
王自然不取也初無非覬之心也蓋三分有二商民猶有未歸
心者

此後一條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心悅則天意得

四書蒙引　上孟九卷　百五

而燕庶其可取矣○按此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
而未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其將
有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意矣然當時
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
是假如之如也非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爲暴虐之若字
作如似之如則上文當有話說上文避水火也皆未有如字而
必於此方用如字何也故斷是作若字
○蓋以上條觀之固未見得民悅齊亦未見得民不悅齊故此
條勸以行仁政猶或可取也及齊不行仁政而更爲暴虐致煩
諸侯之兵孟子乃轉歡以置君而去蓋是時已失燕人之心矣
無復可爲者矣二章之旨所以爲不相悖○或曰然則孟子是

燕奐作傷

教齊王行仁政以收燕之人心然後從而取之與曰何傷上文
分明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使齊王能得燕民之悅則孟子
亦主張他取燕矣況孟子常常教時君行仁政而王亦何傷於燕
哉○或問此處是教齊王如何樣行仁政以慰其衆知然之
意耶或說是要着他反旄倪止重器而別立君非也此時未從
到此節盖齊旅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毁其宗廟遷其重器是取
之以後事此則方是曲譏要取之耳尚未曾係累其父兄係累
其子弟云云也○盖此處只是教他反燕政以慰民望即如沛
公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悉除去秦苛法則善矣
齊人伐燕取之
不用孟子上章之言也○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
四書襍引　上孟九本　頁八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只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可也必曰西夷北狄何與舉其遠者
言則近者可知也此孟子之善用字處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恐
其不來也望霓處不好說不要說是見霓而知其不雨也須是
說是望看是霓與不是霓猶未實只是願其雨而又恐其不雨
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差之毫釐便失其旨而與大旱之望
雲雨者異意矣宜細酌之○霓虹也單言則同對言則分○爾
雅曰雄謂之虹雌謂之霓霓後孔氏註虹每兼霓安得有雌
雄又考正韻霓字註曰霓屈虹也方知虹是長虹所謂螮蝀者

蜺乃雄虹之白者故謂之屈虹也○又趙氏忠曰雲出天之
正氣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謂雲為
天氣螮蝀之詩傳曰虹者日與雨交倐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
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氣也何謂虹為地氣
○詩孔氏註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暗者為雌曰霓
○齊之言至奚為后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中言也謂當湯
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從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下篇亦然○一說
依集註只以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小異則
似全作書文然但兩引書曰則作兩處書耳然歸市者不止云
四書襍引　上孟九本　頁七
云恰似書經攸徂之民室家胥慶意○據集註兩引書皆商書
仲虺之誥文也則是此條通是書文故下篇有攸不惟臣一條
集註則斷自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下曰孟子又釋其意言商
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云○書曰湯始征自葛始云
云奚為后我此書之言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以下孟子
言也故皇端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以下亦然不可混集註兩引
書之文謂無申釋之等字以為全是書文也既全是書何用兩
箇書曰按咸丘蒙章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
年喪是孟子之言而註止曰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亦可
混乎○書本文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

之戴商厥惟舊哉

如之何其可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覆燕以自利而已安在其為拯民於水火之中也故曰如之何其可也○若殺其父兄云云當時猶未殺也下倣此故下云止其重器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

若倍地而行仁政如何曰連倍地已不是了故饒氏曰當時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而孟子下文亦云緣當時齊已取燕了故孟子只重在仁政上故曰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既已動天下之兵當時齊王恐了故可教

之曰王速出令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以其已取燕故曰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惟重在仁政上不復咎其倍地也是前一節又以諸侯將伐齊以救燕故又曰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不復咎於已取也是後一節○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言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誅其君而弔其民則燕人無不悅而齊可王矣此亦以既倍地了言天下信之說天下信之便見得齊不為諸侯所伐是以動天下之兵也○既動天下之兵了而為之計則須是置君而去若只施仁政亦無關交蓋晚矣若初間倍地而行仁政則燕民戴之諸侯亦無釁可乘○反其旄倪旄老也與耄同凡十曰耄

毀異作燬

猶可及止也

當此時且惟恐無以止之非惟燕終不為己有而故物亦恐不能保也

○湯十一征並不是滅其國而取之以為己有故其非富天下之心昭然於四國而無或疑如皎日之在天也當時齊於勝燕之後若能置君而去之不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亦庶幾乎湯武定亂之師而將有制諸侯於中國之勢矣乃貪小利而忽遠圖是為負孟子也○湯一征至奚為後我以此觀之見湯所未至之國其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既至其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云云○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云云蓋當時諸侯謀伐齊者以齊之殘燕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等為亂也故教以反其旄倪

止其重器云云孟只論曲直未暇論強弱之與勝負也

○使齊王若用孟子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取今既不從其言而遂取以召諸侯之兵矣則孟子為之計只得從後一着置君去之而已所謂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不然以理言之既自失於前以勢言之又不敵於後不及今為善後之術恐日後有噬臍之悔矣易曰不克訟復即命者此也

鄒與魯鬨章

鬨鬭聲也○鬨本訓鬭之聲鬨也不若鬭字解不來故云本文只說鄒與魯鬨

○吾有司為我死於鬭者三十三人而民皆莫肯為有司致死民之不用情於其長上如此吾欲誅之則人衆不可盡誅若曾

之而不誅則後日將習此泚風惟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雖爲
有司者矣然則如之何則可穆公之問惟知罪民孟子之答則
罪有司然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理之常也且孟子之罪有司其
非惟得其情理之實亦所以警動穆公使知所以恤民也
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此長上爲有司也大註○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飢歲只是歲
不熟
是上慢而殘下也
此上謂君及有司也大註
○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此君不是也有司莫以告此又有司

不是也是上慢而殘下也則兼謂君及有司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南軒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
所以爲得反之也
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上字仍上註謂君及有司但長字專指有司死其長言不庶視
其死而不救也一說此條長上二字皆指有司謂合大註
如此則民無事之時只親戴有司都不親戴其君耶○又以
長字亦兼八君此又非也不知死其長是接上文疾視長上之
死而不救說來
○蓋有司之所以不恤民者以君之所欲在於財而不在民也

之有此民者而有司之罪而所以然者有司之不恤民者則君之
咎也君若以愛民之心而行仁政以恤之則有司知體君心而
各愛其民矣吾見民於無事之日則皆親其上有事之日則各
死其長矣何至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哉○范氏曰有倉廩府
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
凡所謂君付故也○是以民親其上此所謂親其上也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
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此所謂死其長也○新安陳氏曰平時親
其上有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此教重說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
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邪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

爲者不過如此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是欲擇一強者而事之
僥倖苟免之計也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以其欲爲僥倖苟免之計而拒之也
效死而民弗去
效死者君之守義也民弗去者由愛民而然也故云非有以孚
得其心者不能也○愚嘗疑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
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與孟以小
事大宋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今欲恐大國之侵以僥倖

求其作來
汎其作說

且夕之無事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滕小獨以所缺者婉之南
軒曰與其以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維曰
自強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當事他當以鄒子產為
法○效死而民弗去此處還未是派到破國處正是要立國也
孟子正恐二國之不足恃而反以致亡故教以自固之策云然
國君死社稷必不得已亦須死之故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
也效死弗去
齊人將築薛章
一則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二則曰君如彼何哉蓋當時滕
勢危於累卵保民而王又非旦夕可期者故只教以遷國與存
強為善而已矣

當時齊人將築薛文公已甚恐矣孟子乃始教以為善不知是
教他怎生樣為善且不能紓其目前之憂但教他為善以為子
孫興起之地而又言其不可必但當強為善夫人令其強為善
亦是矣但不知其怎樣所得伸其狀恐之問在下條明之
○愚意太王之為善如狄遷都以存其宗社保其人民不忍殘
民以興歛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後此是太王之為善處孟
子令文公強為善者意蓋亦欲其如此方續得上文太王遷岐
說公斷是如此
○更詳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意似是亦就遷國與存上說況
君如彼何哉一句尤明言彼今方築薛勢已迫矣吾力既莫如
之何只得效太王之為善自為可繼以俟命於天爾所以下章

之答亦一遷是遷國與存一邊是守正俟死○或謂引太王去
邠事只是言其不得已也言古人亦有處此變者非必令其遷
國也且文公當時如何得去又將遷之何地曰不是下章分明
告以太王之遷邠又曰君請擇於斯二者況此下苟為善後世
子孫必有王集註分明入太王在內但令其無期必耳○又揚
氏說註亦自分明無疑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正是遷國與存之事方說得創業
垂統如此說卻惟與上文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相為
照應而與下文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相照應而
有味說者只斷從此說○為可繼也謂為其所可繼者而已
○遷都如何見是為善蓋彼人侵迫不與之較智力以殘其民

乃遠避而去之以自與存其為善也孰加於此但為其所當為
便是為善○此章皆作遷國說方見所謂非擇而取之不得已
也有若遷不然孟子對擬太王事何為且下文如何接○此章
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不可僥倖
於其所難必若夫成功則天也○強為善而已矣味已矣二字
又見得是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君如彼何哉此一句足見遷
國是不得已也○一說苟為善至為可繼也從說君如彼何哉
乃是指滕文公說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言吾以其志在財幣故事之皮幣又事之犬馬玉帛今皆不得
免焉然而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也非玉帛也非犬馬也是欲

吾土地也今吾欲與之爭則勢力不敵徒使吾民膏血於鋒鏑
之下云云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依韓文公岐山操曰伊岐有岨我往獨處爾莫予追毋忍我悲
云云觀之則是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為自有人來君之不是
命以從己之詞也而小註亦云其遷本以全民不欲必民之
歸而強之從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
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耳此其詞雖善然其意亦與韓文
公同愚以為非也民非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曰我往獨
處爾莫予追何哉故曰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
於亡可見矣其所忍以其積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哉如此乃

屬其父老而告之何為與之訣別乎夫邠人之不能釋乎太王
太王亦自去之矣而乃僞為是說以動之乎古者君臣一心況
太王之於邠人有似乎父親戚然明告以去邠而存之意何嫌
乎但亦非強之也此須以太王公正之心看之況前此公劉之
遷則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啟行都是師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情理俱礙
○然則所謂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言何謂邪曰下句不云乎
我將去之便是有君也蓋當時若不遷去則勢力不敵反成無
君矣故曰云云○當時若不避之則無[illegible]無君無民矣去之則
民存國存君存宗祀存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此邠人相告勉以急於從遷之詞故曰從之者如歸市非謂
太王不欲其從民以其仁而相率以從之也○仁人也不可失
也以乎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謂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
數語而感得民之樂從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故註云
若無太王之德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正以乎昔言也君請
擇者亦觀乎喜所植何如耳○既告以太王遷邠之事矣乃又
曰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衰其不能遷都也
故又曰君請擇於斯二者蓋能遷則以圖存國若恃恒恐不能
如願則當守義而已矣彼說倖免之計雖非吾所能知也所
謂理之可為不過如此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

註曰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言不可
輒合去而遷之他也問太王何以去之曰亦是權也然權不失
經以權濟經以權存經也○愚嘗謂權以輔經經以存權○小
註朱子曰君民者[illegible]社稷爲主臣君者[illegible]社稷是養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亡則亡之晏子此意為[illegible]君君之死
以懷不以社稷也故晏子不死之亦守死善道之意
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或問義字當作經字朱子深是之謂義
便近權既對權便用經但未及改其益已行故也愚以此[illegible]
之則知先儒所謂權是臨時之義者爲有旨也○東陽曰當行
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經界故太王得優游[illegible]
往於彼[illegible]在中國又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

所得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耳故下文言侯死乃其
正也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爲善之辭
想見滕文公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
疑者况王道不是一日行的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
之如泰山之壓卵焉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
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
則實是難保也
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
爲如字言君爲此輕身匹夫之事云云
本是樂正子仕於魯孟子至魯樂正子乃以其賢而告於平公

平公將爲樂正子行乃爲臧倉所沮是以樂正子入見云云此
自有明文而新安陳氏乃謂平公之欲見乃得於樂克之言云
云此乃臆度之說不知下文自有明證何用此臆說爲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亦善說辭蓋謂其厚於母者時爲大夫也非固獨致其
厚於母也其不得厚於父者時方爲士也非固儉於其父也所
以破後喪踰前喪之說故平公應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若
字應前踰字蓋以棺槨衣衾人人皆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
致固不拘其爲士爲大夫也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前喪
實不如後喪也故樂正子又釋之曰貧富不同也言時乎喪父
棺槨衣衾雖可以自盡然而猶貧也則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及

不可從也則所謂得之爲有財者也故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得
以自盡其心○雖使孟子自能亦不過如此○按此因後喪踰
前喪之說而言則按禮記士有士之喪禮大夫有大夫之喪禮
亦各有定制不必專以三鼎五鼎爲禮貴之也蓋三鼎五鼎只
是祭禮須與喪禮看孟子言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語意則士
與大夫喪祭亦當有別○勉齋札記孟子爲士曰儀禮饋食云三
鼎豚魚腊用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羊豕魚腊膚用羊豕
而以魚腊膚配之○如所謂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蒞其禁
令序其事此可見其喪禮亦當有異矣○一說前以士後以大
夫二句只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例大抵此說爲正大
平穩蓋樂正子只用說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而乃先之曰前以

士後以大夫者蓋是盡露出士大夫數字以陰符之故平公卽
曰否云云也且祭不必喪禮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
也古禮可考○前以士後以大夫不卽是三鼎五鼎○此謂喪
禮指儀節度數之間見喪大記但亦難殺○曰否謂棺槨衣衾
之美也言此乃人之所得自盡者非以前爲士後爲大夫之有
制者議之也○謂棺槨衣衾之美人人得自盡者也如中古棺
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者也○一說士喪禮大夫喪禮
恐只是棺槨衣衾而平公云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則知所謂否
者否其三鼎五鼎之說也然考之喪大記大夫之喪三日而殯
士之喪二日而殯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註夷槃
小於大盤也小牀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小斂大夫以清席士

以華靡小斂布絞大夫縞衾士緇衾○韓用死者之實爲用生者之祿依喪大記以解前以士後以大夫一句則是孟子之父前爲士後爲大夫矣其可乎不如依舊說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例爲無破綻○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此非問辭乃因問而解也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此天字以氣數言

○謂氣數未有吾道當窮故乎公將行而有臧倉之沮也沮之言雖出臧倉之口然要其所以臧倉亦胡爲而有是沮也蓋魯氣數之爲不但孟子之出處制於天而臧倉之一沮亦受命於天者也彼何能爲哉○味斯言也可見其有樂天之情焉孔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以其樂天知命也此聖賢大節也○孔孟之不得行其道者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孔孟之不見害於人者天之未喪斯文也饒氏却以論語天之未喪之天字對此天字說爲一則衆必於天一則取必於己亦爲得天字未透徹故歧而二之矣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以其爲治亂興衰之所係也不偶然也

○蔡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書見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既以時運言則魯侯之惑於臧倉亦天也然蔡氏此書自好亦得君相造命之意若魯侯能不惑於臧倉之言截因樂正子後來之釋而復篤從之則是俟能以人力回天矣亦有此理也故孔孟皇皇於春秋戰國之時者爲此不然

[illegible]不知時運之當衰耶○當時孟子若得遇於平公則吾道以之行生民以之泰天下以之治其不遇吾道終不行生民終不安天下終不治夫以吾道之興廢關生民之休戚天下之治亂而乃厄制於臧倉一豎子之三寸舌有是理乎蓋實天氣運之衰故生此讒慝及庸君而聖賢不得所遇耳縱使當時平公果見孟子終亦何能爲哉氣運既衰上下不交左右羣言亦終留不得遇字更看得重若但以駕乘一見爲孟子之遇魯侯則孟子平日所遇亦多矣如齊宣梁惠相見不既頻耶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九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芳春共十五葉

○公孫丑章句上

使天地重一混沌之使恐依舊又有佛老之學使亦有管商之學只是辟用之非天地正氣則傳在堯舜之猶一執中矣

仁不合於義墨氏之仁也義不合於仁楊氏之義也仁義有不合於仁義者皆非其正也

孟子曰我知言當子曰不得於言此乃易大傳係辭焉以盡其言之言也合天下言者也言字就粘帶事物故曰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理者事物之理也惟於理有所不達故其言有所不究知也

孟子一生受用只是精義集義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大學所謂格致論語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堯舜所謂惟精者也集義者大學所謂誠意正心修身論語所謂約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堯舜所謂惟一者由此而往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天子當路於齊

當路者要地也路者人所必由也如孟子刑罰之權則凡入刑罰之科者必由焉如操錢穀之柄則凡有錢穀之數者必由焉是

要地之七字一本無

彼當要路而我必經由其路而通塞有在於彼者故曰當路也

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以竈之當時用事喻權臣之操政柄而能爲人之休戚者也此正當路之意○要地者謂必由也

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不是從人說是對孟子言故當作自許說問孟子敢自許否

一說下文顧字與此相應謂從他人望之之辞○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公孫丑之待孟子如此則當時之知孟子者信寡矣○以今之道觀一時而觀孟子猶未甚見孟子之高處惟自當時言之則滿天下是治功利之學者君非此不以求於下臣非此不以獻於上士非此則全不見數於人內而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外而朋友之所以相促挍付囑者無非是功利獨有孟子一人汲汲焉皇皇焉以堯舜之道孔子之教爲必欲一掃功利之蕪穢以還先王之大道此是何等用心何等氣力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也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戰國之時功利之習深入於人心不但申商孫吳儀秦之屬爭趨而馳若無聖賢而天下之士亦皆歆艷其所爲若以爲功業之極致然者自如孟子之德之才宜不下於伊傅周召而公孫丑乃疑其不敢當管仲則孟子之賢益可知而其道之難行亦可見矣

子誠稱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今孫丑此問亦當得如此答他君不知故人邪○視公孫丑此問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爲管晏而不知孟子之不屑爲管晏也稱人但知其所有二子未復知有聖賢之事○聖賢之事謂正心脩身而致主於王道也即本章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自管晏之外更有格心致主之學故天下地之功者皆所不知也

吾先子之所畏也

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撓又有大有爲之才若違邪偽圓以從道理則從是不事靖殺一無辜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辭也然曾子惟其知畏子路此曾子之所以爲曾子也曾子最服其如以能剛於不能畏其進而將乎如此又知畏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意服人邪其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以用心於內處不相合耳所致畏者在此則其所不足者固當在彼

功烈如彼其卑也

烈猶光榮功業之有見者言也所可言之聖賢間有功烈不至於大就者則以不得居之尊位或在位之不久耳今管仲云云此其所以不足多○夫子大管仲之功而曾西乃卑管仲之功烈何也大管仲之功者據其所就之事業言也卑管仲之功烈者本其心術之不正而要其所就亦終不得與於王者之徒也二者固各有所指曾西之卑其功烈即夫子之小其器也夫子之大其功是恐人盡遺其長故特揭而張之恐而知其美之意也若有問孔子曰吾子與管仲孰賢則夫子亦斷不曰微管仲吾矣○功烈似管言光烈只到富強住了視伊周何如○楊氏曰孟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一條下云辟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以範我馳驅比子路以聖門規矩作爲也不獲以比子路僅可治千乘之賦而九合一匡有所不逮也以詭遇比管仲之行伯術以獲禽比管仲之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此意讀者了了分明不待辨說而楊氏乃云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耳饒氏亦云然皆不可曉只拘以射御之兩人也大拘亦太鑿矣○又謂集註增益楊氏數字云云不知字雖有意未嘗益也只是要楊氏說一發明白耳輔饒二先生說太遠楊氏之說只取範我馳驅又詭遇字初不及舍矢如破一句何乃拘射御之爲兩人邪又詩所謂詭遇者爲過禽耳豈謂遇射者耶

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之言則也乃也謂之言者蓋曾之一字即言也此與七言五言之言同謂曾之所以爲曾者則也如學之爲言效也政之爲言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大意皆同但曾之言則也去了爲字又與解學德政微不同蓋學德政俱實字故正得則皆虛字若曾與則則皆虛矣況曾字與則未必全同曾字或作則字用則字難把曾字替故又須着箇之言二字而不曰曾則也謂何乃此

時 異作齊

子於是也○上云爾何曾比予於管仲下云爾何曾比予於是
是承得君專任政久而功烈卑言也謂爾何乃比我於此等之
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卑者耶
而子謂我願之乎
願望也此與可優許乎一從孟子說故許爲自許一從尹說故
願爲相願○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
擬之然則或人之權衡殆亦窘矣第猶未知曾西耳○此人見
識優於公孫丑若公孫丑必不以子路爲優於管仲
管仲以其君霸云云
大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孟子以其君顯處何如曰當是
時五霸但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

諸侯莫從伸之者也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
用偉暘滿前之言而省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爲
知夫公之爲此雖似強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
諸侯爲獨賢也蓋自所謂彼善於此者歟其晩年失政使陳氏
得厚施於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自其失矣
以齊王猶反手也
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
霸顯二以字說者皆謂能致其君也一說只言以齊之時勢而
王猶反手非也如此則只是說時勢之所致而非說孟子之所
致也使如何答得管仲晏子猶不足爲之問與不爲管仲之意
其下文雖言以說齊之時勢易於行速而不及孟子致君之意然

省 異作古

行仁政以辟倒懸非孟子佐之而誰克爲此故曰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亦可見於言外矣
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
言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
惑轉甚也
且以文王之德
德謂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
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
百年而後崩
不可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
之久也
然後大行

兼武王周公說集註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
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此大行只就周公
一邊說與本文大行小異○且武王只是克商以有天下如何
亦說大行曰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無遠弗屆非前日胥甄及賛
又非有周政化所及之日比也○集註於周公必曰教化大行
者以制禮作樂言也孟子只言大行皆文也朱註却要分明與
後人觀○在武王爲政化大行在周公爲教化大行
今言王若易然
一說承上齊王反手言齊王之易若此也一說謂似無難然者
豫下文今時則易然則當從無難然之說不必拘拘於猶反手

文王何可當也○當猶敵也
以其德不可當也孰謂文王不足法哉但文王所遭之時勢難
耳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以下條
註云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至異於紂之
猶有善政可見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
言勢之難
是以難也
此句只帶紂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本上文上文自有故久
而後失之一句在了○一說文王之德自不足當但其時勢難
爲就帶下云云一說文王時勢何可當者然以理且問云則文
四書叢引 上注十卷 七
王不足法歟云云亦須連他云何可謂文王不足法方是通前
文王何可當者亦似非問答之正
問周自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矣何文王猶方百里
起也邢曰是時太王王季雖盛商運雖衰微然王制猶未改故
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季又非挾君然已而併吞鄰國以
自封殖者其所謂强大者只是國勢內實而有可畏不易敵之
勢耳文王由方百里起之言固自無可疑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遷
太甲於桐處仁遷義既復辟而保惠庶民不敢侮于鰥寡號爲
太宗○太甲五世至太戊脩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太戊三

鈸注之四行半
一字一本無

世至 祖乙以河決之患去亳遷耿○祖乙六世至 盤庚又
以河決之害遷于亳有盤庚三篇在行湯之政商道復興○盤
庚二世至武丁得良弼戒雉雊伐鬼方商中興焉又八世而爲
紂凡一百卌八年云
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俗者厚惠澤之固結民
心者深故紂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蓋商自盤庚之後小辛小乙二王繼立商道又衰諸侯多不來
朝矣天下多非其有矣而武丁能用人脩政於是諸侯無敢不
來庭者商道再蘇然中興故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
也言其中興之盛也惟有鬼方有違不服於是有三年之師亦
四書叢引 上五十卷 八
可想見其中興之盛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故家舊臣家也遺俗舊民俗也此在下者○流風以脩身齊家
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皆
自商之先王以上來也
微子 微仲 微子名啓故知微仲又是一人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作五箇人看
故久而後失之也○失之於武王時言不在文王手頭失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云 云待時
鎡基 集註鎡基鉏之別名孟子諺有鎡基二支韻○鋼
鎡鉏也孟子作鎡基月令注作鎡錤會意作鎡基二微韻○基

注暨也業也止也始也𢿱也本也○以此觀之孟子之基字善
從簡也○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以作事言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以種田言蓋以待時譬乘勢也此待時與下文時之易又不同
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然說智慧乘勢然後以鎡
基待時譬之猶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皆以下句明上句
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

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盛字重看言其盛時王畿猶不過於
千里則齊之千里之地所以為廣也夏后殷周之時普天皆王
土率土皆王臣之日也

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人之所居必有鷄犬故云則是人煙接連無間斷處也不既庶
矣哉

此言其勢之易也易是去聲易謂王易也故此條曰行仁政
而王莫之能禦下條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以比民心之易
得或者只以地辟民聚為勢易而以行仁政而王為勢易之外
句誤矣

地不改辟矣

言地已闢而不待再辟矣凡改者皆是更改之辭如改卜改筮
改日之類○一說地辟於齊矣不改辟也民聚於齊矣不改聚
也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言以此之勢行仁而王易也與下
條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相對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以況憔悴之民易為德也此之飢渴猶下文之倒懸也皆是喻
○或指說民之飢渴易為飲食者非也憔悴之民豈必皆渴而
人君當用水漿以飲之也邪

問勢易時易如何分曰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幾會
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
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太王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
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郵皆驛也郵驛也即今之舖亭但漢五里一置古今更
易長短之數不同耳文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大抵置長
而郵短故置用馬遞而郵用步遞也即今官文書常者遞舖遞
急者驛馬遞○漢五里一置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前漢書傳郵
亭大抵置長郵短以馬遞步遞推見郵字蓋即今之遞舖也亦

有邑

孔子此言未必就時勢之易說然孟子引意則就王此蓋為其
德行時易勢易之末也且於勢易則曰地辟民聚行仁政而王
又之能禦也於時易則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非即是
德行速意乎於下條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云云或以德行速對上文勢易時易作三段平看非也只是
孔子此言以申上意耳故本文只曰今時則易然也又曰惟此
時為然而集註曰由時易而德行必速也德行速只附在時勢

上觀集註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不着他語明其止是引證上
意無他意也○本文曰惟此時為然而註曰由時勢易而德行
速也分明以德行速附於時勢易而本文惟此時為然實已該
德行速在內矣況通章主意在今時則易然也上說德行速
一條獨可自為德之易而與時勢之易乃並乎此固當隨章取
義無疑擇不處仁焉得智孔子元主擇居而孟子乃用為擇術
說尚可此又何必依孔子本旨○一說孔子此言不必在時勢
易上來蓋德之感人自是速也蓋其感應之妙機有捷於置郵
者誠然如此如滕文公仁政一行遂有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者
雖無時勢一何捷也今孟子引此亦未必定拘在時勢易上來
蓋時勢易內自有仁政感人之意思在了此又引孔子之言明

德行亦本自速也或曰其有為而言亦不可知○德之流行一
條不必言時勢既易則德行自速蓋自為一條上文雖云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然其實只据見
成時勢道雖兼德化意不曾兼德化對說來此方說出德行之
速而下文方總之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
解倒懸也至此所謂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方實說由
時勢易而德行速意若上文行仁政而王者猶是輕帶說○若
以德之流行說帶上文時勢易說則下文所云當今之時萬乘
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者不必用矣故須各自為一
項說而下方總云 云○德行雖不過於置郵之傳速而乃以為
更速何也曰此亦甚言其速耳如云捷於影響豈真有捷過影
響之理○時與時勢時勢易則德行之速者愈速矣故連德行
速說在內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云 云

當今之時時勢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
懸德行速也此處方帶連德行速然亦不是時勢易故德行
速也只是此節重在德行速耳○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
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者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
也又曰晏平仲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當本政也又曰才不及管而
其人稍正於管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言管歟此說皆非
也前面孟子只說管仲者以或問曾西只及管仲云 云故只承
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初非以晏子之

事功不及管且未嘗當本政又以其人稍正而無可議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此一章當分五節看[illegible]之說○一自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又不
如曾子之守約也大略言孟子能不動心未詳其所以不動心
處只是露其端○一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則言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者且從養氣一邊說○一
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乃詳孟子之心
所以不動處兼知言養氣二者言也○一自宰我子貢善為說
辭至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則皆是願學孔子之意以言外味之
又見得孟子雖不敢自以為聖然知言養氣學已到聖處蓋已
繼孔子之尊矣○一自伯夷伊尹於孔子未有盛於孔子也

則曾無言孔子之聖卓冠於百王以見孟子之所以願學者也
一說第五節只可與第四節合一〇必有事焉一條朱子註曰
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累
涉獵得見便了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此指得位行道〇謂居卿相之位而期王霸之業任大責重如
此無不動心否蓋丑見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而未能遽信也
故有此問〇任大責重亦有分別如爲泉州府知府則此一府
之事皆其職任也若府事之治不治民之安不安則皆其責也
〇公孫丑以管仲晏子期孟子既爲孟子所斥於此又渾舉伯
王爲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而丑之識見如此七篇之書

仁義道德之微旨夫非其所能述也〇春秋戰國時人道着霸
字口津津的公孫丑曰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至項羽又自稱爲
西楚霸王不知此字在孔門以爲至不好事在三王時則又以
爲罪人也
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〇饒氏曰要之不疑惑然後能
不恐懼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
以無所疑惑居先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條註先云於
天下之事無所疑後云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是論心之所以不
動也
四十強仕〇禮記曲禮上大全第九板曰人生十歲曰幼學二
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
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於子也八十九十曰耄
十年曰悼耄與悼雖有罪而不加刑百年曰期頤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〇理在事物爲道故曰明屬無所疑理得
於己爲德故曰立屬無所懼
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〇蒙引云孔子四十而不惑
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不動心
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也此說似是而非
蓋孔子不惑亦是道明德立非專是明也正與不動心相類豈
可如此強分別蓋總不惑字不真故也
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言其勇於孟賁也
〇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朱子下一借字蓋孟賁以力

孟子以心丑非不知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爲孟賁類也故曰
借而丑亦自以過孟賁遠矣若全以爲一類亦不得爲過之遠
〇此亦即是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意思
孟賁勇士 齊人力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
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告子先我不動心者義襲而取之也然又全無義以襲之〇告子
名不害未知所出如孟施舍北宮黝亦皆不知其出處故曰
鄒孟軻答之[illegible]舍蓋才識之士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無嚴諸侯謂無可畏憚之諸侯非謂無足畏憚之諸侯也只是
說天下諸侯不見有可畏者甚言其勇而已若說惟無足畏憚

之諸侯無嚴憚乃敢反之非孟子之言之本意也要之此等人
若遇其主亦自當畏所養氣安能得無畏憚不見於害之見於
王世民乎况以道德為威者哉蓋萬古不動心者只有孔孟一
道如北宮黝孟施舍雖能以血氣強之於一時然無道義以為
主張定力則豈能終無所動哉我以氣陵人人亦得以氣勝我
我以力加人人亦得以力制我惟道義之勇自能使王公失其
貴富賁育失其勇外此無他術也○或以藺相如毛遂身當知
此曰彼皆有氣無有義其曰五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請
得以頸血濺大王矣亦皆是恐之之辭且皆出此一時不得已
之計以救其國於嚴危之際所處者大也非特以區區小忿故
而直取萬乘以取快者故欲刺萬乘者惟相如毛遂乃能成事

如黝輩誠恐臨時手頭殺眾也
無嚴諸侯自為一句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惡聲至必反之此句不可連屬無嚴諸侯讀若以屬下却是言
其法非修其勇也
視不勝猶勝也
言我雖戰不勝自視猶勝也何也彼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便已是無勇而畏三軍者也則雖勝而未免於懼猶不勝矣舍
豈能為必勝哉但能不懼耳其與北宮黝俱是不畏死而已皆
是有勇無謀之士○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子行三軍之道
也而舍以為是畏三軍何哉孟子取其守約固亦彼善於此之
意要之其勇皆無足論也○量敵而後進或進而攻之或進而
殺之不可進戰也慮勝而後會則專指戰焉
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此舍自言不是孟子言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此言
在本文之外○究竟能無懼亦歸於必勝孟子立言之法由粗
漸入精耳○舍黝二節皆以明不動心之有道所謂心有主者
也但精粗得失不同耳曾子亦是有主者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黝務敵人所務在外舍專守己所務在內也子夏篤信聖人
所務亦在外曾子反求諸己所務亦在內也故論其大略氣象
一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
氣象如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如子夏之

篤信聖人此說尤最好取必二字妙○黝務敵人只是必勝舍
專守己只是無懼○子夏篤信聖人者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
為必可行歟以聖人為法所謂志於其上之意此所以有類於
黝務敵人程子學必以聖人為師者正此意○或曰上既云孟
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便是舍賢於黝矣乃又曰夫二子
之勇未知其孰賢何也曰舍似曾子黝似子夏此只是言二子
之所以為勇者其不同有如此未說到優劣也○然而孟施舍
守約也要之北宮黝亦有所守均是心有主也心有主便不[illegible]
其所守但所守不如舍之約也故註云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
為得其要也○黝舍之勇皆是客氣但黝之客氣較浮於舍
未正是無能為而為知用勇者之所擒也觀之關羽高[illegible]可

見○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漸次說來
裏來所謂言有序者○傳者亦不足深辨守已二字亦輕看大
抵是漸次說上去如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獨樂樂與人樂
樂之類孟子立言之法大槩如此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便見得子襄所好亦是小勇故曾子云　云○子襄曾子弟子也
竟不知何姓亦以其言知之○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
焉者非怕褐寬博也怕理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輕
視千萬人也恃吾理之勝不見千萬人之爲衆也○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要以起下段之自反而縮者蓋浩然之
勇以無懼爲主爲褐寬博者所惴然是理不直而有所懼也○

吾不惴焉猶云吾欲不怕也不可也不受於褐寬博者不知此
義也能無懼而已矣者亦不知此義也正可以相形觀○吾不
惴焉焉猶乎也大誥惴恐懼也今人或謂是恐嚇他非也○惴
恐懼之也往往而畝之也二之字同○褐爲賤服猶可寬大之
衣如何爲賤者之服蓋以其貼身衣少又不以時澣濯整飭自
然寬鬆而寬博也○褐寬博是兩般不是褐衣寬大也以韓有
之衣二字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不是以氣字對約字
言舍所守雖約猶是氣耳其守約又不如曾子也○以舍視黝
則舍爲守約以曾子視舍則曾子爲守約故皆謂之守約○舍
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言亦有舍者累象此二句頗

可取○孟施舍之守氣猶告子之強制其心者要之善守氣者
須如孟子所云無暴其氣
○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蓋謂孟子之不動
心在集義以養浩然之氣而孔子此言正以直養氣之說也是
孟子得之於曾子曾子得之於孔子者也故曰其原蓋出於此
然孟子之不動心首兼知言養氣而養氣中許多節目皆未及
也故又曰下文詳之此詳字與下文又詳告之以其故者同饒
氏之說少異○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承上句反身循
理說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此承孟子我四十不動心及告子先我不動心之言而問也丑

問意兩平孟子只說告子之所以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兼見
得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此問是問孟子告子所以不動心
之道處正承未動心有道乎曰有而云也如黝舍之不動心其道
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
循理下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在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孟子之不動心其道在知言養氣雖有得失精粗
之不同然要皆心有主而能不動者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言所將在心也而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所失由氣也
而乃勿求諸氣如耳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類○於言有
所不達是自己之言也言之所以不達其病本出於心今乃不

問以下四行一本不載

求其理於心蓋以若求其理於心則心爲之撓亂矣告子只要
制得心定以論性數章觀之可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如於
句書不曉則置之念慮之外左右不去求曉心使不動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失禮尊長心有不安也理當去補禮伏
罪我左右任伊失了此亦得心不動此豈理也哉稍知理者終
不安矣○不得於心而不求助於氣者如何曰如一事之失心
所不安也則力制其心旣往不咎不必復用力追改前事之失
也彼以爲若復用力以追改前失則心爲之動矣只是動把心
制住芒定了然能不動論理則正當改却前失然後心始得安
告子只是悍然不顧耳○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註此其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愚謂告子
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了也
故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有必不安者不動心
豈有兩種道理耶如北宮黝孟施舍各有所主而皆能不動然
主非其主恐皆不免於靜中之動嗚呼微矣孟子豈不知哉對
公孫氏子云云耳○不得於心亦須求於氣者如手容亦要恭
足容亦要重視亦要明聽亦要聰要之心與氣未始不相通也
故告子之言只得爲僅可終未得爲是也
○問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何模樣曰如適有客來訪我却不
僅待他此是心不安處則當追而謝之可也彼則力制其心以
爲旣往不咎不復追謝而盡禮以贖前過可也蓋凡視聽言動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學者於心中理有不明是不得於心
也則當博觀乎經史質問於師友以求其明此皆目視耳聽手
持足行之事便是求助於氣處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直恐動其心也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又恐氣反動其心也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如
此不動心是誠亦不難○告子不得於言本是心之失也而乃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本是氣之失也而乃勿求於氣此告子之
執拗自用所以爲不智其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告子全不知學問工夫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所以不可者誠以言之病不病正出
於心也然則其勿求於心之不可也斷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者蓋心爲氣主本非氣所能
助今心既違理而不安矣求助於氣何益此所以爲急於本而
緩其末其實亦不是能急於本但以所緩者末爲急於本耳然
學問之道苟心不安亦可求助於氣本末亦不可相無但要從
根本上正起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謂之僅可則有不可在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何爲急於本而緩其末曰心者氣之
主也力制其心而不爲氣所動是亦知心之爲重也此只就力
制其心上說但急於本若正論急於本則須是持其志方是此
特據告子所病而取其彼善於此者云耳○輔氏曰氣固有時
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愚始以不得於

言之言爲告子自己之言彼以知言一節集註云彼告子不得
於言而不肯求於心則又以爲他人之言爲疑今觀雲峯胡氏
註云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知言天
下之言也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
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
則於己之言可知也以此證之則告子不得於言爲己之言益
信而與孟子知言者相反亦自不相妨矣理雖一而界限却要
分明且知言節註云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
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益見其爲自己之言無疑矣
夫志氣之帥也
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等皆一氣之爲也一惟心所役運

非志爲氣帥乎目之視人但知其爲目之視而不知其所以視
者心實使之也耳之聽人但知其耳之聽而不知其所以聽者
心實使之也云云○氣體之充則凡目之視耳之聽皆氣之所
在體之所充也○氣體之充氣貫乎一身之間而主於一心上
旣曰志氣之帥則氣非志之卒徒而何所以朱子直出卒徒字
亦本呂氏克己銘○氣體之充也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頂至
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
氣體之充也易本義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
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志氣之帥也輔氏曰不言心
而言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
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

夫志至焉氣次焉
至字與次字對猶云第一件也○人只是理氣心體四者而已
理在心氣在體○天下只是理與氣人身只是心與體○致養
其氣潛室陳氏曰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爲本又毋
正忘助長之弊方爲能致養也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
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可見要致養不是易事
毋暴其氣
愚謂氣固氣也毋暴其氣則亦有志在焉下文善養浩然之氣
自有持志在故雲峯云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
以持志○此無暴字卽養而無害
○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之說以見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不可只力制其心而不求助
於氣也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故不復
論然此處雖不多斥破他至下文詳知言處自是不破之破矣
○註○急於本心而緩其末氣○失於外言而遂遺於內心○
內心外氣本心末氣交相培養○兩本末字皆同兩內外字則
惟內同而外不同失於外之外指言內外交相培養之外指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其所以
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
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但孟子之不動心一脚只是卽告

子之言而斷之因以見其大略耳故丑復有下條之問○或謂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何兩句當以爲告子之不動心非也此兩
句正與下句志至氣次持志毋暴其氣相照對是一呼一應文
字還都是即告子之言而斷之者○大註此則孟子之心所以
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固守其心而不動者必
其不動者也造意安排等候者也
○持志養氣正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而乃只曰不動心之大
略何也蓋其所以不動心還有兩端一端是知言今此所云只
是養氣一端故下條註云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詳略相對
況此亦但云 云而已矣至於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
非義襲而取有事勿正勿忘勿助許多曲折俱未之及又非只
是大略而何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此處孟子未嘗正言己之心所以不動處只是即告子之言而
以己意詳斷之然亦可以槩見其所以異於告子者參互聞
夫子惡乎異然後正告之曰云 云是詳告之以其故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何也
孟子言氣次焉次者即次之謂也此處即字不必提依丑之問
意則是認次字爲緩字義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義理之微
須至𥧌絲牛毛處
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
志一動氣則志固不可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以爲後皆

子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何何其不知義邪○志一則動氣氣
一則動志與善惡說不可專就惡邊說志向於善則氣亦從而
善亦見得志當養氣故此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此氣之不出於志者也蹶固是忽然跌一跌趨走則是着意
者如何以爲氣動志曰趨走雖着意然亦非預擬之者故或問
朱子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處之際所以易待動心朱子曰是
○氣一則動志人多要主不好者言蓋以蹶者趨者之反動其
心爲說是未然也孟子緊其易見者以曉公孫丑云爾且如聖
人之論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只是從不好邊說然要之
己所欲者則以施於人亦此理也又如下文知言只說詖辭知
其所蔽等都是以不好者一邊說然言之病者既知其所以然
則言之不病者亦知其所以然必矣豈可謂知言只是推不好者
於人知言只是知那不好者之言而於將然者許其論理有此
等執泥不可不說破氣之所在不義則心動之不寧靜此固可
見氣之不可暴氣之所在者義則心便爲之寧靜此亦可見氣
之不可暴也志一動氣亦然○人之趨走則氣喘而心懷爲之
怕怕不寧靜矣但要反動其心意此便是或說趨向是自高臨
下如下坂坂而自趨者未必是否尚須闕疑○按此說蹶趨便
是暴其氣故朱子曰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
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毋暴其氣
○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以持志爲重論孟子此節

之資則無暴其氣爲重蓋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但是
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云云豈可以勿求於氣哉下節志
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亦重在氣一邊○雲峯註行中和鸞步
中采薺趨行是車行步是徒步不然行與步何別周禮夏官大
馭云凡馭以采薺行以肆夏行謂大寢至門外行趨故歌肆夏
以爲節趨謂路門至應門趨欲速故歌采薺以爲節肆夏采薺
皆詩名也[illegible]鸞和二者皆車上鈴五御之
目有鳴和鸞[illegible]行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氣動
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則皆能動志所以說
致養其氣自蹶趨而上則當大謹而密之間不使至於蹶趨
是爲不暴其氣也所以蹶趨走要貫說是蹶走不是卒然值蹶坂

而下答蓋不答其動心而答其蹶趨不答其蹶趨而答其自暴
其氣以至於蹶趨此答自與孟子持志合趨以采薺行以肆夏
豈無謂哉○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志者也若
持志工夫到則亦不至有蹶趨及害本體○今夫蹶者趨者是
氣也而反動其心然則不得於心亦不得遂勿求於氣邪正所
以破告子之非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上文孟子說他言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我則異於是於是
丑問孟子不動心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者果何所長而能
然孟子乃言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惟知言則於天下
之理無所疑養氣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不待強制
其心而自然能不動者也公孫丑但問不動心有道乎便意是
有術以制之矣不知孟子之術獨異於衆人有出於丑意料所
不及者○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如孟子則自無
蹶趨之失以反動其心矣此公孫丑所以問焉乎長也○上文
所說已見孟子不動心之大略然孟子只是即告子所以不動
心者而論斷其得失而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亦因之可以見
其大略矣其實孟子未嘗正告以我之所以不動心處如何然
公孫丑因孟子之言便知得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故復
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如此而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
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能然者能不動心也非謂其所以異也
觀其曰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其故即

所謂所長也然則所謂能然者非指不動心而何
○上文論告子之言而以己意斷之但見其不合而有異耳未
見其所以異處何在此則明說出他知言養氣則其所以異者
正在是矣蓋據孟子之知言便見得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
異據孟子之養氣便見得其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異○以志
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爲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
氣内自有敬以持志者在○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浩然業
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孟子之學一出於孔門也○
知言則彼不能惑於我養氣則我無所懼於彼○或曰是非以
義理而言得失以利害而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謂之浩然之氣則是氣本浩然也善養者亦須而不害之謂耳
非謂必善養然後浩然也
○養氣者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事皆合義自反常
直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者也或失養或助養皆非善養也
○氣所謂體之充者然則謂氣體之充也爲浩然之氣可乎曰
且未可也何也彼只承告子勿求於氣之氣說來未正名其爲
浩然之氣也況此於浩然之氣亦析而釋之曰浩然盛大流行
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蓋恐人以浩然之氣爲非體之充之
氣故如此解耳其實體之充之氣本自浩然也
○我知言此是盡心知性時事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以養成之時言卽存心養性所成就

也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孟子知言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則亦宜然無覺而已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而告子曰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旣曰又詳告之以其故
則前之持志養氣固亦其故之一端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
先問氣集註則以爲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語錄則以爲乃是
丑善問如大學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意豁謂
公孫丑意只是以知言爲稍易而浩然之氣獨爲難曉故先問
浩然之氣而後及知言也耶○語錄一說似不如集註善問之
說恐丑未到此觀其某管晏而稱孟賁可見
○浩然之氣本難言也聊試言之其爲氣也云云

○亦說盛大流行之貌輔氏云盛大謂體段之本體流行謂氣之
本用此亦謂盛大蓋所謂至大之意流行蓋所謂至剛之意歟
氏於至大至剛下註亦云○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
故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處來○又曰才說浩然便自有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
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
此
○此一句當時恐是說富貴貧賤威武之類皆低若說富
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則在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上來所謂浩然而盛大流行者豈有加於
此○此固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

死不變者中庸之勇惟聖者能之也如何乃猶以爲低而不足
以語此耶大抵是記錄者之誤無疑明道之詩亦曰富貴不淫
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則亦以爲人道之極致矣○程子曰
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無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
此言最有味蓋雖難識而實要識得也然非行無歉於心之時
則亦會不得此氣象也無歉於心與不慊於心不同無歉於心
則慊於心矣不慊於心則歉於心矣
曰難言也
非然不言也言不得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此一節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樣子氣之體段也直養無害其

註下塞乎天地之間則是至大至剛但必直養無害方全得此
氣之軆段耳故云本軆不虧而充塞無間○至大初無限量盛
大也至剛不可屈撓流行也其軆段本如是也輔氏以為舉軆
以該用者非也軆段猶云形像模様耳非軆用之軆
○至大初無限量天下之廣居吾居也天下之正位吾立也天
下之大道吾行也天下之大經可經綸也天下之大本可立也
天地之化育可與之脗合無間也此氣之行推之東海而準推
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也何大如之
○舜祖軒冕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賁育過

之無所用其勇王公過之無所用其貴儀秦過之無所用其辯
良平過之而無所用其智天理周流而無間天德日强而不息
何剛如之○至大至剛只是說無事做不得但理所當為者皆
能為之此便是塞乎天地之間○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
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
付他了○朱子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
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
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
以直養而無害
本文曰以直養而註曰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猶文言曰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程傳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

皆是先儒剖析精微處[illegible]養氣工夫只在直[illegible]上不在養上故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
天地之間此所謂直養之以復其初者也○其為氣也至大
天地之間此段本論氣之本體若非直養無害則所謂本體者
不可見矣故併言之
○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即是
復[illegible]然者與浩然字本都[illegible][illegible]問何謂浩然之氣故又
說之其體段如此○此處不可說[illegible]下文配義與道方是說
故○則塞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道理○浩然之氣是以
養成者言養成云者非養不成也故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于天地之間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至大至

剛與塞乎天地之間雖只是一[illegible]君曰是[illegible]氣也塞乎天
地之間以直養而無害則至大至剛便說不[illegible]初間至大至
剛是可以塞乎天地之間然必直養而無害方能塞乎天地之
間其[illegible]有作為發揮[illegible]但此節本意只是要塞乎天地之間處
[illegible]以顯明浩然[illegible]氣[illegible]非全不著人說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之
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即所謂天理之自然義則吾心之能
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也即所謂人心之裁制○又曰道是舉
統體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
臣當敬此[illegible]也此即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所以孝慈所以仁

道者二行一本不載

敬則道也此乃大本大原處即是縂統體而言所謂即天道之
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故後面只說義義
○以人心對天理說自人心之裁制曰義自天理之自然曰道
猶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夫人一也因是天理之自然故人心
之裁制無不然者○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曰天理之自然○無
道與義而言猶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易又云道義之門
下文自所集而生只應說義、
○道者天理之自然猶云在物爲理也義者人心之裁制猶云
處物爲義也
合而有助之意○壹本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衮出來之意
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之意皆誤認延平之旨矣盖延平所

謂襯貼者實兼合而有助二意但凡物之襯貼者皆必是有合
然後相襯貼若方底而員蓋其能相襯貼乎又所謂一衮出來
者延平恐人認氣與道義相配爲是兩物相輔貼故曰一衮出
來以見理氣之相依耳亦非以從合言也○一衮出來渾合而
無間也○不是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之後方能配義
與道此本是一時事上節只言浩氣下節以氣對道義而言配
道義所以能無疑懼而不動心也
○配義與道正是說他不動心處上節直養無害正是說他善
養浩然之氣處盖善養浩然之氣則自然不動心故集註曰善
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理無所懼也然其實不是今
日善養浩然之氣明日方能不動心

○亦[illegible]不足以配之者今有兄弟兩人同是一項事
同爲人所謂其一氣弱者只是此理而發不透徹只伸說得三
五分其一有氣者亦只是此理發便十分透徹自是能動人之
聽則氣之合乎道義而有助亦可見其大意矣
無是餒也
謂無此氣則道義無爲之配便是體不充矣故曰餒也○無是
餒也謂氣是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者也若無此氣則無以充其
體而餒矣餒則道義無所配而不免於疑懼矣安能不動心此
說似明
○餒字對充字言盖以之謂無此氣也餒體不充也是者指謂有道
義而無此氣則不足爲體之補非於理亦消索而不行衰落而不

振也所以大註云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
義然其體有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不免於
疑懼而不足以有爲字貼在餒字下○氣體之充也無此氣則
無以充其體而道義莫爲之配矣
○註云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下一雖字者言氣雖爲道所資
其初則又是資道義以生單言義則道在其中曰其爲氣也配
義與道則知氣自氣道義自道義氣只是體之充者但本自浩
然無向不濟故謂之浩然之氣耳不可不分曉朱子所謂義理
附于其中者只是無私欲以撓折之爾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正言氣之功用也無是餒也特反言以
明之耳非並舉之詞也○氣既浩然了又能配義與道使其行

勇決而無疑懼此猶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原皆自
得之節次也樂則生矣至手舞足蹈皆樂之深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正所
謂養成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同一義也謂之集義則是事事皆合義謂之義襲則見只是
一二事合義而已蓋養氣者只要在義上做工夫不要於氣上
著力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正以此○今日
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見養而有得矣○養氣則
無法只是日日時時集義而已○集義可以生浩然不可為也
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朱子曰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
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又曰生是自裏面
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
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義外之意○非義襲而取之猶非
可以義襲取之也欲以義而襲取之則其義有未集矣故註云
非由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蓋謂之襲便是不
自然○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實本
曰集義只是以直養者義而取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然則所
謂直養而無害者正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是集義所生不兼言道饒氏曰道體義用但上兼說了夫處
故只說集義蓋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氣其體配道其用配義
此說似是蓋配義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之勇決無

所疑憚也饒氏又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諦二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
充
○言氣雖可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云乃此始字正對上餘
註養成此氣之成字蓋氣之始養也則氣實資理以生而氣之
養成也則理又資氣以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曰非義
襲而取之也兩句相發明蓋只行一事偶合於義則其不合於
義者多矣行有不合於義而歉於心則餒如何可以義襲而取
之哉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味此數句看他是下許

多無量底工夫方消得此數句來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信哉○集義而浩然亦由忠
恕而一貫也集義是脩為浩然是得效○自集義而浩然正由
格物以至於知至也○依朱子前註則謂道是義之統體乃其
所以然者故下文只說集義為正○據理而言則有義有道據
盡此理而言則只是集義告子未嘗知義○或說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是帶下句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說非是蓋上文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內無有間心在故註云自反常直是
以無所愧怍無所愧怍即慊於心也非義襲而取之則正與集
義所生相反說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所以發其意也此三
句皆見得義內處註云然則義豈在外哉亦通管上三句詞雖

不待意而自習至○集義者只是直養無害直養無害即是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集義所生者慊於心而發於氣也
義襲而取者有不慊於心者也此皆可見義之在內故下文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如何
見得義之在內蓋心之慊否一係於心之得失此見義之属於
心處而告子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求慊於心而是浩然
之氣無自生矣
○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
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
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既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則亦安能不動心哉則是孟子所

謂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亦是口頭之辭聊答公孫丑孟
賁之言耳非固許其不動心也○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
曰即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外義故不能集義何也以
其不知其爲吾性所固有而不復以爲事也○上文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蓋不得於言中自有義也註云不求
其理於心義即理也其理即言中之義也○朱子曰告子之病
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
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如何不得於義便心不慊豈非以義與心根脉相連耶蓋在
義禮智者是心內物也此義字兼[illegible]仁禮智信單言者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
有事勿正不是兩事[illegible]以七字爲句集義者今
日行[illegible]明日行[illegible]行而不已此所謂集也若有預期
之心則非[illegible]大註但[illegible]以[illegible]字而亦見得所以
下文亦只以不[illegible]勿助長者
○言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又之當自然有
效[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功猶有所未至故但當勿
忘其所有事以[illegible]切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也助長之
[illegible]有事者[illegible]也○必有事焉而勿正[illegible]當一[illegible]時
下事[illegible]○[illegible]氣未[illegible]而助[illegible]雖亦未[illegible]但便不見有[illegible]在亦豈

能久而不[illegible]古今病此者亦多故每[illegible]不滿人意處○朱子曰
助長者[illegible]未至於[illegible]然[illegible]則[illegible]無所[illegible]便要
於得去[illegible]所[illegible]於助長者[illegible]以天理十分爲率
若[illegible]分天理者[illegible]有五分人欲在[illegible]到九分天理者尚有
一分人欲在[illegible]到盡頭[illegible]則有以[illegible]夫天
理之[illegible]種而無一[illegible]人欲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不[illegible]何功不[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育[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何[illegible]
○朱子曰今人[illegible]於[illegible]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
成熟若[illegible]種而待其[illegible]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
矣[illegible]助長者[illegible]何如曰堅白未足而欲自試於磨涅[illegible]可
未至於[illegible]者是也○助[illegible]見於臨[illegible]之際[illegible]由[illegible]不能

忘異作正
助異作忘

養其氣也說長亦有此說○大抵人之集義養氣者往往有此
二般意或忘或助而忘之與助又皆生於正也故註曰其或未
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忘與助長
皆生於正之不得○正忘助長三病亦相因而至蓋有忘而不
助者助則無不忘矣
○但能集義到底正忘助三病俱無有是病者則先正而後或
忘或助無則一發俱無無復先後之可言者豈有先勿正然後
勿忘又然後勿助長之理
○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着工夫不要於氣上着
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着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
着工夫到底

○此數句總是說要集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一句裏面也有
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才得他生生字與取字正反對生
是自然來底取是計較得來底○所以戒之必有事焉而勿正
○勿忘勿助長者正以其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
有事未發而正之或忘或助則是皆欲以義襲而取之者也○
必有事焉當兼分念念合義與事事合義不是只當以事言念
則隨之參之前後大註皆然並言集義則持志自在其中蓋集義
者制事之宜無事只應守者心雖以與做義書曰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可見
集義養氣節度○節度猶言法則也不是節次度數○註養氣
者但當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

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末註意則勿忘勿助長詞雖兩
平實則歸重下句也
○觀孟子論言養氣之制度其在一於集義而已矣夫浩然之
氣非義襲而取之也能有事焉勿正但勿忘勿助而惟一於集
義焉則得矣助長必入於剛則惡不然則折而爲柔且不支矣故
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一生受用全是知言養氣其刻苦工夫則在必有事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甚矣聖賢之爲聖賢不偶然也是何等
樣工夫來
○養氣工夫以一言該之曰集義以二言該之曰直養而毋害
以四言該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實一而

已有事四是集義勿正勿忘勿助長要皆不出一集字之外也
蓋養氣工夫只當在義上着力不消於氣上着力也氣上着力
便是助長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此段近似譬子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謂之宋人何也○只說
勿助長也可矣而必以宋人揠苗爲言者顧其害也必有事焉
一條引宋人亦是誠告子註又云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
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
養而又害之矣要之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者正是不善養
而又反害之也本文必有事焉一條亦只是申詳集義所生一
條之實故文意皆自相會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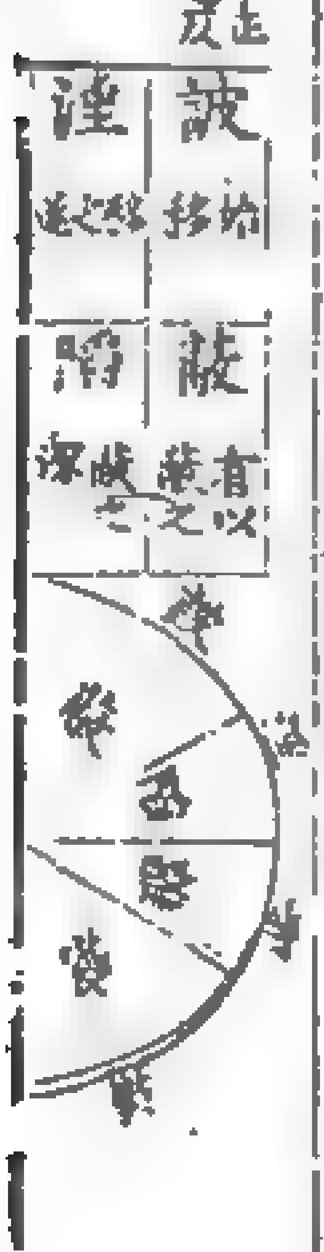
今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爲氣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爲害也至於助氣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則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矣重在助長之害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不可以分賓主不可以集註無是二者云云爲正解本文
○氣之在人多不知養間有知養之者又往往有助長之病謂之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明指斥告子
深言助長之害○蓋天下之知養氣者大抵多坐此病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欲速則不達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就苗上說以見意亦可○或疑註謂然不芸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爲專說苗以証本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亦只是說苗不然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豈天下治苗者皆助長乎亦借說耳此二句註亦是借說養氣者故下即承之曰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豈有上二句說苗下二句接說養氣又縱無此下二句明註在愚終不以証本文爲說苗○大註則必勿助長是無害之凡○又觀下文則不惟害養而又反害之二不能免於正助之病觀此句見得有事勿忘是直養之目勿正句見得告子亦非只是有害者天下未有有害而得爲直養者
只是集義到底便是直養而無害
○孟子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先氣而後道直說也集註曰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所作爲者也先苗而後氣倒緣也一理也互相發也○是集義所生者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大抵語意都從敢問夫子惡乎長上說來故往往礙着告子未集義所生一條本文則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而註云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

何謂知言
據孟子所言非知言乃知心也不知其心不足爲知言因言以知心心總是言之源頭也故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重在知其蔽陷離窮上

詖辭知其所蔽

即其辭之詖若此則知其心之所蔽者有在淫邪遁皆然要看四箇所字詖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實詖有許多樣詖蔽亦有許多樣蔽
○詖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詖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但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放此彼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又安能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至爲義外之說則亦是詖淫邪遁之說也是自不免於四者之病矣詖總之曰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朱子曰之三行
異本不載

邪 [illegible] 離 [illegible] 遁 [illegible] 窮 [illegible]

詖者心蔽而言亦蔽也○淫者心陷而言亦陷也○邪者心離而言亦離也○遁者心窮而言亦窮也○但在言謂之詖淫邪遁在心謂之蔽陷離窮各以類耳理則一也

○詖偏陂也理本平正偏則不正矣陂則不平矣有所蔽者其平正之理在於心者爲物所蔽也如仁義之理人心固有本自平正楊氏乃以爲我爲義墨氏則以兼愛爲仁只見一邊而不周見其全體故謂之蔽也言遮隔也○此四者有則俱有未有詖而不淫邪且遁者則自詖淫邪而來如意必固我一般起於

四書疾引　上五十卷　四十一

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皆不獨立亦皆以類相因而至也

○朱子曰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詖是偏陂此理本自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又曰字凡從陂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嘗以此求之如破字亦是但破字則未見一邊意至於被字則却是周遮意不盡然也推言說得一邊因是心只見得一邊○又曰蔽則陷陷溺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闊遠淫○

○詖辭知其所蔽等內各有節目蓋從大綱說只是陂與蔽而其中却有或蔽於氣質或蔽於物欲或學術之蔽或習俗之蔽然就氣質之蔽亦有許多端或蔽於剛或蔽於柔之類其一曰則以類而分學術之蔽亦有許多端以楊氏蔽於爲我墨氏蔽於兼愛告子蔽於强制之類其言亦以類而分只此四病所該甚廣○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四病起於蔽也既有蔽則陷與離窮相因而見矣○愚謂心之所蔽者淺則辭之所遁者遠矣○知言獨說詖淫邪遁不好邊說者亦是從告子說來此章自此以上前節大槩都是與告子反者蔡氏以爲是指楊墨以好辯章欲起固是事于楊墨皆邪說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云云

謂辭所離窮之失然生於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詖淫邪遁之病而已必見於政而所設施之間大綱皆不是了大綱既不是則本根於而枝葉隨於是衆目俱差了政事亦不必十分分先

四書疾引　一五十一卷　四十二

後故注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不得以生心害政之先後爲或生於心而害於政或生於心而害於事本無先後害則一時俱發此亦互言一時之不同耳○此政字未是有位者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大綱所在政之與事猶大事小事大事一般○或問爲何知言章先說害於其政好辯章先說害於其事曰此亦無說必求其說則緊要害者與楊墨等是邪說等是詖淫邪遁也非楊墨之害先事而後政告子之言先政而後事也然究其至當歸一之說則又似先政而後事者爲正蓋大綱是大本所在大本既受病則其餘枝節可知故先害政而後害事之說爲長

○饒氏曰孟子不欲以知道自揣所以只說知言愚謂說知道

又不如說知言之淺知道只是泛說知道理而已知言則卽人
之言而探見其心術之隱處蓋尤難也能如是則知道又不足
言矣○知言最是不易故前註云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
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解得亦十
分重○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謂不但發於言之病而已也○生
之端微發之迹著試云發於其心生於其政則便不通好辭讀
曰作於其心作起也其端亦微
○蓋所謂知言則只是知到其詖淫邪遁而已然詖淫邪遁不
止爲言辭之害又爲政事之害故兼及之然朱子大註於下文
卻總之曰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則又似
皆爲知言之事豈以詖淫邪遁之辭實生於心旣生於心必害

於政與事邪曰未必然也如此說則是詖淫邪遁之辭害於政
事矣以爲辭之害政事不如說心害政事蓋心之病一路發於
言一路發於政事言病則政事亦病孟子知言之極所以知其
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者何以知之亦不過是因辭之詖淫邪
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卽就此而幷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
政事之必然耳豈不亦是知言之事乎如此說則理益明然矣
故孟子嘗曰聽其言也人焉廋哉孔子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聖賢之知人最憑言辭故孟子不曰知道不曰知心不曰知
人只說知言然則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生於心而害於政事
者非以其言而何哉○知言養氣亦要相通觀生於其心一言
亦可見若養得其心之正亦自無病若非養得其心之正者亦

不能辨此病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說大註云又知其害
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所以明其
爲理之必然也非因自矜其言之必信也故曰孟子知言之極
○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明字與
蔽字相對無蔽則亦無所離窮矣平正通達與詖淫邪遁相反
○其言平正通達而無蔽○平正對偏陂而言正則不偏平則不
陂通達則不窮而離遁矣言有詖淫邪遁之四病反之者獨言
平正通達何也曰平正原其始通達要其終而淫邪之反者在
其中矣言之所以平正者以其心之平正也心之所以平正者

以其理之平正也理之所以本乎正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
天然自有之中在於人人實得此理於心則發於言者自平正
而不偏陂其終至於通達而無礙矣是豈能於其所本然者而
有所加益哉○或問去蔽之道當何如饒氏曰孔子嘗謂六言
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大註又
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不粘着心字看承知其心之失言抑又
可見生於其心非有詖淫邪遁矣偏是指詖淫邪遁則註云又
知其害於其政事之決然爲決一言字及一心字看
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道以理之本體言理以道之
散殊者言○心通於道猶云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
惑也○知言只就知詖淫邪遁亦猶孔子言恕云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一般豈不欲勿施則所欲者必以施於人矣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
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問人在堂上如何便能辨
堂下人曲直曾見儘有魏然堂上召一衆數十人而鞫之或連
數日不得其曲直事情所在而數十人之中必有進而抑腕嗟
鄙其不明以爲此事只用提其端斷其項用其言折其事云之
了了分明直恨堂上之人不得其要領者然則堂上之人豈必
皆能辨堂下人曲直而雜於堂下衆人之中者皆不能辨乎抑
以勢位言乎非也吾嘗觀此而有感焉古者六德爲諸侯三德
爲大夫其下凡有一才一善者位皆稱之所謂自公卿而下位
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者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也其在堂上者必其才其德宜在堂上其在堂下者亦必其才
其德不得在堂上之人揆子此言理之正而當者也非只是以
見識之超衆比在堂上以見識之混於衆比在堂下而已○古
者天子之射其步遠於諸侯諸侯之的又遠於大夫豈其方量
亦須過人然後能服人也五帝官天下五帝亦以爲當然而已
使朱均果足以負荷天下堯舜則以授之亦何嫌哉堯舜亦不
過爲天下主張箇公道而已坐堂上以辨堂下人曲直而已
○謂之人在堂上以其有超於堂下之人也謂之未免雜於堂
下衆人之中以其見識只在衆人之列也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大槩只是善辯

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

然則善爲說辭者亦淺矣蓋言德行以善言字屬德行字專可善
爲說辭則是有言者不必有德善言德行者不期於有言也有
德者必有言也
○學到善言德行地位辭矣所謂有言者必須如冉閔顔之善
言德行方是方可傳後世○言於冉牛閔子顔淵不曰有德行
而曰善言德行者承上文善爲說辭言見得三子不但善爲說
辭而已其所說辭又皆得於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或曰孟之見
恐未及此○問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是亦兼言語德行而
有之乎曰孟之學識粗淺豈以爲只是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
說辭也以此當孟子之善養氣若以理言則亦是兼言語德行
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公孫丑所見果尚粗淺如下文言

子旣以乃所願則學孔子則伯夷伊尹於孔子其高下已判矣
彼乃因言古聖人也一句而復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
乎可見其學識所到

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諸說亦明淺善子勇於自任故先說孔子兼之一句集註若不
然分明提撥然者○稱孔子曰孔子自謂不能辭命者欲使學者
務本而已豈有德者必有言孔子是何等盛德乃獨短於言耶
然謙己者所以勉人也○我於辭命非於命字是爲命裨諶草創
之命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饒氏謂學是人之道不厭以聖人之道教人不倦今按論語註

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則可從饒說○或曰論語一章或正是答子貢之問而公西華應之記者詳略不同耳

○學不厭者求以自明故曰知也教不倦者推己及物故曰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孔子實既聖而猶不敢當爾遜以我爲既聖惡是何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愚每讀此一段以爲孟子既是不敢當既聖則只宜引到聖則吾不能或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亦可今乃又引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却又自家推說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爲不可曉

○一說是明孔子雖既聖而猶不自聖以見己之尤不敢當也

今宜從此說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一段其實是自任而固爲謙拒殊不可曉況下文又明言願學孔子雖顔子亦所不安則非自任以既聖而何但不顯然自承耳消每疑此一節

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顔淵氣質不偏義理完具獨能俱有聖人之全體也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體而微耳○具體而微謂其有全體此微字是自體之微故曰一體謂一肢也全體以嗌嗑不義所謂全體胃而爲之者同○

孔門四科猶乾道之四德四德之元統亨利貞四科之德行亦統乎言語政事文學何也有德者必有言故冉牛閔子顔淵皆善言德行又顔子王佐之才政事之長何如博我以文則嘗既竭吾才其文學又可知冉牛閔子雖無事實可據然舉一亦可以三隅反矣又曰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信乎其兼言語政事文學矣○要之孟子所就雖猶不及顔子然其所志已在孔子則雖顔子亦在所舍矣朱合潛氏曰是誠有不足於顔子者蓋非不足於顔子以顔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又曰前輩云讀孟第一等事與別人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

言與己不同道蓋己之志在學孔子則伯夷伊尹亦爲不同道夫下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然則伯夷伊尹雖皆古聖人亦未免爲不同道曰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如此說方答得何如之問何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故不必依百世之師章說作與孔子不同道○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謂於己不同道子凡得非其所安己之道便是孔子之道百世之師章作與孔子不同道然孔孟同道與己不同道便與孔不同道與孔不同道便與己不同道○或曰不要說與我不同道言與我所願處者不同道也其詞意近婉此乃是一意但孟子尚不如顔子夷尹亦不能過顔子而孟子於顔子亦曰姑舍是矣何必曲爲婉轉

治則進

伯夷無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伴說蓋治亂則退則治而進必
然矣易文言乾初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九只是處遠屬
嘗有樂行之事其並舉言者正是此例○又問伯夷何以見其
治則進曰如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曰非也此所謂求誠義非
求仕也○可以久則久久於其國也○可以速則速去之速也
○問仕止久速如何分曰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故曰去就
之義與出處之分明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亦然方知聖賢言
語之精密
乃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云　云孔子也

不知是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上說抑以事功上說若止以仕
止久速各當其可上說自生民未有孔子則自生民以來聖人
不止都是伯夷伊尹之倫耳伏羲神農黃帝繼天立極之聖皆是特
乘六龍以御天先天弗違後天奉天時者其處孔子之地獨不
能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乎況舜嘗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
澤此亦特上而止也及膺堯之薦於是納于百揆賓于四門以
至於受禪為天子若固有之是豈當孔子之時不能為孔子之
事而謂自生民未有如夫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乎惟以
事功言則群聖之功止於一時而孔子之功蓋及萬世所謂仲
尼以萬世為土者蓋孔子之功所以集群聖之大成一世用之
一世之治也十世用之十世之治也百世千世以至萬世用之
則百千萬世之治也皆其功也如此說則誠有群聖所未有者
此程子事功之說所以最為有功也然此等事功亦非堯舜不
能為夫子獨能為之乃其所處之時不同故耳使堯舜若當孔
子之時道既不得行於當時則亦必將集先聖之大成以垂法
萬世無疑矣若使孔子得為堯舜亦無此事功矣所謂夫子之
聖實有盛於堯舜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此句似只承
上節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而言然以下文放問其所以異數
段証之則又是以事功言大抵孔子只是一箇孔子自古聖人
則自羲皇堯舜以至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倫皆古聖人也以孔
子之時中言之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
之事功言之則羲皇堯舜等群聖人所未有豈孔子一身其時

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事功之盛又集堯舜禹湯
群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為盡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以出處言之則仕止久速各以其
時既為伯夷伊尹所未有以事功言之則刪述六經垂功於萬
世又為堯舜等群聖人所未有信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雲峯曰姑舍是者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
欲學其大曰不同道者孟子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
其全故欲學其全者
然則有同歟曰有云　云
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苟非其德之盛安能以百里而王
天下邪德之盛則近悅遠來所謂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朱子曰以其辭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況於枉尺直尋乎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而有天下

不以土地甲兵之力也德何盛哉其處心之正雖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亦不肯為則其心之正為何如此無實事不如此說無以表其德之盛心之正處此孟子之所以為善辯

根本節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

節目之大也○蓋聖人之所以得為聖人者根本全在德上故德之盛為根本之大然取與之際最是大節目處假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所失者如此其小而可以得天下所得又如此其大彼亦不肯為之其存心之正如此故曰心之正為節目之大也○問根本節目分否曰分何以言之曰凡一草一木根本自是根本節目自是節目二者既不可混而為一則於此皆言之獨無分乎故分如上根本節目之外乃為枝葉

敢問其所以異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分明是高明乎縱使其汙下而不高明者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夫雖汙下尚不至於阿所好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故曰明其言之可信也○宰予者之言本出一時已見而萬世之下無異詞焉益以見其智之明也已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夫子推明群聖人之道以垂後世一世用之則夫子一世之治功也十世用之則十世之治功也百世用之則百世之治功也千萬世用之則千萬世之治功也以此言之其理賢於堯舜且遠亦宜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此程子之言最為有理但亦未審宰我本意果是如此否如下條子貢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亦盡以事功言乎抑又是宰我子貢有若自見夫子之聖而不及見羲皇堯

舜之聖故以為前此所未有乎周人謂武王克商之功于湯有光然以今觀之武之功亦未必過於湯也如伊川謂明道曰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而後人稱邵子朱子亦皆謂秦漢以來一人又何其一人之多耶愚此疑人未有不以為狂妄者

竊以為群聖人之道皆盛行於當時而寖微於其後獨吾夫子之道雖湮晦一時而愈章明於後世吾夫子之道明則群聖人之道亦隨之以不墜矣此天下之所以通祀夫子而共宗其道無或間然者也由漢至今世振一世則後乎千萬世可知矣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此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子言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

其當日之德在當日者旣與其人俱往矣而禮樂之遺於後者
尚未與之俱亡固可即此而推之○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
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是大槪說七大凡云云○如舜之德
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皆於其樂見之政乃其施於外者德
乃其得於中者○或以德爲功及物者依上節事功例也曰此
處甚難解有子之言未必主於事功雖宰予之言亦未必然也
傾今人未之信耳程子事功之說極爲有功但虛心平氣而玩
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則似有未盡然者曰然則夫子之德果亦
有過於堯舜群聖人者乎曰不然也然則三子者何以言之曰
羽子之德雖亦不過堯舜而三子者親觀夫子之聖而知之真
至於堯舜則不及見其謂夫子爲尤盛於堯舜固亦宜也○然

則夫子亦有樂乎曰有子與人歌擊磬於衛弦誦於陳皆樂也
不必謂只和便是樂爲問字說不去
○見其禮而知其政云云孔子亦在其中子貢所以知夫子爲
生民以來所未有亦以此耳如夫子溫良恭儉讓在鄕黨而恂
恂入公門而鞠躬之類此皆夫子之禮也禮之行於身者無過
不及周旋中度如此此其見於設施者順天理合人情無偏無
陂有紀有綱可知矣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蓋必有所謂立之
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夫子之樂雖無所考然必有聲氣
之中和節奏之克諧有所謂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者
於此味之則其德之盛中正和樂粹然無偏倚駁雜之弊亦可

知矣
○凡人皆然不但王者今人但於禮度之間從容中節是必有
設施措置者矣此理可必
○但只發於辭氣之間者也洪亮而氣調平和則其所存所發
可知其矣子貢之高而精也宰我有若之言俱不到頭
有若曰豈惟民哉
有若本意只是說民類言其曰麒麟之於走獸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特用以比況耳故下即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
首一言之意也而下又繼之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只承聖人
之於民亦類也說不必兼麒麟鳳凰山海河潦且蓋之所主蓋既露
出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則不必復指麒麟鳳凰山海矣彼皆客

辭客意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二句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
衆人也
○此二句似當作出猶離隔盛其股執其隨之例看拔乎
其萃又是形容中明那出於其類一句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
前聖所未發○依程子他日謂横渠西銘與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則其擴前聖所未發者只謂養氣而小註乃曰指養氣
與知言而言也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之意亦見是擴前聖所
未發○雙峯小註所謂開其端承聖道云云者全不可曉
以力假仁者霸章
此章論王霸之辨最爲深切而有以盡王伯之辨只是誠僞之
分王者但有其操術固有誠與僞之異而人之應之者亦隨其

伯異作霸

異作霸

異作霸

霸之八行一字脫焉

所感而異然則天下之理其得失可以坐判而有世道之責者
宜知所自擇矣○此章仁字宜以天理之公言
○孟子意謂人有恒言曰王伯究其所以爲王伯者何也如本
非有爲仁之眞心乃以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借事以爲仁者斯
則伯矣然伯者由來必有大國苟非大國則無其力無其力則
亦無其仁也無其仁則亦何以能霸哉若夫理得於心之謂德
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往而非仁 蓋擧四海人利物之
實事也斯則王矣王者之仁只自胷中流出無假於外故王不
待乎大國矣如湯以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百里而王何待於大
哉○王字或讀如字或讀去聲未知孰是
○按此章言王伯之辨只讀如字亦可謂以力假仁者是伯也
四書案引 二十五一本 三十五
以德行仁者是王也蓋仁一也有假於外者有出於中者若作
去聲則是謂以力假者伯諸侯以德行仁者王天下若作去聲則王
伯字解遂則平声 ○王則朝諸侯以有天下伯則挾天子以令諸侯而
其名實俱不同大抵行伯道而伯行王道而王此王字亦去聲
謂以力假仁者是伯便只是伯諸侯而已謂以德行仁者是王
便是王天下者義亦兼之蓋其道如此則其功効亦如此所謂
行伯道而伯行王道而王也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若據此二句則似讀去聲又較明白易直蓋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下面無而王二字是得上面是去聲然以行王道而王
一句例之則皆平聲但義不同耳更以質諸高明者○此處有

讀作去聲則上章雖由此伯王不異矣亦當作去聲而大註所
謂如此而成伯王之業與此章註論王伯者多矣王字自爲平
聲前篇寡人之於國也章註曰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
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則王讀作去聲
爲長○以德行仁者王朱子曰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
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
色不殖貨財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
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
○按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泰誓曰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其所行者固皆
四書案引 上五十一卷 五十六
仁也○饒氏曰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爲主其事爲義孟子不說
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
蒐示禮皆是假仁處○愚按饒氏引伐原示信大蒐示禮謂假
仁字兼義禮智固是但詳左氏本旨則示信禮於以力假仁及
大註中假借其事以爲功以力服人非心服力不贍等語俱不
切○按假借其事以爲功如救邢存衛定襄王定王世子之類
方是假仁之功然此非以其力亦不能糾合一時諸侯以爲此
事蓋其心不信於人故須以力驅之耳如湯征自葛始天下信
之則不同矣
以力服人者一條
○此節又是釋上節之意言伯者之所以必有大國與王者之

而以不待大者其故何也蓋一是以力服人一是以德服人以
力服人者其人則既服之矣然非心服也乃爲力不贍也此非
有大國則人得以力拒之矣是故必有大國也若夫以德服人
者非有所挾也乃其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
於困厄流離而不舍去者孔子豈有名位勢力以驅之哉信乎
其爲以德服人者矣故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即以德服人之說也王之不待大也可見矣
○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違力去服那人也
義亦小異當辨○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苟非大國
則彼之力亦贍矣○下條虛空突出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字蓋
上文已藏得有以力服人以德服人意了如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也一條雖未露出仁字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遠
便是仁了故下文即承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與此相同○
伯必有大國端的是以力服人王不待大端的是以德服人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自古帝王得人之心悅誠服如成湯之
東征西怨文王之應爲質成武王之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是之
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三年成都天下悅
而歸己與夫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禹執
非心悅誠服乎而必獨以七十子服孔子爲譬者蓋孔子布衣
耳初無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咸心服之
而無所强此尤可見其心悅誠服處故朱子曰七十子之服孔
子全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

真可以於質將矣○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故詩傳云無
思不服心服也蓋本孟子與中庸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思不
同○王伯之辨誠僞之分只是德力二字○不可謂上節是言
王伯之心誠僞不同下節是言人之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
此蓋下節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德力二字便是王伯之誠僞矣
不用於上節所案也下節正是申解上節之意○齊桓小伐楚
陳大夫轅濤塗謂鄭大夫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二國必甚
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
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
齊侯悅以申侯爲忠與之虎牢執轅濤塗是年冬叔孫
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請成歸轅濤塗以此事
觀之則知當時假若齊桓與吳爲後哉若天淵懸隔矣

仁則榮不仁則辱節
預收賢能以實吾國一旦國家可以有爲則遂及時而使賢者
能者各效其力以明其政刑則吾仁矣如是則雖大國必畏之
矣仁則榮理固然也○政謂明其政刑處不要入賢能然則仁
君自是本於其上言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欲何爲曰集註既言
之矣賢者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者在職則足以脩政而
立事是也○蓋見正君善俗脩政立事矣又何爲至此方可及
是時明其政刑且上計兩足以字好看是未見於脩政立事然
既有其人則已足以脩政立事正君善俗亦然且正君善俗亦

不是空坐無爲者政刑二字盡之矣○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
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上則指其人指有德之人也
德字單言則兼才才亦是德之用如才雖不其然乎才亦兼德
下句賢者能者皆士也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或
者以爲賢者尊之才則育之而已是何也賢有德故特尊之以
彰有德也此説最鄙蓋此德字兼賢才也必如其説則此一命
桓公不爲當時諸侯不用賢才設只是爲諸侯待賢才無分別
説恐非本章之旨尊賢育才與養老慈幼無忘賓旅均一類也
○依大全當作兩樣人饒氏説以能爲賢者之能也居是位則
有是職然者則并合説亦未爲孟子本意但其謂如此説則賢
者閒無職底人亦若畏□者未必無能但以人君所以處之者

所重在德故尊之以高位以正君善俗有德固可尊夫才有才者
未必有德如爲宰相亦有宰相之事爲三公亦有三公之職豈
皆不任事耶但其所重在德耳○賢者在位尊賢也能者在職
使能也在位在職自不同○雖驟經首篇第三條又重之以脩
飭註云能取名能屬名力故有絶人之才者謂之能○當以下
文及是時般樂怠傲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閒暇乃明其政
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是無敵而不城
野之爭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
怠傲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傲故云及是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云云侮予　鴟鴞四章此其第一章
○此章亦是爲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
之穴隙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
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輔氏曰疑當時流言
必以爲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爲已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
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此出鴟鴞之詩然所謂鳥
非指鴟鴞鴟鴞鳥之害也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
畏之○今此下民註曰在下之人詩傳曰下土之民一也蓋鳥
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其實鳥雖善爲巢下民無知者
將莫知之何耶以意逆志可也大抵纏綿根固則能免於飛簞
射彈崩頽之患而已爲鳥言向來有巢時每被人驅擊今既有

巢可安人莫我奈何矣○或敢侮予或即下句誰字也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知道只是知道理他不要説是治國平天下之道蓋率性之道
亦道也治國平天下之道亦道也但不宜先説出下文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道斯在矣知道云者其知此而已知道是通套
字靈峰之説稚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云云
正韻般旋也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
此所謂縱欲也怠惰也傲恣慢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
怠傲以靜言○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傲則不暇貴
德尊士此説不必從與上文對反置矣○般樂怠傲不恤政刑

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姦欺是宗是用矣自與本文相
反對不必如饒氏所分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禍福榮辱也自已求之者仁不仁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亦做
鳥說故曰予鳥自謂也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之篇第六章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傳云聿
發語詞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
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求而自得矣
○言猶念也大抵言者心之形念之所在也故解之為念凡人

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心存在於是則其言亦不覺出
於是不曰永念配命而曰永言配命亦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
○命天命詩作天理
太甲曰天作孽云云可違
皇極外篇第三十一板曰天之孽十之一猶可違人之孽十之
九不可違○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誠猶可避至於放僻邪
侈以陷乎罪姦盜詐偽以失其身者是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而舉天地之間皆為牢獄也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賢者尊之能者使之便是俊傑在位處俊傑 任位言在位皆非
揔充庸劣之徒也○俊傑即賢才故曰才德之異於衆者以其

異於衆故曰俊傑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市字儀義不與廛字相違
關譏而不征 關字譏字相違不與市字一例助字
耕者助而不稅 耕者與市字不征一例
廛無夫里之布 廛字與上廛市字耕者一例大註市宅之民已賦其廛此廛字帶賦字又與本文小異
天下之士民中俊秀○天下之商任市曰商○天下之旅任途
曰旅○天下之農以耕曰農○天下之民以居曰民 其實民未必不為農
與之商亦未必不為農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市與廛亦不同市是大統名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者
法而不廛 [illegible]市之[illegible]

以叙次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而
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 價音 ○以質劑 劑音 結信而正訟
若今[illegible]條[illegible]之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
罰禁虣 虣音 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
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
販夫販婦為主○孟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後稱有司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 云 征商自此賤丈
夫始矣此可見廛以抑逐末之多者而少者不必廛之意○逐
末者多則廛以抑之者為其厚於利也○少則不必廛者
廛以居之亦不取其廛之稅也○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
是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illegible]

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職雁之屬皆在焉後一區
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入公卿
大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也其作之
争訟譏察異言異服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
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此是廛無夫里之布之廛

都邑之圖

民廛	右社 前廟 左祖	民廛
民廛	公宮	民廛
民廛	後市廛	民廛

後市之廛是市廛而不
征之廛市四面皆有門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指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

廛無夫里之布
周禮之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孟子本文夫里之布布字內附帶征字周禮夫家之征征字內
亦附帶稅字正是一例不可謂廛無夫與里之布也不可謂民
無職事者出夫之稅與家之征也○廛無夫里之布夫字
內附有家字布字內附有征字征字內又附有稅字○宅不種
桑麻者此主宅內言謂荒其地也○民無常業者此主游手游
食言常業謂工之作商賈之貿遷貨財也不兼士之學言只指
市宅之民亦似不兼農言故小註載鄭氏曰宅不毛者出里布
農不耕者出穀粟無職事者云云此上條自有士農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布縷
之征也一夫百畝之稅粟米之征也一家力役之征則力役之
征也名色只有三項至今亦只是此三項如方物之類則皆
附在布縷之征內也
○夫里之征先王設此本以罰游惰之民非常賦之制也如市
宅之民已賦其廛猶為常制今既廛之又令出夫里之布不以
為罰乃以為賦戰國之君至是亦不復知夫里之布之所自來矣
可嘆哉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謂一切取者謂其不問其宅之毛不毛
與常業之有無而一切取其夫里之稅也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此不是罰辭曰凡無職者一而已載

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
不耕之後乃示罰之法也閭師承上文九職征民之役乃常法
也均一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法何也蓋古人於游惰不耕及
商賈末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如關市或譏而
不征或征而不譏者常法也征者所以抑之也閭民或出夫布
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征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罰其無
職也
○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是惟正之供者常法也
此所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都
是先王所設以督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之暴君污吏乃承之
以為常制之名色遂使民不聊生爾或曰恐只是此三者之稅

前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恐不復行矣曰然不當取者且取之其當取者固有遺而不取乎豈孟子欲諸侯爲竊道乎○文獻通考卷之十户口考載師所以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註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橫渠張氏曰夫家之征疑太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婦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或一家五人謂之家

○馬端臨曰云云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重疊出邪抑是只一夫則使出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太酷乎若有餘夫或五口以上則令出一家力役之征耶以大抵布以里計稅以夫計力役以家計家者八家同井之家也有大役有家如此否則是

未免幷出也蓋罰其游惰不得不重不嚴也如酒誥酒之刑亦甚重

○市廛而不征之廛就市上廛之故曰廛市宅也此是前朝後市之市廛無夫里之布之廛字願受一廛而爲民之廛也蓋在田與在邑之宅也故下自云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前主商言此主民言其集註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者言其在市宅有賦則非宅不毛與無職事者當應役令出此夫里之布哉前儒解以廛市宅也此節則仍之不別解廛義爲可疑

○一說雖均爲市宅但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市宅似較明白

○一說市謂都邑之市與在田在邑者故不是○二廛字大抵不問蓋在市之廛商賈貿易之所也似鄭貴以種桑麻且在市爲商

便非無職事者矣

○總只是一箇廛廛是民所居以爲市者先王之時逐末多者上則廛之而不征其小者則惟法而不廛至戰國時不復問其逐末之多少一舉皆廛之矣既廛其居又征其貨又以額外所罰游惰者之夫里之布爲常額而併取之非惟受在市一切之賦又併出在田無名之征蓋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決然指市宅之民蓋一在市宅便是爲商爲商便是有職事有職事使雖責以種桑麻矣戰國時都不問但見前時有此名色便以爲名而賦於民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廛宜不爲市而亦非在野者甚不可曉按滕文公註曰廛民所居也似亦可爲市故曰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則其自市亦可見矣蓋是就居民之有貨市者以爲廛而不征其夫里之布也故人曰民野人之稱然則市廛而不征之市與廛無夫里之布之廛自有分

信能行此五者

此五條且條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則言當時人君誠能云云

○一說上五條言王者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歸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歸云云未則言今之人君誠能云云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吾爲其父母則彼爲吾子弟矣率子弟以攻父母其誰能舉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若亦

[illegible]人心只[illegible]能[illegible]謂人心慈愛惻怛才見人便發將出
來也○不仁者非是不忍人不忍害人也○天地以生物爲心
云之心以爲心天地無心而成化此何以云以生物爲心邪
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則其所主宰者在此此便有
心之道畢竟天地之心不得似人之心靈活何也動物則有知
覺故其爲心也活靜物便不如此矣此動靜之分也草木亦是
靜類不能運動或曰木動物也何以亦無心曰水對山則爲動
其實亦靜也其流行衝激號鬧者勢之所激也其潮汐者
氣之嘘吸所使也草亦隨風而動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
者若作陰陽對看則春夏主生秋冬主殺復所謂復見天地之
心者也若天地別無勾當惟以生物爲事春夏秋冬往古來今
四書家引　上三十葉　六十五
生意流行則春夏主生秋冬主成同歸於生物也所謂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者也天地生物之心只是元亨利貞
○眞氏曰天地造化無所作爲往古來今生意周流萬物從天
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
人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是竟亦只是氣即乾元坤元也
天地無心而成化以其有生生之理在也○問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是說性是說情曰是亦情也故下條將怵惕惻隱言此即
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因論惻隱而悉數之則與不忍人之
心一類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爲四端此一章重擴充此章有
一節當做大旨看自所以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以下總是

中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是說人當
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前只言不忍人之心後無言四端
分明仁統四德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由仁義行者也不待著力察識而擴充之
察識擴充其次致曲者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是自然能充者也看斯字最緊○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
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爲他隔着流不出來
故人皆有所不忍而人須達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則須
察識擴充
四書家引　上三十葉　六十八
惟聖人全體此心○全體字與上文物欲害之一句相反照本
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無全體意朱子解之以爲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何以便有不忍人之政耶先王全體此心無物
欲之害故也此朱子釋經之法
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是先
王上照出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則自無用於察識而推
之義○大註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攻衆人俱有
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之政事同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一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
不寒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

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
非為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之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不然是隔着先王一段了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illegible]
怵惕惻隱四字不忍人之心之目也其形容也怵惕在先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句何以不首引在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之下而至此才引出曰引之於此以其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隨感輒發有不容遏者朱子所謂纔觸着便是這箇物事
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腔子是指身不是指心滿身
都是這生生之心所在也故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凡知痛
癢處都是仁腔子是活底字不指軀子也朱子曰猶言軀殼耳

非惡其聲而然也
是惡被不救人之名莫氏謂不仁之名愚謂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皆有惻隱怵惕之心只是乍見時光景未說至救應亦
當辨也只用不仁之名說然既怵惕惻隱則隨而救之矣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是非是活字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因情以見性也性無而情有
心統性情者也○承上文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
智性也心則統性情者也心既統性情故惻隱羞惡之屬亦曰
心也○以其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必於此露出仁義禮智者見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所自出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未有有其外而不本於內
者故又言此云　云朱子曰論性只見就情上說他日人問何
以言性之善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誠以
四德渾然在中無迹可見故只就其發於外者而指以示人耳
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也
此二句是起下句自賊其君之意謂之猶其有是四體蓋以見
其必有也言尤明切○或言人之有是四端也此四端指性謂
前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四句言情為人所必有此言人之有
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也三句言性為人所必有此說非也端
是見於外者非性也如云仁之端也仁在內而仁之端則在外

矣為此說者蓋不知此節上二句是起下句之意
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此句人皆以貼在自賊者也愚謂
不然只推原所以自謂不能之故○謂其君不能者不勉之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擴推廣之意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也有所不為而達之
於其所為也即中庸所謂致曲 註知皆二字緊要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若火始然泉始達所以日新又新有不能自已如此者蓋因其
有而充易為力也若非本性所有安得一擴充之而遂沛然烽
然之不可禦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此是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明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事父母亦須用四端無四端則不孝矣何以事父母

大註知皆即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云云 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
隨處發見者言又云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知皆則此擴
廣而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云云 此
字所指不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於天下可運之
掌上自然也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云云 保四海勉然者也其
道一也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有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

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
掌上矣

○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二章皆爲
當時諸侯發○足以保四海大抵此亦爲當時諸侯言故曰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樂天者保天下天子不仁云云 四海皆是
主在人上者○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
有條理人之性情即心之體用也本然全具體也即四德之渾
然在中而未發者也各有條理用也即四端之發於外隨感而
應者也雲峰之說自明矣○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
成名無專氣成名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曰土矣又何謂無
成名○如知縣之名專治一縣知州之名專治一州此成名也

王旺

火

金　土　木

水

饒氏依此看則似
有定位成名專氣

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此五行說得廣○雲峰曰按饒氏云以
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未嘗無定位
無成名無專氣不可執一看此說未[illegible]願正之曰愚見朱子之說皆是就
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十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
木位乎東木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水不可以南如中間專點則
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
○一二三四位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

八日
○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
然無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無成名而名無
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又云
分看則論土於四方之外是猶論性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
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此說亦是妙○無定位無成名
無專氣無定位以寄於木火金水也無成名名寓於木火金水
也無專氣氣貫於木火金水也
○木位乎東金位乎西火位乎南水位乎北皆有定位也而土
則惟定乎四位之間是無定位也木以生發爲名火以明盛爲
名金以堅利爲名水以源活爲名此皆有成名也惟土則惟定乎

一氣一本以氣

王 旺

四者之中是無成名也○至若木火金水各得生長收藏之一氣
是也皆有專氣也而土則爲寄乎四者之間是無專氣也○定位
成名以質而語其生成者也專氣寄氣而語其流行者也有是
位則有是名故以名次位四時寄王以氣言也○或說孟子專之
字也故五行謂之孟土而終亦可謂之從土而始亦可至土而
信便是四德中之太極五行之土亦然皆居中以生寄爲終始
終者歸於土也從土而始者資生於坤之序也○其謂天一生水
者資始於氣之理也故多用天一生水之說
○一說不然以土爲四行中之太極也蓋五行皆吾也太極其
理也未詳也
○一年四季各九十日土寄旺十八日是得五分之一則水火
四書 十五卷 七十三
木金之成終爲土然即成終以成始如水之成終則生木是之
木木之成終則生火所謂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也
○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如每季九十日各除末十八日
爲土春木末十八日爲土則木之所以生火者此也夏火末十
八日爲土則火之所以生土爲旺又因以生秋金者也秋金末
十八日爲土則金之所以生水者此也冬水末十八日爲土則
水之所以生木者又此也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孟子曰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於函人哉然以其術言之矢
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一何其不仁函人惟恐其甲之
不堅而至於傷人一何其仁巫匠亦然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

役當作設

生又何其仁匠者作爲棺椁利人之死又何其不仁此無他皆
術使之然也故人之於術不可不慎也此術字不只是藝術而
已然矢函巫匠所治者亦不可不謂之術也本文惟恐字大註
二利字最重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孟子此譬喩有戚及之
者曰矢人似不仁於函人然爲矢者得矢以射賊則不害於仁
爲賊者得甲以自衛則函人之助虐爲惡爲人祈生亦有罔之
生也巫而免者匠者作爲棺椁死者人所不免而無棺椁則委
於溝壑由是言之匠之仁大矣

故術不可不慎也

此句最重字一生受用萬古光明亦自善擇術來與節之意
非爲矢函巫匠役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矢人
四書 十五卷 七十四
性恐不傷人匠者利人之死習之不美也術不善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云云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是昧於擇術也○昧於擇術便是不
智不仁不智了方爲人役一說不智內含爲人役意詳下文亦
然○仁爲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則仁道之關係於人者大矣莫

之禦而不仁不智孰甚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得之最先不是得仁在義禮
智之先朱子曰人得那生的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
是形以生也○得之最先此句當依小註說方有是心斯具是
形以生也不然則本註天地生物之心一句可去了只云仁義
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亦俱完

了又何必再用天地生物之心且此註是有集註後人問之詞
當從○得之最先已有尊爵之義兼統四者亦爲尊爵之義
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味此一句則知天之尊爵也一句
是緊帶天德之元上說故註引元者善之長也其曰得之最先
是有人以得之然且以付與之際言是主天言也故下註曰在
人分明一天一人二字對說然又不可截斷爲二意既謂之二
則爲人矣
○夫仁天之尊爵也猶云誠者天之道也就人分上指出天說
兼統四者○看來只是兼統義禮智如何說統四者曰有仁之
德有仁之義有仁云云之智豈不是兼統四者仁兼統四者則仁當任字也
○仁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亦爲單言則包四者之義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於安字較見人當常在其
中而不可須臾離一句於宅字較見○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
良貴此句於爵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者此句於尊字始見
是不知也不仁不智止 人役也
夫人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
不明而不爲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又不知矣不知則憒
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之之足貴而自流於污賤
之歸矣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滄浪之水濁斯濯足
矣○以用工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
後智故上文云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下云不仁不智○不

仁不智以不仁故不智此與上文爲序不同故真氏曰仁智二
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知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曰
慶源之註當從○一說與上文同言以不仁故不得爲智也曰
不然觀此條註曰以不仁故不云云之所從然則兩故字不同
耶又以下文註曰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
其中矣以此照之豈非以不仁故不智而無禮無義耶又何必
曲爲之說以强合於上文耶新安慶源盖亦欲合之而不可得
故別自爲說也
○不仁不智云云役也人能仁義禮智則天爵既在我人爵當
自至有自然之安無陷溺之危何至爲人役此理也亦勢也故
孟子雖尊言仁義而未嘗遺利也○人役而恥爲役以下皆是

激而進之之辭
如恥之莫如爲仁
其初所以致此恥者由於不仁故恥之則莫若反其所爲而爲
仁
仁者如射
承上文如恥之莫若爲仁說爲仁便是仁者○仁者如射一句
之下皆就射上說而爲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猶有爲譬若云云
九仞以下皆就掘井而有爲者必底乎成之意亦在言外
仁者如射云云已而已矣
愚謂似爲當時諸侯言諸侯之反求諸己如何如貴德而尊士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云云畏之矣何至爲人役之有前章亦以

此爲仁也○反求諸已脩德自强也○反求諸已而已矣本文
屬射者饒氏一說甚當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非是說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內喜
聞過而勇於自脩故有善可稱而令名無窮也故有過不喜人
規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矣
禹聞善言則拜
禹聞善言則拜反不若舜之不拜者猶有物我之分也猶是未
免見善之在人也既見善之在人則亦若未免無見善在已之
痕迹耳故曰大舜有大焉然非孟子斷不能別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上五十卷　六十卷
學蒙求引
善與人同內無撓於已外無德於人真以天下爲一家氣象是
其次第視聞善而拜者誠爲有間矣非孟子不足以識此○善
與人同無物我之痕迹在胷中也
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
朱子曰一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
此耳○二句只是一事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舍已從人
已字重從人即是樂取諸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已之未善
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
不已之心也○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說
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朱子曰舍已從人言其不
先立已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亦人也

爲也○又曰樂取諸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有善則至誠樂取而
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亦人已爲一○樂取諸人以爲
善以爲不知善之在人舍已從人以爲不知善之在已何以言
之曰舍已從人者其心只要可當而已不以善爲已有也若有
以善爲已有之心則自病其已之未善而欲文飾以爲善而不
能舍已必矣若究其極則當合二句言外不知善之在人內不
知善之在已非惟不知善之在已其無係吝氣象亦若不知未
善之在已也○下文無非取諸人者一句當無物我兩忘之意
愈見得當合二句言外忘其善之在人內忘其善之在已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
耕稼謂耕耶稼也稼以禾言詩曰在田曰稼○孔子曰十室之　二八
學蒙求引　上五十卷
邑云云丘之好學也觀於舜又可徵矣方遜志先生曰誰能百
無爲以致孔與周
取諸人以爲善
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是與人爲善也
與猶許也助也許助二字亦難曉今姑以近語釋之取諸人以
爲善則是引其人以爲善矣所謂許助同是引之之意○取諸
人以爲善自他人觀之只見得是取人以爲善而已不見得又
是與人爲善也唯孟子則便見得至此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以與人為善為莫大之善然則聖門之心何心哉故曰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此章言
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
出於誠也禹聞善言則拜拜出於誠也舜之舍己從人又不待
言矣子路之喜聞過禹之拜善言舜之舍己從人同一樂善也
○彼此之間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人己分彼此
子路聞人告以過而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間也禹聞
善言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間也故下三句俱通三
人說朱子統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
殊也朱子之說理一也聖賢之言時有足前人之所未備者此
類是也如綱目王何必曰利然改王字為君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
此條是節節說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是亦
不立其朝不與惡人言非但非友不友口亦不與之言○或說
不立於惡人之朝只是非君不事曰非也宜別說更深一節且
如孟子不仕於齊梁然豈不亦暫立其朝耶又如人臣嘗為君
使於隣國春秋之時常有之豈不亦暫立其朝耶與人言亦未
便是與為友也今人所與言亦多矣豈箇箇便是友耶○塗炭
塗是泥炭是木炭言水火之分也故云民墜塗炭○坐於塗炭
也通鑑曰漢孝武皇帝二年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降集覓云元元塗炭者元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民陷於兆
塗墜於炭火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
○鄉人又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
節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居見得如此也
其冠不正○鄉人之冠不正也
是故諸侯有善其辭命云云
此却是實事自推惡惡之心至此文勢相連
○詞命雖善而其人未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
禮斯受之矣
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只就諸侯說界八亦可知解其不受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清
之極也真是聖人之清非尋常之清○不屑之屑趙氏曰潔也

一說也○蔡氏曰動作切切也又一說也○不屑就言不以就
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此朱子之說又兼二說也惟不潔
之故不切切之也故兼說得非調和之謂
推惡惡之心云云焉
此無實事而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耳○是故諸侯有善
其詞命而至者是故二字承上文
柳下惠不羞汚君
柳下惠姓展字禽名獲居柳下而謚惠故曰柳下惠蓋後人尊
之之辭故不姓名字之
○不羞汚君不卑小官是進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
其道則未免於遺逸阨窮矣然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所窮

深於遺佚
○夫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知也惟不隱賢必以其道去 云不憫
是和而介也夫和而介則雖不絶於惡人而實未嘗於惡人故
其自言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而露背裸裎而露躰於我之
側其無禮如此爾亦焉能浼我耶惟其不能浼我故常由由然
與衆人並處而不自失焉自進不隱賢至不自失皆是說他介
處○惠所以由由然與之偕者恃此而已不然則亦不能終其
和矣此所以爲聖之和○援而止之而止言欲去之際援而止
之則亦止也從說○由由然惠由由然也○與之偕之字指爾
爲爾者言不必拘袒裼裸裎
是亦不屑去已

言不以去爲高而必於去也○遺逸與阨窮不同遺逸是去位
也阨窮是困也阨窮是遺逸後事○不屑去已不屑去之意何
以見得盡是所謂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故不屑去有留
之則亦留也故三黜三仕
伯夷隘柳下惠 云 云不由也
○伯夷雖是聖之清然既專於清則有當和處亦不能爲和矣
此其弊之隘也柳下惠雖是聖之和然既專於和則有當清處
亦不能爲清而玩視一世只和光同塵矣此其弊之不恭也故
君子可由其清而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而不可由其不恭○
不恭朱子謂是待人不恭語錄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看如
袒裼裸裎於我側是已邵堯夫正是這意思如皇極經世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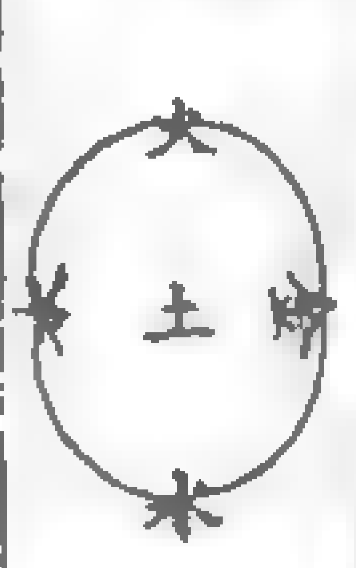
封做十卷題云天字上王堯夫○愚謂是有特於後世爭雲之
意思詞氣淵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正是不恭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不如地利
〔天時〕孤用兵所恃者而第其輕重示人當知所重也
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支干不出於時日孤虛王相不出
於干支蓋時日有支干而支干有孤虛旺相也○天時二字兼
時日支干孤虛之屬時日時字對日字說孤虛王相是時日支
干之孤虛王相也支干又是時日之支干兵家蓋只就孤虛王
相上論吉凶○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輔氏曰時十二
時日十日二說不同按以四時恐用不得干支推筭恐是十二

時若作四時只須分作十二月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方用得
干○大抵是十二時若依四時則是日之長短猶守○時四者
時謂四時主蔡氏說該十二月在其中日則該十二時此猶春
有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該之也皆以五行相生克論如十干
則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
癸水十二支則東方寅卯木南方巳午火西方申酉金北方亥
子水中央辰戌丑未土而又有納音之五行如甲子乙丑海中
金甲乙不爲木子不爲水丑不爲土而總謂之金也丙寅丁卯
爐中火寅卯不爲木而丙丁仍爲火也此又別是一道其說見
於丑章下篇云甲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
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巳亥二位數四甲子乙丑屬金

道一作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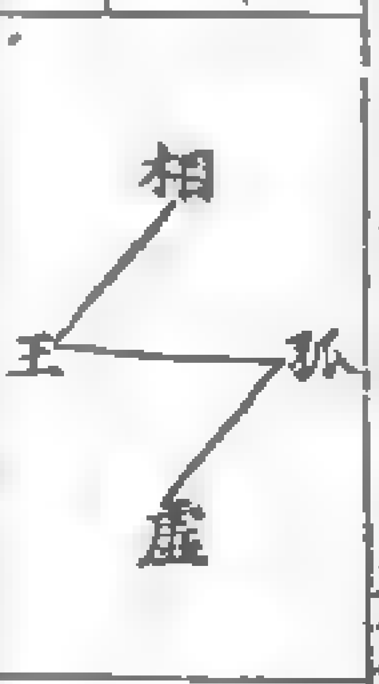
者甲數九子亦數九乙數八丑亦數八二箇九二箇八共成三
十四除五六三十數零有四數故納陰屬金又如戊辰己巳戊
數五辰亦數五己數九巳數四共成二十三除五四二十數零
有三數是以納音屬木○孤虛一類然孤自孤虛自虛○王相
一類然王自王相自相○之屬二字所說者蓋其在兵家不止
孤虛王相而已○孤即空亡且以甲子旬論空亡曰甲子旬中戌
亥是甲戌旬中申酉是甲申旬中午未是甲午旬中辰巳是甲
辰旬中寅卯是甲寅旬中子丑是○問何以謂之空亡曰甲子旬
中道至酉而十干足以無戌亥為空亡也空亡即孤也甲戌旬
中道至未而十干足以無午未為空亡也餘倣此○虛者子實
則母虛如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

○旺相者如春木旺木生火則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旺
者為主相者輔之○旺相孤虛似是元亨利貞之意先吉後凶
者蓋由靜而動遂害為先之義○旺與孤相反對旺之所以旨
生者為虛而其所生者為相相連於上下者也



兵家論孤虛旺相大槩如者今家所論不出五行而已乘時者
王所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如木長金克火能
克金亦得火以制金金長火克水能克火則金得水以制火然

下有地方與天文如何秦苻堅伐晉秦群臣曰歲鎮在吳伐之
必有天殃是也然亦有不拘者如紂以甲子亡武王亦以甲子
興之類此見人和為重也如苻堅滅燕亦犯歲而克蓋苻堅協
衆情而伐燕違衆心而伐晉也孟子之言於苻堅一人亦足驗
矣○次乎王者為相得其助也敵乎王者為孤以相克也生乎
王者為虛子實則母虛也大意蓋如此未得其明與其詳



天時地利人和看來兵家天時一事亦甚甚靈者如春秋世歲

星在越而吳伐之三十六年越卒滅吳苻堅時苻堅犯歲伐晉卒
以敗亡當其將伐晉時其臣諫如歲星在晉不可伐堅曰我昔
滅燕亦犯歲而克不知肥水之敗燕慕容垂遂以復興燕業夫
時亦有如此不與者況於地利況於人和乎○然天時終不如
人和歲星在越而吳伐之年為所滅者非獨天時之不利越無
罪吳無德吳特強好大耳敵致崔高入關之年歲在東井井秦
分也而秦見滅何哉秦實無道歲星不能為福而反為禍也又
如周武以甲子興師而勝紂亦以甲子興師而敗宋劉裕伐南
燕以七日而勝故曰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章

此條中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

城非不高也條
此條中地利不如人和，就守字上說○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
故亦爲地利。按上註，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人和得人心之和，不離叛也
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條
此條重在得道多助一句。其封疆山谿，蓋不主地利言。此節無
地利字，言得人和之所以在得道。此聖賢之兵法也。所謂不戰
而屈人兵也○此段極言有國者當務於得人和也。或說此節
得人和之本在於得道。此說於理亦無害，但未必其本意也。孟
孟子但謂要得人和，內便含有得道意，不必再推一層，再序一
層也。看故曰二字，可知。而其旨意又歸在下文，以終所言之意

也○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是利，革何以亦謂之利？曰此
猶夫里之布決征稅字意也。或曰革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
專訓爲銳，蓋功利之利也○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
貴德而尊士，與施仁政於民也。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憂戚也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以人和一句之言其無恃於地利，是無恃於天時也○非惟天
時之資人爲之乘，地利之險人爲之守，亦無假於天時之善，地
利之險矣
孟子將朝王
孟子之在齊，此時實處賓師之位，非受祿有官職者比。凡人君
之於賓師，若欲有所訪，則當就而見之，不可以召見。或賓師以

第曰請見之，固亦可也
寡人如就見者也
如往也○朝將視朝，上朝字，謂來日也○朝將視朝，不識可使
寡人得見乎，分明是召○註辭疾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
而歌同意，直欲王之知其非疾也○問孟子本欲朝王，雖王托
疾以召，君可往也。曰彼自往朝則非往召，猶可也。今既有召命
而往，則是賓師應召矣。孟子所以執而不往○采薪之憂，病則
不能采薪，故曰采薪之憂也。孟仲子權辭以對。孟仲子之與亦
景丑氏之見也，甚矣，知己之難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蓋欲歸則以仲子之要，而勢有不敢；欲往則以齊王之召，而義

有不可，是爲不得已○景丑氏，姓景丑名氏，指其家而言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按人之大倫有五，則自父子君臣以至夫婦朋友長幼，皆是大
倫。今此特以父子君臣爲大倫，則自夫婦兄弟朋友亦皆爲其
次矣。大抵以父子君臣而視夫婦兄弟朋友，則父子君臣爲大
倫。以夫婦兄弟朋友而視三族之屬、九族之親、鄉黨故舊之交，
則與父子君臣并爲大倫矣。當隨文解義。其實五倫之首，父子
君臣
○一說言夫婦爲人之大倫，亦可言兄弟朋友爲人之大倫，亦
可。今此特舉父子君臣爲人之大倫耳，非以父子君臣對夫婦
長幼朋友而言也。此說較平正○如此推起，其見不敢孟子之

言句句是事實此言最得其情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堯舜之道仁義也○我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承上文仁義言露出堯舜字見其以堯舜望其君所以爲敬君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

謂不論其心但以禮貌問論也景子只是俗人聞孟子之言全無醒意

君命召止若不相似然

孟子時在賓師景子以臣禮律之誤也孟子且未暇與明此一節但下云云亦以賓師論也惟朱子有眼目總註曰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云云不曰人臣以對下人君字看出也

彼以其富我以止吾義

仁則循理樂天而安貧矣故與富對說義則不苟受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故與爵對說○此自古高人所以看貌富貴而不肯爲者所謂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他自有浩然之氣存到他面前却都難爲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吾何慊乎哉其詞只兩乎其意則重在仁義蓋富爵之與仁義自是抵對不過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但以仁對富義對爵便有輕重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本不消如此說只緣景丑俗人恐他未信得到不得不如此提撥所以深明其言之可信也○評類曰文勢如他管引而思人也則可

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故爵爲一達尊鄉黨莫如齒故齒爲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德爲一達尊三句所以申上爵齒德所以爲天下之達尊耳非是又添隨所在而致隆一意也若說隨所在而致隆則所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者孟子於齊又豈有鄉黨之分哉○朝廷莫如爵三句申言齒德爵爲天下之達尊也隨所在而致隆之說不是正議是議論詞○詳味朱子小註有謂其進必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者尤見得朝廷莫如爵三句是各自爲說非以相值之時言○朱子曰三者

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又曰爵也齒也或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及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輔世對御世者言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便是御世者名世便是輔世者就人臣之分言故不曰治世而曰輔世○長民長治也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大夫士皆說得長民非長育之長也○一說輔世只是濟世如云輔之翼之以左右民皆就人臣之分言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此句接上文當過文云天下三達尊今齒德二者皆在我云云

齊王使有其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只是以一二較多寡
而爲屈伸不復拘於朝廷鄉黨與輔世長民矣尤見得朝廷要
如爵鄉黨莫如齒三句只是申明其所以爲天下之達尊而無
隨所在而致隆之意
○孟子亦惡得有其一乎且鄉黨莫如齒孟子之於齊王何鄉黨
之論乎曰此只要齒字出不以鄉黨也以此見隨所在而致隆
之說不當以俗說解作齒在所重則爵與德在所後等說也
○豈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此等言語自今觀之孟子之圭角
峣峣然不可犯矣然在當時亦不甚以爲怪也申子方云亦貧
賤者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云云夫士謀不用言不聽則有納
履而去耳焉往而不得貧賤哉如今日此等言語不論在人主

背後或在面前皆道不出矣故天下不得大治而久安者亦勢
然也其有願治之君必就忠諫之士必尊崇高之實勢分雖若
道理重也○明其不可召也夫不可召而王召之則王疑於不
足與有爲矣故繼之曰故將大有爲云云　所不召之臣
必有所不召之臣
不可說做不召乎臣也但要主人君言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
不召也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有爲非欲自爲尊大也
ㄑ自古名世之士大抵皆以此卜其君以決其去就
欲有謀焉則就之
帶上文看○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非尊
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

○德就從上說下通所賢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有所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王斯大有爲矣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有所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霸斯大有爲矣故將大有爲之君
須看一將字乃地醜無一箇能出上地德齊無一箇德稍優者
能好臣其所受教則超進而地醜矣○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
言乎斯之作者不知衆底能成其德是也集註德業成之德
德業字上係用字也○好臣其所教之人惟言莫違者○不
好臣其所受教之人始舍女所學而從我也○今天下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不能大有爲也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尊德樂道不如是不可召之臣也○孟子既說得明白如此
使齊王待之之禮不有加焉當去矣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云
爲敬新安陳氏於外教著於趨走承順言之故存於中心
者故以責難陳善言之
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地交而造化
成故人君常患於亢而人臣常患其卑苟人君能降志於其臣
而人臣能亢志於其君則德業成矣此天地之大義也
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
一百鎰二千兩也二鎰二十兩也○七十鎰一千四百兩○五
十鎰一千兩

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云云不受非也

重在非字上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皆是也

王於義言故曰皆是不必說出皆是義也惟其皆適於義故得爲皆是○陳臻之問只有是字無義字

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

當時列國各有封疆之界一出疆之閒則非疆之令所能行矣故鄰君之於夫子只得以金爲之兵備蓋使能助其備亦不能與之兵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處字一說是夫子無所處二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遠行予有戒心思之則是夫子未有處也而齊王乃餽之則無辭矣又按本文若於齊則未有處也是夫子於齊未有處無疑○上文兩節辭曰字重看正與此段未有處相應齊之

餽使無辭

是貨之也

謂以物餌之也被餌以去則爲貨取矣兩貨字皆是活字

夫子之平陸

平陸齊下邑下邑屬邑也如云管下

子之持戟之士

戟大註有枝兵也趙氏德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枝旁枝也

如鎗身直刃而無旁枝

論語謀動干戈於邦內註戈戟也以其一類也亦有枝也○失伍不在伍也○去之猶言除之也故解作殺之○凶年凡有兵戎疾病之類皆是飢歲穀不熟曰飢也○溝壑濬長瀆溝谷有水者

求牧與芻

牧牧地也芻草場也就地食草也芻是刈芻之草○大抵春夏則就牧地牧秋冬則須用刈草亦隨所在之便令之養牛羊者大抵不出此二端○凡養畜則飼之於牧夜則飼之以芻

何不致其事而去

致推而還之也下章孟子致爲臣而去註曰致還也

王之爲都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蓋其邑曾爲先君所都後遷之使乃只爲邑故猶有廟在而稱都也不然均是邑也何此有廟而彼獨無廟耶○須要究其先廟之所以有無○辭類曰有得來古之王者嘗爲都處便自有廟本主廟在岐大王廟在豐武王廟本主則於岐孫大王則於豐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武公雖

其言 一本 其旨

自此泳入則當爲其君之所處則仍在曲法

臣知五人焉○知識也

爲王誦之

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爲王誦之也若曰請爲王誦之則可

然下文須費辭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蓋不得行其牧民之志而不去者距心之罪使不得伸其牧民之志者寡人之罪也

○此則寡人之罪也卽距心前云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所謂寡人之罪乎○陳氏曰宋晉巨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云云故輯按說不

四書蒙引 上五十葉 剝十二

繹從不改意在齊王不必兼距心若繹而改之不得自專則致其事而去耳何關於齊之爲善國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

今按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云云以言歟只是激之諫及王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此乃蚳鼃自行其志也如何是見得孟子爲蚳鼃也有不必如此是有言責者必言不得其言則去此自古士夫去就之律今然也孟子使蚳鼃言言既言時使是自如此擬斷了用則留不用則去豈復有餘法哉況孟子云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與其意便是謂前不得言便當去耳亦云是蚳鼃之去亦孟子之爲之也

有官守者不得云云 言則去

錄一作祿

輔氏曰蚳鼃有言責距心有官守○又曰蚳鼃賢於距心以其能諫又能去○此時未嘗爲卿於齊○進退猶去就也進字對退字

我無官守云云有餘裕哉

此孟子最高處蓋自見王於崇退而有去志使商量此二者耳

非常法也

孟子爲卿於齊

前章註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亦有問賓師卿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者之則不徒

今此爲卿於齊雖說全是客卿又後章註曰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則是實爲卿但不受其祿以示齊王非利富貴甚若

四書蒙引 上五十葉 九十四

今說是客卿則不居職任事況可使爲我出弔乎於是且不能況實使之乎未必全說是客卿但與他卿終是不同爲不受祿也故又曰仕而不受祿就仕上看得不全是客卿不受祿上看得不全是齊卿○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不可依俗說謂孟子爲正卿驩攝以行爲齊卿也齊還是齊國之齊齊卿猶曰漢使○南軒曰孟子雖爲卿而實賓師也其使於滕齊王特借孟子以爲重○問既是賓師知何爲之使曰所以使王驩爲輔也此孟子所以不辭行也

夫既或治之

大註有司不指王驩若是驩朱子何故又云有司且驩既號齊卿則又難以有司目之惟南軒以爲驩是各自爲說非解有司

以爲雖也○大註有司字在何處幷來或曰在夫字非也在或
字問當時出使既有副使矣又焉用有司述大何容得許多人
曰今之出使外國有正使有副使副使之下又有許多名色人
等皆所以辦使事者而一使皆只是總大綱擧要領而已此事
古今大畧相同○當時雖王驩臣也亦甚尊書直於行事一一
親理問當時設有司所未治之事容得無言否曰自不至有不
治之事只是托言耳慶源之說太泥○夫既或治之言自有人
理之了不必與驩言也孟子實是於或字生出有司字○輔氏
曰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蓋有難
以顯言者故托此以告之○本孫此章之問便論語子奚不
爲政之問孟子孔子當時皆有以難顯言者皆是托詞以

告之但孟子之托托得切而關孔子之托則近於遠矣只因施
於有政一政字生出矣其爲爲政蓋是因問得來不好答者
只從言語上問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言當時心疑其太美欲請其說然後少損之以事急而止○虞
虞孟子弟子當董治作棺之事也不是虞于未以治棺爲業只
是說嘗爲孟子董治作棺之事耳若說以治棺爲業則當下一
董字○董治董督也非自治也○使虞敦匠事爲句嚴字另作
一句○下曰木棺也而曰木棺木也重在木字棺之美惡只在
木之厚薄堅脆若制作無甚工否

非直爲觀美也云 云使土親膚

慮且以爲觀美○非直爲觀美音依有但爲觀美之事者此却
非也直字帶下說先以非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破之乃接
之云云雖少如是然後盡於人心然使無財或法制所不得亦不
得以自盡其心也下文又承之云所以得之爲有財而遂用之
皆正爲無使土親膚耳

不得不可以爲悅
悅快也所謂盡於人心也

得之爲有財
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法制所當得畢竟是棺七寸槨稱之
自天子達於庶人然上面自天子達於庶人只言聖人制禮棺
槨皆令得致其厚者非爲觀美爲然後盡於人心也意專下來

然後承之云惟必如是然後盡於人心然不得不可以爲悅云
云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則又是一意上文然後盡於人心處
亦未得見此意出到此方云 云蓋孝子仁人之用心正在此耳
天理當如是勢又得如是而或不如是則是爲天下儉其親矣
○然後盡於人心得盡其心則悅矣下文則承之曰不得不可
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云 云然此意尚輕下文於心獨無恔
乎方是此意此段尚重在得之爲有財○不得不可以爲悅一
段重在有財上蓋上段自天子達於庶人已是法制得爲了故
下段斷之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方可以
爲快也○一說不如上所說蓋孟虞之疑其失於無財之節固無
虞又疑其過制耳故孟子先引中古之通制以釋之曰云云

其於無財一邊亦無庸及矣却於下文反之曰不得云云無財云
云既是得之爲有財則可以求快其心矣無使土親膚即是
上文註中所謂堅厚久遠者豈有兩三重意哉不以天下儉其
親亦正所謂得之爲有財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化者死者也生變而爲死故曰化猶逝者○無使土親膚正是
堅厚久遠處○其所以以此爲盡心以此爲悅者其歸在於無
使土親膚而已

○一則曰然後盡於人心又一則曰爲悅二則曰爲悅又終之
曰於人心獨無恔乎蓋專於此只是要自盡其心而已豈有一
毫外慕之心哉信乎所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喪死可以當

大事矣○且比化者一條亦是別一段意即上文然後盡於人
心也蓋得之爲有財而遂用之者正謂無使土親膚耳事當說
者泥著且字遂爲更端之語非矣且是發語辭其實一意相承
故總結之曰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大註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於吾親也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也且曰吾聞之即此
一段古語也安得知古語是爲棺槨說耶或兼生事葬祭耳此
物二字自是不可指定棺槨就此章言則是送終之禮○天下
猶言世上言無來由爲世上惜此物而薄於吾親爲何○愛其
所不必愛而薄其所不當薄

於一作在

於何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於燕王噲擅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有可乘之釁人誅伐之
時孟子在齊齊之君臣豈有利人土地之心而又恐爲賢者所
不與沈同是齊臣中用事者故以私問於孟子亦或齊王之陰
使之也故私以其事問而卒行其事○古人伐國不問仁人然
伐罪之師自古有之此沈同之所以果於問而又必稱以其私
問也○孟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只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云
云不得如對哀公之詳矣今沈同以其私問孟子只告以燕
可伐而不及燕之所以伐燕當如何亦其理也若後來之事豈
賢豈能知於未然哉

何以異於是

言子噲子之以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祿而私相授受
者所以著其罪也著其罪所以明燕之可伐也○或疑孟子之
答沈同太略宜並以一二語若曰有天吏則可以伐之矣後
心不安若再問則併其所以告之如所謂湯征葛等事無異其
言早達於王偏伐而勝之當無救其父兄毀其宗廟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等語而亦不至以千里畏人矣其爲猶可及止豈不
尤爲有力哉而乃不然致後來許多紛紜反受勸齊伐燕之疑
事之不可預慮也如此夫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

不曰無之而曰未也何歟蓋燕有可伐之罪若有明王在上或
湯武爲侯伯決於所伐孟子當日言燕當伐事胸中亦准擬其可

與問罪之師矣但齊不能脩其內治使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固
未可與議此也然幸孚時久於齊所謂予日望之王如用予豈
徒齊民安者其心未嘗一日忘也使齊王稍能用其言而行仁
政幸孚固自勸之伐燕矣如伊尹之說湯伐夏救民周公之輔
成王誅紂伐奄有何不可特惜乎當時無齊兄弟之政而未有
其機耳故曰未也而不曰無之○一說未也只是言未嘗○齊
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或者之問蓋不以伐燕為然也
○或疑此問者發於燕人畔之後蓋有追咎之意曰未然也所
之以齊人伐燕即繼之曰或問曰云云只是知其未然也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
兩人字不同下一人字是殺人之人也

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廣幸孚之說以燕伐燕且尚在齊孟
亦不得已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章
前諸侯將謀救燕則回寡王曰此但言王曰疑是滑王也蓋資
書時滑王未卒無謚可稱也
知而使之云云是不智也
陳賈意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畔而使
之歟曰不知也賈斷曉不是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斷曉得仁
不以為是知其將畔而使之○然則聖人且有過歟不智之過
若不仁則不止於過也過字要如此認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愛兄之心勝容有不料其有他而使之者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周公之過天理人情所不能免之過也故曰不亦宜乎明其不
幸也
○蓋必求無過必須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矣然則孰與有過
之為愈乎蓋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也此等過真是聖人之
不幸而已何可求免也
周公之過所以為宜者此惟仁者能知之薄於骨肉者所不知
也陳賈亦未必使深曉其所以為宜處○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天然之言不假人為噫其矣聖賢之為聖
賢不偶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
今之君子不必說指實亦不必說指王只是泛論而寓責貴之
意於不言之表聖賢是甚次第為見責特地撰出此議論於他
面前講必有個來頭心是德稱度也故綴以此語其實未知其
為王解燕人畔之慙也○其過也與及其更也相對皆就君子
身上說故註曰更改也又曰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民
皆見之民皆仰之亦全就君子身上說故論語曰過也民皆見
之更也民皆仰之而此章亦曰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
之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只就君子言○更之則無損於明
明君子之明也○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句內即說有如日月之

食而復其明者。意謂上已有如日月之食了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云 云○此是一節意
古之君子其過也云 云
此又是一節意。此與下文三句相反對，見得不是為之辭。所謂
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者，若為之辭則前無民皆見之，後無民
皆仰之
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重在為之辭一句。豈徒順之，承上文而帶過下意耳○又從為
之辭為字，是如字，不可讀作去聲。林氏註謂陳賈鄙夫，方且為
之曲為辨說。此為字是去聲，亦是圈外註○責賈不能勉君遷
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此意也要微微說○愚觀所安陳

氏註云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言之，亦有
對面分曉孟子責陳賈意亦微微說。當時賈不曾明說出而凡
孟子亦要得顯然責之云 云故君子字不可認作齊王，又不可
認作陳賈。為意孟子之說虛虛依集註則君子是齊王
孟子致為臣而歸
致，送至也。見正韻。致為臣，送還其政於君也○孟子始在齊為
賓師，後雖為卿而不受祿。齊王蓋猶以賓師待之○其致為臣
還卿位也○孟子於齊，仕而不受祿，其所謂仕不過署其名而
實則未嘗食祿任事，正所謂前日為卿，常辭十萬之祿也。故去
就得以自由
得侍同朝甚喜

本是孟子千里而見王，今曰得侍，是言已得侍賢者也。本是齊
王自喜，今曰同朝甚喜，見得同朝皆喜，則王之喜又當何如，亦
善為辭也○得侍，王謙言得賢者同朝。謂群臣也，同是齊王朝
衆人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云 云為我言之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當國之中，授孟子以室，使得便於居
處，以其弟子自遠方來者數多，門給為難，吾將養其弟子以萬
鍾，使吾國中諸大夫及國人皆有所矜式。吾此意子盍為我言
於孟子，庶幾其少留乎○此時齊王不曾要留孟子。他日王謂
時子時已意以孟子尚在未去故云 云 對尤為不知孟子○他
日謂時子曰，只為每因他日二字見得孟子亦有遲遲其去之意

○受室二字，按丹程文集第三冊卷之九定親書，伊川所作也
有曰：順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但受字不同
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
因，依托也。此方是托陳子以告孟子。下句方是陳子以時子之
言告孟子。不然，下一句是衍了○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因
而托之也。因，依傍也。意每因陳子係孟子字而又疑非孟子自著
蓋先師不稱弟子為子，或托為他人記之而云歟○小註輔氏
曰辭祿而受餽，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
彼○高子以告，亦弟子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然時子惡知

我之不可以復留耶○夫非予豈知其不可爲此而留耶蓋王
之欲養弟子以萬鍾者豈以予爲欲富乎如使予富云云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
又前日不受卿祿亦是以當時諸侯只挾其勢祿在乎以爲足
以輕重天下士也如是則待賢之心薄矣安望其上下交而得
業成也故孟子早見而堅執不受其祿使齊王知其志不在溫
飽耳故曰如使予欲富云云乎
○且吾既以道不行而去乃復以萬鍾之饋而留則是不得於
彼而又欲得於此其趣不足言矣季孫曰云云
使己爲政不用
已叔疑也使之者誰使之使字猶云如也後也與使其子弟之

使蓋不同○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
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已矣之已止也集註云蓋子叔疑者嘗
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可見二使字不同
人亦孰不欲富貴云云私龍斷焉
獨字與上句孰不字相反應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直指
子叔疑也○龍斷岡龍之斷而高也斷其陁絕最高處○龍斷
猶言絕頂故曰岡壟之斷而高也○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言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所謂云可賤者○問子叔疑
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龍斷者是欲得於此而又兼得
於彼如何以爲同曰不得此又欲得彼者原其本心固是欲得
此而又取彼也

固是
毋一本多

而罔市利
龍罔謂罔羅取之也言一罔將去猶俗云都包得去○必求龍
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蓋市所貿易或此處有穀粟
而無魚鹽則魚鹽得利矣或此處有魚鹽而無穀粟則穀粟得
利矣或止利魚鹽而不兼穀粟或止利穀粟而不兼魚鹽猶未
爲龍斷也龍斷者登高望之盡得其所有無如以魚鹽至無
魚鹽處而貿焉又以穀粟至無穀粟處貿貨焉以至非他所
利處皆然是爲罔市而包括取之故使人賤之也然當古之時
尚以此爲賤而今世則皆以此爲當然而不復以爲怪惟恐貨
利之不充而己是又可以論世道矣○罔謂羅罔取之也有一
罔括盡之意○龍斷市利是上古時人○此章當以狀子之說

來斷狀程子曰齊王所處孟子云云
○蓋孟子之去齊者以道也而齊王之所以留者利也此齊王
之所以終爲不知孟子孟子之所以終不留於齊而其道之所
以終不行齊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
孟子去齊宿於晝者是遲於出晝故致有欲爲王留行其致爲
臣而歸不以明日而遂行故致王有萬鍾之留甚矣聖賢之心
亦有不得行於人者要之久而後明也然亦可見在常人不可
不知避嫌矣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
昔者魯繆公之所以能安於魯者以繆公常使人伺候道達誠

意於其側故也云○泄柳申詳賢固非子思之比而繆公
之尊之亦不敢望如子思之盡但其義不苟安所以能安其身
於側者以其常有善類在於繆公之側維持而調護之也云
○朱子曰非謂二子倚君側之人也故其勢則然耳○有欲為
王留行者未嘗其詳大賢不知其果是何等人物耳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上文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只是其類同故形容其君生
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
故於此只言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子絕長者乎
全在為長者慮不及子思一句上正為繆公是尊賢以於子思

之側令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則不以子思待我
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絕子也○集註先後字亦是為子
子周旋語意不應泛而卧輒說不是絕他只但是他先不
是了○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則待我薄矣○子絕長者乎
要下一先字卧而不應未可謂不先絕
○但不承王命未留而時以已意來進便是無禮乎你是何人
敢持一匹夫之身辯三寸之舌欲為王留大賢之行以獻媚於
王哉直小人也是故孟子絕之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
聖賢要做事業都有個準擬在胸中如孔子當時最準擬簡衛
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後來不合而去所以遲遲

其行也孟子當日最準擬簡齊故曰王猶足用為善如用予則
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所以當時亦遲遲於去齊○尹士
譏孟子有三段一曰是不明也二曰是干澤也三乃曰是何濡
滯也今孟子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上二句都不管者何耶曰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既如此說便見不敢逆以為不足為
湯武且非干澤之意尤明矣○不識王之不可為湯武此句亦
太刻然則孔子亦不免矣陳上蔡仲尼不為已甚論說得好○
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志不在於功業不過只是求些小恩澤
以自潤而已矣
士則茲不悅
言平日敬慕孟子只因此是有不足於孟子者○千里而見王

豈能輕於去哉不遇故去豈有不宜不去者無乃三宿而後出
晝是何濡滯也言其猶有戀慕不忍之意也○非本欲如此也
此本字正是從出本心之本○千里而見王直欲行吾願也不
遇故去則違吾願矣豈能以遽去哉此孟子之意也○但曰是
予所欲也則是有意於王之為湯武而非干祿可見矣故於上
二識不條析○或疑孟子千里而見王是自請見齊王不如見
梁惠王為應聘而往見也曰非也不見諸侯之義決是孟子終
身所守而不變者前日應齊宣王之聘而往亦說得千里而見
王也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言我之於王尚望其能改之也然王如果能改之則必追我而

反之夫惟其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云云庶幾望之
之辭○予雖然豈舍王哉以下至予日望之又是出晝之後之
心如此至此尙猶未能舍王也愈見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王由足用爲善
所謂爲善是後日事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擧安
此正是足用爲善處輔氏以此爲行道濟時之本心非也正是
愛君澤民之餘意處此是出晝後心事○當時孟子旣不遇於
齊他國再難望了三宿而後出晝去留猶不然也故曰王猶足
用爲善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言毋謂三宿出晝爲濡滯也吾猶以爲速也今雖決去矣猶望王

改之而復來也正反夲之意○予日望之仍又是王如改諸
則必反予之意要見得
○未出晝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一節望王之改而留之矣不
然三宿之晝何爲及出晝而猶自以爲速曰王庶幾改之王如
改諸則必反予此第二節望王之改而留之也夫出晝而王不
予追也云云予雖然豈舍王哉云云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
又是第三節之望王之改而留之也於旣去之日而猶三致其
意而不已聖賢之急於行道如此然其不肯枉道之意則有確
乎其不可易者嗚呼聖賢是甚次第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
天下之民擧安以此言之孟子今日一身之去就其關係何如
也安能果於去齊哉當時列國之君舍齊宣無一可望者矣甚

矣孟子之不能果於去齊也○但是聖賢生來便是要以斯道
覺斯民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實不容已之情也○惓
惓之餘意亦汲汲本心之不容釋者汲汲之本心所謂是予所
欲也惓惓餘意是予不得已之後事○一說李士只識其三宿
而後出晝其所謂濡滯者指其三宿之時言孟子則謂吾三宿
而出晝在吾心猶自以爲急何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此孟子之所以顒望於齊王者如此方指其方出晝之時言
也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擧此以下云云
又是旣歸之後所望於齊王者如此其未來也○王庶幾改之
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謂三宿時心事也夫然出晝而王不予追
也謂吾出晝而不見王人之來追也其時心方決去耳雖然猶

有不舍王之心云云只是兩節此說似更安穩○王如用予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擧安此節是王猶足用爲善處如苟爲善
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其爲善乃是下文所謂垂統爲可繼也
蓋隨他地位上說爲善與尋常之人爲善不盡同矣下篇又曰
猶可以爲善國亦此意也○李士曰是何濡滯也而孟子曰不
遇故去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錫然行道之本心愛君之餘意
抑見之情固如此豈孟子卒使李士自伏其過也○此章有李士
隱知予哉以下通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其行道濟時汲汲
之本心只以此得見耳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直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愚按
吟詠此章怳乎孟子不豫之色猶在目也○李氏曰於此見

以蝦為心之心字當作目

子叔則進之之情只是不得已之意要看箇情字○尹士視荷
蕢報與之徒其氣象較從容其心較靈而非執拗者蓋可與者
也○尹士人品亦高前面所識之論亦好
○尹士最有功於孟子當時若無尹士之譏評無以發孟子之
本心七篇中所載諸人與孟子相辨論者皆無如尹士之深底
而深切主於義理而不主於勢利其人品為獨高也且聞孟子
之言而遂惕然責己曰士誠小人也嗚呼尹士其誠君子哉
○觀孟子所解尹士之一段者只是一箇不忍之心而已凡聖賢
也未嘗不欲掩荷世道正以其所得於天地生物之心有不宜
自遏抑者如孟子此章行道濟時汲汲本心致君澤民惓惓餘
荷蕢一不忍人之心也其好辨者時多言而說他不得已處亦

全是箇不忍之心而已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豈
叙在於澤獸食人人將相食奈何其能自其一念不忍中來耶
蓋聖賢生來合下便是民胞物與之心○水母無目以蝦為目
天地無心以聖賢為心○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愛君澤民惓惓之餘者未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三
宿而後出晝猶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觀此以王
如用予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亦為行道濟時汲汲之本
心不知此正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也
○此數言意儘盡矣再不用餘言矣又曰予豈若小丈夫下
云者所以願學孔子而未到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是一段事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又是一段意其歸則同
以其數則過矣
言王者不興則不得一有所為以立吾名世事業能無不豫乎
○此段似亦有負其所有之意不知朱子如何以為樂天○言
其當不終窮也有澀器待時之意在孟子分上亦樂天之事樂
天之誠此天字以理言與本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之天字
不同○愚謂若云吾道雖不得行於當時然猶足以傳之來世
如此說尤見樂天耳今云如欲平治天下云云厥後天終不曾
用以平治天下然則孟子終不免於不豫乎○樂天之誠似與
顏子陋巷之樂稍不同以此天字又是從氣上說易大傳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天以理言○憂世之志憂以天下也若憂及一
己之利害則不能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矣
孟子去齊居休
前面則說三宿出晝猶以為速且曰王猶足用為善王庶幾改
之予日望之今於此之問則曰始見王則有去志又曰久於齊
非我志何歟曰不汲汲於留而亦不悻悻而去此義自並行而
不相悖故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亦未嘗徇利而忘義也○新
安陳氏曰不受齊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
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
屣而去齊王猶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竊戰國之世高節
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爲其什達乎○國既被兵難以

請去非避嫌也直是勢有所不得去者此處聖賢不避嫌處師
不與臣同義果當去必果欲去便去今豈為避嫌姑留直是國
既被兵上下戒嚴勢不得不且留直見王天資亦可取故留而
為卿以觀其久後感悟何如但不欲變其去志故不受祿耳○
國既被兵難以請去據朱子是主於義而言據新安陳是主於
勢而言按孟子當時仕而不受祿終是賓師之意任與子思如
依去君雖與守者不同然只是戒嚴之勢有不容直遂者蓋國
既被兵則國門之外都是行不得者○一說孟子要去亦非無
機會但孟子之望於齊者終是惓惓前說未妥○黃氏日抄曰
孟子拳拳救世之心雖齊宣不足以此而因以垂訓萬世則
皆齊王發之也　者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

滿當作涌

芳春共十五卷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一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

世子太子也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
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
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性者人所禀於天以生
之理也此所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
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即所
謂仁而義禮智信皆在其中矣性之所以為善者豈有外於此
哉○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王觀甫註孟子與汩偕出註而
狀而滿出者汩也然則汩沒二字似有浮沉之意蓋汩者下出
下入之義不全是沒也故此句下有而失之三字者作沒字解
可不用而失之三字矣○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不可兼氣
禀所拘說蓋孟子此處正是論性不論氣不備者下文說堯舜
亦只言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不言氣禀濟明無物
欲之類也

言必稱堯舜

言必稱堯舜者每言堯舜盡性之事以實之見人皆可以為堯
舜也如二者皆法堯舜子服堯之服舜為法於天下堯舜與人

同之類不拘一格○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互相發者也
人性之本善則知堯舜之可為知堯舜之可為則性之本善益
可見○朱子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
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
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者以仁義皆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學
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仁義二字從何來從善字來也
性有仁義所以為善孟子論道理只以仁義二字該之○註欲
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貼性善聖人可學而至貼必稱堯舜
程子曰性即理也似當云性即人心之理也下文云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可見非泛泛言理者矣○天下之理原其所自
無有不善即下句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者也發而中節則

無往不善所謂情之正也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之類也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氣用事而理為所
蔽者也○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云云然亦有不盡然者如
邪正災祥曲直之類蓋從語音所便也又如牝牡雌雄臣主之
類亦皆顛倒其字皆從一時語音所便又之遂為不易之成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當戰國之時而言性善人固已不能信矣況又言堯舜可學
而至其誰不駭且惑哉其不鬨然與之爭辯已是難了惟滕世
子資質最善者故能領受孟子之言然終不能無疑故自楚反
復至宋而見孟子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以其前言之難充
也孟子即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固不可
抗之使高亦不可貶之使卑吾安能復有異說哉當味箇一字
不容二說也

夫道一而已矣

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也前言已盡矣道理也此道字之說
尤活或以道出於性性一故道一、言者雖知有道性之別然則
觧此義泥矣不知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性命德行之揔名何
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問道與性同異按
集註云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而語錄云古今聖愚本同一
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道與性固雖有別然看天下字面則
此語意自當非必如中庸天命之性與率性之道相對為體用
者此也○且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

之信之類皆道也五者為天下之達道正以其為天下古今之
所共由無智愚無賢不肖其理之所當行者一而已矣此豈可
因其資質之卑而少有所貶損之論哉依小註則道之一者根
於性之一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
而不可離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　條

此承上文言道既一、而不容有二說然則惟在世子篤信力行
以師聖賢而已又豈可復求他說哉○引此三言以明之據此
三人之言可以見道之無二致也道無二致則力行以求其必
至豈不存乎其人哉
○吾何畏彼哉者以其道之一也有為者亦若是者亦以其道

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爲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此正集註所
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者也欲世子篤信
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意也○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意[illegible][illegible]兩[illegible]人哉有爲者亦若是舜之所以爲舜者能
有爲也能有爲者盡其性而已矣吾亦能盡性則是有爲矣有
爲則亦如舜矣若不靠性善與聖人同則何以謂之有爲者亦
若是哉又何以謂之吾何畏彼哉又何以謂之文王真可師哉
此條以性善入說者不爲非也
○成覸顔淵公明儀所以如此云云者正以古今聖愚本同一
性耳然則世子復何疑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矣
今滕絶長補短

承上文言聖賢既可學而至但恐世子自安於卑近不能自克
則終不足以望聖賢矣○此一條所以策勵世子之志使[illegible][illegible]
自克以圖恢國勢也無有勸戒二意
猶可以爲善國
言猶可以自立也此於性善堯舜之說何預蓋惟其自克而不
安於卑近則必擴充其仁義之心而以堯舜爲法其心必正其
身必脩其國必治矣此其體用一原之理又有不可易者○問
但恐安於卑近之語恐就國勢來何關於性善曰天下無性外
之事且於脩己以安人安百姓者豈有兩項事體哉故就非特
身言若安於卑近不能自克不足以去惡而爲善則其國亦不
得爲善國矣安於卑近本自其持身言不獨安於國勢之卑近

也謂以其國小勢弱而不求大有爲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言其當奮志以有爲勵精而求治不可少有苟且因循之心
也一或苟且因循則國事日非而終無以自存矣可不懼哉孟
子此言蓋深警之也愛之至也厚之道也辭無勸辭○書曰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出書說命上篇蓋高宗初得傳說爰立
作相而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
乃辟
○大抵人以一身之微立乎天地之間其所以能爲賢能爲聖

而極其功用至於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無他只是憑一箇
性而已矣性無有不善者也無古今聖凡之別者也孟子當時
所以皇皇然汲汲然力排楊墨申商爭之邪說以救一世之頹
波以開先聖之大道與上以致君於堯舜下以正學者之道術
而救民於塗炭者莫切於性善之說也而亦莫有外於性善之
說者亦雖不得行其說於當時然今其道之備載於七篇以垂
教於萬世者也不外乎性善之理而已矣蓋天下無性外之理
聖賢亦無性外之事功其平生所見諸侯想其所遇合莫有如
滕文公者其相與言者不能悉記但曰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
已雖喪禮廢壞之後而獨能聽信孟子之言違其父兄百官而
自盡其三年之喪雖以最尒小國偏偏焉自保朝夕之不暇而

絕用孟子之言力行擧世所迂闊之仁政行陳良之徒聞風而至此是何等氣質何等學力而乃卒困於數卒滅於大國哀哉哀哉使以文公之賢而爲齊梁之君得行孟子之言則王者可四必矣天人之際每不相爲謀聖賢亦且奈何哉斯又以見理之與數常相爲勝負而不可測知其端倪也

滕定公薨章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按東坡春秋列國指掌圖滕與宋近滕封皆今河南境也鄒去滕近千里今山東境也○按孟子下文曰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曰先之則父兄百官皆有三年之喪可知諸侯之禮吾

未之學也此其分之殊者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其理之一者也分之殊者節文度數之詳固非今日所可考理之一者乃其大本大經之所在出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則固無庸致疑於服行也此孟子之學所以爲識其大者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以爲新者也○問古喪禮廢於何時曰南軒言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則已莫考其的爲何時也○問孟子只是欲世子行三年之喪乎抑欲併使其大夫士俱服三年乎曰孟子所論者先王之禮也豈敢有所損益哉則併使其大夫士俱服無疑矣安得使世子獨爲君子而不以禮處人耶故其父兄百官皆疑之而不欲行云云　云云觀下文世子曰是誠在我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則惟是世子自行耳其曰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假不言百官族人之服喪如何也曰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此句上下有闕誤必矣安知其非曰父兄百官之皆從之而不敢後乎且上文曰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又曰草上之風必偃孟子豈不欲其同行喪禮乎蓋但欲其以身帥之而不以法令迫之耳如君三年而臣子罔遑其則是不君不臣矣大抵其所謂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弔者大悅決不至有遺其服○此服雖封建之法行然後服之高稱且今知府使是一府之父有事於其任並使士民服此否古者君臣之間恩至厚也今人有未能則知者○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非獨世子爲然其父兄百官皆有此服故皆不欲也按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

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旣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儀禮引喪大記全文云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一溢水曰溢食之無算居喪困病不能頻食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婦人質弱恐傷性故不食水飲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旣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又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成謂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得也七十惟衰麻在身○又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

者所作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又曰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
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
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
肉皆為疑死疑猶恐也○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
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增以香味謂其不嗜食○喪大記又曰喪父三
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
則疑君不尊○又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
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母之義也○又曰父能生之不
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
若也三年畢矣哉疏畢矣哉曰猶未必也○又曰既葬若君食
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且以道去君而未絕者猶服齊衰三月則知古禮民為君服三
年無疑

然友反命云云

定為三年之喪則所謂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在其中矣○朱子
大註曰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
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志之言未有所考竊意衰
祭從先祖是從先進之意當時父兄亦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
以言耳蓋正元初先祖所當受者不受而反以季世上手祖宗
從古之法為所當受也只看此君莫之行可見矣如宋人
立宗司祖宗有故事類耳但於大註有不敢妄自是區區愚意
後日如何看破耳

尋他日未嘗學問

此問世子是何意慮蓋以其阻於父兄百官之不欲而莫知所
處也既不得遂行孟子之教又不敢輕從父兄百官之議卻是
一團不決之意此時之情視向日初問時之情頗有危機矣孟
子告之云惟在世子之自盡彼之不欲者姑置之蓋知人之秉
彝之心自有同然之理在世子既有以先之彼必終於感悟而
無異詞也此聖賢之正術也所謂以身教者從故曰不可以他
求者也又曰是誠在世子與以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者同幾轍○孔子曰君薨至草上之風必偃皆是孔子
之言惟是誠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故註曰此孟子之言但在世子自
盡其哀而已獨露出孟子二字見上云不皆孔子也

即位而哭○位喪位也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是誠在我一句最好居今之世而欲行古之道變今之俗如此
而已矣者是認得孟子是在世子一句話君子不以成敗論人世
子亦偉人哉

五月居廬

諸侯五月而葬○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
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言同在方岳之盟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固為哀節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
塗寢苫枕塊非喪事不言也○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墻下

何不爲盛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

四方來觀之

謂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則四方來者必有隣邦使者在内也

弔者大悅

愚以爲是四方來弔者也父兄百官不與存焉○觀世子問喪禮一章可以見古道之可復於今者無庸疑矣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言君當以民事爲急也盖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自以爲事爲急也惟民所急在此故君當以爲急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乃只月事也故云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宵爾索綯謂夜以絞也上綯絞也

以上爲句也　條

無恒產而放辟邪侈以陷乎罪者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救死不贍而不暇治禮義也○放如遠於道僻則邊淫奢邪則成其惡奢侈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罔民者但知自利而不知利民故曰爲富不仁矣此其上下文相屬之意賢君必恭儉止與罔民者反也取民有制便是仁恭者必儉儉者必恭取民有制者必能以禮接下以禮接下者必能取民有制故併言之不但後人之綱定文字格式也毛偶謂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者大泥盖自民事不可緩也直至雖罔亦助也皆只是說爲罔者當制民恒產之意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二條方是教民之事所謂然後驅而之善也

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爲指恭儉之實也有則能二字○一說恭儉以德言禮下取民有制以事言有是德於中則云云○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產只是儉德下復兼恭儉言者盖恭與儉皆賢君事也恭者必儉儉者必恭恭儉直以持身言禮下取民則自其處物者言恭儉實德之流行者也且分田制祿二者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耳明行則民有恒產而校宅則民有恒心二者之相須固昭昭於上下文之間矣○集註云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可見恭儉與禮下取民有制略有分別孟子云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

人禮下則不侮人也取民有制則不奪人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

不制民恒產而罔民則是厲民自養矣非爲富不仁乎○恭則能以禮接下無關於教民之事且世祿以養之亦非以禮接下也○以禮下爲起下文云云者未必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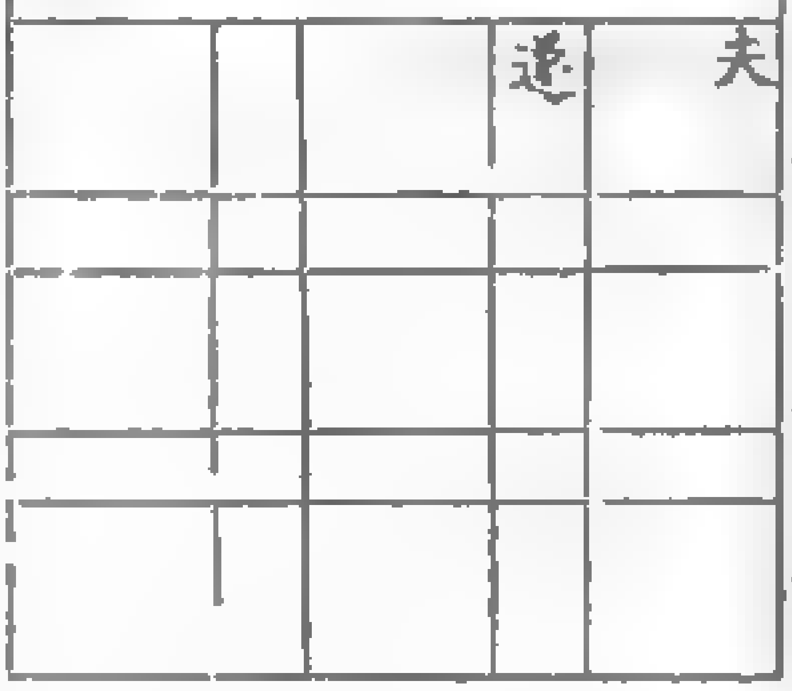
○賢君必恭儉與爲富不仁二條帶下文夏后氏五十而貢諸條作一段說話都是植民生之事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制民常產中自有取之之制故夏后氏五十而貢條註云此以下皆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要之制民恒產謂自有取之之制而乃兼言者何也盖制民恒產以私田言也取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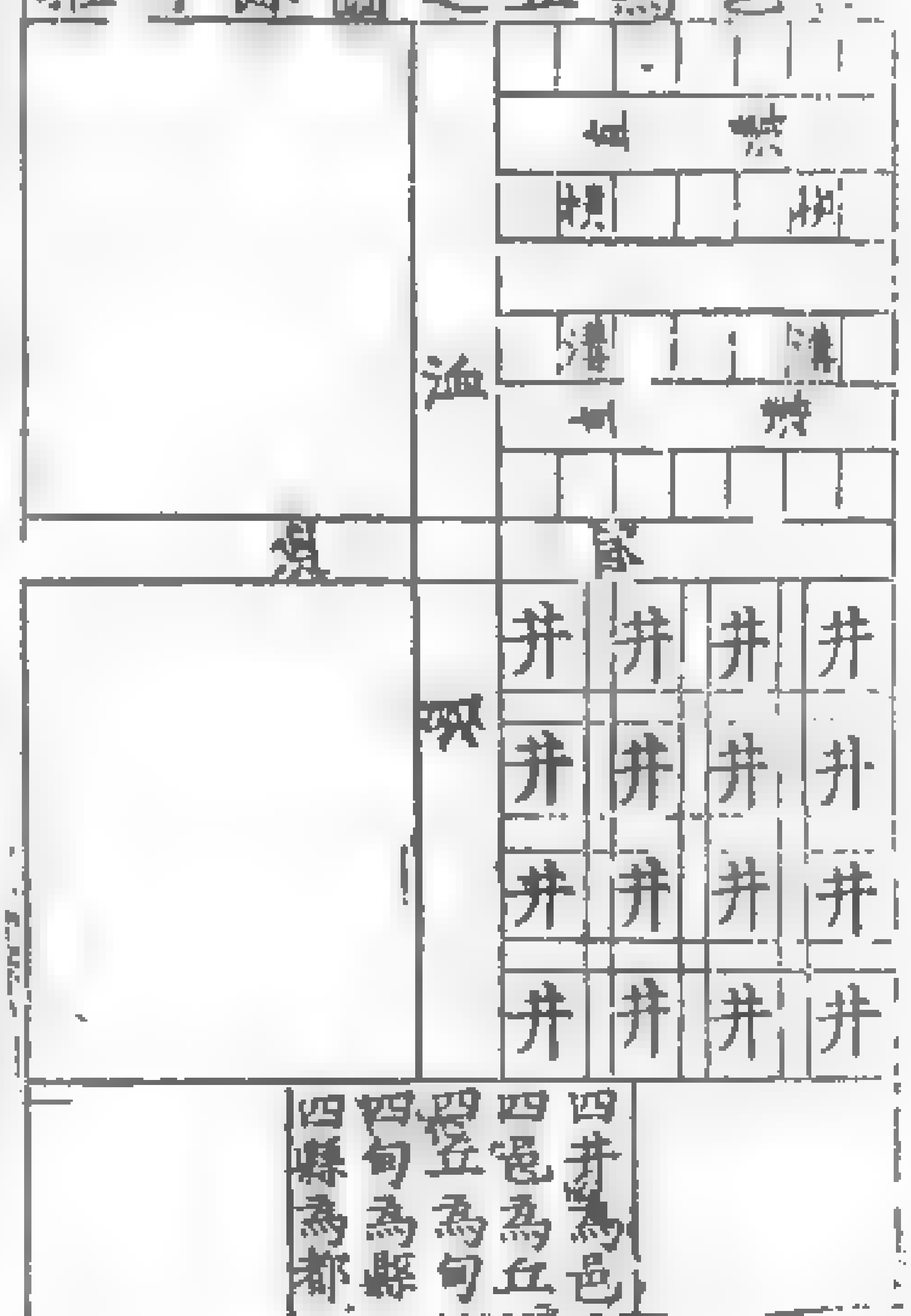
以公田言也貢時五十畝無公田則計其五畝之入者爲取
之之制也○不可以夏之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爲制民恒
產以而貢而助而徹爲取之之制蓋是一氣事也不可分拆下
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九一之內自有助什
一之一則是使自賦者也此其證佐矣
○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制常產也而貢而助而徹
則其取之之制也還要分拆方明若單言貢助徹則該制常產
之義矣此爲定說

夫	十	百	千	萬
間	夫	夫	夫	夫
有	有	有	有	有
遂	溝	洫	澮	川
遂	溝	洫	澮	川
上	上	上	上	上
有	有	有	有	有
徑	畛	涂	道	路



千夫之澮即如十夫之溝
萬夫之川即如百夫之洫

此爲丘之圖餘可推



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
四丘爲甸
四甸爲縣
四縣爲都

通考曰三代貢助徹之法歷千餘年而不變者蓋有封建足以
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
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
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金履祥曰以今尺步計古之百
畝當今四十一畝古之二畝半當今之一畝十步愚謂以故一
夫能耕百畝也又北方不純是水田多只一季收不多費力也
○鄕遂用貢法見於周禮遂人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右鄭註以爲此鄕遂用溝洫
之法也用之近郊
都鄙用助法見於考工記匠人曰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

爲耜耦廣尺深尺謂之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
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
於川○右鄭註以爲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
○文獻通考曰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
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爲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
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爲井是也自是兩
法聯屬以爲遂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決不可合以鄭氏
分註作兩項爲是而近世諸儒合爲一法爲非然愚嘗考之孟
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
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八家四家爲私而一居其中爲公是

爲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依[illegible]特言其
取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若夫[illegible]有九夫
之貢法十夫自有十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
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爲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
者亦是以十爲數則似太拘蓋自遂而達于溝自溝而達于洫
自洫而達于澮自澮而達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
○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爲公田而八
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棊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
多少而爲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
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爲之蓄泄此二
法之所以異也

○又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
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爲井各得其
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者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
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
○若遂人只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
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爲田橫斜廣狹皆可墾辟故溝洫亦不言
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
者姑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爲水溝溝之下即爲田耳非
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
○[illegible]義所載亦如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自度之匠人九
夫爲井是以九爲數又謂遂人所[illegible]者和數匠人所言者方法

想亦有此意[illegible]然未詳明耳
○然鄉遂附郭之地[illegible]其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
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以
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貢
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而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輸盡公田
之粟則所取雖多而民無憾
○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爲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
必欲盈於凶歉之年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
此龍子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鄉遂迫近王城人
豐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故止行助法此
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

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註以爲公
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好谷
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收必是不給於用而爲此橫斂孟子曰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則是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已久盡行而爲貢法矣孟子特因
詩中兩語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盡廢行而爲貢法於
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無常而賦之額數已
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況過取於十一之外乎
其實皆什一也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是於五十畝
之內取其五畝也其爲十取其一最爲明白矣

○商時井田之制八家私田各七十畝而共助耕公田七十畝
公田內除地十四畝爲廬舍見在公田僅五十六畝八家所助
各得七畝七八五十六也是於七十畝之外取其七畝也爲十
一分取其一矣
○周制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十夫各受田百畝也而各自貢
其十畝之入此亦是於十分之內取其一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八家共受私田九百畝而共耕公田
百畝公田內除二十畝爲廬舍則公田僅八十畝每夫所助僅
十畝此亦是於十分之外取其一周時鄉遂之貢無幾惟井田
之制爲多貢法是於十分中取其一○助徹二法若計廬舍則
是於十分外取其一大槩則同矣故曰其實皆什一也

貢助徹大槩則皆是十取其一也究其實則助法是十一分取
一又輕於十一矣
十夫有溝八家同井○夫與家一般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
或九人或五人所謂數口之家也非夫與家不同也然則何以
言十夫也周禮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
夫有溝溝上有畛故用其文云十夫也○耕則通力合作收則
計畝均分此周家之徹兼鄉遂之貢與都鄙之助皆然也其曰
計畝而分者十夫同溝者亦然也若純以都鄙之助法言則爲
計區而分而該不得鄉遂之貢矣
中以二十畝爲廬舍○新安陳曰二十畝分爲八家家各二畝
半以爲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周制則公田實
計十畝其以十四畝爲廬舍云云者乃都鄙用助法者也不言

鄉遂用貢法者十而自賦其一不用訓解也
○徹字當與貢助二字爲一類卽是取之之制也按朱註曰耕
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此便是徹義所謂均也通也蒙氏
明書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卽周之所以通用二
代之法而爲徹者也後人緣用語謂以其通用貢助之法而名
曰徹則非矣此本蒙氏措詞之不瑩而後人亦錯認其旨也○
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洫
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
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古是傳聞如此

樂亦從之是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
○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條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也龍子曰
治地莫善於助一條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者
○按數歲之中猶云約數歲之中以為常年年令如此育於上
也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內自有
凶樂之不同此亦近於子莫之執中矣然按周制鄉遂用貢法
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
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司稼之說出大全註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云云
狼戾猶狼籍韻府曰言粒米饒多狼籍棄捐於地也戾字亦有

四書蒙引　上孟十一卷　八

顛亂之意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謂以所得者供壅田之費而不能給也糞其田亦必資米穀以為
餉也○自此以下亦且做龍子之言看為大註不曾曰自其以
下申龍子之言也○朱公遷曰龍子之言如此則貢法之不善
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推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耳鄉遂用
貢法而亦未嘗廢之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蓋斟酌損益
推舊為新言助兼行此王制之大畧也先王之法何為不可用哉
○孟子引龍子之言所以明助法之善而不可不行耳其實貢
子所識非大禹之元法也自古無法無弊蓋無人則弊矣
○按數歲之中以為常蓋亦禹之舊規致使盡是後世之法[illegible]

姑異本作始

弊之與只去其流弊而仍用其正法亦可也何必又改用助法
今人只是把傷了本禹則如朱公遷說耳夫聖人隨時有作法
則因時斟酌禹去唐虞未遠世尚古朴只用貢亦足治矣至後
來子孫不善用之不能隨時變通以為賦之增損而拘守成法
則見其弊矣故後世改用助徹而儒者之論亦不能不置優劣
也○周公雖遂用貢法亦是有於地勢之不獲也大抵貢之法
若常有常用之則決無弊若為生於[illegible]則時亦不止用貢於此亦
可以判其得失之所在矣○一說龍子不見禹時之貢其為此
論固宜[illegible]何以此累禹確論
[illegible]使文王武王周公生於禹之時亦決只是行貢法而已蓋
其時洪水方懷山襄陵之患始息上巢下巢之居始[illegible]其民

四書蒙引　上孟十一卷　十九

六經皆居散處其田亦大槩段落不利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
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使之八家同井通力合作大抵是難又歷四百年
而為商又六百年而為周則天下之田大盡已墾闢天下之生
齒益以繁在貢則監於二代安得不參之以助而為徹哉故曰時
之未至雖聖人不能先時而有為時之既至聖人不敢後時而不
為龍子之言蓋激於當日之弊而未及考聖禹之時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上方論貢助徹之法而忽着此一句者蓋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二者王政之本也故言此以起下文見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
廢即下文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意況世祿雖
行而助法未舉則所取於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於王政

之本意今即其所已行而使并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未行
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亦因得以正矣此何特以起下文
孟子之意固有在矣○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此不必是公田所
需者蓋當時助法不行非有公田只是於貢法隨俗加賦而取
之正是取民無制者也大抵是魯宣公稅畝之法或者更加重
耳當時諸侯量不止魯宣稅畝舉天下之君皆然也但春秋只
魯史孔子從而脩之因筆其事後世遂只知有魯宣之稅畝耳
○貢法無公田而集註乃曰孟世祿者受之土田使之食其公
田之入命貢與助法相為表裏云　云此蓋正言之方承上文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而云也　方
詩云雨我公田條
四書叟索引　上五十一卷　二十
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云　云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註右學名
也其者四代相變或在西或在東或在國或在郊上庠右學大
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
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西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
小學於西郊○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
者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愚按孟子之言與此
不盡同然其義類則可見矣

行之立學以養老之義最重故以天子之尊亦躬行養老之禮
祭酒二字亦是衆人中推一年尊者祭神也
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而所教皆兼五品之人倫此皆
鄉學三代所教皆同但取一義以名學○序以習射為義朱子
曰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
主者矣此所謂古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蓋射以
擇士云耳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庠者養也或養國老或養庶老所以教民之孝老而長長也○
校者教也教民不外乎六德六行六藝之屬也○序者射也必
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也○射義曰古者
四書叟索引　上五十二卷　二十一
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
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
禮也故射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煩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
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
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
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
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僻邪侈戕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
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
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

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是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脩則發乎事
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樂
於義理又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
之者其為德可知矣○是故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
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
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
而中多者得預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
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
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

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
也○陳氏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
塾民在家者朝夕校教於塾也愚謂八歲所入之小學即此五
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術當為州二千五百
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也天子所都及諸
侯國中之學皆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家有塾二十五家
一鄉學也黨有庠五百家一鄉學也然是教塾中所升之俊秀
也州有序二千五百家為州州序亦鄉學也蓋又以教庠中所
升者雖皆是鄉學然黨庠州序所教大抵皆十五以上者謂之
■大學矣○朱子纂間曰先王之世士之出於田里者有黨庠遂
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
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蒙愚按此說於鄉學國學所教士剖判
得最明白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或曰非使滕文公兼設此四學以教
民也只是舉三代教民之制如此故有庠有序有校又有學也
若使文公當日設學教民只用一鄉學一國學 足矣鄉
學則不止一所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
鄉學則隨所在而酌立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
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與農分矣然設為庠序學
校以教之以後為一字提端而夏商周學在下還當作使文公
設學教民云

○無舉庠序學校文公若行時聽其自擇一名也

推項氏說周兼立四學俱在王城蓋皆大學也
通考載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
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有教自開闢則
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
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
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又以樂造士如夔與太司樂所言而
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
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
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
辟廱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
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

項氏松滋之五行
一字一本脫之

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
下夫人自幼而習聞之故今有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因
周制雜指而互言之也
○項氏松滋學記曰蓋至於周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
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學居中
而三學環之為謂是庠序學校兼設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
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
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謂此亦是庠序學校兼設
也○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
而聚之其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
後士農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

四書蒙引　上孟十一卷　二十四

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
○說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
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
又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
德行則曰膠以瞽宗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
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
郊此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
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
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右出東萊讀書
○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

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
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人倫明於上
人倫明於上則小民各服其教而自相親於下矣相親於下者
如所教之人倫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而朋友信也
小民親於下
當如饒氏說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
尊者親上之親此說可從蓋合帝命與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之義然後可以待親上之義矣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
曰以上所以養民教民之法皆出於古而宜於今乃百王不易

四書蒙引　上孟十一卷　二十五

之良法也於今行之雖以國小未能自致王業然王者有作未
不能舍是而他有所取矣故曰是為王者師也而勝之勢亦將
日以強大如文王之能新其天命可期也蓋當時國勢大蹙弱
甚未可責效於旦夕君許齊梁之君者故但云云
日抄之說以為是為王者師指三代言勝當師之王而取法之
也如云師文王者蓋上文全是舉三代成法全未有一句說勝
行之話至此下文云云
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是多少順今如此解卻是既以王者師著其效又以新子之國
著其效意反重疊而相礙
○學天下之事有理有勢如禹如湯如稷有其勢者也若行仁政則

理勢俱到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若滕未有其勢者也
苟行仁政亦僅有其理而勢不足輔之故止曰是爲王者師亦
以新子之國而已大抵理勢之間學者所當默識之于他日論
天下有道無道云云以爲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則聖賢
於世故可謂審矣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此仁政専指分田制祿○經界始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涂封
植之界也○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曰澮曰川皆是涂陸界
也如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是封土堠也植種木也[illegible]
[illegible]堠○經界不正則田無定分而在上之豪強者得以
兼并故井地不均而野人有失其所者矣賦無定法而在上之

貪暴者得以多取故穀祿不平而君子有失其所者矣惟經界
一正則豪強不得以兼并貪暴不得以多取矣分田制祿定矣

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此士民之所病而暴君汚吏之所利也故曰暴君汚吏必慢其
經界蓋暴君汚吏正所謂豪強之兼并貪暴之多取者也慢其
經界然後田無定分而豪強始得以兼并賦無定法而貪暴始
得以多取

夫滕壤地褊小

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

將爲君子焉

將殆也將爲言殆必有爲君子者非必然之理○將爲君子焉
將爲野人焉言殆必有爲君子者焉殆必有爲野人者焉此兩
様人皆不可無則分田制祿兩様法皆不可缺矣
○孟子所以言分田制祿不可偏廢者蓋當時上之所以自養
者或太過而其所以養下者多不及士大夫固自有常祿惟民庶
則未有常祿故孟子告以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祿固當制以養君子而田尤不可不分以養野人也其詞雖若
兩平其意則重在分田上故大世祿滕固行之矣惟助法未行
故取於民者無制且其貢亦不止什一也

請野九一而助

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爲公田而
行助法也

○國中郊門之外鄉遂之地也包山林陵麓在內雖用井里齊
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
之一于上也○溝洫亦經界之法井田亦有溝洫此云田不井
授但爲溝洫者貢法只有溝洫無井田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總言行周之徹也○周監
於二代故周之徹法鄉遂用夏之貢都鄙用殷之助○輔氏曰
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
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說意周蓋君子之祿卽所謂君十
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
無疑然國家供費爲端又將於何取給故知貢法所取者實以
給之此外又有布縷力役之征工商衡虞之入凡皆野人所供

也○前只言治地莫善於助至雖周亦助也切切焉只要勝行
助法都不及貢及答戰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都又無貢何也曰勝當時只是行貢法也世祿已行者正是將
貢上之粟充世祿也惟助法未行故始則切切然只言助法後
告畢戰不得不兼言貢助蓋授以方畧形勢也然勝雖曾用貢
而貢亦不止什一又不止鄉遂用貢也故又云國中什一使自
賦而註云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
註圭絜也所以奉祭祀也據此大註圭絜之義自明甚矣而趙
氏悉註乃曰圭絜白也德行絜白始與之田亦大駁矣只是尋
以奉祭故云先儒釋註每有不能為經文助而反為經文累者

○圭田五十畝是卿以下皆同也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惟圭田乃是分
外加厚之田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卿之下為大夫為元士蓋皆五十畝無豈
殺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或不預按祖廟之制適士二官師一
旣得立廟則皆有圭田矣註官司謂諸有司之長東陽許曰官
司蓋上中下士未必曰官師矣蓋下士亦有官者但其長乃得
謂之官師下士旣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恐不得齒於官師而立
廟但未有他據○但曰卿以下則大夫士皆舉之矣不必外覔
證佐
○一說下士旣以身委於官乃不得一廟以祭何也且庶人祭

於寢既以上皆廟也今無下士寢祭之文則安得謂無廟既有
廟有祭則安得獨不與之圭田況野人尚有以厚之餘夫皆二
十五畝而下士乃獨無圭田反不得齒於餘夫矣故宜皆有圭
田也○或曰官師下士亦是不曰中下士而曰官師者以別於
庶人之在官者耳庶人在官者終不謂之士只是庶人但食於
官與下士之祿同○適士二官師一出於祭法其註曰適士上士
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官有司也
師長也又註曰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
○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其註曰庶士府史之屬恐謂其曰
官師者以別於士庶也旣曰士庶無廟則中下士有廟益可信
○愚按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受地視伯元士亦視子男其中

下士當與侯國之上士皆為適士等也○饒氏曰圭田餘夫亦
是百畝中撥與她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
百畝六十歲受傳與其子其子承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
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此亦井田之
制也非井田法外之制但是分田制祿常制之外在圭田則都
是井田之中而未有所稱中分之為二十五畝五十畝也圭田
則是或都鄙之井田以至遂十夫之田而四分之為四箇二十
五畝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通達此二條直至章末都是各畢
或問井地也豈不是井地○問人物繁庶國家安得有許多田
分授曰天地間只有許多物事以閒人物過多便自有來除亦

理勢使之然也
死徙無出鄉一條
○此言井田之法之有以善民俗也若只說井田之善則上下
俱足此善不獨民俗矣今觀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都是就百姓說故定為井
田之法有以善民俗亦不必云者其效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
然耳若云行井田之法之效則必至願受一廛而為氓之類為
方是○聖賢文字多是偏主文章如此節若論到理之密處似
當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死徙無出鄉
則百姓親睦然聖人固不拘拘而大理自無所失此段大槩言
井田之制之有以善乎民俗也不可以為井田之效也先王立

則一作蓋
法之意亦如此○鄉田同井則十夫有溝者不在此耳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大註云上古野及國中
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
耳一作矣
耳王制井田形體之制尤詳○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
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
十畝以為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註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
惡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
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眾男為餘夫

亦以口受田如此○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別野人以見其不得同於君子而在所後也故云據野人而言
若文耳
此其大畧也
推仁政必自經界始至所以別野人也此比周禮亦為畧今動
輒以周禮律之蓋孟子不見周禮王制又漢儒剿六經為之者
故講孟子者只用孟子大意不必過求強合蓋紛紜而不相入
矣但其所以與處亦當考而知之庶幾其於古法默有權度而
得師其意以見諸用耳
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潤柔而不硬也澤滑而不澁也推此義可見但凡論古制後面
都着用此意令殺○饒氏曰前面記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
要會變通○又曰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
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
○潤澤二字最好若古法有不宜於今者不能因時制宜而善
用之只拘古制而定於時是又何取於古爾不能盡因乎夏商
不能盡因乎商故曰周監於二代如何拘於古得○潤澤非文
飾之謂乃和軟滑澤之意饒氏此說最精故朱註曰潤澤謂因
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云云以此見上文所言只是硬
局子也愚謂使當時諸侯不去其籍孟子君得志行王政於天
下亦須有所損益折衷故曰三王不同禮又曰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此便是任法不如任人之理○饒氏曰井田之法與
帝便做成了商人如何敗得七十畝周人如何使更而必至於
溝壑塗畛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
已不同孟子多是億度言之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
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
制二車闊六尺有餘兩傍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富國
所以壞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壞了商
君則索性壞却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今漢氏或百一而稅然豪強輸其賦
太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文帝不正其本
適以資豪強也且井田之制不宜於衆人之時卒而革之蓋有

怨心則生紛亂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民稀少立
之易矣今既難行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買
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善乎

蘇老泉曰議者皆言奪富民之田以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
曠而人稀可一舉而就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
歸諸公以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云云萬夫之
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
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
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使
盡併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
糧窮數百年盡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
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
吁亦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又曰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
入官是又過乎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
而不奪其田之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
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
以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
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
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全利不分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於朝
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
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

葉水心曰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
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
界治溝洫辛苦以井田為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
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臨淄以東其不能為者
不強使也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
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去者是將使誰為之乎

又曰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
行者也

通考曰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
之田壯而界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
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

奸滋弊多
一本
奸弊滋多也

阡陌陌之利猶患其少壯之所習則雖無侯乎者蔽於[illegible]
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九七而小邦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
之地愈廣人愈衆雖特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
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
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汚
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
衆故數雖施政法制隳弛而奸弊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人
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惟其所占之田以制賦桑弘羊商君決裂
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矣曰靜曰一則可見
則授田之制在秦時必是擾亂無法度宜其不均矣
[illegible]云 云信命世之宏才也
四書纂引 二十上一卷 三十四 二十
[illegible]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趙岐曰命世
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事者名世[illegible]賢人有名於世也宏才
大本明書○命之訓名猶令之人顯書名亦云命之曰何書
者名之義也亦有理○此二字不見經傳至國史橋玄謂曹操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惟在君乎命世
二字蓋出於此

有爲神農之言
既曰爲神農之言則其所稱非必神農之言矣○有爲神農之
言者許行者一爲字使見其言本非神農之言矣爲其言之爲
字彷彿似云爲其學者之類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云亦其
之類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何爲仁政按上文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則以分田制祿爲仁政亦可

願受一廛而爲氓
按集註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則此廛固非市宅矣野人元
不在市宅在市宅者商賈也願受一廛而爲氓則有田可知陳
相兄弟則爲耒耜之勝曰願爲聖人氓
周禮地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五十畝云云

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褐二字爲讀其所以衣者也捆屨織席以爲食爲一項其所
以食者也而諸衣褐捆屨爲一讀至織席以爲一句敍述滿而

四書纂引 上孟十一卷 一 三十五

無謂

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此言蓋非面對滕君也上文則云踵門而告文公曰蓋是面對
之詞○許行自楚來既捆屨織席以爲食陳相自宋來又負耒
耜只是其未相見之前已有默相見之機矣許行較又是傳法
沙門者故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所學而學焉

雖然未聞道也
蓋謂神農之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云云 不知
是何道理成何世界每一覽輒令人一笑
○許行本是喪心病狂底人卻天生箇陳相來專信他天地間
氣聚辟分聲應氣求之理自不可盡曉○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攸一本尤

…而…為…難也許行之道為是而孟子之道為非矣

○…所制在勝者而其所以剌則在孟子也陳相

…行所軒輊於其間也許行之學亦

許…天下…其所謂邪說也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難猶

許問以…與…而也則以梃與刃殺人間與少無異…殺…而

之問…殺人…也…於折辯之際多用此法○曰否

許子衣褐…本以衣褐…孟子之設也…不得孟子

姑置之…以許子冠乎曰冠又曰奚冠…其如衣褐之說彼則

曰冠素…為之者也即曰自織之與至此則陳相無迹

處矣曰否以粟易之則已自為孟子辨之之地矣又曰害於耕

則盡之矣此雖孟子長於論說然亦其理之自勝有非取辯於

口舌間也雖此於勝之理然非孟子之辭辯足以發之則亦未

能破人之惑志而折人之詞鋒也為其精義之功如此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此一段意抱謂其道是為人君者雖

以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便是他道一匹夫之身已不能盡

兼衆技況人君一身百職俱萃乎故每詰之云云而果不盡待

辯而自支離矣○許子衣褐皆貼身皆是褐乎故曰要亦迹不

得也○上文因論其役曰以粟易之則詰之曰許子奚為不自

織之論釜甑爨鐵耕彼又曰以粟易之則不復曰許子奚不自

為之盡以其理之同也即此就是語言之長才文章之妙法

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云云

械器釜甑之屬謂其械器便當也凡民生日用所資器皿皆是

故用之屬二字以該之下文亦兼百工言之就本文而言則甑

爨耒耜皆是也但不可分貼惟陶冶則分朱註曰陶為甑者冶

為釜鐵者○陶何以能為甑曰古之甑皆陶為之故從瓦此方

原無杉木可為木甑今有之者皆自南方往也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則已可拆之矣然孟子理義

之在胸中者厭飫充足酬應不窮而其詞辯之出於頰舌間者

變化敏妙而無方且欲多其邪遁之辭以為析服開悟之地

故不即闢之而又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彼則又曰然又

曰以粟易之然後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云云人但見

孟子之多其詞說而不知此法即省了許多詞說也不然彼之

邪說被錮已深其執拗論辯可遽申吾說耶以朱子之正學精

義而不能折服象山氏兄弟於一時之語次意亦其雄辨之不

如孟子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云云可耕且為與

○此厲因他厲民自養而發言汝謂滕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自

養以今觀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器械易

粟者豈為厲農夫哉知陶冶與農夫之相易為不相厲則滕君之

不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亦未為厲民以自養也可知此已足以

析陳相之說無餘矣然猶未也又繼之曰且許子何不自為陶

冶則凡百器械止皆自取於其家而用於其家是多少便而乃

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乎百工之事固不
可耕且爲也卽應之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蓋上旣承
其害於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屬以見滕君之非厲民以自
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爲之說而明彼此之交相濟
亦以見滕君之不厲民以自養也只是一意錯出於詞爾之間
不必强分爲二意抑通章是此意也○舍去聲朱註止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天地間大綱有兩樣人亦大綱有兩樣事大人自有大人之事
小人自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云云
此則因陳相所謂百工不可耕且爲之說而教[illegible]之所謂

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云云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恐人只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
按故曰二字爲古語而以下四句爲申釋之詞故因解治於人
等句之義而承之曰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一節
○上言治人者食於人以見其不暇耕自此以下皆是反復發
明此意蓋堯之時教治者舜也烈山澤者益也治水至三過門
不入者禹也皆治人者也雖欲耕得乎食於人也又教民稼穡
者稷也承勞來匡直之命而教民人倫者契也亦治人者也而
假耕乎亦以食於人也本文雖欲耕得乎一句只承禹八年於

切當作功

外說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一句亦只承勞來匡直輔翼
數句說似於舜益禹稷諸公有欠闕焉然古之文多取意足而
已其於辭有不肯屑屑者而實足以互見而相發也抑亦多是
擧其切而重以該其餘如此段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則於不暇耕之意尤切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命官教民叮嚀煩悉如此其
於憂民之意尤切故曰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其他則皆
可以意會矣○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此以下言自古聖君賢
臣歷歷可數那有一箇是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者耶○洪
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蓋惟洪水氾濫草木
得水則暢茂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

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逼人擧中國多是禽獸之
地此其上下文相關之大意也
○洪水橫流云云使於是而遽施治水之功則草木之暢茂者
道途旣爲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逼人者又方巢穴於其中
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尙未可施禹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烈山
澤而焚之草木旣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
以施功於水矣如九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於兗州之
域疏大河之瀆爲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并九河皆
注之海九河濟漯皆西北方水也又決南方汝水漢水排淮水
泗水而注之江天下大水只有此數者今導其流而注之江海
之中然後大地就平中國之民可得而粒食以相生相養而免

於墊溺之患矣宜當是時也禹治水在外者凡八年三過其
門而不入其憂民之急如此雖欲耕得乎然不但禹之急於治
民其迹尤顯故獨言之而其他可以類推○益烈山澤而焚之
烈熾其火也焚之者灰之也焚字從林從火此亦六書之會意
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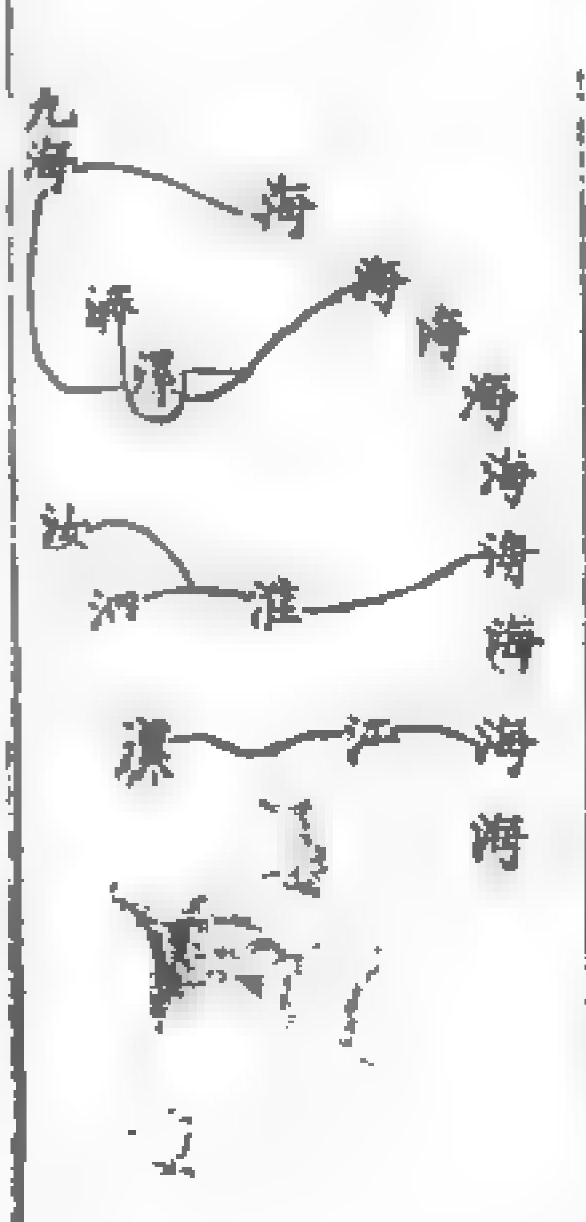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九河當按書傳簡絜合為一河又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書傳曰
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新安陳氏曰書傳經朱子
晚年訂正當以為定也此說又與楚辭註不同楚辭註以為徒
駭是河之本道本道即謂此經流也尚未知孰是○雖然九歌
河伯篇云與汝遊兮九河其註曰河為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

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
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

○九河勢意當如此分

○集註曰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
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仁山金氏曰當是疏
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
江書傳漯河之枝流也



漢武帝時九河已堙矣

按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
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
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
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

○當堯之時一段雖末云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是禹
其實憂水土之未平而不暇耕者堯舜亦在焉蓋舜是承堯之
憂禹益又是承舜之憂數聖皆是急於民病而不暇者但三過
不入之不暇耕意尤顯然可以曉折人耳故末特言之下節稷
之教民稼穡與命契教民言其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亦是此意
故下云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獨舉堯

中小心若猶在堯舜蓋當時代天救生民者堯也替堯代天
救生民者舜也故下文獨舉堯舜而略禹益稷契○三過其門
而不入八年在外三次過其家門尚不得入見其骨肉之親况
暇於耕乎
后稷教民稼穡
水土方平稷使教民粒食以免其艱食之患急於民之事如此
是亦自有不暇耕者在○民纔得粒食堯舜又慮其無教而入
於禽獸之歸又使急急使契為司徒教民人倫堯又身時章告
戒之曰勞來匡直輔翼云云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此聖
人指堯與舜契舜臣名使契為司徒舜舉而使之但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制法拜除還須自堯出此古今所以同也故是放勳

曰亦可謂得其事之實矣其時言舜臣名舜非堯之臣言契為
舜臣則該得堯古人通述有君臣之分契雖後為舜臣若只說
為堯臣則該不得舜矣論語舜有臣五人○聖人有憂之聖人
猶指堯言舜命契者舜攝政事時也然當時堯為天子措辭敢
令自天下出民無二王當時詔勅之類必皆出於堯故下文云
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云而聖人之憂民如此與聖人有憂之三
聖人同指堯也言堯之憂則舜與契亦非恝然無慮者矣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云云
上二條言聖人憂民之事備矣此則承言聖人之憂民如此固
非事事而憂之也惟先務其大者耳所謂所以憂民者其大如
此不必另說一意○一段承上文言聖人之憂民者悉矣然要
知聖人之憂惟急所先務初非事事而憂之也云云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云云得人者謂之仁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治人而食於人
者也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治於人而食人者也
夫以不得人為己憂其功利之及人者大矣故曰分人以財謂
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聖人序事於堯典既言將遜位於舜舜典復言將使禹任丑典
之序各提起一將字於此見為天下得人難底意且將之為言
持重謹慎不苟之意也堯舜不輕授人以天下必持重謹慎擇
然知舜之德與堯合然後可以當堯之天下禹之德與舜合然

後可以當舜之天下不然聖人不苟授也故嘗謂堯未知舜之
前堯不敢有一毫輕天下之心堯既知舜之後堯不敢有一毫
係天下之心右見前書三條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此句與上文為天下得
人者謂之仁何所關曰是故二字可味也蓋上文謂為天下得
人者謂之仁言得人之功大也故下為天下得人之難以見其
功之所以為大也而必以天下與人易對言之此猶中庸言天
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論語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
不可奪志也之例○或謂以天下與人亦即為堯以天下與舜
舜以天下與禹皐陶非也舜未嘗要以天下與禹皐陶也方堯之得
舜舜之得禹之初固未嘗必欲以天下與之也故堯之於舜歷

哉皆求而大用之文而後得之天下〇一說惟為天下得人難
此堯舜之所以孜孜然用心於得人也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已
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惟難故憂也此說優
大哉堯之為君也條
此條須依愚舊說其引孔子曰云云者總是說堯舜之德恭巍
巍如許雖有所用心亦斷不至於耕〇亦不用於耕謂其心不
至用於耕也看於字〇惟堯則之則法也法字與論語解齊準
義亦同〇此法天則亦與天同其大矣舊說稍有緩意然未見孟子
一言兩義處又未見此處不可解為齊準處按蒙引在四書
中義同字異者亦多學者正當平心以求之如緝熙敬止及委
整其旅字處可見

吾聞用夏變夷者
此條言陳良非可信者而倍之為乖方也〇又按陳良北學中
國亦是用夏變夷者也陳相始從陳良而改從許行亦變於夷則
者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
此條意有三段　皆不倍師而以其尤難者在後
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厚於師也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尤厚於師也
他日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云云暠暠乎不可尚已

不肯以其事夫子者事有若其視陳相以其所事陳良倍之而
改事於其道相反之許行者何如也見曾子的然尊信其師而
不惑於衆人之見也
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分明是謂夫子道德光輝明著潔
白耀如江漢之所濯秋陽之所暴皜皜乎無以加已有若安能
擬其彷彿有若既不足以彷彿夫子而乃事以事夫子之禮不
惟孚信有若爲過而以夫子爲有若所可同其待夫子反卑矣
而可于有若之道德本不足以彷彿夫子特其言行氣象有
類似而諸子至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何與雖然有若之言行
氣象猶有類於夫子者而諸子之移所事夫子者事之亦未有
倍事師之志也但擬人非其倫爲有負於夫子耳曾子且為之

變色闢辟以正之況陳良豪傑之士許行鴃舌挂俟之人相之
背此趨彼誠孟子所謂不善變也
〇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有若
之所學何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繼而止之孔子自生民以
來未有固宜非有若之所可繼而非故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
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以推一時皆無有若比可知臧淳三年
非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祭
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未嘗深許子張據此章則子張欲事
有若者也子張之未能為有若昭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
頓悟不欲人從事問學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習其
說者不察因附攻之於千載之下耶子張有靈而視有若恐不

重當位章

自安其位次耳江漢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之大
者灼然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取以
精神之說恐本意亦不如此在學者詳之右出他書異記所在
今也南蠻鴂舌 云 云異於曾子矣
非先王之道此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
為一端者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樂其不改所事於陳相正
相反者言為尤切耳若夫則此條不倍師者有三不全是曾子
吾聞出於幽谷 止 入於幽谷者
此與上節吾聞用夏變夷一意而極出所以深責之也
以有若似聖人當時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之道德亦似聖
人故欲以事孔子者事之集註曰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此

乃朱子裁斷之辭非可謂子夏等止以有若之言行氣象有似
聖人者也
從許子之道一條
陳相又見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子又托於神
農而有是說也
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
如一尺布五文錢二尺布十文錢通天下布價一定如此下倣
此看來此說亦一路通但天下通是一樣則可若布不能無高
下則其價亦安得不為之高下雖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者多然
求其悍然全不顧理勢而倡為此等狂論邪說者亦惟許行
陳相二人而已

也一本他

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
此巨小與上文屨小大者不同此巨屨小屨從言當精粗美惡
說言巨屨與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論物若不論美
惡美者與惡者同價則人又豈肯為其美者哉都一向從簡陋
易就上去了何能治國家孟子此章折難陳相所稱許行之言
還不甚務他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一段又難得好痛快分人
以財謂之惠一段正大甚此聖賢議論後世絕少
墨者夷之章
夷子思以易天下言其道宗於薄而自用則又獨出於厚
此便是因其所明而通之
儒者之道古之人 止 何謂也

○與起之謂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此兩句是夷子自以已
意解儒者之言以釋己厚葬其親之責蓋謂我之愛無差等即儒
者之若保赤子者也然愛雖無差等親與他人一般施而施必自
親始此吾之所以厚葬吾親正施由親始之說也
○墨者以薄親為道而夷子獨厚此正其一點天理之不容
泯處孟子所以直用以入其教也孟子亦愛其人也夷子
是甚次第說明盡被孟子之責故以兩路摻援他若伸我之
厚者失則與其道之薄者庶幾若伸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獨
厚又無詞矣左右肯見谷也乃為兩頭之說以堵之勢曰吾之
薄其親與儒者之保赤子何異但謂之如保赤子則所施尚自有
者如我之獨厚亦未為悖也蓋兩挾之詞也

○既曰愛無差等並不論親疎矣而又曰施由親始則又甚有
親疎之辨此其言亦自相矛盾是見其遁也然下句自有是處
夷之所以未盡滅其本心孟子之所以得以入其敵者正惟有
此一綫在故孟子不攻其說之不是處而但力攻其本病之所
在也二本之說尤極正大而精至
○夷子言儒者之道如保赤子亦即我之兼愛也我之施由親始
亦即儒之立愛自親始也不知儒者如保赤子之言自有所取
義蓋理一之中自不害其分之殊也墨之施由親始又其無差等
之愛而已蓋自決其分殊之界限而又非其理一之本然也
皆所謂遁辭也○蓋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
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於人夷之之厚葬其親使其心有不

安者矣既有所不安於其教而猶未能自振拔以歸於正故一
則援儒而入於墨其援我者其勢之輕將藉我以爲重也二則
推墨而附於儒其附儒者其勢已孤又將藉我以少立也蓋天
命無二理天命無二道凡外吾道而別立門戶者其勢將歸於
支離也不待墨道爲然

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

言且無論愛己之子過於鄰之子也視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
子則己之子益可知○鄰之子不必比於吾兄之子則於吾之
子可知故只言兄之子

彼有取爾也

凡下文爾也二字皆語助辭

明有一所有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明小民之無知而犯法實亦非小民之罪也乃上之失其道致
然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言豈其以爲民與吾子全無差等哉
如夷子之所見則父母與路人一也豈不爲二本而違天哉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愛無差等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是親其親也路人
亦其親也非二本而何抑豈惟二本蓋孟子爲本也墨人道○夷
子之學本不純乎墨始也葬其親今其無差等辨也又曰施由
親始○朱子曰夷子學於墨氏而不能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
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又曰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
本心之明有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夫泚也非爲人泚

註言非謂他人見之而然也蓋其泚無所爲也所謂一本者於
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歸反藁梩而掩之亦是一本之處不止非
爲人泚也註只云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耳

非爲他人見之而然○言非爲他人之子見之而然也

○若爲他人豈有是泚哉中心達於面目正爲吾親也二本之
理豈不尤章灼哉○一說謂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乃爲己見
之而然也其所見者己之親也惟至親故然也若在他人見此
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未至若此之甚矣此所謂一
本也○一說其泚也非爲他人泚也吾之至親也其泚由中心
而達於面目不能自已者也若是他人之親則一見之間雖亦

有不忍之心而其迫切之情當不至如此之甚此見生物一本之理人其可逆是理而薄於其親視與他人無異哉○一說其泚也非爲他人見此而發愧有泚也乃其至親至痛之情發於中心而達於面目自無所爲而然者然與註中下文所謂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云云者若不合耳

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云云 他人謂路人見之者也此他人字不必拘與上文非爲他人見之而然者相同上文明是謂非爲他人見之發愧而泚也未知是否○問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此他人字是指他人之子邪抑指他人之親邪泛指路人耳

抑之誠是也則孝子〻〻 止 有道矣

明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蓋以其根於天性一本之理而墨氏

之逆天常以爲道者斷不可也○夷子二本一條只破其所謂愛無差等者以其逆夫一本之理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一條則又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以深明夫一本之意其所以闢發之者可爲中其肯綮矣夷子自有肯覺宜其所以憮也

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夷子憮然茫然自失蓋於我心有戚戚焉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

○陳代蓋謂孟子以謀王斷國之大材其致主安民可指日期而乃固執不見諸侯之一節致使齟齬於世而上下俱不得蒙其功息以爲迂也故諷之如此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話而諷其爲之也○南軒曰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功利之說者陳代此言孟子是迂闊了枉己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深得此意分明耳故曰使不恤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皆先爲之矣又如云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此亦是見得透徹故守得堅牢耳聖賢豈迂闊哉朱子解子欲手援天下章云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此朱子之在當時所以亦難仕也直道難容詎不信然然聖賢是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之心者聖賢正

任道所在

○天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義理者也陳代之言主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曰無得利害專主利害者未免事於義理而終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完此章自齊景公田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者於利害亦盡矣

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 止 而往何哉

溝壑溝長而小壑深而大壑谷之受水者○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愚意不忘是活句只是拚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主於義而言也枉尺直尋則主於利

而言也故此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益枉尺直尋未宜於
出處去就上用也○枉尺則無復直尋之理矣○朱子又曰須
是這裡恭敬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不自得而彼之
權勢威力皆無所施矣○南軒曰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
天下不爲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又曰義之所在事無巨細
苟變一身之死應非其招而褻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將
無不爲而弒父與君之所由生也○愚按南軒此言的實而痛
切然則爲人君者亦何利於奔走承順之臣而寵之哉
○問虞人是志士乎是勇士乎抑兼得志士勇士乎曰看政府
而死則爲志士矣若被刑而死則爲勇士矣虞人兼得爲宜此
二句是孔子諷誦以嘆賞虞人之言辭本虛而意則有所屬耳

固非確然以爲勇士也不必泥不至將殺之句○朱子贈日者
李堯舉序云稱說云云若有可疑者是孫見吾既許之又令意其
所不堪而姑爲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生於草野沉淪之中
不幸而類乎者何可勝數生雖勞之而不忘其說必欲人人稱
其所聽厭以爲避就斯可謂信吾術於當世則亦勞矣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
又安知其果以吾言動心乎
○愚按此即所謂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不自得者吾輩
胸中誠不可無此一段趣味○大註此以上皆是以不可往見
之意以上二字說末句說去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 上 亦可爲與

枉一作反

○大註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謂汝所引枉尺直尋
云云以利言也上君子出處進退何利乎直若果論利是徇
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不復顧道義而爲之耶是言其不
可也本文兩利字俱就出處上說其曰枉尺直尋俱只是循從
字意說○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與
其言其不可也蓋枉尺直尋已是不可枉尋直尺尤不可也然
以求利者之心推之夫既枉尺直尋則其苟得之心必至於枉
尋直尺而後已然而甚不可也故極其末流而關拒之
○甚言其不可者蓋枉尺而直尋已不免於喪己而爲不可乃
至於枉尋直尺所喪愈多所得愈少乃不復計較廉恥而爲之
甚不可也孟子非是以枉尺直尋爲可至於枉尋直尺乃不可

也亦以其枉尺直尋而計其勢之所必至而言之耳曰亦將爲
之與猶言女安則爲之之意言只有有利便爲了都不要管道
義了都不要守廉恥了善乎尹氏之言曰有枉尺直尋之心斯
必至於枉尋直尺矣○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蓋
以情則在所必爲以義則愈不可爲矣故如此立言
○此便見得枉尺直尋之言不是正當話然猶是做有直尋之
利說至末段則又破去了利字斷其無枉尺而能直尋之理皆
是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
與嬖奚乘御在王良射在嬖奚
掩而後可

强者王良可者乘焉也

嬖奚

簡子語之也一說或使人請之不可知觀下云云似非面語簡
子之辭一則曰吾三則曰吾白不在此成章家曰疑之不臣光
則吾既得聞命矣周公命滕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
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禹對舜曰俞乎何言帝思曰孜孜古者
弟子之於師父之於子君之於臣皆如此王良面對簡子自我
獨不可乎况下有請辭字亦一證佐也

吾爲之範我馳驅

大註範法度也言吾爲之律以我馳驅之正法云云

爲之詭遇

四書采引　上孟十一卷　五十四

詭遇獲禽疑設機取禽不循馳道也饒氏之說未曉○分明謂
之詭遇全是不遵而取之弋不射宿之意全荒矣○朱子曰詭
遇獲禽與行險僥倖不同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
不敢做底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兩句要相連說重在下句看大註而字可見且獨曰今乘奚不
能也尤可見下句重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或
謂王良與嬖奚乘一段與虞人一段意同非也虞人非招不往
一條重在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一句王良與嬖奚一條重在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句上二則是言其能守義二則是
言其能不忘義以徇利意固不得而殺也但能不顧害使能不
徇利云此只是當貼孟子兩段意云耳孟子引虞人一段却本
有彼其直尋之利不足爲意同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

亦是不肯枉尺而直尋者○南軒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
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學者要當立此心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枉尺與直尋之理○言汝謂一屈己便可致王霸不知道不行
於己而欲行於人無是理也尚何王霸之望哉故曰直己守道
所以濟時乃知孟子堅執不見諸侯之義者非固自爲貴重也
爲是故耳

○此章之首陳代諷孟子以小屈其所守以伸道孟子始引虞

四書采引　上孟十一卷　五十三

人言不可自失其所守繼引王良言彼且不肯徇利而自屈其
所守如何使我爲之末言其所守一屈亦決無能伸之道理○
愚按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不爲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更提頭自爲一條如何○新安陳
氏曰楊雄謂孔子見陽貨爲屈身以伸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
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屈矣而可以伸道吾未之信也當
即此意以論孟子此章

○請問三代之下疑策榮望之流待如此虞人與御者幾希甚
矣吾道之衰也○又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自
君子觀之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枉己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
謂所屈者小也枉己則是枉道枉道則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

此而可謂爲小節乎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稍本文及書註此三句似乎是孟子之言然問諸諳經者則謂
此二句皆是經言而本註云云當貼在此外今觀本註下節盡
言二字云云亦明白是貼在此二句外○犀首所謂犀首者即
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爲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
伐趙以敗從約○當時游說士惟秦儀衍最著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引禮意今在女子之嫁云云挾帶此一句○衍儀勢焰如此也
能使諸侯懼如何又是安妾婦順從之道曰正有道理孟子初

非有甚人民甲兵在手也不過掉三寸之舌假時君之力以鼓
其氣焰而已當時諸侯莫不各求得土地所謂求吾所大欲者二
子因投其所好從而捭闔張合之是以行驚動一時人耳目之
勢他此驚動人處雖若非順從者要其所以驚動人之勢則全
在順從上來故註云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不是阿諛苟容如何
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是他國諸侯懼也本國諸侯他都
看阿諛苟容始得○阿諛苟容阿依也諛諂也阿諛所以苟容
者也
居天下之廣居一條
此惟孟子能之蓋儀衍所爲件件反此蓋居天下之廣居者必能
以天下爲度而不忍禍諸侯毒蒼生以就其一己之私計也

○立天下之正位者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於汙賤之地而
盜弄人之權勢矣
○行天下之大道必能動與義俱而彼捭闔縱橫之事又皆不
屑爲矣○居廣居三句有次序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
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
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
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
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立正位
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廣居曰天下之廣居正位曰天下之正位
大道曰天下之大道天下字不閑蓋皆是第一等的直到至極

處故饒氏說居廣居則曰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說立正
位則曰更無些子不當理說行大道則曰更無些子不合義
○朱子曰廣居是廣心正位是處身大道是處事○與民由之
之字指仁禮義○獨行其道道字亦指仁禮義○此只言仁禮
義不及知者知則知此三者弗去是也○朱子曰居廣居以下
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富貴不能淫云云以浩然之氣對着便
能如此○又曰觀孟子答景春之言直是痛快二復令人胸次
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按此濯江漢而暴秋陽只是痛
快意也
○孟子因景春大丈夫三字上生出此議論可謂的確矣不是
學問徹底精微心胸徹底明朗如何有此雄辯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所以弔者說見下文○禮曰諸侯耕助至以為衣服又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只此四句是禮文在然是兩段一出記祭義一出記王制饒皆孟子解禮之文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其上云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此正是諸侯之失國家者此是孟子解禮之言○說夫人蠶繅而又無廟也先上先公者諸侯亦助祭於天子之廟故也○蠶本是世婦蠶畢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從事惟使之夫人治內事也○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後推天子亦為藉千畝 不云此不云者只從諸侯之

失國家上說

夫人副褘受之○註王后之服又曰副者王后之首服褘王之是褘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袞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蓋見註謂魯二王之後與○又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褘衣其一首服為副副褘皆祭服○愚按謂王后之服只循舊文而不察夫人亦有副也如袞冕一般天子有袞冕諸侯亦有袞冕但天子之袞冕王后自有王后之副褘制固必有等殺矣此處小註都欠主張○吳氏程曰副編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褘與翬同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褘與翬同未詳○繅三盆手小註不甚明禮記註曰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指故曰三盆手也方氏云夫人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孟子註繅夫人繅也○繅繅之所為絲也亦作繰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出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士無田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是謂無田也或曰此說恐非古者庶人各有田百畝其後井田不均故有無田者故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據上說雖若有理但於本文惟士無田不祭則弔者不合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蓋諸侯失國家則無田而不祭士失位亦無田而不祭此甚明與○士庶人若無田如何又令之薦稻若有田而薦稻又何用以祭曰按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薦者不得以

無祭矣○愚謂祭則必諸品俱備薦則只用稻等一品矣雖無田者亦可以

時買易

殺殺曰某在殺曰殺○好自然註解

牲殺牲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故曰牲殺○又曰皿所以覆器者此器與皿之別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輔氏解不敢以宴為神不敢以自安者非也上句不敢以祭是人下句為人亦不敢以宴乃所謂神乎且神既不自安則人又當何如何不就言人不敢自安愈為見其可弔耶蓋必說因不敢祭而遂不敢自安方有焦然抱恨之意乃見其所以可弔耳

初非與義類悦也○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爲士先有位後
失位者言之　年有四時之祭失位三月則是缺一祭故可弔
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今看起來
失位而失祭是亦可弔○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或謂古人祭
畢則宴因不敢祭遂亦不敢宴如此則也是弔其不得與賓客
飲宴而已耶亦無謂矣何輕祭而重宴耶其與晏考之正韻亦
通但早晏之晏在諫韻宴在霰韻

晉國亦仕國也

晉國解見前篇魏人之稱晉國猶胡人至今猶稱中國人爲漢
人

媒妁之言

媒引合也妁酌也斟酌二氏以成配合也○輔氏曰廚膏亦頗
有策士之風但孟子說道之極不爲其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
而已

○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
也如此由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
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以傳食於諸侯傳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正韻云驛遞驛馬也
又曰遞續祿食也然傳字二項當從後註○饒氏曰當時
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孔子之在陳皆有所[illegible]
[illegible]之浮木狀

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言必不容於不通功易事也一通功則有功者得食之矣然有
功於器用者子尚食之有功於吾道者子反薄之奈何此章言
推彭更之意也

梓匠輪輿

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梓匠人斲
而小之則匠是営宮室者恐梓人是採引枝以度材者匠人是
斧鋸者又曰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此無容
誤然據下匠字匠當只是作宮室依大全長

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或謂與功以此而已乎曰孟子論道義以仁義二字總括之而

論仁之實則曰事親義之實則曰從兄有子亦以孝弟爲仁之
本此文正所以仁義承之孟子當時無位無他功可言故只
云其守先聖大端也其曰守先王之道則所該尚多至如
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祀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皆以垂
後世也

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彭更孟子弟子也而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
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似非弟子之言者曰想當時人以此
疵議孟子者必多彭更蓋惑之故直言以質之安知其非發於
愛師之心耶猶事師無犯無隱

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乙一本作也

此則彭更執拗之詞也初間謂士無事而食不可巳是主於食
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却遜之於食志此所以終之
破於孟子理到之言也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
墁墻壁之飾也如白灰畫之使是飾之於外者以細土近白者
畫之亦是飾也畫非畫以采也如以木石畫成縱横之文於上
皆畫墁也
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此難似猶可辭曰此則喪心病狂之人所不論也凡執藝以求
食者必無此矣而何嘗其爲食志哉孟子必將應之曰然則子
因以其藝而食人是非食功而何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要攔截也食使餒也黍稻預爲餉者未熟者也食指熟者
紹我周王見休
大註紹繼也猶言事也紹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按也
○味孟子此意蓋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
此欲其旁招群彦使忠賢畢集庶幾成正君之功非徒責望之
居州無益也

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
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君主何也曰不見諸侯不先往也見必
王吝其禮也
古者不爲臣不見
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爲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
以見矣如陽貨瞰亡欲見孔子則孔子不見倘能先加禮亦安
得不見之耶但以[illegible]路所識觀之則君子所養可知決不肯枉
已以求見也此上下段相承之意也不可泥總註而昧然分爲
三意全不相屬也
○曰古者不爲臣不見然亦惟何其迫斯可以見矣如孔子之
於陽貨亦何嘗絶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汙賤必俟

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此章數節相承之說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見可見之節也可見之節四字有味所謂
聖人禮義之中正也
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一說當時陽貨若不瞰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瞰亡往拜
而不見之也耶言一定之見也新安陳氏南軒俱是如此說故
曰不欲見其人義也此說長方不背上文兩箇瞰亡字而於上
條意爲尤專乃該言之解○一說當時來意不誠故孔子亦瞰
其亡而不之見若誠先來加禮孔子豈容不之見哉以爲可見
之節言其尚不爲過甚也此說未安蓋當時陽貨若不瞰孔子

勝一本作朕

之亡則孔子自拜受於其門矣陽貨亦何緣得見之況饋孔子
蒸豚便是先來加禮了這從前說爲安所謂聖人權衡之中正也○
孔子未嘗見陽貨孟子曰陽貨先豈得不見惜其不能先而不
得見也或曰如此則說不得辭答曰恐是過請姿而不避者不
終絕也之意○註曰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貨本陪臣而
執國命備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
也柰何亦以大夫處貨耶曰恐是見惡人辟咎之義

脅肩諂笑

大註脅肩體非可脅爲竦肩爲言也此是會意觧人竦體則
脅肩張矣故曰云云○脅腋下也肩在脅之上兩邊腋在下肩
在上三者爲一體○洪宋庄直曰君子所養直乎中而已太剛

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喪已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此宜是說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者未必與攘雞者乎說觀
本註云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者何異此自
有箇末用一句鐵耳○觀上下文勢不然斯速已矣此已字
止也與上下兩箇然後已之已正相應之辭○只就月攘人雞
上說作註云云當綴在本文言外實孟子之意也若月攘一雞
條未有則可乎等字而後繼以此則此條當指請輕之以待來
年言也蓋爲上條言語未有關鎖○以攘雞事譬之未能什一
去關市之征者報其取非其有類也○南軒曰君子之遠不義

也如惡惡臭其不適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如坐塗炭而其
從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
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
衆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
古之事而爲衆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
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予不得已也

要知其所以不得已處觧予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知此則知聖賢之所以不得已處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其亂也常由於氣化之衰與人事之失所致而其治也則常由
人事之有以挽回乎氣化也○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
兩平說各自有反覆相尋治亂所因有自氣化之盛衰者有自
人事之得失者亦有二者俱有者小註二說未必精○大註必
以氣化盛衰直之人事得失之上又有以以氣化之反覆相尋
固矣人事之得失者亦何有反覆相尋處如大易之吉凶悔吝
生於得失憂虞之循環者朱子詩之詩蓋又如云亂極思治云
終止則亂其理豈不彰彰矣○朱子作李忠定公奏議後序云
天之變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
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云云所謂感
於人事之變者自人事得失言也所謂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

也一本由

猶 一本作也

以氣化盛衰言也
當堯之時
下者爲巢下地卑濕故架木爲巢以居○上者爲營窟以其地
高燥故可穴居○堯之一治純由乎氣化而曰咨乎者堯尤求
之人事也所以不從胡氏謂氣化盛衰而人事得失隨之者正
爲此如堯之一亂氣化之衰也當時堯何嘗因之而人事遂失
耶○洪水之災非堯所致堯猶曰洚水警予後世乃以天旱爲
乾封不亦大可笑乎
使禹治之
禹之一治以人事挽回氣化也不必如輔氏云氣化人事相參
也禹同時且今日氣衰明日氣盛若論堯禹之生則是氣化之
四書蒙引　上卷十一卷　六十六
盛矣但非本旨○輔氏曰人與鳥獸亦相爲多寡蓋同稟於氣
故也然邪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邪氣寡聖人於其間有造化
之用亦時焉而已
堯舜旣沒　止　天下又大亂
不及桀之亂湯之治者姑舉其猶大者耳○由堯舜至於湯亦
五百有餘年而湯實伐夏救民是亦又一亂而爲一治者孟子
何故畧之曰蓋湯聖德實不在武王下然桀之亂不如紂之甚
而湯靖難之功亦止一舉而大事定矣數之不過什一征耳比
於禹之治洪水武王周公之誅紂伐奄驅飛廉滅國者五十驅
虎豹犀象其勞實數倍也故畧之舉其甚者言蓋亦偶然無意
於抑之也○輔氏曰自堯舜沒暴君不一至紂而大敗極亂無

以後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其孫之暴亦未必有如廢
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類也○愚謂如炮烙之刑剖心刳孕
之事恐桀亦未至此
邪說暴行又作
一說上文云云就是說之又者又一亂也○一說上文云云全
指在上人爲亂者言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云
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着不然又字無安頓了○饒氏曰暴行通
上下而言必有邪說搖撼了簡底道理然後暴行始作誠哉是言
廟禹不欲廢立而諸發宗倡爲田今錢多收拾射麥之說以貫
之然後廢立始成王安石將行新法以罔民利必假周禮以文
之如惠卿云有一年一變者布法象魏之類是也自古及今大
四書蒙引　上五十一卷　六十七
抵皆然有暴行必有邪說以文之○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
相符也或謂此只是人事若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
囿乎氣化甚事必如堯之洪水方是氣化曰觀本文首云堯舜
旣沒聖人之道衰及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則豈全無氣
化耶蓋堯之洪水純是氣化者也此之一亂後有成康豈不尚
維持其理耶故曰是氣化而無人事者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討則誅矣伐奄至三年之久乃得其君而誅之○引書以明一
治之功如此其盛也不可依近時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
當時書曰云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意看非也只是一治之
憲

纂或作跡

此前書君子引倫君子能上時而所以救曰我從人○此一治以
爲氣化人事相參處言過其理而言之人事更居多焉亦如上
條之一亂○輔氏曰正可爲也無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
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息之道並立而不偏所以
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
或喪失然後可以爲無缺

世衰道微　此　有之

輔氏曰前乎此者雖曰亂世然但有以戕民之生未有以賊民
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於壞人倫悖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
又隆矣○有作之有字與又義通用○兼氣化人事

孔子懼作春秋

要看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著天子之事一句說
○春秋天子之事也究而言之春秋天子之推也故舜者天之
命刑者天之討王使之也既仲子則得而賦之諸侯定王世子
天子不得而違焉○稱天王其職名也王而不職非天也徒名
也而所謂天者固在也孔子以天而是否之○孔子作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豈非一治○此一治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而
人事自有功
○朱子說一治只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而不及亂賊懼語錄
又云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
能舉而行之治不難此正與集註一般當如何分豁白集註
及語錄與孟子自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俱一般何也

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
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後世也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
其將來者傳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聖王不作條

或曰天下者皆歸楊墨則皆爲我兼愛亦何至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處曰勢之所激也何也人心原自有本然之仁義今把本
然根心之仁義充塞了外面則討箇僞仁義來受用天下之
人如此其不奇也人心之欲如此其多方也如何能相安於爲
我兼愛之場而不群起以相劇相刃耶豈爲把他本來性根仁
義破壞了那楊墨之仁義是外面栽揷的這箇其涸可立待
流爲泥淖必矣安得天下人人都是楊朱墨翟故孟子極其流

弊言之君是楊朱墨翟吾知其學術雖偏然其本身必不至弑
父與君而食人矣
朱子曰楊朱墨翟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
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
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自高則天下事
教誰理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兼
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一有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
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裡
更得許多但能養其父母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

衵衣粗食不能堪無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必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墨氏之道主於仁而仁非其仁楊氏之道主於義而義非其義惟孔子之道仁也而未嘗不義仁而義則仁非兼愛矣義也而未嘗不仁義而仁則義非爲我矣此其所以爲大中至正之極而可爲萬世皇極之才而楊墨之所執反爲吾道之賊此孟子之所以闢楊墨以開孔子之道也

○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曰不然即他之道使能如此楊氏自是個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無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

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子之學郭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宗社丘墟亦其驗也

○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君非不愛人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

○孔子之道理一分殊而已惟其理一故義不至於爲我惟其分殊故仁不至於兼愛

○始也楊墨塞人心猶是率獸食人也其終也人人中其毒皆無父無君而相劇相刃相戕相賊無復世道人理矣非人將相食而何

吾爲此懼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三作字不同雖皆訓爲起然不得作謂不得復起於世以惑人也既不得作則所謂害於事害於政者俱免矣又非一治而何作於其心心惑於兼愛爲我之說也

○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自信其言之甚者欲其言之信於人故也所謂賢人之言必引而自謂不如此則道不尊者豈虛語哉非故爲誇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害於事害於政一處先後不必深爲之說若

自有深義朱子嘗先爲之解矣大抵害於其政者亦能害於其事害於其事者亦能害於其政

○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超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

○楊氏輿曰背親出臣道壞佛者與子道絕又曰異端糾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也

○按二程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毁形佛有妻子去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消既明

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一箇理
旣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矣○又曰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
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旣道出世除是不戴皇
天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飮而飢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
一眞空絶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
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要周遮一言以蔽
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其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眞
者矣因并附焉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按諸紂伐奄滅國五十不曾說有夷狄或曰但暴行邪說無父

無君者是皆夷狄也如春秋中夏而行夷道則從而夷之且與
下節周公所膺意脈合雖似有理然孟子若說此字棣便巧也
聖賢無巧大抵滅國五十內豈無夷狄又按趙氏謂奄國在淮
夷之北是亦夷狄也夫夷狄且兼之則紂及中夏諸侯暴之國
在所不免矣豈是此意故特言夷狄耶○此夷狄蓋在所伐五
十國之內也曰兼夷狄則紂黨飛廉亦舉之矣如曰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言夷狄則近者可知也○孟子知言
先淫辭後邪說此則先邪說後淫辭者何也內說短而辭長故
淫辭居後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

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是在所膺者也不

不入一本
作不息

近上息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云云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序蓋人心不正所以
邪說得間而入邪說旣入行亦隨而詖矣詖行旣行於是互相
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編說話文字故云云
○一治之功皆歸之三聖則多是人事之得如孔孟亦治之功
則氣化之衰者終不改全是人事轉回氣化也○集註曰
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
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今學者尙眞知其所以不得
已之故否○一說但生得聖賢出來轉氣爲治即便是氣運之
說也

○問孟子欲息邪說距詖行必以正人心爲先者何也曰此探本
之論也以聖道不明而人心不正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
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哉
曰邪說不息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此又其末之不
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
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其斥爲我兼愛
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
心之用也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
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
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豈好戰哉孟子之心

此意一本
此見

亦若此而已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此楊墨爲害非惟我所力距正要人人同力以距之才是設

詖之曰云云是要人人與之爲敵然後可必勝而未絶其根柢

耳此孟子致意之深處以此言亦可以見當時楊墨入人之

深而惑人之衆矣或然亂于其箇是著眼立柱而言依倚○大

註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可念哉此聖人或專指孔

子春秋之法謂孟子特祖其法耳又或兼指孟子闢邪說之法

故下句以攻討孟子也然前說爲長春秋之法實孔子立魯史

元無此言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又曰若以此意推之則不

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

可知矣愚謂此又救世立法之最爲聖賢衛道先後一心也○

新安曰如解攻乎異端爲攻擊闢先聖之道爲闢習皆是不必

攻討之說○朱子曰此既正好看見諸聖賢遇時之變各行其

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

甚樣大力量恰如天地有缺蹜處得聖賢出來補救他渾全過

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

有闔闢乾坤之功○新安曰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尤

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爲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

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亦然古今世道聖賢事業

關係甚大宜精察深思之○許氏曰此皆聖賢作用參天地贊

化育之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居於陵三日不食云云 言其能餓之甚也豈仲子本是世家之

子乃并本朝的如此匡章所以取其廉

○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謂其廉孟子

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爲此苦節故斥其悖理而不成其

廉也夫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耳而豈用無故避兄離母至三

日不食以求延喘食於井上之殘李哉正所謂廢大倫而全小

節者也於王之世當屏諸四裔矣○大註廉有分辨不苟取

也即此便見仲子之過於廉而反不得爲廉處只是不苟取仲

子何乃自苦如此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

欲知先楊孟嘗析決性命之情貪生者利欲之場而不知止者

巨擘者是仲子尚得不謂在所取耶

雖然仲子惡能廉 止 可也

言不得成其廉也廉只是不苟取而仲子以苦節爲廉能爲蚓

乎此孟子嘆之之意故曰然此豈人之所可爲哉仲子所生在

廢人倫而耳於小節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黄泉

此段本上必蚓而後可說明其未能如蚓之廉也○大註仲子

未見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文下飲黄泉二句内無與下文仲

子所居之室句

伯夷之所築一句

苟求合義與不若合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
不要泥伯夷盜跖字
以仲子之廉孟子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爲盜跖之所食與曰明其所居所食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然據理者責其辟兄離母此其不義已甚而尚欲以一節成名哉是君子之所不許也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孟子此數語非爲仲子叙家世也因有意在所以明其兄之祿爲可食兄之室爲可居也而仲子乃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故曰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明其本方也○蓋以義言之其兄之祿兄之室乃正所宜食

所宜居也而其妻之食於陵之室豈必能義於此乎故上文云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是豈游詞慢說哉其所據者正矣○伯夷之所築與兩句意正謂仲子之食於妻居於於陵視夫居兄之室食兄之祿則其義在此而不義在彼也孟子胸中實是如此評斷但含意不露下文方畧露此意耳自仲子齊之世家也以下都是畫發此意元無兩層話頭也○仲子蓋以伯夷之倫自居而自以兄之祿兄之室爲非伯夷所築所樹者不之食不之居也

以是鶃鶃之肉也

一說是其兄譏之之言一說是仲子因其兄之來而弃其所前

卽一作即

即一作正

日之饋者者來而說爲是若是他自說又何用鶃鶃字

○仲子辟兄離母未知有何大故只此便是不義了

○夫以齊之世家而其兄又是有萬鍾之祿於此而居於此而食孰有義於此者乃避之於陵以就妻食果孰爲義孰爲不義耶且以此爲不義則是必蚓而後可也而於不能爲蚓故曰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也明不可爲蚓也○仲子之義適所以爲大不義所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之尤者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　一節

以理評之則食於母猶爲長於妻也居於兄之室猶爲義於於陵也故曰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

○類是何類仲子所操之類也仲子所操之類謂何以母之食

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是也妻之食於陵之室安知其爲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哉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是亦不義之類耳故曰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明大無此理也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卽是上文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之意言推仲子之志則將求爲蚓而實不能爲蚓也明其非廉之正也○朱子曰余隱之曰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使兄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殊於天下者可知

○應謂仲子廢心其身後要得廉名却離其母兄之不義甚矣况又是辟其母兄何意哉○請氏曰聖賢之道見之則至於與

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丘蚓同操矣豈人理也哉○新安陳氏曰此章以父爲重故視妻子爲輕仲子反視母兄爲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取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一

芳春共十五卷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二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

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古者聖君賢相有是心雖戰國之君臣亦有是心焉但古之聖君賢相則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章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若當時君臣則雖有是心而蔽於物欲狃於功利而不能師先王以行仁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蓋自開闢以來所歷聖君賢相多矣其所以爲生民計者無非先王仁民之實政也後之人亦不用有所作爲矣但時有增損而已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政舉則其治功成矣夫何爲哉不然率不師古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此孟子此章之意也

此條離婁至明者也公輸子至巧者也使不以規矩而徒恃其明與巧亦不能成方員師曠至聰者也使不以六律而徒恃其聰亦不能正五音堯舜至有道者也使不以仁政而徒恃其有道不能平治天下此道字對上面聰明巧當主仁心說蓋聰明即下文所謂耳力目力者仁心便是道此道字指仁心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六律六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不能正夫音之徵是宮也徵也必以黃鍾之律而後正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是商也羽也角也必以太簇南呂姑洗之律而後正焉由一鈞以往旋相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始可得而正焉○即古人審音不可無法度明帝上治世不可無法度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堯舜之道此道字指其蘊蓄運用於一心者對仁政而言○當時諸侯若能行先王之政只用孟子首篇不違農時一條則

民之養生喪死無憾矣只用五畝之宅一條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孟子所謂先王之道正謂此也○說者曰規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起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況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況後世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止道故也

似只用言仁心今却兼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只言仁心一理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止自行

重在徒善不足以為政通章之意是如此○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至不可缺引此以證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又曰必有關雎麟趾止之法度此又證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朱子曰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止之有也

不愆不忘一說過差是有心者遺忘是無心者愚謂此說之過差便不以有心之罪目之蓋前人舊章規畫非一手治歷非一時凡所當行者皆周悉而無遺且斟酌之已當惟其斟酌之已當故今遵之而不過差惟其周悉而無遺故今遵之而無遺忘○不愆不忘者謨如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正故後之人得以不行無缺故後之人得以不忘○蓋遵先王之法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何過之有

聖人既竭目力焉

自此以上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節承之而言此為政者所以當因之也○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緊要在心思仁政○繼之以規矩準繩為請以為方員平直連下文不可勝用也為句未可以為方員平直帶上讀此言其用不窮也以為方員平直是正言其用也不可勝用是言其不窮也○大抵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

心尚有用仁之所被者廣畢賠仁覆天下○問在聖人本
力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覆天下否曰分明說竭心思之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只竭心思而不
繼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師曠離
婁之所用之規矩六律亦皆古聖人所制如齊有神聖工巧聖
人則神聖雖注權亦巧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
則其所及者無幾而所不及者多矣此所謂無以編天下及後
世也如古之良醫有不用診脉有不用古方亦能起人之疾者
但所及不多故須制成良方及診治之法乃能廣其仁術○此
心思亦有形迹不必黏定之是如我欲仁斯仁至亦有實事也
夫此對耳力目力言如我太祖不用大明律斷罪亦自當但天

下後世之欲斷罪者多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
鄭氏曰自首章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君臣俱在內
不可專指人君說下面方分言君臣當各任其責
上無道揆也
上字與下字對以君對臣則君爲上而臣爲下所謂朝與工也
以君臣對民則君臣皆爲上而民獨爲下所謂君子與小人也
觀集註云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是朝與君子皆屬
上也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是工與小人皆屬下也
○上無道揆是謂上人之身無道揆下無法守亦指下人之身此下字
還是官吏主法之人故曰法守朝以朝廷言衛門君子小人
則以君子對小人分上下君子不止君身小人不止官也還
說下來矣
○上不信度工官也與官字對朝字言謂官所也如今云衙門
是也官謂學者所學之官也謂學舍也李晰江曰知學官缺
狀是也大道主於朝度主於官彷彿如云求名於朝求利於市
相似爾問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可見工即官有其官舍必
有其官○一說君子小人只是上面上下字但犯字重蓋上無
道揆則道不信於朝而君子於義有犯矣○工不信度則百官
迹在內在外偏布州縣之間大小衙門皆官也民則吏隸於官
亦可見下無法守之下字說得甚寬不但道不信於君但君子
亦或以不得不兼卿士大夫之有位者小人犯刑自求經典中

君子小人主位而言者未有以官僚爲小人君主德言雖公侯
亦有小人矣此不論也故以此兩字兼臣民以此小人字專
指民爲其便遍說下不可太拘定之則爲六者矣如下文上
無禮下無學又與此上下字不同上無禮是謂君臣下無學只
是細民故云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如
大學者弟慈之言仁讓與貪戾言仁及帝句言善惡者安得拘
拘較其義哉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但凡握法之人皆是君
子聽法之人皆是小人如噬嗑卦所謂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
中四爻爲用刑之象今但有官者犯刑則皆謂之犯人而不以
官論矣亦小人也○上無道揆專指君身下無法守專指臣民
此不易之論以朝對工則朝爲上工爲下以君子對小人則君

乃一作揆

子爲上小人爲下君子爲主法者君臣皆是也小人爲受法者只是下民耳故下云上無禮下無學安可拘拘哉○上專指君身下兼臣民工其臣也小人其民也君子亦兼君與臣言通爲上下不拘拘也朝則以君爲主○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矣信道信度信如忠信之信且理只要人信得乃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一說朝謂朝廷中之謂百工衙門中人○一說上只指君身下兼指臣民○一疑官猶有位○上無道揆以法制而言下無法守以守法而言下無法守非果無法也法爲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也如某人當問某罪法司擬了罪進奏而朝旨

饒了某人減得輕罪法司定了罪而朝旨加重之故知下無法守全因上無道揆而此一條全重在責其君

○道揆主義理法守主法律信道信度亦然故君子犯義雖法所不加理則可咎也小人犯刑則入於吏議矣承法度字來也

○出本者朝也承朝公而致之民者官也君子小人則凡有位者皆君子無位者皆小人也工不信度度乃上之人所畀付於百官者也

○上之一身既無道揆則朝廷元雖有其道而自不信道而在位君子皆以私滅公而犯義矣下之臣民既無法守則庶官元雖各有其度而自不信度於是小人皆無所忌憚犯刑[illegible]舍矣如此庶得六者頗分明○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illegible]

犯法之法字一作刑

○不信道則朝綱皆不正矣浸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漸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

○惟上不以道揆下故其道不信於朝於是君子皆違道而行而犯義矣惟下無法度可守則法度不信於庶官於是小人皆冒法而爲而犯法矣六者相因意思分明○不信道者知有道而不信道也不信度者知有法而不信法也

○下無法守則度不信於官而小人於刑有犯矣不信道則犯義不信度則犯刑其目雖曰六者究其實則只是二者下文云上無禮下無學即此之謂也○犯刑不必謂有人刑之言只是於

刑有犯耳當此之時已不信度矣安得一一刑之但不依度行便是犯法了○上無道揆朝不信道君子犯義曰道曰義一也自所犯言之則曰義○下無法守工不信度小人犯刑曰法曰度曰刑亦一也自所犯言之則曰刑○上面下字兼臣民下面君子字兼君臣此說人多疑之然百官分明是有位者安得不以爲君子

○六者最重在上無道揆正是不仁在高位至於下無法守則播惡於衆而喪亡無日矣○此六句只是要起國之所存亡也言上下都拗做無復紀綱矣其何能國

○惟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此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是[illegible]於衆也雖平說六者然却重在君身蓋自惟仁者以至[illegible]

子謂○以責其君朱子曰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
正君而國定
故曰城郭不完
此條重在上無禮蓋由上無禮故下無學節是不仁而在高位
之禍也○上不如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不知學則易與
爲亂故賊民興賊民猶言好民語錄所謂不好之人並起也不
要說賊民者興正如陳涉吳廣黃巢朱溫楊么李全之徒蓋有
此六者則民志不固國無所恃此一卻土崩瓦解而事去矣全
賴乎○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亦此意也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傳以爲凡伯刺厲王之詩其小註朱子曰
四書叢引　下孟十卷　八
天之蹶動而人皆欲附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爲事則是自絕於
天是詩上所謂天者與下文所以群臣言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止　沓沓也
此數者在當時不以爲沓沓在孟子以爲沓沓也
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只以奔走承順爲恭也
則是泄泄沓沓之意
○事君無義事君之義也如責難陳善以義正君者也進退
無禮對事君無義言是謂持身不正也自待之卑者其待君亦
卑也非奔走承順爲恭說言則非先王之道自家不由之亦不
望其君之由也務要以下文來反證他正是泄緩說從之意
○一說事君無義就大體說進退無禮就動靜說言則非先王
之道就言語說則上是就外盡矣○進退無禮有二說一謂其
未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爲重雖不當進而亦進雖當退
而亦不退則此進退皆以禮退以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能望
其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但見其擊鼓奉奔走
承順而已是乃進退之節者也如此又安敢望其正君哉三說
皆可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責難是大學實說節規模至陳善方說出仁政云云　△庶於道譯
無邪破○本文只是恭敬范氏註何緣添大字至字蓋責難乃
謂之恭則知奔走承順侍恭之小者耳此則其恭之大者也陳
善閉邪乃謂之敬則知徇爲容悅者特敬之小耳此則敬之至
四書叢引　下孟十卷　九
者也○責是固大切措陳善閉邪是內面事功恭字亦包了敬
朱子曰恭當主敬闕大段意思較細密蓋難是先立箇大志以
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責難以堯舜以禁邪之事望其君不當問其才智之高下志
趣之優劣若以其材智下志趣劣而低一看望之便是賊吾
君不能矣○陳善以閉邪蓋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既溺於邪了
我須有箇正當好事物去替了他方得他回故朱子曰君心有
邪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徒閉之則動有礙格之
患言不可得而入矣故不爲之閉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
所在則所謂邪者亦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如此其
所謂敬王豈虛語哉

○責難陳善究其實是以仁心行仁政也

吾君不能謂之賊

賊字是活字○謂吾君不能正與責難陳善者相反

君臣各任其責○即所謂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知此

則上下交而治道成矣此孟子之意也

六律五音說

○六律

黃鍾 復卦 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鍾者踵也律有形有色五色黃

盛於黃故陽氣踵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

月太簇 泰卦 太大也簇奏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

於寅正月

姑洗 夬卦 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

位於辰三月

蕤賓 姤卦 言陽氣幼小故蕤委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

夷則 否卦 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

無射 剝卦 射厭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

也位於戌九月

○六律之呂

大呂 臨卦 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宜物位於丑十二月

夾鍾 大壯 夾乎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

位於卯二月

仲呂 乾卦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呂八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

於巳四月

林鍾 遯卦 林茂也盛也六月陽氣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

物成熟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六月

南呂 觀卦 南任也言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八月初物皆成秀

懷任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八月

應鍾 坤卦 應和也謂歲功皆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

用事陰拒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

右皆朱子集註本出史記律書亦有異說處未知何據又曰律

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

陽各有六故謂之十二律

史記律書註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此說似長又曰古

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爲之

律書首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

根本焉其於兵械又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註周禮太師執同

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是也故左傳稱師曠知南風之不競

此類也

開元勿勝盾註凡敵陣之上皆有氣色氣強則声強声强則其

衆勁律者所以通氣故知吉凶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

吹律聽声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四分三分、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商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十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夷則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夾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一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二分角

春秋傳所[illegible]則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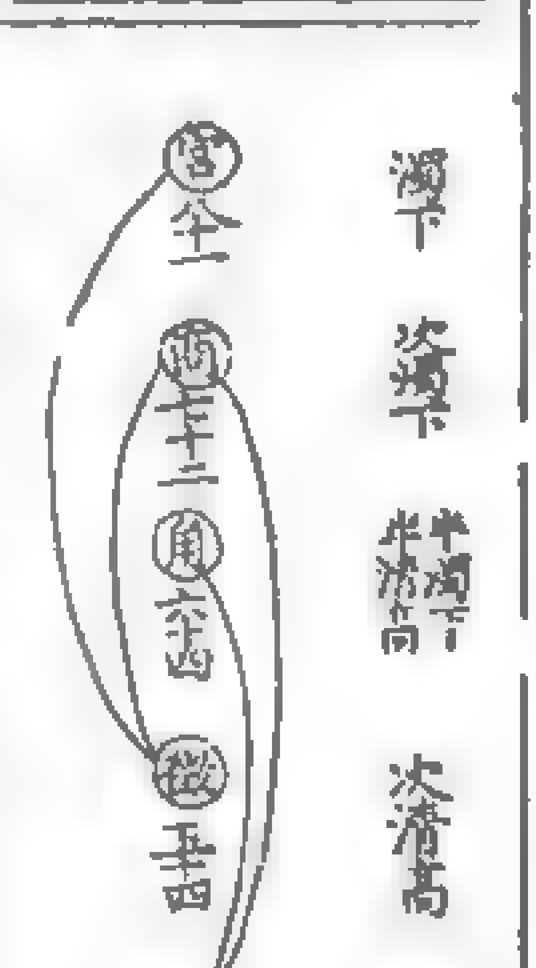
必無功是吹律以觀楚之強弱

大全註前漢律曆志六十二律黃帝之所作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六律皆陽統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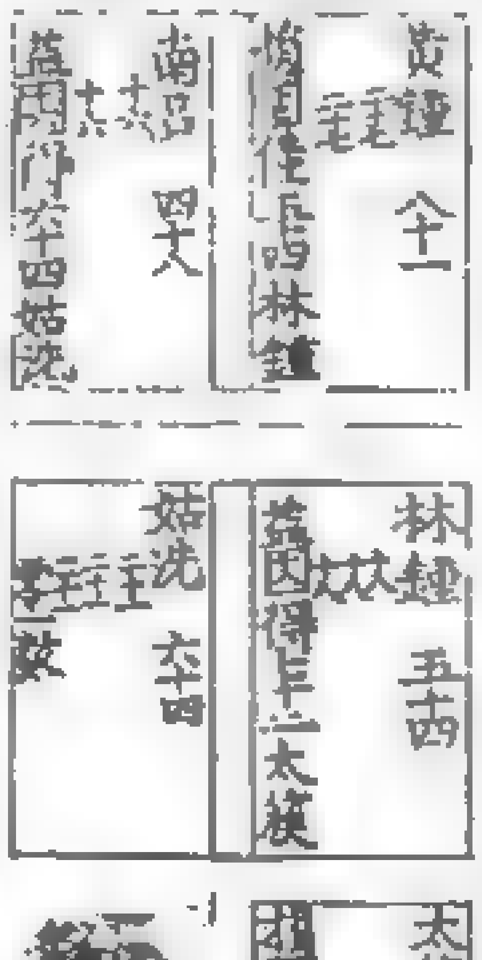
○書經同律度量衡

傳曰律謂十二律 凡十管皆三分有奇空圍八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也 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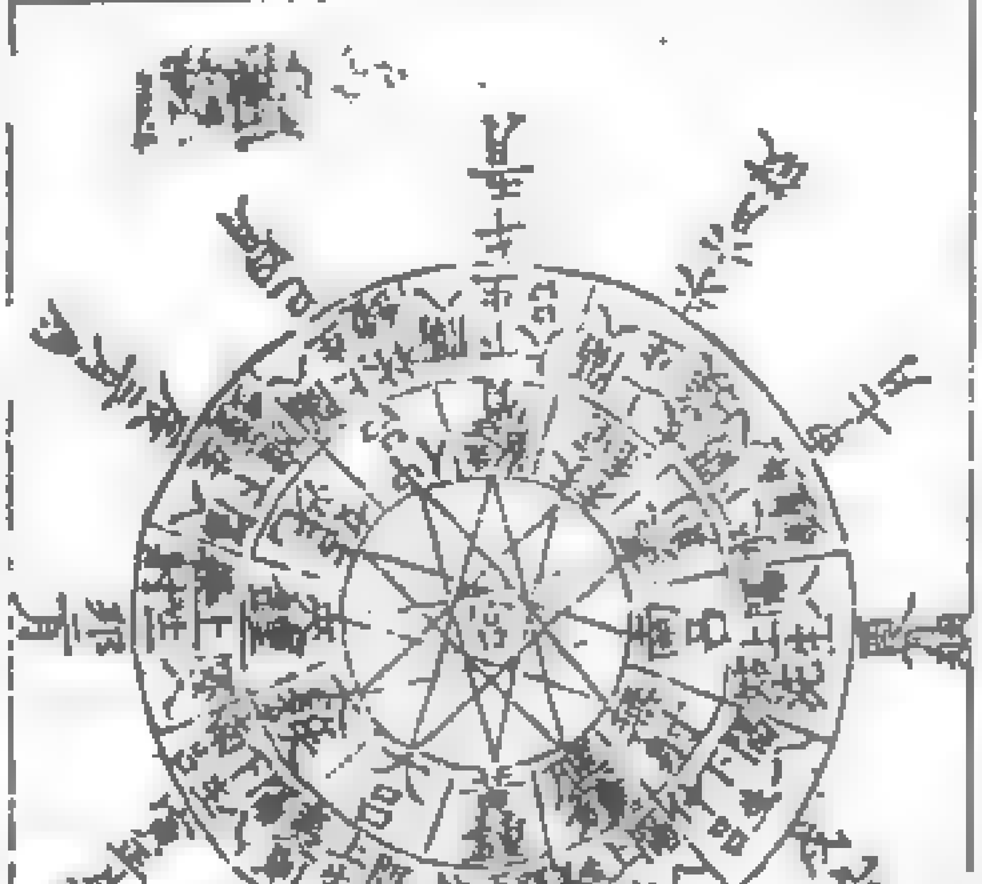
五音相生圖



三分損益圖



隔八相生之圖



三分損益者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

如黃鍾之數八十一爲宮三分其數得二十七者凡三損去一分二十七數得五十四合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五十四數得一十有八者凡三又益一分一十八數得七十二數合爲上生太簇爲商

三分太簇七十二數得二十四者凡三損去一分二十四數得四十八數合爲下生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四十八數得十六者凡三而益一分十六數得六十四數合爲上生姑洗爲角

姑洗六十四數三分之得二十一者凡三而零一數其一數無

三分之竟零一數而分不盡數不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者

隔八相生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爲林鍾之徵也

旋相爲宮謂每律皆可以起宮也

尚書三解曰大抵歌聲長而陽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三分損一生某益一生某大畧如此隔八相生　益所生之律在第八損所生之律在第八而得之餘韻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所謂終始相生也

云宮商角徵羽也

保氏後心曰人聲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故其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然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在陰始於宮宮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爲尊卑故謂宮商角徵羽

畀氏微以[illegible]最濁者爲宮稍濁者爲商微濁爲徵清爲角稍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皆宮商角徵羽之[illegible]然之蓋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宮商角徵羽而[illegible]則[illegible]短之度不可以[illegible]然後其聲句調其

聲句調然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

○古樂之興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又半然後屬於陽而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之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

而推而上之所至於宮而止焉什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
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有十二以其
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
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當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
之中而四聲者或非以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
備二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
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若黃鍾之宮始之
始中之中也十二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小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
而中之小過也清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
之分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也正如
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

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
地以為中聲之前後如子時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記
耳由是論之則寄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
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
之正則十二律者又無所管以為本律之宮也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
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
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
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
曰凡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所以本律之
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
羽亦四十八矣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於角與徵羽與
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
徵之間近徵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
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
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
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
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

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
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
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

按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
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
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
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黃鍾宮至夾鍾羽
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
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
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
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

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
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
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
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
調應鍾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
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為綱紀以成
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
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
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
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
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六調成而陰陽

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
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黃鍾九
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
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
能與此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固密布緹縵室中以
木為按每律各一按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
其端覆以緹素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不動為氣和大
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為君嚴猛之應其升降之數在
冬至則黃鍾九寸升五分一釐三毫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升三分七釐六毫雨水則太簇八寸升四分五厘一毫六絲春分則夾鍾七寸四
分三釐七毫三絲升三分三厘七毫三絲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升四分口口口五

六絲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升三分口三毫四
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升二分八毫大暑則林鍾六寸升三
四分三厘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升二分五毫秋分則南
呂五寸三分升三分四毫一絲霜降則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
絲升二分二厘四毫八絲小雪則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
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
至亥而後窮上友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
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友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
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為有餘在呂為少弱自午
至亥漸弱在律為不弱在呂為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

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
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君子為天下之慮善與惡無
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
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矣律則寫其所謂
黃鍾一聲而已矣蓋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
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
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春秋傳曰景王將鑄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言鍾聲之能感人也如此愚謂鍾聲不和有使王得心疾而死
之理以此推之樂之和神人易風俗格鳥獸信有之矣
宮以八十一分所謂分者以秬黍實律管中取之律呂新書審

凡二十一章小註曰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分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

蔡沈律呂本原黃鍾之宮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云云

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鍾未能正夫音之宮謂不得宮音之正也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未能正夫音之徵謂不得爲徵之正也亦如不以規而制員則必不得其員不以矩而制方則必不得其方之理也以至音之商者必以七十二數之太簇而正焉音之羽者必以四十八數之南呂而正焉音之角者又必以六十四數之姑洗而正焉音之所以得其正者以得律之數也音之所以失其正者以失律之數也非但要各得其數而又要各得其序各得其數孔子所謂繳如也各得其序孔子所謂繹如也各得其數者律也知長而音之高下係焉各得其序者非但一均之宮內有其序至其旋相為宮者亦以序也卦數以偶故八律數以奇故九然無兩造化安得有兩様數哉蓋卦雖終而復始然大運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其一周雖同而今日與明日之一周則實有不同者故曆家有歲差是卦之偶者未嘗無奇而律之不循環者亦無以異於卦之循環也信無兩造化矣

○六律

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數八註曰五音角為木居中曰聲雖謂曰音調樂於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

灰實以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

月令正月其音角四月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七月其音商十月其音羽

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滯之音矣

楊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日有五數聲亦有五音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是五行合為五音之聲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出於十二辰子謂黃鍾之類是也右見通書纂

音之有十二律猶日之十二辰也每音之內有十二律以行之而其音之清濁高下自然不相奪倫亦猶每月之內有十二辰以行之而其日之晷刻度數自然無少差忒矣

十二律以正五音猶如今之律詩之法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彷彿當如此意

○十二律之節五音有通十一律為五音者如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皆隔八相生也若他律為宮亦然

十二箇五則為六十律矣又有隨各律以為五音者如黃鍾之律自為其宮夾鍾為羽仲呂為徵夷則為角無射為商此黃鍾之五聲也亦如先天圖有八卦又有八卦所生之八卦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而凡為方員者必於是取則焉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而凡欲盡人道者必於是取則焉取則之意於下節方露出○人倫說見前篇則知兼父子兄弟等言下文獨言君臣者欲姑以為是宗主綱維彼四倫者愚謂此章承上章言君臣言之故下文暴其民甚云云皆不及他四倫

欲為君盡君道節
欲為君盡君道云云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為君者須盡君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為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當連着盡字讀方是○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是不以厥后為可聖者

謂吾君不能者也非不敬其君而何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不以斯民為有恒性封殖委所謂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剝任法律漢雜伯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也非賊民而何○朱子曰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書事做得盡愚今以二典考之如敬天勤民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以至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是堯之所以為君而盡君道處如舜攝帝堯致治之責則有選用群賢使益烈山澤禹平水土稷播百穀之類皆所以亮天工也以至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舜之於臣道無有不盡者矣○事君如舜治民如堯然後於君臣分內事恰為無虧此所以為人倫之至而人所皆學亦人所能學也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書載堯舜之事功所以名之曰堯典舜典者正其所行皆常道也又萬世常行而不可易也故事君必如舜治民必如堯乃為到頭也○賓于四門者盡四門是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或曰使為君法堯為臣法舜而未能至於堯舜是亦慢君賊民否曰此是說立志當如此如伊尹亦不能使太甲之為湯周公亦不能使成王之為文武況其他乎但伊周其實是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至於君之不能盡如堯則非在我者我但當自盡耳朱子嘗曰人臣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二三分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自責亦然愚謂此大學教人所以必欲其止於

止善也○朱子曰上不敢慢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是必以舜之事堯事君也下不敢鄙夷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是必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孟子此言意正在出乎此則入乎彼上警人之深也看大註可不謹哉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云云此是入孟子意未是孔子意孔子是泛說今欲說此句書亦宜依本文先從孔子之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緩之則既不離了孔子之詞而亦不遺卻孟子之意

暴其民甚

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意歸責於當時之為君者然為君者至此則為之臣者亦不得辭其責矣君能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豈復使其君至此○名之曰幽厲獨言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謚也謚法周公始立然雖無謚法而惡名在天地間又何減於惡謚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百世言歷時之久也○不可謂幽厲只是不甚則身危國削者○輔氏曰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然得此惡謚遺臭後來按幽厲還是甚於其民甚者如何說未至於身死國亡過鑑云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弗忍相與畔襲王王出奔彘不敢歸竟崩于彘其不及弑亡者亦幸耳其太子靜宣王也幽王宣王子無道又甚犬戎殺之于驪山下宗周遂亡而平王東遷洛此非身弑國亡而何謂何下章○以失天下以不仁則幽厲俱在失天下之列明矣○古人謚法與周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如公義廢矣○或曰春秋為親者諱為尊者諱而孟子顯言幽厲之惡則非當時所從不知有周孟子亦不知有周矣曰幽厲之謚出於當時臣子獨不為尊者諱乎此公論之在人所以不可廢也況是時天命已改周矣聖賢亦何嘗有厚薄於其間也○身危國削身弑國亡及惡謚不可改皆不仁之禍也必至於此此字專指惡謚○厲王宣王之父幽王宣王之子愚嘗謂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有憂者其惟宣王乎以厲王為父以幽王為子名之曰幽厲云云者言不但身弑國亡身危國削而已其身後又有如是之惡名萬古不滅也

減當作滅

宇宙一本作宗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此承上章言之而推言之推言謂自得天下推至士庶人也通一章言未可尊指第三條○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一句此以已然之迹言之故註曰禹湯文武云云不仁失之○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此禹之仁也故曆數在躬綏陟元后奏○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云云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此湯之仁也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矣○發政施仁懷保小民者文王也救民水火則取于殘者武王也故得志行乎中國一戎衣而有天下矣

○三代之得天下以其得天下者也然非惟天下之得失係於仁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亦非諸侯之國為然

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云云不保四體皆必至死亡也○幽謚也不止於存廢興未至於亡○註言必死亡不得其正死也○註謂諸四海社稷宗廟等○新安陳氏曰非特不保四體為死亡也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

夫死亡人皆知惡之不知所以致此死亡者由不仁也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也然則如惡之莫如為仁者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愛人禮人治人此三端似亦說得盡了愛人今其所親者也禮人其所敬者也治人其所以領治者也身之所接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故下文又

曰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爲朱註曰如此則自治益詳而小註
又曰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又下條大註曰不得謂不得其所
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如之一字可見不止是上文三自反
至於下句云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則承上文
如不親不治不答說去非是上句下如字下句又就指此三者
凡一事一物處之有不得所願處皆宜自反豈但處人而已哉
○始即凡也終謂貞也是下句皆以謂字承之但即字與如字
絕異矣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天下歸之換言其效也天下字說得廣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
親我治我答而已天下則盡乎人也意思是如此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命字以理言○輔氏曰爲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亦大
細推去只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
引詩以詠贊之耳○饒氏曰永言配命只常思量要合理求是
無間斷之意矣註亦承上章而言身當自反而仁也仁則自無
死亡之患新安曰承上章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也此說不得其
大旨不必從○朱子曰亦承上章而言是主爲人上者故曰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如惡之莫如爲仁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是恒言也自有之次序但常人
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

澄 一本 登

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繼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言
國又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
本又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此末句故註曰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
本爲是故也註兩箇推言之不同前一箇推言只謂天下之本
在國二句後一箇推言則通指此章連家之本在身也以其自
天下而國自國而家自家而身故曰推言也○天下之本在國
章於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
以之而治天下亦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故集註曰大學所
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此意不可
忽○新刊集註只有前面一推言後面只云此亦承上章而言

之換上下章則後面只用單言之爲是且於理亦爲長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爲政不難蓋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被爲患而不知
其本之不脩故也故孟子云欲德教之備及於天下自不難也
其本在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一國慕之天下亦慕
之而德教行然無遠弗屆矣爲政果何難哉學者讀者皆不知
爲政不難一句從何而發蓋下文自相應也○比觀南塘嘗根
西魏不肯聽服其令想戰國之君亦嘗患隣國之阻聲教而不
知此自不難只在自脩其身使近之巨室心服則一國皆服已
而天下皆服矣孰有阻其聲教者哉此孟子立言之意也○或
曰爲政必欲得巨室之慕亦有不能如人意者以孔子爲政於

一行異本作一時

魯而孟氏不肯墮城季氏亦不肯啗書聖人且奈何哉曰夾谷之會孔子一行相事而齊人遂歸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其功化可想也及以卸墮三家叔孫遂率先墮郈季氏亦將墮費其勢已如火之然矣奈公山不狃以費畔然卒墮之惟孟氏爲公斂處父所惑遂阻其事此則氣數與人事相參差孟子所謂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巨室世臣大家也饒氏曰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官之家是兩項○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非曲法以奉之也

黍丘邑人三祝

一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二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三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

百姓○不得罪於巨室全在脩身上故解得罪云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又末云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云云

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此爲諫用皇甫鏄程异以聚斂進拜平章相度至雖市道皆嗤之度與崔群以聞不聽度表罷政事云云且言天下安危係朝廷朝廷輕重在宰相云云○力字與處置得且字相反此正朝廷輕重在宰相意○韓洪輿疾討賊本名韓弘避宋諱改爲洪宋用兵淮西拜淮西者軍行營都統使汴兩河而令李光顔爲前鋒戰弘不親也遣子公武領兵二千隸光顔蓋疾也矣光淮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同從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因願留京師帝從之初弘爲都統亦欲倚賊自重未願唯西速平時光顔戰最力弘欲結之爲舉大梁城索得美婦人容色絶世遣使遺之光顔乃大饗將士云云即謝使者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意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按此則弘有二心者故裴度云云但輿疾討賊事語出皇甫鏄而本傳不載尚未有以稽其實

承宗斂手削地○王承宗逆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富山叛朝廷屢其布末將書杖責語淮西行營諸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得右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柏耆往既至以大義動承宗凶下乃請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

處置得宜大抵是指朝廷事以及將相得人不必說承宗削地韓洪輿疾實上討○注正此類也言其意類相從不得入本類說得求候心曰裴度亦非謂以爲得之私恩來其家也行大

中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處之而彼自不能利之而彼自不得何也

○孟子之學固出於子思然以愛人不親反其仁天下之本在國爲政不難之者之類孟且其學出於子思然孔子模範也當戰國時而其學術之純正大如此所謂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也處語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德字兼才德說謂賢兼才德未必然也朱子云賢是德字

既云小德役大德又云小賢役大賢者白先攝出德字對力言也雖又言賢者見所以爲小賢大賢者正以德之大小得名

也孟子意重在小役大上爲當時言也故繼以齊景公女吳而
及師文王之說
是絕物也
物猶人也小註是與物睽絕也○是絕物也言必及於禍也夫
人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也而絕物乎○一說絕物是絕地
絕域之絕今俗罵愚騃不通者云死木頭亦絕物之意也華克
用曰諸是天下疑物皆意相類○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並
韻毛謨切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 條
一景公不能受命於大國是猶畏天而保其國者今也小國師大
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傲 云 云此段要說胡可得我意○

先師不是已亡之稱後世所謂釋奠于先聖先師者則皆是已
亡者之稱所謂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或曰今之學者
獨不受命於孔孟乎曰不然也孟子分明云是猶弟子而恥受
命於先師也對弟子言安得謂是指亡者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
師文王只是脩德行仁即下文所謂國君好仁者本註云文王
之政布在 云 云謂師文王也
○師文王而爲政於天下則向之小役大者今轉而小德役大
德矣所謂大國反爲吾役者蓋德至力亦隨之矣文王是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一節是順天者存事今也小國師大國
一節是逆天者亡事故集註 云 云 不可得也言必不免於爲人

香草

役者則必有危亡之禍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此聖人解楦孟子文字
然凡此類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不是說聖人只
度其時者有不可全泥於時更當思其作爲蓋程子之說謂五
年七年在聖人度其時固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當思其作爲如
何便得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乃有益若不思其作爲而但
據孟子云師文王使五年七年王天下亦何益是亦接人觀場
耳要是看師文王是如何樣設施始得○文王之詩周公追述
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
詩曰商之孫子 條
詩曰商之孫子至天命靡常此言商之孫子皆爲周之諸侯也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此兩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爲周之臣而
助祭於周京也本註下是以二字蓋承天命靡常言不必言商
孫子臣周故殷士亦臣周也○侯于之侯維也語助也○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或曰武王克商乃有天下今此詩及孟子之言
皆歸於文王何也曰周有天下雖武王之功所成實文王之德
所致也故此詩首章之傳即以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
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 云 云 孟子引此正以見
文王之爲可師也○詩傳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膚
詩傳解作美也此謂之大蓋言才行之不凡亦美也○祼將于
京言祼灌也以助祭于周家也以秬黍爲酒將用則和以鬱金
草香和暢也將此釋助也詩作行也謂酌而送之也亦一理也

仁不可為衆也
朱子曰兄賢雖做他弟弟賢雖做他兄仁者無敵雖做衆去抵
當他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只做孔子說好仁便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
下矣或曰孔子尊周平時未嘗有此立言曰據詩天命靡常言
之何傷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說當時故此條集註曰孟子
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云云之事
○孟子一則曰是猶惡醉而強酒二則曰是猶惡濕而居下三
則曰是猶執熱而不以濯其言之也切其說之也詳矣如七國
之君無足與有為何○自此以下集註皆言脩德其言末文焉

行仁言之蓋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
實孟子所謂脩德即是行仁也故又曰如恥之莫如為仁又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不仁者可與言哉菑固以為危彼固以為安菑固以為安彼
固以為利菑固以為必亡彼固以為不亡其不可與言如此宜
其災害並至而不族滅而敗亡矣若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惕然
自改其所為之不善而知所以立政安民矣其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何分別曰有禮則安無禮
則危今或持身不謹婦子嘻嘻之類危也而不知其為危反安
其危矣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今或上下皆亂大失物情之類皆菑

濕居之義
一本作温[illegible]殺

[illegible]是利其菑矣有德者昌無德者亡或滅德
[illegible]雖虐之類此所以致亡者也而不知其能致亡焉是
樂其所以亡矣大孽安其危必利其菑亦必樂其所以亡者蓋
方以類聚必然之理也○或曰政刑不脩人民不恤危之道也
而乃安之饑饉荐臻老弱轉徙國之災也而乃利之至於凶暴
淫虐人心離散亡在旦夕矣而乃樂之此說亦近是但饑饉荐臻
老弱轉徙不仁者雖不知以為憂亦必不至以為利也耶此以
例上下所云似皆失其旨矣蓋孟子之意謂不仁者所為如驕
樂怠敖之類實危道也彼乃不知其為危而反以為安蓋以其
便於己故也如流連荒亡之類實所以為災也彼乃不知其為
災而反以為利蓋以其未為害也如凶暴淫虐之暴實所以自
取其亡也乃不知其能亡而樂之不改焉昔之人君亦有一日

不敢入今則惝然不樂者是真樂其所以亡也○安其危而利其
災樂其所以亡者為其言難入也不仁而可與言則惕然改圖
矣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如齊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此危道也而齊宣安
為之所以然者欲誘之也是所謂私欲固蔽失其本心也利其
災者如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倉
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蓋災自己降也非私欲固
蔽失其本心乎又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至驅其
所愛子弟以殉之故曰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其去亡也一間耳此豈非凶暴淫虐所以致亡之

道乎曰淫虐是禍淫之淫凡已甚之惡皆是不專謂淫於色也
○安其危利其災正是聞言不信處○災害也非指水旱兵革
之類但所為之可致禍者即是○樂其所以亡者尤甚於安其
危利其災者
危猶輕於災災猶輕於亡此當看安利樂三字見得果是不可
與言所以然者私欲固蔽失其本心而至此也此是三件饒氏
云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大段未是朱子未嘗特解此句○
袁氏曰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
其心既不仁故云云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死亡而其反皆
如此云云○愚謂不仁者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此正
是所謂以不仁故不智者本註云不存則無以辨存亡之著

滄浪之水清兮條
滄浪水名只是一水非滄自滄浪自浪也或當時有滄浪門某
水曰滄浪水○自取之也下數段俱是此一意歸自取之也句
外從含有如恥之莫若如為仁反求諸己而已矣之意死亡困
是自取大則以王亦由自致也
夫人必自侮條
此以下孟子之言也○家必自毀毀謂破敗非訾毀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條
其實是如此如水火盜賊之災不以其道得之者人還見憐身
還有措者自家奸盜詐偽成底此身也無脫討刑憲終莫之逃
○存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機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

得失對存亡言幾字對著字言心存者但於事理得失之間
猶能使能審之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能分
辨之也曰審曰辨二字亦不可易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衆則失國矣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心不悅服則離叛而去矣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有人此有土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其心既悅服於
我則自歸於我矣得其心有道民心有所欲則為聚之民心有
所惡則勿施焉失其民也謂民不歸之而叛去也失其心也謂
所為不合民心而民心離也
失其民也失其心也要說得兩層失民謂無民民皆離叛而去

也所以去己者以我之先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亦反之論
○所欲與之聚之註云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要看本
註旨未及聚斂字非愛民之深者鮮能至此蓋凡民之所欲無
一不為之致也此乃所謂聚者若一件兩件未足為聚故註引
鼂錯云云而必曰此類之謂也此類足要多如舉直錯諸枉好
禮好義好信之類○所惡勿施爾也爾也二字都是語辭如云
焉爾如云焉爾矣又云則亦無有乎爾皆語辭也
民之歸仁也條
民之歸仁也一句內已有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之意下二句特
以喻之耳方見所欲在此之意明白○民之歸仁也所欲與聚
所惡勿施所謂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看此譬喻方見得

所欲之在乎此意思分明
○民之歸仁也過文當云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民之所欲
在此也民之所欲在此則自歸乎此矣
以為淵敺魚者獺也
承上文言我行仁而為民所歸彼之不仁者是為我敺民來歸
者也
○敺之走壙過故為淵敺魚者獺也一節當云夫民之所欲在
此而其所惡實在彼則安得不去彼而歸此哉故為淵敺魚云云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與故為淵敺魚者獺也只是一項
事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讎乎彼則屬乎此也故下文繼之曰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

已矣不只是一項事
上一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此一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至
下段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云云得已亦
一是仁而得民得天下者一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者盖撫我
則后虐我則讎是固勢之不容兩全者也離乎此即屬乎彼本
註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惡者在此也所謂彼
是有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即上文註所謂與者也此兩此字
與上文註兩此字全不同○此以上皆泛論至下文方說入時君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一條
民心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居於有所離也但戰國之時已
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仁政以收之耳故孟子抑

腕嘆息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又曰今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云云○南軒曰非利人之為己
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又曰季世之君肆於民上訑訑然
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敺來哉
今之欲王者一條
此是孟子為時君謀言當急於收圖也不然無及矣易曰盱豫
悔遲有悔此之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也過今之欲
王者一句今諸侯所失於前者則既多矣猶七年之病云云○胡氏
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於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
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專主文言苟不志於仁直說人君下文言今之所為其
何能善者正指不志於仁者言憂辱死亡即載胥及溺而不善
者也○今之欲王者一條猶是惓惓之餘意
○自篇首至桀紂之失天下也章皆所以責夫治人者自自暴
至居下位章皆所以責夫自治者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自暴自棄兼氣習言故引程子云人苟以善云云○朱子曰自
暴剛惡所為自棄柔惡所為○言非禮義害身不能居仁由義
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何與曰禮義字面淺仁義字意深且
全自暴者與言禮義亦不入自棄者猶稍信禮義但於居仁由
義則無必為之志而自逡巡曰不能耳然均之為下愚之歸也

智一作志

曠安宅而弗居條
曠安宅而弗居 云云 兼自暴自棄未可依饒氏說
此總註所謂道本固有者所以見得自暴自棄之爲可哀朱子
曰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舍其正
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路舍安宅正路人皆有
之而乃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挾一推數家築一宮
墨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視親疏爲一體則天下平矣楊氏
之徒則曰但使人人惟求己之是非而不較人之得失則天下
平矣孫吳之徒則曰行吾之智。自足以平天下申商之徒則曰
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故孟子以爲此皆亂天下者也惡能
治天下
○夫道本在邇人自求諸遠耳事本在易人自求諸難耳何爲
其然哉但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不求諸遠而求諸近不求諸
難而求諸易則天下自平矣又何必求之遠且難哉大學傳之
十章首節正是此理其師友淵源可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所謂天下可運於掌豈不信哉孟子所以欲使人人
親親長長者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一
段其曰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賦其抱負正在此
但以枉己不能直人故不苟合以求售耳
○道在邇而求諸遠章孟子所貴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爲天下

止恐此

之人及時以道術易天下者也此意最要看明白○註云親親長長
在人爲甚邇止。其道初不外是也此註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句內備本文而觀是如此不可便合下用此註看貼上三句
朱子必如此解者只下一句與上二句相關紐○親長在人爲
甚邇親長是人如何喚作道中庸不云乎父子也夫婦也君臣
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形色天性也有父
子則有慈孝之心開此非道之所在而何
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當就行道上說故云云
而道初不外是也○必看此句者見得事非道外物也故曰天
下無道外之物如此者此句自明白簡易看○胡氏曰道者天
理之自然事者人事之當然
孟子曰居下位不獲乎上章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今人多不識誠者之誠字何自來蓋上文所謂誠身者以吾身
所得於天之理本無有不誠者誠其身即所謂復其初而已故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謂無有不誠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是
全其所謂皆備於我者矣此云反身不誠則其反對之詞也○
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之在
我者皆實而無僞可見已在我了不應彼此不同○思誠者脩
省之功也朱子曰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思誠畢竟
只是誠之故彼此集註皆用欲字但着箇思字也須得思字分
曉此思字亦著於迹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我欲仁斯仁至與欲

仁而得仁其欲字俱有實事工夫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一理也所動即親友君民也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明善其本也思誠爲脩身之本明善又爲思誠之本小註之說有理蓋思誠與脩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兩時工夫思誠即是誠之此猶云孝悌爲仁之本孝弟本是仁之一事然孝悌則其本也脩身必本於思誠不思誠無以脩身矣思誠必本於明善不明善無以思誠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均是仁中之事但親親爲仁之本耳○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然明善其本也所謂思誠爲脩身之本者特以不曰

脩身而必曰誠身者以思誠爲脩身之本故如此立言也只如此○孟子此章通述孔子之言可見孟子之學醇乎醇者也在當時亦有者貴以非孔子者然後知孟子之功

孟子曰伯夷避紂 章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則自同民庶矣與曰盍歸乎來言其始也此自分長往不返甘於窮約矣至是乃興曰云云○伯夷孤竹君之子孤竹地未詳

太公避紂

按史記世家云東海上人又云其祖封於呂或封於申皆河南南陽地又云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此云居東海之濱蓋避紂後事也世家作東海上人無所指實○作興音

起也亦以而字解之猶曰然蓋皆發語辭者非可以此就把二字泥訓也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 節

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齒德皆尊之意不但可解衆父之義所謂天下之大老者亦是以其齒德皆尊之故一理也今人但見未字用在下句便謂與上文義不同冀執泥矣○以二老有以係天下之望而爲天下向背之所憑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爲政於天下處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之謂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是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教

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諸侯有舉而行之天下之老豈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矣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庶人之老謂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與鰥寡孤獨不同又曰必先四字此即是上文四者歟曰非也庶人之老視少壯之人亦在所先故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此便是有先後之序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則近者悅遠者來賢才畢至後將在位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意則有公私之辨文王之養民初無所圖於賢者聞風自至則其意出於公蕭何勸漢王養民直爲欲致賢以爲圖天下之計則其意未免出於私

求也爲季氏宰

謂不能匡救其舊日之行而反益其富也

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節

范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
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其時則逆天地之理
猶爲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率土地而食人肉率字還作
率引說方活○率土地而食人肉一句亦不可草草看與率獸
之率同小註術伯之說非也蓋爲土地之故殺人使其肝腦塗
地有用肝腦塗地之義於出率土地食人之意

故善戰者服上刑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所謂君不向道不志於

仁而求爲之強戰非輔桀也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即所謂君
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即上文君不行仁政而
富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此輩人以爲非善戰無以成功名無
以得爵賞故須是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然後可以成已事此其
爲心何可當哉故宜服上刑連諸侯者勤郵以國之利害爲言
其實是先其一身之利其所謂國之利害者都是黙爲已地且
其勢亦多至於戰但所謀不專主戰亦有不至於戰者故以次
上刑若令不至於戰則可以無刑若直至於戰則亦宜上刑矣
故以次上刑辟土地者直是謂我能爲君充府庫府庫充則已
有功而富貴矣何暇爲民計其術如此安得無刑○連諸侯者
次之正所謂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者不然約與國何爲但

當野子之 當當作東 則一本而

不身任戰伐之事其設策之如此[illegible]則爲六國合從抗秦[illegible]
戰也張儀則爲六國事秦不然則秦伐之矣○辟草萊任土[illegible]
此與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者何異而功體之[illegible]
於利民者自能利其國其國豈不富國者[illegible]
力則盡民力矣商鞅所謂盡地力也[illegible]
商鞅開阡陌聊經界不是[illegible]
主於利民者其勢必兼利夫[illegible]所謂有如[illegible]
富國者勢必不恤乎民所謂[illegible]則民散於下矣
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數[illegible]
只爲他是欲富國不必欲富民但[illegible]地開[illegible]
地皆爲君聚斂之徒耳所謂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illegible]

○孟子論人臣功罪亦況其深淺者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
守國之功可以論治也而專於利國則聚斂之罪[illegible]
求之得罪孔子者不仁而求富之也[illegible]
而爲之強戰亦害民者也連諸侯則所謂[illegible]
爲連諸侯與善戰者勢實相因或連衡或合從[illegible]是戰爭[illegible]
所謂連諸侯使相攻伐者亦害民者也但不身任殺人之事故
以爲次○若冉求所坐佐是辟草萊任土地者一科[illegible]
重乎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罪豈輕[illegible]
者服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雖亦知有李悝商鞅之罪然
猶據孟子論也及之京師道中原詢父老以歲事則或赤地千
里或水潦淫浸民或死者半或流離且盡是何三代之時水旱

知一本作至

之災猶不至是之烈也乃知經界廢而兼幷無倫貽禍萬世亡
賊之罪又浮於善戰者矣雖然廟堂之士莫有真見者作經界
之法決不容不行也
今文廟十哲惟冉求未稱依孟子所論所以次於上刑者何
乃以與閔曾並列而享萬世之祀又子夏子張子游當時嘗欲以
事孔子者事有若至於曾子雖曰有若不足以當曾子之于游輩
亦非胸中全無是白者有子亦必有優於子游輩故也而今因
升顏子在四配乃進子張于有者又不去冉子要皆未能帖服
萬世士人之心也姑記之於此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章

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上觀人以言存乎人者謂耳目

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莫良於眸子耳
○不知言無以知人此古人已發之矣但眸子之足以觀人爾
此未有發之者而孟子獨得此法以盡人物故言之以曉人人
○夫言之足以知人也固矣而眸子猶足以知人故既聽其言
而又幷眸子觀之則人焉廋哉此章意重眸子

一本重字
下有者字

眸子不能掩其惡

一眸子人心之符契天機之自露者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一人皆知聽言之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之足以觀人蓋言猶可
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故孟子先說眸子之良而後幷聽
言論之○言亦心之所發要看此句眸子亦心之所形人之邪
正在於心而其機符見於言與目
又相學卷之二相目篇曰天地之大托日月以爲光日月爲萬
物之鑑目乃人一身之日月也左目爲日父象也右目爲月母
象也寐則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是目爲神所遊息之宮也
觀目之善惡可以見神之清濁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爲恭儉而無恭儉
之實德也蓋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是
爲侮奪人矣安得爲恭儉其於隣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無
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爲侮奪人矣安得爲恭儉故孟子正其實
而言之曰云云

惟恐不順焉言惟恐少拂吾意也明其無紀極也
胡氏曰孟子嘗言人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
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
奪者儉之驗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不侮人不奪人當兼體
胡二說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淳于髡齊之辯士史記列傳見齊人也博學強記學無所主嘗
再見梁惠王王屏左右侍其言終不言怪之以語客客復于髡
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
以是報王王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初先生之來有獻善馬者
不及視會先生至後有獻謳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禮一作理

然私心在彼有之後見語連三日三夜然終謝去盖王亦不能
用也○男女授受不親禮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遠別也○遠別二
字是遠嫌字非遠乎別也猶云辨別也或云遠嫌別疑也亦
通○援之以手已之手非嫂之手也
禮與權二字淳于髡亦知有此二字但此二字有正道邪說之
分盖權與經雖有辨其實權不離經權所以濟經也故曰權而
得中是乃礼也只是於事之常者用常禮事之變者用變禮權
只是禮之變者非有背乎禮乃委曲以成乎禮也故曰權非體
道者不能也淳于髡見孟子守己守道不肯少屈身以伸道以
為知有禮不知有權則是以權為禮外物也卽此便是邪說與

古人所謂儒者差之毫釐而謬千里矣此一字最難認○覺此問
與上篇隱代彭更之意同覺欲諷孟子用權將先以禮發其端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豺狼無人心者忍也○權稱錘也用其意未徇其事也故繼之
曰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也以此見所謂顧諟常目在之也
溫循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揆度也言度之而其
道無不同也此類俱要以意逆志○一曰禮二曰權聖賢平日
精義之功到一時之辨如響如此○覺前所問者禮也後所辨
者禮之變也變斯用權矣如此道理乃不能覺何足以知之○
權而得中只是適宜適宜便是合理合理則雖非禮之常未亦
處變之禮也盖權與禮實相成而非相反也○權者處變而不

實一作意

失其常者也若失其常則不得為權矣盖權與禮實相成而非
相反也故朱註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程子所以有權只是經
也之說○禮是常行之道權是處變時所當行之道如此說則
權與經固有辨而實則非相背者矣
此章言直己守道○得淳于髡此辨發出孟子精意為萬世之準
有所持循矣南軒曰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乃是援溺之本天
下之大經也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未便是濟時然乃所以濟時
也不然先失其援之之具矣又將何以濟時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章
盖為君子之不親教子而發按孔子問伯魚學詩乎學禮乎亦
可見其不親教之者親教之則其已學未學有知之矣何用過

庭之問
勢不行也○言非其情也勢然也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
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然聖賢當多不
親教盖非慮其謂夫子未出於正也亦恐未免有以正不行處
古者易子而教之
其為此律正為父未必皆賢父子未必皆孝子也宜然然所以
養父子之恩也盖亦以危心處之若父子責善則危道矣危心
者正所以求免於危道危道者其初必不知有危
朱子曰易子而教孝之事子亦然若君子自教其子則鯉所學
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之遠其子亦可見矣朱

子亦嘗送子從鄭源從學韓文公則送子符城南讀書

父子之間不責善

責字重有必欲其如此不如此則責之之意○君臣朋友猶可
離所謂不合則去父子無絕道故不親教也古人之慮遠如此
蓋猶其所弊也亦天理之宜然也

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與上文父子相夷則惡矣元無二意只是父子之間不責善一
句是從來有此話下二句以解此一句故不帶某字說王可
南軒曰恩爲父子之恩而責善望之師友仁之篤而義之精
也○饒氏曰所謂詩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教
之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

四書叢引　下五十一卷　四十八

周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若慣傷恩而全不教
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有天也此所謂愛而敗子
矣○少讀此章妄疑孟子只以情論而不根據天理既而熟讀
數遍只得勢不行也二勢字而解何則父之教子理也而其不
親教者勢也理無不可而勢則或有不行故也非謂但慶父子
皆不可親教也父賢而子又賢何須必易而教

事孰爲大章

○朴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爲事之大守國守家皆守也守
身爲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貫二爲一
分輕重說能守身能事親此與前章惟親在於誠身意同○爲
体辱親自是兩者而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体之謂也如云將爲善思貽父
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
謂也

孰不爲事章

此事親所以爲事之本守身所以爲守之本也本字意正如此
新安亦曰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太○孰不爲事事之本也此
二章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稍不同乃服事之事也

曾子養曾晳章

必請所與見在盤敎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竈厨未
出者也○曾子之養志正是能順親於道者曾晳問有餘是有
及物之志安可不承順若不問其於道理如何而惟知順從爲

四書叢引　下五上五卷　四十九

孝則凡所請子從父之令安得爲孝乎故事親必本於守身
以道則事親能以其道矣此意不失其身一段便已包含在了
特至此始發之耳
○人子養志其目甚多其体最太酒食一端特擧以見例耳如
曾子之戰戰兢兢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皆養志之事也故曰
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
敢忘孝也
○曾子養曾晳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而必回
看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義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復用
贅矣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
事親交言之此段特擧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於

云當事親之大綱要也其義精矣○饒氏輔氏註俱可玩
一說曾子養曾晳一條務要說曾子是能守身者孟子分明謂
失其身而能事親者吾未之聞況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
之大者一飲食間尚當念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其能持守此
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此新安之說又云南軒謂曾子能盡
事親守身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爲得之云
○此章曾子養曾晳至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三段只以事親言
之至言外方可貼云元來曾子固是善守身者故其善事親如
此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豈不信哉○聖賢做
工夫甚細微養親須欲養志無一件不要做到善處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四書家引　下五十二卷　五十
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有餘者
乎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
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
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
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如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

功業一作工夫未穩

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章
適過也蓋咎也言其用人之失不足盡咎也○間非也猶沮也
以其非而間沮之也
言用人之非不足過行政之失不足非只顧你本身是何等人

物耳夫惟盛德大人則自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耳彼人
君行政用人之非其原皆由於其心之非也惟大人格君心之
非君心既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矣云云　是君正莫
不正矣大人一正其君而國自定矣何勞屑屑然事事而更之
人人而去之哉○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大德之人無
一毫私心者也故能以己之德而感化成就乎君之德不待事
事而更之人人而去之而徒以口舌匡乃辟也○格字不是看
力字是我本身無所不正致使其君化之亦去其不正而從正
焉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的道理
不默默而已也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四書家引　下五十二卷　五十一
持之○惟大人三字是緊關不然是徒欲以口舌匡乃辟矣○
朱子曰孔子不能移定哀孟子不能移齊梁要之有此理在我
而在人者不可必○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甫御述孟子之
言也便可見孟子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
字與攻字正相反雖均之爲正道而精粗之辨亦昭然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　章
脩己者不可以是云云　輔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
二言於人己兩有所益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章
自足而不復有進此其患也夫學問者終身之事也雖至聖人
之域亦不可有自足之心

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
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
以師之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子亦來見我乎

要看集注文不早見長者及姑以此責之語意蓋孟子此言只
是責其見遲而其實則非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但未發耳故
曰姑以此責之惟記者得其意要紀孟子責樂正子來見之遲
却先插此端曰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得其實矣
當時孟子本惟其以哺啜而從子敖之齊然姑且以不早見長
者而責之及樂正子受責曰克有罪然後孟子乃正其罪而責

之不然彼既不能受責而我直責其哺啜則徒速其離心而或
以吾言違之子敖益多吾之敵禦吾之怨耳可見聖賢自有術

曰克有罪

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此所以有待
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章

徒哺啜也此分明是責其失身於所從

朱子曰王驩齊幸臣嘗欲托於孟子以取重云云絕之深矣樂正
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齊粮以為以見孟子而已故以從
師覺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不可知疑驩於是積憾而遂
云也○饒氏曰樂正子始亦嘗從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粮

[illegible]視為泛然易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其尺說將
[illegible]偏引之則其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孟子他
[illegible]言憾乎王之不智也我退而寒之者至矣孟正指驩輩然
則孟子之與驩勢不兩立者也朱子疑孟子去齊為驩積憾所
為豈其不然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章

於禮有不孝者三亦只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
從陷親不義則不孝矣自理雖進吸身為大孝也家貧親老
不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待乎親議家貧之甚而不急於娶妻
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

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平常不孝底事云云趙氏以意度說自好
所以朱子不改其說○按饒氏作趙氏意度之說似亦太說殺
了不如輔氏從容且不娶無子坐定告則不得娶者亦太說殺
○三不孝與五不孝殊科五不孝人皆知之三不孝人鮮知其
為不孝矣

君子以為猶告也

此句務要究其舜不告而娶之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
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故曰權不離正
○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
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此說最好且與以君治之之說相符雖
未及受父之命以有君命在也○按尚書舜既克諧以孝[illegible]

允若然後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

○倪氏曰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有弑篡之罪也於此章曰君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常也

○此章不告而娶云云只可論理要非實事蓋戰國時人多好事處士恒妄言如曰孔子主癰疽侍人曰百里奚自鬻於秦曰伊尹割烹要湯曰舜不告而娶此類甚多也孟子大悲亦隨所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析之不及一一覈其妄耳又如瞽瞍焚廩浚井二嫂治棲之言尤為乖妄不足信孟子亦只據理斷得去俱不暇覈其言之妄至於瞽瞍殺人之問亦只答以竊負而逃

之理要之亦未必當於事實也當時舜已見薦其父母以告而悉然於父矣其父母又何至禁其娶帝女而使之不敢告哉無是理無是事也縱使瞽瞍未底豫然以人情言彼頑嚚之人一聞帝願用其子而以帝女為之婦彼亦無不沾被榮擇之理庸有不悑然歡喜者乎而又何至畜怒藏怨不樂其娶帝女而欲禁之哉雖人情亦即理也孟子之言要之但可立萬世人子之

訓子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章

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用字與實字相對言仁之見於仁民愛物義之見於敬長尊賢皆其用也惟事親從兄乃其實必先有其實然後得仁民愛物敬長尊賢

按一本按

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不然則其實先撥矣尚何能及

其於此故註云蓋良心之發最為云云亦猶是也

切近精實而簡字要得明白為仁之本本字便說有此意今人作破題以行仁之始破本字是但得其切近處不得其精實字意也然實不可以精實字當本字故曰意亦猶此

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是對華而言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長事親從兄便是仁義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又曰實對華而言見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

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仁之實如穀實果實之實有生道焉故曰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又曰君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之間住常但以用字對實字看不知事親從兄亦用也但用中之實者耳任事親從兄此說人多不信蓋仁主於愛愛便是用如愛親愛民愛物皆仁之用也而愛莫切於愛親則仁之實意也又曰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於字尤見其皆用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節文斯二者謂舒齊得不整無過不及也○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俗云恰好處故君智之後知而弗去事親從兄實事都不

下節文又是理教體察看筆來至於樂則從容乎孝友之天而
進愈高所進益深至有不可名言之妙處總只是事親從兄二
者而已○言智而後言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方可從
上面加節文仔細工夫
○此守之固是言其行之有終日知之至守之事親從兄始終
之事備矣節文乃是就上面加筆來又較深一節至於樂則從
深矣此三段以淺深言
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者謂其事親從兄無所勉強而安之也由是事親從兄之意
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蓋進進不已所得愈深也生則惡
可已也深而又深其味無窮也至於手舞足蹈之至矣見得不

是樂之便使○樂之實雖云樂之深只是有其實合無其舞蹈參
其曰不知手舞足蹈者言其深樂此二者其中有不可名言之
妙也蓋孝弟之趣無窮故樂而生生而不可已不可已而手舞
足蹈天性罔極之恩愛其樂處豈有涯哉
○樂則生矣凡道理至於自得則自有生意矣焉可已即生生
不已也手舞足蹈則造愈深而其妙至於不可名狀使人心暢
而神爽足輕而手快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與自得之則居之
安云 又同是一意類也○尋常說進德之事只到樂處便了此
節都有許多節者亦是樂中之節非樂之後又有許多節目也
尋常單言樂字亦說得樂則生矣○仁之實至手之手所具道理
自用遍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乎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

[illegible]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一下箇實字看
[illegible]○此章五節[illegible]字是字眼○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illegible]
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此四句全是貼仁義之實二句不可以
為該智之實以下朱子分作兩段故小註以為此章之言一經
一綱也
○仁義二字至手足以此[illegible]天下之道如云亦有仁義而已
又云仁人之安宅云 云 又云親親仁敬長義也又曰充塞仁義
每只言仁義兼包禮智體用而言以該天下之道也此章言仁義
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
禮樂云 云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
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為兩段解總註

亦然○至乎者得孝弟之[illegible]最大此章之言即是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理敘其所抱負王道只歎五畝而使
老者無失肉而使老者[illegible]雞豚狗彘之畜而使老者得食
肉謹庠序之教而使老者無負戴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此皆是足見[illegible]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章
意謂夫人之情有得一金而不勝其喜者有得一命之貴而不
勝其榮者今也舜視天下之歸己猶草芥何輕天下如此哉舜
之心自有所重耳蓋舜為不得其親而順之以為不得乎親云 云
○此章與萬章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意兩處順字又同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必其親順乎理然後我方爲順乎親○順字解作不逆字必親
之志合於我方得順之不然未免有拂也又不可強從親之令
一順則有以諭之云云 有道以諭之於道了方得心與之一而
未始有逆順字正訓是不逆諭之以道都是順前面工夫甚矣
順親之難也

瞽瞍底豫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要在反身而誠大註底致也言舜
親之道於其瞽瞍雖頑亦有以致其悅樂也○一說致至也如
底於有成乃言底可績之底但如此說則朱子何不曰至也又
曰至是而底豫焉矣爲重複字乎○舜盡事親之道必欲得其
親而順之正是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其孺子職不見父母之

非是也○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李氏曰云云 不見父
母之非而已○問若不見父母之非如何必諭之以道而後已
曰初間父母志未歸於道時都是人子不是無父母不是也蓋
若能盡事親之道則有以引之於道矣何至有違廉
新安陳氏曰非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
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存也

〔〕離婁章句下

舜生於諸馮

○此一章是言貫萬古而同一道歷百聖而如一人也獨以舜
與文王比度者一是西夷之人一是東夷之人一是上古聖人
盛者一是後來聖君之盛者二聖之道既同則百聖可知矣

豈一作安

後聖之言雖承舜文王而言但謂之先聖後聖則其所該也已
廣不止二聖人也孰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便與舜文異哉故
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此章所言得志行乎中國者似皆指道之用言其
同處皆不期同而自同無意於同而自無一之不同此見道之
出於天而不易者也嗚呼至哉

在東方夷服之地○夷服二字按書禹貢商五服侯甸男采衛
也書同於成五服又書註云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又有
六服王畿侯甸綏要荒也○又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
也○趙氏以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衛地鳴條在安邑

之西

今按冀正北方也衛東北方也安邑已近西鳴條又在安邑之西
如何云在東方夷服之地曰冀雖正北曰在冀州之分則諸馮
諒在冀州分野之東去衛則已在北之東鳴條亦然蓋堯舜時
天下無許多大至夏商周時始漸拓而大故以爲夷服然謂之
夷服則實在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之所謂四夷之夷且九服
夷在荒之內故曰荒服之外不治也在荒服內者固皆先王所
治未可謂舜文本皆夷狄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舊邦豈舜
以夷狄地封后稷邪公劉始遷于邠豈肯遷入夷狄耶四
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堯乃降二女于媯汭舜乃夷狄四
得聞其語而薦之邪堯又安肯以女妻夷狄人邪且媯汭

傳曰溈水名今在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又河又曰汭蓋舜所
居之地此徵佐九明君不審此中國帝王所自立豈容胡人入
主中國哉况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古今皆屬中國但以其
際西而極東故云爾○問舜卒於畢郢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
竹書言有南巡不返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朱子曰孟子之
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據則闕之可也○按汲冢
記出於諸儒之附會汲冢始得古文竹書誠難盡信也汲冢
紀年孟子見梁惠王下小註是書名
○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訝界二聖
人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東字則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
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也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

相去豈特千餘里哉
世之相後也亦不必添一先字亦不必專指文王蓋有後則有
先云相後則有在其先者矣趙氏曰舜至文王二千一二百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非以得志行中國爲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
節也蓋王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者有
合處言也○舜之政在養民而利用厚生正德惟和者即文王
之耕者九一澤梁無禁使民無凍餒之老也文王之發政施仁
必先鰥寡孤獨即舜之不廢困窮不虐無告也文王之仕者世
祿罪人不孥即舜之賞延于世罰弗及嗣也舜之愼徽五典五
典克從即文王之止於仁敬孝慈信而爲法於天下也考三聖

人之所行如此之類信乎若合符節也
問符節一物乎分爲二物乎曰一物乎何以證註曰行節以玉
爲之云云可見是一物與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
璽節旌節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爲之不堅也○
朱子曰禮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於
左以爲信也○先儒胡氏謂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
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於君臣處其變可以見其道之一此說
不是非所謂行乎中國者曾大抵孟子本意是說其措於天下
者言故曰得志行乎中國○得志行乎中國吳仲珠謂中國二
字對東夷西夷說非也集註只訓作天下且東夷西夷已說是上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先聖後聖承上文說其[illegible]得度今以舜文所行於中國者比
度之則相合者以此理人來相比度亦何有不合者○朱子曰
古人所謂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
乎千萬世之將來只是此箇道理今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
正要說到古人所爲恰與我相似處方是真正趣味盡有莫知
其所以然者而實有箇所以然皆是無意於相合而自然相脗合
○自古聖人皆同一揆此獨言舜文者朱氏公遷曰舉其相去
之最遠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
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所取揆字之義如
此其實只是與言其一揆一轍同而一致者意物不可謂上
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度其道之同○揆度也度不是忖度乃

是此度也若作料度說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故孔安國書經
尸曰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而陸氏疏
註亦云揆度也以此證之其義明矣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按
後來世之相後一句言遠近本地之相去一句言但不可分孰
爲遠孰爲近總以地之相去言 說皆以時言謂後聖爲近先
聖爲遠然既有先後字了又何用更說新安陳氏分地時自是
○或曰自古聖人莫盛於堯舜莫盛於文王何也 舜自耕稼
陶漁以至爲帝無一件不做到極處皆是聖人之所不能處而
致人之所不能致故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
天下之士就之而又視之如草芥 天下之可欲者無足以動

其心顔淵曰舜何人也此獨稱舜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又
曰舜明於庶物亦獨稱舜至若文王孔子以爲至德大學言
其爲人君止於仁云云 且自新新民各至其極孟子又謂其民
已安矣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望之猶若未見斯稱其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中庸又謂其純亦不已看來二聖是純優於群
聖矣與舜雖不可置優劣然舜起自匹夫而致此尤難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溱洧二水名非一處安可以一箇乘輿而濟之哉抑先後不同
時耶朱子曰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則必當時二水無橋人
皆徒涉子產或因見人涉溱而并濟又洧或因見人涉洧而并
濟又溱或一時知人徒涉此二水以無濟之旨不可知其以乘

以人共濟一箇乘輿非只濟其一次而遂止蓋以二水俱
未有橋而不獨一時以濟渡也擬亦初得政時欲橋之而未得暇也
不直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必曰聽鄭國之政云
者此書法也正見其爲政之任而不知爲政之道 惠而不爲
而乃爲其所不必爲者所以爲可譏也○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舉鄭國之政皆在所總夫也此一句見其可爲之勢如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皆其所得爲者
惠而不知爲政
惠之所及者狹政之所以者廣故曰君特人人而濟之又曰日
亦不足矣若知爲政之道則自然人人可得 皆然日力有餘也
故自徵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日亦不足者者以爲夫惠而不知

亦政一句之意甚公平正大之體 法度之意孟子言
發於大之 ○永嘉曰有及人之小利無及世之遠圖孟子
便是識了本則不知爲政處方是政註云有惠心而無小利
來曰推其恩之出於斂散其利之及者小
或問惠以心言亦非也註明云以恩小利言之以事言者謂子產
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則固是○黃氏曰惠政
間乎子產能使鄭國上下有服田有封洫井有伍非不
知爲政者也觀夫輿之師之言師子產於橋梁之事蓋有餘力
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 此時偶有故而未
就而不忍子之未濟焉此耳然暴其小惠以悅人人亦悅而稱
之孟子懼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慕之其流弊必至廢公道

而市私恩哉深譏之以整其徵耑救本塞源之意也愚意子產
君子人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其有深淵瀆
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之時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
於外借以濟人之理哉者子產乘輿濟而小民有涉水者因
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咸悅世傳以爲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
此不過一時之惠云云愚謂此正拔本塞源未得不然也○朱
金註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孟子始以其乘輿濟
人一事譏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爲終以惠勝與朱
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
章等事是行惠人底規模一本模糊
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註輔氏曰體以理言

本也施以事言用也○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公則平
矣公平則正矣正斷大矣所謂大者正也○大者爲綱總乎衆
紀小者爲紀錄於大綱綱紀即法度之凡也凡皆法也度称其
一舉一該其餘

歲十一月徒杠成至末

自此以下皆承上文惠而不知爲政言謂子產是不知爲政以
爲政之道言之如患民之病涉也則必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
成輿梁如此民自無病涉之患矣此固王政之一事也所以君
子但能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又何必以其乘輿濟人哉縱然以
乘輿濟人然國中之水當涉者衆亦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必
欲人人而濟之是每人而悅之也如此日亦不足以供用矣

何則人多而日少也自歲十一月以下則言當務大德而不必行小
惠正應首句惠而不知爲政言○杠方橋也橋能僅四方可通
徒行耳此橋之小者
○梁亦橋也凡橋皆可謂之梁惟杠則獨是方橋此其可通車
輿故曰輿梁此橋之大者先成徒杠後成輿梁小者力省而易
成大者力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行者
○不曰十一月成徒杠而必曰徒杠成者言子產若知爲政早
使徒杠輿梁都就了則今日何至以乘輿濟人哉故曰未病涉
也亦如饒氏之說○奎曰十月成梁不曰作梁而曰梁成要其
成功言也○徒杠工費省於輿梁故徒杠一月可成輿梁必經
二月而後成亦有說也○大註水有橋梁一句當下讀不偏文

時特舉近一句近似衍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引此以證周十二
月爲夏十月也然則周十一月非夏九月而何此一句可證本
文二句○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蜀後主十五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爲夏四月以建丑之
月爲正也則胡傳夏時冠周月之說尚可疑矣况孟子註之徵
允明朱伯循[illegible]亦編其論最詳趙氏惠曰夏令乃居氏之令
周所因也
民未病涉也
註國中之水當涉者國中之水謂不止溱洧也愚謂縱然只是
溱洧亦不能人人而濟之朱子必廣言者蓋如此則愚一意亦
在其中矣若據愚說則彭不得其他水欲豁然又不拘○一說

均一本作公

況國中之水謂溱洧在國中見當涉者衆也衆謂人人不謂水也
若水則當言多○饒氏曰易說末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
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者來亦太泥○不專指杠梁成一事故註
曰細大之事罔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詞頭
寬惟行辟人可也此下以出行言却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
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
行辟人可也
辟之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小註辟開左右行者是本
所謂除道亦新開路也
朱子於末條或問最好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孟子
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遺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

子之道此章上文秉與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
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
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
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
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況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
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其治蜀也官府次
舍橋梁道路莫不修理而民不知勞夫以庶幾乎先王之政矣
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子產猶小見老人饑而賜
之食老人辭曰願賜一國之饑者其不費甚大○唐中宗遣使分
道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乂諫曰魚鼈之利黎民所資雖

檻樓當作襤褸

所以有沾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不若囘收贖之
民物賤貧難之僮役又唐乾符間肆有好施者常於布囊貯
錢自隨行施丐者每出檻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宜舉賢
任能使萬物得所何必為此小惠乎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章
君之視臣如手足者何之以為用護之恐有傷君待臣如此恩
義之至也下文諫行言聽便是
則臣視君如腹心腹心者手足衛之而願為之胼胝衆體藏之
而耳為之服役已待君如此恩義之至也○註手足腹心相待
一體腹心待手足以為用手足藏腹心以為主此所謂一體蓋
有君不可無臣有臣不可無君其分相維其恩義相孚○視臣

如犬馬者言待其臣下徒有祿賜之厚而無禮敬之文猶養犬
馬者徒有豢養之恩而無禮貌之施也秦漢以下中主之遇其
臣率如此國人之報所從來久矣○君之視臣如犬馬君固卑
矣而臣視君如國人臣亦卑矣如冦讎者愈卑矣甚矣君既視我
如此我便可拂袂去矣何乃徒糜其豢養而甘受其輕賤以國
人視其君甚至為之土芥而不辭至視之如冦讎也哉此見孟
子之言可以告其君而不可語其臣且又有未盡當處潛室曰
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
不是底君父
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當分踐踏貼土字斬艾
貼芥字○傷害人者謂之冦如魏人入冦匈奴冦邊之類其義

丁氏交其侵害者因而與之結構報復則謂之讎故楊子云欲
誣僞者必假眞詩云無言不讎正韻云償也其義可見
王曰禮謂舊君有服 止服矣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爲問亦見齊王天資甚高猶有欲
善而不露○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絶尙且爲有服不應見在之
君而待之如此
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按儀禮傳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
衰三月如舜人仕魯爲大夫老而欲歸齊非有不合之故也是
爲以道去君雖不之事矣猶自同於其國内之百姓也○傳又
云言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絶者
爵祿尙有列於朝出入尙有詔於國蓋即下文有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者也則孟子之
言有據矣○據孟子所答則以道去君不指歸其宗廟者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
饒氏曰諫是閉邪言是陳善者來言與諫亦當有別但饒說
亦非閉邪之本旨其本指陳善閉邪一事也今却分爲二意○
膏是膏油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實者之
事君諫行言聽則自有膏澤在民矣
○問既是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又何故而去曰諫行言聽膏
澤下於民以平時言也有故是此一時此一事有不合而義當去
者也故儀禮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非是好事故去或泥
儀禮歸其宗廟一句以爲致仕而歸亦未盡大夫去國固有
歸宗廟者亦有適他國者未然何以用先於其所往稱道其
賢欲其用之耶○饒氏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以因受女
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問
既云非是好事故去何以云以道去君曰只以正文觀之自見
其在國也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其去國也道之出疆先於所
往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故本文云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饒未
絶上見得以道去君猶言以禮致仕之類君夫諫不行言不聽
搏執之又極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則道安在乎○朱氏曰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又曰樂毅之去趙近之
恐謂樂毅之去趙近之
又先於其所往

又先於其所往依集註所註則孟子之言是主三諫不從待放
於郊者故曰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若歸其宗廟者恐不如
此朱子小註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
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人君又
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孔子初亦見用
於魯後乃去之○此一節淸當疑之彼既去我我既不能用則
任其所之可矣又焉用爲之說乎且我既爲人道其賢而欲用
之我何故不以爲賢而自用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
但導之出疆又不遽收其田里而猶望其歸禮亦近厚矣緣不
爲先於所往而稱道其賢欲亦未爲薄也謙識所疑適爲明君
子當有請焉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從其志而處其害也

然後收其田里

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云田祿里居

此之謂三有禮焉

導之出疆一也先於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違

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此句通結諫行言聽以下

不只帶三有禮

今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

問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只此故便可去了又待有何故而去曰如孟子之於齊然其始也齊王亦嘗聽用其言矣亦未便去未出晝以前不知經幾次故尹士以爲濡滯一說孟子於齊未嘗受祿只處賓師之位故得從容於去就之間如此故曰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也云云餘裕哉

晋錮欒盈○會諸侯約使勿受盈之命也此正殺之於其所往非謂錮禁也○晋錮欒盈以其罪盈之母范宣子之女也與其家老通而患之其母懼愬於宣子言將爲亂遂錮之

此之謂寇讎

此以君之待臣言何不云如土芥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便是臣之寇讎言矣○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曰云云○註潘興嗣今考之先儒姓氏無之不知何時人記得宋文鑑多有潘興嗣文章則必宋人也故稱其名如張敬夫之類然獨不稱字者其人不如敬夫之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此語不是泛說却是答子思答魯穆公問以爲舊君反服之意

是一年見

彼當作徙

○按禮記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楊氏曰云云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固如此眞氏曰孟子爲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曷嘗以寇讎視其君此二說有補於本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章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君及此時不去則後有欲去而不能者矣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君及此時不徙則後有欲徙

而不能者矣或者謂集註及輯氏註以本文可字爲可得之可惟虛心讀之見得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可以字雖末則含有及此時不去則後有欲去而不能之意○南軒慶源二註甚好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章直戒人君輔氏云亦掌其職如此之說也似不宜把行政用人說然說者亦多用此但重在君心仁義上耳有本若除却行政用人不用而但取己正物正意則與前章之旨全異非特小異矣朱子註引張氏云義亦小異耳須更詳之○一說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方對莫不字爲是而心亦

少其小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係而必拘拘於行政用人則與
在戒人君義亦少異之旨不貫矣既云直戒人君又云義亦小
異亦云二字言不止是直戒人君與上篇不同其義亦須小異
不必拘拘於正心與行政用人之云耳○此章重出與論語重
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
出卻是無上事而直出二句雖用上章行政用人填入莫不字
內其ㄩ君仁君義亦指君身言意在其中矣又不必一則曰心
二則曰心也

義一作意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名亦喚是禮義而實則非禮義之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此全是識理不精之過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不然差亦毫釐謬乎千

里名是而實非者多矣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謂禮者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
文之旋皆禮之所在也所謂義者或小而或食取與之際或大
而去就死生之衆皆義之所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必欲其精或
毫釐之差則千里之謬或加之錙銖則太過或減之毫忽則不
及未可徇乎其名不可泥於其迹故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
今者有可行於今而不可行於己者有辭之爲禮而亦有不辭
之爲禮者有受之爲義而亦有不受之爲義或今日行之則爲
明日行之則非禮非義亦然此難以悉舉要在察理之精而已
○孟子之意所以戒今之君子非禮之禮也傷惠傷勇非之之
而于 [illegible]

者也孔子一日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而不知其有姊之
喪故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而賜魯以天子之禮樂亦非禮
之禮也此其著者耳其他細微固難悉舉○此章之義惟張子
與輔氏二說與大註意正合大註云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宜此正與時中及不泥陳迹之說脗合無間若程子所謂
恭本是禮過恭則非禮之禮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
又云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此說雖亦不可以爲非但律以集
註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之說似未切當且集註意亦自無所不
該○雲峯謂大人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制宜而不爲
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上用乎蓋未
于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許氏曰涵育寬以容之也薰陶
養以導之之意也謂俟其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上
爲子弟者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肖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
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始得○爲子弟者但知樂有
賢父兄便好人之子弟有賢父兄多不知樂○輔氏曰中以德
言才以能言又曰德本於性才本於氣此說未穩蓋與下賢字
自有妨蓋才亦德之用也○棄不中棄不才是亦是過中而不
才處故曰不能以寸○新安陳氏曰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
在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不可教而舍
之是棄之也

程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易之曰可以有為有役從此章恐觸犯孟子本意似云人於未
當有為時能退歛不為則一旦當有為時便能奮前有為蓋
前之不為皆歛也後之有為者亦義也今人於不當為者極疑
意任情為之而不知分義之有未當及其於所當為者却是
逡之天下之人多有如此者若曰不為不仁而後可以為仁不
為不義而後可以為義則不為不仁時卽是不為不仁都不
敢為仁了到後來方可為仁邪且理欲不兩立公私不並行既
不為不仁便是為仁了何故謂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有不為者特義之不當為也其後之有為者特義之當為也
惟有見於時義之不當為而不為則於其所當為者必為然為

之不可回矣此孟子所以熟視夫人而莫之能違者與古之人
事以此勸之殆亦不失一也蓋自其不為時已是一段有為之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朱子知亦是如此說否不然則方其
不為時亦已有為了既曰擇便知可否大抵否意居多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如字訓奈

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已之不善耶
朱子曰是皆有之愚謂得罪於其人便言已○新安陳氏曰隱
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全隱惡揚善夫子雖毁誰
譽本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毁可見若當官而行有[illegible]
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愚謂須是無諸己而後非諸
人○大註曰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太
過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
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盡未必依南軒只
用答陽貨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
為已甚者不止此但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無非是如孝悌恭儉等
事聖人為之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取
異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廬墓[illegible]之
類皆聖人所不為○本分最難盡自盡分又求加焉則非所以
為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學孔子者故

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朱子曰所謂本分者道理之
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
愿之亂德矣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 章

此正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亦與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者
相發明○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
是有我矣○必信必果者有意於信果縱然信果亦未必合義
惟義所在者無意於信果然既得於義而不信不果自不害其
為信果矣豈有合義而可責其不信果哉苟不合義矣又何取
必於信果亦何足為信果○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
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

於義未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
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
不知○大人非輕信果也信果於義也彼必於信果不必於義
者也乃知上面之信果亦前章非禮之禮義之類歟○胡
氏謂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然則士惟知信果而不必合於
義乎此說於義未精要之義與信果究竟是一致道理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者元來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謂只不失赤子之
心便是大人知此則赤子亦可謂之大人乎孟子是以赤子對
大人說言大人之於赤子其地位相去固有間矣然大人之所
以為大人者乃以其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赤子者純乎

良知良能之天而他未有所知所能者也若大人則自良知而
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自良能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能方與
做大人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
萬變其實自純一無偽中來蓋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
量○須味集註擴而充之意未可謂只不失其赤子之心便了是
○朱子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
之心○程子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道理亦彷彿蓋如此
程明道在扶溝將康節數學來推一晚解及後伊川問之曰
都忘却了此見其胸中空洞無所介滯惟其如此故前日推得
其數出今雖不記若再一推又自了了分明矣此見聖人之無
所不知無所不能實自其純一無偽之心有以為之實地也故

必一本盡

曰人無知無能蓋大人特能全其所自有者耳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當味大註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三句蓋此是人子
事親盡頭去處殯而附於身葬而附於棺者有悔焉求無
及矣言大事者見其至重而不可苟也
○養生未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暇豫而有措以事勢言
則餘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
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新安陳說得好言生事葬祭皆
當以禮不可輕忽偏也孟子此言非謂生事不當以禮但以常變從
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非謂養生不足
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小註以此則以為字訓當字

非猶當之當也甚明此正合集註○集註所謂人道之常人道之
變正以從容急遽論故饒說可取○送死所以為人道之大變
者蓋此是顛沛之際造次之時也易至有悔故遂繼之曰孝子
之事親舍此無以用其力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朱子曰天之道陰陽天道之變化以漸也人事亦宜然故進脩
薰陶俟其自化教者之道也深造以道欲其自得學者之道也
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循序漸進也至於為政亦莫不然故
曰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夫天下事豈可取必於旦夕之間哉求
成不緊牢即目前近事態之可知○君子深造之以道深造字
固重以道字尤重觀大註欲其有所持循乎而可見小註曰深造

程於陸下工夫又下十次得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今日明
一理明日明一理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所謂積累多
行者敬久則自然通暢而純熟○道則其進爲之方也大要不
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第是即深造之以道深造之
以道猶云以道而深造之也○凡深造須是以道強探力取不得

欲其自得之

自自然也惟其得之也出於自然故其居之也安資之也深取
之左右逢原自字居字資字左右逢原字所謂字眼也
○論自得者苛把牝雞抱卵出雛爲譬或問朱子曰此時見雛
將出卵從之其時已至自然得裂來而出人不能使否力有將才
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

四書家引　下孟十二卷　七十八

正如此蓋至於自至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宋
中正如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
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
朱子曰造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
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
以致黙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
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
矣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謂只是人爲之私非自然之
得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

朱子曰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皆以居之而其見一般或捨
於念或假於外終非已物居之可得而安乎

居之安則資之深

君物不屬已而親得來穩則又安可倚以爲無窮之用故居之
安則資之深矣

取之左右逢其原

註左右身之兩傍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左右隨身而在故既曰
至近又曰非一處其實不待取之左右所取者只在心裏一所取
者只是所自得於心者
○取之左右逢其原只是形容之辭左右雖解云至近其實亦
不在近處只是心裏明其近便耳蓋自得之者待之心也取之
只取其得之於心者耳豈在外乎資之於平時取之於應用○

四書家引　下孟十二卷　七十九

朱子曰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左來也是右來也是這件
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
物物都撞着這道理緊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
自如此
○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
而所居所資者皆隨取隨有供其所求綽有餘地矣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一句要緊深造之以道○輔氏曰自得者乎言悟性天道不
可聞之子惟言道一貫之語此何待言而後見正衆子所謂德
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居之安資
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所以必言此節次者

蓋自得之前此理原是有也所以貴於已有者以其於應物之
際得受用也如人實得許多金銀以此金銀買得許多物做得
許多事也既自然有得於已則所得者足以從應不窮矣故始
言居之安猶全是說內面次言資之深則漸說向外去又次言
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說得受用其所自得者也○居安資深
左右逢原乃自得下面自然底效非可謂自得之功効也蓋
自得便是功効更無自得之効此處猶上篇樂則生矣生則惡
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總是樂之深也○
雲峯胡曰深造章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
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愚謂以是為勿忘勿助無復改評矣
但分有所持循謂勿忘默識心通謂勿助恐未當大抵深造是

勿忘以道則有勿助在矣
○日抄云此篇多平居講貫之意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
為尤詳蓋言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婦人於或問
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為已之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
而不顧者可深省矣○西嵓讀書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
脗合此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
蓋此章熟知得下章獨主知何謂此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
蓋深造以道則隨事精察力行而真積力久也自得之至左右
逢原即一本萬殊之妙而泛應曲當者也下章博學而詳說之
亦多學而識之功也由多學而識而至於聞一貫之傳是亦又
說約矣○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聖人之所以聲入心通

初以其自得之也
○未能自得以前則深造之以道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既自
得以後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學必至
於自得然後為學之成也故曰欲其自得之上達必由下學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也以道而深造之
即大學所謂求得所止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也之字
圖同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大註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愚按文者載道之具也故論語註
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所載六藝所陳三才之道備焉萬
物之理具焉故必誦詩書以多識夫前言往行又傍考六藝以

增廣其所聞所見如此方是博學於文然又必從而詳說夫所
傳之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餘窮其所當然
又必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又欲得之於彼審問明辨慎思
厭飫而不使有一之或遺如此方謂之詳說輔氏註亦如此○
文字或謂凡事物之理所在皆是文固通但文者載道之具未
子分明解云謂詩書六藝學與說不同學就習誦而言說就講
明而言輔氏又曰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
之事○將以反說約也如詩三百篇博求其義而約之只是思
無邪而已三千三百之禮博求其義而約之只是無不敬而已
易六十四卦其約不外乎時之一字書五十八篇其要不外乎
操存涵養孟子七篇其要不外乎存養擴充以至大學之

大用
則一本作矣

數一本類

庸之誠皆是也而寔在其所以爲誠爲時爲中要亦一而已矣此
其所以爲會萬而一也
○天下之理自一而爲萬萬復合爲一故博學詳說必到至約之
地方是真學問也程子謂詩之約在思無邪禮之約在無不敬
然無不敬則思無邪矣其歸豈容有二乎至於書之中易之時
春秋之義亦惟無不敬者得之○書之書始言一理中散爲
萬事末復合爲一理亦可見天下之理自一而爲萬萬復合爲一
也○若太泥於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易之時書之中之類
則亦非一貫矣須有寸數貫方是貫得前之至而後能此而究
竟之毋不敬則自然思無邪矣無邪則中矣中則能有時矣
不一貫而至約乎然不由博學詳說而自以爲得其約則是無

星之稱而已豈有是理哉○融會貫通者衆理之渾融爲一也
衆理自是衆理如何得渾融爲一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
一原如仁者人之理也義則仁之所宜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
之是非要之只是一箇仁之因物賦形而已耳又如義之宜也
本其目長則宜敬之賢則宜尊之群臣則宜體之大臣則宜禮
就之推而言之父之所宜慈也子之所宜孝也兄之所宜友也
弟之所宜恭也庸敬宜在兄也斯須之敬宜在鄉人也冬日宜
飲湯也夏日宜飲水也要之只要一箇宜之因物付形而已耳
此皆自其同者言之若至其相反處亦一理之貫通也如賢者
用則不賢者亦黜矣大賢宜大用則小賢宜小用矣合禮者宜
受則不合禮者宜辭矣豈不同一事理之宜哉至於仁之愛人

而又有時乎殺人若盜可愛者固愛之其元惡大惡獲罪之愛
則由愛生惡者如陰陽之相生亦一理之貫通也又如父子主
恩又而推之則若臣主敬矣夫子制義又而推之則適人從夫
矣如此之類其目有萬而萬貫一者只是一理之因物付形耳
然非致其博學詳說之功則亦不能超詣頓悟以至於此哲又
莫知其所以爲一也故心雖主乎一身而其休之虛靈足以管
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
心此則其所以能反說約者也○此博學是活字約字是死字
但此理之散殊本自博故博以求之至於反說約則吾亦爲知
所約矣○博學而詳說之此章須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蓋博
與詳求之於萬者也約則要之於一者也所以然者萬理悉統

於一心之內而實散布於事物之間文者載乎事物之理而約
實不外乎者也惟學之博而說之詳又之則知萬理一原而一
以貫乎萬矣蓋非一無以貫乎萬然非萬則亦不見夫一之所
貫功有先後理則一串盡乎意爲從博而不知約者居多○又
說約者說到萬殊一本之妙此非博學詳說如何可得蓋不可
以徑約
大註云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分明是一
貫之說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
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之以道亦
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所以上章
末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要緊在深造以道才是如云

便一自
一章
一本工章
湯于亳
一本作
湯於亳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造之
以道哉○此約字與論語約之以禮之約不同此以知言論
博文內便有說約在愚故曰博學詳說更重於說約又見博文
貫通處就是約也○饒氏又謂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新安
陳氏破之以爲一章亦兼知行說愚意亦如此
○聖賢道理只是一貫且如東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大學而
深造實踐之因成箇聖人也西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中庸而
深造實踐之亦成箇聖人也又西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論語
而深造實踐之亦能成箇聖人也又北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
孟子而深造實踐之亦能成箇聖人也而究竟夫東海與西海
之聖人其道若合符節之合而無毫髮之異也南海與北海之

聖人其道亦必若合符節之合而無毫髮之異也是皆不期同
而自同者也此無他至約之地一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章
以善服人者有挾其善之意只此一點心便自服不得人了以
善養人便是恥獨爲君子存心天下其誰不服豈有不得天下
心服而可王天下者哉
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
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
如湯使亳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又按樂毅入臨
淄劇辛議曰若不遂乘之得彼悔前之非而撫其衆則難慮矣
正與張華洪如同一機心○以善服人直欲服人也而乃不能

眞實
一其實

服人以善養人非以服人也而乃能服天下○一則不能服人
一則自然能服天下所謂人之向背頓殊此新安之說
此章乃伯王之辨○南軒張氏謂伯者之所爲其善者不過欲
以之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
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伯王之辨了然矣
○此章只爲當時國君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
人言非以指百姓故許氏敎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湯之
於葛伯可見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大註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蓋蔽
賢便是言也○愚按此說固通然蔽賢固不祥矣然又與君不

尤爲不祥乎而謂惟蔽賢爲不祥之實何耶○又或曰言而無
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愚按蔽賢之好心讒舌何所不
至於無中求有於直中索枉於無過中求有過如趙使者讒廉
頗食頃三遺矢如章惇謂司馬光奸邪當先辨如攻道學者謂
朱子如鬼如蜮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眞不祥哉○不特就
禍人處說者來此說較長但兩實字不相類差不如前說且論
理與實後說長新安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意味不如
狀之○南軒張氏說得蔽賢好謂蔽賢出於娼嫉之私方其欲
蔽賢也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爲人也蔽賢
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章

註水哉水哉嘆美之辭又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illegible]也按
孔子稱水本旨蓋即川上之嘆其集註備矣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註言水有源本不已今按不已二字當連下文而漸進以至于
海讀不當帶上有原本讀只把下句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
漸進以至于極相照看○必是源來後能不已以至于海必
有實德然後能不已以至其極行之無實者猶無源之水也若
得虛與猶七八月之潦涸皆盈也虛與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
立待也實行誠之也不已而至其極則至誠矣
新安陳氏曰有本者指源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耳
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又曰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

下內結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成規徐
子之意而與下一節係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
也相對言之○源泉混混源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慢讀
出此意下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吁嗟看實說至下文當為
無本便即承此有本者說去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註情實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合從此情實之
情字上發揮出來朱子曰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
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孔子言水之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
夜喻人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

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自見於言外孟子
引人術子言未及於語上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甚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則即此幾希處是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然庶民不知而去
之君子方能存之而不去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惟
舜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不待存之而
自無不存者矣然舜亦不過盡此所以異於禽獸者耳非有加
也○要看大註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二句者
得意思此者從人以講求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其小異也今欲究其所以小

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此其
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
正而有以全其性是無異中之少異也如此纔庶得所謂幾希
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旨
則不盡然者故隨足之曰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
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指其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究是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是心上不同心之不同處靈知覺也
心之虛靈知覺所以不同者形氣之正也朱子形氣之正故該
得心但讀者或不察耳
○所謂異於禽獸者幾希即仁義是也庶民去之明其無以異

於禽獸也君子存之明其爲此之故而[illegible]不敢自逸以不於
禽獸之歸也舜明於庶物一條則全盡人道乃人倫之至者也
○先言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者目其大同者言也後言同得
天地之氣以成形者以其大同而小異也此恐所以釋朱子之
意但亦未知朱子之意果然否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此言其不可不存也大注 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者
實在於此人多以此誤爲下句不然也
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
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此説最切要盡心者理之府
心之靈明有見處理便因之而全禽獸雖有知覺然其知覺終不
如人之靈明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處所謂論萬物之一原則
理同而氣異氣異則所賦之理亦有閒矣同得天地之氣人在
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説○註衆人不知此而去之而不知其所
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註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兢惕厲云 云正是存之之功不是存之了方戰兢惕厲也
字正承上文過下文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處方見是以二
字着落○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所存所去者庶物人倫之理也
參説方書之

舜明於庶物章
舜明於庶物一段是明其能全夫所謂幾希所謂踐形也○舜
明於庶物物事物也在一身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在一家則有
閨門内外之職在鄉則閭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官則史其

行一本存

在官則或錢穀甲兵或刑名度數皆事也○由仁義行言所以
處夫庶物人倫之間者自莫非仁義之道也○大註云仁義已
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指所謂以德行仁語意由仁義行仁
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所行所察所
由直是所謂幾希者而已乃知所謂幾希者是重之之辭非輕
之曰小異也○仁義之理根於心而行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
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
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吾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
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明庶物察人
倫由仁義行當分知行不可分先後蓋聖人生知安行無先知
後行之理○非行仁義明其不待於存之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云 云本草後叒謂儀狄帝女也
本章衍義則云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是儀狄必又是
一人非帝女矣○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
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言
者意亦不然是爲歎其事而稱之矣○於旨酒而惡之惴惴然
惟恐欲心之或熾所以遏人欲也於善言則好之汲汲焉惟恐
善道之或遺所以擴天理也此禹之憂勤惕厲處即存其所以
異於禽獸者也
遂疏儀狄○不見其進善言而惟進甘味非愛君者禹所以疏之

無方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事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必勤惕厲之心何如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是心何心也蓋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故也惴惴焉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又何如○湯執中以處事立賢以用人言二句關涉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文王視民如傷以治人言望道而未之見以脩己言此二句憂勤惕厲之意明故註云聖人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耕者九一至以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

四書實引　下、五二三本　九十

傷處不顧亦歸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未見處○要看集註兩已字定猶字民已安矣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望之猶若未見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小註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且看朱子讀書如此是甚麽樣工夫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者衆人皆狎之而已獨不泄謹之至也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者衆人皆忘之而已獨不忘慮之周也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哉○朱子曰邇人與事而言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何也敬之常存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何也慮之周

常　一本作嘗

奄閒

評也此亦可見其憂勤惕厲之意然以德之盛言不泄邇蓋以其敬之常存即德之所存也若以此言仁則不切矣又以仁之至言不忘遠蓋以其不棄賢遠者於度外也此見是仁之至爾之分貼當從且上條愛民深而求道切亦須分貼

周公思兼三王條

此一節看來只是時中○註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聖如何只說做三王以代論也上四條之事如何說至周公時有不合恐不可曉凡周公嘗作酒誥以禁天下之耽酒者非不惡旨酒也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賢人非不好善言也中也者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周禮一書何莫非中之所在則周公又未嘗不執中鄉舉里選之法實周公所制又如蔡叔

四書實引　下五二三本　九十一

以罪廢及其子蔡仲賢又立之則周公亦立賢無方者紂武王誅紂伐奄救民於水火之中又制禮作樂而納之皇極之內其視民如傷矣終日乾乾之心法著於易而吐哺天下之士以求益此其望道而未之見矣追王之典上及先公制治之法備於後人方其攝位爲治之日想夫九州四海之內無一事一物而不在其一念綜理之中必不忘遠者哉嘗觀周禮一書其爲治也細微曲折無不周慮前後左右無不愼妨天子不令有職言奄寺但以供使令之類可見其不泄邇矣而乃有不合者何也曰非謂四事不合也四事則周公已嘗思兼而施之矣此謂四事之外或有不合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無有不合者也然時異世殊此外或有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

而作之至以待旦盖上四事則因之而無所改於他事則或隨
時有所損益此亦百世之通道也○四事之外有不合者如忠
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賦之類
一說依饒氏兩事字要同其有不合者正指四事如禹惡旨酒
是時去上古朴略之風猶近而絶之至周公時人文已盛祭祀
賓客安得絶酒故周人之詩云我有旨酒者無慮數十是惡旨
酒有不合者矣在禹時所謂善言在周公有行不得者矣在湯
時所謂中在周公時又不爲中矣湯之立賢無方周人大抵親
賢並用亦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時乎當勞也如佚道使民時
乎當戚也以生道殺民亦不得拘於文王之視民如傷矣事果
善矣自信而不疑理果當也決行而無滯亦不必拘於望道而

未之見耳邇者固不宜泄亦有可親者遠者固不宜忘亦有可
畧者周公於是於其未得也則勤於思而得也則急於行又何
其憂勤惕厲此說不如前說○周公於上四事則須兼而行之
其所不合者則勤於思而急於行此皆可以見其有憂勤惕厲
之心也不可專重下段而於兼行處或畧之夫四聖人各有一
事而皆爲憂勤惕厲今周公兼行四事乃獨不爲憂勤惕厲必
至下段云云乃爲憂勤惕厲乎此看書者之誤
○註云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此句不可苟且看過此註
異中之同處所以均爲聖人所以無優劣○按本文其有不合
者說四事之外或謂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者有其事二字
得是四事答曰若無集註也須是說其事有不合者不是

合而何具字指三王不必專指四者饒氏却云其事又照上面
一事字大抵未當○周公思兼三王不可依小註謂是孔子集
大成意如此則三王各得其一節周公獨會其全體而了周公
固無害事了三王亦何要當思其時如何耳
孟子所釋各因其一事而言○愚謂必是孟子以前見於紀載
者禹嘗以惡旨酒好善言稱湯嘗以執中及立賢無方稱文王
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邇不忘遠見稱故孟
子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朱子云必是周公曾有此說○
此章五條書都是舉其切於憂勤惕厲之意者言故曰人謂各
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
曾如此說味語意似競其特舉四者○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

惕然而常存也○雲峯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
厲須臾毫髮不敢自逸理無常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
則不死
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心活物也心而
放逸聞念則死矣心之所以長活者以其天理之存也心之所
以死者以天理之不存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身雖存而心則已
死○天理所以常活吾心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
物不消正此之謂故堯兢兢舜業業湯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
翼武王皇自敬德周公坐以待旦夫子發憤忘食是豈好勞而
惡逸其性獨與人殊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章

悼一作掉

政教號令為王者之迹者以其見於行事故謂之迹也熄者
止而不能復行也
一說迹以其所及而言政教之所被即王迹之所及也○詩亡
謂雅詩亡也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也不然邶鄘諸詩
春秋時多何以謂之亡○二雅之詩先王政教號令有寓焉此
詩既亡春秋所以作也○夫二雅之詩槩是朝廷禮樂征伐命
德討罪之舉君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
其非以追於正悼其流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殊
然蕉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者自不同此所謂詩亡也使春秋不
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以不容已也
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蓋王者之詩謂之雅列國

之詩謂之風黍離本周大夫之詩當在雅然為東遷以後之詩
今降居王風夫王者無風今曰王風則與齊風鄭風者類矣故
曰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雅亡則王者之詩絕於此矣於是
其事始載於春秋○詩王風黍離註平王以亂徙居東都王城
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王國變
風○黍離降為國風者非夫子降之也因其自降從而降之也
蓋東遷以後周王之名存焉而實與列國無異既與列國無異
則其詩亦安得獨異於列國哉故從而降之○今試取黍離三
章讀之則向日朝覲懋華及規諫獻納之事索然盡矣雖周大
夫作也亦安得不降而為風○國風雅頌分為四詩風自是風
體雅自是雅體正雅自是正雅體變雅自是變雅體黍離之詩

不是雅安得不列之風邪但謂之王風則可
仍是王朝之詩而謂之風何也彼二南自是周未有天下時之
言故為風○愚因讀黍離竊謂惟天地之無窮兮哀斯人之長
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二錄
大註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故因名為乘也
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蓋乘所以載也故取乘字以
名其書今人以譜諜為家乘者正取此意○檮杌惡獸名不知
何所出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則知本文正意是以檮杌為凶
人非以為惡獸○此章本文之意自是不必說未經聖筆如何
已經聖筆如何但虛心讀之不待贅一辭而意義自見矣○五

伯獨舉桓文猶四時獨舉春秋也但彼是錯舉此舉其盛者此
段文意偏在末句○春秋列國諸侯之事皆在乃獨曰五伯又
只曰齊桓晉文蓋桓文是其盛者也諸侯之事雖在然王迹既
熄之後所以綱紀天下者全是伯也故皇極經世以皇帝王伯
言之○其文則史但孔子有筆削其白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
褒貶予奪悉斷自聖心也故註曰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
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謂之乘謂之檮杌謂之春秋一也此一節言春秋本是魯國
記事之書也故遂承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
孔子自取之矣自孔子一取其義則所以定天下之邪正者在
是所以為百王之大法者在是此春秋所以為詩亡而作也○

則孔子致治之功雖不得施於當時而致治之法則垂於萬世
矣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取裁定也○南軒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曰其義聖
人有所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
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也○朱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王
者之迹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所以謂孔子之事莫大於
春秋也此章意最重○或曰朱子論春秋孔子只是據事直書其
是有意立某字含某意又至作綱目卻又全是以一字褒貶
何也曰知子殺父則為殺無罪而殺其臣則為殺有罪則為誅
如此之類止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

舊史為主亦是據舊史書之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修之耳
必如或人之說然後二說不相悖而且自相發明也○大註竊取
者謙辭也不必佳春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若合
看傳作春秋則丘有罪焉都是此意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然大註下文云意亦如此則又以為同者何也蓋言斷之在己
意同也若竊取是有德無位意則是本分之辭非謙辭也○蔡
氏曰其義承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愚謂義即王者之
法是也○其事固齊桓晉文也其文固史也竊取其義則是褒
事以明義而非盡書史之文也○此章三節要看得中間一節
不關方是新安陳云也
○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言

殺藏
本減殺

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則為列國記事之書也已
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章
澤本冰之餘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也蓋物皆有迹惟風與
韻無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在也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
問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畢竟是甚麼曰以德業之遺於後者言
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照看孔子之澤是甚麼餘可類推
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然
三十年亦為一世者大約世數人到三十便有子
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
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

而絶而證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一世親兄弟期二世初從兄弟大功三
世再從兄弟小功四世則三從兄弟緦麻至五世則但袒免而
無正服也降此則為殺而止為同姓不復袒免矣觀小註可見
○新安謂同姓之親至此而殺減則與下同姓異義袒當去免
當冠不為長衣只袒而已不為衣冠只免而已○小註袒身去
飾也袒免者內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
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禮書免為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
而前交於額○免若朋友在家則吊服加麻加麻者弁上加緦
之環絰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俱大全註
註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今按家禮曾孫為曾祖只

然則玄孫所總麻玄孫為高祖得服總麻三月○服窮則遺世矣澤至此時亦當斬也○輔氏曰流風以風俗之也俗猶以聲俗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斬也五世則親盡服窮澤亦當斬矣蓋親也澤也服也皆相因也附此說○君子小人全以位言無上下之別皆五世而斬也孔子則在君子之數故集註以孔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斷何為槩以五世言孟子此節在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槩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節

私淑大註李氏以為方言是也小註輔氏曰孟子又言淑艾而

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言雖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孔子去今未遠猶在五世之內其澤未斬故猶得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也○徒一訓徒類也一訓徒弟也論語非吾徒也是徒類是當孔丘之徒於是徒弟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則是徒弟

君子之澤一章明其得孔氏之傳也當時孔子之澤浸微矣故孟子云云明其澤尚在也故曰予私淑諸人也正與他日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章子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猶云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予私淑諸人也新安陳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饒氏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明○愚謂陳氏此說非集註

金當作全

於諸人二字是○雙峯饒氏曰余初讀孟子至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章見其列叙群聖所為憂勤惕厲之事至於君子自托孔子之意之下四章脈絡相屬而其卒章乃言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盡初若甚無謂也已而思之蓋以明觀有盡而理無盡耳

新安陳氏曰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思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辯章明言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云云其自任之重尤彰彰焉○黃氏曰杪曰此篇此四章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觀前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妾士大夫求富貴利達之道而反致以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章

○不苟取之謂廉彼方其禮物之未受也初見若可以取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既可以無取則執弗取可也而乃竟取之是為苟取害於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方其將有與也初見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如是則執勿與可也而乃竟與之是謂與所不當與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能舍死之為勇方其當利害之衝初見若似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實可以無死焉既如是則執無死可也而乃竟死焉是為死所不當死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傷其勇而此語辭雖平而意重在下兩段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亦然大全過猶不及之意此註亦並在下兩段○新安陳氏說此章皆為賢者過之者發

詩云爾惡得無罪其意若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声相應同氣相求係羿而畀善人也則必得善人而教之不至有反射之禍矣○薄乎云爾此逢蒙為薄也羿之罪見下文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條

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退遁故衛追之或謂追擊者非也觀下文發乘矢而後反則子濯果遁矣○庾公之斯等之字猶孟施舍之施字故集註於彼曰施語詞也於此曰之語助也

乘矢四矢也○古人之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矢○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

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發四矢哉○葉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友而免禍此所幸孺子之友選賢故庾公斯得全私恩而亦不大害於公事未然庾公亦不得全私恩縱得全私恩而得罪於國亦不容誅矣程子之言已有斟酌○小註引左傳公孫丁庾公差事與此事不同但其意類有足相發者故引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故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西子美婦人即西施人也春秋時越國諸暨有苧蘿山若耶溪[illegible]施家西施家西施女絕色越王用范蠡計以獻於吳王吳王遂耽於色○西子自非越覓娥之是西施亦亡國之戈兵也

古人謂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有以也朱文公題蕃騎圖[illegible]傳聞胡虜欲南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能捍虜未教行到救胡林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此正是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者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皆是言其故而理自明者○性無形故有迹所以如此立言○以利為本言以其自然者為主也○故者以利為本此是自發明其所謂故者之本旨如人之為惡水之在山是亦有此

已然之迹但非其自然者耳故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迹字矣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故其已然之迹利謂迹之自然者也○讀此一章總要見得性本自然而人當知順其自然也

大註首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繼曰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一言人物一言事物何也曰言人物則事在其中矣事只是人物底事不是人上事便是物上事其事物之物又兼人與物而言人物是解性字之義當如此後言事物是本章之旨當如此說者所惡於智者一條使見○不可以言性一節

遂為智者之害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
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若言謂性以故利為本亦是智則下
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智分言行奚宜見牽捏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不知順利之理而鑿之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何則禹之行水也順其順利之理而行其
所無事也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
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所惡於智者與
下文兩箇如知者皆指當時之所謂知者言非竟是小知也故
曰則無惡於智矣又曰則智亦大矣可知是指當時之小知者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行其所無事謂順其自然之故也○禹之負様是何得箇普天
之下卑土之濱凡高下原隰分合大勢能皆照臨而無遺故其
治水槩從下流處施功以暢其就下之勢用力少而成功多未
出奇以為智而智自大矣若鯀亦是當時所推智士也但無許
大規度所權量者不遠想多就目前所患處出一己之智為之
或天築隄堰以障之之類程子所謂至今只有鯀隄而無禹隄
最為有理蓋大水最不宜築隄障是謂防川此鯀之所以九載
績用弗成而得罪於天下也
中陽許氏謂此句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
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皆行其所無事而智亦如禹之
大矣智亦之亦是亦禹也此說好就以禹之大知亦無得而

非者言性而但言其故又以利者為本此便是智如雷子愚
端之說皆失之鑿矣亦不必專就處事上說而謂此節不可露
出智字未節註云况於事物之近者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
得其理者但曰因其故而求之亦未見得專是就處事說未節
註之事物即此註之事物○大抵智者言與行俱得其理未必
泥禹之行水乃全不當提言性但當專主言性說 省總註便
見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者以仲尼譏臧武仲曰知之難也以臧孫之智而不容於魯云云
張天清論鄭蘇諸賢蓋出此曰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
於辯惟道德之士無所容而禍福之至豈思慮能宛之哉又曰

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
當行雖怨敵不敢議之文潛此論有用之文也學者其味之但
曰智者為緒多而拙則亦失智字之本義矣所貴於智者正以
其行所無事而無拙謀若為緒多而拙則又奚取智豈今之智
而古之愚乎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
求天與星辰之故也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千歲之日至依朱子說只是既往者蓋以天與星辰數之已然
者求之循次而上遂可得千歲之日至故曰必言日至者造曆
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行以金氏以求

其故為已往者千歲之日至為方來者理似不得任與朱子不
同所以謂理之不碍者蓋孟子之論不是欲人得其故而已欲
人於其故上得其理也似自有說○日至之度寬竟是說星辰
上推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為体
千歲之日至朱子曰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
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此說與愚所解二十四氣
之義不同然冬夏曰至春秋曰分以至對分則舊說儘亦有理
若以千歲之日至意義求之亦不如至到之說為長更以長至
之說證之益信舊說為短
大註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
曆元也○本是癸亥年但明年氣候始於此故云歲亦甲子也

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是也歲月日時皆甲子亦將有但要上
古甲子年月日時方為曆元耳
○千歲之日至人皆說是後來千歲之日至不知乃是已往底
千歲之日至也聞既是已往底又推求他做甚曰曆元在此治
曆而不得曆元恐何為據以算來者曰治曆固以曆元為據然
生於千萬歲之後而欲求夫千萬歲以前之曆元又何所據而
得之乎曰此則自今日而順推其已往者所謂其運有常既順
推其已往者而得其源頭了然後遂把那源頭來遂推其未來
者易為算矣初間是泝流而尋源後來却是自源而推流○致
推致也新安陳氏曰可坐而推致以得之可坐而致之朱註明
解為可坐而得已不再推求矣而行山金氏則曰致有算術求
也不知何說又曰求其故者謂雖千歲以前之日至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者謂推以後之日至也此又不可曉豈都不讀集
註耶○看來曆家全以星辰度數為據蓋觀其與乃命羲和四踐
可見故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云云
○天原發微歲會
月以十二起者六與六相偶而為十二以康節數推之日歲運
元皆用十二故一日十二時一歲十二月一運十二世一元十
二會包括往古來今無不在焉是即一時可以推一日即一日可
以推一月即一月可以推一年即一年可以推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推而上之豈特一歲十二月之用而已哉○鄒氏曰日月
之行一歲十二會是聖人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觀其所會

其四時卦氣提其綱太玄研其細經世衍其妙而後天地日月
星辰元會運世皇帝王伯之蘊皆可得而推矣○又註曰唐堯
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
天地之運日月五行之運日月五行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
○卦氣章
註云既有乙未冬至日度今方先生以書推予曰朱子發冬至
起牛宿一度此古法也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牛二十二
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凡九百六十一年間
差十二度今既有元年十一月初七冬至在箕八度又退十二
度冬至後五日在斗三度如何尚執舊說為冬至日入牛宿為
周象後乎盡悉猶云云朱子曰造為曆者要必立虛寬之大數以

主云此註云

但之斯言是也

盈縮章

積歲之所奇三而一、五而再十九年而七天道大備矣日月不
能無盈縮作曆者不能無差錯故置閏而時定歲成皇極經世
亦此三百六十為皐一元三百六十運一會三百六十世一運
三百六十年一世三百六十月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
十辰時得三百六十有六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公行行字朱子不圈音今據饒氏曰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
是主兵行之官以官為氏蓋如司馬司寇倉氏庫氏之類

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四書叢引 下五十二卷 二百六

右師官名○我湖特趙國有右師翻證可證○謂右師方入門
而未就位便有進之而與言者進之謂以色迎而招之前也○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故主云右師未就位
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進與之言則迎請其就位
矣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謂右師已就位又有就其位而與言者
○右師往弔當特已有先右師而在位者故右師入門未就位
也則有進右師於其位而與之言者右師已就位則又有就右
師之位而與之言者○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
與右師言者此自其甚者言則夫不用歷位踰階而與言者何
限也孟子與禮以自明亦自其犯禮之甚者言也見其不得同
於衆也欲使孟子與驩同然同皆則其言與不言固未可知

孟子不與右師言

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慍之
朱子曰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所在雖不鄙之亦
不得與之言矣此章意以朝廷之禮為重

是簡驩也

明白說出分明是慢分明是鄙其寵幸而怒孟子之不見親順
是只以衆人待孟子多少是無禮

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上 相揖也

階級也即班行也位雖班同而位異當今尚有進階幾級之名

四書叢引 下五十二卷 一百七

則階非班行而何○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
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

不亦異乎

異怪也不可謂異於禮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衆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
哉所以正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大註故云朝廷也此句通貫上文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
至若其禁令序其事不止帶若周禮凡有爵者一段○大註是
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朱子何據而言曰只據本文朝廷字
而言不然在公行子家行禮安得言朝廷
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朱子又何據而言曰孟子於齊處賓

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滕也還是孟子爲正
王驩爲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
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
大註以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如論語云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
於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也人亦必常以仁禮存心不忘然後接
人之際能敬能愛而人亦恒敬之愛之也○朱子曰此箇存心
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按此說存字
亦太輕不見有不忘意大註精矣○存心大抵只是處心觀下

文我必不仁我必無禮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皆不見得是存於
中而後施於外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其所謂施者特對下文言蓋一是我愛敬人一是人愛敬我○
此仁禮之施○三句疑似太可略孟子所謂仁禮正指用上
說其曰以仁禮存心者言其常存愛人敬人之心也非謂以仁
禮存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其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
恒敬之亦言其禮之常也至於人之待以橫逆拂於常理乃亦
以常理自反云○此仁禮者本都是愛敬之心言仁亦偏言者
也輔氏云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顚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
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此說不用○饒氏謂要在仁

上卽是居天下之廣居要須在禮上卽是立天下之正位此說
亦未穩
愛人者人恒愛之二句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曰我敬人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
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無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
不我愛我敬也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必無禮而不愛
敬人也不然此物奚宜至哉大註橫逆謂强暴不順理也輔氏曰
强暴橫也不順理逆也
我必不忠
大註忠者盡己之謂○輔氏曰理無窮要人有作輟一息不存

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我必不忠忠蓋誠也
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患難也言不爲之橫于胷次也置之不較也此正所謂無一
朝之患與君子不患者大註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不要
說是不必難也○於禽獸又何難焉前面猶被他難也如曰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又曰我必不忠這皆是被他難也○言我
不復爲之難也前面我必不仁我必不忠這還是爲他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終身二字要得分明以仁禮存諸心則無一息之或忘矣或待
我以橫逆旣自反其仁禮矣猶未也又自反而忠可見此心常
存念念不忘時時無懈惟恐有一毫之不自盡矣豈非終身之

憂而何以曰以仁禮存心事在內此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
以內外言
無一朝之患也
一朝卒然之患言其近小也憂有終身患無一朝此一朝正對
終身而言終身之憂在我者也故君子必自盡一朝之患不在
我者也故君子不患焉○君子有終身之憂當求諸己也無一
朝之患不求諸人也○無一朝之患上文曰君子曰此亦妄人
也已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正所謂無一
朝之患也蓋雖有卒至之禍而不以為患也只是心無愧也言
人所謂患者如此○憂由內出患自外至如云於禽獸又何難
焉則不以為患矣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過能自盡其仁禮與忠耳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
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此皆所謂仁禮之驗者至於瞽
瞍至頑也而允若於祗載之後象至傲也而烝乂於不格姦之
時始也不勝其橫逆終也卒致其感化此尤見其自反之功而
真足以為人倫之至者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必至如舜而後已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憂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
必非仁無為非禮無行而後可無此一朝之患
於乎存心不苟

[illegible]氏曰集註不苟二字未可淺看心一不存而不自覺未自強
便是苟且也
禹稷當平世章
禹稷當平世云云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云云孔子亦賢之兩
箇出處行實不同而孔子皆以為賢孟子便從此生議論了孟
子之言皆所以法孔子之意耳
三過其門而不入
陋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也須是緩急若洪水之患尤
甚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得舍君父之急雖不過家
見父母亦不妨○饒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為言謂易地則皆
然

禹稷顏回同道
禹稷顏回同道本文以道言而集註曰其心一而已矣者蓋上
文聖賢之道曰也心則道之所從出也○心亦道也道字虛而
[illegible]性情意德行功業都說得道此則以仁言故總註又曰聖
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遇或異云云前又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
隨感而應各盡其道云云每提箇心字言是見此章主心言○
道字主在心者而言故註云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
心一而已矣此正與離婁上堯舜之道道字一般亦主在心者
言○輔氏解道心字義未必用
禹思天下有溺者云云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既身任治水之職則天下之有溺者實禹之責故曰禹思天

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既身任播種之事則天下有飢者皆稷之責故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如是其急也若說得是以二字分明更把上文說說出心於救民之意

○孟子本章言君曰禹稷顏回一則出而救民一則退而脩己二者若不同矣然其實禹稷顏回同道何也蓋禹主治水而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主教民稼穡而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所以如此其急而不暇過家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滿然自在陋巷之中也此條要補此意是則使禹稷而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矣使顏子而居禹稷之任則亦能憂禹稷之憂矣非禹稷顏回同道而何此孔子所以於禹稷賢

之於顏子亦賢之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其意已盡於此

下文只是重看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卽下條所謂聖賢心無不同者也是以其本心言小註所謂大本之中者是也隨感而應各盡其道卽下條所謂事則所遭或異而處之各當其理者也所謂時中之中是也

文　被髮纓冠

大註云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小註新安陳曰過冰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而結纓而往救○比一章當以時中言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曰非也又曰章子者蓋匡是姓章子是字章子猶仲子之類明之匡章猶云沭淵耳若云了子字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新安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則其身爲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

心可見之欲

章子有一於是乎

言五不孝之目皆章子所無然則章子所不得於其父者其不遇之由何如蓋章子者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故爲父所逐也

○此只是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責善朋友之道也此之大者

如何說惟朋友可責善父子便不可責善蓋朋友以義合責善

不納便可以去若父子責善一不合便至難開交所以聖人諱之父子不責善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乃知古人於君臣朋友之交亦曾悽到相離之目固是不得已然猶之可也惟父子則無絕道當防其端慎其微至如不稽李之事則又當別論耳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

註云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曰此屬字卽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

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也此母卽匡章之妻

○使章所犯非責善使可絕之使章既以責善得罪於父而又

不知自昔亦可絶了惟此兩節皆未至可絶之地所以孟子矜
之
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云云
盖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自責則如此在他人則
猶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言章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孝處
已矣語詞
○章子之失愛於父也由於責善而其既得罪於父也又能深
自責罰章子之不虧者止於如此謂可遽絶之乎
○此章五段第二段言五不孝皆章子所無第三段言章子所
坐在責善第四段言其不當父子責善第五段言章子雖以責
善得罪於父然觀其既得罪之後却不受妻子之養亦足以白
四書蒙引　下孟十二卷　一百十四
其心迹之非有他而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間矣然則孟子與
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爲過也
朱子曰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此皆不正
不公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章
武城當屬魯今之山東也越國在今杭紹等郡城界懸斷越何
以能越武城此必越既滅吳遂與魯接境而侵之也不然當是
浮海而寇武城耶
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脩我墻屋亦
即語其守舍之人也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

倚 一本作何

[illegible]則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
[illegible]以其門人解之云
沈猶有負芻之禍[illegible]有與焉
[illegible]其師也義也所以不與臣同也朱子此註正以下文子思事
反對待之○沈猶大抵是姓氏然於氏族大全及翰墨全書姓
[illegible]之俱無盖所收有不盡者沈生不害問曰蒙集註曰沈
生姓不害名今考氏族大全亦收不盡○不必說沈猶行或偶
同姓亦未可知也
宋陸九齡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陵寇廣陵人心震懼或
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
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即五兩之卒也士而恥此
四書蒙引　下孟十二卷　二百十五
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爲重賊
則與卿之子弟皆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
子思居於衛
小註子思時仕於衛亦據下文臣也說
曾子師也父兄也
師之尊等於父兄也闕子弟衛父兄不闕父兄爲子弟死也
子思臣也微也
微賤者既以委質於人便當爲君父死守○子思臣也微也臣
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
南軒曰曾子以師道自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則反在師之義
當然也子思既以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

一本 堯舜與人同耳
色舍一本

何而不去則爲臣之義當然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
瞯竊視也是令人窺其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果與常
人不類乎看其容貌則王必已見之矣
孟子曰云云者自是一家言亦因以進儲子又齊王於堯舜之
塗也然且引而不發但曰堯舜與人同耳使是堯舜無有與
人異者矣此中意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
形者但尚引而不發發出則味反薄矣
新安曰堯舜與人同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
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南軒陳氏謂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云云　恐未必是孟子何須故
事亦不可知聞哉
太祖有詩云乞丐何曾有兩妻隣家那得許多雞當時自有周天
子何必紛紛說魏齊
施從良人之所之
施音迤上聲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
墦冢也之往也
南軒曰驕其妻妾者徒知以得富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
勉齋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爲卑污
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
以生心氣斷然自視不勝其小既得則志得意滿驕視戚敝閭里
哆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
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
末俗之箴砭也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二

芳春共十五卷

林次崖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三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此不知何所本許考之覆䨱幬也閔憫恤也謂仁以覆閔乎下也此以天之情言

旻閔也於天而求其閔下者必自覆幬上言之此解義之法也

○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書緯其傳亦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亦無小註

怨慕也

怨者怨己之不得其親也慕謂慕於親也二字相因連○新安謂惟順於父母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此說恐未盡然謂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言慕而無怨意固是但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如何只說是怨而無慕蓋怨只是怨己之不得其親則自不容不慕親矣若五十而慕則不必言此時猶有怨在也○怨慕二字同類故怨為怨己怨在己則所慕在親矣若怨親則無慕焉故新安之說未盡然也

○怨慕謂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必欲得其親而後已也正所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一說萬章謂然則舜怨乎蓋未達孟子之言怨者為怨己而誤以為怨親今觀萬章以喜而不忘對勞而不怨說此不怨正與不敢疾怨勞而不怨義同而孟子之答之直言舜不能不怨慶所以發明其心者直在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一句然自便見得所怨非怨父母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 節

口說當云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則必不能若是其恝然不介懷以為我但知竭力耕田以共子職而已矣孝子之心正以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果何罪以致之此其所以怨慕耳

○於我何哉者有罪引慝日夕惟思惟其所以得罪於親之故而不可得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見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所以為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作一氣讀于此與下句正是一正一反說正見得舜未嘗自以為孝也若曰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則是自以為孝矣孝子之心初不若是恝曰我之竭力耕田共於子職已盡矣盡父母之不我愛我必有罪以致之而猶未知耳○本註自責字即怨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節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二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三也此

三段作一類看止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富貴即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人悅即所謂天下之士多就者妻帝之二
女便是好色事之至於百官九男倉廩則又在所畧盖古聖賢
說話止不必如此之拘拘於湊合然大意則是如此此條正承
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也下條則又推其心以解之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胥相視也謂衆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即此數句想
之乃知舜之怨慕正在耕歷之時及方登庸之初故不告而娶
若五十時則親已底豫久矣○堯老而舜攝政愈明是與舜共
天下者即共處遷之則盡轉而付之註相視也胥正訓相視字
是足他意

○五十而慕者終身慕也盖瞽瞍未底豫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也既底豫之後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
而不忘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節
此上條帝使其子至如窮人無所歸是以其迹言此則以其心
言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
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而舜乃為不順
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何也誠以舜之心以此數者皆不足
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也故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
解上文之意
人少則慕父母節

上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
憂此則因贊其異於衆人如此也
五十而慕
註至言五十者舜攝位時年五十也盖舜三十登庸歷試諸艱
至五十堯始命以攝政也○按書舜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
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通計舜年百有十歲也
註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言非止慕到五十而止也然
孟子乃止謂五十而慕何與盖五十以後舜父母疑亦謝世矣
或曰然則父母既死舜便不思慕乎曰盖非此之謂也此主父
母生存而言耳然舜既五十而慕則事死如事生之念豈容自
已耶又曰終身慕可知○按書堯典舜方側微四岳舉舜曰瞽子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則釐降二女于嬀
汭盖是時瞽瞍已底豫矣又何嘗有不告而娶之事又何嘗有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事且既
不能安受堯之天下而獨安受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之奉
哉孟子疑於貴辭而枉辯矣
按孟子議論如此使孔子得賓師之位而孟子佐之其所擬議
以進於孔子者必有為孔子所損益折衷而未必惟言是從也
萬章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齊風南山之詩云娶妻如之何理當告於父母然誠如此詩
之言則能盡此理者宜莫如舜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孟子答之
君曰告而後娶者理之常也而舜之所處則人倫之變也告則

為父母所沮而不得娶矣夫娶而男女居室者人之大倫不可
廢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而不免於見懟父母然與
其告而廢大倫以懟父母孰若以權行之既免於廢大倫且不
至懟父母是亦所以為孝而已是以寧不告也○舜欲殺之尚
且不怨豈有仇怨父母之理以懟父母本為見懟於父母也○
以懟父母非子懟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使為父母所仇懟
耳
鼎陽許氏曰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
有仇怨之心舜固非懟父母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按朱
註雖怨於父母謂為父母所雖怨也故云於父母而不云其父
母舊說皆誤也言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不之聽是廢人之大倫

而徒見怨於其父母耳如此則不如不告之為愈也正聖人之
孝行不流處必父如瞽瞍子如大舜乃可所謂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以雖怨於父母味簡於字是說舜必
待告而後娶則決不得娶而徒見雖疾於父母耳而許氏誤認
以為既廢大倫則雖子未免有雖怨父母之心信如其言則舜
所謂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三何悖哉而許氏又以
人之常情言又云舜固非懟父母者前後之說支離穢謾全無
的見了一則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又一則曰如告則廢人
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二為繼嗣二為男女大倫二說亦
不同豈以不廢大倫正以為繼嗣耶○按孟子獨不告而娶等
事雖無尚書之證乎亦終以為疑何者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子之心也推此心能忍於不告而娶乎有舜之孝無不底豫之
親又不至於不得已而不告以娶此豈難與逆詖者語也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意謂帝以女妻其人亦當使其人之父母知也此疑誠是曰帝
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依吳氏程作一句讀焉乃助語表字意
帝若告其父母則舜之父母必不喜其娶而有違言矣父母之
違言一出則舜使不效婉而帝亦難於強之矣故曰帝亦知告
焉則不得妻也以情理論亦是
按下謂以官治之是與謂舜與瞽瞍非真有瞽瞍也按舜之不
告而娶可謂出於不得已矣下文所云捐階浚井之事其有無
則不可知然即舜不告而娶一事亦可見瞽瞍果有殺舜之心

何也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而瞽瞍乃不與舜娶當時四岳舉舜舜年三十矣猶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則父母之心何在謂非有殺舜之心不得
矣○按黃氏日抄蘇子古史篇云史記載堯妻舜之後瞽瞍尚
欲殺舜古史非之本而孟子瞽瞍亦允若堯聞之然後舉而妻之
於理為勝是以一洗百姓之疑然則萬章之問孟子之論似告
贄矣愚毋疑舜當無不告而娶之事
鬱陶思君爾忸怩
鬱陶思君爾一句忸怩一句言思君之甚故來見也雖如此云
終不見於忸怩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山川不可使舜既爲天子而封之有庫尚且使吏治其國然以
事親於此既象乃特以此其不肖弟耶而孟子乃不辨其止止
從前架之發明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者其有此事者竊疑此
處亦欠精細象憂亦憂句是倖象喜亦喜說當在下句觀本註
言舜見其來而喜一句亦可見

奚而不知也 止 象喜亦喜

言舜雖知象之將殺己然見其來而喜則又有不自覺者○諺
舜之心其實如此此亦非自外來也
本註既以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又曰然舜之心則孟子有
以知之矣此下句正要看得與上句相應方是言是若果有此事
舜亦終不以為恨所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兄弟之情自有不

能已者矣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

孟子雖以告萬章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萬章猶未達此二
句是只是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者猶謂只是作意爲之耳故
云象欲殺舜之心舜雖已知之然舜之愛弟無已之心終猶有
不自知者故又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
而已矣孟子補之於此仍發由生之於父子誠心亦如此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說說而子產事在其中言子產令校人放
魚校人從之 云云 此有理之所有者子產安得不信得此而決
謂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此句恐未盡觀校人出曰孰謂子
產智予既烹而食之 云云 則不卓指悠然而逝一句明矣
○本註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
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數句最緊要其不知其僞者愛弟之心
勝而然也不然明洞秋毫豈容有不知哉

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
信正所謂舜本不知其僞者也本註只謂故實喜之者惟實信
之故實喜之不信則不喜單言喜自該得信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 章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一心只要害舜也此見其為舜之深
仇世之大惡而舜既為天子所宜以為誅首也而乃只放之何

與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止 殛鯀于羽山

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所謂投諸四裔迸
諸四夷者○殺三苗殛鯀與書不同書竄三苗殛鯀解曰誅也
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流放竄殛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
○宋太祖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
耶然則曰殺曰誅上手之雄才所畧邪○又按書言帝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於西階七旬有苗來格有苗既來格矣舜何緣至
殺降耶或曰苗民來格殺自是殺其君殺書所謂有苗來格又
不見得只是其民格而其君不格也按書為是○殺三苗于三
危究其實當依書作竄三苗竄之於此實置之死地也盖三苗

辛死於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致也殺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
來格者其民之腸從者格也○鯀之殛初亦只是貶逐而禁錮
之此曰殛誅也并致一也
楚辭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尚書云
殛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鯀為然也
以此證之則鯀之殛三苗之殺其義可斷矣
二解以余謂堯與當以天道看舜與當以君道看如堯與不惟
析因夷與之民得以遂其生微而鳥獸亦得以全其正性不惟
中陸常稷之徒得奮于刻而四凶之醜亦得以托命於範圍之
內渾然一天也云云 但鄙意看道即天道也如堯之時四凶之
惡未著堯不得探其惡而誅之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

以堯不誅而吾亦不誅之其或誅或不誅皆天理也君外天道
而求君道是特見秦漢而下所謂君道耳唐虞夫豈少天討之
昔實理也伊川此意當看伊川謂天道即君道
四罪而天下咸服
罪活字猶云四誅也服書傳曰服其用刑之當罪也即下文誅
不仁也
仁人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正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
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然事實亦只在上重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其怒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
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非以其謂之

不藏不宿者亦因當筆之間立為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
皆是後來事也不藏不宿二字所由來也○怨深於怒人之七
情有喜怒又有愛惡
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暴彼之民舜當時蓋只托欲常常而見故
源源而來之意而行之終不顯其迹也後人看得分明既著之
書則昭昭於萬世矣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此又是一轉語言舜之封象時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則既
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矣然舜之意猶有
在也舜之於弟其親愛之無已欲常常而見乎象今既有吏代
之治其國則象得以源源而來見於舜矣向使以國事煩象則

象不得以源源而來舜不得常常而見之矣故古云凡諸侯之
來見必候朝貢之期今舜之於象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
事接見於有庳之君者此之謂也此之謂主以其欲常常而見
之故源源而來也引此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無已如
此也○以政接于有庳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是
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頻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見其源源
而來也○合朱註及吳氏之說觀之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
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者不以公義廢私恩也使彼亦不得虐有
庳之民者亦不以私恩害公義也不以公義廢私恩者仁之至
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者義之盡也然不徒曰仁而曰仁之至不
徒曰義而曰義之盡者以其處人倫之變而能不失其常也

咸丘蒙問曰章

自語云盛德之士至天下殆哉岌岌乎誠無此所引語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二句又是齊東野人所舉者欲為下文責舜張本也此語本意云盛德之士其為臣也君亦不得以不善及之其為子也父亦不得以不善及之正下文所謂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者也○為吾父者吾不得以為吾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則是君而臣矣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則是父而子矣且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為此語者亦都是說舜不是但實無此事也

一說德盛是雖君也不得而臣之雖父也不得而子之言舜德盛是不得而以為臣瞽瞍不得而以為子此說謬也按下文其容有蹙及天下殆哉岌岌乎俱貫下去孔子來與瞽瞍既北面而朝則是以父為子以君為臣又不似父不得而子之君不得而臣之矣

舜南面而立

按書疏引鄭讀曾南豐文云講官講說古禮於朝則王與群臣皆立無獨坐在於燕則皆坐無獨立者也云者師所以命弟子而議當時請坐講者為非是欲以古制律今而講官以弟子禮命其君耶

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之說孟子辨乎之之徒也疏略實及朝於子之事見鄉黨孟子說異行三者相連有暴行必有邪說以倡之○獨言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則為此語者意以父子天性尤所不能安也故畧堯

天下殆哉岌岌乎

本非以人倫言乃天下將危兼君臣父子蓋言人倫則父子君臣皆人倫也孟子以其臣堯為可乎

首句語以與本句此語之語正同或云不必說盛德之士二句是齊東野人所引者蓋只是謂此語者特提此以律舜耳曰如此則下文孟子所引正是為父不得而子者亦何所據耶看來此三句還是古語但齊人錯認做別說耳至若二語字終同也○齊東野人之語也此一句只是斥其非君子之言耳不必

以為實然也

堯老而舜攝也

此一句見有力言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也又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證之明其無是事也

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止二天子矣

言堯未死舜既為天子即是無堯為君今又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豈不是二天子此數句是據堯典事實是而以孔子民無二王之語斷之正是辨析得倒然都就無臣堯說惟此事有證佐在而其無臣父之理亦可并見矣

咸丘蒙猶未喻故又有下文之疑

今按咸丘蒙章大註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例方知此無

他居相似也一句亦是孟子之言估背以註云孟子又引此章
為證以為都是守者之言恐守者未能解得此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言莫非王臣便是必先莫非王土者見居吾土者便是吾屬
也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率土之濱率循也循
環也循土之濱是環海之內也土之濱便是海矣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止 為得之

本註文字也辭語也
自此章言之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者辭
也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者志也詩人之志在此吾惟以意逆
之斯得之矣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讀

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按此數句不但說詩之法凡
讀書之法皆然也
自堯老而舜攝也至是二天子矣是說舜無臣堯之理自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至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瞽瞍之理
至末段引祗載見瞽瞍一條又持證成此章所述父不得而子
之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也○獨解父不得而子之說而不及
君不得而臣者瞽瞍實不善堯不可以並論也可說瞽瞍不得
以不善及其子不可說堯不得以不善及其臣聖賢之言不拘
于對股也或舉此以該彼或舉其一以該其餘又或隨其重處
言之或隨其顯處言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止 以天下養

據此則尊親未親只是一事又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則又分而為二何也蓋孝子之至在於尊親尊親
之至在以天下養孝字虛而尊字實也尊字虛而養字實也
然有是名必有是實有其名必有其實故本註曰既為天子之
父則當享天下之養矣尊親以名言養親以事言是合而為一
固可折而為二亦可也故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
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言舜既為天子則瞽瞍為天子之父矣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
當享天下之養矣 云云 此是據理而斷其無臣父之事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此引下武之詩以咏嘆其尊親養親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使

可為天下則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此亦言孝思孝思維則之
言所以切于尊親養親之至也○尊親養親字面正與使父北
面而朝者相反此孟子所以為善辨

書曰祗載見瞽瞍 止 瞽瞍亦允若

祗載句見瞽瞍夔夔齊栗句瞽瞍亦允若通連二句故註云言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正在瞽瞍亦允若一句上此是字此也此為字是也○下章書
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朱註云愚謂此語亦猶
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止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所否非所問意也萬章之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此子不宜否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已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破頭一句實然之理正大之論億萬鈞之力也此章之大指

○嘗觀之子噲嘗受燕國於子之矣然非天之所與國終非其有也王莽嘗盜漢家之天下矣然非天之所與天下終非其有也然則舜之有天下也非天與之乎故此章眼目全在一天字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在章末引太誓一段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體之於身謂之行措諸躬行謂之事若以下文觀之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何處為行何處為

事曰此皆指身也然其亦自身出行則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自其出乎身者行也自其加乎民者事也○易繫辭傳問爲而以言據答則以事言而與行亦有例矣示字最好看天不言惟示以其意而已言則無所事乎示也正為不言故只示耳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有行有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類則屬事也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至末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至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其所以發明夫天與舜之意似亦足矣下文又即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道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尤見其出於天與之意要亦上文天受之理也至末又別引泰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實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通章所謂天者亦畧有不同而其歸則一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

○承上文云不特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為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自其攝政之久與其迨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觀之亦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也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此章天字凡十有六惟此一天字不該人故明云非人之所能為也其餘天字大抵皆是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意

○此天字以數言其餘天字以理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所以為天者即下章所謂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為民心之所歸戴而不忍釋者故曰天也又其下云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

按舜既受命於文祖且以此類于上帝矣是雖未即真而帝位所屬已定此亦磊磊落落青天白日事也而何以至此時乃避之南河之南耶殆不類聖人舉動豈孟子之過辨與或曰古人崇遜讓如三讓而進似亦頗繁乎人以天位之惟艱而誠心遜

避有知此難以并人意度推測
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敢立者前此有宮聽於冢宰故也
朝覲者人臣見君通謂覲特見也春秋傳出入三覲周禮特見
曰覲○訟獄訟乎獄也○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之舜非至
舜面前謳歌也只是朝野閒詠歌舜之德耳○長養為嗣猶辭
為語
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乃是應
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皆是天視自我民視聽之意
天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此是對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條

丹中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意以結上文○此之謂
也謂泰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意也○
註天無形其視聽皆從于民之視聽夫天積氣也何形之有然
則所謂其形穹然其色蒼然者亦態說耳
○此章言天有主于民而言者天與之之類即天視自我民視
之謂也亦有對民而言者如薦之于天暴之于民之類雖有二
類然其大意亦主于天與之間或互言以相發惟非人之所能
為也天也一句似主氣數言亦見舜之有天下非堯所與其意
亦同歸也
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孟子此兩章之辨大旨皆同但上章天

字除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外皆
歸于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意及此章天字却全是天意之天
何也為該舜禹益攝政之久近與其子之賢不肖言正與上章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同乃知其用意之審也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下文丹朱之不肖至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正所謂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此兩句與上章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
句皆是據理之極致言之要也○此章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一章之大旨也昔者舜薦禹于天至若堯崩之
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答天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至吾
君之子也是答天與子之事其下條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

久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于
民未久是言天之所以與子者也至益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
人力所致而自至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對丹朱之不肖
舜之子亦不肖此即下文所謂其子之賢不肖也益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對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此
即下文所謂舜禹益相去久遠只是禹益在相位之日相去久
遠之不同今乃言舜者即上章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而帶言於
此其事體一也故集註兼詳之舊說作世之相後也全不是此
與世相後亦何干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天意既趨於與賢舜之相堯禹之
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天意遂歸於與賢矣啓賢能敬承

繼禹之道天意既趨於與子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
久天意遂歸於與子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按書有云無若丹朱傲而無商均之名而孟子只云舜之子亦
斯亦只云舜之子然商均出史記耶○舜禹益相去久遠其歷
年少二書如其子之賢不肖例皆歷年久遠之相去也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大註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如此解者蓋為之者
天也受之者人也故以理言謂之天以人言謂之命以為屬天
以至屬人○此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數言也其實此箇天字正
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為者皆是○以理言之謂之天如丹

朱之不肖王益之施澤於民未久一段此便是理也理便是天
○以主宰而言謂之天以當職受而言謂之命
故仲尼不有天下
此條謂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故孟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者
孰非天乎故註云孟子因禹益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
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不有天下二段又不過申
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故此只云兩條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註云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至周公則曰此復言周
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一用事字本文無云有實事也一用意
字本文無大意無實事也可見集註之精密處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註辨云未知孰是然必有趙說居程子
之先者蓋太丁未立不言死則外丙仲壬不言死亦可矣然太
丁立而死既有子亦不應別立外丙仲壬蓋其時既有世嫡之
義則父死子繼嫡孫當立不應別立也趙氏本生於程子之前
然程子之說出於趙氏之後蓋以折衷之也惟太甲嗣長之說
或未盡
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也非顯
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雖於復使君臣之間亦難為
顏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望之尚有他三年
之內如何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此章天字大抵皆以
非人之所能為者言

周公之不有天下云云
此大槩言太甲成王之能嗣先業其施澤於民未久之意却無
也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一也謂均於聽天命也○其義一也亦有兩說皆天命也只以
天命為義一說皆奉天命也又以奉天命為義大抵加奉字為
長蓋義者事之宜也自有事實在大註雖有皆天命也之句然其
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
天命矣○上章與此章言天所以有不同者蓋上章言舜之得
天下就人心之歸上說天命順也此章言益之所以不有天下
雖說以人心不歸益故天不與益是以只就禹之有賢子兼益

之施澤於民未久上說便見得是天之所為而非禹之得以於
其子也此其立言安得盡同惟上章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與此章同又見上章已兼此章
之義矣
朱子小註云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
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之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
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之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
○愚按聞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者蓋君子所性大行不加
窮居不損信乎其無取天下之心也又曰三年喪畢去而避之
禮之常事之宜者亦誠有理也不然何舜禹益皆必引避於三
年之後哉但謂舜禹益迫於天命人心之不獲已益則求仁而

得仁耳此却未然聖人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亦何嘗必避天
下而恐為我累哉如此則夫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獲若已
推而納之溝中者又獨何心哉蓋聖人之所以始避者正所謂
朕德罔克與弗依恐不足以當天命而避之以聽天命之所屬
耳及天下卒不吾釋則從容而就之亦其當然耳抑何不得已
之有至以益為求仁得仁尤未是何也伯夷以父命為尊伯夷
不讓則無父而失仁矣叔齊以天倫為重叔齊不讓則無兄而
失仁矣故其讓者所以求仁遂其讓者斯得仁矣若益之避與
舜禹之避初無二倘非在相位之日近而啓又賢則益亦若舜
禹之受矣又何不仁之有故其論雖高而以中庸律之似亦有
疑也此蓋亦朱子初年所從者與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割烹與宰割之謂也割人之事
集註按史記云云而終之曰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正以戰國
時人說為此等議論一誣聖賢以便一己之私耳而非實必為
然者史遷之學雜而闇於道義故信之集註引之特以論時人
之言非孟子以為不然而朱子又引史記以實其為然也
曰否不然也云云
否語辭不然則是明曰不是也否如書經都俞吁咈之類皆語
辭也
祿之以天下　祿之猶言官之爵之之例
繫馬千駟　所繫之馬馬必用繫○天下弗顧千駟弗視舉其

大者言一介不取與舉其至小者言故註曰無大無細一於
道義而不苟也愚謂惟一介不苟取與故能天下弗顧千駟弗
視惟其一介不以取諸人故能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猶易者於一介不以與人則尤難矣然冉子為子華之母
請粟可無與也夫子猶與之釜與之庾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
人此則孔子聖之時者也○愚嘗謂伊尹格天之功業全在非
道義而一介不與取上盛哉
湯使人以幣聘之
竊疑孟子序此兩段語意似欠[illegible]夫伊尹既是樂堯舜
之道非但成己而已也便要推以致君而澤民今却云我何以
湯之幣聘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然

則堯舜之道可用於畎畝之中邪又曰湯三使人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云云然則前此伊尹果以隱爲高而無意於斯世者邪然則又何以爲聖之任也而下所云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意見非其宿昔所抱負者耶詞氣間似亦未甚晩然大抵囂囂然曰云云者以觀湯意之虔否耳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畎畝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炯然于懷矣

天之生斯民也節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或兼堯舜君民說者來亦不必知此湊合如下文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何嘗要兼說君任之道即堯舜之道而日間之所樂者堯舜之道旣明德便欲新民己之所先覺者此道也所以覺民之未覺者亦此道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止　未聞以割烹要湯也

此數段自相承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者正有見於天之生斯民也云云而將以斯道覺斯民耳即伊尹此言觀之盡其說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以上皆是伊尹欲出而正天下處然後繼之曰吾未聞枉己以正人者况辱己以正天下乎見其無割烹要湯之理也然則尹果何以致湯之知也盖以堯舜之道要湯耳即上文所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致湯三使往聘之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此其心即民胞物與之心也其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者也當特看然往矣尹必欲天下被堯舜之澤者盖堯舜之民無一不被其澤尹之自任欲俾厥后爲堯舜則天下之人亦被其澤即是被堯舜之澤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言其志在天下而不在一身之富貴故知其必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此節同是此一意此即其所以正天下者也辱己安能正天下○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此正是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便是所謂正天下者也○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尹之於湯凡五就伐夏救民是以本一就言也故後篇楊氏曰云云若湯初來則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豈聖人之心哉而今註乃云是特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此說似中楊氏之賢其實朱子註也未可曉或大槩說而以其時論之當是第

五就時事

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皆是聖賢以身任綱常之責處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看四箇或字當作四件遠近以未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旣仕於吾國者言莫依先儒弁而爲二說當如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處或語或默之例

歸潔其身而已矣

歸要歸也舜曰可以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遠耳何有輕身以謀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止則决去耳何有吝情以去留也此皆

以聖人言聖人之情〇言聖人之行不同斷斷乎同一潔身之
不污也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與清雖不同終是不汚故
曰爾焉能浼我哉
吾聞以堯舜之道 止 割烹也
詩大雅旱麓有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朱傳曰干祿豈弟言干
祿之有道也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愚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
湯不亦為干祿豈悌也乎
註云孟子引此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究其所以則從自任天
下之重上來所以於上文有割烹〇蓋伊尹之樂道如此勳業如
此割烹要湯必無是者也饒氏一說甚好曰此伊尹所自言於
此可見其任事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〇又只
四書𥳑引 下五十三卷 二一三
看上文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不足以破割烹之說而其
所以伐夏救民處則足以見其無割烹自辱之事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於衛主顏讎由條
蓋孔子主於顏讎由彌子之誑子路欲其改主也
孔子進以禮 止 曰有命
得之而進也進必以禮吾盡其在我者也何也其得也有命存
焉吾何急於進哉不得而退也退必以義亦在我者也何也不得有
命存焉吾何難於退哉故徐氏曰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
得則有命存焉得之既有命自不必急於進也諺所謂命裏有
終須有不得既有命自不可以不退也諺所謂命裏無到底無

中人則與何人合辭讓是無義無命也
若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
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義以該禮也新
安陳氏曰三說俱甚強盡進以禮無進亦用禮故朱註無明訓
遭宋桓司馬 止 主司城貞子
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有是官者後故傚天子禮看
司馬司城此饒氏說也〇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
城也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集註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
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
四書𥳑引 下五十二卷 二一六
子〇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
陳為陳侯周臣〇主於司城貞子一句是史記文上帶孔子至
陳一句不可謂是集註引起下文之句也但貞是宋大夫今乃
云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費可疑耳蓋此說有二一說孔
子去宋適陳臨去時主於司城貞子也一說史記誤以司城貞
子為陳臣亦未可知也
一說主於司城貞子蓋下孟子言孔子 下 云云則此說恐非須考
集註史文只到主於司城貞子住〇陳侯周必是可事之君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二句
近臣為主者遠臣主於人者也故一曰所為主一曰所主〇此
亦即上節而申明之如於衛主顏讎由不肯主彌子於宋主司

城貞子為脩侯周臣便見得君子小人各從其類矣
此一章孟子亦析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明孔子之不主彌
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則孔子之當阨難
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
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既主癰
疽便不足為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人言其自鬻於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五羊
之皮賣身而得者也為之食牛為養牲者食牛也

以要秦穆公謂以五羊之皮去使用以要秦穆公也一說不知
是知何樣去要穆公按莊周謂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

與之政也

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夫諫者是則不諫者非矣不諫者是則諫者非矣然食人之食
者當憂人之憂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固難道諫者之非若道諫
者是不諫者不是則孟子又已取百里奚矣且夫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奚也既失之於前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矣也又失之於
後又烏在其為智且賢哉夫既知不可諫何不早去之秦必待
晉人假道時然後委而去哉此則愚生之不可曉者深假百里
奚正恐斷了宮之奇耳使諫不聽而去如宮之奇凡兩諫不入
然後以其族行豈不得於義哉○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之
節士其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耳所謂姑取一節者

而不暇論其諫之是非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公云

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
之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其
此意君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穆公之為汚也可謂智乎然而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智也不可諫而不諫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
以百里奚之智知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汚矣故曰重在首
一段

孟子言百里奚至秦時年已七十非少年未更事者此乃不智
而為此事乎以此觀之其不諫虞公者知其不可諫也智也非

徒不諫又先去之是知虞之必亡也智也去而入秦又知繆公
之可有為也亦智也其智如此則其知食牛干主之為汚而不
為也必矣

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凡兩段則重在
下段言其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既
是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註云　云其賢又如此必不
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孟子言奚之智有三段言奚之賢只一段三段之智以明首
段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汚也可謂智乎賢之一段則
以明末段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孟子此章之辯蓋奚之當時實已無可據姑得以所聞者而推

論其理如此言矣之智有如此者必知自鬻之為非矣其賢又
如此則必不肯為自鬻之事矣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
集註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
與之政此三句是莊子全文亦可知百里奚矣此一句是說莊
子知奚
曾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文王視民如傷而麀鹿攸伏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其比一也
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伊尹相湯孔子之進退
而終於百里奚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讒
至若瞽瞍亦允若說指為舜之父不得而子以來舜君民之抱
負說指為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於先之使舜

為天以禹之相益為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
子因繼承說之辭也使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為不必問其有無
孟避啓之事蘇黃門極言其妄晦庵謂三年喪畢遂啟嗣君而
告歸之時也於是避而去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蓋求仁得仁
又何恥之有哉黄氏日抄之說
孟子之論未必皆如聖人之正當但其闢邪扶正之功甚大矣
且如今日異端何足道哉孟子當時異端如老氏則亦知天知
地也莊子則能竊弄造化者也如楊氏則灼然是能一介不以
取與者也但欠仁一端耳如墨氏則灼然是見得民吾同胞物
吾與者也但欠義之一邊耳而孟子乃剖析疑似之際而深闢
痛拒之使聖人大中至正之道昭然如日月之行天而不容掩

此其大有功於斯文也若其議論之間容有未極於精微者則
又大聖與大賢之不能無辨也
○萬章首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惡色說得廣未止女色與淫聲如奢麗侈靡之物亦惡色又如
云惡聲至必文之豈必皆指淫樂此二句自其己身動為處言
也自此以下一節終一節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此二句以己對人言
治則進亂則退　此二句以處時言重下句
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此二句以所在言也

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此二句又言非特橫政橫民所在不忍居至於鄉人亦不忍居
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思指伯夷自思也
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上二句文總發上文之實當紂之世正所謂濁世也自所接者
大抵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君非其君民非其民
有亂而無治觀於其朝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野大抵
皆橫民之所止也紂師天下以暴天下之能免於為鄉人者能
幾耶故獨退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或以此文另作兩
句說則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重復而文理俱不順矣
頑夫廉

異
有貪亡運切
四字

註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如何見得是相反對蓋無知覺者
貪昧嗜利也故與廉反
懦夫有立志○懦不立也
居北海之濱按史記伯夷傳註孤竹君是殷湯之所封相傳至
伯夷叔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
達解云夷齊謚也伯叔其長少之序也愚謂此不可信周人冠乃
有字死乃謚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述其言也治亦進亂亦進承其言而狀其
行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
以治亦進而亂亦進者也但本文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一句只
四書參引　下孟十二卷　三十一
帶思天下之民以下與萬章上同然亦一理蓋就其將以斯道
覺斯民之言而見其思天下之民云云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
進不隱賢不悔其所長也必行其志故繼曰必以其道夫人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姑舍所學以狥人便是隱賢便是枉道
袒裼裸裎
依玉篇袒肉袒也統衣也喪服所謂五世袒免袒註肉袒而著
免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向後繞於髻○
裼袒也脫衣見體也○裸正體赤體也○裎但也衣裼也袒衣
也裼蓋與深青楊赤色之楊字同揚浮也
袒裼露臂○裸裎露身○按上篇留為爾上行故曰字是柳下

然自立也於爾我方着落
夷惠皆以聞其風言伊尹獨不然者新安陳氏曰凡言風者皆
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於後世者也朱子亦
有此說故下稱百世之師亦只及夷惠若夫子則太極元氣之
運風又不足以言之矣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
孔子之去齊則米已淅然亦不待其炊且去其所漬之米而取
來以行何速如之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此蓋因下路趣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云云以曉之非必
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者待微罪而後行也云云
四書參引　下孟五十二卷　孟子三
去父母國之道也
此蓋孟子解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為類註不案此一端以見
其父速仕止各當其可一端與去齊去魯或泥定等指去齊大
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
終是任底意思在何以言之只看五就桀孔子必不如此且看
他說話也要力也或着意○朱子又曰此處極難看且放那
裹又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則孔
子豈沒沒去齊去魯之際之類並無意者所以異於伊尹者
何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章
金聲而玉振之金指鐘磬之石然其石甚細且有與磬亦玉類

也故謂之玉
簫韶九成書傳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
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
故先儒以簫管釋之○此簫與吹簫不同○又曰樂者象成者
也故曰成
條理猶言脉絡在始終之中者也蓋樂音不止是金與玉獨奏
一音則其一音自為終始此以小成者言此始終與本文始條
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本文主大盛言也本文全主大成集註
乃說一段者盖不如是無以顯大成之全且大成亦不過是集
衆小成而已此解經之法也
○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

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只在其一清一和一
任之內如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和任也其說集
註已明備大全所引朱子之說與此絕不同盖前日未定之說也
○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
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
○集註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此如衆音
之各自為始終者耳既云偏便只是一音不是三子之小成者
亦有始終條理也
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此有所出記聘義及註曰金聲有
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詘然而已又曰其
終詘然特為衆音之綱紀不必分大綱小紀當以首末論

鎛鍾大鍾也○使其既闋闋絕也間也
宣其聲收其韻聲與韻不同韻者聲之餘故曰流風餘韻
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按倪寬傳詔司馬相如有遺書頌武帝封
禪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云此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未
著于經惟聖王所由制定當非群臣之所能及使群臣得人自
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已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按寬
此言只是逢迎獻媚之辭堯舜之智尚稽于衆而不自用今見
于二典三謨者詳矣寬安得為此言乎其曰天子建中和之極
云云寬意亦非專主樂也其詞出于古者則專主樂朱子所謂
疑古樂經之言是也其當時引用之意其乖舛若寬之儀言而

樂亦在其中矣若細求古語專主樂之意則所謂建中和之極
者內必根于心氣之和而有以為五聲六律之本外必正其聲
氣之元而有以致其盡善盡美之道此皆自天子之一身言之
然後兼總樂中之衆條理而始之以金終之以玉也然倪寬雖
知誦此言而其意則可識矣○故倪寬云亦此意也謂亦集大
成之意○朱子小註曰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技韻府水母
無蝦郭璞江賦水母有尺無口眼大如覆帽腹下有物如絮常
有數十蝦食其膩下涎或捕之則沉乃蝦有所見耳
智譬則巧也條
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
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

始終自不同也叔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
于言外况三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爾
力也三子安得無有智耶故註云是以一節雖至于聖而智不
足以及乎時中也又總註云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獨以行言
見其智有未及也

北宮錡問曰章

集註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己之所
為兼并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己之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
矣然兼并必僭竊二者皆實相因輔氏謂兼并則國日大僭竊
則祿日侈國与祿似未切祿字恐誤

諸侯惡其害己也條

方遜志周禮考次目錄序云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于諸
侯而周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人而先亡吏將舞法
而為奸必滅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
得而舞之

天子一位公一位條

天子一位之位猶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郎中員外皆五品
但未免有正從且使子男序必子序於男之上○君一位卿
一位止凡六等註云六等施于國中蓋兼王朝與侯國言觀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一段可見不必以無公為疑兼公在五等之
列矣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條

地方千里言其地方都千里也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
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班祿之制子男皆五十里其
同一位宜矣

公侯皆方百里

爵祿宜相應如子男同一位則皆五十里公侯異位而封地同
獨何也愚按此不但與周禮王制不同據詩經閟宮曰乃命魯
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由觀之則伯禽管地七百里之
中又春秋傳管仲對屈原曰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亦非止百里矣○按王制班爵亦五等
子男各一位而無天子一位似覺王制較長
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

蔑程子曰附庸之君則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胡氏曰中國附庸例書字其常也聖人定褒貶則有例當稱
字或黜而書名若邾子盍來朝盍名也
詩閟宮曰土田附庸傳云附庸猶屬城也正韻庸城也位以爵
定也以祿分此言似不可曉若曰爵以位定祿以田分似或可
通乎○或問方伯在侯列乎在公列乎曰在公列入為三公出
為方伯三公率諸侯於內方伯率諸侯於外者也况春秋齊侯
晉侯常位在諸公之上則方伯不應在侯列明矣
〔自天子之制至附庸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卿
以下四段施於國中者也又可見上文六等施於國中為兼王
朝言蓋班祿既兼王朝班爵不容不兼王朝也

大國地方百里條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百畝食九人則二百畝食十八人二九一十八也四百畝食三十六人四九三十六也八百畝食七十二人八九七十二也卿田三千二百畝食二百八十八人卿祿四大夫大夫田八百畝四箇八百畝則為三千二百畝大夫食七十二人四箇七十則四七二百八十又零四箇二則為八是為食二百八十八人也○君田三千二百畝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

者君十卿祿也亦以上文計之而已
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胥徒亦分為二
周禮天官冢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按杜詩云詩憶小胥抄山谷詩云年堂村落罷追胥則胥史也與徒不同宜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
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以下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者與大國同小國亦同蓋君卿可殺大夫以下不可殺也可殺者猶有餘之義也不可殺者猶不足之義也故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必有九人可無百畝之田以養之乎大夫上士中士亦然君君卿人數固可損也趙氏註亦如此云云○可食九人至五人此依末段大文云○此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按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井田九百畝通九千畝成九萬畝終九十萬畝同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也是謂提封萬井封者井之界提者摠提封內之大數也
大國三卿五大夫上中下士各九人次國小國皆然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上中下農田皆百畝而有上中下士之差等者全在百畝之農上○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佃治田也○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糞多便是力勤也非糞多自糞多力勤自力勤觀下文云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而不及糞可見如此方與本文契合糞

即是人力所為者
○朱子曰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缺之可也然則朱子之致疑此章云云者明矣然郝與周禮分土惟三大國次國小國也者胎合其實不可曉况王制乃漢文帝命諸儒刺六經而作者其言又太半用孟子文可盡據乎朱子雖嘗云畢竟周禮底是然又嘗疑是聖人方起草而未及行蔡九峯亦謂其首末未備乃周公未成之書而新安倪氏因謂冬官之缺蓋其所未嘗筆者故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然則有王者作亦不必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先王之意則已矣
○黃氏日抄曰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脩其說此謹

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非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
而反得其詳漢衰而王制出於王莽家之剩說恐尤難與孟子
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萬章問曰敢問友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輔氏曰兼夫有與恃者之意方謂之挾
但有之而不恃則未為之挾也
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新安陳氏曰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
貴者特舉不挾貴一節總是無所挾也
挾兄弟而友所謂席父兄之勢為羨官者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
四書發引　下五十三卷　三十九
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
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
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本文意自明張子註不必拘
也輔氏小註尤不可信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條
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
友也○入云則入註虐言入公乃入不直進入也猶不命之坐
不敢坐之意其下挾為何如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條
此節不可以為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盖堯之於舜
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

友何以天子而友匹夫也上文所以反問於王公之尊賢者
蓋不如此則王公之於賢者其尊賢為極矣又孰知其尊
有所未至者耶
迭為賓主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則舜為賓而堯為主舜亦饗
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故迭為賓主也
貳室副宮也作正宮也
亦享舍舜於舜也故註云堯舍舜於副宮而就享其食若曰
就享以食則亦是堯為主矣蓋此食是舜所設者可見迭為賓主
之義○一說都是堯為主舜為客而從集註其食之義有得
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故未暇及共天位治
天職處○以天子友匹夫迭為賓主恐亦不可對坐舜見帝亦
四書發引　下五十二卷　四十
恐是以臣禮來見之說堯盡以賓禮遇之也故得館之貳室而
就享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云云
通看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
其義一也○或說上面云五人之於獻子子思之於費公等為
用下敬上者誤矣
○用上敬下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也只謂以上敬下也用
訓以[illegible]處如此
總註兼舉以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堯舜朋友人倫之
至也可見總註多不拘正如大舜有大焉章同意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萬章問曰卻之爲不恭何哉而孟子曰尊者賜之曰其所賜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果何以爲不恭也者恐
其所取之非義則所以待其上之心薄矣恭安在乎該新安陳
氏曰即此心非恭矣
○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爲當卻孟子始終以爲可受孟仲尼
不爲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於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
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卻之
曰云云見得上文所謂卻之者是直以其不義而卻之非宛轉
其詞而卻之也○觀孟子此章之言見孟子所學之中正其曰
碩學孔子良不誣也不受萬鍾夫豈苟哉○集註但無以言語
間而卻之大全註間去聲一本作間者不可曉按集註無音以

願音作去聲讀則間字爲推開之意猶拒也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云云
大註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亦主交接時之節也故下文曰
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而大註亦曰斯孔子受之如受賜陽
貨蒸豚之類是也○殺人而越之既殺了則將其屍去擲而
棄置之耳閔然頑然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云云
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爲獵而較
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依趙氏則較在方獵之時依張氏則較在
既獵之後趙氏較音角角逐也張氏較音教比較也
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於俗亦事孔子且爲之況交以道接以禮而受之夫何不
可以行哉
事道奚獵較也
言既以行道爲事則其心當惟日汲汲皇皇以爲上焉行道爲主
民其於獵較非惟不暇亦不屑矣大註云事道者以行道爲事
問也爲無回字而云○獵較本爲祭祀故雖俗而不害義趙氏
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與下文先簿正祭器等相吋古人
之獵始於爲田去害也終以爲祭趙氏說是
○事道奚獵較也言獵較豈所以爲道乎曰孔子先簿正祭器
云云言亦不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也萬章又言如此則孔子
亦不得已而爲之耳既不得已何不遂去孟子乃言獵較特一

事之從俗耳孔子他有所爲以試其行道之端者固有在矣其所
以留於魯者深矣若果其兆所望則亦斷然去之矣
兆足以行即下文所謂見行可者也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夫器有常數食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又而自廢矣
是特暫時之方以事此耳亦何妨於事道此見孔子雖同俗而
同俗之中亦有其道若不先以簿書正祭器而必以難繼之物
實之則獵較之妨事甚矣而將亦遵行全在彼獵較者將又而
自廢矣一句有力此蒙引註之說又謂亦未知其是否也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只用獵較所得者○獵較而不先簿
正祭器亦安得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邪且獵較亦制於地之有

限何有四方之食耶曰一國有一國之四方一邑有一邑之四方不可泥也○孔子之同俗者不得已同俗也非其本心也故

萬章曰奚爲不去而必爲此不得已之事乎

爲之兆也此句之說不可復承上文獵較言故註云孔子所以不去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夫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其事自亦多端矣豈可據謂於先簿正祭器一事耶

爲之兆也亦期於行耳苟不行則去矣故曰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此章要爲當時有爲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爲貧之具也旣是爲貧使自有爲貧者所宜做的官也豈可苟戚

○首節言君子之仕本爲行道而亦有爲貧者第二節爲貧者當知所自處必辭尊而居卑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宜第四節即孔子事以爲法例第五節上文所以如此者蓋位卑者無事於上而居高者必期於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尊而居卑也

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此要其職易稱之意下云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爲關以禦暴而關之守尤重於夜故小全云擊夜行所擊木也新刊集註云擊柝行所擊木亦恐有理夜行所謂守關者行夜也如智伯行水全云師校尉行夜之行然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言牛羊肥壯而長且蕃也長盖謂生育滋繁也不然茁壯二字已盡兒爲乘田者必計其所孳育無獨取肥壯之理如今之馬課及犧牲所養牛羊莫無不課其所生長者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　止　不行恥也

此爲貧者之所以辭尊富而處貧賤也所以二字重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爲已貧而仕者發或者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法看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者使立乎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言其

特以恥於竊祿故不肯居尊而寧就卑則其就卑也豈竊祿而已乎故此一章要見得稱職字意旨

大註兩個以字指辭尊居卑者言其有見於此所以必辭尊富而安卑貧之故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溥祿亦無苟受之理○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雖無行道之責亦非竊祿之官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章

士而託於諸侯則爲無常職而賜於上矣

此章第二節言可受餽以餽無常數也○第三節言不可受賜以祿賜有常數也○第四節言餽之繼必以君命者爲不可○第五節言餽之繼不以君將之乃可也○第六節言堯之於舜

乃人君養士者之標的也
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
無常職而賜於上則為士而託於諸侯矣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鼎肉熟肉也鼎非訓熟肉經鼎則熟矣故云
蓋自是臺無餽也
雖知亟拜之勞而不復然不知廩粟繼肉而遂絕不餽肉之為
失養賢之道矣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悅賢之處悅賢所重在於舉不徒在於養今繆公之於子思非
惟不能舉亦且不能養也反在其為悅賢乎

庶人繼粟庖人繼肉
或問如此則有常數矣而非也雖云繼肉終與作餽不異故云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稀
按史記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
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驕貴事舜親戚九男皆益篤〇牛羊倉
廩具備自見其養賢之盛也
朱子曰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故觀人者於
此為尤切
〇堯之於舜云　云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必非
數數以君命將之而凡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皆無乙乎
其有餘裕矣見其後又舉而加之高位則不徒能養而又能舉

信乎其為王公之尊賢矣
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為庶人庶人即士也以
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
此士字與下文士以旂以士之招招庶人士字不同蓋此士字
是未仕者彼二士字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故朱
註云士謂已仕者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云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至云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所
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又自此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

意也無他意也蓋此一義孟子一生所固執而當時上下所共
疑者故孟子因萬章之問而反復詳言之〇為其多聞也以所
知言為其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
聞與賢言
〇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其詞驕故子
思之答其詞抗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引子思之言直
是峻厲斥其就自已地位上說故其言如此若他士則不必皆
泥此堯之於舜也亦止是友豈必拘於師之式他日所謂學焉
而後臣之者亦此意
而況可召與是召之使往見也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件

不至將殺之言虞人已拚一死也故繼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

敢問招虞人何以　此　大夫以旌

大註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傳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

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

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依此則所謂招庶

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者皆是田獵時招但傳云弓以招士

此云士以旂不同耳○通帛曰旃出周禮司常○新安倪氏曰

通帛謂同尚赤從周正色而無飾○蓋帛色純赤通帛言無他

飾也如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旗干之首曰旌皆用帛而加飾

也

四書蒙引　下孟十三卷　四十七

按正韻旃旗曲柄柄上曲也一作旜旃旌見詩經圖○旗干之

干與竿同見正韻

○旃旌二圖式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

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公招虞人以旌而不至也以此推之則以士之招招

庶人庶人亦不敢往矣此與上文一段皆是不敢往者况乎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則不可往者也

○自繆公亟見於子思至而况可召與是即子思之言而見士

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齊景公田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

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

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即是欲其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宜看

分明

夫義路也禮門也

四書蒙引　下孟十二卷　四十八

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

詩云周道如底云云

註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正韻曰石細如礪又以砥磨物

也砥柱山名

○周道如砥按大東詩小註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

周行一意故傳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

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

之正道而言且本孟子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又詩傳云君子在位履行也小人下民也依此傳則君子小人

以位言而周道之為道路者亦明矣

按此註云視視以為法也若以周道為道路而履之安足為人
觀法毋乃假周道為大路鹿鳴所謂視我周行者同與抑如詩
小註輔氏含意之說耶上說似未决斷夫義路也故雖以周為
道路而道義之道亦在其中
○此云周道如底只然當作義路也旣解就道理說方可起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縱然詩經本意不如此孟子引之斷章取義
亦當作義路說故集註義曰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可
無疑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蓋一鄉中士之善者或善於才或善於行或有孝之善或有弟
之善或長於政事或長於文學此諸人各有所長謂之善士可

也謂之一鄉之善士未可必其惟有其人之才又有其人之行
如孝如弟如政事如文學之類吾皆能兼而有之則聲應氣求
彼此相益必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不然無地以納之也
泰山不讓尺土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愚謂
必能盡友一鄉之善士而取其善然後得吾善一鄉而為一鄉
之善士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兼下文誦其詩讀其書誦其詩讀其書觀
其言也論其世者考其行也
○尚論古之人如何古之人言見於詩者則誦而味之古之人
言載於書者則讀而求之然徒觀其言而不知其為人之實可
乎是以又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為人之實而不徒
誦其言也如此則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蓋上文言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尙只是一世之士○
詩指賦詠而言書指文辭而言如禹謨伊訓之類皆是書故皆以
為言也○此言詩書如今人言詩與文相似

是尚友也
此句只承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意不必云上面一鄉之善
士看天下之善士字生來也故大註曰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
非止為一世之士矣但上文是已為一鄉之善士然後能盡友
一鄉之善士此是言旣不止友一世之善士則亦不止為一世
之善士矣都不必為善蓋古人恐古人未易盡也如堯舜文武
雖孟子亦須相述意章之

一說旣善蓋一鄉矣又盡友一鄉之善士者何故蓋將相與切
磋琢磨求以益進其善也旣進為一國之善士又盡友一國之
善士進為天下之善士又兼友天下之善士而猶以為未也又
進而友古之人焉不止為一世之善士矣進善容有極乎此正
如登九層之臺者一級復一級不至其巔不止也
一鄉之善士一條不必作循序漸進說下文以友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似是進善蓋自友天下之善士而進之也是以其所造
之極而更推一步說非必云此人自其友一鄉之士而進至此
也○今按朱子所解之意是先言必一鄉之善士乃能盡友夫
一鄉之善士推之一國天下皆然然則其能進友古之善士而

不止友一世之善士者亦當是不世之善士矣倘非不世之善士安能不止於一世之善士哉如此則文意方相照應不然上段是善已蓋一鄉然後盡友一鄉之士下段是已能盡友古人然後得為不世之善士語意不相符合姑記所疑以質高明

○按朱子所解則孟子此章之言與似主成德者言之如舜蓋一世矣而猶好問好察揚善用中是善蓋一世矣而又盡友一世之士也二說不依朱子所解蓋一鄉之善士則能盡友一鄉之士也不然何以為一鄉之善士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能進友古之人則所友者非止一世之士而吾亦非止為一世之士矣友之道至是則至矣極矣無以復加矣此孟子所自待者也依今所解則上條與是友不如己者且與下條有碍然則亦必

先為不世之善士然後能尚友古之人乎○雙峯之說雖有可聽然前段所云似欠主張其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是主一鄉之善士條言也其曰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是主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條言也不知上條作已進善了然後取善下條既作取善了然後進善是果何說歟氏獨能無所疑乎

齊宣王問卿章

齊宣王問卿孟子當時為卿於齊齊王此問蓋亦有為而發其後孟子言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位亦實理也而亦於王有規焉

此一章大旨明白然反覆二字最當玩味可見古人之至誠懇切之意與後世之姑一言以塞責而遂去者自是懸矣○異姓之卿君可去也貴戚之卿君猶可去也宗廟不可去也微子之去又所以存宗廟也

孟子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而朱子曰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不聽乃可易位所以補孟子之意桀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始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救也於是諫紂夫為王者微子豈便足以亡國耶然予以紂親戚亦不肯放過而必諫則朱子之說信矣[illegible]君必付大過而後諫恐無及也又言曰由舜之不早[illegible]所以也

三人貴戚不能行之於紂之三仁固非阿徇之比且紂才智

過人威權自見然三仁之所以難為權也然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必廢紂而立微子矣聖人無死地邵康節之言精矣微子之去柳亦有所嫌耶

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光雖異姓然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授之直使輔少主行周公之事則其權已在貴戚之卿之右矣況當時貴戚諸侯王皆不得有朝權光安得獨以異姓之卿自諉乎故凡天下事無不可委之預定要當臨時制宜如光之所為是也書云權不可預設不可失

西山眞氏一註最宜讀之○春秋公弟叔肸卒穀梁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之而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

食春秋貴之○上云君惡雖未如紂然非可食之君義不當食
其祿則貴之叔倖可以為法○又曰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失
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非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
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惡於張
林而不自免也○按綱目趙王倫之變既廢賈后矣執張華於
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
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草具存可覆按也
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閤纈撫
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式乾之議○按綱目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遹入朝既至置
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遹使盡飲之使黃門侍郎

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
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太子醉迷遂依而書之字
半不成後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
之云
云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
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校檢傳書者又請
比較太子手書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三

芳春共十五卷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四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告子章句上

孟子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
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若有常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
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
事可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
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此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謂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

邪說暴行二者相依以行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
之論則世道可知矣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殺人盈城殺人盈
野皆恬然不以為怪可見學術之關係世道不細也○天德王
道皆自性善而來此孟子之所以諄諄於性善之說也蓋性既
善則父可使之以慈子可使之以孝為君者可使法堯之所以
治民為臣者可使法舜之所以事君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
不然將相糜相刃弑父與君無所不至而曰彼性惡也柰之何
哉且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安得有性惡之理為此說
者是誣天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皆是性善故也
黃氏日抄曰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為辨

告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齊
王一暴十寒之喻究竟於舍生取義本心之良受攫乎宮室妻
妾外誘之惑辨析乎養其小體大體之孰輕孰重無非歸之實
踐復以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聯薈集其成今
觀孟子之言性如此學者宜熟論而深思矣尚騰口說者何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柜柳○一物也有蒲柳有楊柳有舜柳陸佃註云生水傍
葉粗白色理微赤今人以為車轂○見韻府○栝棬正韻曲木栝
飲盂也亦酒器也以為飲器盂如今之添碗也胃屈木所為也
棬未詳然其字從木從卷蓋卷木所為亦栝屬也◎朱子曰栝
棬似棬杉合子○棬杉即今杉柸也杞棬為栝棬者必是柳為

板自有可開板之柳故獨曰杞柳也若今北方柳斗之類則用
柳條編成不似杉合子也○大註若巵匜之屬正韻巵酒器古
以角作受四升古字作觗師古曰飲酒員器也漢高奉玉巵為
太上皇壽又云巵酒○匜盥水洗手器有柄可以注水古傳奉
匜沃盥○若巵匜之屬小學註巵酒器匜盛水漿之器○矯揉

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告子意謂杞柳柯生之物耳初非有栝棬在也必由人以制造
之而後成栝棬人性本自喧嚷蠢蠢耳初非有所謂仁義也必
由人以矯揉之而後有仁義○告子意謂人性無仁義只有仁
義胚質耳猶杞柳初何有於栝棬亦只有可為栝棬之胚質耳

義猶栝棬也依新安陳說義字上脫一仁字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棬病在為字上章惠曰率性之
謂道未聞以人性為仁義也

有是人即有是性仁義即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仁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義也豈待矯揉造作哉告子是謂人
生之初只有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與物同者而已及後來聖人
方制為人道以教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枝葉而已
後來因人為之巧乃成栝棬栝棬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之
外也○曰以人性為仁義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而仁義出於
有性之外矣

性即仁義也今曰性猶杞柳義猶栝棬則是認氣為性而性與
仁義分矣豈所以論性哉○有生之初便有仁義今曰以人性

為仁義則是謂人生以後却於性上另栽仁義也如以仁義是
道而人性為惡矣豈不病哉○自親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類
皆仁也自敬兄以致於敬長尊賢之屬皆義也皆性之本有底
者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明非人生所稟之氣也此即
孟子告子論性之所以不同者○性者有生之心也是心也天
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此所以為性善也即所謂仁人心也凡草木核仁
子亦皆是生意也○心之生理即仁也仁該四德本善此孟子
之言性者不兼氣質而言者亦有據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棬也必子之言夫

言杞柳之為栝棬必有待於戕賊人之為仁義亦有待於戕賊

歟蓋人性本善循其性而行之自無非仁義也若告子之言則
人性必待戕賊而後得爲仁義此說一行天下之人皆以仁義
爲害性而不肯爲矣故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必子之言也
大註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此一句就見得所謂以人性
爲仁義者之非矣○以人性爲仁義是以人性本無仁義也故
曰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如將戕云云仁義歟此蓋援孩
提無不知愛親及長無不知敬兄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上見得

性猶湍水也

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
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湍波流潆洄波流之勢潆洄也湍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故曰決
東則東決西則西○告子謂湍水無分於東西在所決如何耳
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在所習如何耳○決東則東決西則西以
此喻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何也湍水之東西非自爲東西也
豈不謬哉

强詞終難奪正理告子但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即此便見水之流下矣蓋所決之方其地無不下者人無有
不善水無有不下不必依朱子小註言水之流而必下可見水
之性下蓋惟人則有性有情若水只是無情之物也故只是就
下處便是性故曰是豈水之性哉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亦
謂順水之性也豈得爲因水之下而後可知其性之下哉此說

[illegible]井○水無有不下是據見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
見在實事說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者是也順字意自有若逆者安得有此○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人皆以爲又是一重意非也上文所謂人性之善
也猶水之就下也者正以其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耳水無
有不下者自然之性也決之東西而東西者人爲有以導之也
孟子所答去了湍字○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所謂順之
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句且莫用箇順字○朱
子小注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
則性之本善亦可知矣於此孟子本意又添一重蓋泥說下字
而[illegible]得然孟子本文上句只云人性之善未嘗言人性之發善

也蓋不必泥

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云者以天下自有惡者一
般須着如此解破○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說
其性文勢蓋言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擊所使也如此
方說得乾淨○告子論性於水中取箇湍水來說亦可謂費思
索矣指乎只是要成就一箇客氣耳○孟子之答告子論性數
章皆是因其辭以折之自非義精理明大才推辨者不能○看
此數章須把性字做一題目告子是一樣說性孟子是一樣說
性○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者所謂情之正也本無惡反之而
後爲惡者所謂情熾而動其性鑿矣程子之論所以論性兼論
氣也○人性善惡之殊乃人類[illegible]之所以分者故孟子不得

不切切然明白之也
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此孟子所以爲性善也本無惡故反
之而後爲惡此荀卿之所謂性惡也二者皆就情上認出但所
認之旨不同耳此等議論得失之間便係綱常之倚廢民生之
休戚天地之否泰
告子曰生之謂性
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蓋生則有知覺運動無
知覺運動則死矣○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
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生
之謂性告子此句是以生字貼性字欲性字有歸著也朱子曰
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此句直剖斷得簡切雖孟子復生不

易斯言矣○愚謂生之謂氣無不同也生之理之謂性則有不
同矣然要之人與物氣有不同性固有異○告子曰生之謂性
也孟子曰生則人物之所同性則人與物異生豈即性之謂乎
告子謂生之謂性是混人物在其中而不及省夫人物之不同
處孟子一闢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說不得胸中便自
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一段說話了故先難之
曰生之謂性也云白歟是依他立說之本旨爲辭故告子曰然
繼之曰白羽之白云云白歟告子於此君以爲不然則不得謂
生之謂性矣若以爲然則犬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故朱子
於猶白之謂白一條便註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即下
文云云也講本文不可於此處就依註貼須要起得下文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犬之性猶牛之性舉此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一則
曰犬牛與人二則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
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又
在所當知○犬之性牛之性須犬牛之性各得其一偏○白
羽之白與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以質言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
不必同而趙氏惡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者泥矣新安陳
氏之說自明白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
白質本不同犬之性猶牛之性依上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
例俱作不同說○孟子本謂犬之性猶牛之性而朱子只渾將
犬牛對人解者以人性獨善也然其實一物各一性如犬亦安
能爲牛之事乎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性是孟子
之所謂性也告子之所謂性耶曰是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告
子之意蓋歸於孟子之所謂性也只看與字可知明其不然也
謂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也既不同則是孟子之所謂性無
疑矣
饒氏曰人謂孟子論性不論氣者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若不論氣何以說犬牛與人之性不同以氣爲性至今猶有此
說也子云性者生之質也亦告子之意○性者有生之心也在
人則仁義禮智皆有生之心也故曰性善在物則不能全者且
在人則亦隨其氣質而有不齊耳

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蠢動也其字從舂從虫仁義禮智之粹
然者亦在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上見○既曰知覺運動之蠢然
者人與物同矣而孟子之辨告子乃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
何歟豈非人之知覺運動上有所謂仁義禮智者在耶故曰形
色天性也雖告子之強辨亦不得以爲與禽獸同矣此章孟子
只是且斷倒告子之說而未及告以己意然意已在言表矣奈
柰告子不察何○或曰告子自知其說之非宜亦知性善矣合
未也告子執拗其不得於言然不肯求之於心故曰告子之辨
屢出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使其
能自反而有所疑思而得之則當如弟子之憮然爲問曰命之
矣而孟子或門人亦必記之以申性善之說矣盖終是執迷不

悟也

孟子之辨告子因杞柳爲桮棬二爲字便生出戕賊人以爲仁
義之說因湍水無分於東西一譬便生出水分上下之說因生
之謂性之論便見得人物同其生而不同其性遂有犬牛之性
猶人之性之說蓋義至於精而觸處皆通凡詖淫邪遁之辭皆
無所容其喙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生字稟字内已是
有氣所以稟受之矣說如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便是天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卽有氣數在矣豈其有氣外之理哉○按朱子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
有是氣如此等語理氣二者對擧並言全似兩物然惟究竟其

實如曰性形而上者也所以必帶形言者豈有旨哉其先言莫
不有是性而後言莫不有是氣者盖尊理也亦如易大傳先言
形而上者謂之道然後言形而下者謂之器也雖先言道然究
其實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外乎陰陽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二者幷擧而一之欲學者兼致其力故告子
言仁内義外見孟子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求合於義以矯孟子
之說都是要與爭衡以主張斯道之盟意苟不味告子之意固
不以義爲性所有亦非全以仁爲性所有也盖他認性在知覺
運動上則性非全是心中物了性既認得差仁又認得粗夫仁
者理也愛是情也他這說又以情爲性是義外之說也非仁内

之說亦未是○告子此說是言愛由心生故曰内若事物之宜
則在彼故曰外語類亦以食色入仁義說仁愛之心生於内如
甘乎食悅乎色亦是也事物之宜由乎外如所甘之食所悅之
色亦是也看大註一故字但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
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内義外意須活看靈峯之說
亦是但欠活食色特知覺運動之兩端耳○仁者心之德愛之
理而告子只以心之發爲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當以生爲
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爲義心之制
都無了盖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
外也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既
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内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此義差

在內耳
仁內也內字是仁字却未是○此章告子之言分明是因屈於
首章仁義猶桮棬之說而爲此以求伸見孟子之言未盡然也
蓋告子言仁義猶桮棬則仁義皆非性之所有皆在外矣孟子
言不待戕賊人以爲仁義則仁義皆性之所有皆在內矣至此
告子才畧覺前說未穩方轉下仁是在內矣義則終不在內也
云 但仁字認得粗故未爲全是○仁內也告子性字旣說是
則仁字終不說在內亦非其本旨矣屈於孟子之辨而不能自
遂姑以仁爲內耳若詰之曰汝旣云生之謂性則仁亦安得爲
內耶且仁曰愛似近之而彼所謂仁愛又指愛欲而言尤爲背
次也
[illegible]宋引　下五一四卷
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
謂非先有箇長之之心在我也明其在外也
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止之者義乎
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爲義乎長之
者爲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
告子以白喻長孟子承而答之以爲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卽
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義果在內乎且汝所謂彼
長而我長之以爲義在外不知汝是以長者爲義乎以長之者
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可爲在外若以長之者爲義則義
非外矣告子雖强辨亦安得而以長者爲義乎此二句尤見孟
子雄辨之略處若上文白馬白人不異長馬長人不同此蓋

是孟子道理到爛熟處應對之閒自然左右逢原道理明暢也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以彼爲長則亡而施於人馬則不同
施於馬只是口頭而已施於人則有恭敬之心焉若舉以我以
彼爲長却是口頭而已者非也因告子不知察此故孟子從而
闢之義在我長之之心在人則長之之心至在馬則長之之心
不至○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只是指長人一邊更以下
文然則嗜炙亦有外與照之足知不是兼長馬長人也只是長
之字重○告子以義爲外全在事之宜上孟子以義爲內重在
心之制上所謂白馬白人不異長馬長人不同只見得心之制
大抵告子彼長而我長之之言專指人至孟子方分人與馬來
闢他末句且謂長者義乎二句則是據告子所云者而轉以辨
書[illegible]問　下五十四卷
之似專指人言更以下文告子所謂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
證之可見○朱子大註云意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
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如此則是兼言人馬矣下
文註義不在彼云云之心彼我我字元與上文一般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告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所主在我故有所擇
也可見仁愛之心生於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所主不在
我惟長是視耳可見事物之宜由乎外○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弟則不愛也言强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長亦
長吾之長言汝不擇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

大註云義存於我故仁在內敬生於長故義在外此[illegible]
之分也孟子答云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則有[illegible]
人之炙亦嗜吾炙物亦有然者然固在外矣然而嗜炙亦有外
歟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
矣此即上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尤見不必兼人馬之
長說○案竟彼白而我白之亦可見義之在內但告子不察孟
子亦未暇與辨此以就白上說意頗牽閑○義者事之宜以處
得其宜者言非全據事言也若全據事言則義外矣故朱子於
義人路也下言義者行事之宜加一行字尤見縝愼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當時告子之徒皆以謂義外孟子之說異以爲義內孟季子所

案引　下五十四卷　十二

是亦以爲義外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問於公都子曰人皆
以義外孟子獨曰義內以子觀之亦若在外然不知孟子何以
謂義內也公都子以義主於敬故以敬之一節明之曰有人於
此在所當敬也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此答是正理如此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蓋當時彼長
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執用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
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云云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
孟季子未達然亦累難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

在外也設曰假如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孟季子曰如此則吾不得而自主所敬在兄當
酌之時所敬又在鄉人之長者惟視其在外者而轉移義果在
外非在內矣此處公都子就可答之所敬在此所長在彼鬧時
制宜不在我乎而義內之說明矣惜乎見未到此也○鄉人長
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吾鄉人之長於吾兄者不多不足
以奪吾天倫之親之敬也故曰敬兄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
意謂鄉人外賓且少長也吾兄雖當敬然酌之際不可少讓乎
孟尉讓鄉人之酌而敬之在吾兄者終無損也鄉人長於伯兄
一歲則非族合鄉人若不長於伯兄則敬伯兄固無疑若五年
以長上下以長則從敬鄉人亦無疑○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

案引　下五十四卷　十三

誰敬曰敬兄此則亦是用衡處蓋知其義內者必曰敬兄有吾
兄則變之亦然後出得酌則非先一句以權奪之
曰先酌鄉人季子以爲如此則吾敬兄之心不得自由而敬爲
外所奪矣安得爲義內○所敬在此庸敬也所長在彼亦斯須
之敬也不可太泥敬與長之別故大註曰敬長之心云云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若答季子云所敬在此庸敬在兄也所長在彼斯須之
敬在鄉人也則盡之蓋公都雖得孟子之大旨而未深得孟子
之精意未能如告子之辨辨故不能答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即可做其所
難者而反難之則用其辭以折之妙矣汝其應之曰敬叔父乎

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尙者所謂先酌鄉
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可以見義之不在內矣叔父之當敬於弟
比兄之當敬於鄉人之長者尤爲分明故孟子復設此難以詰
一也○敬叔父乎章孟子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一句出
來而因以折之○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其實非敬弟也
以弟當祖考之位若直以季子之言而答以在位故也則恐其不
服故假辨而先發其在位故也之言然後以例釋之而因以折
之孟子若爲大司寇趣長折獄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

公都子所答全是孟子但無孟子之警策亦其於道理未至精熟
地位耳季子聞之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
所以因人用其敬長未在外也此即上文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之說公都子乃以所易見者曉之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云云○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言敬由外生也
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
敬由於人也　孟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於我也季子之說是
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於
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物一是按下此一頭而彼勢輕一是按
下彼一頭而此勢輕畢竟有個定理所在○大註此亦上章耆
炙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說食色一此章無所承

性而季子之所明者止須看孟子所以諄諄然力爭一個義在
內是甚意思蓋義外之說自性惡仍來義果不在內則性惡不
得爲異矣性須是仁義二者全具若有仁而無義則告子一
邊道理非人心之理之全體也故前此曰二章皆反覆辟喻以
曉當世使知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性無善無不善也非謂不可以善惡名也如知覺運動善此知覺
運動也惡亦此知覺運動也又如甘食悅色善人亦有之惡人
亦有之安得謂善惡也蓋以氣言則無善惡之分若以理言
則人之性有善而無惡矣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蘇氏謂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曰中曰一

中謂不分上下也一謂未分二也○胡文定曰性不可以善言
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
辭以性善之善是贊美之辭則性字只渾淪一箇性無善亦無
惡也○胡五峯之說人之性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此似
孟子之說矣而繼之曰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
分則又近於無善無不善之說蓋緣孟子論性不論氣欲附孟
子之論而兼夫氣且不知告子所謂氣又非孟子之所謂氣皆
不同者性故難說哉○語類云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謂性中
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
微子啓王子比干朱子曰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

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按王子字正如公子
之類則比干為紂之親戚明矣書經微子篇小註王肅曰箕子
紂諸父家語曰比干紂諸父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朱子曰此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又曰
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十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
或蓋孔子四等之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是其中有可反之理蓋
不妨於本性之善也今曰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
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則是初生時便填定了人品無復學
問之功無復克念作聖之理
性無善無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謂性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謂有等從
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三說俱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碍孟子
之說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此以為字只如謂之相似與中庸不可以為道之為字同蓋情
是無意發出者不可謂情去為善也集註云本但可以為善而
不可以為惡以為字俱當如此說或者必致疑而未之信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言但見天下之人其情之發無有不
善者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蓋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
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為善則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
非矣人性既皆善則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此二

句包下文許多句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所謂情也有不
善者乎其情其字可味謂性之動也一說非也其指人言大註
自明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既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人之為不善
又何也或者必以歸於才殊不知才出於性性既善則才亦善
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為他剖析使不
為性善之累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所以
兼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耳之能聰心之能思手容能重足容
能恭之類豈不是兼形體說豈不是如說材料又豈不是人之

能也○當以情串性以才串情耳才猶材質須看猶字如耳目
有聰明之德手足有運動之效時乎仁也而能慈愛時乎義也
而能裁制時乎禮也而能敬讓時乎智也而能分別此皆所謂
才也才其有不善者乎其有不善者用才者之罪也夫其本然
之才也
或問情與才如何分曰性之發為情性之能為才如仁性也發
而為惻隱情也其能以之親親仁民而愛物則才也如義性也
發而為羞惡情也其能以之去惡從善敬長尊賢則才也此皆
天地之性之所為也但其發於情者亦藉氣以形而其所以為
才者亦藉氣而運之故隨其所稟而有賢愚之別
以良能字釋才字最切○情是心之發動處才則指其心之

作用處說是情以後事然皆自性中來如此說才儘明矣
才本善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反之而後爲惡○才主爲善者
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問性與情及才如何分曰性之仁在內者也如見孺子將入井
而怵惕惻隱之心生者情之發於外者也於是即趨赴而救之
者其才之善若夫不肯絲救之者則是忮害之念起而自遏其
不忍之心矣豈其才之罪哉
惻隱之心
人之情本但可以爲惻隱而不可以爲殘忍本但可以爲羞惡
而不可以爲無恥本但可以爲恭敬而不可以爲倨慢本但可
以爲是非而不可以爲無別須要認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數字

爲好字面仁義禮智亦然所謂情善性善者也○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此即上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人多未得其精意盍曰惻隱曰羞惡曰恭敬曰
是非此皆是好字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曰殘忍頑
鈍驕慢昏昧則皆是不好字是情不善矣其曰仁也義也禮也
智也亦一一是至好字故曰乃所謂性善也此段只用咀嚼此
數箇字而孟子之意彰彰矣可惜前日會試程文所說不及
此意也○惻隱之心情也仁是性也此四句要說出因用以著
其本體意
不思不求○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矣故
上云不思而求之畢竟思求亦才也不能盡其才者不思不求
而擴充其善端也但不可謂不能盡其思求之才當辯云思求
便是用其才處○通章都是因情以著性
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就蒸民上說民之秉彝指則而言懿德亦指則而言
好是懿德者人之情也人情如是可謂善矣情善則性亦善矣
天生蒸民一條當云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其所爲不
善者果非才之罪矣
引詩四句成好是懿德一句最重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爲善
[illegible]就見得人性之善也即上文之意○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說下第九板云問彝而言秉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
吾心不可移奪者秉執然愚謂此說秉字似太著力大抵性是

人元來所秉常的且人之所以爲人者全在此如官之有文憑
然故曰秉也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懿德也孰不好是爲父
能慈爲子能孝亦懿德也又孰不好是孟子他日又曰心之所
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即懿德人心所同然即所謂人之情無
不好是懿德者或專以爲好他人有德者拘矣人心之天皎如
日月是非好惡灼然自辨如食物在腹冷煖自知自然好懿德
也○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不可
因上句性字下句情字遂謂是性善而情亦善者看上句是人
所秉執之常性也乃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
孝之心以亦爲情矣上文則字即是○則也彝也懿德也一也
自物而言則明非塊然一物也自民而言用彝字謂民之有常

性也自人所好言用懿德字以其美而好之也各有攸當可見
古人用字之不苟處朱氏所註未切○程子曰性即理也指心
中之理也故為性不然何處不是理恐謂性雖是理然此理貫
著於氣自仁而無氣如何能發義無氣如何能制其宜禮智皆
然但不雜於氣耳○程子性即理也理是正理乃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也所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也有何不善
故曰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但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
者為賢則能以其才而盡其性禀其濁者為愚則其才有未至
而不能盡其性若學而知之是曰有性焉而不謂之命則氣雖
清濁皆可至於善以氣質之濁不能拾其本然之性也湯武身
之是也

畢竟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氣質不可與性混也程子曰性
即理也此句所以為有功於性理者發前而自荀子楊子至韓
子胡子一向但以氣為性而性之義不白於天下者千有餘年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蓋繼之者善也是天命流行時
未有形在也既賦形後則有氣質之性矣謂性安頓在氣質隨
氣質之清濁而為等級也曰氣質之性便是對天地之性說天
地之性純粹至善者也氣質之性即才是也○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謂如物天地之性雖為氣質所濁但純充治則物性
復還矣○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謂弗謂之性也
○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昏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謂復其初也不是謂未反以前而天

地之性不存焉也變化氣質之辨頗費力○天地之性者天地以生
物為心也此即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天地之帥即元亨利貞四
德也元亨利貞即生物之心也利貞雖屬陰實以成其生物之
功耳○氣質之性內自有天地之性在矣故性相近也章註曰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即繼之曰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
同矣此處最要分明不可硬作對語○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
首篇言矯揉謂性本惡必矯揉乃可為善此章言矯揉謂氣質
之性有未善必矯揉乃可復於善其歸不同也
富歲子弟多賴
多賴多恭多字有鬪鬩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為善凶歲人
家子弟未必盡至為惡○賴字最有意思有所賴藉自不甘致

其身於悪地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故下文云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云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爾然也不曰降性降情而獨曰才
者就所為上爲切○於子弟而一曰多賴一曰多暴殊也然一
則曰富歲子弟凶歲子弟則非天之降才爾殊則是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矣
此章正為性善而發蓋孟子言性善雖公都子之徒不能無疑
則後世之信其說者寡矣故孟子於此反覆譬喻而極言之以
曉當世之人也其首節言同是子弟也何富歲多賴而凶歲
變而多暴哉其爲衣食不足之故而陷溺其心灼灼無疑而
得以啓其本性哉此論蓋已切至矣○又以麰麥一物而[illegible]
及物之同類者舉相似以明人類之無不相似者此下[illegible]人

類之相似皆言之謂人之耳目口鼻之類無一不同者乃獨其
良心而有不同者乎其說亦詳其意益切無非欲使世人脫然
無疑於性善之說而相率以入於堯舜之道也以下數章皆同
此意聖賢之長天命也如此

今夫麰麥

麰麥摘言麰麥鴻雁麥麥之大者鴻爲之大者麰大麥也○一
說麰麥只是一物未然○以下三句比陷溺其心此處只要說
同意第三條當與第一條對看此正以比上文 云云 似非譬也
看第三條過接處及通章過度處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勃然而生至於日
至之時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麰麥且有不同哉總見
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以此證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
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擧相似也可見孟
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言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見
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
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既曰播種而耰之其地同又曰則地
有肥磽何歟蓋同一地也特有肥磽異耳不必言園地之大小
同肥者地也磽者亦地也

故凡同類者

擧麰麥一物而見凡同類者之擧相似○同類與相似不同同
類以麰麥言擧相似兼下文 云云至皆熟矣

聖人與我同類者

直是言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應上文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此比
前章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其意更顯○聖人與我同
類者分明是說性善之同不雜氣質言若氣質安得盡同
今夫麰麥至聖人與我同類者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
故龍子曰以下至猶芻豢之悅我口即是人身之所同以見人
心之所同如此則人性皆善而可以爲堯舜矣此孟子立言之
意也

不知足而爲屨 云 天下之足同也

此二句蓋孟子承龍子之言而什之而自此以下二條皆孟子
之言也至故曰又非引古語或以此下三條皆龍子之言似太

迂矣○蕢草器也即今之草包而小者泉州人謂之衰積 積去声
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即此註亦云草器也

則天下何嘗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於字重看言易牙所調之味天下期於易牙言必以易牙所調
者爲美也期與約同意亦必也

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不知何代人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狡童則子
都春秋時人名矣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二句可見人心之同然乎義理之實也此聖凡所同也○在物
爲理見成者也處物爲義所裁制者也故曰體用之謂也此與

或問小[illegible]人心之[illegible]制道者天理之自然小
註道是體[illegible]統行[illegible]義[illegible]此一事而言如君仁臣敬之類義
也其所以仁敬則道也所以仁敬者出於天理之自然也理[illegible]
之悅我心如他人所處合理吾固悅之如自己所處合理吾心
亦自快愜是皆可見理義之悅我心也此方是人心之所同然
牛山之木嘗美矣　章
是其日夜之所息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人與物日夜皆有所生長也故此章於兩
節皆言之
日夜之所息又人與物皆然故六七十歲和尚亦須髮長以此可
見其心亦然又如竹笋之發日間所長不如夜間所長之多
四書蒙引　下孟十四卷　二四
蓋日間還陽氣燥熱亦有旦晝梏亡之意未如夜間所長之多
也草木之旦氣獨盛◆
此豈山之性也哉
山以生物為性猶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文
一節
雖存乎人者二句
此句承上文言山之必有材此在山者然也雖然在人者亦豈
無仁義之心哉
所以放其良心者
所以放其良心者猶物欲[illegible]良心斧斤也旦旦猶日日
言與旦晝旦字同與旦氣旦字異旦氣獨謂之平旦之氣清明
之氣也
旦旦而伐之
旦只即旦晝也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此旦氣即夜氣所發
者其曰日夜之所息兼日而言其實亦一也夜氣所存即夜之
所息者夜氣不足以存則旦氣遂不能清而所謂幾希者亦幾
矣是人見其禽獸也
平旦之氣雖是未與物接之時然心已有覺了故好惡與人相
近如鏡既出匣其中便有影象來至近數人當自看喜怒哀
樂未發時氣象為何如是亦可見其雖未與物接而已有覺了
日[illegible]有別旦早間旦晝則日[illegible]然此旦字又與平旦字小異蓋
平旦之氣未梏亡者也此旦又在平旦之後○初間則日夜有
四書蒙引　下孟十四卷　二五
所息及梏之反覆則惟有夜之所息矣梏之反覆專指旦晝言
言其梏而又梏日復日也一說不然以大註云反覆展轉也而
中[illegible]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
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云
云為處為[illegible]晝之所為
害其夜之所息分明是害其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
豈亦夜氣之言旦氣乎蓋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
以足上句意耳[illegible]梏之反覆[illegible]日復日也○梏
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上兩則以夜氣所息之旦氣對旦
晝之梏亡言[illegible]則以[illegible]所梏之反覆其夜氣不足以存言多
少在截分明大註[illegible]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者只是
足上句意[illegible]以見其[illegible]所梏之反覆也而又繼之曰至於夜

良心之生日以寖薄益可見矣

故苟得其養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辭俱平說山木人心意則重在人心大文

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並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操則存云云文勢上虛下實正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

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操則存舍則亡其存其亡只係乎操舍之間以見其得失之

易而保守之難也忽然而出又或忽然而入出入無定時也惟

所操舍耳在心之出入豈有定時哉出則在外入則在內亦惟

所操舍耳在心豈有箇定處莫知其鄉也其出入無定時亦無

定處者亦見其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耳○操便如何為存舍

便如何為亡蓋人心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舍則逸於外而不

能主乎一身矣莫知與出入無時自是不同乎故於出入字下

兩箇忽然以貼無時之意○莫知其鄉或在內或在外而其在

外又各有彼此之別看來只是內外意上文皆然○莫知其鄉

亦只就或出或入之無定上見得

心之所用只在禮法之內則為入是能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

也若逸於禮法之外則為出矣故曰心豈有出入亦以云云○

大註云以明心之神明不測云云要看以明二字○神明不測

兼得失言○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非謂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二句專謂保守難操則存舍則亡二句專謂得失易○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如此則莫知其鄉亦須

從操舍上說故他日而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就該下二句意

又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敬以直內兼動靜言可見大學

正心兼動靜故上云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無惑乎王之不智也言其不知有由也○暴之陽氣之發舒也

故生寒之陰氣之閉固也故不生今冬氣凝固則萬物皆閉其

生意所以冷氣只管後一截暴之所謂日以暄之也入雷動風

散雨潤日暄不可一無

無惑乎王之不智也纔見在言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

非其本然不知也由其不知親君子故耳一暴十寒正謂其親

賢士大夫之時少也此便是鴻鵠將至之說也非全判然二意

也是就一暴十寒上說他不專心於賢者是以小人養之以惡

則愚

使弈秋誨二人弈

使是役使非實事也弈之為數數技也

為是其知弗若與曰非然也

本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此是承上文一心以為有鴻鵠

將至者說來上段不智直就王說此段語來乃見王之所以不

智處

此章之旨謂無恠乎王之不智也蓋君子踈而小人親也使其

能專心致志於君子則君子日親養之以善而智矣今也不然

以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無怪也其不智也二節一貫意欲引擬
孚范氏之言於後貫兩節意也但下旨專心致志於孟子之學
其一日不在側乎
新安曰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而齊
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盡不知只由齊
王之於孟子聽信不專而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孟子之於齊
王進見時少而無以勝衆邪之交蔽也使其能一意於孟子而
惟其言之爲聽其察孟子之進見時少耶一日三接可也謂之
夜分亦可也孟子如奕秋誨齊王以奕王一心以鴻鵠將至而
不能惟奕秋之爲聽此即所謂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
矣故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孟子此章雖有前後二譬然只是

一齊王也所謂天下易生之物而一暴十寒者齊王也所謂奕
秋之所誨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
之者亦此齊王也則豈可不求其意之貫哉況目其論王之所
以不智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
氣涵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
聖賢同歸也○告子一篇全是發明性善之言說如王之不智
一章亦是此意如云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使是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
魚我所欲也
自魚我所欲至賢者能勿喪耳是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此本

心也人人所同也自一簞食一節至謂人皆有之至末則是說
衆人之所以喪其本心也此章亦見得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乃
陷溺其心而然也○所謂二者不可得兼固不止謂簞食豆羹
得失生死之際但新安以爲是說托孤寄命之大節時事只亦
似有未盡者如孟子答滕文公以效死勿去子思之守死於衛
民生於三惟其所在則致死之類是皆死生取舍所在也○凡
古人殺身成仁奇偉俊絕等事亦皆只是性分內所當然者而
已所謂秉彝義理之良心也故此章舍生取義處不必說是賢
能如此且說個義理之心人所同然者如此故一簞食一豆羹
條註云只是羞惡之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義所惡有甚於死者即是不義大註云
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此衆人雖聖人亦在其中文
曰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此亦通衆人而言
故不以賢者及君子等對上文衆人字也下文衆人字則對賢
字說矣
但曰賢者能勿喪耳使見衆人喪之
簞食一豆羹
蹴爾尤重於嘑爾故乞人亦不受○嘑爾而與之新安陳曰如
齊饑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檀弓曰齊大饑黔敖爲粥於路以
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
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

也彼而謂爲然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歟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食○嗟來之食其人不受而死曾子曰微歟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故孟子云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云云周之亦可受之免死而已矣此意得禮義之中
時措之宜乃孟子所傳於子思而子思得之曾子者也可以見
孔氏之家法不爲已甚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以所識窮乏者得我併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言之可見聖
賢之精於義○總註云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是釋前五
節之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較於宴安之時
則釋後三節意也○新安陳以爲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

非前一節舍生取義處論之者非也似不知生亦我所欲也只
於義亦我所欲一句即是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非所謂
人所同有者乎至謂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正亦以
良心之自然知所擇者言也如此乎張巡之徒只是能不失此
心耳以此推之則其謂舍生取義就托孤寄命大節言亦不踰
孟子之旨矣
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此章總註
最要利得好危迫之際尚可能忍宴安之時乃就利爲可見省
察之功不可頃刻而或忽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以反而名之曰人心蓋仁本是心之德也所謂心如穀種仁則

其生之性是也今乃曰仁人心也方是反而名之謂反歸諸心
者也○小人亦有心今曰仁人心也指其心體之本然者
學問之道無他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皆是也此學問兼知行與中庸道問學同故求放心亦學問中
事但取其要耳
味無他字見得非是先求放心只是其道在求放心也集註自
明人或誤看耳至引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云云下學而上達
也則益明矣○或疑朱子曰蓋能知是則志氣清明云云似有
先求放心之意非也蓋學問以求放心爲要下學也義理昭著
則說向上達求放心則是下學之事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

也則先求放心之說非矣其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者事字對
道字非一端字貼無他及對而已矣字○然則今之爲學須以
求放心爲主○學問兼知行事字與道字相對看事只是事自
而已道則其所以爲道也大註云蓋能知是則志氣清明義理
昭著而可以上達達字固亦無知行也○大學或問云不先之
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根本豈可謂
學問大道不外乎求放心哉小註朱子曰學問二字學字不止
是求放心使体看自能尋向上去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
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非人所緊要者故謂無名指無名者以

其不切於用孰於無其實也故謂之無名指然未有所考諸旋
之○指有五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盡之大也
食指者人之所食以此指爲力也將指者左傳吳闔閭傷將
指言其將領諸指也又曰寸之取物中指爲長故二與三皆曰
將指鼓人鄭靈於鄭子公之食指動曰我如此必嘗異味
鄭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不遠秦楚之路孟子曾人也在齊亦有以自齊而視秦楚則
爲遠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
言之則有心指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二章只
是此一意重出
人皆謂孟子長於譬喻不知此孟子之不得已也如佛氏說禪

只一二句中解指點得他然給不頓會者甚至曰唯之意孟子謂時
人或溺之深難於解悟也故多設譬以開之如山木鷄犬梧檟
樲棘之類無一而非聖賢之精意也故訓蒙上之意耳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
凡養之者養其有益也今於桐梓則知養之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以自進於高明之域耶時之師言其愛身云云愛身
者內而一心外而百體莫不各有養之之道隨此一說最精且
備宜詳玩之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身以心爲主與上下章無同觀下章並人之於身也兼所愛而
曰無以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故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

以養之所以養之者治其心而已○一說拱把之桐梓只言微
小之意以明身之爲重也人苟欲生之只是養令生活未及其
其長進之意
體有貴賤有小大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看來賤而小者耳目手
足之類皆是朱子專以口腹爲小體者因孟子下文專言飲食
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以及其餘孟子要只是
舉其一端在人所易曉者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
梧檟即桐梓也故集註云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梧檟二
木名樲棘小棗一物也詩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曰棘

小木叢生多棘刺難長故曰非美材也小註字書棘如棗多刺
木堅色白者爲白棘實酸者爲樲棘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只是取譬之辭孟子非實以肩背爲大
者所在也此章總重在心志故以爲失肩背之喻亦謂不能顧
其大者耳○今有場師至則爲狼疾人也正是養其小者爲小
人意但未可說出至下文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
失大也方說出上文且譬以起之正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全
重於羽二條起取色之重者一條
孟子此數章警發人尤切至曰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曰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曰弗思甚也曰養其一指而

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

孟子之學惟於思之一字著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人一則曰弗思耳二則曰弗思甚也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亦思也孟子於所引誠之者人之道也亦改誠之為思誠其操存之意寔見誠以人之所以為人者心焉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語類鈞是人也章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又曰只是要常惺惺地又云學只緣斷續處多白只要學一箇不斷續○茫茫堪輿以為堪者天道輿者地道正韻

四書纂引　下孟十四卷　三四

註只是任也之類又註與戡同至下字曰偏則註云一曰與戡同又曰龕浮屠塔下室為意所謂堪者對輿而言當是此意且與之類也但不知出於何書○以堪為天道不知的為何所訓於物無不覆也輿者易大傳坤為輿○一說堪任也只是謂任載之輿指人在天地之上而言在地之上則在天之下矣亦一理也○問集註所載范浚心箴錄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向見呂伯恭甚愛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義兼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無一之不實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實者又無一息之間斷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貴賤者也○仁義可欲之謂善也忠信有諸己之謂信也樂善不倦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雜大而化之之謂聖亦樂善而不倦者也故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樂善不倦者也○註曰天爵者德義可尊貴自然之貴也如此方得爵字如良貴也要說出銘乎仁義令聞廣譽施於身方得貴字意思出

終亦必亡而已矣

與仁之勝不仁章俱是說自家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四書纂引　下孟十四卷　三五

貴之一字以所崇重而得名也但所崇重者皆謂之貴如秩爵固在所崇重如仁義尤在所崇重也故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在外之貴也即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良貴良者本然之善也指所性之貴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不必兼言其拘於氣稟也只可說是蔽於物欲而弗思蓋孟子言性善不論氣質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大雅既醉之章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傳曰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

菁莪之詩言其[illegible]以恩惠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愚按詩
德字本指[illegible]人之德也今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則是在我之德也非指出於主人者也斯亦斷章
取義如易之黃牛之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
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不願謂無所慕於彼也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
之火也及其不熄則人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正由我之為仁不
力故爾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吾觀之此人之
心亦且厭倦無奈[illegible]於其所為杯水之仁而已之矣如此說方

與總註言為仁不至而不反求諸己者合也○不熄則人謂之
水不勝火謂仁真不能勝不仁也此議一興則不仁者得助矣
故曰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不知其所以不勝者以吾為仁
不力只是杯水之仁故也○集註兩人字不同則人遂以為真
不能勝此人字對下文我字即下節所謂此人者也
仁不仁以二人言非以事言孟子此為當時之君言梁惠王以
能行小惠而詐其民之不加多於鄰國是正所謂不熄則謂之
水不勝火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但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便見美種之不
及熟為可恨而非有慕於[illegible]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illegible]

[illegible]仁[illegible]不熟反不如他道之有成然則為仁者可不務至於熟
哉[illegible]大註只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此意似
尤重人多專主此而不欲該下句而不知孟子必曰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矣必令人專熟仁者何意豈非又不可以仁之難
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朱子一日舉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
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諸生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貴
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其理
便明[illegible]則卻是五穀不熟不如荑稗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
任人有問屋廬子[illegible]有若任國之人因多記者不得其姓名

故云任人有問於某者
任人曰食色以禮固然矣然有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
得食者當此之際尚必以禮乎以禮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
妻者當此之際亦必以禮乎蓋任人此言是指食色之重而禮
之輕者言也故孟子以為寸木高於岑樓一鈎金與一輿羽也
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如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當此時一簞食一豆羹得
之則生弗得則死若必俟其再三禮請然後就則不得食而死
矣若稍俯從權變而就而食之亦可以得如韓信寄食於漂母
光武滹沱麥飯要皆非禮食者若以此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
者較之又不同矣

不以禮食則得食謂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類紫正如
紾兄之臂之甚也不親迎則不得妻謂其家貧不能備六禮之
類未至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之甚者也○後人所謂以禮食
則飢而死一條亦是以處常言此言亦是一段道理不可以為
非所問故孟子不關之使聖賢處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害
膠柱而調瑟也但只是不揣其本耳故須有孟子接一段說話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得妻
不親迎則不得妻必親迎乎此所謂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
者而比之奚翅食色重者其不揣其本金重於羽而節正是喻
此意思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此本不為輕但以對飢而死以滅其性
四書蒙引　下五十四卷　三八
不得妻而廢人倫則為輕耳○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云云此問
所謂必不得已者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二句且虛說言不取下齊而徒取上齊則
寸木可高於岑樓矣喻不以禮與食色輕重之大分較之而但
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則食色固可重於禮矣下條金
重於羽亦是此意○岑樓岑山之高銳處也故註云岑樓樓之
高銳似山者
金重於羽者
一鉤金鉤帶鉤也金帶鉤古有成語鉤有曲義漢書曰直如弦
曲如鉤○帶鉤古今束帶其帶有鉤今官人腰帶皆然帶鉤以

一本作事

金為之其金最不多此金字五金之總名想帶鉤有以白金為
者有以黃金為者又有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今人多用銅
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左傳子糾之爭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
先入齊遂立之漢馮異嘗述對光武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
檻車者此也○按此則帶鉤者腰所服也以金為之故曰一鉤
金又有曰金帶鉤
不揣其本也一與羽之謂哉味文勢語意亦相承為任人之論
蓋不揣本而齊末者使寸木高岑樓者也然此非以論禮與食
色之輕重也
不揣其本金重於羽總是一意或曰既是一意何為兩喻曰此
四書蒙引　下五十四卷　三九
不揣如今有場師舍其梧檟下文云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
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豈不是兩喻一意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
往應之曰以禮食則飢而死食之重固然矣然必紾兄之臂而
奪之食則得食則所犯於禮者亦大矣則將紾之乎蓋寧飢而
死不可奪兄之食以苟生也親迎則不得妻色之重固然矣然
必摟東家之處子乃得妻則所犯於禮者又重矣則將摟之乎
蓋寧不得妻而不可摟人之處子也故曰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紾兄之臂至則將摟之乎蓋如此則依然是禮重而食色輕信
如屋廬子之說矣孟子之言所以伸屋廬子之說也
往應之曰一條是於色食與禮兩邊各舉其重者而權衡之則

禮之重於食色也彰彰矣此孟子之所以爲善辨自漢以來未見有善於析理應變如此者○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者二者此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彼則禮與食色皆其重者○不親迎則得妻親迎則不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若必拘於親迎之禮家貧而不能備則妻不可得矣若從殺禮則妻可得此所謂禮輕而食色重也若以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與止於不親迎者較之則不同矣

或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一條何以見其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曰只看死字及不得妻字死生斷係此見是食之重者、不得妻而廢人倫絕後嗣此見是色之重者禮則指平常禮

任人此問只重在死字及不得妻字上未曾思及紾兄臂與摟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使就見得禮終是重矣甚矣孟子之善於辨析自非精義入神之學安得立談俄頃之間有此議論剖斷

任人之問蓋邪說也此甚行之文也任人蓋見孟子之論嘗持禮法而以爲迂故私與屋廬子辨所以陰壞孟子之說也戰國之時議論大抵如此所謂功利之學也故孟子自以爲承三聖

任人發問之意極是不良蓋有無限不好事在後來乃人類與禽獸之所以分世道興衰否泰之所以判者噫危哉任人之意也孟子之功所以爲大○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義理事物食色者也其輕重固有大分者禮重而食色輕也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者由任人所難則禮輕而食色重矣固孟子所論則禮重而食色輕終有不可易者矣○錯綜斟酌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即錯也就此章言則輕重自有大分者也綜者綜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即綜也就此章言則或食色重而禮輕或禮重而食色輕也固不肯枉尺而直尋者輕重之不越其大分者也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者所由因在乎禮亦有時乎權以就食色也要皆於此錯綜斟酌云云愚謂如此章所論令乎學者察此而有得則不待[illegible]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蓋錯綜而盡其理也若[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天子之父殺人爲士者又執而刑之至使爲天子者竊負其父而逃[illegible]此[illegible]則天下無難處之事者[illegible]可類也

食色與禮孰重[illegible]可易吾言哉[illegible]之大夫制事之權衡非惟正大之理痛快人心而其精永之味咀嚼無窮此等議論所謂中精其平矣乎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欲得議論之當文章之妙者不可不熟玩也

曹交問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

此章要緊有數個爲字○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猶有爲字故孟子曰然以其有此理也交曰云云則失其所以可爲堯舜之旨矣○上文所舉人皆可以爲堯舜語本是今日文王十尺云云反失其本旨且此言亦似有自㨿其狀貌之類於湯文意欲同衆人皆可爲堯舜而反之其曰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正應上文人皆可爲堯舜之言其不能爲堯舜也

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亦在湯文之
間宜可為堯舜矣乃止是能食粟而不能為聖人如何則可與
問甚是係氣量不察所謂為者乃在術為之間而不在於形體
也者以形體言安得謂皆可以為堯舜歟○今交九尺四寸以
長謂九尺四寸仍又長此也此與或百里而遠或百里而近之
類同○按曹交所論則不皆可以為堯舜矣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人皆可以為堯舜句內本不論形體今交云云則雖於形體論
矣故孟子以奚有於是亦抑之也亦為之而已矣此句最重讀

為其所為也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云云有力人矣

奚則曰有力人者以其舉百鈞也曰無力人者以其不勝一匹
雛也其為有力人無力人顧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人者
莫如烏獲烏獲能舉移千鈞人能然烏獲之任亦為烏獲而已
然則二字也要看與上文意連處蓋所以為有力人者本不能
舉百鈞所以為無力人者在於不勝匹雛則所以為烏獲者亦
在於能舉烏獲之任然皆不在於形體也此上盡是譬喻至夫
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則正言人皆可為堯舜者哉者無
以舉烏獲之任說者謂而然矣烏獲之任人固以不勝為患也
如何為得所謂夫誰不能足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言人欲為聖人者豈以其才之不勝為患哉弗為耳蓋以其求
諸性分之內則聖人與我同類者故無不勝之患若舉烏獲之
任則係於絕力又有不同者矣○曹交曰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是固以不勝為患也曹交此意便是自歸於甘質之弗强而不
自責其學力之未加矣則為無力人則為有力人是亦為烏獲
此三為字輕與下文是亦堯而已矣是字同看若人皆可以為
堯舜為字內却有道理此一語最有斟酌所謂言有大而非誇
似誇而實也○有人於此一段許諾於匹雛百鈞及烏獲之任
等語者見得所以為堯舜者在於為堯舜之事也即下文行堯
之行誦堯之言服堯之服也

承上文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為之何如徐行後長者
謂之弟云云○專以徐行疾行為言分明是為曹交有此失而

發而繼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語近而遠也故尹和靖
曰孝弟非堯舜不能盡旨哉斯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能盡
孝弟是亦堯舜也此意已見於言外下文云云是也○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正所謂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故又曰夫
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
曰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
是桀紂此語最得本旨蓋孟子專要說得為堯舜之容易處今
或駭於堯舜人倫之至及堯舜之道大矣之詞則反惑矣原陳
楊二氏之說亦本是發其所以容易者耳○陳氏楊氏二註不
必依輔氏解說

子服堯之服止桀而已矣

此正所謂豈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者豈能爲堯舜之事則爲
堯舜矣不能行其事則雖有湯文之體貌何足道哉陽虎面類
孔子矣而不免爲庶人○今服堯之服三句都須就孝弟說然
上文只言以孝弟而此却言服與言行者以其禮貌衣冠言動
云理故及之也
徐行後長者一節言爲堯舜之易子服堯之服一節言爲之在
我也但上節言徐行後節又改服與言則自曹交所病而發此
論也
曰交得見於鄒君
見於鄒君而得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願留其詞旨近倨
而鄙陋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爲見其求道之不篤也味交此語
問目叢說引　下孟十四卷　四四
全未有決然之意孟子待之固不失爲忠厚已味可以假館之
問似無孟子所言之隘而不欲請業于其門下也輔氏以爲是
富貴之氣習都未知味那居無求安之味在朱子亦爲有挾貴
求安之意○交得見於鄒君時孟子於鄒曹交以事過鄒願留
者曹交自願留身於鄒也孟子原是鄒人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夫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
然皆衆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可與知者耳
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孟子與曾家言則如此中庸
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焉○願留而受業於門所謂受業宜不止於孝弟

故夫道若大路然所該亦自廣則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亦
豈止孝弟哉而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者謂歸就親長對
留此而受業於師言也其曰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
不可師亦可見矣○夫道若大路不可謂道者孝弟而已矣豈
難知哉亦不可謂孝弟之道若大路之易知也不如虛說道字
若說道者孝弟而已則孟子上文已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而曹交乃又欲求道孟子乃又復告之耶曹交之請亦欲求其
所以爲堯舜者耳
或曰本文道字恐難專指孝弟曰孟子已說在前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不然朱子何以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此
一說○子歸而求之或以爲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業
問目叢說引　下孟十四卷　四五
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也○子歸而求之今歸於曹
而取諸已也則性分所具皆足以應其求矣故曰有餘師○隨
處發見無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都是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
道亦此意也
註云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是專以孝弟言而又曰性分
之內萬理皆備謂之萬理孝弟之理在其中矣若專言孝弟則
於性分上未完隨處發見無不可師者依那道理做便是以道
爲師所謂有餘師也○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
師所謂夫道若大路然者既曰有餘師信乎其不難知矣
夫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者或蔽於
私或役於氣自暴也自棄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於前數人

節見得求道之心又不篤於後兩節見得○蓋孔子餘力學文
之意即朱子此註方知論語此章重在務本上○做館而受業
依韓氏說是朱子亦謂其有挾貴求安之意正謂此也交蓋有
感於孟子上文云云遂有求道之志故云云而孟子曰云云不
屑之教誨耳
公孫丑問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非君子之詩也孟子曰何
以言之曰怨殊無溫柔和厚之意○所謂怨者正註所謂親親痛
迫切之情也非直指怨親其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
憂矣云如之何又曰君子秉心維其忍矣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分明是怨其親亦朱子云然也
四書蒙引　下五十四卷　四十六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云云曰怨蓋以其詩曰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又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矣又曰君
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今彼有罪予之佗矣親
循其詞而不察其情宜以為怨也
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此之字正指有人於此之人也○
無他疏之也故談笑而道之不使其妄殺人而罹于罪也
小弁固怨矣然小弁之怨親親之情也夫親親者仁也仁者君
子之道也而高子乃以為小人之詩高子之為詩如此亦固矣
夫
越人關弓而射之孟子之言不謂其不怨而直謂其怨之也宜

然則其與舜之怨慕同者未嘗然矣然必引舜之怨慕為言者
取其親親之意在耳觀其曰親之過大不怨是愈疏也則其怨
亦與小人之怨不同矣抑孟子亦非言與舜同也但曰舜猶怨
慕矣爾朱子亦但取其兩句○集註云親親之心仁之發也依
此當以仁為親親之根源○何以言之曰怨蓋高子以為小人
之詩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某不然三百篇中之怨者多
矣而獨舉小弁何與孟子以為仁人之詩者亦正以其處父子
之間而取之也詩自有怨體蓋本於人情之所不能無者如小
弁正怨之得體者也高子之為詩尚未足以識此孟子特取其
於孟知詩者莫如孟子矣○怨只是恐如此不必直謂怨親也小
弁數章豈皆怨親之詞如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亦自怨也但
四書蒙引　下五十四卷　四十七
小弁之怨是自怨而非怨親其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亦非是其不當怨親也○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
憂矣云如之何朱傳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怨而慕也舜號泣
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愚謂如傳之言
則小弁之怨與舜之怨慕同乎疑未盡然也而孟子曰舜其至
孝矣五十而慕蓋亦取其意類之大同耳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臼之父過係宗社七子之母所失者不
過制其一己情慾之私而宜臼之父所失者三綱淪九法斁而
四海亂矣此其過之小大可見七子之母雖曰過係身家然大
節已虧亦難以語人道者矣如有國者有此婦人亦能使三綱

淪九法斁而四海覆也晉賈氏唐武韋楊之屬是已即褒姒亦
是已○凱風只可說自責不可說怨恨身怨恨命便是怨不謂
怨親也
愈踈不孝也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凱風之所以
不怨也雖均之爲親之過然過有小大而怨與不怨各有攸當
焉此孟子之所以善爲詩也
親之過小而不怨是不可磯也
不可磯謂水不可容磯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
遽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
水激不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
中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涯

石乃謂之磯○既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然則其怨以親
之過大矣以親之過大而怨安得爲全不怨親故孟子之意自
出於至公至正而後人乃以朱子詩傳之言而強爲矜飾何哉
小弁之所以怨者以其不忘乎親也昔劉錡所處與宜臼略同
因從諸葛孔明登樓去其梯而問計孔明教之曰申生在內而
亡重耳在外而伯錡遂出外此則爲忘其親而不怨矣但凡人
情處親戚朋友間有不合如遽悻去撤不以介懷者則淺矣安
得以其不怨而取之哉孔明之爲錡謀者智識則極高矣若於
以聖賢之術似當復有所言而止於此此則孔明之學也
上節以越人關弓與其兄關弓分兩者則小弁之怨其兄關弓
之類也此節愈疏與不可磯並爲凱風而上節越人關弓者將
無所猶只是以對其兄關弓言此下有凱風何以不怨之問乃
亦云○越人關弓而射之一節言至親之地豈同路人能無痛
切於心而不怨乎下文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踈也即此意也
但對凱風而別之耳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五十而慕此解作怨慕亦借解耳其實舜三十登庸已不終慕
而允若矣何至五十猶有怨乎其怨乃在往于田之日也○一
說不是借說慕生於怨故曰怨慕也○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此時親或已亡怨慕似是哀慕之心蓋舜五十時已得其親而
順之久矣此曰慕者其心猶在於親也小弁之怨亦切於其親
耳故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則心不在於親而忽

然如路人矣故爲不孝然則所謂怨者只是哀怨之謂不必太
泥於怨己或怨親也怨己之說近之○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不必拘親之過大過小也只是箇怨字其實當時若不著此
一語亦好
五十而慕還作不得於親說與萬章篇首意不同矣舜之所以
爲至孝者正以其怨慕則小弁之怨未爲不孝大抵此章怨字
不必說怨親亦不必說怨己怨恨也說作自怨之凱風雖自
責亦無甚恨字今取而讀之與小弁迥不同若論所由則舜之
怨怨己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未免爲不同
也
小弁之詩孟子取之至引舜之怨慕而證朱子擇其我罪伊何

之句亦以舜之父母之不愛於我何哉之言明之蓋皆取其意
之近不使人目爲小人之詩耳若究其實則小弁一詩怨親之
詞不少豈得與舜之怨慕同語但集注以道之論則確論也故
雖怨而不爲小人之詩觀其成申之後輒忘其殺親之仇則其
怨慕之不如舜遠矣此一說○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云云下
二句皆指既生以後說所以申一體而分之意新安陳氏以爲
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之前者非也○小弁詩註豐城朱
氏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其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
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愈疏無
情也無情視至親猶路人也其爲罪不愈大乎宜臼中人之資
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蓋

謂親其成申之後輒忘其殺父之仇亦可知其怨慕之不如舜
遠矣○註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云云爲作此詩者
詩經則註曰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而惑之生子
伯服信其讒黜申后廢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太
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何所據也○按朱子於二
書註一謂此詩作於太子之傅一謂出於太子自作其不同如
此所當知也○又按所謂作詩以自怨之語則此怨字與大舜
怨慕之怨同也但與凱風何以不怨一句不合蓋凱風非不怨
己不怨親也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或曰小弁自怨猶自恨
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宋牼將之楚

此將正於秦楚之王及三軍之士非指說者也○我將言其不
利也似亦未爲甚遠於理孟子却力沮之者欲其因是行而開
二王以仁義之道庶幾乎生民之禍遠大之業也故即其利之
一字而究論之如此當時以爲迂闊者也○三軍之師就在上
人說曰其將也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曰三軍中人也有在
者有無在者自將校以至卒伍皆士也○下文爲人臣者爲人
子者爲人弟者皆三軍之士也
宋牼戰國之士耳孟子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
害人之耳孟子以爲如此使其說入則人人只各從利上尋求
依舊只是這事件兵隨罷而隨搆矣故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
有補於名教而亦實有利於國人也自以情觀之宋牼之言似

未可大嘆而不知其有伏禍也
爲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
有賢弟而況之內同一等君親上之誠一國之人同一愛親敬
兄之願人心既根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總註曰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云云明辨之也此
章要緊處都說了讀者只要真會得由宋牼之說則秦楚搆兵
都不論是非不論得失只是無利便不當爲推是心以往
利之求矣爭不至於亡由孟子之論則天下只看個仁義上
爲者如秦楚搆兵要非仁義之事者以仁義說之書言一入則
彼之兵自息亦足以活許多生人之命且使彼惟知仁義之爲
美而務之由是仁必愛親義必敬君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雖

不求利利在其中矣此章與首章首篇同一機軸[illegible]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
孟子居鄒處於平陸於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意暫[illegible]
父母之國平陸是所寓也○季任爲任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
出而爲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受之而不報
報者不徒答拜也
連得間矣
謂得間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處也故大註云知孟
子處此必有義理
書曰享多儀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數句見書洛
誥周公告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今備述本文及蔡傳如
左方知孟子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
洛誥本文○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註此
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
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
者享不在於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
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
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陵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
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儀禮意也對物言使

說又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
多享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
享多儀謂享上主在多儀必先有享上之禮意然後用物以將
之方成享也今也不役志于享而儀不及物則不成享矣此分
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也惟屋廬子便解得者未
屋廬子樂正子都隱明
曰不享謂非享也○惟不役志于享言物雖備而誠不至也○
惟不役志于享言但以物爲享也
爲其不成享也言既不役志于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
不成享也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
虛拘

爲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其貢
上文不享二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自儀不及物者觀
之自以爲享矣殊不知享主多儀此特其末文耳固不成享也
成享之意孟子自解其所以之齊不見儲子之故矣孔子稱夷
齊爲求仁得仁子貢則知其不爲衛君李克爲魏侯卜相但曰
五者足以定相文侯即知相魏成故舉一隅貴能以三隅反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
屋廬子悅已得孟子之意矣或問之雖聞其言未得其意也故
問之猶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之說是問其由鄒之任見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之故○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
境內平陸去齊國都必容通者隔信宿則儲子似亦不可館相

印於外見也故曰徵乎得之乎陰可知其密邇也○輔氏註制
於禮簡於禮二禮字看來不同制於禮只謂不得之勿為禮所
制也○昨有問這章題目如何分截破上時頗難主張看來當
一頭兩脚孟子居鄒至受之不報一截他日由鄒至為其不成
享也一截屋廬子說至末一截仲昧如此說

先名實者為人也

名實二字要做一頭看不必謂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大註
自分曉曰名聲譽也實事功也大凡仕進的人所以使在此二
者○為人似可兼正君救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救民大抵必正
君而能救民也○大夫在三卿之中則是志在為人而非自為
者矣今乃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既不成為人亦不成自為

仁者固如是乎○夫子在三卿之中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
稱王卿猶仍舊様周禮天子六卿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

此條是天髡所問意蓋髡所問意言不為人則自為孟子舉此
三子言伯夷不屑於就者也下惠不肯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
亦有就者也去者是仁不去者亦是仁安得前以為人與自為
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君
伊尹則賢亦事不肖亦事然猶有去就也至於柳下惠不惡污
君不羞小官則又不屑於去矣三子制行之不同如此○五就
湯五就桀與不惡污君不辭小官似同而實異蓋伊尹是達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故雖五就桀終去之而相湯以伐桀使是

君之所如此其於太甲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其任為如
何事惡污君又如何以此亦可見其卑小官矣○居下位不以
賢事不肖者伯夷也此下位不指有官者謂士庶也伯夷當紂
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云此伯夷之無私心而合
天理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伯夷何心哉理亦宜然也○
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何以見其仁惠嘗曰爾為爾
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哉又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焉
之制行如此心豈有私哉理豈有悖哉亦可見其仁也○五就
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尹何以見其仁尹之始就湯應聘而來欲
以斯道覺斯民也及湯進之於桀又欲以所以事湯事桀也豈
於數往返而桀不可化乃相湯奉天命以伐桀而救民也豈為

利哉此其心亦公而於理無違矣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以謂淳于
言則可白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為後名實一等人伊尹
柳下惠合為先名實一等人矣但孟子所反覺意重在夫子在
三卿之中至仁者固如是乎數言何必同之句最重○總是無
私心而當理以為有私心則不可以為不當理亦不可固皆仁
之所在也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此論語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是
皆以心言就事上論心也故曰其趨一也不必以無私心為心
當理為事主心而言事亦在其中矣論語蓋述師說此是略詳
括其說此二字主心言是就事上指出他本心處

公儀子爲政
爲政者相國之任爲臣則凡布列庶任者皆是○如云齊桓公任管仲爲政子產聽鄭國之政可見
華周杞梁之妻
華周杞梁事見左傳所謂杞殖者即杞梁也所謂華還即華周也二人皆齊大夫也所謂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請使無出力而死戰也吳氏程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說華周
縉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
有諸內必形 止無其功者
二句一類事者己之所爲功者人之所歸謂功名也
孔子爲魯司寇

膰肉膰字孟子作燔註作肉至炙燔者詩燔炙分矣○不脫冕而行言急也蓋非行旅服也史記作孔子遂行得其意矣言白遲遲吾行者受女樂之時姑且遲者欲托微罪而行也若是則可以急行矣子路請行夫子曰魯今且郊云 云孔子蓋通篇其不致膰肉矣或曰設致膰尚可留乎曰當時君臣俱溺志于女樂其失政失禮處自多首孔子曉如何患無詞可以行決不以淹也
乃孔子則欲 止苟去
二句不可指作一意看大註又字微罪屬孔子或以屬君相者非也或曰如此則大註何以云不欲顯其君相之失曰正合也蓋孔子不以微罪自居則其失在君相矣汪氏註恩以爲未安更詳之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謂孔子以膰肉不至而行其用意欲今咎其以細故去國在孔子有微罪也非謂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也此所以爲不顯君相之失以爲用意忠厚也然細故亦甚故也故又曰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此一說也○欲以微罪行使人咎非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欲爲苟去在己亦有辭於去全無可去之故也
據本文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則分明是不指謂其君之微罪也但自以微罪行此便不欲以顯其君相之失矣蓋過則歸己善則歸君之意彼人如汪氏乃忘味於本文只因大註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字而隨爲之傍緣解說宜不得其真味也○或

曰既托膰肉之故而去便是有故而不爲苟去何朱註以爲二意曰上句微罪字重其失在己也下句不苟去字重其失在人也○一說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與字正對微字言只是謂君相微罪也○舊說微罪指君相或曰於君相不宜加以罪字曰何害罪字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在上人之失亦可言罪也況說以罪字屬下人故大註言君相之失不言罪也○按語類曰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言之則顯君相之失不言則己爲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爲得罪於君耳汪氏亦未考也○曰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爲得罪於君耳似謂孔子因得微罪於君故不致膰而不得不去也以此而去非以君相受女樂而去是爲不顯君

相之失也○見幾明决自桓子受女樂時已决於去矣用舍求
孚則且遲之托以膰肉不至而去也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則紀其實也可見其見幾明决矣
孔子之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非孟子不能知泰伯之逊荊
蠻不欲顯其父之失非孔子不能知聖人之德量相去遠哉微
二夫子至今不知泰伯之為至德而孔子之孚於其君也○君
子之所為至不識也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集大註云
蓋聖人於父母之國至用意忠孚如此固非衆人所能識也與
數句都附在大文不欲為苟去之句而起下文二句意
新安陳曰兇本辯口滑稽之徒是可曰突梯滑稽註滑亂也稽
同也言辯捷之人亂異同也漢書曰滑稽即東方朔轉利之稱

又揚雄酒箴貝特覩本酒器也轉註吐酒終日不已若今揚燧
搏也

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是一節者耕省斂天子諸侯
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有讓是一節上言天子巡狩之事曰一不
朝至六師移之言諸侯述職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賞罰征討之
柄皆自天子出固無有摟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繼之曰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而繳云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是故二字分明承上云云集註曰入其疆至則有責讓而責
者猶言宗廟譏也與宗禩安懿王允讓之字後欲追稱為皇考
不果改稱皇親○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六師移之皆舉先
王之法而承之以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
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摟諸侯以伐諸侯一事但即此一節明
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詞簡而意該不
可不知也○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皆舉三王之法就見
得五伯之違王法也使見得五伯為三王罪人不必依陳氏謂
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
土地辟謂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無田野
不治在其中○土地闢無閒曠之地也田野治無荒蕪之田也
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者收用
人才而不取掊克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備百職者
不與尊賢相混○獨言土地荒蕪則田野不治兼之矣遺老者

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不見用所謂賢者在澗白駒空
谷或居東海之濱或居北海之濱也掊克在位者聚斂之臣
也
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王者亦訪察不然初入其疆亦難
辨其掊克與俊傑也○慶以地或曰三王之世九州之內自先
王建邦分土時便已星羅棋布本無閒地則當如何曰割土地
荒蕪遺老失賢者之地以賞之○三王之世命討素行威令素
舉其四隣皆無有土地荒蕪者則又當何如曰孟子不云乎此
其大畧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以慶有地在
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惡惡短不削地亦未可知○貶
其爵公貶為侯侯降為伯也○削其地又是一節不拘公侯皆

封百里伯七十里始封時制也○六師移之註旣曰誅其人而
變置之則非滅其國矣○大抵貶其爵又削其地者易世則復
之何所據哉以誅其人而變置之見得只卑曰變置社稷變置
二字經與經字不同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端拱發猜之之位出
令以討罪人也伐者從一人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人以復
于上也若擅討侯以伐諸侯則何從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
驅率隣國而爲之辭以說其私而已○是故天子討而不伐這
承自天子之諸侯以下並諸侯對天子及者耕者斂等皆出自
天王之制也○方伯職皆只是一人平時爲方伯征討則總
連帥也在者兵以五元公卿大夫上當征伐時則皆稱

師卒努之今尚未詩王風揚之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
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
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
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義也以其不
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兵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
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實竝其法
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亡其法也○摟牽也牽連也
有意五伯何不自伐國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耶此五伯之所
以爲假仁也此五伯之所以爲無王也○奉天子之命以伐諸
侯則可摟諸侯以伐諸侯則不可○自入其疆至有讓南軒云
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爲國莫先於農

蒙莫要於人材也者未亦不必如此今人多用以爲題曰二十歟
不必可也何也以有養老一事在養老者是五十衣帛七十食
肉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難以爲賢才也
大註自入其疆至則有責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
言述職之事此乃朱子解註分析意思非謂孟子因上文說巡
狩述職二項此又分言其事以實之也蓋其自天子適諸侯至
此總言舉先王之法以律當時諸侯耳○春者至不給下文是
故天子討而不伐處雖不及照應此二句然只此二句亦見得
當時諸侯爲三王罪人處蓋當時此法盡廢矣非一件不是得
罪三王處○三王合周文武而言蓋因周公思兼三王處未周
家王業創文王所興故當時巡狩述職許多事並文武所得與

耶或曰得志行乎中國孟子說文王處多矣又何容喙
五霸桓公爲盛條
五伯桓公爲盛依此則丁氏所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者雖
不錄可也或曰亦未見得本文未嘗曰周五伯桓公爲盛亦
未嘗曰五伯周桓公爲盛○束牲陳牲不殺也旣殺則有血在
不容不歃也蓋此個牲特地是取血用故朱子知其爲不殺也
印本作讀書加封牲上蓋謂其書而加於不殺之牲體之上也
然與束牲載書之旨不合一本作匱字亦未可曉
大抵讀字恐是春秋大全亦作讀字蓋皆差也一本作櫝字爲是
矣作匱字亦誤○葵丘之會諸侯爲一句非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歃血也謂桓公也雖諸侯何盟主之者桓公則束牲載書而

違所何求於者束縛之於壇上既不復則不容不束縛之
誅不孝蓋爲當時諸侯有溺愛而不知其子之惡者故云
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亦爲當時有此事下皆倣此○無易樹
子世子之樹也上則已爲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爲國人之所戴
故不易也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故先之以誅不孝之義自
可相徵也○無以妾爲妻妻所取以配身承體而上承宗廟者
也妾庶安可以尸之如此不惟輕其身且輕先君矣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賢者皆有德者也才者於道固亦各有所
得也陳氏之說非○賢者尊之足致其隆也才者則育之以爲
用耳此皆有輕重然何不德衆人百姓則皆而獨育其才者豈
不均是彰有德○後儒在位使是者亦不必說如今所按育才

按貴德尊士貴者在位能者在職德字亦該賢與能
士無世官以非才也官事無攝恐廢事也
取士必得取之則以爲官矣世祿者亦在所取
無專殺大夫必自天子出也與下文無有封而不告同意若士
以下自己出矣蓋天命天討天惟以付之天子而非他所預也
故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以自利於己激者以嫁患於人下文專
小利即所謂壅泉也病隣國即所謂激水也○壅泉與激水不
同泉者其源也水者其流也○泉水者利於己國則壅激之以
歸於內是爲專小利也泉水若不利於己國則壅激之以歸於
外是爲病隣國也然專其利於己則必有病於人矣嫁其病於
人則亦爲利於己矣○所以曲防者非專其利於己則貽其害
於隣也故大註兼出專小利病隣國之兩端盡之矣
言歸于好言蓋語辭如詩經言旋言歸之類若永言孝思之言
則解曰念也○言歸于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新安解作無相
怨也恐不切且指下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不求於五命非
桓公所自爲一明天子之禁也一字不當作輔氏說蓋從志一
氣一之一字非是一者定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
長君之惡者未有不是君之惡者君之惡者未有不能長者之
惡也君之惡是其小者不待桓公正而不誅可句言耳○逢
君之惡則黨賊其君者也其得不爲諸侯之罪人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五伯壞三王之法故爲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壞五伯之法故
爲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賊其君故爲其君之罪人○黃氏曰
抄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今之所謂民賊皆切世變極
爲痛快自爲國風俗一變之徵於世者尤諸侯者人使飾以
三王以上之聖賢也○林氏曰爲生者二日諸春秋者不先五伯
之功罪以正五子此章之意其亦者此也蓋以五伯律今
之諸侯則見其功以三王律五伯則見其罪正與鄒子之言合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非史記所載到也到趙人學黃老之術著書本傳不
言其仕進慎子滑釐也名滑釐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輔氏似以爲殃民之事堯舜所不容者非也者字分明作人說
明其爲堯舜罪人所以斥之也然且不可新安以爲就使克敵
禍方深耳非也此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之意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然且不可是言於理不可也故下文引其君以當道以百里之
魯而至於五百里豈理乎況又欲伐齊取南陽而可乎然且
不可下亦當是一句公况未必勝乎
不教民而用之一條言其從殃吾民而不足以勝敵也一戰勝
齊一條又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也下文徒取諸彼一條
即以申後條意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凡三條即以申前條意

自天子之地方千里至所益乎是然且不可之說主事而言故
下云當道自徒取諸彼以與此至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是殃民
之說主心而言故下云志仁孟子此章之義大旨如此與下
章朱子小註不同恐小註未安大註自明
周公之封於魯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方止也猶止此是百里而已地非不
足也而儉於百里儉者王制所限不可越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
徒取諸彼以與此自慎子言也謂取齊與魯也○然且仁者不
爲以其非道所當得也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此正然且不可之
說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或謂引君當道即是志於仁蓋未察孟子之意也如此朱子何
乃謂事合於理心在於仁心事二字須分明且以下章君不向
道不至於仁照之尤信○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以
其非道也而乃係於仁以此一句究之則仁與道亦不全判然
爲二但上文之意則實有兩段也
今之事君者
是富桀也桀不當富也是輔桀也桀不當輔也君不向道不志
仁只應引之以向道志仁而乃富之爲之強戰此其所以爲民
賊也○鄕道即當道也當道即當敵之當亦向也朱子上章註
曰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是兩平解也今此小註

則曰不志於仁所以辨不向道之實宜曰上章方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耳此說未必與集註合
且上章集註既兩平解而此章又不復解安知其不即是上章
意耶小註之說亦決無害於理所以不從者以上章上文之言
具此二意凡兩見此二語實以終其義固不容混也○且夫一
則曰道曰仁一則又曰道曰仁豈因繁其辭哉義必有歸也至
當歸一故不能兩從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
言若專以此等爲良臣而不復改圖必至於奪而至於危亡矣○
由今之道一條主人君言蓋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惟富國強
兵是務則所謂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以君所爲求君所欲後

必有災者信乎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本文四字疑
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爲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
今之所謂良臣欲藉以得天下也殊不知若用此人雖與之以
天下亦不能一朝居然則爲君者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其謬
哉○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猶皐陶謨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傳曰百僚百工皆言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
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愚按此曰道曰俗亦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飮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
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

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足以有守雖欲
學吾術皆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貉
以其君積數當之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道
要可得行於中國彼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云云曰
請言貉道之所以不可行於中國者夫貉五穀不生云云
夫貉五穀不生一條
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
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飧則無朝會餽賄
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幣帛大抵是縑繒絹紬之類又銅錢貨物皆幣也按又謂之錢

文曰公卿議錢幣蓋通名也只是其一端錢自太公九
府圜法使有○帛束帛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而道ㄱ城郭宮室此古人文章也
欲輕堯舜之道一條可見孟子議論有歸宿處○什一而稅堯
舜之道也可見三代皆是因之○大貉小貉謂彼爲大貉此爲
小貉也大桀小桀亦然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白圭所以自負其過禹者盖其隄防一築而國遂不被其害無
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恥然其妄甚矣
過矣
不及謂子之言過矣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言也下云吾子過矣

亦以其言如此而責其過也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字是朱子添助字只說水之道亦便見得是順水之性○或
以爲性與道不同順其性即道也此說似善解剝但非虛心自
然所見夫順其性者人也如何以人之道爲水之道
故禹以四海爲壑
正是水之道處此禹以天下爲度也今吾子以隣國爲壑利己
以害人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
水逆行云云所惡也今吾子以隣國爲壑是壅水以害人與洪
水之災無異其亦不仁矣而乃謗以爲愈於禹吾子過矣吾子

過矣不必說為禹罪人只謂其言之過
君子不亮惡乎執
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意大同小異觀註意凡事苟且可見若
彼處雖下苟且字輔氏以為此以守言彼以行言者恐大分析
矣既失其執持其何以行之哉其實一也但語意各有緩急耳
亮者貞固也貞而不諒之諒只是固也
貴諒曰執此之信堅如金石亮有堅固之意故曰惡乎執做得
亦做不做得亦罷言則無物行則無恒且行且輟作輟事
不可以功不可成○亮以心言心所以主乎其事者也故曰君
子不亮惡乎執如此則與人而無信意自有少異矣○孟子嘗
謂大人言不必信而此乃教人執諒何也蓋彼所謂信者不貞

而固者也此所謂諒貞而固者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樂正子强乎即今所謂有力量也
好善足乎
言此便足以治國耶
夫苟好善云云　告之以善
由是以天下之善而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綽綽有餘裕哉而况
魯國乎○若對下文國欲治可得乎則此一條只是說獨弟事
優於天下一句意乃是申那一條意連而說魯國乎○今當改
云夫苟好善云云　告之以善善見綏義咸集衆務畢舉國其有
不治乎

果仲求謂好善則天下之凡有强勇智慮多聞識者皆
[illegible]之人求而至此三者當世之所尚未聞其為善于與樂
之所尚也且彼所謂强勇智慮多聞識自與孟子不同道
夫苟不好善節
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予既以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
然也○言其人訑訑然吾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云所去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
仕者亦有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
迎之致敬迎字迎接也非出迎也

此章所重在言將行其言也故以為見行可之仕而先之以迎
之致敬以有禮者序事之法先[illegible]而後及言議也言將行其
言也其言行則其道行矣○迎之致敬以有禮敬在心而禮[illegible]
文下文以禮貌未衰言弗行也[illegible]之可見所重在言將行其
言也
首段[illegible]當云迎之致敬以有禮故君子之所樂就者然不
特此言為又將行其言也此乃君子之所樂就者故就之蓋[illegible]
節雖均之為君子所樂就但所重則在於將行其言若禮貌雖
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矣○言將行其言也將云者以其未仕
也俟言就○凡言去者有就而後有去也故上云將行其言下
不云將只云言弗行也○言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

道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條
公仰視蜚鴈而去言孔子既以禮貌衰而去則其所之所以仕
衛者以迎之致敬有禮也故曰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
靈公是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
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是何故有此困窮豈為其君
不我以耳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正為此也
以此觀之可見實峯所謂欲去而不能去者為得其實矣故下
文曰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行其道與
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首明德也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

之道新民也吾行其新民之道彼以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舜
之道也彼以湯武之事望我吾行湯武之事也此是行其道者
從其言只是為彼因事納誨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
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大字最分
明○此末一段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其中矣然亦
只是暫時之就終須去耳○所謂公養之仕斷是位卑祿薄抱
關擊柝者何則其君大者不能行其道其次不能從其言至使
飢餓於其土地欲去而不得去則非為貧而仕而何哉此所當
辨○大抵緣未至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是一意其曰
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又是一意言不至於甚窮亦不
受然雖受亦不多受也

其始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此正也其次迎之致敬以
有禮則就之不得已也其下周之亦可受也又不得已也○朱
子小註一說謂三段話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
在所擇矣
又曰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
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
哉蓋舉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苟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
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按前篇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
之則膠鬲為紂之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

則又似一人從側微而起者豈紂無道去賢或賢者自去之膠
鬲於是乎復隱販鬻而文王舉用之耶、
或曰彼既為紂所任雖去何能俛首於販鬻間耶蓋二人也曰范
蠡曾為越臣矣終去之五湖而為大賈稱鴟夷子皮又按國語
曰膠鬲與妲己比而亡商則本是一人先事紂後事周亦如伊
尹之就桀就湯也國語註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
亡殷則實一人也國語之言未必可信而其為一人則可知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條
此條總是言雖上智之人於天下之事一一經涉過方得若身
處順境則無由經涉天下許多事務曲折而所就亦小矣故引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今讀者多只體貼若要熟熟字

韓一韓

問餓，自家相便習也濟寧陳氏註可取○餓其體膚不言餓
其腑臟而云體膚者人受餓則體膚消削其歸困在體膚也○
空乏其身總括上苦勞餓三句再說無去處乎其身字實包得
心志筋骨體膚若以窮乏不遂解又犯了下句行拂亂其所為
故定從包上三句為是
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材也或謂只動心忍
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才一腳未過也○不必如新安陳以
苦心志為所以動心勞餓空乏為所以忍性勞餓空乏獨不能
生善念乎苦心志獨不能忍嗜欲淡滋味乎
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與下篇口之於味也四肢之
於安逸也性也同然雖指氣稟食色言終不與告子同告子指

氣稟之食色而卽是性善孟子此言卽指其氣稟食色之性也氣稟之
性猶性在氣稟中有昏明厚薄之不同以食色言有輕者有重
者此便係於氣而言也
孟子深闢食色性也之說而動心忍性之性仍是食色之類深
斥百里奚自鬻之說而又謂百里奚舉於市其辨云何曰性雖
指氣稟食色然形色天性也氣稟食色中固自有性在百里奚
為人養牛莊周與范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辨但無干穆公之事
耳○氣稟食色是兩件如子路之勇子張之辟是氣稟之性齊
王之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性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者蓋此數人者雖皆上智之資然其得
於世故之閱歷世味之備嘗者甚多若以其天資之美則猶未

足以勝大任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
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其改過得之已徵色發聲而後喻者其改
過得之人雖均之為中人然又畧有高下之說一則以不能謹
於平日之一則以不能灼於幾微言不必論高下但小註頗乖
似當從前說○人恒過卽下文註所謂不能謹於平日不能燭
於幾微也　此一行他本遺漏
入則無法家拂士
法家之法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麥之汲黯吳之張昭漢之
魏徵宋璟其庶幾乎世臣二字說法家二字也楊震四世五公
皆巨人也其法家乎乃人君所嚴憚者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

士比法家次之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疎尊卑之辨
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則有戒伸之稷防楚有伍子胥之
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生死二字居對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齊桓
於敵歎傳說舉於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字貼
生字亡字貼死字充有意○
不可如新安陳氏所分貼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遂節都
有當味入則無法家拂士一節大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專
為死於安樂者非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 章

予不屑之教誨者不教之教也

重刊紫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四終

苦春共十五卷

重刊紫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五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閩始　吳同春　校刻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章

心體之所以如此其大者蓋天體物而不遺其精神之全付於
人而為心故心之神明上徹蒼穹下入黃泉中貫萬物其於天
下之理無所不具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應乃與天同其大也是
則非惟性出於天心亦出於天也
所謂盡心者蓋此心本來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該須是
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欠闕方是盡心如今人有箇心只是
不曾使得他盡只恁他隨簡由來了○心體之所以為大者本
以其悉有眾理而又以應萬事也若不能盡窮得許多道理則
心體為有蔽而無以充其所以為大者矣○萬理雖具於吾心
然必一一窮之此理方實得諸己而心體之全者方無不盡○
盡處無工夫拳全體盡字大知是零星朱子云盡字輕知字重
朱子云　○知性知天是一時事盡心卻稍後○盡心盡性之
事業是做工夫之謂蓋言工而工夫已到至此方盡得耳中庸
言盡性孟子言盡心是也又曰盡心者知之至也盡性者行之
極也卻是工夫到頭處
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

工愚謂積累用工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者本文知性字亦是收
成工者說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其能窮夫理
而無不知者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必知其性然後能盡其心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語意猶云不知其性則已既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如云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非知性之外又知天也或以性
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以然者殆未察也此處不必依論
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盖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
未有知性而遠天者㮣說着理便究到所以然處○此天字亶
在理上天者性之本體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知性知天
或曰知性是知其所當然又知其所以然乃物格知致之事至

於天則理之所從出者也非惟所當然者從此出所以然者亦
從此出也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則以所以然者屬諸天而對
那所當然者為兩項大學所謂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
皆是也惟此處知性之外別出天字似不盡同愚謂不然論文
字則知性之外別出天字論道理則知性之外再無知天工夫
故曰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分明謂不外是如何
又於知性別求知天耶前說㮣㮣似是而非亦足惑人其論語
大學之說貫通為世而無礙貫諸經而無不同○讀此一條可
以見天命之謂性而性非心外物矣
註心者人之神明○心是活物大凡說心處都是指活者此心
字指其活者言所謂虛靈知覺者也故曰人之神明若夫胸中

心者性之郛廓亦謂性不出乎此有似乎性
郛廓耳亦非謂方寸地當郛廓也故張子曰云云
方寸中所見神明之會耳非神明也神明方能具衆理應萬事
非得說然方寸地能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其曰心者性之郛廓
也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本神明本是人一身之
神明而一身之神明悉萃此箇中故手有手的神明足有足的
神明耳目有耳目的神明以至一毛一髮莫不各有神明云云
只是那精明處是神明畢萃於此箇中故手持足行而所以持
所以行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目視耳聽而所以視所
以聽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愚竊見朱子於張子
註下云聰明聽視作為運用都是如此○又按如戶部十三司華
作一處而有以主管天下十三布政司之錢穀出納也故曰心
者人之神明人以其身言也而論語註亦曰盡通神明之神明

豈不通○身而言○朱子解心字則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解知字則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
理而宰萬事者也由是而知心之所以為心者只是這一箇虛
靈知覺而已而心為活物尤信具衆理與下文性則心之所具
之理相應○具衆理應萬事着重在內外上不重在動靜上但
理之具則靜時已具了謂之應則為動矣然須看所以二字方
見重內外意
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天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人之
仁義禮智由天之元亨利貞而出○理曰衆理事曰萬事盡事
尤多也理則仁義禮智四者亦足以該括其餘矣○或曰一心
具萬理理則物物皆有惡性字不已是吾一己之性殊不知萬

必皆備於我此性字實該得了故曰養其性知其性其字好看至天則只曰知天矣○心性二字最好玩味觀草木可以見心觀鳥魚可以見性草木非無性鳥魚非無心而云然者蓋心是活物有生生之意性猶云理如此看者欲人易體認耳

存其心養其性一節

存謂操而不舍只是心不放使常為吾身之主無動靜皆養性就應事接物言性者仁義禮智信也養其性只是於應接間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當禮而禮當智而智當信而信事事循理而不逆以害之便是養性然盡心知性則知性在先存心養性則養性在後故孟子於上文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於此則先曰存其心而後曰養其性而朱子所謂存得父子之心方養

得仁之性者為此非以解本文謂孟子亦如此否也且小註二盡字又與語類所載循說合而今說皆雖從○據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性也而靜當有以存養之則養性亦須兼動靜二說如此則仁心自該得了只從前說為當但應事接物各得其理則於性為順而不害矣蓋此處存心養性對說便當有着落中庸章章存養以對動時說故自不同

存心兼動靜故養性亦兼動靜但養性於動上工夫居多故曰事事順理若喜怒哀樂之未發時固亦須有養也故曰息有養瞬有存若論靜時存心則實該得養性為全未有事也或問程子曰雖嘿而存若未接物如何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可見靜時存心可該養性矣但孟子此處則當兼動靜說也

存其心養其性存養二字本該動靜朱子解中庸所謂存養省察之要者借此存養二字用也但以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偏就靜時工夫而存養二字未為誤用也蓋朱子當時偏求諸經無他字可用於靜時工夫者故借用此者孟子存養二字本意皆察已該其中朱子故所悉也今人不說善說箇存得父子之心便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便養得義之性者蓋自其旨畢業時滿箇存養省察字使以存養二字為主靜言耶以後來註腳中存養字未契勘孟子本文存養字此其所以誤也○看此章未余主靜時存養則後註所謂僅至害者不猶有缺乎不知此章孟子是論聖學之全徹頭徹尾者豈容有偏而不舉之處哉

所以事天也蓋心也性也皆天之所與我者天之與我以心者所以為吾一身之主使有以酬酢萬變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吾而放之則逆天矣故存心所以事天天之與我以性者正使吾之一動一靜事事物物皆循是以行不至於冥行而妄作者也吾而戕之則逆天矣故養性所以事天○語類亦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臣義不能便逆天矣

殀壽不貳一節

脩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殀壽字言此二句要相連說得脩身方是不可以知行二意分界且上文存心即存其所盡之心養性即養其所知之性皆非界然二項也不貳者知天之至此知天

便該盡心知性猶下句事天該存心養性○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二條相連說細分之則一爲知天之至一爲事天以終身事盖所以立命處全在脩身以俟之然非殀壽不貳則亦不能脩身以俟之也故曰知有不盡固不知其所以爲仁也○殀壽不貳所以爲知天之至者盖非於性分上見得十分透徹則於殀壽之際安能不爲之動夫惟知其在我者所當知而於其不在我者則付之有命而畧不以介懐此所以爲知天之至○世人多有明理而貳於命者今也盡心知性而知天以至於殀壽亦不貳非知天之至而何○知天而不以殀壽二其心者卽只其智不襮其身之意○脩身以俟之脩身只謂存心養性脩身以俟死則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故曰事天以終身也○

殀壽不貳聖賢真是見得到縱貳之又貳竟何益爲哉惟養氣以俟之耳

理無不在夭壽亦理之所在也窮理而至於夭壽不貳則理盡窮矣故曰知天之至也脩身以俟之卽是存心養性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此是甚等田地○立者不壞之意謂有以植立乎正命也立命者立正命也朱子小註亦云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爲害之若桎梏而死便是人爲害之也

總是一箇吉凶禍福但非由己致者都是正命其由己有以致之者則非正命也故曰立命之命與莫非命也之命字同亦斷勿以爲兼理氣者此也正命兼理氣非正命氣也不是正經理便全無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處便是理非指吉凶禍福爲理也

還是氣理則在其中○若參下章觀之則立命之命皆以氣言是與朱子小註莫非命也合曰朱子又斷曰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猶說也

又說所以立命也命字應上文二天字蓋天乃理之所從以出者卽元亨利貞是也事天卽是事乎此也所從出於天而在我者卽命也蓋一則曰知天一則曰事天此則言天之所賦三段所歸一也然則此命字以理言矣下章意與此同獨命字義與此異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此是知行之至也蓋窮理而至於夭壽不貳則理之窮者無所不至也力行而至於脩身以俟死則行之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人道已盡而天之所付畀於我

者無一不全而歸之矣人之能事畢矣故曰所以立命也此節非謂窮理只是窮夭壽之理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夭壽最是大事而人之所難踏然者今旣於此判斷得過則何理之不窮何行之不備此乃孟子立言之意也其意中所含全在這其理發其事而各至其極也然則以立命爲與下章莫非命字相同是主氣言者亦泥於夭壽之義而失其精意所在耳斷無有理不被都又謂下章命字以氣言此章命字兼理與氣言亦可謂無主張而爲騎墻之術矣此定說也○所以立命也爲全其得也蓋此節命是得之有生之初者今則保護得完全無或玷缺而命爲有立矣故朱子小註兩曰正命以其卽元亨利貞之理也○此章三段卽中庸之知仁勇也勇者覈於知仁而遂其成

功也。未爲聖人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大註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天者
理之本體也故下句云自稟受言自存諸人言存諸人是以稟
受以後時言也○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正字
實所謂天道者也天以渾淪統體而言也道則天之道氣化即
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陰陽五行本只是氣而理即
在焉故曰天道也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的物事實上見
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
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
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
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

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此說最明故詳抄之
大虛即太極之謂虛者不襍於氣之名形而下者謂之氣則皆
是實物惟理則虛周子所以有無極之說謂太極者以其統乎
二氣五行萬象而莫與對爲者也即是太虛以其不雜乎氣者
也○太虛者無極之真也氣化者二五之精也○由太虛有天
之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
太虛朱子謂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何謂也按
朱子又引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一理而言由氣化
有道之名氣化有生長消息底即有物矣故有道之名既已成
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理必有所盛貯故又
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是那氣之虛明底聰明視聽作

神明 一本神州

爲運用皆是有知覺方便自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
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太虛一說以其無
聲無臭而謂之太虛一說其未有物而謂之太虛者來後說不
是夫未有物之前固是此太虛既有物之後亦是此太虛豈以
解天字所由名安得指未有物者而名之○此太虛以理言非
氣亦有以形器言者如張南軒云使大丘能佐晉室克復神明
一正天下動烈如此亦浮雲之過太虛耳是以太虛當大空○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是大虛以理言不
以形氣言也此說乃合張朱之意
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
也愚嘗疑張子分天與道而言未爲精確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者成之者性是理載於形氣中也專是理
不謂之性專是形氣亦不謂之性也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知覺吾之靈處然其所知覺者乃理
也此人之神明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合性與知覺
有心之名此心字是純好字即本文之存心盡心也此章小註以
爲熟道心者未得其旨
雲峯又謂流蕩不法四字說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愚見流蕩
與有養相反不法與術字相反清竊謂看非智而不仁則止是
放逸爲非耳今既有知天之智而乃不能踐其事則其流於異
端之歸亦無疑者
東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莫非命也非是說正命與非正命意方是析吉凶禍福等言者
子所言固不可謂非正命者以為命也○集註云皆天所命字
字並貼莫非字謂或小或大或禍或福皆命也○吉凶禍福何
別曰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但吉凶禍福之出於天者皆
正命也其曰非正命者自人為所致言之其曰順受其正者對
桎梏而死者言之來于小註所謂莫非命也一句是活絡言者
非是乃未定之說也○大註人物之生物字人多作帶人字說
看來自天命言之不但人有命物亦有命故天命之性兼性之
道朱子亦兼物也但下文云云則都就人言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立乎巖墻之下非脩身以俟死者也此一句與順受其正一句

互相發也○知命者謂曉得正命者必不肯行險也此句緊要
㴠着壓殺在其中下句方分正不正而脫以盡此意○巖墻爲
危之地也○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巖墻之下也其以巖墻而
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不可專泥此也須會其意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死字重與下句同右重盡其道則當安順受其正矣此本理無
妨但於文勢句法亦當有別
問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言中人上下道未盡而亦未至於害
者亦得為正命否曰所謂盡其道者舉其的耳其實必皆至如聖
人之盡道然後為正命哉但考終命而不以桎梏死皆其類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足械也梏手械也○味大註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是得桎
梏死者非正命命則皆正命非天行於人者又何嘗不正之命
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非天所命也若之後所定者命也
左宣公四年初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也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又昭公二十八年
初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
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以此推之
則桎梏死者亦非命歟但恨其不能變化氣質耳又按相大子
鄉孤佐功生此其東府自詳視之使曰當以此貌容貌異常必
夜啼以家欲不舉文常異救之而果然又最慘○莫非命也此
即正命也天所命者也桎梏死者非天之所命也故曰非正命

然則以此非正命之命字則上文三命字俱同也
此非大小吉凶夫人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莫非命也但要順
受其正者可夫惟當順受其正命耳故知正命者不立乎巖墻
之下然果何如而為正命又何如而為非正命盡其道而死
則其死為正命其桎梏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
塲屋若出全題於順受其正處且未宜說出脩身以俟死盖犯
了下文盡其道而死者一句盖子本文是於此句解出順受其
正意○此章與上章盖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盖
云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如此方為盡其道而死
者正命也若夫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而上章末句未盡之意於
此昭然而無餘蘊矣

上章大註亦曰夭壽命之短長二曰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
以人爲害之三命字分明不同又安得以下章之命字爲承上
章立命字耶蓋下章命字以氣言與命之短長字正同上章命
字以理言故曰全其天之所賦也此二命字既分則下章承上
章末句未盡之意者亦自了然而不在於命字之間矣
語類曰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禀之惡氣
有以致之也此說雖與孟子旨然亦論性不論氣不備之意也
又曰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
這是於聖賢分上也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便以順感而此以
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矣○大註言犯罪而死與立巖墻之
下者同不必互相對看此意只見得都是自取而非正命耳或

者因此遂謂自知命者以下皆是反覆明首一句意非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章
上三句虛說下句方指出言惟其在我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
有益於得也
求則得舍則失謂得失係於求與不求是求有益於得也所謂
求有益於得者謂求本欲其得也求則得之則是所求有益於
得矣不然者無益於得也○是求有益於得也承上句言一意
也大凡求者皆欲得得則有益矣不得則求而無益矣故曰是
求有益於得是求無益於得也○以求則得之與出箇舍則失
之既以求而得則不求便失矣但在我者說出求則得舍則失
若在外者只說得求之不得難說舍則不失故孟子於此便發

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而不及舍與失字此見聖賢文字說
話只是順理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仁義禮智四字已盡乎萬
物矣而必曰凡性之所有者以貼在我者之意也或乃謂偏及
一事一物一動一靜之理又謂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是悉
謂禮之一字已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一事一物一動一靜
云者孰有出於四者之外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條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兩句雖平意自相連求之有道不可以非
道苟求也然雖求之亦未可必得也得之則有命如此說方不
礙求無益於得一句請問以道求之如何既是求尚安得爲道

曰揔是言不可求求則爲妄矣
求之有道問以道而求者如何曰如學而求師友而求賢人君
之求賢才之類此非妄求也乃有道之求也但是以道求即是
求在我者但是求在外者即是妄求○或曰外物盖如珠金玉
之類又如諸侯之爭土地齊宣王之求所大欲亦外物也曰齊
宣王之求所大欲只是寫貴珠玉土地又只富貴更無他也○
此言在外者不可妄求縱求亦不能必得方見是求無益於得
二箇當者得相呼應言在我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得
在外者求有道得有命而求無益於得如此然則人盡亦求其
在我者而乃求在外者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註若以一言蔽之本然也未然二字若見得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吾性分之內一一皆實而無一之或欠
也所謂具衆理者也此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皆具於吾心反身
而誠即中庸所謂則亦天之道者也
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
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
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禮智
二者亦然
朱子嘗謂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即其所以生
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所以人之爲物於
天地之間最爲得其正且通而靈於萬物故能收萬物之色
四書○引　下五十五卷　十四
其視無所不明耳能收萬物之聲其聽無所不聰鼻能收萬物
之臭於臭無所不達口能收萬物之味於味無所不斷不但父
子君臣之屬其理無所不備而已鳥獸亦可以參觀而旁證也
只以人之舌端觀之萬物之音無所不轉者鳥獸之屬牛馬雖
大物亦不能變者惟猩猩鸚鵡能人言之一二○人之聲無
所不達可見人於萬物中得氣最全蓋聲生於氣氣無不全故
其聲亦無所不全猩猩鸚鵡只是能言其一二彷彿而已又人
之巧者雖鳥獸之聲亦能傳擬得出如孟嘗君之客能爲雞鳴
犬吠之類柳子厚說有能爲百獸之音者如晉武寧王駿舉兵討
太子衛至洛陽而疾篤類娛代爲胡笳夕哭臨如出一人外人莫
能辨亦善爲聲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註解誠字無好好色惡惡臭言者蓋本然之理有善而無惡其
反身不誠者惡累之也故强惡如惡惡臭則惡實無諸己好善
如好好色則善實有諸己而向之備於我者不失矣○反身而
誠認是無私意蓋照本然之理行○慊於己心之謂樂如反身
不誠則有不自安者矣如何樂所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是指反身而誠時說不是反身
而誠了然後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也○註雖用大學惡惡
臭好好色但大學是學者之事利仁者也此意是聖人之事安
仁者也反身亦輕說
一說行之不待勉强是正說反身而誠處無不利字方入樂字
四書○引　下五十五卷　十五
意樂非在外也○小註利順也此說通蓋順順適也順於也非
只是不待勉强之意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推己及人亦只說父子君臣事物細微上說即中庸所謂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
能云云即大學所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云云也
推己及人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不異乎己則即以
己之心推之以及於人也此乃勉强之爲故曰强恕也如吾心
固欲子之孝也吾父獨不欲孝乎吾心固欲臣之敬也吾君獨
不欲敬乎是爲推吾之欲孝敬者以孝吾父而敬吾君焉欲其
弟之弟者吾心也亦吾兄之心也欲其友之先施者吾心也亦

吾未之能也子爲推吾之所欲於弟友者以弟吾兄而先施吾
朋友焉如是則雖未至於純乎天理而絶無人欲之境然私由
是而可勝矣理由是而可得矣其於求仁不亦近乎○强恕未
便得爲仁於求仁爲近也
求仁莫近焉不曰求誠莫近者不能反身而誠私意隔之也隔
於私意卽是不仁蓋仁者無私之謂也雖强去其私意謂之恕
恕則近仁仁恕二字於學者爲切耳其實反身而誠則仁矣仁
則誠矣〃不可謂心公理得了於仁則爲近須看註上文庶幾
二字反身而誠者夫子之一貫也强恕而行者曾子所謂忠恕
也
心公理得[illegible]則是由能有誠而萬物之備於我者亦不失矣心

則吾心公則萬物之理也○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
純字○反身而誠誠者也强恕而行誠之之方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此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蓋但知徇其迹而不能究其理也
行者據成迹而行耳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飮食也如
父坐而子立彼見父亦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
知子之立而父之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
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元首臣固當拜而君固
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也如是而行之未之則習也旣習矣
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不能識其所以然如父之坐
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亦出於天命之性自然而然
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其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
於矯僞也亦出於天性之眞自然而然而有莫覺其然者也
不能明其所當然非謂父不知當慈子不知當孝也若是則只
用知一箇字便了蓋父之慈子之孝內面有許多節目凡在所
當然者皆其所當知也旣不能悉知其所當然則其所行者特
皮膚而已耳然已知其所當然而猶未能察其所以然則其所
知者亦糟粕而已耳○著字察字俱重故曰著者知之明察者
識之精行之者非全不知其當然也未至於明也察則又加詳
矣知所當然是夫正大高明之域也知所以然深入夫精微之
蘊也
行之而不知其所當然固爲不知道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則僅知其所當然亦均爲未知道蓋道有當然之則使有所以
然之故故知性則知天矣今旣不識其所以然則雖知其當然
亦皮膚而已故孫之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字察
字不是着力字故大註所以終身之所以字不可深說○本文
衆也二字重
輔氏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是理愚以爲不然蓋曰行曰習者
其事也曰知其所當然識其所以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卽
其事也不知其道卽謂理也○下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此其
所以知道者鮮也○夫道有當然必有其所以然所以然卽是
所當然之故也若不識其所以然究竟亦未知其所當然也故
集以爲不知道○只是學而不思則罔習其事而不求諸心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人不可以無恥夫無恥最可恥也或不知恥則恥終不可靈矣
惟能以無恥爲恥則終身無復有恥矣夫終身無恥由於一恥
之力如此然則人其可以無恥乎本文四箇恥字畢竟皆同只
管相因下來惟下一箇恥字依耶存說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
無可恥也皆以心言故恥字從心○人不可以無恥而恥莫大
於無恥者能以無恥爲恥則終無可恥矣此最爲人之憂之
切者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此章與上章正相發也蓋爲機變之巧者之所謂無恥而可恥
者也今乃不以爲恥則何若人之有何能若此而恥則無恥
四書叢引 下孟十五卷 十八
矣故曰相發也
恥之於人大矣彼爲機變之巧者可恥也而無所用恥焉則是
不恥不若人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所謂失之則入於禽獸
也交是則所謂存之則進於聖賢矣是恥之於人大矣○機械
變詐指奸心詭行而言機即機心之機械亦機械非指實說有
箇機械云云 也孟子當時蓋指儀秦孫吳之徒○爲機變之巧
者機字巧字最好玩味朝事胡氏曰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
一箇巧字○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者蓋恥者人所固有
獨彼自不用其恥耳○有恥之人自不屑爲機變之巧所存者
必正大之心所行者必正人之事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爲矣何若人

有○爲機變之巧者病在自以爲得計上終爲禽獸之歸無望
聖賢之域矣所謂何若人有正指此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章
古之賢王指堯舜湯武古之賢士蓋指伊呂之徒好善者好人
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者樂己之道也忘人之勢
謂君之勢也何獨不然噫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致敬
以心言盡禮以禮貌儀物言有內外之別○賢王好人之善而
忘己之勢賢士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在賢王則曰好善在
賢士則曰樂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善在於人而好之
道在我則樂之亦有不相者如尊德樂道云○賢王曰古賢士
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
四書叢引 下孟十五卷 十九
觀此章要識孟子主意蓋主意在大注云云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夫遊說者往往以人知
之不知而欣戚友之進而言德諫行人知之也亦囂囂然而無以
爲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囂囂然而無以爲戚此兩句源
頭便是自尊德樂義來句踐未審問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
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德謂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之類得
於己者義謂所守之正尊就進退取與之不苟處言尊德樂義
無窮達言
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此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
所謂不慕乎人爵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有無欲也自得即內

寔無欲卽外輕此所謂尊貴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故士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尊德樂義也
窮不失義義字兼德達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
知不知意然不可說指人不知爲窮知爲達也蓋此又說開來
看士字可見○窮不失義惟知有義不知有窮也達不離道惟
知有道不知有達也
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
處說故曰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士之尊德樂義就窮
達上見得故曰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二說見於行事字

不必泥總是實意新安謂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此說
未安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
蒙引士得己民不失望下一條又云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
之實也以本文古之人三字見得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條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不徒曰名之顯著而又曰名實者名與實
俱也
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者言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
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己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
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則又指實而言也○按此章之言知

識而可以與語此亦皆修遊之中之近乎者矣○此章言內
重而外輕須尚尊貴尊德樂義意已含在內則無往而不善指士
得己及民不失望云　云不可以內重爲尊德樂義以外輕爲囂
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章
當時受業遊化是故蒙諸江漢俗美皆待文王而興者獨言文
王者正以南門之化盛也○豪傑之士朱子既解明蓋豪傑有過
人之才智者也又曰惟上知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言盡見在言
必兼有過人之才智乃所以而言則是專上知之資無物欲之
蔽也雖無文王猶興爲仁由己也故大註推言降衷秉彝人所
同得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然則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者未可全非矣可見論性不論氣不備而孟
子曰氣質之性亦學見於此也文王而能興則性之本善者終
不容相崇否者之言未必及此故孟子深非之
此以凡人當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附之以韓魏之家此言常人之情性性爲富貴所動而不能付
欿也感嘆之詞
附益也加也言以加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其器識之過
人也遠而其過人處在內在而不是就指此處爲過人故尹氏
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惟有過人之識者能之
有韓魏之家而其自視欿然其所歉者固有在也求之古聖

之有天下而不與孔子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亦是此道理
如其自視歉然其中必自更有所樂者此不易之理也蓋過人
之遠更無疑○過人之識所趣在德業也○附之以韓魏之家
而自視歉然則算數所樂亦能不該其樂矣據是以深觀外
物○附益也非是舒富而又益之也止是言以此加之也 一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章

按朱子謂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可得然後殺
之以安衆而厲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此正所
謂吾求所以生之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者
一說以速遠使民勞者此人也遠者亦此人也以生道殺民則死
者不可復生然是殺者在此人而生者非此人也但所殺者寡

所生者衆是殺之實以生道殺之其生道歸於衆也固不必同
又有說在後○一說如與兵伐罪豈不是欲生斯人然鋒刃之
下不免有死者雖殺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死歟何怨
之有此二句即孔子蓋傳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不必謂死此人以生衆人也
以佚道使民謂勞之之內有佚之之道也以生道殺民謂殺之
之內有生之之道也殺以除害去惡之類實之若朱子小註謂
有與罪當死云者似別一說孟子此二句即孔子所謂悅以使
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小註之意不合也○除害
去惡亦有分如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只說得除
害非去惡也如舜之於苗禹之於有扈湯武之於桀紂文王之於

故知 當作故知
豐氏 一本曹氏

崇密則去惡也通書除害亦可但此對去惡言則有辨若止一
二惡人之孤立無黨援者有取而置之法耳何用殺人而後可
除之哉如此去惡是興師動衆以去之者也此與朱子小註不
合
或曰二說但不可廢其義如彼如抑洪水驅猛獸伐桀紂之類
除害也固是以生道殺人朱子所謂彼有惡罪當死而殺之者
去惡也亦是以生道殺人故下章曰殺之而不怨而豐氏註曰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新安陳氏以為承上章生
道殺民之意可見與說為意足而無妨如下章殺之而不怨只
依此章正意說亦好且孟子論王道所該甚廣固不容有
道也

舊說觀大註本欲佚之本欲生之本欲字以心言也而乃至於
勞民殺之者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以事言也忠本欲佚之乃
不得已而使之是謂以佚道使民其屬民也民亦諒其心而不
知怨矣心本欲生之乃不得已而殺之是謂以生道殺民雖死
者亦諒其心不怨其殺之矣如此說似合大註及輔氏註且於
本文道字爲切若朱子小註蓋亦一說也依大註及輔氏註為
長若一依朱子小註則只是使民而非以佚道使民只是殺民
而非以生道殺民而大註稱殺衆屋之類除害去惡之類字無
用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章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驩虞屬民有所造為屬霸者有所

造為而然即所謂小補者也○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
得王霸者之氣象○盖王者即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愁
正下文殺之而不怨三句直理便是過化存神與天地同流處
殺之而不怨三句
此所謂皥皥如也而王道之大於此可見故繼以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云云○民日遷善有日進於善之意遷字義亦有進意
所謂黎民敏德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
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謂不必久居其地而訓化之也是
猶有聲音貌之及也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謂誠於此動於彼
所謂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莫測其端倪也此依朱子小註

分說
所過者化亦自上文言自殺之言則民不犯于有司矣自利之
言則耕食鑿飲不知帝力矣自遷善言則王道平平無作好惡
者矣至於存神則不外此○殺之而不怨云云個是過化其所
以然處便是存神其以舜孔子事來貼解者只要二句意義出
耳若說書須貫上文觀大註兩如字
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不怨不
庸以後的事只說不怨不庸上貫王道之大如此盖王道只是
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
存神只是至誠在中耳過化則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者也

器不苦窳○謂衆人化之所陶之器皆不苦窳也○如舜之耕
歷山云云非舜只是過化孔子只是存神也成文之類乎過
化與存神者耳綏斯來動斯和亦只是過化但其所以然
處則存神也過化必本於存神存神未有不過化者天地之神
化亦不可分為二聖人之窮神知化亦非判然為二○存神者
過化之根有化便有神過化便存神故並舉並言孔子之立斯
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存神意全在斯字上要其實則立行
動和都是過化處與田者遜畔器不苦窳二也但據見文而言
重在斯字上耳以此足見存神過化非判然為二矣
夫君子所過者化豈曰小補之哉只是君子周而不比道理之
所充也先儒謂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枯槔之夏

畦也又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被
聖人之仁而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小者有功之可議也被聖人
之仁而不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大者　無迹之可尋也此說亦
善論王道矣
大註德業之盛德貼存神業貼過化
舉一世而甄陶之○正韻甄陶也又甄作瓦之人○大凡仁恩
之出於無心自然者使彼得慶彼得慶便有不知歸功道理若
出於有意則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所以殺之而不怨三
句有上下與天地同流氣象也
盡心知性一章可以見孟子之本領王者之民皥皥如也一章
可以見孟子之設施命世大賢豈偶然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仁言[illegible]仁聲者[illegible]政謂法
度禁令也 教謂道德齊禮 或者又欲以仁言仁聲入
之可敬也○仁言發於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
誠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
得效之小大言卽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
一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

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
無可遺得民心處但民愛之與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

問言家引　下五十五條　二十六

民畏之固不足以說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有恒
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意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

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
得民心不止愛其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
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況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
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爲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
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爲
大謀故朱子於論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爲終始不可偏廢
六
且仁言亦豈君子之所免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壯長也○上謂良知良能二字下
文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只有知字何偏也曰連愛敬二字說
有良能在○大註之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而輔氏陳氏
皆偏說似亦無害但此章專是主親親敬長立說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末節重在仁義字上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親親仁也謂是仁
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不可謂親親敬長仁義之發也親親敬
長所以爲仁義者以其達之天下也○仁義天下之公理也此
親親敬長之所以爲仁義也○但是良知良能自然達之天下
一說達是推而達之推字恐不然舉而措之也故曰達之○

問言家引　下五十五條　二十七

達之天下達之猶言達乎也潛室謂與中庸達德達字同此說
近當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illegible]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而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
幾希蓋舜雖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終是與深山之野人自有不
同處故幾希二字自有斟酌在此○此句大意是說他無異
於野人處下文以及其二字轉過方說異人處○上言無以大
異於人下言其有以大異於人沛然莫之能禦深山之野人亦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illegible]如[illegible]
不是[illegible]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illegible]所聞所見都是他[illegible]物

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之順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
也非人之決也○聞一善言便躍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
行便躍然悅慕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沛然莫之禦而急
疾之說聞之了又急疾之如何其應甚速不必說見諸行事意
在對感字說彼感而我應如此其速而見諸行事意亦在其中
矣且看下文無所不通字方知只是據一時感應如孔子六十
而耳順聲入心通也
一說所謂其應甚速非止聲入心通而與意會而已分明是禦
取諸人以為善也味沛然莫之能禦也意斷斷乎其然也○如
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不見諸行事也故此寅
禦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惟

至明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然至虛則自至明
至明則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萬理畢具則一有感觸自然其應
甚速而無所不通也朱子立字之術意有在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大註為不可勝用入在如此而已矣對行章則其行之不待勉
强而無不利矣無不利亦入在無欲其大焉○集氏以為無為其
所不為者說躬行說志士勵行守之於內也新安亦然○無為
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便是心所之法所謂性分之內萬理
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亦此類也夫○集註所謂義不可勝
用者不可以對仁而言此章偏言之義也無為無欲字內四德
俱有本文只如此而已矣未必專為義發本氏以其切於所

謂羞惡之心義不可勝用者故特用其字而亦未純用其意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人之有德慧術智恒在疢疾中來○存訓在非心存也德慧
德之慧德字應慧特其一端如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禮德
之節也信德之實也○術智者術之智術字亦應術之智猶言
術之巧也術本正○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術此
下集孤臣孽子以證其實○慧者其見之敏有以灼於事之未
然智者其見之明有以鑒其理之當然所謂方以智也智藏往
也○德慧者有以灼事機於未然術智者有以善事理之當然
德之將明無不照也術之智處無不宜也
獨孤臣孽子條

操心慮患有內外意德慧術智亦如此德就心說術就處事之
才說同是建貴○操心危則專一而不敢肆慮患深則精審而
不敢忽故於事能達也○若安處順境者其心多漫然與人情
世故不甚相入而能有德慧術智者鮮矣
獨孤臣孽子孤臣如賈誼出為長沙王傅而所學益進世故
益熟故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孽子如
晉文公為公子出亡在外久之而歸遂霸諸侯其王室楚王曰
晉侯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信
乎其操心危慮患深而後達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有事君人者以下一句便言事君人之為人下放此

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
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言其務為容悅於君不復顧道
理也所謂事君無義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容與悅雖在
君而其為容為悅者則在臣也○為容者長君之惡也為悅者
逢君之惡也俱是賊其君者也故不復較其罪之大小
有安社稷臣者
事君人者其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其君悅安社稷臣者其
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社稷安故註曰大臣之計安社稷如
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為容悅猶云取容悅
悅屬君○以安社稷為悅此為悅字足承上句為容悅字故大
註云猶小人之務悅其君不必說安社稷為悅亦不必說自家

心中以此為悅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
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猶蘇子云歐陽公天人也意謂其所
造非人世之人其天人乎○天民二字最有意味凡民皆天所
生本皆天民然天所賦於我者有虧則是自暌違乎天而不得
為天民矣惟其全盡天理始得為天民而與凡民不同程子亦
謂天民為能踐形○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其所抱負者
太不肯小用其道以徇人也○張子曰如伊呂之徒且指其耕
莘釣渭之時故註云民者無位之稱又小註陳氏曰此天民主
其不輕出而言天民未出大人已出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作聖人說與易繫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之大人說故朱子註
亦以聖人代之○正己無工夫○孟子此章論人品迥指為人
臣者言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夫天下皆知王天下之樂也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獨不與
焉孟子三樂次第分明是一樂為重於二樂二樂為重於三樂
蓋一樂為親二樂為己三樂為人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
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父母俱存則得
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無故亦多端或夭死或患
難或相違或不善或不肯皆其故也如司馬牛有兄弟然憂其

為亂則有故矣
孟子論大道以仁義為本論仁義以事親從兄為實今此論三
樂又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之首然後及於成己之仁成物
之智者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是蓋一本之理貫行之
源也觀南軒先生所以論孟大旨者則此一樂且居二樂三樂
之先焉天德王道皆基於孝弟此下闕二樂一節查原本無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無有學力則教育字未見
分曉○英才謂才之英者○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謂教之
以克己工夫而教至於樂之境也○教與養不同概教之又養

之傳其成也
孔子有教無類而孟子必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
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賴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
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
思其次而孟子之道竟不得其傳則樂得英才之願亦乖矣
此三樂皆極人間之至難者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章
孟子曰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
存焉君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
之矣然所性亦不存焉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
而不爲之加雖窮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損何則其

所得於天者其分已定故也以君子之所性言之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以此見孟子當時雖
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然所性自存亦何爲不
樂哉
廣土衆民廣字衆字宜看故註云澤可遠施此以國言也對下
文天下言○君子欲之非爲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
濟乎人也非如常人之欲富貴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
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圖治猶云中天地爲民物之主不必謂
天下四方而我都居其中央也堯都平陽在天下之北周都豐
鎬在天下之西然皆爲四方之極使見中天下而立也○中天
下而立前輩以四稚未至以不偏於東西南北爲講太泥矣必
如此拘則所謂聖人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者亦將上取去
天之一半下取去地之一半乃爲中天地乎今身切近地亦爲
偏者地矣甚矣曲學之詞可哂往往有類此者○定四海之民
謂之四海者地外皆海也舉四海極地所載而言也故曰四海
之內○中天下而立對廣土言定四海之民對衆民言中天下
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君子樂
之者樂其道之大行而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也欲究獲而深樂
字廣而深
聖賢說話豈各有主伊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

之道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而孟
子則曰所性不存焉意各有所主自不相背也孟子若無伊尹
一段意思當時亦不歷聘列國且三聘而後出盡全伊尹若無
孟子一段意思則亦不能囂囂於畎畝之中至湯三使人聘之
然後幡然改也○君子樂之輔氏曰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
外事胡氏則曰所性在所樂之外二說似不同然畢竟所樂有
待於外故曰所性不存焉胡氏又謂在前註所謂斯道傳之者衆
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
皆曰道同澤而此則所性不存者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
其道大行之一時之澤也此說大謬舉此言也聖人之生皆不
行道於一時而專欲傳道於來世則當時之民將誰救之乎胡

氏亦只是訓詁之儒與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分定故也分猶性之分猶言體量相似但說分便是有定者也
所性定分自合下禀受時便定了但能享用得這個則富貴貧
賤都無干預
君子所性一意自堯舜至孔子無間窮達聖人皆有此趣但前
此未有發出者至孟子始發之如舜爲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飯
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均此趣也故曰聖人窮亦樂達亦樂無
入而不自得不然何以爲聖人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仁義礼智根於心仁義礼智稟自天之五行來同一五行之理

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礼智而人之仁義礼智其
原盖出於天之元亨利貞也人性出於天命○根字生字最好
玩味○此以君子言也故註云盖氣稟清明無物欲之蔽則云
云者常人雖同具此性於心謂之根於心則未也根有植立根
固之意其性實爲己有也故其生於色也睟面盎背施於四體
而行喻皆仁義礼智之流行呈露也盖有諸中必形諸外理勢
然也故朱子兼言之皆爲性之蘊也
所性之蘊蘊字對分字說分自外面包裹上說蘊以其中之實
物事說蘊猶實也
註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盖人之動作威儀全在手足上故
言四體易文言亦曰暢於四支

且一作耳屬上句

大註其積之盛一句只在本文根字內抽來其曰則發而著見
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者通說睟面盎背本文生色二字通
貫下三句○林書備數四體謂首頭身手足未知何所本又曰二
云兩手兩足也此說則面背已別說了此只是手足
四體不言而喻者非仁義禮智根於心者四體豈言所能喻
喻不喻亦何用言其曰不言者只言其自然而然耳朱子小註
曰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
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明矣
動作周旋自然中禮不待著意使然而自然有似人之告者而
自喻者耳○本文不言而喻串帶四體集註則云發而著見於
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適帶其生色也以下亦用其意而不

泥其字也故讀書者不可以辭害意○仁義禮智根於心一條
意似是兩窮居不損言若自大行者言之則爲仁義礼智根於
心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此亦
聖人所樂也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所以行道濟時汲汲
其本心也亦爲此焉亦見其胥有得之意所謂憂世之志樂
天之情並行不悖也
此章以三樂對王天下則三樂爲內重也上章以所性對所欲
所樂則所性又爲內重也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王天
下者事上章不以爲樂上章又以爲樂何哉上章樂天下只是
說樂得天位而已故不得與於三樂也下章以爲樂者樂其道

之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也究竟言之君子所樂似亦是所性
內事且如樂得英才尚欲其澤被於後世獨不欲澤被當時乎
但此以對所性之蘊則別是一論也君子所性章亦為不得大
行而發上章亦如此
孟子曰伯夷避紂
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此二句說開謂當時之君也此章是孟子不得於時而樂之之
辭非以自遣也理固然也○新安陳氏以仁人為指伯夷太公
非也謂當時仁人也或曰不指夷太公亦不必指當時只是承文
王事而汎論箇道理如此為說可依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區
例兩軒說是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
此一條且設說出文王養老之實只說文王指此述政如此下
文方承此言文王之政如此自有以養其老者不待於家賜
人益也○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焉無飢獨八口
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於壯者只要得無
飢寒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或說道其妻字上文言文王之政一條未有此意至此方發出
非也上文摠見在說此處制字教字適字皆與政一時有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言文王之所以善養老者只是如此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明

其易行也何諸侯之皆莫之行也此孟子於論之意○想當時
人君不能養老而疑其有迂闊處故孟子云云明其無難行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
易其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薄稅斂俱主
在上人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
教民食以時用以禮也○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罟
不入洿池以至果實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
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妄宰殺
民非水火不生活
此條舉人之易見者而論之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與者至足矣
至足之上當貼入以其二字卽大註謂多故也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主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
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仁字只是礼義常心如推己之有餘以濟人之不足而不慳
吝便是仁也亦以愛言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章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是就聖人所造地位說下文言學者必以
其漸乃能至謂至聖人地位也
此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爲

言者非□或以孔子一讀而喟然歎息今正析孔子不知何樣
下小說孔子登東山不知若說孔子登山便何害能進術路末云
再從九日山詩兼曰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並好遊者歟此
胸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遇自然與心會趣與理融而無所
不通也然則先儒亦以為孔子嘗登泰山矣見論語今書籍其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自人之所造而言則登
東山小魯是善蓋一國者賢人地位也至登泰山而小天下則
善蓋天下矣聖人地位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此處正是本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必照處正是本其明即是
本。

明知其明之有本○謂知其源之為有本也非源即源而本自
本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謂日月惟其有明故於容光之隙
無不照也此句分明露出個本上句只含蓄說
人能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
則知其明之有本其源有自來明亦有自來也一說畢竟源
是水之本明便是日月之光之本故曰明者光之本此說未穩
以明對光則為體其實便以明為本亦非水之瀾與容光之隙
無不照是上文道大之義
集註曰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
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源即水之本也明則日月之本也故
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其言自有本也蓋本是通用字而

源者專就水言曰明者專就日月言是非謂源與明之外更有所
謂本也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千變萬化其出無窮
故人但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大之有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嗚呼盡矣
聖道之大者如中庸所謂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此所謂本者何也即至誠
無妄是也但看其言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云云則以有
本而大可知矣
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是一理渾
然而已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此處對下句只是說盈此科而後進彼科亦是於此而通於彼
也盈此科以況成章而後進彼科以況入聖不必說幾個科幾
節成章也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
能有誠○章外見則如所謂誠則形著明者也如是則暇暇然
入於聖人之域而有不自覺其至者矣若無篤實工夫所積未
到則何由得成章既未能成章又何以能漸進到聖人地位○
朱子下個所積者厚字又是推原成章所以處蓋成章不是工
夫字○成章正如朱子小註所謂如孝是真個是做得孝底云

眞箇是做得恰成者也○或曰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不必依
致曲能有誠誠則形著者說謂中庸就統體而言此就逐事言
也愚按所積者厚字而非就逐事言也成章處也爲篤實光輝
矣
未至於成章則是積之未厚也積之未厚則是未能循序而進
也故欲造聖道者必有成章而後可望焉猶今之做得三場文
字出然後可望中選舉也其實到那做得三場文字成時是幾
多少工夫了而其工夫亦豈肯一時所能頓就哉
成章非徒以漸又基於篤實不成章不達言必積之厚而旣成
章然後可望聖域也成章必由以漸而曰成章者要其工力之
到也不成章不達言以是言要有着實工夫○不成章不達意

謂是誠之者之工夫成章本於厚積厚積之基在於誠實今觀
朱子語類於此亦曰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
夫欠了些分毫只是要透過那裡不得則萬古一理而不能移
易也可知
不成章不達夫註云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夫成章非以漸所以
成章者以漸也故本於所積者厚夫所積之厚非以漸而何此
本章成章字之旨夫全录朱子所謂如孝眞個做得孝成中其
個做得忠成字貴之辨字略之勇都是做得成此乃解釋論語
斐然成章之旨僞書者誤采之於此殊是惑人又考語類此章
並無此語則可見矣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聖人之道大而有本所謂本

言一作立

者旣在於實心則學之者亦須就心上着工夫蓋聖人全體誠
也學之者必自誠之始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之之
誠則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著而明形著而明則所
謂成章矣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所積者厚必有其基
苟非其心之誠則其本不立矣夫其道之大正由其有本學之
者無其本則何足以望其道之大哉故曰不成章不達蓋不難
於成章而難於所以成其章也所以能成其章者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故以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謂至乎聖人之道之
大也
聖人道大其本在於誠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之積厚而成
章以其於誠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所積之厚必以其方則明

者誠身是也聖賢豈有他道哉
孟子以雞鳴而起
孳孳爲善者以其爲本分事也孳孳爲利者以其可以利己也
利與善之間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己之心或有所爲而爲者
皆利也○凡無所爲而爲只是理之當爲便爲者善也若有所
爲而爲則雖其所當爲亦利也孟子言善利二字使都該得
一說此程門說話然楊氏註在圈外孟子本文恐未有此意蓋
言同一孳孳也孳孳於善則爲舜一派之人孳孳於利則爲蹠一
邊人如此說聞者當思亦自明白此非是教人擇術○利與善之
間也此利與善字不必說大精微只是明白相反者爲善者從
天理上做爲利者從人欲上做其曰講明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

一本等字下有府字

義者是楊氏之意以爲爲善者若有爲而爲之亦利也此又是
深一節意如孟子所謂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者亦利也
但此章恐不專爲此等者發程子謂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亦指
明白相反者所以發明間字之意
舉舜蹠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以見其所爭之
不遠所爭之不遠者差之毫釐足相去之遠者繆以千里也[illegible]
子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 章

按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拔一
毛而利天下不爲總是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爲也摩頂放
踵利天下爲之總言其凡苟可以利天下者皆爲之也

子莫執中

註云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其爲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其兼
愛不至如墨子之泛蓋不楊不墨而中立以爲道者如此是不
識中故也○子莫執中最害道害道則害人心表考之於古如龍
子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子莫之執
中也其害昭然矣以今時事言之如近日禮部行各省提學官
每府學限養儒生八十名州學六十名縣學四十名且如[illegible]
一縣八百里十室之內必有忠信況八百里只限四十名非[illegible]
乎如高雷廉瓊等或連科無一舉人今其府學人才豈能充八十
名之數乎含山一縣四里長又安有四十名生員也[illegible]
流品之官且不止八十[illegible]況限以四十名生員乎此亦子莫之執
中也持此術也安得無害[illegible]子此[illegible]言蓋以楊墨之害道人
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甚識今執[illegible]除以爲猶執一而深
闢之此孟子之所以爲有功於道也○權稱錘也是衡[illegible]所以稱[illegible]
一定之物故取以爲義○子莫之執中與舜湯之中大不同子
莫是固執舜湯是權其輕重而執之也程子曰中不可執也此
執字是子莫之執中

猶執一也 一本無其字

言猶楊墨之各執一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爲我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若是其義則何害於仁[illegible]子之

體[illegible]似其是也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若是其仁則何害
於義如禹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蓋仁義本並行不悖隨所
在而各伸其是所謂權而取中也○爲其賊道也此道字即中
而合權者也爲我害仁之仁中而權者也兼愛害義之義亦中
而權者也大註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此要體認精切
蓋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也道之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
爲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爲中子莫與堯舜之執中名
同而實異者係於能精一與不能精一而已矣○道之所貴者
中中之所貴者權究其實道一中也中一權也此與執中無權
之中不同執中而無權兩面無致知工夫耳
朱子曰爲我害仁兼愛害義此猶稍說得[illegible]我害義兼愛害仁

亦可以與執中害時中同今以為我害仁則似為不害義矣以
兼愛害義則似為不害仁矣此亦一疑
舉一而廢百者多辭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有字對一
而生也盖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面最多若只執其一
則其餘皆廢矣
豚峰王公曾問孟子楊子取為我一章之旨愚對曰楊子知有
其身而不知有天下惟恐失己者也墨子知有天下而不知有
其身惟恐失人者也愚當是時為楊氏者則非墨子為墨氏者
則非楊氏子莫盖見二者之各有是處而胸中則全無節一主
張故兼取二者之中以為中而當時之今亦必有以兼勝於二
家者惟孟子精義入神故明闢其與楊墨同科執中無權之此

四書疑引　下五十五卷　四十四

所以爛近理而大亂真者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甘字只好是不暇擇也
問飲食正味如何曰此只淺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使
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言心不為貧賤所害如口腹之於飢渴然則過人遠矣語意如
所謂以安社稷為悅者不可依新安謂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
渴自至須看上文是乎說以彼喻此苶不成此處又合言之決不
是只看大註亦自分曉貧賤之故或以為飢渴者貧賤之故也
極可怪故字輕只如言無故之故非所以然之故也

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言其所造之過人也只就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上說不
必依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側文不必謂不患德業之
不過人以朱註已定也盖亦前章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
欿然則過人遠矣之意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言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與易也
大註云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
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意亦可見矣○
介字就惠所守言分辯意只是不苟○不以三公易其介猶伊
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萬鍾不顧繫馬千駟弗視也而陳

四書疑引　下五十五卷　四十五

氏以為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則是謂不為貴勢所
奪如此則何不云不以天子易其介豈不尤為介邪須詳之
此章以微顯闡幽為主蓋人皆知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
流也○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
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者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說得聖
人微顯闡幽之意出○此只是闡幽何以見其微顯盖人皆知
其和今不獨其和而獨稱其介便是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對緣
而互見也新安說是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
有為者辟若掘井何也盖掘井必欲得泉掘井雖九仞矣然未
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盖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底正

可半途而廢自棄前功哉或者以爲有爲者設心如是非也求
大註自明道某先生皆言人之辭○有爲者可與德業事功說未
可尋去爲是○八尺曰仞孟註七尺曰仞依鄭玄說新安考
出當從八尺之說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三之字皆指道言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事故取此立言身體
也言堯舜性乎此道者也湯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
已者也大註以仁義爲言者道不外乎仁義且假借仁義從來
有此說如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
性之謂得於天然也身之謂體之也有反之之功矣假之者非
身有之也借以文之而已故曰惡知其非有也原五霸性分元
四書叢引　下五十五卷　四六
自有真仁義方習真者不用而外尋假者以自文可嘆也
久假而不歸
久假便是不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者
之不疑相似○末兩句是孟子嘆辭承上言五霸本是假之而
終不自知其爲假所以可嘆也○惡知五霸自不知也○不歸
只是不已意凡假物求用以其還之則已而不用矣
公孫丑曰予不狎于不順
朱子此解云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蔡九峯解書則以自
爲說曰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言我不可使其狎習
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
起其善以是訓之毋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當時九峯已見孟

此一本作以

子註而更之如此不爲無意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爲君子發言其不仕而食祿也孟子曰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不是用之爲臣也言雖不在臣位君但
用其言則亦有其效矣上有其效則下有其功　其
凡人君之祿其臣無非以酬其功也孟子之在人國雖不顯任
其君之事而實自有可酬之功公孫丑泥於法而不知究其法
之所由立故孟子之論雖前此所未有而其理之所由來者尚
矣孟子之言句句是實事豈徒餙辯以蓋己哉○其君用
之與其子弟從之相對說謂君子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國
賢士之在其國而受其祿者言故曰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四書叢引　下五十五卷　四七
一說用則有功於君不用亦有功於民俗以不及前說爲常用
不用字或曰不用則君子便去之不食其祿其說何必尋討個
功來曰古之君子應聘而居於諸侯之國者固多如孟子在齊
最久實未嘗仕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章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是說後來事須看朱
子小註及新安陳氏註此章分明說志便是未見於事也故問
曰士何事而答曰尚志分明是未有事也○志字與事字對說
下文云大人之事備矣誠如舊說也況殺一無罪非仁也士當
窮居曰安得有罪人可殺蓋孟子此章言意所主是如此若論
士未得位曰豈無居仁由義乎未然則所謂窮養者何所養耶

但此章之意對所問而云然耳
大註大人之事體用已全體謂仁用謂義
且士子雖明是以士爲無事故問曰士何事而孟子以尙志爲
答若將殺一無罪非其有而取之數句做今日實事則是士有
事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章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裌下去看大註一然字此見聖賢重大倫
而畧小節不好爲苟難之行以駭俗者
此亦聖賢微顯闡幽之意與孔子論微生畝意同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章
子貢有難云以舜爲天子必不使瞽瞍至於妄殺人使誠有之

皐陶爲舜臣子乃至忍執舜之父而戮之於心安乎非惟不能
安其勢必至使舜竊負以逃而一時天地神人皆無所主矣權
其輕重於義得乎且爲人臣而執其君之父雖曰以法其亦可
以爲訓乎而八議之法舜與皐陶獨不可以義起乎凡此皆愚
之所以展轉於心而未能實得其說者也姑識以俟知者非敢
以聖賢之言爲不然也
竊應此問孟子謂孟子當時只應答云若舜爲天子瞽瞍必無殺
人之事也只此一語亦足以倒桃應之問而不復費人一辭也
如更問或爲天子而父殺人如之何則執之之說與竊負而逃
之說又皆無矣
執之而已矣

皐陶者斷然要執之舜既不得而禁之亦安得而竊負以逃乎
此章之論在舜易事但爲皐陶者似未安耳○君父一也皐陶
視舜猶父其視舜之父則祖也如何以孫執祖而追其父於逃
乎
夫有所受之也
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國法便有所受而爲士師者所當世
守雖君命不得而廢也此於泛論大理則不可易
天理之極人倫之至
一說皐陶之執瞽瞍者天理之極也舜之竊負而逃者人倫之
至也如此則於本文莫非二字有礙大抵皐陶爲人臣當爲天
子執法是亦人倫所在孟皐陶所執者臣道舜所處者子道也

父爲子隱章集註亦然言天理則知舜之所處亦天理也○天
理亦人倫人倫亦天理在天爲理在人爲倫
汪氏數句說得最好曰孟子之對示世爲臣子之道而已以天
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
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其氣象有與人不類者喟然嘆
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彼王子者獨非皆人子耶○
上言居養下獨言養有是居則有是養也
夫人所居者宮室王子亦居宮室夫人所乘者車馬王子亦乘
車馬也人所服者衣服王子亦服衣服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

多與人同而王子之氣象若彼者蓋其所居地位是王者之家
因與人不同而有以使然也夫以勢分之居尚能移人氣象如
此況居天下之廣居其氣象大不與人異乎○宮室宮適一家
言室其宮之閫房也○衣服衣専指衣裳服通言冠履等經之
類是也
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其發嘆之意全在況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 發此嘆非徒歆羨其勢位之器守異
於凡人而已也居天下之廣居之氣象必是睟然見於面盎於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曰多與人同亦見終有不盡
同處猶曰其所以與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

引魯君諱為證證上章也然居廣居者亦自見於言然
此無他居相似也
或以為守者之言大抵孟子言或泥註耳況乎門時守者尚未
知其為魯君也註不必泥可用前篇君不得而臣條引書及氣
子之言以明之者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 此 獸畜之也
言犬馬人有其愛之者與待豕不同此四句泛說言凡待人者
若徒食而弗愛使是豕交徒愛而弗敬使是獸畜○獸畜頗厚
於豕交蓋豕交全不愛獸畜則愛矣但不敬耳亦須別白○對
為犬馬之屬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獒秦伯弟求犬
於秦至以百兩金請易之而不與楊生之犬能救主張然之犬

能報讎皆可愛者至於馬則愛之者尤多周穆王之於八駿武
帝之於天馬又大宛名馬至用兵殺數萬人而得之齊景公所
愛馬病死至欲殺養馬者非晏子之諫未敢此類甚多是人之
於犬馬愛之非豕之比也朱子因上文豕交字而於此解為犬
馬之屬雖微文來義亦致其精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言恭敬者乃幣之未將者也非因
幣帛而始有也特用幣帛以表其恭敬耳若時人大槩是以幣
帛為恭敬耳如是則是恭敬無實々夫恭敬無實君子豈爲之
虛留耶○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此恭敬之實也恭敬而無實
此恭敬之文也○恭敬而無實則亦豕交獸畜矣君子可以是

虛拘耶
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
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不待教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此形色平說故註云
有形有色然色非有出於形之外也故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
足之行一顰一笑一動一靜便是色也故下文只言形猶居移
氣養移體只言居○形而上者謂之道故曰形色天性也只
是有物有則以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說之爲盡○天性是自
然之理循其自然則各得其道矣便是踐形自然與當然有辨
天性須用自然字此解當然只是當如其自然非自然外有當

然也
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
形各有性非空形也若未能充其性則於形之分有虧非踐形
也
楊氏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正與形色天性同而置在圈外
何也盖形色天性也字面更發今曰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則
爲一說小異耳○踐形猶言成人必盡人之道方爲成人必盡
形之性方爲踐形○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充得
到十分地位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
齊宣王欲短喪章
欲短三年之喪而爲期也故公孫丑曰三年短而爲期猶勝於

絶不爲服者乎而孟子則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云云紾兄之
臂以譬短喪子謂之姑徐徐以譬言爲期之猶愈於已亦教之
以孝弟以明三年之喪出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而決不可短
者也
齊宣王欲短喪何以決知其爲父母之喪乎曰喪服自期以下
則諸侯絶矣故知此所短者爲三年喪也而王子母死其傳爲
請數月之喪亦可決知其當時已葬而除之禮以廢故有是請
也請者亦異待如既葬而除云耳
齊宣王欲短喪或疑是自短其父母之喪然按史記田敬仲完
世家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則父服之除宜已久矣孟子之游
未必宣王始立之日也豈爲其母或生母服中而自短其服制

而又推以及國人所謂恕己及人不忠之恕也如此說方是至
之禁而弟爲者
教之以孝弟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紾是正遺當喪之不可短
數字乃附說也在本言外而意實有之故集註及之曰紾兄者
言其居弟位弟者必孝孝者必弟故孟子并言之非以弟字屬
兄之不可紾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
行先長者謂之不弟此二句只說弟下二句却云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非以孝弟一道故與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
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疏便是終喪也
疑當時此禮已廢之說爲是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

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爲過制矣古者先王制禮不敢
過也其傳之所請殆非既葬而未忍即除者乎○是欲終之而
不可得也此正謂齊宣王短喪故也可見宣王不但自短喪又
推爲定制以行於國中凡上下三年之喪皆令服期也若王子
母死而嫡母在無不在三年服內其練不爲服矣故其傳爲請
數月之服也問此請不知王竟從否曰計必從也公孫丑以王
子非其爲期猶愈之問故言曾有爲數月之喪者何如孟子以
爲此則制於人而不得爲彼則無所制而自不爲不可同科論
也○按儀禮天子諸侯正統旁期服皆云天子諸侯絶旁期尊
同則不降正統之期不降於孫子則絶而無服正統之期不降
而爲高曾祖之服同於士庶也尊同不降如吾爲諸侯而叔父

亦爲諸侯則亦服期者位伯叔之不爲諸侯者則吾爲兼故統
不服若姑姊妹之嫁於國君者亦爲服大功若秀子爲其母亦
齊衰三年也若公子爲母服葬而除者自是厭於嫡母之故如
父在不得爲母服三年也
宣王是薄於其親之喪者王子是不忍薄其親之喪者夫父母
之喪必三年此乃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同然而不容少有異議
者宣王自欲短之而王子特請加數月則自其一家之中推之
已不能無而况於天下乎故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以其心
一也以其恩一也
齊宣王欲短喪待爲而自不爲者也王子之請加數月不得爲
而欲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時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時雨
化時者不先不後適當其可之謂如其學力已至如草木之生
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者也如孔子之於顔淵知其可語以克己
之道也故一語之而顔子請事而無疑如孔子之於曾子知
其可語以一貫也故語之而曾子遂應以一唯蓋其有以受之
也○時雨化者入聖域人物也
有成德者有達材者
成德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達材自其天資之明敏而成
就之蓋人材所稟各不同便有仁智兩類
朱子曰德是天資純粹者材是天資明敏者○化字成字達字

皆要仔細看見得古人下字不苟處
有答問者
謂答其問也
有私淑艾者
或同時而獨去不遠如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或不同時而
其生也後如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是
亦君子教誨之所及故亦爲君子之教也○有私淑艾亦是教
者而言蓋其教之所及者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
者皆有私艾之道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
大註言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則是陳亢未嘗及孔子之
門矣而論語子禽問於子貢大註乃先言子禽姓陳名亢字

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一說未同下文言或曰亢子貢弟
子未知孰是然則後說與此說爲不相參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兼私艾說大略之詞首句下註更仔細明
白學者但以彼爲據則於此亦有所不必深考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
道爲君子之道是君子所[illegible]所材者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止羿變其彀率
此二句是起下文君子引而不發云云其大註言教人者皆有
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狥學者之不能也即是下文君子引
而不發至能者從之之意○嘗味上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

受一本授

易之法皆之一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却在下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條

承上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一旦君子教人但示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雖不告以得之之妙而其所不告之妙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是道也中道而立非難非易惟能者則從之其不能者君子且柰何哉亦不容曰毀以徇其不能也見得學者當自勉於學之之法只是致知力行之成法得之之妙只在其中如真個知得那理行得那事有以深嚼其味而實得於己者○按以學之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三千之徒均此教也若顔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則所謂能者從之者也○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得

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君子引而不發大註曰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小註曰雖啓其端而不竟其說二說似不同蓋既受以學之之法則非只是啓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綱領八條目之教豈但有啓其端而不竟其說之理夫子曰誨人不倦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尤見其不然也然則當細認大註之意而不可以小註混之矣或曰啓其端猶舉一隅云耳未可非也曰律以大註則所謂三隅者非得之之妙也況舉一隅之云與上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同是說有受教之地固居所受之前而所謂復者則又可見其終無不竟之說

一本如顔子言四勿之功曾子有力行之力則得之矣

也○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顔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能者從之如顔曾有四勿之功精察力行之力則得之矣

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胡氏陳氏所分貼俱難從○同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然所以教者只即定體之道也故有中道而立之云所得之妙在於此○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所以矯公孫丑所謂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大匠不

爲拙工羿不爲拙射二句以起下文之君子引而不發一意也人多於上節將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云云先發出了遂於下節語勢牽纏重複殊不知兩節同是一個道理上是比況下是正言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 章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士君子之處世只有此兩端而已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蓋當是時以道殉身者固無也以身殉道者亦安有哉但見其皆以道殉人而已故孟子發此

孟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止 不答何也 章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彭更所謂若在所禮者是亦在於貴與

賢與
趙氏曰挾二謂挾貴挾賢也以國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
子姓而能從師受業其亦可見有賢可挾處然二者非可以爲
挾也故孟子薄之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 章
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待人言○一說
或爲其所當爲而爲之太驟或厚其所當厚而厚之太過似亦
可通
其進銳者其退速
其進銳者以僻爲言有是三項但於不可已者與於所厚者同
是一不及之弊對下句便是一不及一太過不可以進銳退速

貫上二項作一事說進字退字說不去○厚薄有來亦不可依
朱子小註專作父子兄弟對外人說各各有厚薄○於不可已
而已者大註三者之弊理勢必然哉以其進銳爲只是不可已
與所厚者其於三者字意若不合矣蓋果如其說則只是二者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章宜先排個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裡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極
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
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矣
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之序
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理一者親民物皆所當愛也分殊者物
則愛之民則仁之親則親之有其等也

一本故也○父母一而已○此章只是輕重之等既有輕重則
先後亦在其中重者必在所先輕者必在所後但正意主於輕
重之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當務之爲急爲最所當知者○急親賢之爲務謂急於親賢也
仁知并舉分別得明○下文舉堯舜以實之堯舜之智急先務
如曆象治水舉相去皆是也○堯舜之仁急親賢則所謂堯以
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者也○觀堯與所序
一則曰乃命羲和二則曰疇咨若時登庸三則曰疇咨若予采
四則曰咨四岳五則曰明明揚側陋其急親賢者如此考之舜
猶然○若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稷

契爲己憂是也○急先務如堯之欽天授時抑洪水之類
舜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班瑞覲后同律度量衡之類是已
識其大體則心不狹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也雖曰當務之
爲急親賢之爲務但先務既治則凡在當治者當自無不舉矣
賢者既親則於仁民愛物亦當無所不用矣故曰急先務也急
親賢非先務親賢之外皆無所事也
此章乃平論智仁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相混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
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夫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

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爲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歟朱子或問曰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
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矣蓋理一分
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而視親則爲在所不愛矣物亦在所
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推類言之如父母之所愛者亦愛之父
母之所敬者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又如愛其人而及其屋上
烏皆是也○此承上篇之末三章之意是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二此親親仁民愛物三是此之爲不知務蓋此四章皆有
務本之意
仁人之恩自內及外○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一家之內

而推出外以及民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以土地之故及其民
以民之故及其子土地視民亦爲疏也下句難言由外及內故
變言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章
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
之事云云
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戰意
征者上伐下也
此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征者上伐下也征伐
自天子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命方伯以討之無有諸侯伐諸
侯者若春秋征戰皆不稟王命以諸侯伐諸侯此所以無義戰

立一作之

也然則召陵之師亦非稟王命也何以爲彼善於此曰如責包
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以此問罪者猶在尊王也然以其
意不自天子出且特假之以爲興師之辭此所以僅得爲彼善
於此而終不得爲義戰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如此章之言蓋
春秋之義也○征與伐何別曰有不義之伐無不義之征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章
此書字不必指書經凡載事之辭皆書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安能盡信邪且武成有言血流漂
杵夫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其
不可信明矣孟子此言非祇不誠書本言蓋直反書意而言之

所以拔本塞源而爲生民立命也○據此二言則其所不信者不
止血流漂杵之一言矣然今通考武成則其言一一皆平實而
可信何也且所關繫甚大一句不可必○武成本文曰既戊午
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
戎衣天下大定傳曰紂衆雖多心離德特劫于勢而未敢動耳
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忿怒反戈相戮其酷
烈遂至如此亦可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
不待血刃矣○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兵間安得有春杵
曰此正兵中所宜用也古人凡行兵兵人須各攜春鋪板杵之
屬爲營壘備也又有羅鍋之類行以爲羅食以爲鍋○漂浮流

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 章

此以下皆言無用於善爲陳善爲戰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何以見之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孰有敵之者又如武王之伐殷也益絹之言引無有敵之者故能以寡勝衆如此且武王方其入殷之初一告民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於是民皆若崩厥角稽首矣夫誰與王敵然所以國君好仁便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用戰正所謂無敵也夫有敵之者則須戰矣○好仁則自無敵於天下彼善爲陳善爲戰者蓋不仁而徒以力取勝矣故曰大罪也而他日又

曰善戰者服上刑○不曰南面而征北國怨東面而征西國怨而必曰南夷北狄者夷狄在四遠之地要荒之外尚怨其我後則近者可知古人立言之法多類此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言此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爲陳善爲戰之意○書序作百則益明矣○孫子作戰第二篇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註云一車兩驂兩服凡四馬故曰駟以皮縵其輪籠其轂而歸爲革車若爲一千乘即駟也古者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故車千乘則帶甲者與十萬也○虎賁三千人書立政篇傳曰執射御者曰虎賁○正韻賁與奔同虎賁勇士也孟賁力士孟亦

此本張次界訂後又六十二八十三丁後入六十二而此三葉本梓匠輪輿又本文未是可考

不止耕者不爨是多必信得湯過若武王則猶須云無畏寧爾也於是民始若崩厥角稽首雖同歸於無敵然亦不無優劣

孟子曰梓匠輪輿 章

正意在言表蓋勉勵學者求解悟於條教之內也然教亦有善否如云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梓匠輪輿梓人蓋就山取木者故以木名之匠人則制木使成器者故以工名輪人車所重在輪故別爲一工輿人除輪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制也考工記有梓人匠人輿人車人但所治與此不盡同輿人爲車車人則爲耒而不分輪輿匠人又治經界土工梓人則治筍簴及布侯器焉治耶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 章

草疏采也故疏采之類字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疏采即草之可食者也然以其皆草也故此謂之草

被袗衣鼓琴二女果作三件看鼓琴言其樂而自適也就富貴說

看此章須味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兩句看其氣象如何其心如何○方其未富貴之時絕無望富貴之心及其既富貴之時又若素富貴者然蓋真見夫外物之不能爲損益故耳惟其有天下而不與此所以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章

親謂父兄也○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此章教人慎其所施也吾以是施之彼必以是報之曾子戒之戒之出乎爾者乃

以此得名○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
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革車三百兩每車
堪載者七十五人三百乘該二萬二千五百人虎賁三千人蓋
親兵武士也若依周禮每虎賁自大夫至虎士八百二十二人
三千虎賁則該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人矣決不至如此之多且
既曰虎賁安得用多又紂獨夫無甚難克而大國三軍不過三
萬七千五百人安得虎賁如此之多亦安用如此之多況八百
國來會者及庸蜀羌髳諸國各率人徒致助益信不用許多兵
矣然本文曰虎賁三千人只論人數矣
王曰無畏寧爾也 錄

集註書泰誓文與此小異曰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
姓懍懍若崩厥角傳曰夫子將士也言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
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然若崩摧其頭角
然言人心危懼如此今按孟子之說非獨小異蓋大異也稽首
至地如角之崩言其扣頭抵地有如獸角之下觸也崩不若崩
墜只是垂向下之意○無畏寧爾也一條重在若崩厥角稽首
一句
朱子謂武王不如湯若其所指周非一端然以此章觀之亦見
得武王不如湯處在湯則曰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
怨曰奚爲後我湯兵未至而民已先信其爲救民伐罪之師了
非敵百姓來初不煩一詞之告諭而後民始安之所謂歸市者

作俑者也所謂天道好還也陳氏曰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
親○[illegible]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古人罪人不孥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皆存厚也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猶言假手於人耳其實是已殺之也所謂此往彼來間一人者
如此者殺人之親者其心本非以自殺其親然其勢必至於殺
其親故孟子之立言如此所以警人耳
此章之言只重在此一句蓋有施無良於人而貽與於親者猶
但知歸怨於人而不知我也不知殺者非我而所以致其殺者
則我也但不出己手耳故孟子根極其理以曉悟之下確論也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註間去聲 故云此往彼來間一人耳

惟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註云顔子於聖人未
達一間者也則作平聲讀有新安陳氏之説頗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章
關則同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蓋古者關譏而不征今
則主於征而已蓋失先王設關之本意矣
古之爲關也此題若做時文則破云關一也而古今爲關之
意則有公私之異焉或破云古以之而譏今以之而征
孟子曰身不行道 章
身不行道則化亦不行於妻子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
令亦不能行於妻子矣兩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也言妻子至
親近仰吾以爲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

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　章

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昭烈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爲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晉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

按集註云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則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就應用而言也如寧武子當成公之時蘧伯玉當衛靈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其如白璧在泥塗終不受點汙也○上句起下句正與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同例殊欲平說不當輕重此所未曉

四書疑引　下孟十五卷　六五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章

既曰好名之人便是非其人矣此章最得好名之人情狀出孟子之言句句是事實皆可驗之人矣

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章

國非無人也不信仁賢則若無人矣無仁賢則雖億兆其衆不足爲有無也故曰三仁爲主可謂衆矣紂失仁賢則爲獨夫紂朝在秦未可謂秦無人三良在鄭則楚知未可問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賢者有德之稱無才仁則德之首也○禮義者禮必有義義其所以爲是禮者之理也

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以中節目言○仁賢是作兩人看如後世只能之類者禮義政事則在所不令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　章

胡氏謂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孟子未有此意

如田恒之於齊季御之於晉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得天下者自孟子後觀之則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多矣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故引鄒氏云云

四書疑引　下孟十五卷　六十六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　章

當時諸侯皆以南面之貴自驕而視民如草芥故孟子抑彼伸此而爲言○民爲貴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蓋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世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得其民則天下歸之此謂神器歸之也非謂天下之人歸之盡上得乎丘民之民皆是天下之民歸心矣

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一體相須故社稷之立同其所亦同其祭也○壇壝猶言壇場壝埒也壇除地也亦場也即墠也築起者爲壇營立神之廟壝其場也一曰壇在四隅如矩曲方盡總是壇外圍內之地一曰壝謂

壇及埒埒也垂桶埒耕治也埒字並無義總一般或曰埒壇
云○小註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周
禮句解曰田主田神也樹立木為表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章 條
如此論民之貴不知此于議論亦如此否愚意只說民之貴徒
罷何必以得天子只為諸侯得諸侯只為大夫來照也如人何
以守位曰仁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罔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曰匹夫匹婦或能勝予曰民可近不可下如此議論亦足以
明民之貴矣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

犧牲既成謂牲牷肥腯者也○或曰盛具也○黍稷之在器曰
粢盛
毀其壇壝而更置之蓋徙置他處亦有易神而事之意與稱只
是與之更新之意與大抵只是更新意以土穀無二神也雖拘
於更立君之例
八蜡
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
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註蜡祭八神
先嗇一 神農 司嗇二 上古后稷之官 農三 田畯官農者 郵表畷
四 郵亭皆表者所居及標表連畷處皆是表畷謂畷之表也 貓
虎五 除田鼠田豕 坊六 水防也 水庸七 溝也 昆蟲八 螟蝗
此註與禮記本文似不合且與此所引亦不合恐貓虎當分為
二而無昆蟲一目三說祭百種以報嗇當別為一祭昆蟲螟蝗而
祭之與報功之意為逆或曰以其不為苗害又或曰如祭鯉魚
伊耆氏堯也索求索也求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
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饗祭之也
山堂考索曰蜡之為言索也伊耆氏始行之終歲休息則索饗
群神而祭是祀所謂蜡以祭八神是也二方有歉則時缺其礼
而不講所謂蜡以祖四方也然則蜡之為義雖以致神實所以
警東作西成耕籽之失也彼康成取昆蟲以足八神之數其意
蓋謂螟蝗之災神實驅之不知昆蟲實出於祝辭正不可附會

而足其數也王肅出貓虎而棄昆蟲其意蓋謂迎貓迎虎實為
二物不知貓虎均為食田鼠田豕尤不可分為二祭也呼昆蟲
既不足以充其數貓虎又不當以析其二則所謂祭百種以報
嗇者得非八神之一乎○愚按禮記郊特牲本文似未嘗以昆
蟲為一神亦有疑在前貓虎亦素疑不當分郵表畷既合貓虎
何為分今觀先輩果有此論
今定八蜡
先嗇一 司嗇二 百種三 農四
郵表畷五 貓虎六 坊七 水庸八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二句相連不可分乎蓋年若不順成則八
蜡之祭不通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則不行所以謹民

感發 一本作慨

其所造 已極到處

時也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答此正與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
意同
不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禮記註順爲五氣時若
成謂五穀皆登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師字只在聞風而興起內得
伯夷柳下惠是也
不言孔子者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
仰而不足二子則各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發而有餘
亦不言伊尹者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此
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爲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二字非

有意於爲人師其高風垂於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造已
到極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廉對污立對懦但無所污累者必有立亦理有以養氣也不然
餒矣○廉邊地則堂高廉不是堂口之磚乃是堂口磚之角處
角訓其人字眷也非兩角也故曰廉隅隅亦角也故又曰廉謂
稜角峭厲
薄夫敦鄙夫寬
薄對厚寬對狹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此句最重看古人未有目二字爲聖人者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上文俱非親炙者○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見聖人之所以感發
乎人心者大不凡也自後世言謂之風自當時言只是德程明
道先生行狀曰觀德者心醉聞風者誠服德與風固有辨也范
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有曰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伯爲
易德字作風字正此謂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不必兼一世言
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
孟子曰仁者人也
大意孟子是開釋仁道二字以示人謂人有恒言曰仁曰道不
知所謂仁者無他即是其所謂人者也以仁與人合看之則有
道人之身便有道仁之理以其爲所當行之路即此便是道矣
仁也者人也言仁者非他即是人之爲人者也蓋有是人則有

是仁人則當仁矣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與道是合時事此處
不分性道故引程子云云○仁也者人也何以如此立言蓋人
而無仁則不成人矣故曰仁也者人也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
合而言之道也
如此立言方見道爲事物當然之理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
而言
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
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二字最說得廣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皆是以至視思明聽思聰等之類皆是
一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

專一作單
單言專言 按當

以爲道處合言則仁與人字平重矣
一說仁也者人也此章重在道字而仁也者人也只是謂合而
言之之地故集註只引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既
不兼引天命之謂性又不引及所謂仁者人也其意可見
此章大意謂人外無仁而道亦不外是矣
時文可破云仁不外乎人而道又不外乎仁與人也　云云
仁也者人也此專言之仁兼四德爲善在其中又如集義所生
之義克己復禮之禮皆專言而兼偏言者也
本李維熙設止之說是專言者又統乎下文之仁數義禮信等
矣○愚按外國本之說理未俱短而朱子乃謂如此則理極分
明何耶蓋惟曰仁也者人也即繼之曰合而言之道也此所以

爲孟子議論也若無義者宜也云云人合而言之道也則有何旨
味雖非朱子亦能爲此矣且既曰仁也者人也則何所不該不
當復繼之以云云矣○若曰仁也者愛也則兼繼以義也者宜
也云云故用字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如中庸對
義言雖亦曰仁也者人也然却曰親親爲大則亦主於偏言矣
愚竊以爲朱子不當取外國本之說於圈外或明言不如此本
之爲長方是鄙生一見聊誌以俟智者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章
此言在未行之時說蓋魯既受女樂孔子當去然不欲爲此去
又不欲爲苟去故遲遲云云者蓋因子路可去之言而發與故
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可見其遲遲

吾行也者去父母國之道及去他國之道也三句是孟子釋之
之詞
此章之言記事論者可以入之鄉黨矣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按史記孔子去衛適晉凡三次此其第三次也因靈公問陳不
對而行復如陳又如蔡及葉朱子序說曰吳伐陳云於是楚昭王
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
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
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耳據論語絕糧當在去
衛如陳之時
無上下之交也如在齊則景公顯名諸侯也而衛靈公亦能尊

賢以曰近其下則有蘧伯玉顏讎由鄒子產皆夫子之賢主人
也在陳蔡則不然亦其時事之不幸已而過其國耳如他日將
之荊先之以冉有次之以子貢可見聖人之智亦不後於人也
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可見史記陳蔡大夫發
徒圍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者亦止是無上下之交而懷資不
足無從得糧耳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理賴也不賴於口言壞於衆口也爲人所壞則不足賴矣若賴
得他則不爲所壞矣不理之意當如此看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言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則稽之不理於口猶未害也然出

一七字亦可見猶之未爲士也此七字指文王孔子之流與未
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孟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孟子之
一言只是無傷意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自以爲所害也故孟子言不足爲病嘗何
也孔子不免爲群小所慍文王亦不免爲人所怨則衆口於士
何害乎然則惟當脩其在我者而已矣然曰士憎茲多口則猶
或未足以語士乎如孔子文王士流之望也
柏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摽今孟子註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而詩傳以
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詩此群小指衆妾也或謂孟子時詩傳未
定既定而未及解此也或曰仁人泛指在衆亦女中之仁者

綿詩第六章曰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言太王雖不能絕昆夷之怒亦不殞墜
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脩之實
耳云
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不必說出衛之仁人肆不殄厥
慍亦不殞厥問不必說出太王集註則當云本言衛之仁人本
言太王如前章言書之本意相似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章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
字兼君民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章
趙氏謂高子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

今觀此章亦未見得是爲此發大略嘗其工夫間斷耳且公孫
丑不稱其字而曰高子孟子不稱其名而曰高叟安見其爲學
於孟子邪彼徒見孟子所告之言似長者之語子弟然而意度
耳
朱子嘗以孟子書爲孟子自著今觀此孟子謂高子曰與前篇
公孫丑曰高子曰同似是公孫丑之徒所記者然嘗未見得告
子先我不動心縣孟子二之中而之下孟子亦不當字之矣苟
獨高子且既可謂之高叟則亦可謂之高子矣然則朱子以爲
孟子自著者果非耶也○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
不用則茅塞之矣以況方寸之間善端之萌但以禮義充養之
則即開豁而光有若理義之念有間亦隨蔽私而不治矣今茅

塞子之心矣語法與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相類究其所
以爲心茅者氣習之蔽也
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是承上句意說言此箇山蹊但介然用
之而成路雖成路矣然復不用則又爲茅所塞矣以況在人理
義之心若能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明矣若稍二三其心則
物欲又隨而梏亡之矣或曰只此嶔意不用貫意盡只是一個
山蹊也用之則爲大路舍之則塞愚以謂據今日凡山蹊雖已
成大路若稍久不行又有不爲茅塞者乎彼謂茅塞者亦只是
蹊間與豈孟子所以警人之意乎且事理之實也吾聞惟聖
罔念作狂故他日有兩十苂不察之喻孟子語意大不然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正非自有所見乃俗云就所相從而實非以添相也孟子之吟
言簡而意足矣
孟子曰何以言之
孟子窮其立言之意也乃只曰以追蠡而已可見其胸中全無
所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禹之鍾追
蠡也若非尚文王之聲則何其追之獨蠡而文王不然耶曰是
奚足哉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使然哉蓋日久車多所致然則
禹追獨蠡者以其生於文王前千餘年鍾久而紐絕耳豈以其
過於文王之樂而人專尚之故耶
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ㄟ鍾紐懸鍾之紐也謂之旋蟲
書蒙引　下孟十五葉　二十五
旋其紐形旦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故謂之旋蟲之蟲者紐上爲
蟲形以飾之或爲獸龍或爲盤龍蟲也
馮婦條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專搏虎後能改行爲善士既
爲善士矣ㄟ日行之野有衆逐虎ㄟ云馮婦攘臂下車前日之
故態不覺復形故雖得衆人之悅而爲士者笑之矣
搏虎之事在常人以爲能在士者則可羞蓋以士者之冠紳而
衒武猛之末能自失敬身之道以干世俗之譽況既在士流之
起乃復有伎倆之術是亦不可以已乎況且無任其事者乎
馮婦攘臂下車當時已貴重矣乃搏虎爲此是亦不自貴重哉
是誠不知止

一說卒爲善士是說後來孟子當此攘臂時猶是未爲善士之前
事只如此則爲士者何故笑之而朱子何由曰笑其不知止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 小註云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之性也
朱子亦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然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
之言亦不爲謬矣請問其究何如曰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
所以則以其氣質也若近論氣質之性則氣質中自有性性自
是理非謂氣質即性也如貧賤之當安其分富貴之有品節限
制者則正以其理之未嘗不存乎其間也斯即有命焉之意但
理隨氣質分數有昏明厚薄之不同耳上句有性焉一言尚未
以爲定性也必繼以有命也方成道理不然便爲氣質即性

耳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只此一字之誤其禍將至於伏屍百萬
流血千里矣可不慎哉學者可不致其精哉下節命也有性焉
亦是此例但性命二字所指各不同
口之於味五者性也此分明是氣質之性無所謂人心者也何
見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千
句萬句只是性善者總是伸此抑彼耳
仁之於父子也 條
此五者當云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
與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與不恭智之於賢否也有哲與不
哲若夫仁於父子也至義於君臣也盡禮於賓主也恭智於賢
否也哲則所謂聖也而其聖也又必其皆能與天道爲一亦有

純與不純之異焉此皆所謂命也
聖人之於天道亦有至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則於天道無不脗
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於天道爲未
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於天道脗合而純亦不已矣若
柳下惠伯夷伊尹則只爲一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
耳是於天道爲未至也
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詞雖有至與不至其
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義禮智天
道何別蓋仁義禮智性也天道者即其渾然之全體也不必謂
是性之從出者蓋以其與仁義禮智均爲賦予之命者也要知

性亦是仁義礼智之盡道者也○按論語性與天道章集註曰
性者人之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小註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
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今人多用論語之
說以解孟子之意愚謂此處仁義礼智與天道皆爲賦於命者
如何亦以天理自然之本體所謂元亨利貞者釋之耶要知只
是仁義礼智之渾然全體者耳蓋其全體之渾然即其本體之
自然者也故亦曰天道○一說據朱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則以爲天理自然之本體者亦爲的
也
命也集註凡三段者朱子是以所禀言其第三段云所禀者厚

而清則仁之於父子也云云此一段亦只是發揮出程子之言使
其條暢明白耳非與程子之言小異也蓋仁義之屬在人有能
有不能而其能者亦有淺深之不同須兼此兩意如晏嬰智矣
只是智之淺者其愚處亦是淺故與上下文一意○一說看其
字便見是別一意或曰如此則第三段清濁厚薄字與程子清
濁厚薄不同乎○一說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則是智之於
賢否有不皆者蓋朱子愚按一段正是推程子之言以補程子
之說之所未盡者故曰是皆所謂命也○晏嬰智矣而不知仲
尼想是言晏嬰之未盡處朱子小註是以所賦之品則而補智之
淺固是朱子以命分言則偏蔽於此亦是智未盡而有主氣質
之偏命分之適然之數言就晏子上說命是智之盡與不盡在

朱子蓋不在孔子也在孔子則說得所值之命然非此文本旨以
所以也則當如舜之不得於父文王之不得於君乃是正意○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張子之所謂命似指孔子言
命朱子明註不然若以爲朱子集註之意本是以所遇而言小
註未定之說則當先以愚按所禀者厚而清云云然後引張
子之言以足所遇之命今於程說及愚按之中則於小註合
參之何耶
性也有命焉有性便有命命也有性焉有命便有性性命不相
離此意最要見得故朱子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分明前段五者
之性有命存乎其間後段五者之命有性存乎其間但性命所
指自不同耳

兩箇性字不同兩箇命字亦不同上性字以氣言下性字以理
言上命字以分與理言下命字以氣稟與所值言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性善之性○上性字是
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
清濁厚薄而兼所值○有命焉既兼貧賤之不能皆如其願富
貴者之不可踰其則則下段命也亦當兼在我有厚薄之稟存
彼有過不過之殊耳
正註說所值之命當如舜之於瞽瞍則於父子之仁有不能盡
其善者乎違之於桀紂則於君臣之義有不能得其常者此類
是也
前五者雖出於性實限於命故不謂性而求必得之後五者有

命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在性則初無清濁厚薄之間也故
不謂命而必自致其力
人只是一箇心又分人心道心舜口之於味五者所謂人心也
仁之於父子五者所謂道心也人心惟危故性也不謂性道心
惟微故命也不謂命孟子一書無非遏人欲存天理而此章又
其昭昭者○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性命一字
皆兼理氣方知本文上段性字是氣質之性下段性字是義理
之性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皆性之所
有謂人心道心也故皆說得性口之於味五者人心也仁之於
父子五者道心也雖人心亦天理之所有況道心乎盖理氣均
出於天故皆以爲命於天此性字兼兩邊命字亦兼兩邊然世
人以前五者爲性後五者爲命則各失了一邊孟子之言亦各
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言世人却就所輕一邊藉
口
性也是從一邊說有命焉再補其一邊然其實只是渾淪物事
不分兩邊上節言性者主於氣此言有命者主氣中之理下節
言命者主氣此言性者主理彼是就其輕處藉口此是就其重
處覺人○上條性也無兩義則下條命也亦無兩義上條有命
焉亦只是言有分不能皆如其願一意愚按之言又是此言之
註腳下條有性焉亦只是性善可學而至一意大註所以於命
也不兼所遇言盖已經於前矣○上條曰性也以氣言曰有命

焉以氣中之理言也下條曰命也以氣言曰有性焉又純以理
言也
前五者既是性何以獨言命而不謂性後五者既是命何以獨
言性而不謂命此所謂各就其重處言之也
伸此抑彼有二說一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
欲求之故孟子抑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
孟子伸之此大全小註之說○一說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
是伸性而抑命故先云伸此而後云抑彼若依大全則當云抑
彼而伸此未知孰是大抵後說長且着上文各字
陳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則伸此抑彼兩節俱有也前節則伸命
而抑性後節則伸性而抑命其重處卽在此伸也此爲定說不

答問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章

樂正子之爲人以爲善人則有餘以爲信人則不足故既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末復云二之中云云謂二者之閒也

可欲之謂善

可欲從旁人說謂他人見其可欲也○可欲者善也不善何以可欲故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己之謂信

有諸己者善實有諸己而非若存若亡也信即實也○有諸己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所以實有諸己爲盛以名家之子而從事修爲之成就蓋爲可謂盡其善者而司馬溫公又深

取之直當熟於濂故朱子謂溫公者生三國時亦從曹氏矣斯亦未得爲信人矣蓋其偏也學之所係其重如此此章論人品是主學言蓋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由始學至於成德正所謂由學而至聖者也善人亦有由學者○好善未能如好好色則善未能實有諸己惡惡未能如惡惡臭則惡未能實無諸己有善則無餘若未可善則惡惡矣故本文只是善有諸己集註則兼如惡惡臭

可欲之善有得之天者是善亦有得之於學者不必以善爲資稟信方自學力來難稱天說故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焉而未必其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然必其用力之久真積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

筆當作華

信人矣○善人能無惡矣未必能不失也信者實有諸己而不失之謂語類云

充實之謂美

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而遂充之以至於充實故註云力行其善至於云云但此充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於實也謂充滿積實也○充滿而積實猶言磨博而深厚必充滿然後積實必磨博然後深厚○充實者善充實也善於至於充實則雖隱微曲折之閒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凡應事接物道理只從裏面流出而無待外求矣故曰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也饒雙峯所謂充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貴乎備有之類

子謂說盡美矣又盡善則善爲何美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則美重於善聖賢用字不同如此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註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兩段皆成語二出乾一出易其實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二句

化即化其大之迹也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也本只是一人既曰聖又曰神者以聖字不足以盡之故更著神字也其實非

善人無惡之謂善成善於身之謂

故為以入

兩人也○聖而不可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所謂不顯之德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其妙矣
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以人
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有來聖與神還是兩様亦有那時來
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為入聖域而不優是也如曰堯舜性之
也湯武雖亦聖人亦以謙矣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依舊子則等
大聖神只是三様人不得四矣
限然無復可見之迹只是熟故曰自我而言下句註云人所不
能測分明有人字○聖之至妙不可測聖中另有個至妙處如
此則亦有未妙處此句乃是標出聖妙處未見未只是極其妙
不可知是聖並只是化○此朱子攟程子之說其實亦可疑於

兼說兩個人說亦可又恐意實不解先儒語耳
思孫天道第三篇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謂聖又謂有神人焉
張子曰志人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何以置在圈外以
其概論二句而獨無之有諸己之謂信一條不得不隔以圈加
總註然耳
可欲之謂善視其所以而已有諸己之謂信則所由所安皆善
矣到此地位大段高了充實之謂美則其積力久其德充固而
入於純粹矣故為美自此以上工力益精功化益深大與聖神
不大相遠○道理至於充實則盡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只
是熟而已熟則生熟大而化之之謂聖則益熟矣故化聖即不
可知之聖神非只是熟而又熟熟之無以復加者也豈於人道
之外别有神妙之理哉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二字帶說大而化之之謂聖大字
帶說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字帶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
謂信充實之謂美此猶是成己事體之所以立也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以後則兼以其充實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
用有以行也○上下一理謂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聖神之境
至善之域也地有不同理無二致所謂天道一而已矣人性皆
善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不止曰善人也亦不止曰
信人也而乃兼之曰善人也信人也這便見得樂正子在二之

中矣蓋以為善人則有餘以為信人則未足也
張子曰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致推極也非謂樂正子
只是天質之美全未曾有學也只以學力未至其極故止於
善信耳○志仁無惡亦是天質好故能志於仁而無惡
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志仁無惡仁也學而不倦智也既志
仁無惡而又能致於學所以能具體聖人而至於美大獨未化
耳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旨蓋小
註所謂結果之意○
或曰子嘗疑孟子書出於公孫丑之徒所記故於孟子弟子或
多稱子今觀其答浩生不害曰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其自
言亦不名而子之何與曰此蓋因不害稱樂正子亦隨其所稱

不先一本不同

比一此

而庶之也如今人於酬酢稱謂往往有此尊者亦不以爲嫌也如對孫言及其子則曰汝父汝伯父汝叔父對外孫言及其子則曰汝舅對弟子之弟子言及其師亦曰某姓先生云云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 章

墨氏之兼愛失之太過楊氏之爲我失之不及惟儒者則先成己而後成物其理一而其分殊仁不至於兼愛之泛義不至於爲我之狹大中而至正無過無不及所謂儒者之道也○逃墨必歸於楊厭兼必歸於簡又厭其太簡者必歸于中若墨者之遇聖賢則亦不先歸楊而徑歸儒矣○

逃墨必歸楊有虛而歸於實理勢之必然也蓋厭其不情則必尙實矣矯枉者過直未能使合乎大中至正之道故只歸楊

未能使入儒○非與其終於楊而已言其反正之漸必至楊然後能歸儒也此與齊一變至於魯一般○昔楊子未遇老子舍於主人公執席婦執巾櫛舍者皆避席其意氣之私發可知及受老子之教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已其反也則舍者與之爭席矣可見逃墨必歸於楊○

逃墨謂逃乎墨而歸於楊不是如逃軍逃民之類如言出乎此則入乎彼逃是活字

歸斯受之而已矣

受是儒者受之不是楊之受墨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

既入其苙言其未歸也又從而招之言儒者猶追其往日之失

卽一本作而

不能容忍而開化之以歸於大中之域也○以入其苙人從[illegible]未見真賢便自然不如此今之見和尚道士師巫即切[illegible]者亦何用如此但不爲他所惑使離彼之自新以感人則可悶也揮其可者而收錄之或猶有歸於我者乎○今之與楊墨辯者言於嚴而不能恕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追咎其既往之失則不之受矣

此章之言爲當時儒者待異端而不得其術而發也蓋異端之學泥於所習則逆其本然之性其間豈無杌隉不安即思以自還之理爲吾儒者但得其一言之近道一念之近正即當遂其新知而恕其舊習可也乃泥於門戶塗轍之殊莫知納約自牖

之義非惟在彼之爲而不得所歸之爲可憫而在我之道所以與人同歸於善者實有所未純也故孟子言此聖賢之心何如哉凡曰逃曰歸云者亦於兩家辯論之際明之○此章何以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處蓋所謂待之甚恕者只就歸斯受之上見得然即歸斯受之上就見得距之甚嚴意得也蓋歸斯受之則方其未歸尙在所絶矣即今日之恕即得前日之嚴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進仁之至也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 章

抱衆征賦之常數一歲止有此三者布縷取之於夏而不并取粟米力役粟米取之於秋而不并取布縷力役力役取之於冬

而不并取布縷粟米是皆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按周禮小司徒均人云凡均地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皆以力而任事其所謂力役之征與○此云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通天下之制也如禹貢則任土所宜而貢中間又有不同

今兩稅三限之說亦此意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至朱子時又用之故稱今云三限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涉三時也○三限未詳想也只夏秋冬之限如布縷限以夏粟米限以秋完亦此意也不并取意畧同其實所取不止此三者今按兩稅謂夏稅秋稅此自唐以來名色也三限蓋又兼兩稅

在內除了春耕之時百役征役俱不舉者夏秋冬三時固征役之時也如布縷之征限以夏粟米之征限以秋力役之征限以冬稍似兩稅無力役稅字亦說不得力役既曰兩稅又曰三限蓋兩稅三限都是當時征役名色朱子此未舉言者以證不一時并取之意與孟子同耳故曰亦此意也○其夏稅秋稅所該固多端總在稅字內○此所謂布只是葛布麻所爲者若今綿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丘先生大學衍義補有載云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絁及綿皆絲也輸布及綿麻皆枲也是時未有木綿也中國之有木綿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爲服官未有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

朝其種乃徧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不知以此三者爲寶而惟以珠玉爲寶者殃必及身夫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則知寶土地人民政事者身安而國家可保矣故尹氏云云○諸侯之土地得之天子傳之先君是土地至重在所寶也何以守位曰人君非民罔使是人民至重在所寶也君夫所以守其土地而理其人民

者政事也政事又不在所寶乎

盆成括仕於齊章

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不善用其才亦適足以殺禍而已○看來小有才只是謂有小才以其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故有見殺之理或以小有二字重看謂有其小才於理固亦通但於文有不順者云小有有其才定是小於其道之辭矣○小有才猶云略有才耳若夫大才則近可然使不聞大道雖有大才亦終有大害溫公之論智伯曰小人挾才以爲惡惡無不至矣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之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

者多矣豈特嚮伯哉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章

或問之曰之或者輔氏以爲織屨者恐謂既曰館人求之不得

又曰或問之則問者故非失屨之人也館人亦未必是織屨者

在館之人皆可求

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依此文乃似真着從者之廋然孟子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意若言其以向道來固在所受也豈其有此乎故或者雖曰自

悟其非而其詞則云云而集註又曰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

也則似謂其往日之有此行亦孟子之所不計也此又似與孟

子之詞相歷其有以盡其未盡之意然初不足爲聖賢累也

夫子之設科也

教人者當各因其才自不得不別其科條以教之如孔子四科

亦是夫子之教自有此等名目故曰有成德者有達材者設科

之意如此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

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來者是今日向善而來也不是說後日

之不善故註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自該得來不拒不是

失了來不拒意○上句受之字不是拒矣○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是指從者來字當貫與下文來者不拒及註中苟以向道而來

之來字背同蓋不爲竊屨來則是以向道之心而來矣雖夫子

亦不能保其往不是說今日竊屨事是說向日嘗有不義事 云

此句貼在正註下殆非也

云不復收錄□□故註云因言此從者云云○集註因言此

從者問之似竊屨而來此何說作此說 殆非也自悟其失一

句則作殆非也道上一句註是下文起句承上起下之辭既曰

殆非也又□云不見□□曾有此行亦非夫子之所計也是

說侑於子之教道□□□不拘拘於廋疾之有無也故註曰門人

取其□有合於聖賢之本旨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 章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此即承上文只是一意但拈出害人與

穿窬字而又不人知所從來者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爲也人能

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非但

無穿窬而已充此心亦無受爾汝之實即上文充其無穿窬之心

也然人不但此又須推至於語默之微但有此兒不充明處暗

處穿窬之類亦此意去之乃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蓋一節

意於一節而皆作充之一字所該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此只是中上文意非一意也蓋害人者

人所不忍也能推此不忍之心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

人之心而無不仁矣穿窬者人所不爲也能推此不爲之心以

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皆有所不

忍下文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上節就仁義之端處達將去下

節承見上節意未可作兩樣看蓋惟達而後能充達有工夫充

承達說來且指出所不忍所不爲者言○中說上文充無穿窬

之心之意亦非是又深一節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窬之心
推類以爾汝之實以言不言餂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爲
者○此申說上文無穿窬之心之意也按本文受爾汝之實非
穿窬也而謂之申說其意者蓋穿窬非受爾汝之實而充其無
穿窬之心則必亦無受爾汝之實也文較密於穿窬矣下文言
有意探取於人者是皆穿窬之類則益密矣孟子之不貳過此
類之所充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然所謂充無穿窬之心如何如見爾汝於人吾心必有慚忿而
不肯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欠缺則凡一毫
苟賤汚辱之事皆所不由無適而非義矣○爾汝之稱人所不

甘受者是亦所不爲也人能即此而推之凡自卑取辱於人者
皆不屑爲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而無適非義矣
此含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者
乃其實也故曰無受爾汝之實此亦所謂充無穿窬之心也○
朱子曰便行已有一豪未盡便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人
能充無穿窬之心一條實該下文兩條蓋充之云者正謂充到
此地位也或曰充無受爾汝之實未必皆穿窬之類充非也集
註何以謂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耳人但知末一條爲
特舉以見例而不知中一條與其例也
然則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此即無欲穿窬之心
故當即此而充之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曰義不可勝用曰無所往

而不爲義者此乃是充也若只推得數事而已未可謂之充也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故當充無受爾汝之實○小註以實對
名與集註之說分明不同○凡字皆訓爾則曰汝也訓爾今則
曰汝今二字並用誠莫知所別如曰爾爾皆曰爾爾何如曰女
弗能救與曰誨汝知之乎此有何別或曰二字並用而求其所
別汝當對我爾當爲爾輩如今人稱你們

士未可以言而言

士未可以言而言只以言餂人也可與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
人也是皆穿窬之類而在所當充者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
故意言也故意言是有意行乎其間也可以言而不言是故意
不言也故意不言是亦有意存乎其間也故曰皆有意探取於

人○士字指在我餂之之字指在人○此以士言稍論語色屬
內荏指當特大人言也○味之類三字此正註中所謂特舉以
見例者也○以言不言餂人皆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
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爲而於此或有爲之者是以不能皆義
此孟子所以喫緊示人也○正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
亦穿窬之類孟子所謂之類云者學者固當以此法求之○凡
內懷不直而畏人知之事皆穿窬之類也故當不言餂人者皆
謂之穿窬之類○士未可以言而言如何謂之便佞者來只是
對隱默說南軒謂以佞爲悅以默爲容其說亦好但非餂字之
意故集註不用
人皆有所不忍章集註一則曰無非仁義矣二則曰無不仁不

義矣三則曰無適而非義矣四則曰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
心也則無非義矣可見首節曰仁也義也與下文仁義不可勝
用元無大分別第二節只是承首節而言而近日程文之說非
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言近而指遠求之經傳如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
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理皆見於言外
矣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則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
之理皆見於言外矣又如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則舉一器而天
下之物莫不皆然矣又如顏淵之論御馬輪扁之論斲輪皆即

目前近事而發無限理趣又如云洒掃應對上便可至精義入
神道理書熟言浴沂風雩之樂使有使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此
類甚多皆非工於言者所能到也○此說得遠近二字意出一
說但至理所在即是指遠

不下帶而道存焉

謂只即目前近事論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爲所言只是
其身中事似太泛蓋終以脩其身而天下平者相貫意論爲
註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袷者朝服祭服之
曲領也○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註上於面者
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
矣視傾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以愼

也○事有遠近道無遠近所謂理無大小也不下帶者事之近
也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
至微而不可以淺近言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君子之所守只脩其身而已吾身既脩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
天下由此平矣夫一脩其身天下自平其守一何約而其施一
何博哉天下平謂天下各脩其身也○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
之謂也揚子或問太白小未達曰天下爲太沛之任道不亦小
乎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引孟起下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所求於人者重欲天下人人
各脩其身也所以自任者輕不能自脩其身也不可依仲珠一
貫說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堯舜性之也性天然也湯武反之也反復也無反則無復聖人
固爲人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又自有高下
得全於天謂所得於天者全也惟其無所汙壞故不假於脩爲
下文只言脩爲以復其性便見不免有所汙壞矣

動容周旋中禮

動容謂一動容貌之間周旋謂動止負活之際此皆其小處此
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該自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盛

德之一至言無所勉强也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盖人之哭死而哀多是爲生者非爲死者便是不誠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經德常行也常行一循乎真道正理而無所回曲非欲以求聞於人而干祿利也○如孝弟忠信之類皆無不循是常德無虧固當在我用之則然皆出於安行非有意於我用得祿而爲此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言行相關言亦行中之事也言語不信則行不正矣惟聖人不言則已故曰必信言則無不信者皆是自然而然非爲欲以正

行而後然也不必以正行與上文爲生者及其干祿字樣爲例正行亦何不好處但聖人不用着意耳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正行者言顧行也○不可以下三句爲屬動容周旋中禮者觀集註三者亦皆自然而然亦皆二字便見得是對上文一句爲例言動容周旋中禮固是自然而然此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輔氏之說錯認

動容周旋中礼者動容以類貌言周旋以動履言此一節是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謂行仁義者

非爲生者非以干祿也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得細盖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爲而爲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數節要說出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爲之之意須與下節意少異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正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如動容周旋自當中禮哭死自當哀經德自當不回言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君子雖未能自然而然然以俟命而已矣亦只見得是法如此吾行吾法而已亦非有爲而爲之也是亦聖人之事但是反之之聖

命字兼吉凶禍福君子之行法盡其在我者而已至吉耶福耶聽其自至吾無所趨也凶耶禍耶亦聽其自至吾無所避也

程子曰行法以俟命者朝聞夕死可矣之意是倚身以俟死之說新安小註未然○此便是循爲以復其性之事○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如哭死而哀非以干祿此處亦說堯舜不得君子行法俟命亦然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

行法是依法而行也堯舜不待依法行而所行者自是法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此所以爲性之反之之別

法由此出命由此出者盖性者分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法者規矩準繩使人有所持循者也性者聲爲律身爲度何用行法行法即所謂行仁義也命在聖人則吾義所在即天命所在所謂聖人與天爲一又曰命不足道也故曰命由此出造化在我與上篇立命意少異○聖人以義制命盖凡義之所在即是命也如義當死便是命當死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該貧賤矣此類聖人皆安之不以介意亦不屑言命故曰命由此出

孔子於衰周所以有欲挽回三代之治者以造化在我也所謂造化在我盖天道之會元氣之會悉交付於吾身

吾身所在即天之所存故曰聖人體天爲一也其心眞能代得
天意其口眞能代得天言其手眞能代得天工其體眞能代得
天事故但得機會到手時便自能轉移來如人雖病甚而元
氣未絶者便國醫得施其技則倏然起死而復生矣故曰天之
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其理如此○此理今人少有知者其
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即其效也若夏少康雖非聖人亦
能以一旅承天下所恨者聖賢往往不得其會耳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 章
藐之者藐其巍巍者也所謂巍巍指下文云云 說大人以位
言此章主於說大人言○要在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上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日書僉引 下五十五卷 也二
堂高數仞兩句是宮室之盛食前方丈兩句是飮食之盛般樂
飮酒三句是宴遊之侈此皆所謂巍巍者也
榱桷也題頭也桷有數尺之長桷頭安得有數尺之大曰此頭
字乃桷之名數也如云桷一頭二頭即桷數也柱之頭尚無數
尺者況桷之頭乎
在彼者皆所不爲也 止 畏彼哉
爵米當作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例方見意
思乎正旨然君拘拘於上文相反似亦快了或以爲本文古之
制及大註古聖賢之法法制二字不照看來有何不可如君子
行法俟命但天理當然處便是法制但曰恪遵更曰守先王之
道以待後之學者即此所謂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也○皆之

夫曾子丹以不忍食者

一字所該固廣學小止不爲上文云云者而言○人有不爲也而
後可以有爲便是所守在我者皆古之制在我所守則其所不
爲者是曰不爲此三者便是古制耶曰非也在我不爲乎此而
其所爲自無法外之事所爲皆在法內便是聖賢之法○若拘
上文說則是藐之雖在今日而所挾以藐之者則在後日也不
見自然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章
此章當以心對欲看心者天理之府而爲之害抑天理遂出於
者欲也朱子曰此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養心則養性
在其中矣
周子以養心不至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故朱子所謂
四書常引 下五十五卷 六
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是
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安得
而盡無也雖聖人不容絶但不至流耳
曾晳嗜羊棗 章
曾晳嗜羊棗曾子於晳既沒之後不忍食羊棗不忍食者以爲
吾父平日嗜此羊棗今雖有羊棗吾父不能食矣此朱子所謂
食必思親者也猶所謂毋沒而桮棬不能飮焉 曾子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意以曾晳亦未必不嗜膾炙而曾子獨諱食羊棗食其不美者
而用其美者何與曰膾炙人所同嗜者也羊棗獨所獨嗜者也
人所同嗜者有可食之至於父所獨嗜者食之則有感於心而

不忍食者矣此猶諱名不諱姓蓋姓人所同也故不諱名已所
獨也故諱之耳然則曾子之食膾炙而不食羊棗豈以其味不
如膾炙而棄之哉正以其爲父所獨嗜也
吾嘗疑孟子書非自著果然亦非純出於弟子筆也始云萬室之
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豈便肯信說器不
足用也又有甚者公孫丑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
且此何待孟子而後能別耳其詞氣亦不應如此之力也吾疑
此書爲人所雜者頗多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 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矣猶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獨思魯之狂士也萬章意以爲孔子何不
四書纂引　下孟十五卷　九十九
思其上者而取於狂士耶取不忘其初都放在狂簡外說
不是申解他蓋狂簡狂猶是目之之辭下文云云都是說狂簡
之所以爲狂簡者如此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
孟子曰孔子嘗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爲也由此觀之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其次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狷孟子
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又問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孟子因歷
指其人以告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依註能

似難以此誚牧皮無事實
何以謂之狂 止 不掩焉者也
萬章又問何以謂之狂也孟子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至考其行則又不能如其言此所以謂之狂○其志嘐嘐
然曰本文只是其志若集註曰嘐嘐志大言大也兼志與言何
以人之心常於言見多也又志嘐嘐然曰須於其志二字微讀
謂以言乎狂者之志常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慕古也
及夷考其行則不能掩其言也是以志字對行字言○孟子此
言掇不出孔子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
子又只仍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
狂者又不可得
四書纂引　下孟十五卷　一百
此又承上文言狂者固孔子之所思然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
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比之狂者又其次也○不屑不潔
註屑潔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爲不潔而不屑爲之也此說最
明言不屑爲卑不潔也孟子上註云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
而切切於是也意正合此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萬章因問夫子之所以取於狂者如此所以取夫狷者又如此
然孔子又嘗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不識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狂狷之外又有此
一等人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鄉
原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鄉原二

字辭字有意思
曰何以是嘐嘐也
鄉原之制行是譏狂狷之齟齬於世而自立一門户做人故其
譏狂者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又譏狷者曰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
可矣此鄉原之言如此其志可知故不爲狂者之嘐嘐亦不爲
狷者之踽踽凉凉但只閹然深藏以求媚於世使人皆無非刺
人人見我都好如此者是鄉原也
閹然媚於世一句是孟子話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
實有此言是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是鄉原一
句只是對閹然媚於世說爲有者字○或曰鄉原之志只帶善
四書索引 下五十五卷 百一
斯可矣之意非也蓋以何以是嘐嘐言不顧行不好說鄉原之
志然其實非也然則行何爲踽踽凉凉亦非鄉原之志耶
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又曰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斂不
敢放出一句忤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戾俗之事惟專媚世以
取容故曰云云
萬章曰一鄉皆稱愿人焉
無所往而不爲愿人謂人皆慕而效之也
曰非之無舉也
非輕刺重流俗狹汙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
言故曰行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居行
自以爲是之一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以居之不疑也○

君子反 德位言

中行之士孔子所欲與同歸于堯舜大中至正之道者也
狂者自其所見而裁之亦可與入堯舜之道狷者自其所守而
裁之亦可與入堯舜之道鄉愿不狂不狷似中行而實非中行
者也自以爲是矣故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孔子曰惡似是而實非者
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以其恩巧而才便本是不義的
事被他安排計較說來又都是義若利口則專就言語說○佞
者有才智說得來有處置方略故能亂義惡利口恐其亂信利
口者口給便利以虛爲實故曰亂信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即上文所謂德註中所謂中道也自父子君臣之間以至一
應事上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小註專主大倫五
四書索引 下五一五卷 百二
品○反經者端化原脩治法予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
俗反經且就君子身說至民興於善方是人化之○經正常道
既復則正矣
君子兼位言語類反經兼躬行及施爲此說最盡
孟子既答狂狷之問後復詳於鄉愿正以鄉愿不狂不狷似乎
中道而實背乎中道非乎狂狷而實遠不及乎狂狷也狂狷尚
可與進於聖人之道鄉愿則終不可與入乎堯舜之道也是世
之大愿也不可不辨
孟子曰堯舜至於湯
但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便見斯

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然必同時之見知者有以
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
傳之緒耳此孟子之所以深致意也按皇極經世自帝堯即位
至成湯有天下凡四百五十二年自成湯有天下至文王爲西
伯凡六百三十九年凡湯年百歲在位僅三十年是相去七百
餘年矣自文王爲西伯至孔子凡五百八十七年自孔子卒至
孟軻至梁凡一百四十三年集註謂五百年而聖人出天道之
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云有餘也○試自孔子沒後
以年逓考之孔子沒至漢光武中興即位得五百零七十八年
自光武崩至唐高祖即位六百二十餘年自唐高祖至五代之
終僅三百三十年而宋太祖即位宋有天下適三百一十七年

計四百一十年而我
太祖帝業成矣恐五百年之數亦未可徵盖氣數一家之學其
理尚玄未可曉也
由堯舜至於湯歷至於孔孟所謂見知聞知者只是惟精惟一
以明其德而推以新民而已
知謂知其道也其道云何即精一執中而已故中庸序曰夫堯
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
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
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
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云云 書
之矣若說明德新民亦可但中字不䂓發出

此章重在見知必有見知於先而後有聞知於後如孔子之時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以緣
當時周召吕畢之徒一脉相傳而來孔子乃得聞之不然文武
之道其絕也久矣此據孟子語意如此亦不必太拘故朱子小
註曰禹皐之徒本無名世之士伊吕又湯文之師湯文孔子又
以生知之聖云云 晋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所以異世同心歷世同道綿綿不絕者
實賴同時之見而知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
知之於後耳只看此得以二字便見是見知重便與末段意相
呼應
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精一執中之旨堯傳舜而舜以傳禹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大
道皆皐陶發之以民協于中罔或干予正皐陶之有功於斯道
大矣其爲見知堯舜也爲何如
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伊尹與湯咸有一德其見知莫切於此矣萊朱或曰即仲虺也
則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義皆實虺發之
則其見知於湯也爲何如
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見於丹書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云云此太公望之與文
王合德者也見於書君奭者曰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
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适文曰

發孔子一本作[illegible]

無能往來益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然則散宜生之見知
文王豈不信哉然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
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粲然之用何所
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爲而發之遺言緒論爲之證
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集註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至朱子焉不學爲聞而知
之意以爲湯之聞知堯舜文王之聞知於湯與是如此誰有得
之於簡編者
然而無有乎爾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其
說可從○兩爾字以如是釋之爲近意者云然而無有而然者

則亦無有其然者是承上文數箇見知聞知而云以其見知聞
知字已重見疊出於上文故此特約其首而省其文也或曰然
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
而自擅其見知孔子也曰不然孟子固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
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無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
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輒書孔子之道尊
此孟子所以欲自比於見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
程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以
此見知伊川所以不推其本於濂溪而朱子於此及大學中庸
序所以只說二程者要皆自有稱量處不是苟且

尊一作篤

日抄曰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傳猶有傳
傳者必以倒數自宗知皆子思之傳而至孟子遂能尊孔氏
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伯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
猶或議之然孟子大似以富國強兵爲學者未識孟子之宜也如司
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聃居其化百出温公守樸
見所不合與呼此可與權之難也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五終